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四冊目次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 （宋）李綱撰 附錄三卷（一） 清鈔本 〇〇一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

（宋）李綱撰

附錄三卷（一）

清鈔本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綱撰。綱有建炎時政記、已著錄。是集首載宋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陳俊卿序、謂綱少子秀之裒集其表章奏劄八十卷、而詩文不與焉。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一百五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一百二十卷。蓋後人續以詩文合編、互有分併、已非復秀之之舊本。此本賦四卷、詩二十八卷、雜文一百三十八卷、而以靖康傳信錄三卷、建炎進退志四卷、建炎時政記三卷俱編入集中。又以年譜、行狀之類六卷附焉。與晁、陳二家所錄均爲不合、又非宋本之舊矣。綱人品經濟、炳然史册、固不待言。即以其詩文而言、亦雄深雅健、磊落光明、非尋常文士所及。徒以喜談佛理、故南宋諸儒不肯稱之。然如顏眞卿精忠勁節、與日月爭光、固不能以書西京多寶塔碑、作撫州麻姑壇記、遂減其文章之價也。集中有補宋璟梅花賦、自序謂璟賦已佚、擬而作之、其文甚明。元劉壎隱居通議所載璟賦二篇、皆屬僞本。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乃稱得元鮮于樞手書璟賦、急錄傳之。樞之負贖旋燬、核其文句、大抵點竄綱賦十同七八、其爲依託顯然。然亦見綱之賦格、置於唐人之中、可以亂眞矣。

梁溪先生文集序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申國公陳俊卿撰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偷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虜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觀覽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于文忠正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或簡重而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勳業惟稱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為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予讀之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財有其材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著于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怪方虜騎閫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為講解遠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敘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以絕冠萊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讒而不之竟也光與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于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

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于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

梁溪先生文集序

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撰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廹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于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之變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

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卒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者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謫官而去而閱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于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强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

為爭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敝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時

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切反覆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凋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記如出于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傳承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廹之憂用于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濱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嘆安知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于然歟嗚呼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嘆安知異

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出涕于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攬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卷之末使覽者無疑于福公之言云時淳熙十年十月既望謹書

梁溪先生文集總目録

卷之一
賦六首
卷之二
賦六首
卷之三
賦六首
卷之四
賦五首
卷之五
古律詩一 宣和己亥以前作四首已後作六十九首
卷之六
古律詩二 上饒道中已後及遊武夷作計六十九首
卷之七
古律詩三 自入建陽及抵沙陽庚子歲已後作計七十首
卷之八
古律詩四 在沙陽作四十五首
卷之九
古律詩五 在沙陽作五十一首
卷之十
古律詩六 在沙陽作五十五首
卷之十一
古律詩七 在沙陽作四十四首
卷之十二
古律詩八
卷之十三
古律詩九 在沙陽及還至崇安作計四十八首
卷之十四
古律詩十 自分水嶺過江南及辛丑歲作七十五首
卷之十五
古律詩十一 道中十九首抵海陵二十八首
卷之十六
古律詩十二 癸卯秋以後至甲寅歲作四十四首
卷之十七
古律詩十三 建炎丁未秋罷相後及戊申歲作四十六首
卷之十八

古律詩十四 在湖外作五十七首
卷之十九
古律詩十五 在湖外作三十七首
卷之二十
古律詩十六 在湖外作五十二首
卷之二十一
古律詩十七 在湖外作五十五首
卷之二十二
古律詩十八 在湖外作五十七首

卷之二十三
古律詩十九 赴湞陽二十三首赴南海道中及乙酉歲作計五十七首
卷之二十四
古律詩二十 南海及歸自瓊管計七十二首
卷之二十五
古律詩二十一 歸途庚戌歲作五十七首
卷之二十六
古律詩二十二 道中作計三十九首
卷之二十七

古律詩二十三 道中作四十六首抵家以後作三十二首
卷之二十八
古律詩二十四 辛亥以後作六十有四首
卷之二十九
古律詩二十五 自壬子宣撫荆廣赴漳州以後作十九首
卷之三十
古律詩二十六 自癸丑歲抵福州已後作計三十有六首
卷之三十一
古律詩二十七 自甲寅秋至乙卯以後作四十六首

卷之三十二
古律詩二十八 自丙辰歲至豫章以後作二十六首自豫章以後作十有一首
卷之三十三
古擬撰表本
卷之三十四
建炎擬詔
卷之三十五
擬制詔一 制二十一首
卷之三十六

擬制詔二 詔十三首

卷之三十七

擬制詔三 詔二十首

卷之三十八

擬制詔四 詔二十七首

卷之三十九

表劄奏議一

卷之四十

表劄奏議二

卷之四十一

表劄奏議三

卷之四十二

表劄奏議四

卷之四十三

表劄奏議五

卷之四十四

表劄奏議六

卷之四十五

表劄議奏七

卷之四十六

表劄奏議八

卷之四十七

表劄奏議九

卷之四十八

表劄奏議十

卷之四十九

表劄奏議十一

卷之五十

表劄奏議十二

卷之五十一

表劄奏議十三

卷之五十二

表劄奏議十四

卷之五十三

表劄奏議十五

卷之五十四

表劄奏議十六
卷之五十五
表劄奏議十七
卷之五十六
表劄奏議十八
卷之五十七
表劄奏議十九
卷之五十八
表劄奏議二十

卷之五十九
表劄奏議二十一
卷之六十
表劄奏議二十二
卷之六十一
表劄表議二十三 奏
卷之六十二
表劄奏議二十四
卷之六十三

表劄奏議二十五
卷之六十四
表劄奏議二十六
卷之六十五
表劄奏議二十七
卷之六十六
表劄奏議二十八
卷之六十七
表劄奏議二十九

卷之六十八
表劄奏議三十
卷之六十九
表劄奏議三十一
卷之七十
表劄奏議三十二
卷之七十一
表劄奏議三十三
卷之七十二

表劄奏議三十四
卷之七十三
表劄奏議三十五
卷之七十四
表劄奏議三十六
卷之七十五
表劄奏議三十七
卷之七十六
表劄奏議三十八

卷之七十七
表劄奏議三十九
卷之七十八
表劄奏議四十
卷之七十九
表劄奏議四十一
卷之八十
表劄奏議四十二
卷之八十一

表劄奏議四十三
卷之八十二
表劄奏議四十四
卷之八十三
表劄奏議四十五
卷之八十四
表劄奏議四十六
卷之八十五
表劄奏議四十七

卷之八十六
表劄奏議四十八
卷之八十七
表劄奏議四十九
卷之八十八
表劄奏議五十
卷之八十九
表劄奏議五十一
卷之九十

表劄奏議五十二
卷之九十一
表劄奏議五十三
卷之九十二
表劄奏議五十四
卷之九十三
表劄奏議五十五
卷之九十四
表劄奏議五十六

卷之九十五
表劄奏議五十七
卷之九十六
表劄奏議五十八
卷之九十七
表劄奏議五十九
卷之九十八
表劄奏議六十
卷之九十九

表劄奏議六十一
卷之一百
表劄奏議六十二
卷之一百一
表劄奏議六十三
卷之一百二
表劄奏議六十四
卷之一百三
劄子一

卷之一百四
劄子二
卷之一百五
狀一
卷之一百六
狀二
卷之一百七
狀三
卷之一百八

書一
卷之一百九
書二
卷之一百十
書三
卷之一百十一
書四
卷之一百十二
書五
卷之一百十三
書六
卷之一百十四
書七
卷之一百十五
書八
卷之一百十六
書九
卷之一百十七

書十
卷之一百十八
書十一
卷之一百十九
書十二
卷之一百二十
書十三
卷之一百二十一
書十四
卷之一百二十二
書十五
卷之一百二十三
書十六
卷之一百二十四
書十七
卷之一百二十五
書十八
卷之一百二十六

書十九
卷之一百二十七
書二十
卷之一百二十八
書二十一
卷之一百二十九
書二十二
卷之一百三十
啟上
卷之一百三十一
啟下
卷之一百三十二 原本缺
記上
卷之一百三十三
記下
卷之一百三十四
序一
卷之一百三十五

序二
卷之一百三十六
序三
卷之一百三十七
序四
卷之一百三十八
序五
卷之一百三十九
序六
卷之一百四十
贊上
卷之一百四十一
贊下
卷之一百四十二
頌箴銘辭
卷之一百四十三
論上
卷之一百四十四

論下
卷之一百四十五
迂論一
卷之一百四十六
迂論二
卷之一百四十七
迂論三
卷之一百四十八
迂論四

卷之一百四十九
迂論五
卷之一百五十
迂論六
卷之一百五十一
迂論七
卷之一百五十二
迂論八
卷之一百五十三

迂論九
卷之一百五十四
迂論
卷之一百五十五
傳
卷之一百五十六
文
卷之一百五十七
說

卷之一百五十八
問對
卷之一百五十九
非
卷之一百六十
戒
卷之一百六十一
題跋上
卷之一百六十二

題跋中
卷之一百六十三
題跋下
卷之一百六十四
祭文　祠疏一
卷之一百六十五
祠疏二
卷之一百六十六
碑

卷之一百六十七
墓誌一
卷之一百六十八
墓誌二
卷之一百六十九
墓誌三
卷之一百七十
墓誌四
卷之一百七十一

靖康傳信錄中上
卷之一百七十二
靖康傳信錄中
卷之一百七十三
靖康傳信錄下
卷之一百七十四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卷之一百七十五
建炎進退志上下

卷之一百七十六
建炎進退志下上
卷之一百七十七
建炎進退志下下
卷之一百七十八
建炎時政記上
卷之一百七十九
建炎時政記中
卷之一百八十

建炎時政記下
附錄
年譜 行狀 謚議 祠記 祭文 挽賛
梁溪先生文集總目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

賦一
武夷山賦
含笑花賦
幽蘭賦
日者賦
荔支賦
蓮花賦

武夷山賦 并序

武夷山水之勝為七閩最圖志載之詳矣予閩人也遊玩四方每以未至其下為恨宣和改元承乏螭頭寓直左省晝寢夢遊山間四顧峰巒玉秀色美瓌奇不可摹狀既覺欣然竊意所夢殆非塵世也已而都城積水奏疏論事謫官沙陽渡淮歷浙道江南入閩境遂遊武夷道士導予乘小舟泛九曲溪抵晞真館奇峰怪石顧挹不暇廻舟雪作山色盡白恍如夢中怛然驚笑信乎好慕之極達乎精神而出處分定非人力之所能致也留山中賦詩凡五十篇又廣其意

而為之賦予于武夷可謂無負亦足以償平昔之願
矣其辭曰
太虛寥今上御避諱淳清凝濁融為川瀆結為山嶽山嶽之
奇萃于坤倪秀氣磅礴實鍾武夷武夷之山蜿蜒欝
蟠作鎮南服千里奠安噴雲洩雨噫風收霧蔽虧日
月變移寒暑崕谷窈窕峯岫巃嵸雕鏤刻削孰尸其
功一溪九曲演漾寒淥貫于山中鳳翥虹廠洞戶杳
然樓神宅仙蟬蛻羽化靈骨猶傳雲封霧瑣玉閟金
堅稽于秘籍是為真昇玄化之天其瓌奇絕特之觀

則有幔亭之麓天柱之峰鉄障延袤鑑池空濛巖壖
彫虎潭藏老龍假金仙之容睟桀遊女之肌紅儲芝
玉于二廩鑄藥乳于三鍾聳層峰之叠翠落飛瀑之
長虹千岩萬壑競秀爭雄蕩心駭目不可殫窮其仙
遊勝戲之地則有換骨之巖賭娣之石掌印掬蹤滕
存跪跡繪貽禽之縹緲挿仙舟于罅隙留丹竈于層
巔置雞棲于峭壁組織就而杼軸空篇翰絡而几案
寂按圖以來秘怪難測其植物則有翠栢毛竹綠李
丹橘竊會芬芳擢榦垂實其動物則有舞鶴鳴鷗遊

羊戲鹿棲息飛翔分羣萃族其內則有瓊樓珠殿玉
圃芝田剏見天地自開山川靈仙之所周旋也其外
則有長松茂草異卉嘉葩枕流漱石朝煙夕霞幽邃
之所考槃也合而觀之山意深水容澹石色溫潤溪
流屈盤池靈而木奇境寂而雲閒信能騰譽今古垂
光簡編爾三十六洞而別為一天也惟昔仙君來宴
曾孫彩梁虹亘幔屋雲屯翠旌絳節鸞褥芳裀虛坐
昂設華筵翼分漿瓊液玉羞鳳脯麟鮓金石之間作
奏古曲曰賓雲歌人間之可哀歎光景之易照紛鸞

鶴以廻馭但流水以空山悵真遊之已遠時笙簫之
易闋此又說異恍惚叵得而具論也若夫岱宗泰華
之穹崇終南太行之險阻或峻極而降神或登臨而
小魯四明天台衡嶽廬阜度長絜大雖雄偉之不侔
而幽邃巧妙固不可同日而語也爰有捐介之士學
陋識迂誤入世網偶聯簪裾跡朝市而心山林究地
志而閱仙書馳精神于夢寐覩幽渺于畫圖嵗崢嶸
以遺盡因謫官而假途步烟霞之岑寂仰神仙之有
無覧魏子之遺躅訪劉公之舊廬嘉泉石之可樂寄

吟哦以自娛倒冠落佩與世澗疎眷茲山而無斁將
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含笑花賦 幷序

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含笑綠葉素榮其香郁然是
花也方蒙恩而入幸價重一時故感而爲之賦其辭曰
夫何嘉木之姝嫮兮譪芬馥之芳容結孤根於暖地
地兮披艶素于幽叢炫麗景之遲〻兮浥寒露之濃
濃默凝情而不語兮獨含笑于春空其笑伊于何絜兮
巧倩洞户初啓曲欄乍見驚隣女之窺牆疑寵姬之

教戰卻妖姿之齲齒謝啼粧之半面態有餘情忽焉
改觀國香無敵秀色可餐仁宗嫌諱抱潔之雅志舒婉孌
之嫩顔寧鮮顧四啓齒方墮珥而欹冠芭溫潤以如
玉吐芬芳其若蘭俯者如羞仰者如喜嚮日嫣然臨
風莞爾豈褰幃而覩歟將忘懷于射雉輕可買之千
金迴眸之百媚抜類邁類孰與爲比泛瀲酷烈綷約
嬋娟翠葉擁髻綠萼承顔嗅之彌香察之愈妍信色
香之俱美何屈並而握荃若夫萱草忘憂合歡蠲忿
採杜若于洲中搴芙蓉于澤畔蓺菊百畦滋蕙九畹

絜長度美固不可一槩而論也方將移自南國置之
玉堂達靈霞之宴冷依日月之末光憑雕欄而凝彩
度芝閣而飄香破顔一笑擅乎羣芳誠可以承天寵
而植椒房者乎　蘭有二種花以春者似蕙花以秋
者似菊楚辭曰秋蘭兮青〻綠葉兮紫莖又曰春蘭
兮秋菊長無絶兮終古人世人之識者素罷叢本特
春蘭耳予嘗得一種蘭于亡友蕭子寬家綠葉紫莖
至秋始華如楚辭之所賦其花似菊而色微紫其香
似春蘭而加芳食之味尤辛甘可以調羹曾子建七

啓于肴饌之妙言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遠
芳射越乃知茲蘭可食其爲秋蘭無疑也二蘭皆喜
生于高山深林間寂無人之境則芬芳郁烈茂盛而
遠聞移而置于軒庭房室之間不過一再歲花益鮮
而香益微蓋其天性如此故古人又以幽蘭目之與
夫山林隱遯之士耿介高潔不求聞達于人而風流
自著者亦何以異于是故感而賦之其辭曰
相百草之芳菲兮待培植而乃成何茲蘭之異禀兮
處幽僻而方興高山崔嵬而巃嵸兮深林杳〻以冥

寞下波濤之噴激兮上雪霰之飄零邈人跡之不到兮蘭于焉而獨馨言茁其芽載擢其英春與蕙兮偕秀秋與菊兮並榮或素葩而叢本或綠葉而紫莖雖春秋之異種豈殊德于幽仁宗嫌諱耿介自許芬芳誰與久而不知其香晦而不改其度榮何謝于光風瘁何傷于白露配芝桂以為友奚蕭艾之能侶類同心之契合比明德之攸附淑人君子愛而不忘蒸以為藉沐以為湯紉之為佩刈之為防實有取于稚操非徒慕夫國香若夫出自故山同夫小草資耳目之嘉玩

供園林之幽討雖得託于孤根蓋已違其所好譬猶高潔之士隱遯之士人臨山林而長往友麋鹿而同羣付功名于脫屣等富貴于浮雲室雖邇而人則遠可得聞而不可見有泉石之枕漱無猿鶴之驚怨晦其跡而彌芳懷其道而愈顯子真谷口德公鹿門二子食薇于首陽四皓採芝于商山名與實兮無茂心與跡兮俱閑播清芬于今古亦將何以異于幽蘭

日者賦 并序

世之術士托五行以售其說冒利貪進之徒爭往問焉予疾之作日者賦以見意其辭曰

李子既謫沙陽有日者踵門而告之曰人所稟命不離五行史相吏王相敘相生一僨一起代廢代興吾術以人之始生歲月日辰之支干推步斟酌而知其貴賤壽夭于未萌百不失一槩然著明今子奮身寒微早蒙識擢回翔省寺綏步臺閣載筆螭坳方得所託朝遊于清都鈞天帝居之所夕貶于閩粵溪山僻遠之鄉翩若雲鴻之鎩翮脫若霜林之隕蘀捨彼寵榮甘此落寞豈人力之能致蓋亦命有所縛而已然

而方泰而窮已否而通時有利鈍各繫其達昔退之于潮陽遇逆旅之毛翁期以秩位後悉符同今我欲語子以未來子意豈竟願相從乎李子美而應之曰子來前萬物林生盈乎載燾大化居中猶輪是蹈羽鱗毛介淮莽叢早一氣甄陶衆形醜好莊乎天運窮爾神造忽焉為人賦情肖貌自少得壯自壯得老動靜作止飲啄夢覺或當時而榮華或失勢而枯槁有制之者幽深奧妙今子乃欲以生辰之支干區區寸計而銖較摘抉杳微期以報効譬猶海以蠡測鍾以

是考雖或億中寔馬知夫天道且夫人之所同者歲
月我之所獨者日辰四海之廣生齒之繁一日一辰
之間其孚育者凡人或學生而吉凶異或殊稟而禍
福均謂宜感而更衰謂方屈而還伸替亂龐雜顛倒
紛綸汪洋渺漫千緒萬端參錯重出不可究陳稽之
于古蓋所未聞肇自隋唐是為貪位慕祿嗜進之本
根吾方闢此何以語云昔者聖賢馳騖望道莫見墨
突不黔孔席不煖或版築而弼傳或束縛而相管呂
八十而始遇甘十三而已顯或奮身于奴僕或拔跡

于畎畝或疏卦而俎醢或徒步而鼎鉉禍福倚伏吉
凶展轉消息盈虛晦明舒卷儀而可度天道亦淺且
大洛陽帝都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方襬襬而垂
紫綬雖鼓箏而擁朱輪冠蓋車馬爛其盈門蓋亦幸
爾豈感值乎貴神長平之戰士卒疊跡而阬覆甘露
之事卿相駢頸而剿戮屠洗之冤不遺于噍類誅夷
之慘連逮于三族或嬰黨錮之禍或罹羅織之獄亦
云不幸豈盡臨于殺苟幸與不幸似大偶然偶然之
中有數存焉幹流而遷或推而還震盪廻薄胡可勝

言主張翕闢執司其權命實制之必原于天未形有
分且然無間何有無歲月日辰之支干是以君子樂
天而知居易以俟不感々于貧賤不汲々于富貴靜
則安土敦光廟嫌諱乎仁動則見險而止乎智不立巖墻
以蹈危不為軒冕而肆志一晦一顯與道究轉一止
一行與道翺翔或出或處惟道是與或語或默惟道
是適安時處順知其不可奈何故無入而不自得也
且夫取捨在人可否在時々或未然强進何為寧出
入若無心之雲將炫燿若干陽之霓乎寧昂々如野

鵠將逐々如家雞乎寧曳尾如塗中之龜將捐生于
太廟之犧乎寧退而有考槃之樂將進而有履虎之
危乎寧汨々守抱甕之拙將俯仰隨桔槔之机乎寧
執志以固守將逐物以轉移乎昔者屈原放三湘而
卜居禹錫謫九年而何卜予雖不才自信甚篤守此
拙愚忘被寵祿達非我榮窮非我辱從吾所好何有
吉凶之與禍福日者俯而慚仰而數不得所對逡廵
而辭退

荔支賦

張曲江嘗賦荔支美則美矣然未盡善也予來閩中
始得食其生者因感而賦之其辭曰
伊天地之大美鍾火德于炎方結荔支之嘉實果純
氣于至陽含滋潤于雨露違嚴凝于雪霜碧葉素榮
縹蒂丹房膚如龍鱗顆如裹囊絳綃為殼白玉為瓤
液貯甘露核藏丁香醞難言之妙味吐自然之清芳
此荔支之大略也合而觀之欽廟嫌諱如丹鳳之方卵而
未雛破而窺之瑩如老蚌之既剖而見珠掇而出之
累如姣姬褪紅裳而露玉膚咀而嚼之吉如瓊醴吸

沆瀣而饈醍醐詖辨莫及丹青難圖百果退避孰敢
爭腴至如厥色橘柚先薦含桃顏表龍眼西域蒲萄
氣沮情慝遜美推高矧夫剝棗浮瓜來禽青李張公
大谷之黎梁侯烏椑之柿曾何足以比萬分之一二
哉秋夏之交蒸暑敲然畏景馳空薰風入弦著花結
實耀日含烟一望萬株列于名園璀璨熒煌若繁星
之麗天一食千顆置之華筵匀圓磊落若火齊之堆
盤溢甘芳于齒頰實元氣于丹田宿醒可解沉疴可
痊若夫色味與香變于三日曝之為乾漬之以蜜泛

鯨波之巨航入金張之要室譬如神藥致佳人之尸
千金市駿馬之骨氣格精神初不得其彷彿也昔者
曲江嘗為之賦寓意卒張惜其不遇殊不知草木之
性各得其土玩物喪志亦所不取開元之末妃子最
癖萬里馹致來自蜀川死百馬于山谷見一騎而嫣
然荔支則遇而天下病焉爰自捐介之士負罪遠謫
適丁其時偶得而食不煩傳送之勞以資口腹之道
快平生之素願飽珍味而無斁正猶衛懿不可以好
鶴而幽人得之適所以增其逸玩籍之徒得全于酒

而羲和湎淫乃歷時而亂石日食荔枝此非我力

蓮花賦 并序

釋氏以蓮花喻性蓋以其植根于泥而能不染發生
清淨殊妙香色非他草木之華可比故以為喻宋之
問歐陽永叔皆嘗賦之清便富艷然未嘗及此予暇
日訪羅疇老修撰見其園池蓮花盛開因感而為賦
極其美而歸于正云其辭曰造物之播氣也天地絪
縕陰陽盪摩植物得之發為奇葩、之甚奇莫如蓮
花擢修幹于波瀾結芳根于泥沙氣馥芝蘭彩艷雲

霞相草本之芳菲孰色香之可加緑女如鏡紅裳影斜乍疑西子臨溪浣紗菡萏初開朱顔半酡又如南威夜飲朝歌亭亭烟外凝立逶迤又如洛神羅襪凌波天風徐来妙響相磨又如湘妃瑟鼓雲和嬌困無力搖搖纖柯又如戚姬楚舞婆娑風雨摧殘飄零紅多又如蔡女盪舟掀訶弱乃藕埋玉骨花炫新粧緑荷倚蓋連房修莖聳碧嫩蕊搖黄貯蓋盈盈之真已泛舟舟之天香歛若凝羞婉若含笑仰若吟風俯若窺沼波靜露寒風清月曉動嬉戯之遊魚來翩翩之

白鳥謌江湖之秋思増園亭之幽趣則有高世之士味道之人悟色香之妙覺獲圓通于見聞深契無生不離根塵豈止玩其英華攬其芳芬而已哉言觀其本生于淤泥言觀其未出于清漪處汚穢而不染體清淨而不移至理圓成熟能知之西方之人强名為佛以茲取喩其誰曰不是以毗盧之坐千葉齊敷華藏之海十方咸出惟植根之得地爰開花而結實用功既圓退藏于密返觀自性之蓮花又何資于造物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

賦二

擬騷
秋色賦
續遠遊賦
迷樓賦
江上愁心賦
梅花賦

擬騷 并序

昔屈原放逐作離騷經正潔耿介情見乎詞然而託物喩意未免有譎怪怨懟之言故識者謂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不其然歟予既以愚觸罪久寓謫所因效其體攄思属文以達區區之志取其正潔耿介之意去其譎怨怪懟之言庶几乎不詭于聖人目之曰擬騷其辭曰

帝混元之苗裔兮歷漢唐而揚英散枝葉于天壤兮適五季而遯族于甄閩皇祖隱德而弗耀兮逮吾親而振名歳昭陽之淵獻兮閏夏甲申吾以降幼倥侗

而顓蒙兮非岐嶷之夙成長遊學于四方兮爰觀光于國賓服詩禮之嚴訓兮傳忠考之家聲兮攬百氏之所長兮味六經之純精常恐不德以悉及朋友兮慕節義于古人豈富貴之足志兮與斯文之可鳴帶長鋏之義冠兮鏘珮玉而琚瓊紉蘭蓀之鄉潔兮服蕙茝之芳馨紛吾既襲此衆美兮胡敢自謂之修能誤姓名之上達兮珥史筆于彤庭侍移〻清之光兮聞玉音之丁寧入列陪國論于青瑣兮出則扈屬車之清塵惟卵山之恩厚兮何涓埃之報輕悼姦邪之

亂政兮汩正理而不明竊懷憤而鬱結兮每欲叩龍墀而力爭惟本朝之寬大兮非有鼎鑊斧鉞之刑何羣公之默〻兮咸卷舌而吞聲因積水之告災兮爰奏疏而上陳庶一言之悟主兮廻天照之明〻朝抗意而夕貶兮白日不諒予之精誠徒孤忠之耿〻兮任萍梗之飄零絕江淮而歷浙兮割深憂于親庭陟閩山之險阻兮予隻影之伶俜泛吾舟兮建溪弭吾節兮劍浦會計當兮委吏偷與閒兮莞庫執蘭蕙兮九畹植松竹兮百畝餐秋菊兮落英飲木蘭兮聊可以行于今兮質聖賢于往古嘉溪山之秀絕兮聊逍遙以容與眺翠嶺兮泛清流桂為檝兮蘭為舟有觴咏兮自適樂天命兮何憂悼屈原之沉汩兮非賈誼之不修笑退之〻咸嗟兮憫德裕之窮愁惟君子之出處兮貴體道以周流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為謀用則行而舍則藏兮又何必殺身而怨尤惟蓋棺兮事定聊康强以保天性歲寒不失其青〻兮惟松栢之獨正倍吾道以優游兮姑居易以俟命辭日已矣哉莫之吾知也浮雲蔽日兮虹霓晝明霜露

降此芳草兮百鳥寂而無聲恐美人之遲暮兮歲遒盡而崢嶸側身西望而歎息兮心鬱結而不平心鬱結兮何為道既不可以散兮斂而歸之惟靜惟正兮其殆庶几吾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兮又安能蹤咸彭之所遺

秋色賦 并序

潘岳賦秋興劉禹錫歐陽永叔賦秋聲玉局賦秋陽予來閩中七八月之交霖雨乍晴始見秋色因援毫以賦之以秋色為題名篇其辭曰

宿雨初霽大火西流涼生暑退物華始秋李子與客登凝翠之閣遊泛碧之齋覽溪山之勝槩嗟草木之變衰天高氣清迥無纖埃月出夜涼渺光滿懷李子慨然顧謂客曰此古之所謂秋色也客曰願先生賦之李子曰唯唯少陰用事金王火囚天地始肅萬物以收故其見于氣者寂寞憭慄泬寥蕭瑟薄寒中人愴怳悽惻託物賦象是為秋色悲哉秋之為瑟也漠兮無形肅兮無聲非赤非白非黃非青爽氣無朕潛來滿盈宵宵怨怨奪人目精涵乃桂影扶疏冰輪皎

潔浚然如冰皓然如雪風露淒涼星河明滅冷浸空庭蛩螢韻咽此秋色之在月也夜氣既除清晴晝亘掃去氛祲靜無雲烟萬里凝碧穹窿虛圓蒼茫杳靄不可殫言此秋色之在天也蒲柳先衰梧桐早脫飄零委落色齊香歇惟蘭菊之芬芳與松筠之茂密兮風高不改其節此秋色之在草木也水落石出境寂雲閑清波如席遠峰如鬟烟林映帶浦嶼迴環優哉游哉吾方自適于其間此秋色之在溪山也客曰美則美矣願先生少進之李子曰陰陽相摩日星爭

鶩執主張是春與秋與代序彼春之色一氣藏兮下騰上降品物昌兮韶光駘蕩百卉芳兮譬猶美女耀新妝兮被服纖麗繡襦裳兮溫然可親象姬姜兮彼秋之色一氣清兮天地揫斂萬寶成兮風霜高潔兆嚴凝兮譬猶烈女懷幽貞兮鉛華不御體端誠兮肅然可敬有典則兮春之色近乎今而秋之色近乎古是以君子惟秋是貴或感其聲或悲其氣鋪張比興曲盡其態從而賦之于是乎在客曰美則美兮願先生少進之李子曰秋金聲也天地之所以肅殺也天

猶介胄之士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者耶秋義氣也天地之所以閉固也其猶節槩之士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者耶秋日烈烈其朝廷之士骨鯁之臣正色以率下者耶洒然瀟然猶山林高蹈之士恬澹寂寞有無求之色也睟然儼然猶盛德之士正容悟物有不可親疎之色也若夫廣大清明不言而令行無為而物成則若黼座當陽穆穆昂昂朝廷正而天下治刑政修而中國強所謂天子穆穆而淒然似秋者其幾是歟客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請辭而退

續遠遊賦 幷序

屈原作遠遊章句文采瓌麗于騷辭中最爲有理致者予方以金仙氏之書灑濯其中慨然思往見之作續遠遊賦以寓意焉其辭曰

悲塵寰之喧譁兮願遠遊以自適恍形正而心馳兮託夢魂而有得漠虛靜以無爲兮絶氛埃而奔逆登太山以小天下兮望滄溟而笑河伯走蒼梧于南荒兮過空峒于西極忽神馬而尻輿兮歷萬里而一息曾不足以慊吾之志兮將往遊于廣漠之國會爲期

于須臾兮步八紘于咫尺觀天地之所以浮沉兮究日月之所以出入爰整吾御兮駕言西之左王良而右伯樂兮服山子而驂盜驪陟閬苑于崑崙兮見王母于瑤池聽白雲黃竹之歌兮不勝其悲迴車朅來兮迎海之涯闖海中之神仙兮有方丈與蓬萊六鼇舉首以迭戴兮仙聖飛騰而往來泛陵波之巨航兮採五種以自隨風輒引舟而不可到兮怊恍恍而傷懷乘風御氣兮造夫天閶抵營室歷閣道兮是爲紫微之垣執招搖步瑤光兮瞻太乙肅鈞陳乎帝傍王

女投壺而笑兮雷電轟以騰奔虎豹守閽而不可入兮雖欲自適而無因悵吾將誰適從兮其惟西方之聖人嚴清淨之佛土兮闢廣大之法門目淨修廣如青蓮兮舌相廣長而無不聞以一音而演說兮普滋發于諸根實英廟嫌諱森以行列兮天華散而繽紛菩薩辟闢環以圍繞兮天龍八部儼以威神倏一念而往詣兮稽首禮足而欽承俾化人以導予兮遊華藏于無垠從一佛國至一佛國兮若河沙與微塵咸廣博而嚴淨兮先難得而恪云廻視五濁惡世之衆生兮

若一器之聚蚊恍驚悟而永嘆兮何所夢之明明覺六合而遊十方兮曾弗離乎一身惟茲方寸兮眇然無際含容大千兮山河大地用之以小兮始有分齊如以大海納于蹄涔兮如以毒藥置于寶器兮捨無價之寶珠兮競錐刀之末利棄瀛渤之全潮兮認浮漚之微體蠻觸國于蝸角兮時相與戰而流血千里南柯夢于蟻穴兮黃粱未熟而榮華一世彼區區之利害兮亦與此而何異惟返觀而照寂兮今上御名靈府于無外泯六鑿于天遊兮其孰能以芥蔕由發心以澄

道兮可一超而已至吾方從事于斯兮等浮生于一戲

迷樓賦 并序

煬帝作迷樓于江都鐘鼓嬪嬙不移而具迄今舊址存焉因讀杜牧之阿房宮賦感其事為之作賦以弔之其辭曰

隋室方隆削平萬國侈心一開弗安厥宅鑿為汴渠導河之流曲折千里放于淮陬鳳蓋霓旌錦帆龍舟決意東幸江都是遊窮奢肆欲乃建迷樓維樓之制衆乃所聚裒烟摘星飛雲宿霧王柱金楹千門萬戶

複道連綿祠房迴玄翠華戾止杳不知其何所于是選夫燕趙之女吳越之姬明眸皓齒豐頰秀眉娥媌旻睩窈窕融怡被錫阿曳靡玄廟嫌諱粉白黛綠鳴珮鏘環者充牣乎其間列笥虡羅鐘鼓吐清歌呈妙舞以樂之桃李妍芳耀新粧也蕙蘭芳馥泛天香也雲舒霞卷繡紱裳也燕語鶯啼古笙簧也振木飛塵歌舞揚也迴風流雪舞袖翔也雷霆間作金奏鏘也日日薦玉食旦　獻玉衣隨意所往恩幸則移晝夜寒暑高下東西漠然不分茫然不知矧羣臣之賢否庶政之是非生民之利病天下之安危盜賊斥乎寰宇鋒鏑及乎宮闈身死人手雖悔可追嗚呼噫嘻方其虜陳後主戮張麗華誅三佞人以謝天下一何壯也及其師表違東禍摩聖祖廟諱感荒淫不返卒以弒隕又何愚也蕪城之側故址猶存狐兔之所窟穴鼯鼬之所呻吟霜露棲莽風淒日慘過而覽者莫不躊躇而悲辛與夫瓊室夷夏鹿臺亡商吳之姑蘇秦之阿房足以致亂于當年而垂戒于萬世者蓋同出于一轍也我作斯賦以弔千古之非而為後來者說也

江上愁心賦

我歸自南兮涉千里之長沙蘭舟桂楫兮泛烟水之湯湯波平風軟兮若枕席之袵徉忽長飆之暴作兮巨浪躍以騰驤鼟鼟以雷動兮濤渺渺以雲翔天地駭以迴薄兮峰巒岌以低昂舟人惴慄而不敢進兮依浦漵而深藏紛雨雪之交集兮知極陰之變陽俄雲霧之今上嫌名清兮升杲日于東方望列岫之參差兮辨遠英廟嫌名之微茫横中流而弔古兮憑此江以為阻不修德而恃險兮咸奔亡而係虜被六朝之三百

兮竟江山之誰主歷隋唐而混一兮迨五季而割據惟真人之龍翔兮剗僭亂而奠區宇漠然但見山高而水清兮垂二百年不復識旗幟而聞金鼓巨盜乘間以竊發兮意欲窺東南而負固煩王師之出征兮戈甲照于江渚舉太山以壓卵兮何孤雛與腐鼠頑生靈之不幸兮一時困于豺虎吾家亦避寇而遠遁兮方旅泊于異土念親年之已高兮嗟幼稚之誰撫幸歸程之不遠兮悵風濤之齟齬方吊古而傷今兮獨抑鬱其誰語惟江上之愁心兮結長悲于萬古

梅花賦并序

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覩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于謂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標格清高殆非餘花所及辭語形容尤難為工因極思以為之賦補廣平之闕云其辭曰

固陰沍寒草木凍枯惟茲梅之異品得和氣而早蘇爾乃結根盤據擢榦橫斜發清枝于宿枿未綠葉而先葩素英剪玉輕蕊搖金絳蠟為萼紫檀為心蕋方苞而露重稍半表而雲深凌霜霰于殘臘帶烟雨于踈林漏江南之春信折贈遠于知音此梅花之大畧也若夫含芳雪徑擢秀烟村亞竹籬而絢彩映柴扉而斷魂暗香浮動雖遠猶聞正如梅仙隱居吳門豈肌瑩白嬌額塗黃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飄香嬌困無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臨鏡嚴妝吸風飲露綽約嬋娟肌膚冰雪秀色可憐姑射神人御氣登仙絳襦霓裳步搖之冠璀璨的皪光彩曄然瑤臺玉姬謫墮人間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

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惟標格之獨高故衆美之咸具下視羣芳不足比數桃李遜嫣梨杏推妍玫瑰包羞芍藥厚顏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蟄蜂蝶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于功用已周斂華就實落英飄零結成青實鍾曲直之真味得東方之正色傅說資之以和羹曹公望之以止渴用其材可以為棟梁採為藥可以蠲煩熱又非衆果之所能彷彿也爰有幽人卜居梁谿執松菊于三徑英廟諱蘭蕙千百畦丹桂團團綠竹猗猗植茲梅于其間成

歲寒之相倚嗅花嚼實倘此一危頹然而醉不知天
地之高卑豈特泉石膏盲烟霞錮疾殆所謂未能忘
情于草木聊託物以娛歲者乎

梁谿先生文集卷之第二終

梁谿先生文集卷之第三

賦三

後乳泉賦
南征賦
椰子酒賦
藥杵臼後賦
荔枝後賦
榕木賦

後乳泉賦并序

玉局翁作乳泉賦妙語雄辯不可跂及然理有未安
者梁谿翁因作後賦以訂之其辭曰
客謂李子曰蘇子之賦乳泉也其言曰為氣者水之
生而有形者水之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
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返也其果是也其果非也耶
李子曰蘇子騁其辯說之雄詞語之工而有是言也
揆之以理蓋似是而實不然也客曰願我先生賦之
李曰子唯唯盈天地之間為萬物五行最鉅而水其
先也徹而為氣者水之化聚而有形者水之體也其

源必甘者水之本其委必鹹者水之末也凝爲霜雪噓爲雲霧結爲霰雹融爲雨露凡水之氣升于天者玆非其化耶發爲井泉滙爲沼沚流爲川瀆鍾爲湖海凡水之形比于地者玆非其體耶江河淮濟井谷之泉凡水之源未嘗不甘者玆非其本耶滄溟之波斥鹵之地凡水之委未嘗不鹹者玆非其末耶箕子之陳洪範論水之性水曰潤下自其體言之也論水之味潤下作鹹自其末言之也因體兆化則形可以變而爲氣故水之外則爲雲雨雲之降則爲雨是氣

形之初無二理也由末歸本則鹹可以復而爲甘故海州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是甘鹹之初無二味也請觀諸身水之在夫爲血〻有形也流于榮衛則爲氣血至鹹也發于湩乳則爲甘至于涕唾延沫亦然澈而鍊之氣灌五臟甘而不鹹由是言之蘇子以有形爲水之死而以鹹爲水之味一出而不復返也豈不過歟夫本無味也其末爲實味斯酸矣火無所爲味也其末爲焦味斯苦矣土無味也末爲稼穡味斯甘矣物成然後有味而末者其所以成也五行

之理莫不皆然何獨于水而疑之也客曰鹹者水之末而非其死則吾既得聞矣敢問泉源若一而味有獨甘者何哉李子曰五行相生以金生水物得所生其出乃美故甚甘之泉洞穴之下必有金錫以養之腐敗之井欲變其味必資金錫以鎭之物理之自然也我卜我居梁溪之濱陸子之泉天下所珍甘若牛乳錫山是隣烹茶則芳釀酒則醇可以佚老可以娛賓挈榼操盃酌兮嘗新繞齒頰之清甘滌肺腑之塵埃析醒愈病益壽延年爰撫松而嘯月遂拂石而眠

雲優哉游哉飲水曲肱而枕之可以養愚拙而全吾眞

仲輔賦西郊見寄次韻作南征賦報之

承嘉惠以南征兮動去國之離愁遠故國而廻首兮驚歲華之再秋覽廬阜之環秀兮俯大江之東流登黃鶴而遐矚兮發孤照于寸眸吞雲夢于胷中兮懷淅河于醉裡悵離羣而索居兮寄相思于一心佩蘭芷之芬芳兮狎樵漁之汝爾終縶羈而未釋兮類燮者之顧起荷天恩之寬大兮猶坐靡于廩食馳精爽于淮瀆兮飛夢魂于漢北悵曷日而歸休兮遂東山

之釣弋老冉〻而將至兮豈佳時之再得嘗承教于
君子兮竊希風于古人慨撫卷而擊節兮如意氣之
相親每終篇而自喜兮覺詩成之有神惟深藏而空
寄兮慎夫姑者之嗔顧戎馬之崩騰兮方四郊之多
事臨洞庭而傷懷兮望九疑而增思亂湘流而適澧
兮靈均宣其前身續離騷而賦遠遊兮願承芳于後
塵與日月而爭光兮庶此道之彌新

椰子酒賦

伊南方之碩果稟炎暉正之氣實石緻而晬文膚脂

凝而膩理嚴中枵然自含天理釀陰陽之絪縕蓄雨
露之清泚不假麴蘖作成芳美流糟粕之精英雜羔
豚之乳髓何煩九醞究同五齊資達人之啜吮有君
子之多旨移生對而欣然杜康嘗而愕爾謝涼州之
蒲萄笑淵明之秫米氣盎〻而春和色溫〻而玉粹
當炎荒之九秋寄美人于千里不費缾罌以介壽祉
破紫殼之堅圓剖冰肌之柔膩酌彼窪尊薦茲妙味
吸流瀣而咀瓊瑤可忘懷而一醉

藥杵臼後賦

客有賦杵臼以示梁溪翁者翁方餌藥扶衰朝夕從
事于其間欣然喜之拾遺意作後賦一篇其辭曰
梁溪先生其年始衰憂患之所薰蒸疾病之所摧頹
蒼顏華髮百念已灰乃從方士之流考神農之書擷
草木之精英採金石之神奇究心服餌以自扶持爰
命小童置杵臼于齋房邃室之隈方牀曲几之側搗
和衆劑服之無斁俄而聲出于兩者之間合散作止
自相撞擊其始也投杵于中如穀之舂其聲東瓏其
卒也搖杵于傍如翼之翔其聲登當倏方鳴而乍輟

斂已息而還錯韻和夢枕響落塵梁先生大歎樂之
顧謂客曰此吾之無盡樂也客曰願先生賦之先生
曰唯〻厥初生民百穀是播斷木掘地取諸小過鑄
金象物藥石是資上動下止斯焉取斯如渴多趾如
壺闚耳匪貫之銘載中之夫兩金相薄鏘然有聲盜
心駭耳鉄中錚〻作非柷敔設非筍虡疾徐應節疎
數合度異鍾磬之四（聖祖嫌諱）謝鼓吹之兩部含太和之
宮徵信難言而有數蛻投霞舉爵躍鯢旋楢無私于
上下聲不擊于中邊得之心而應于手殆有合于天

然吾方靜玫幽徑博極仙方鍊九轉之靈丹擣千粒之（犯聖祖御名）霜借蟾兎于月窟屏㪍夫于芝房戒喧言而默默發妙響之琅琅耳　靈圓心地清涼資一物而兩得殆將來冷風簸浮雲而翺翔者耶

荔枝後賦 并序

宣和乙亥歲余謫官沙陽次年夏始食荔支嘗為之賦後十二年歲在辛亥之春寓居長樂今又四夏矣備嘗佳品究見荔枝本末為作後賦以訂之其辭曰

客謂梁谿病叟曰玉局翁以荔支比江鰩柱與河豚

豈其然乎病叟曰否擬人必于其倫惟物亦爾彼河豚與鰩柱在海物而推美厥臭惟腥厥狀惟詭蓋之餘滋薦樽罍之芳旨快一嚼而稱珍爲俎之正味何以　得其荔枝之彷彿也惟此荔支產于炎方綠（英廟嫌諱）圍圍丹實煌煌香吐芝蘭液凝瓊漿色味兼美旨然芬芳究如佳人麗服靚妝冰肌玉骨錦衣繡裳又如明珠包裹絳囊煥彩外雅皓質內光其品則有陳紫方紅江綠宋方細若雞舌鵝如硫黃虎皮斕斑龍牙銳長蚶殼區灰瑊瑁文章殿玉豐膚星毬照江千類萬族不可殫詳大豈鰩柱豚之所能比方也客曰然則何物可以擬之病叟曰建溪臘名仙草之英採擷以時製作惟精蒼璧忽破素塵乍驚甌泛霏霧之乳花湯候颼颼之松聲滌煩蠲渴愈病析酲此亦天下之至味也洛陽牡丹百卉之王鶴白鞓紅魏紫姚黃嫣然國色郁乎天香艷玉闌之流霞列錦屋之明缸價重千金冠乎椒房此亦天下之至色也相彼二物標格高奇名雖一槩種有多岐絜長度美可並荔支永叔君謨叙而譜之加三國之品崎各擅據于一

垂角力爭勝未可以决其雌雄也客曰臘茗牡丹則吾既聞得命矣敢問百果之中孰與為比魏帝方之蒲萄唐人推于綠李亦有謂乎病叟曰荔支之生厥土惟三西則巳蜀建亘嶠南內薄猍多酸而不甘與閩粵之所產殆不可同日而談也漢貢南海唐馹西川皆荔支之下駟乃並鶩于中原當時所見得其粗焉宜乎品藻之失而議論之偏試使閩粵者進則二果赧然將推遜美以推先而況其凡乎若夫洞庭之柑歡凝玉雪清香溪水累日不歇茗雪之菞實作珠

璣咀嚼不倦玉池生肥思其次焉亦皆荔支之亞匹也然而可食而不可多炎療飢而不療渴惟食多之益辨與飢渴之兼解微荔支吾誰與歸方將休影息跡遺物離人倒冠落佩買山灌園植千種之陸離樸萬顆之匀圓上滋絳宮下灌丹田悟性養壽超然自得以盡吾之天年子能棄世事而從我遊乎客默然憮然逡巡而辭退

榕木賦 并序

閩廣之間多榕木其材大而無用然枝葉扶疎託蔭數畝清陰人實賴之故得不為斧斤之所剪伐蓋所謂無用之用也感而為之作榕木賦其辭曰

南有巨木其名曰榕下蟠據于厚地上蕩摩于高穹雨露之所霧潤雷霆之所震叢日月之所照燭乾坤之所含容與衆木均夫何賦形稟氣之獨不同也爾其擢幹敷條輪囷離奇結根植本拳曲擁腫口鼻百圍之竅穴龍蛇千尺而飛動俯察仰視何規矩繩墨之不中也高明之麗非棟梁之資斲削之工非俎豆之奉以為舟楫則速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門戶

則液以為楹柱則蠹薪之弗焰無爨鼎之功燎之弗明無爝火之用蓋栩栩然之散木徒萬牛之嗟重宜匠石之不顧同櫟社而見夢然而修枝翼布密亦布密葉雲濃比結駟之千乘象青蓋之童童夏日方永畏景馳空垂一方之美蔭來萬里之清風靚如帷幄肅如房櫳為行人之所依歸咸休影乎其中故能不夭斧斤掊擊是免雖不材而無用乃用大而效顯異文木之必折類甘棠之勿翦立乎無何有之鄉配靈椿而獨遠不然則雁以不鳴而烹漆以有用而割犀象以齒角而斃樗櫟以惡木而伐處大材與不材之間殆未易議其優劣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

賦四

乘桴浮于海賦

濁醪有妙理賦

三黜賦

折檻旌直臣賦

有文事必有武備賦

乘桴浮于海賦 羈也有時乘桴浮海

鳳鳥不至島夷是圖羈卒老于環轍遂決意而乘桴悼道不行已焉哉吾往矣好勇而義從我若其由乎蓋以道大不容材高難遂歷聘而無所鈎說立言而徒爲折衷長沮問而知津接輿過而歌鳳用于鄒魯猶舟車易地而行窮于商周跡芻狗已陳之夢留若脫此世網適乎海涯退去就之在我損益盈虛之有時凌重溟之浩蕩閱萬象之瑰奇今上御名爾無垠乍心凝而神形釋泛然不動乃神動而天隨把不可窮遊無何有晝所適兮憑萬里之長風方何方兮瞻七星之維斗井蛙闚風而時坎所以震驚河伯順流而望

洋宜知其醜豈不以雖險利涉惟虛可乘樂天命而非適非土伏忠信而其安如陵六合軒呈之乾坤之高厚八紘開露觀日月之況升實由停蓄無私含容善下渺無涯涘雖七旱而何傷來有淵源沛百川之皆潟夫子遊焉吾道窮也蓋抱德以行藏豈留情于用舍去聖既遠餘風未休魯連感時而高蹈管寧避世而長浮風浪喧豗未若讒波之險魚龍出沒尚寬寇盜之憂爰有羈臣遠投瘴海短髮白而早衰寸心丹而不改荷三朝之春知雖萬死而何悔仰聖哲之風流庶茲誠之有在 遊

濁醪有妙理賦次東坡韻 神聖功用無捷于酒

盡棄糟粕獨留精醇導性理以通妙知麴蘖之有神融方寸于渾茫處心合道蘇天地于毫末遇境皆真厥初生民時維司命天有星以垂象國建官而設正泉香器潔既曲盡于人爲氣烈味甘乃資陶于天性蓋百體之所須寧五藏之可並荒當失職當戒羲和之酒淫溫克自將宜法文武之齊聖良辰美景明月清風沸新蒭之蟻白滴小槽之珠紅味流霞而細酌

掃浮雲之一空醇德可嘉頌鄒瓢于劉子醉鄉不遠
記風土于無功恍爾神遊窈然心縱天光春定而遺
萬物根塵解蛻而忘六用藉之飲樂能資疾疹之痊
或使蓬卑豈覺死生之重嗟夫此異隋珠寒可當襦
比異和璧飢可代餔療飢寒以飽煖化憂怒為歡娛
信麴生之風味豈侍坐之可無露散冰肌謝仙人之
石髓紅潮玉頰殊北苑之雲腴又曷貴茲醉甕下見
鄙州間得飲墦間歸驕妻妾三升起待詔之癮千首
矜翰林之捷分田種秫未許淵明之迂看劍飲杯更

覺少陵之俠治則醒而亂則醉其智足稱飲愈多而
貌愈恭其賢可揖是知察行觀德莫酒之如自昔達
者必取之于飲而粹者尤魯山之德也飲而拙者陽
道州之政欵袒裼相從笑竹林之七逸供帳出餞贊
都門之二疏故我取足于心得全于酒內以此而怡
弟昆外以此而燕賓友雖一盃于一石同酣適之功
又何必吸百川以長鯨之口

三黜賦　直道事人寧乎三黜

賢若下惠官為士師以直道而從事乃屢黜之為宜
忘己為人何爵祿之足惜舍生取義豈威武之能移
法古守官屈身狥道位雖卑而道何所辱義或失則
位焉敢保寧尸祿而素餐將啜菽以忘老君違必諫
雖犯顏而何傷天聰孔昭恐獲罪之難禱何則忠以
得罪分焉所甘以所守之惟一故遭黜而至三用則
行而舍則藏顧有進則有退仰不愧而俯不怍夫何
懼而何慙枉道事人寔必去父母之國直心行道焉
往無覬覦之設惟君與臣代天理事各盡其職非相
為賜諫行言聽固同享于安榮道廢身黜亦何心于

怨懟惟知則止之節乃盡自事君之義相彼君子異
才小夫以容悅得君為至計以緘默固位為良圖蓋
亦陋矣何足算乎老栢千年允几經于凝沍精金百
鍊乃可試于洪鑪惟此展禽雅安降逸雖不辭于心
官亦弗免于三黜蓋以和制行者所以與人為徒以
直事人者所以本天之質類夫子聞之稱忠喜慍不
形于仕已有若孟子之不動榮辱豈存乎得失刻乃
作士利用刑人上下其手而楚國以弊輕重其心而
漢法以輪徐有功之任司刑守法而代人以死張釋

之〻為廷尉讞獄而舉世推仁蓋聞風而有立雖愈久而彌新爰有時人號為拙直荷三朝之眷遇辜負明恩雖久謫而終歸敢忘大德惟內省不疚于聖言顧用含宣擊夫人力味前哲之遺風每撫篇而太息

折檻旌直臣賦 修述折檻深旌直臣

士有敢諫君當體仁爰修飾于折檻以表旌于直臣救雷廻霜已寬斧鉞之戮葺旒因闕更瞻軒陛之新惟漢朱雲希風汲黯偶賜楓宸之對因致龍鱗之犯指陳姦佞願借尚方之刀退就誅夷遂折便朝之檻

辱師傅之責雖曰敢言干雷霆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恕將軍敢因爭免冠而致悟乃飾檻以為旌寬以納忠豈獨垂萬世之訓闕而當守更以致三墀之榮易令名以媿賢詎能比跡藏斷咢以致諭庭可同聲原此狂生素稱義烈雖有意于漢室故屢陳于主闕命駕徑去不為薛宣而折為趣和藥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情而徑行故太剛而必折成帝淵默臨朝龍深謂陳善閉邪者小臣之難事而尊賢崇義者大臣之用心雖甘切直之言雖加譴怒終懋矜容之

德曲示欽承然而所求者名不務其實文雖是觀質焉可述寵昭儀而絕皇嗣夫斁大倫恩元舅而殺王章遂傾帝室雖存折檻足為後世之規實廢嘉言詎救當時之失豈不以篡漢室者必王氏倚王氏者惟張倭以師臣而取信乃保身而自謀隄防禍机寔為國之至要拔去姦本朗厥德之允修能充葺檻之心何施不可深味借刀之旨豈謂無由凡口司聽皆有言職欲致國家之治必盡規箴之益魏公獻疏乃切論而安危要生上書亦流涕而太息遇文帝太宗之

君必能優從崇于正直

有文事必有武備賦 文事武備全才必兼

刑作教弼文質武備全惟兩器之兼用乃一道之當然欲柔順之可行必須剛克致德禮之不易允賴成權原夫夾谷之盟真儒相事謂敵國爰稱于多詐而上策莫如于自治兩君為好雖事多獻酬交錯之文具官以從必武有豫備不虞之志豈不以文待變友武懲奸回惟無忘于經略乃克致于懷來勇不懼而仁不憂固並推于達德文足昭而武足畏蓋有俟于

全才德以服人義存禦武有所濟者以威之克爰無能達者以仁而不武雅歌吉甫宜為憲于萬邦頌美僖公能昭格于烈祖下焉為臣上焉為君不能全文武之道何以致久大之勳冠履負方載施珮玦之斷黼黻辨義式彰火藻之文有國有家惟仁惟義雖誕敷于文德宜克修于武備所以六鄉卒屬出分鄉遂之兵三時終農隙講蒐狩之利蓋以治安之本在于文武之兼其相濟若火之于水其相待若梅之與鹽勸賞畏刑以陽舒而陰慘揆教奮衛遂西被而東漸

大哉武之與文雖二而一藏于無用之用蓋以不必而必方今四夷侵而中國微安得文武全文材以股肱于帝室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

古律詩一宣和己亥年已前四首已後作六十九首

士特下第之衡湘　子房
讀楚元王傳
謁告迎奉閩親聞有醴泉之除作詩寄二弟
奉酬胡俊明見寄　用前韻留別諸弟
同叔易季言遊虎邱寺邂逅何得之
吳江五首　阻風遊寧鏡寺
松江第四橋　操舟

雜興四首　韓賈
田家四首
嘉禾道中偶夏侯子陽
臨平見山二首　小雨
將次錢塘　靈隱宮
望潮　自哂
北望
張南仲置酒心淵堂值雨
長至　渡浙江

桐江行贈江致一　覺度寺
嚴陵灘下作二首　蘭陵訪吴聖與不遇
陸行　水碓
戲為吴語　絶句
次韓退之蘭閲韻　三衢道中
雜興三首　戲成絶句三首
偶題　玉山道中五首
望龜峰　述懷
短歌　遣興三首

江南六詠　宿禅月堂
巖石村店有石泉梅橘幽雅可愛
送士特兄下第之衡湘
都城三月春暮時通津兩岸楊花飛送君結束適南
楚使我嘆息生長悲男兒功名志須早夫子聲譽久
已馳文章黼黻雖自許時運齟齬將安施霜蹄蹴蹙
未為失雲翮高峰終非遲人生且求適意處天會命
有不否期瀟湘千里渺烟浪浮家早逐秋鴻歸娥英
事實數難考來時為讀黄陵碑

子房
漢楚存亡談笑中子房初不有其功閉門辟穀恩輕
舉肯嘆淮陰大與弓
讀楚元王傳
設醴當年為穆生偶忘微禮便辭榮固知申白無先
見衣赭髠鉗始自驚
謁告迎奉闈親聞有醴泉之除不勝慶忭爰作
詩記寄叔易季言二弟
薄宦便甘旨兩載官南徐江山富家致足以為親娛

昆弟盡在傍承顏歡有餘寧知驛書召結束趨征途
旅食寓京華夢想懷庭除宸恩賜清燕天語聞都俞
覲者幸備員匪才慙冒居思親動歸興謁告之東吴
曉出通津門輕舠泛汴渠鶯花已爛熳榆柳正扶疏
去〻折茗雲行〻遠神都中途聞吉語動色歡除書
天子隆孝治朝廷優老儒犬馬致欲養獲此伸區〻
丘山恩施重螻蟻輕捐軀寓書東飛鴻早〻達吾廬
季也在親側援琴方舜雩聆音想慰懌具駕無踟躕
會言亦近止期以薰風初　老儒

奉酬胡俊明博士見寄

載筆蝸蚴侍九天謫乘山澤作臞仙鳴岡敢並喈〻屬感氣聊同嘒〻蟬引義每慙炙叔直著鞭常恐祖生先庭闈一去三千里自嘆飄零冒日還

用前韻留別諸弟

久陪鴛鷺日朝天却愛江湖作散仙但有園林種松菊便勝冠冕著貂蟬棣棠春早相輝映鴈序風高自後先贊此暌離休悵望為荒三徑傒予還

同叔易季言遊虎邱寺避迫何得之

理櫂閶適粤虎邱聊艤舫霜林正搖落翠柏森成行入門躡磴道喬木閒珠篁秦帝試劍石破瓜分路旁生公雨花臺說法今不亡蒼蘚衣峭壁枯荷响迴塘遂遊劍池上毛髮森以張況〻下無底疑有虬龍藏鐫刻露天巧胚胎勞混茫清奇儼圖畫祕怪叵測量薜荔疊秀色枇杷吐幽香行〻造梵宇金碧相熒煌危峇聳古殿長腰曼脩廊憑虛架雲閣盤險通禪房開軒俯吴會蜂窠繚池隍風烟寄遠目心逐征鴻翔列岫靄遙碧平湖湛孤光追尋殊未倦策杖登崇岡幽獨詩句若闔廬坵塚荒五聖聽象設羽泉酌甘方西庵何閒寂修竹自蒼〻脫屐足生繭解衣汗如漿却携二三子置酒白雲堂念舊已悽惻感時增慨慷況我方遠涉狷介懷剛腸一杯且相屬世事都茫〻冠冕志已冷山林興偏長逝將脫羈束超然傲羲皇斯遊信清絕去〻何時忘

吴江五首

重過松江憶舊遊依然風景照行舟危橋跨水虹垂影高閣憑虛(孝廟嫌諱)吐樓渺〻街煙歸釣艇輕〻點浪

舞沙鷗暮天橫笛江村起激烈能令逐客愁

木落水寒天氣清江湖合處一橋橫波濤萬頃琉璃滑欄檻千尋蝃蝀明茶竈筆床隨陸子蓴羹鱸鱠憶張生他時我若歸來定後向江頭事釣耕

返照澄波澈底明江邊斑櫂若為情風烟漠〻無今古舟檝紛〻盡利名潮落片帆歸浦嶼雲寒一鴈過江城孤臣放逐三千里此去龍津尚几程

繫纜江頭日脚沉鱸肥酒美只孤斟長橋千步風濤穩橫笛一聲烟水深契濶離親寧素願迂愚報國祇

舟心遠遊自是男兒事更把離騷細〻尋
鱸鄉宜贖望烟霧起層陰謳軋艣聲急蒼茫江色深
歸潮寒入浦宿鳥暝投林誰識登臨意愁來遠不禁

過吳江阻風遊寧境寺

扁舟渡江松慘淡天色惡勝遊得禅房贖望倚虛閣
軒楹俯巨浸雲水互參錯長風駕驚浪飛雪相噴薄
未應神龍怒端有蛟蜃作片帆天際來飄忽如鵰鶚
波濤浩無涯搏突殊不愕奈何操我舟惴栗纜添索
坐庶也世情逐客正落寞深夜始歸眠蓬牕聽鈴鐸

松江第四橋舟人云橋下有老蛟

松江第四橋風雨不可過下有百尺蛟蜿蜒枕橋臥
窟宅據要津口腹長飢餓每憑波濤勢能作舟楫禍
安得佽飛手坐使神姦破往來永無虞時鼓清江柁

操舟

吳兒便操舟衣服皆楚製出沒波濤中端如履平地
江湖渺千里鼓柂等游戲臨深詎保身涉險惟射利
天風難與期飄驟出非意傾覆瞬息間永為魚鱉餌
願言戒畏途巧手不可恃

雜興四首

邑犬驚行客林烏啼曉霜山村雲冉〻澤國水茫〻
移櫂輕舟穩鉤簾野興長誰知因謫宦得到水雲鄉
肅〻歲華暮霏〻烟霧深輕冰倚淺渚寒日映疎林
故邑懷親日扁舟去國心凝眉無限景愁絶不成吟
片帆隨鳥翼離恨滿江鄉風細雲衣薄日斜波影光
牧童寒峭笛漁艇靜鳴榔景物正清絶桑榆還夕陽

弔賈

遇之守湖陽戚嗟兒軍表賈生傳長沙自廣託鵩鳥

拘達言雖殊均為未能了今我謫龍津莞庳素所曉
粗令職事辨便覺溪山好燕坐一室閒妄念悉除掃
豈復計窮通端亦忘壽夭回觀古人心頗歎二子小

田家四首

江村烟水遠茅屋兩三家斷岸垂衰柳疎篁隱細沙
田疇曠秔稻網罟作魚蝦不識宦遊味見人還嘆嗟
場圃事方畢稻梁成已勤兒童自逐〻雞犬亦欣〻
啼烏霜林暮臥牛烟草昏田夫樂歲稔斗酒共醺〻
柴門臨小浦竹逕遶幽莊雨剪癸韮滑夜舂秔稻香

年豐能妻子日夕下牛羊誰識田家樂拂衣歸與長
謠謂田家苦田家樂甚真雞豚燕同社簫鼓祭瘟神
高廩方有歲西疇行復春但令租賦足終老得相親

嘉禾道中遇夏侯子陽

京華契濶已再冬偏舟野岍欣相逢天寒水遠飛霜
風設笑坐覺廻春容年逾七十兩頰紅真氣上沂泥
欽賜嫌諱宮剖符南海窺祝融欲求丹砂訪葛翁洪閑子
執筆侍九重胡為謫墮溪山中迂愚久合親耕農君
恩未報徒冲、飄零孤跡隨斷蓬他日相憶看雲鴻

初到臨平見山二首

我見青山若故人峰巒照眼自相親只應今日愛山
意便是他時傲世因點綴白雲春縹緲縈廻綠水晚
綸論君恩若許歸田里定卜山間老此身
孤舟渺、兩山間終日鉤簾只看山落日半街霞未
散疎林遠暝鳥初還凄凉離恨誰能寄浩蕩詩愁自
莫刪賴有青山可人意與君相對且開顔

小雨

小雨晚初急暝雲深不收霏、暗烟水索、响蓬舟
山色增遠翠漁蓑生暮愁凄凉蘇季子寒覓敝貂裘

将次錢塘

歲晚飄零日舟行杳靄間江鄉多霧雨風物近湖山
獨鶴回翔久飛雲自在閑遠遊殊未已蕭颯鬢毛斑

靈隱宮

我曾昔遊飛来峰白猿晝掛峰上松睟然靈光如彩
虹鐘磬自响金仙宮宦遊飄泊西復來東雖欲再到
無由從帝居鈞天陋瀛蓬螭坳載筆侍重瞳逆鱗聊
試攖神龍謫墮劍浦山重、征鞍來此尋舊蹤怳如

夢落烟霞中朱樓寶殿飛玲瓏寒泉幽石欣相逢門
前池館虛舍風一洗塵慮清心胷明朝南去隨征鴻
惆悵勝遊回首空

望湖

降亭一望浙江潮震地霆空氣象驕十萬軍聲來海
嶠三千銀界混烟霄素車白馬縱横騖翔鷺飛鷗散
漫飄好是波平風穩後一帆千里不宗朝

自哂

自哂何為者南遊亦偶然未登離垢地端有散花天

過境即為戲安心不離禪幽懷誰與共深炷一爐烟
北望
迢〻休北望汩〻正南遷出處豈無意阨窮那問天
銷愁憑酒醆遣興賴詩篇詩酒吾家事從人號謫仙
張南仲置酒心淵堂植雨
自別西湖日置懷却因謫官得重來雲深不見孤山
寺風急難乘搖碧齋未放幽情窮水石且將離恨泥
樽罍勝遊須徧山南北何日晴天為一開
長至

黃鐘之宮萌一陽萬彙滋發猶潜藏書雲詎復別祥
異揆景漸可知舒長閉關不行著易象客子倦遊悲
故鄉周南太史長太息禮祀無因課祼將
渡浙江
理棹適桐江隨潮過漁浦山寒雪猶積江迥月初吐
御氣凌煙霄乘槎渡星渚空濛老龍吟彷彿翠蛟舞
境清人自愁夜靜氣尤古獨坐不成眠霜晴聽津鼓
桐江行贈江致一少府
放浪江湖乃吾樂羈束軒冕非所榮謫官去為劍浦
吏鼓棹遂作桐江行艤舟浙岸候潮至百越檝茭煙
水外波橫天際海倒流噴雪驚雷聲震地須臾風軟
潮已平片帆去逐飛鴻輕櫂謳四起日西落暮天杳
杳惟參横江山蒼〻負殘雪江水茫〻凌寒月誰云
逐客苦凄涼今我斯遊最奇絕清晨弭櫂桐君廬溪
光山色世所無故人見我一笑粲殺雞為黍聊相娛
嗟予仕宦等遊嬉斷梗飄蓬本無帶但令景物供吟
哦出處窮通何足計此行幽討殊未闌滿目疊〻皆
雲山鷺飛魚躍日齒〻今夜且宿嚴陵灘

覺慶寺
夕發富春渚朝次桐君廬桐君採藥地今作僧家居
石磴一竅宛林杪下扶疎山根二江合清波見遊魚
霜晴響鐘磬日落歸樵漁客從何方來弭櫂聊踟躕
清景難久駐悵然還問途
嚴陵灘下作二首
世祖龍飛萬國朝故人依舊隱蓬蒿羊裘肯換貂冠
貴釣石終齊鳳闕高共宿客星親帝座貽書直氣壓
時豪東京臣子多名節皆自先生鑄此曹

帝座高聖祖嫌諱漢客星漁樵今亦想英聲釣臺直下三
千丈誰謂先生只釣名

蘭溪訪吳聖與不值

夕次蘭溪縣溪山照眼明雲端雙塔聳烟際一橫橋
久旅易凄感舊遊如隔生故人尋不值飄泊若為情

陸行

水落石出溪難行捨舟棄裝趨陸程徒御喧啾鳥雀
躁衣冠瓌偉兒童驚天寒野迥怯露霜日暮途遠傷
蓬萍我生胡為浪自苦濁酒且向燈前傾

水碓

鑿木為机運不休溪邊疊石駭溪流但知隨水能旋
轉肯道舂糧不自由輪輻詎為君子器机関端與小
人謀方知抱甕漢陰老混沌何須是假脩

戲為吳語

莫問儂家作底愁細思今古事悠悠只因讀到數行
字便覺分為一世憂問舍求田須臾以濟時澤物且
能休渠溪幸有閑泉石正好歸歸作故侯

絕句

殿侯左降惟書字陸相南遷不著書今我新詩三百
首生今二子覺區區

次退之蘭関韵

奏疏螭蚴上九天謫官劍浦路三千披陳肝胆成微
志跋涉山川賴壯年緬邈寄書黃犬後淒涼陟岵白
雲前君恩欲報知無所清夢時時到日邊

三衢道中

竹色虛無裡人聲烟靄間浪紋來穀水地勢過柯山
淺瀨通舟澀飛橋跨石彎風高雲冉冉灘急水潺潺

野迥松篁秀境幽雞犬閑輕裝因路險隱耳覺言蠻
村釀酤來薄溪鱗買得慳浦晴鳴雁浴林暝舞鴉還
寺僻殿閣古堂虛苔蘚斑僧房清夜宿幽夢到鄉関

雜興三首

日出霜晴鳥雀呼速裝還復戒征途黃牛傍岸將孤
犢花鴨浮溪引衆雛橋斷水寒尋野艇路迷山曲問
田夫遠遊看景情無限待向龍津畫作圖

歲晚南還殊未央曉寒霜霰濕征裳煙籠山影遠增
翠風皺溪瀾細漾光嶺雪未銷宮額粉野梅初發御

爐香誰憐飄泊蝸蚴史曾向鈞天侍紫皇
盡日藍輿山水中海逢佳處慰飄蓬拂雲古木陰々
日夾呀修篁細々風遠岫長溪千里碧斷霞殘照半
天紅殊方景物隨時好却恨登臨無與同

戯成絶句三首

山色儻眉迷溪聲玉佩珊溪山憐逐客故為結清歡
粼々溪底石五色槃堅圓安得女媧手鍊之將補天
小艇渡行旅往來終日操但令人利涉寧復計劬勞

偶題

日照溪光碧起鱗溪頭鴈鶩自成群可憐獨鶴歸何
處萬里相隨一片雲

玉山道中五首

悠々征騎渡溪巖跋涉艱難分所甘泉石几時歸水
北風烟今夕過江南日輪杳々街青嶂天影茫々浸
碧潭猿鳥不知遷客恨雲間啼呌滿松枏
石露凝霜白山村落月纖溪頭一橋小烟外數峰尖
高畝層城級寒沙軟聖盖江南風景好無那旅愁添
乍入江南境登臨慰所懷山林自平遠水石巧縈廻

風暖鳥聲媚日斜雲影開故人千里別欲寄一枝梅
石蘚紅依日巖松翠耐霜夾溪看岫色和月認梅香
歲暮旅情惡夜寒燈影光勞生真一夢回首意茫々
行李遠穀水禪扉依玉山煙嵐數峰秀雲水在溪灣
小市晚猶合疎鐘寒自還舊遊知昨日屈指十年間

望龜峰

何日清江使來為碧落跌凝眸望霄漢曳尾謝泥塗
霜曉凝曝甲雲橫如負圖前知倘可仗吾欲問田夫

述懷

早遊文翰圃誤齒搢紳塗蘭省為郎久霜臺奮舌孤
荷知誠特達勵志敢踦蹰屢賜楓宸對親蒙御筆除
月卿論巨禮柱史進寒儒黼座外陽日螭蚴載筆初
明堂須政事路寢集簪裾繡案橫彫檻天香夾御爐
翠翠來寶輦清蹕警嵩呼法駕臨真館芳塵徒屬車
重瞳瞻日月粹色仰璵瑜侍立親龍袞書言絜帝謨
視朝崇政罷勸講邇英餘麗日明金殿輕風响珮琚
漏聲寒淅瀝槐影綠扶疎紫案陪時彥黃扉寓直廬
仙遊疑閬苑清夢占華胥遇事背懷綠銜恩寧惜軀

惟愁涉道淺宜恨與時迂犬馬知愛主靈蛇思報珠未終青史志一奏皂囊書誰謂受絲直端司汲黯愚謫官來劍浦樸被出神都感激心獨苦飄零歲已徂悽悽念終養冉冉歎從違四海盡蒙澤孤臣方向隅願為天上照一起轍中枯

短歌

周家柱史本吾祖唐室謫仙尤所許乖世空餘道德經儌時且以詩酒名我今去作龍津客學道吟詩真自適也勝騎馬聽朝雞晴厭塵埃雨厭泥

遣興

遊戲清都不計年謫來猶作地行仙龍墀叩頟真乖爾石馬繫門非偶然野寺山莊隨意宿溪魚村釀不論錢男兒本有四方志出處安時休問天

衡涉脩途僕已疲今宵聊復宿沙溪心懷浙右家無耗身在江南路欲迷孤鶩斷霞晴杳杳暝烟荒草晚悽悽登臨誰會悠然意寒日無言又向西

風霜正高潔歲律忽峥嵘岈竹森如束山田漫已耕溪寒幽石出岫遠暮雲橫試問螭頭史誰令向此行

江南六詠

江南山秀色晴光杳靄間一帶平凝愁翠黛數峰孤絕聳烟鬟

江南雲片片飛來湘水濱愁絕蒼梧鼓瑟女恨望陽臺行雨神

江南月依然照我傷離情故人千里共清光玉屑雲鬟香未歇

江南竹霜雪歲寒依舊綠誰向溪邊養篺龍滴露搖風一林玉

江南梅昨夜溪頭玉雪開贈遠欲傳千里恨和烟為折一枝來

江南客髩髮滄浪不堪搔明時逢逐念前非一夜愁吟霜月白

信宿州景德寺禪月堂

野寺虛空倚翠微雲山極目望中疑溪寒連檻欄干直日暮高樓鼓角悲倒景星河光破碎亂螢燈火影參差肯休彷彿英靈在應笑登臨强賦詩

巖石村店有石泉梅橋幽雅可愛

巖下鳴泉淅瀝飛誰知山店亦幽奇已過野橋分金日未見寒梅噴雪時旋洗雲根吹白玉自挑霜蔵縷素絲殷勤賦咏留巖石他日重來覓舊詩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

古律詩二 上饒道中已後及遊武夷作六十九首

上饒道中雜咏二首
過鴛湖留贈昌長老二首
昌老詢予來歷以詩答之
題石井慈濟泉二首
鉛山道中
小溪
過紫溪值雪
雪中過分水嶺六首　山家
次六安驛雪霽
將次武夷
崇安宰見示武夷山圖記
自入閩境值雪默禱武夷君遊山日雪霽有感
趨真亭　遊仙溪
武夷山　幔亭峰
天柱峯　洞天穴
三姑石　換骨巖

龍潭　觀音巖
獅子峰　兜擔石
三女石　覺堂巖
船場巗　鷄窠巖
大小藏巖　仙跡石
大小二廩石　鍾樓石
鼓樓石　丹竈
仙掌　三層峰
畫鶴　大隱屏
禪庵巖　仙機巖
魏主峰　虎嘯巖
釣臺石　試劍石
折筍巗　仙接石
紫嶺　車錢峰
毛竹洞　晞真館
仙橘　仙竹
泛舟至晞真觀遇雪二首
訪李道士二首

記舊夢

宿棲真館夜雪大作詰旦遂行

題棲真館三十六韻

上饒道中雜咏三首

半世區區何所求南來豈為稻粱謀烟嵐遠近濃還淡石瀨縈廻响更深雲外鈎輈聽處好溪頭略約渡時幽何須更論他年事且把風光慰旅愁

鬢毛蕭颯寸餘冠裳把風霜怯歲寒但使孤忠能感激宦辭遠謫倫難觀嶮〻雲木留深景渺〻深溪鴻

暮端獨坐苦吟山寺冷照人孤月正團圞

溪〻烟村一苗風溪山都在夕陽中適看天末暮雲碧漸見山頭野晚雲紅閩嶺風煙知已近浙江書問恨難通暌投山寺憑虛閣隱耳猶聽响暮鐘

過鵝湖留贈昌長老二首

雲山深處到鵝湖萬木森〻一徑紆日落風高鐘倍响烟寒林暝鳥相呼宗風振起人能繼祖道流通德不孤須信山林真隱地紛〻朝市竟如何

謫官去為劍浦吏稅駕且作鵝湖遊沉〻梵宇殿閣

古刹々勝地林泉幽祖師道場難繼嗣妙峰德雲真
比邱夜寒燈下接軟語却恨行客難淹留

昌老詢予來歷以詩答之

休問西來意吾行日向南悽々達摩識歷々善財參
舊事已不憶新交寧易設維摩本無語非是學三緘

題石井慈濟泉二首

誰將石洞當泉地餘溜濺々落水陂山骨鑿開蒼瑪
瑙雲腴凝貯碧琉璃寵浮水面寒光動竹舞巖端翠
影垂泉石幽奇天下少秘藏休使北人知

巖石嵌空湛碧泉酌甘鑑靜意肅然幽深端有神龍
穴虛廻鏡藏古洞天雲影漾波光璀々石漱飛溜响
涓々會須擲取巖中水灑作晉霖徧八埏

鉛山道中

行李踰江嶠風烟接武夷地靈嘉木秀天潤暝雲垂
泉石日相樂雪霜寒自遲寄聲山下士掃壁待題詩

小溪

漠々寒溪澈底明臨流聊復濯吾纓風微靜受琉璆
色竹密遥聞環珮聲漾月乍搖金潋灧涵虛不動鏡

澄汾自憐逐客難淹泊不為溪山景太清

過紫溪值雪

明時報國敢懷安遠謫方知行路難雲隔江鄉來閩
寂雪飛閩嶺弊貂寒韓詩解道藍關恨賈賦聊憑鵬
鳥寬誰念紫皇香案吏飄零已覺鬢毛乾

雪中過分水嶺六首

寒雲漠々雪霏々正是行人渡嶺時密灑峰巒開玉
府亂粧林木發瓊枝步高漸入煙霄路望遠都迷淵
塞姿回首江鄉何處是斷蓬飄恨不勝悲

閩山高處却無風密雪飛雲墮曉空去路似從銀色
界此身疑到廣寒宮落梅飄絮來瓊（英廟諱）蒲浪崩雲
疊玉峰景色幽奇無似雪平生觀雪此為雄

謁々層陰送雪來亂山深處白皚々積巖錯認藍田
玉著（英廟諱）全疑庾嶺梅光射九霄來夜月冷凝千嶂
蟄春雷武夷路近須晴霽為卷風雲一响開

一夜彤雲凝不開曉寒盤礴馬虺隤千巖萬壑縈紆
處密雪迴風散漫來愁裏漢聲琴的歷望中山色玉
崔嵬溪山得雪尤奇絕模寫無工愧不才

瑤妃遊戲水晶房敲剪氷花試曉粧坐見初平啜畔
石化爲元放龍頭斧培堆積玉寒光瑩頃刻開梅冷
艶香好是碧天雲散後野塘來助一輪光
玉龍耕種素芝田誤入飛瓊小洞天壁月珠星爭璀
璨瑤瓌瑜珥圍嬋娟水晶宮闕雲腴滑白玉樓臺霧
影鮮骨冷魂清難久駐恍然崑閬夢遊仙

次大安驛雪霽

雪霽烟村風滿林暮天垂影碧沉沉一輪明月光相
射千里白雪寒更深寂寞樽榼陶令酒飄零淚滿伸

叅之六　六

宣禊燈殘夜永不成寐莊舄悽然自越吟

山家

青山掩映野人家翠竹蒼松一徑斜夜對月鈎沉淺
浦曉看鳥篆印平沙溪頭馴畜多宜鶩園裏靈苗只
種茶占盡溪山幽勝處自將風物向人誇

將次武夷

行行路近武夷山秀氣蜿蜒百里間蒼石撑天雲縹
渺碧溪迴空水灣環神仙恍惚誰能識洞府深沉自
不關我向壺中如得路便應脫從謝塵寰

宗安宰見示武夷山圖記

征軒欲作武夷遊先借圖經次第求須信神仙眞窟
宅故令峰岫巧雕鎪四時花求千巖秀一水瀾皮九
曲流明日泛舟山下去樓圖細細問蹤由

自入閩境値雪黙禱武夷君遊山日雪霽有感

鄙陋安能到古人寸心猶格武夷君誓辭叱散瑩溪
霧詩句驅開橫嶽雲忠讜自應慙吏部精誠何敢並
將軍氣攞捲盡留殘雪粧點峰巒意更勤

趍眞亭

叅之六　七

煙霞深處一亭閑石磴縈紆紫翠間但覺峰巒勞顧
眄不知身到武夷山

遊仙溪

一溪九曲貫群峰演漾輕舟淺碧中杳如誤入武夷
去落花流水山重重

武夷山

百里雲山碧玉林雕鎪融結見天心幔亭會罷簫
遠天柱峰高烟霧深盡鶴獨留千峰表林花長發紫
巖陰夢魂清切先曾到故使飄零特特臨

幔亭峰
燕罷虹橋絕世氛曾孫誰見武夷君更無咽幕空中
舉時有空亭靜處聞猿鳥夜啼千嶂月松篁寒鎖一
溪雲洞天香〻知何處翠石蒼崖日欲曛
天柱峰
嶢〻千丈挿烟空始見天南一柱峰絕頂露開擎日
月半巖雲哄噫雷風俯臨萬壑林巒秀高壓郡山氣
象雄誰道共工曾觸折斷鼇端是女媧功
洞天穴

沉〻幽穴閟雲煙玉字瑱樓鎖洞天自向壺中飛日
月更于物外起山川劉公隱後今誰繼張湛仙來不
記年紫府若容幽客到誅茅欲卜隱屛前
三姑石
風舞芳林鬢脚垂朝雲行雨濕仙衣不知當日緣何
事化石山頭更不歸
換骨巖
聖祖
廟諱化升真十六天靈仙蟬脫翠巖前金堅玉潤留
餘骨密鎖煙霞幾百年

龍潭
百丈清潭合兩溪澄波瑩滑碧琉璃神龍蟠向潭中
睡何事能容網罟垂
獅子峰
奇石騰挐竹英宗廟諱蒼耆聳嬌首掀崇岡山深怪底無
豺虎端畏溪頭百獸王
觀音巖
錦衣珠絡寶花冠宴坐悠然山水間應為武夷泉石
好不殊海岍補陁山

兜鍪石
仙人戲睹翠娥眉空有花與照夕暉雲月娟〻風嫋
嫋尚疑玉質在蕉幃
三女石
粲〻三英傍碧溪玉肌雲鬓曉參差想因巫峽行雲
日記得湘江解珮時
學堂巖
仙官讀徹蕊珠篇几案巖中自寂然崑閬圖書藏宋
府誰云孤陋鮮成群

船場巖

仙艇何年掉翠微雲蓬煙櫂尚依々凌虛欲鼓天邊柂喚取雙龍背負飛

鷄窠巖

磔々天雞啼曉烟仙風家素鎮芳妍自從練翼飛仙後只有遺栖寄嶺巔

大小藏巖

玉棺掉福两傍巖一石遺蹤勝宛然却笑茂陵緱氏跡只憑方士日中傳

大小二廩石

仙家何事一羸糧廩石團々峙道傍應駕斑龍耕紫石深儲芝玉廩中藏

鍾模石

誰鑄三鍾亂亂形不須筍虡自能鳴仙君欲奏賓雲曲只感清霜便發聲

鼓樓巖

洞天擊鼓集群仙石作高樓瑣翠烟萬籟不鳴霜月曉鼕々猶聽鼓聲傳

丹竈

金鼎丹成透碧天尚留丹竈在層巔一（欽宗嫌諱）五色光騰夜乞取從交作散仙

仙掌

玉指纖々煙霧中擇雲映日掌微紅只疑華岳留蹤後更向閩山映碧峰

三層峰

三疊遷峰氣象豪噴雲洩雨不崇朝（聖祖嫌諱）巍峨壁無人到只恐峰頭是碧霄

畫鶴

誰畫千年老令成丹青今古照暉晴（聖祖嫌諱）裳朱項蒼嵯峰豈憶沖天萬里飛

大隱屏

高峰嵬起翠微屏何事呼為大隱名自是市朝人不到非關洞戶鎖峰嶸

禪菴巖

虎嘯猿啼天滿月天山僧安坐且安禪不知隻履歸何處尚有庵巖名字傳

仙機巖

雲去仙機杼柚空報章何日已成功天孫織就煙霞錦吹落溪山夕照中

巍王峰

危峰孤峭與天通猶有當時羽化蹤仙馭自隨鸞鶴遠玉樓金鎖白雲峰

虎嘯巖

昔年雕虎嘯幽巖千里清風皷碧潭虎去巖空風自遠一林花雨落毿〻

釣臺石

釣石巍〻枕碧溪仙人于此亦垂絲想當月白風清夜正是寒魚食餌時

試劍石

鋏氣為金鑄劍成且將頑石試青萍光鋩鬱〻衝牛斗斬盡妖魔若發硎

折筍巖

玉府鏘〻玉筍林誰將移種翠巖陰斕斑猶帶當時韓照水龍煙幾百尋

仙接石

天風吹折碧琅玕神化茫〻接豈難鳳髓鸞膠天上有世人休作等閒看

紫嶺

林巒不逐歲寒凋半嶺光煙媚遠霄須信仙家風景好四時峰岫紫苕嶢

車錢峰

塵緣洗淨便神仙泉石幽奇即洞天我欲雲崖結茅屋侍從天姆借車錢

毛竹洞

洞生毛竹綠猗〻枝幹扶疎滿洞垂傳是神仙遊息地敲藏不許世人知

晞真館

小溪語屈巧縈廻行到晞真更路奇徑轉山回疑不見此中凝望却參差

仙橘

巖畔陰森橘葉垂青〻亦有歲寒姿我來恨在秋風後不見霜包結實時

仙行
陰崖翠竹自檀欒瘦節疎枝特地寒雖未化龍歸洞
府正宜和月掃天壇
泛舟至晞真館遇雪
雪散天開一鏡中依前飛雪落層空瓊花巧綴巖端
英宗嫌諱玉屑飄隨洞裏風溪淺且遊仙掌石雲深不見
慢亭風斯遊清絶平生少圖畫方知未是工
行到清溪六曲頭森然峰岫照人幽雪花拂水輕〻
舞石瀨依巖淺〻流不盡清光長在目未窮幽興且

廻舟追尋欲徧神仙窟須向他時卜再遊
訪李道士
青山中有一道士獨卧烟霞晝掩扉踏雪叩關知意
重擁爐相與話真機
詠茅獨占溪一曲時有白雲來伴宿自言身在此山
中暮朝〻看不足
絶夢稿 余今夏夢乘舟行亂石間四顧峰巒
奇秀有如玉色者覺頗異之及至謫官劍浦
道武夷山小舟泝流水落石出徧覽形槩至

晞真館雪作巖石皆白恍如舊夢然後信出
處之分定而斯遊清絶已先兆于夢寐雖欲
不到而不可得也爰作小詩一絶以紀其事
清夢先曾到武夷玉峰積雪倍幽奇小舟遊罷尋歸
路恰似倫然夢覺時
宿棲真觀夜雪大作詰旦遂行
一夜武夷三尺雪巖巒溪壁閙竹折雲峰烟岫望郡
迷玉英宗嫌諱瑤林寒更發山中道士毛骨奇勸我留宿
山前齋輟裘冒雪非得已仙賞更待他年來

題棲真館三十六韻
武夷古洞天奇峰三十六一溪貫群山清淺縈九曲
溪邊列巖岫倒影侵寒綠翮如鸞鳳翔矯若虬龍蹙
樓觀聳岩嶤屏嶂互重複境仙骨遺金遊女肌削玉
鷄棲層巖巔船插斷崖腹學館存几案仙機餘杼柚
藍光瑩滄渾虹影掛飛瀑翠竹蔭天池蒼苔封石屋
繪禽頂長丹遺跡指如掬峩〻天柱峰幔亭連翠麓
傳聞武夷君嘗此會仙俗飛橋几千丈絶頂旦山足
幃以翠雲幄藉以紫霞褥瑤樽傾沆瀣玉豆膳麟鹿

仙妃奏賓雲金鼓間絲竹酬歌夕暉歎〻息光景促
曾孫誰復在往事空遺躅至今風月夜笙簫响虛谷
地靈饒泉石山潤秀草木生使七閩人陰此仙靈福
嗟予真譏財性愛山水酷仙經與地志名字久已熟
薄宦方區〻仙實宜碌〻神遊先夢寐幽覩寄圖録
寧知因謫宦乃得厭所欲沿泝窮幽深應接勞耳目
開襟豁懷抱壯觀慰幽獨却邀白雲歸伴此巖下宿
夜寒夢魂清曉發輕裝速仙遊須再來何當謝羈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

古律詩三（自入建陽及抵沙陽庚子歲以後作計七十首）

贈舅氏吳子和　自建陽泛舟至建安
建溪再得雪鄉人以為宜茶
天寧老齋廷録慶餘師開堂疏見示
梅花二首　劍浦道中二首
劍潭　雙溪閣
沙陽　平津晚望
抵沙陽之夕民大延火

自建安陸行至劍浦
除夜　元日
立春日　春詞二十首
用韻賦梅花三首
再賦一首　吳鄭同遊陳氏園
鄭純彥家蘭盛開見借一本四首
次韻陳介然幽蘭翠柏之作幽蘭二首翠柏二首
次韻鄧志宏梅花
上元日二首　墨戲六首

僊風頂兩絶句　再用陳園韻示志宏惜花
乘興遊鄭季明園池邀志宏同會再賦陳氏園韻
招陳幾叟小飮
再用奴字韻呈幾叟
志宏以墨戲見遺幷䝮古風次韻荅之且歸其畵戲
以墨戲歸志宏復有詩來次韻
再次韻
志宏復有詩來再賦兩篇爲報
贈舅氏吳子和

契濶從來數歲陰竟因謫官鼓清襟犯顏逆耳事已
往問舍求田意轉深豈有聲名驚海宇且欣山水共
登臨渭陽情重知何贈玉佩瓊琚稱我心
自建陽泛舟至建安
一葉輕舠漾碧流却憐舟子解操舟急灘亂石疑難
渡短檝輕橈反自由去國飄零同泛梗凌波超忽逐
飛鷗建溪百里才終日過盡千巖萬壑幽
建溪再得雪鄉人以爲宜茶
閩嶺今冬雪再華消寒芳潤最宜茶泛甌欲鬥千金
價著英宗嫌諱先開六出花圭璧自須呈瑞質旗槍未肯
放靈芽傳閩龍餅先春貢已到鈞天玉帝家
天字老齋珏録慶餘師開堂見示
一別閩山三十年重來相見兩依然煩師録示當時
語猶喜曹溪一派傳
梅花二首
寒梅昨夜洩春光標格依然壓衆芳裊裊露枝圍玉
白輕輕煙雨蕊菝金黃瑤妃謫墮溪村寂雪片飄殘
徑香却笑漢宮爭寵女競將嬌額學新粧

數枝玉雪小溪濱先得陽和一點春冷艷幽姿難與
並暗香疎影孰爲隣磨平不受心如鉄和靖須和句
有神亦對寒芳動詩興却嫌標格太清真
劍浦道中二首
宿霧霏霏隱翠嵐傍溪幽石自巉巖樵歌遙响來兒
徑漁網遠丹集小潭野渡無人閑寂寂林花著雨落
毿毿誰知逐客悽涼意歲宴兩還劍浦南
此去平津路匪遙嶺雲溪雨自蕭蕭山深瀉潤泉長
响地煖凌寒草不凋放逐却教窮水石登臨因得狎

漁樵誰憐澤畔人憔悴更把騷辭賦大招

自建安陸行至劍浦

閩道延平險波灘行舟至此慘愁顏千金索佩垂堂戒九折寧辭去路艱涉險雖知憑信義藏幽須信足神姦勞神自取那惆悵只羨飛雲自在閑

劍潭

當時神劍埋豐城鬱鬱光氣衝斗星千年古獄斸幽扃下得至寶雙青萍雌雄不知誰與名式以異土聊發鍘龍文星彩愈晶熒正晝無影魑魅驚雄飛霄漢隨雷霆雌躍水歸延平津沒人下瞰風濤下夭嬌化作虬龍形茂先博識非無遇神物終合信有仁宗嫌諱沉沉潭影合虛明寶氣久秘必復呈會當探取搜元精佩服坐能驅百靈姦膏腴血紛羶腥與爾相携遊太清

雙溪閣

凌空高閣枕雙溪四出飛簷鳥翼齊山鎖烟光青合匝水分丁字碧樓迷蟠虬舊化張公劍翥鳳今留曾國題放逐因能窮勝賞登臨那惜醉如泥

沙陽

沙陽雖僻左風土冠閩城誰知亂山裏有此膏壤平邑屋號華麗谿山倍澄明七峰轉月色十里無灘聲民俗素康阜士夫多俊英食饒魚稻美蔭有松竹清覺庫職易辦塵勞念尤輕蕭然飄泊跡忘此羈旅情忽忽歲改律欣欣木向榮何當脫拘縛春融得躬耕

平江晚望

春入沙陽花滿林七峰倒影碧沉沉鐵鶩掠水盤旋久戲鴨浮溪演漾深風景只添流落恨煙光還鎖別離心浙西三月無消息始信家書抵萬金

擬沙陽夕民居延火幾焚官局因念以論水得罪復以火驚殊可笑戲成此詩壬生辰乙未火申申水

囊封論水謫天涯才到沙陽火復隨本為聖祖廟諱寘遭放逐卻因回祿更驚疑生辰端是窮中未學易何曾悟坎離爛額焦頭那足惜只愁蓬跡又飄移

除夕

年來三百六十日忽忽過盡唯今宵天涯遠謫罪未解家問久缺心無聊强傾濁酒慰愁坐獨對寒花尤寂寥鐘鳴漏盡不成寐世事又屬明年朝

元日

去年元日朝明堂對立玉皇香案傍今年元日謫沙
陽獨在天涯家一方君恩未報已飄泊親老欲養徒
傍徨東風廻首帝鄉遠白雲望斷吳天長

立春日

春風吹到海南邊氣候渾如二月天惆悵戴來卽應
節鼓簫鳴處已祈田花稍柳眼爭明媚溪色山光愈
翠鮮生菜春盤誰與送玉人纖手自嬋娟

春詞二十首 序 予謫沙陽寓居與國佛祠寢西

小軒春至梨花盛開玉雪可憐修篁嘉禾幽
禽百囀每晨坐讀書午睡初醒把酒寓目慨
然感懷因成春詞二十首以紀景物可以興
可以怨庶几乎詩人之旨覽者無誚焉

一英宗嫌諱梨傍小軒結根幽寂更芳妍東君有意憐流
客故遣瑤姿墮目前 花

晚來急作雨輕寒只恐梨花落點殘喚起小童窓外
看玉妃何事淚闌干

花間好鳥曉閑閑驚覺紗窓小夢殘宿酒未醒慵起
早透簾紅日上三竿

蕭蕭檻外翠琅玕瘦節疎枝特地寒誰謂幽居太寥
闃此君長此結清歡

春光淡蕩一番新花氣氤氳惱殺人恐只花飛春漸
老須將酩酊對芳辰

清晨閑卷坐幽窓深注爐烟一縷香汲水養花顏色
好向人端似炫新粧

春日遲遲午睡濃夢魂飛過浙江東無端花底間關
石喚起搔頭兩鬢蓬

寂寂春林杜宇啼勸人只道不如歸我今歸思何須
勸惜爾翩翩兩翅飛

春色困人渾似酒花枝依照却如人東君若解憐愁
客莫使花飛減却春

漠漠輕陰度短墻春寒料峭怯羅裳惜春只怕多風
雨雲影披離漏日光

幽禽百囀舌如簧院宇深深花木香飄泊傷春惟泥
酒不知林外已斜陽

誰使鳴金自在啼感春端似惜芳時一枝暫寄休饒

舌靜處須防挾彈兒
春來南國露韶光百卉嫣然競早芳語燕啼鶯將娩
孌遊蜂舞蝶已顛狂
青鳥飛來動檻花翠衿紺趾呀交加向人自解傳消
息疑是來從阿母家
綴月籠雲黯淡明忽聞索索雨來聲可憐窓外梨花
老一夜飄殘雪片輕
聒聒鳴鳩喚雨來蕭蕭寒响滴空堦不知逐客傷春
恨多少殘英點翠苔

飄風驟雨餉時間墮蕊飛紅滿地殷自是群芳將結
實非関風雨故催殘
桃花零落逐風飛地上紅多枝上稀春色陡然歸艷
杏梢頭還欲衒芳霏
南方春早花亦早爛熳開盡枝頭紅記得上林當此
際遊人殊未探芳叢
一年春事遽如許千里旅愁何似生濁酒飲餘惟五
合讀書殘罷忽三更

　用韻賦梅花三首

寒梅幾英宗嫌諱開前村靚粧綽約歸仙魂橫斜影落石
谿淺皓潔色洗烟淨嵐昏幽香暗動松竹徑清格自
羞桃李園窮冬萬里霜雪積獨得一點陽和温永姿
最宜夜月白玉彩更炫朝霞光宗嫌諱明妃失意去朔漠
阿嬌無寵扃長門芳容寂寂誰復顧雅意耿耿今何
言天涯相對且相樂為爾汲盡黃金罇
草木衆死山中村惟有梅花能返魂孤根不怕雪霜
苦冷艷似笑風雲昏披芳獨占歲寒地擢秀肯待春
風園溪邊寒影自的的月裏皓色還温温飄零疎雨

夕陽煙暝巖浥清露晨光光宗嫌諱玉妃遊戲臨崑閬縞
衣飛出瑤臺門幽姿耿介不可狎欲問所以難為言
嗅花嚼蕊更奇絶侑我一醉玻璃罇
雲山縹緲煙水村嫣然顧我却離魂凝情不語自脉
脉旅愁夜感方昏昏我家苕溪富泉石雪裏數株開
北園天涯相見一笑粲玉色不減當時温為君清夜
不成寐月落已見東方光宗嫌諱會裁千英宗嫌諱徧綠墅豈
羨五柳垂衡門臨風三嗅長太息欲辯此意還忘言
何當歸去老三徑携幼入室酒盈罇

再賦二首

十年不踏江南村想像梅花勞夢魂豈惟捧心笑西子只恐舉步迷東昏繁英挽謝羣玉府墮蕊消愁金谷園冰飢自飲晨露白粉質不浴驪湯溫我行閩嶺喜入眼皓彩照耀咸池(光宗嫌諱)煙凝雲慘更愁絶積雪欲擁袁安門天香國艶世無匹何用若兒教能言吹殘樓角真可惜莫厭秉燭臨芳罇

吳(孝宗嫌諱)徵鄧志宏二公同遊陳氏園

我本惜春人常恐春色老沙陽渺天南春到一何早

羣芳忽爛熳自覺被春惱招邀適名園景物得幽討粲粲桃李研娟娟松竹好虛室自含風廻塘已生草酌酒對芳菲論文慰懷抱瓌奇窺李杜寒瘦笑郊島軟軟既溫溫高談方皓皓二子若驊騮輕車駕長道而我正飄蓬摧殘已枯槁家在天一涯情若風中翻幸然得相從豁我憂心擣青春能几時花落看人掃寧辭金罍空坐使玉山倒世事可相忘悠悠信蒼昊

鄧純彥家蘭盛開見借一本

誰道幽蘭是國香山林僻處更芬芳從今惜得佳人佩伴我春堂晝夢長

特地開時却不香暗中芬馥度微芳寂然鼻觀圓通處深院無人春晝長

噴了清香開了花却歸盆檻付公家來春花發香尤好預借幽根並露芽

纖纖碧葉淺黃花時送香飄物外家培擁莫教摧露下春風歲歲長靈芽

次韻陳介然幽蘭翠栢之作

幽蘭出深林得上君子堂置之顧盼地藹藹振餘光

春風茁其芽暗淡飄天香刈防豈無用拔夢方為祥紉佩美屈子披風快襄王秋高白露下摧折增感傷願與菊同弃盖隨藕並長收根歸舊林肯改無人芳溫風茁幽蘭採掇置中堂泓根亦何有惜此軒墀光耿耿不自惜凄微泛餘香蕭然山林姿詎是邦家祥譬猶美芹子乃以為君王棄置因其宜零落誰復傷賦詩慰寂寞念子故意長願言同心人去去揚清芳

右幽蘭之作

翠栢方歲寒獨立群木外不為衆所知此理實難會

惜哉結根淺未使極高大天風動虬枝蕭瑟起清籟
倘無斤斧殘會拂千丈黛空餘霄漢志不逐雪霜改
委棄老空山浩蕩付元宰
宗岡有翠栢擢幹烟靄外托非不得地遠此群山會
青〻歲寒姿自許百圍大舞月散清影號風振虛籟
誰云根如石已見色參黛幽人挺高懷顧我顏不改
知音自昔難多財為爾宰右翠栢之作
次韻鄧志宏梅花
空山極望皆黃葦欲挽天河聊一洗溪邊的皪見梅

花冷蕊疎枝淺烟水安得健步移我堂清夜桂魄來
孤光人家塵土飛不到奧觀寂〻聞天香吾衰文思
久不起見子新詩端可喜落英坐使笑夭桃結實定
知非苦李年來縱跡墮空濛與子追隨遊未窮琢磨
妙句覷天巧為我一振詩家風
上元日二首
去年玉輦侍端門燈滿鼇山詩曉（光宗嫌諱）寂寞沙陽山
水裏也將膏火照黃昏
應為飄零有故侯競將燈火簇溪樓田夫野婦盈衢
巷怪底還能與共遊
墨戲六首
鄧志宏所蓄墨戲凡六曲盡其妙求予題跋
各為賦小詩以見意
屈折金石痩偃蹇虬龍怒蕭然少生意端為根中蠹
右拳蠹
歲晚風號寒琅玕半吹折雖殘棲鳳枝終抱凌霜節
右枯折
跡筠輕帶粉老葉飽經霜試問枝頭實何年集鳳凰

右宿枝
解籜能几日成陰不待春天然為誰笑風露一枝新
右新葉
土潤引新萌虬鞭獨處行此君人不厭何惜滿林生
右引根
養就籜龍兒斕斑角未辭斧斤休縱手會看拂雲霓
右迸筍
六竹外尚有偃風頂雨二本留故家志宏欲之
未得戲作絕句附卷末㡳几異日悉歸志宏也

大樣根莖妙入神兩枝風雨更清新此君族類須收
拾莫使飄零嘆失身

再用陳園韻示鄧志宏

青松經雪霜始見枝幹老挺然節操士安用致身早
吾衰習禪觀頗覺得無惱每于文字間未免尚窮討
遇物空吟哦愧乏句語好有時肆狂言自哂太草草
儒生捨翰墨無與寄幽抱富貴非所願神仙渺雲島
字知萬卷中養此一氣浩子若汗血駒振轡千里道
我如鎩翮鴻毛羽半摧槁適然相值遇豈異宛邱翿

新詩迭唱酬險韻頻虛擣文章雖末技塵語貴除掃
勉哉扛鼎力廻此狂瀾倒此外復何為竊通付旻昊

惜花

缾水養花花老零落春風寒不埽從教几案積殘紅
尚有餘香慰衰槁易

乘興遊鄧李明園池邀志宏會同再賦陳園韻

幽人築小園自樂不知老聞名雖已熟相見苦不早
忘懷傾蓋間釋我羈旅惱春風入芳林乘興聊一討
嘉葩寒未開美木晴更好飄零桃與杏殘紅委烟草
急令招小阮談笑款清抱披襟步方池散策窮遠島
翛然忘世情此心歸浩浩人生贅寄爾寵辱何足道
豁射得半都未可驕黃槁一會且相屬起舞不須翿
文楸響王子更試兵家擣贏形乍泉漲猛勢驚電掃
應憐客素癡屢勸罰觥倒歸待月華生清光滿天昊

招陳幾叟小飲

開罇欲約玉川子致鯉先遣長須奴春時海鷺光涎
涎風暖城烏尾畢逋幸有異書并古字可無白飯與
青芻虛堂隱几共談笑應信今吾非故吾

志宏以墨戲見遺并貺古風次韻答之且歸其畫

老坡墨戲吾最許雨葉風枝無點土幽懷寄此管城
穎妙質森然會稽楮要須胸次竹先成故使落筆前
無古披圖但愛凌雲姿作賛愧乏驚人語嗟予迂濶
與世疎皓首栽培如老圃築園會與種千竿開國便
勝封萬户適予此畫意已勤奪人之好道所禁封題
依舊送書房得畫何如得詩愈

再用奴字韻呈幾叟

平生志向在邱壑肯學衛霍追匈奴縣上之田方欲

隱草堂之靈休謝通富貴于人何異夢理義悅我真
如芻晚交夫子談道妙應笑連字鶯肩吾

以墨戲歸志宏復有詩來次韻答之

玉局老仙人共許秀骨于今已黃土人間無復見文
章空餘戲墨歸囊楮子能藏蓄真好事便可秘惜傳
千古試將短句贊幽姿却對此君難下語年來懶情
百事廢欲把鋤犁逐園圃會栽修竹滿園池為引清
風到庭戶子詩往復句益奇發我狂吟那可禦超然
對竹更吟詩此病未知誰得愈

再次前韻呈幾叟

落筆蕭森遠如許墨為根莖紙為土眉山作此共言
好譬猶字法稱虞楮世人畫竹不盡意謾捨丹青欲
倖古胷中幹葉本天成心手應時那可語此君于我
定有緣每念移根栽小圃開圖忽見數株新却怪龍
孫入吾戶年來几欲斷吟哦照眼還成自難禦發緘
又復讀佳篇詩癖遙知猶未愈

鄧志宏復又有詩來再賦兩篇為報念其往復
之無已也故寓意卒章以止之

平生愛竹端自許欲種千竿滿吾土豈知好物不須
多只費東坡數番楮浦酣弄筆寫寒姿一洗丹青空
萬古我今觀畫已蕭然猶對吟風如共語淵明荒徑
使拋官仲子辭官歸灌圃終年端坐飽太倉更欲此
君長傍戶亦知兩者固難堅無那幽懷終不禦縱教
富貴欲何為不若歸來栽竹愈

數君妙竹何來許生氣森森如得土依然對此未忘
情亦欲懷之恨無楮宿枝新葉自清妍贏奉枯折尤
奇古已將金玉照雙眸更得珠璣編好語男兒學古

貴根源餘力遊戲文翰圃況思六藝見同歸縱覽百
家知異戶浩然養氣塞天淵沛若江河知孰禦却憐
彫斷愁肺肝但莫苦吟當自愈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

古律詩四 在沙陽作四十五首

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春雨　春意
平津閣晩雨　春晝書懷
春雪　食筍蕨
學草堂　次韻志宏見示春雪長句
雪霽
次韻陸(先朝嫌諱)禮留題皇華驛二首
溪漲　牡丹
酴醾　再次前韻二首
次韻招志宏見過　再賦酴醾贈志宏
題陳氏隱圃佚老堂　再賦佚老堂
寒食五首　清明日
上巳日　晏起
戒酒　巖桂
春暮平津晩望　志宏送巖桂并詩次韻
寄諸弟　寄內
夜坐三絶句　夜坐觀斗
季明之子登第戲成小詩
志宏送千葉黃粟走筆代簡
再賦
羅疇老同遊棲雲院瞻禮新藏

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當時左右悉諛佞驚怪(太祖嫌諱)怯應桃通我生端在千載後祭公只用一束芻遺編凜〻有生氣玩味無斁誰如吾

春雨

春晩雨聲碎天深雲影低蕭〻度遠岫脉〻漲前溪芳潤歸花蕾清寒作燕泥池堂夢生草碧色已凄迷

春意

春鳥窺綠窓踏落庭前花美人為之笑髮脚風中斜不惜花踏殘只愁鳥驚去姹婭背人飛林深無覓處

平津閣晩雨

暮雨帶風急春雲亂眼低凄凉倚虛閣湍激瞰回溪煙遠桃花浪山寒錦漲泥江鄉何處是天闊望中迷

春晝書懷

春院沉〻晝掩關坐看雲起面前山靜中圖史尤多
味身外功名已厚顔匣硯細磨鴝鵒眼茶甌深泛鷓
鴣斑簿書初了無餘事更有何人似我閑

春雪

怪底春來暖太深忽驚雪片墮層陰簾纖帶雨初猶
薄散漫隨風遠不禁光眩峰巒皆玉色寒侵花木欲
灰心沙陽逐客家何在擁鼻凄涼但越吟

食筍巖

大官餽食厭𦞦腥却喜沙陽有竹萌山巖遍來尤脫
美一杯聊試煮坡羹

學草堂

平生行事見真書草聖空慙點晝疎今日試臨寒食
帖却疑羲獻不難如

次韻志宏見示春雪長句

百花爛熳如治容頓訝陡然春色濃那知忽如三尺
雪草木洗盡群芳空六英飄舞片〻好誰與刻剡嗟
神工豁山悅在玉壺裏樓觀飛出瑤臺中却憐極目

皆皓素不復零落傷殘紅幽人相許應夢蝶落絮漠
漠方黏蜂虛堂兀坐清入骨欲期汗漫遊鴻濛剡溪
訪戴久寂寞安得一御泠然風年來端恐詩道窮幸
子佳句時爭鋒客愁已劇更賦雪半夜苦吟天地白

雪霽

夢殘鐘鼓報新晴虛幌遙看曉日昇雲外崔嵬猶負
雪石間清淺欲銷冰春歸花草蜂尋侶巢寄簷楹燕
語明貂敝不禁寒料峭客愁惟藉酒憑陵

次韻陸光朝嫌諱禮留題皇華驛二首

貂裘端恐敝緇塵勇向明時乞得身却擁紫荷來摠
節遙白知鹿已隨輪棣棠輝映蕃宣地篇什流傳放
逐人只恐晉江難久駐為將真道福生民

宮漏初殘唱曉雞周廬同守禁城扉龍墀蜜邇鵷鸞
羽玉殿先瞻日月依青瑣笑談情已厚皂囊章奏意
何如〻稀擁旌畫繡方如意也念飄零未得歸

溪漲

中宵驟雨駕驚雷遙曉盤渦轂浪來端恐溪神似何
伯望洋向若始知咍

雨過渾流漲曉溪逆〻煙水拍春堤淒涼柱史憑虛閣猶憶都城水自西

志宏以牡丹酴醾見遺戲呼牡丹為道州長且許時餉酴醾作二詩以報之

昔我驅車遊洛陽正值名園開花王嫣然萬本門妍娟雕檻綽約羅紅粧風枝似響浦湘珮露苞如浴驪山湯乍驚照人國色好更覺撲鼻春風香猩紅檀點販玉白細葉次第舒幽房玉奴纖指尚餘捻鶴翎生恐隨風翔就中品格最奇特共許魏紫并姚黃千金不

惜買一醉少年渾欲花底狂歸來試作牡丹譜未服秉筆惟歐陽自從官遊多感傷況此感謫閩山傍諦觀世味如嚼蠟惜花未免猶膏肓亦知春色到庭戶不見此花如未嘗予予何處得一本贈我意厚誠難忘戲言劍浦此為最聊此呼作道州長化工彫刻無厚薄地氣培植非其鄉雖云單葉不入品無那富饒踰群芳願言愛惜不嘲誚且解玉竿酬韶光 右牡丹

殘陰未許春光淺噴作沙陽三尺雪摧傷花卉盡枯槎惟有酴醾寒更茁幽人早起傍園林獨喜枝頭瓊蕊綴應憐遊客正淒涼折贈慇懃慰愁絕清香馥郁坐中飄汲水養之殊未歇和烟帶露愈芬芳更許幽叢時為擷愁林連日作輕寒寂〻禪房扉方晝閉春風駘蕩好幽尋安得連拳掛雕霓 右酴醾

志宏見和前詩再次前韻以荅之

半夜疎鐘來景陽美人梳洗隨君王天然意態已傾國何用苦死催嚴粧朱顏半酡宰著酒玉膚自滑非臨湯鉛華固美豈真色胭脂雖艷非天香我觀牡丹正如此曲欄横檻為雕房乍驚神女峽中見只恐弄

玉雲間翔檀心點〻暈深紫金蕊簇〻搖淺黃坐令雜花為婢妾解使蜂蝶成顛狂臨風婀娜更妍好渾如舞袖踏春陽芳根最是洛中盛安得千本栽砌傍惜花惟怕春色老此癖誰與鍼其肓沙陽春晚始一見如有異味爭先嘗蠟封剪處持送我念予此意何時忘禪関兀坐無與語遲〻晝景方舒長對花把酒不如醉〻後還復悲殊鄉佳篇酬和慰寂寞清麗欲與花爭芳吟哦愈苦詩愈好去〻惜此窓前光 右牡丹

寒過春光還漏洩酴醾架上花如雪輕盈皓色誚梅

闇芬馥清香勝蘭茁龍鬚初引翠葉長玉質今番素英綴結成幽洞自深沉蔭此芳醪更奇絶銅缾只浸兩三枝香在根塵都不歇幽人贈我意已勤却愧終終朝頻採擷子美惟憑花欲飛淵明自愛門常閉尋芳須趂春未殘更喜晴天垂彩霓 右酴醾

次韻招鄧志宏見過

旰起禅房只柱門 忽思嘉客共談文連山霧雨密難解隱耳雷霆驚作聞我向圖書端作蠹子今宵抱欲吞雲春臺談笑能相就為把沉烟細細焚

再賦酴醾贈鄧志宏

春入酴醾如噴洩飜空萬點枝頭雪濃花嫩蕊滿柔何應笑蓬蒿春亦茁東君端解衙工夫故把瓊酥巧粧綴含風觸處便氤氳帶月看時更清絶幽香移入小齋中獨此餘花最難歇子應憐我惜春光剩手鈎衣几番擷却嗟草木本無情亦解隨時自開閉對花一醉更番書醉裏猶能讀為霓

題陳氏隱園佚老堂二十韻

處世如大夢悟者能有几鐘鳴漏已盡踆著不知止賢哉潁川公才老即謝事犯聖祖名卑築園池歸作隱君子大塊方逸我順之卿復爾燕居二十年坐進端為此委形雖物化妙湛本無死我來恨不及猶喜識其嗣鬚眉皓已霜眸子烱如水頭著白綸巾蕭散真晉士侍家有高風何必拾青紫衡門久不開荒徑為我洗相携步方塘春漾漲清泚修篁間蒼松新槐新嘉卉斷橋堆露籜危槑引烟蕊蔭庭桂園園疊澗石齒齒蕭森無俗姿曠遠含古意慰我放逐情倫然百憂弭緬懷前人風安得九原起相過不厭頻追隨從此始

余賦佚老堂志宏見和復用前韻成一篇奉呈興宗

人生期百年得老亦無幾超然高世士急流貴勇止掛冠神武門不與王侯事驅車返田廬出閑隨父子寧知千載後夫子亦云尔虛堂號佚老遊息長在此心閑齊物我漏盡謝生死遺得藹清芬承家有賢嗣行年踰六十遇物如止水豈惟詩家流端是林下士閑閉園日涉不種紅與紫滿庭松桂香月露浩如洗風篁自蕭蕭池溜方泚泚知我却和門鋤椿方出卉杞菊初長苗棠梨半含蕊清談數襟抱忘此德與齒

境幽人獲佳發我斐然意作詩掛楹間拙惡何時弭
鄧侯亦可人佳句寶予起抱膝更長吟無音愁四始

寒食五首

余謫沙陽地僻家遠遇寒食如不知蓋閩人亦不甚重其節也感而賦詩五首以杜子美無家對寒食五字為韻

杜歲遇寒食親賓相與娛飄零客異士對之渾若無
豈不念佳節寸心愁欲枯花間有好鳥勸我提葫蘆
一醉聊自遣醉夢歸東吳

異縣遇寒食悵然懷我懷家我家千里遙相望谷在天
一涯佳節無與同冉冉悲年華鳴禽花底瞎舞燕風
中斜物情各自遂羈束誠可嗟
天涯遇寒食嘉節無與對獨酌一杯酒慷慨使心痗
來者或可追既往那復悔倫然畝畝心敢忘犬馬愛
之推自欲隱去去何所懟
嘉節遇寒食春陰猶作寒閩人不知重渾作等閑看
餳粥不復煮青楓誰與鑽開窓延霽景修竹正團欒
翠眉雙侍女對此一罇殘

逐客已淒涼翔復值寒食花深日遲遲院靜春寂寂
雨餘山吐青日落霞埽赤浙江渺何在三月無消息
棄置勿復陳吾心乃如石

清明日

憶昔叨塵寓帝居京春光浚蕩值清明賜來新火傳
紅蠟煮就香糜和白餳遊女踏青尋苑草戲童引線
起風箏沙陽寂寞都無此卧看山雲聽水聲

上巳日

莫春祓禊集簪裾餳燕昆明詠樂胥寶馬驍騰隨鼓
吹綵舟曼衍戲龍魚閩山放逐家何在帝里風光樂
自如嘉節只添遷客恨寬思何日賦歸與

晏起

清明已過初短宵春氣困人如濁醪院聲人靜不知
曉虛堂一枕方陶陶覺來紅日高三丈竹影扶疎風
葉响披衣散髮久消搖彷彿枕痕猶頰上却思昔還
鵷鷺班每聽朝雞長慘顏戴星侵月未為苦衝風冒
雨長艱難何如謫墮溪山裏鐘鼓不聞春睡美先生
夢覺本來濟更與睡鄉重作紀

戒酒

吾初不解飮涓滴莫下嚥自從遊宦來稍稍頗稱善譬猶怯懦士習慣亦能戰作氣欲呑敵賈勇乃求殿迂愚嬰重釁飄泊旅異鄕縣懷家路迢迢惜春花片片澆愁欲千鍾燕客畢九獻浩川鯨吸川無那壺浮荀歡然偶過量淺狹誠易見噎嘔九藏翻昏瞀兩目眩宿醒尤味惡累日不欲膳吾生如浮漚急景若奔電學道貴淸虛爲文欲精鍊胡爲事杯杓無乃廢筆硯先生一石醉待詔三升戀枕麴與藉糟自汙何足羨從今梁溪翁無復醉鄕願

巖桂

閩山氣候眞不常浪蕊浮花渾欲狂團團巖桂著春雨擢秀不待秋風凉微舒嫩葉玉剪碧巧綴碎顆金排黃木如犀理自堅纖噴作千里稱穠香沙陽滿眼皆此(英宗諱)安得白露零淸商芳根端可伴眞隱他日移植梁溪傍

鄧志宏送巖桂幷惠長篇求予賦詩次韻答之

我來閩嶺値春月坐見園林花競茁殷紅枝上破燕脂嫩玉稍頭開玉屑平生苦吟緣愛奇對花豈忍都無詩愧將拙句寓天巧但把濁酒酬春暉邇來巖桂花尤好亂綴黃英向靑昊非時似欲群芳草門木無情亦相惱析欄送花來覓句端恐梁溪得歸去謫官且作九年期家在天涯那復顧何時萬里吹秋風淸香伴此金芙蓉臨風一醉百憂散看子揮毫如彩虹

春莫平津曉望

風廻雨霽已春殘景色蒼茫杳靄間芳草渡頭看綠(英宗諱)白雲飛處見靑山鶯啼燕語愁腸斷親老家遙淚點斑却笑腐儒何所用枉商偷得片時閑

寄諸弟

自取飄零不復云索居終日念離群送書未見來黃耳陟岵惟知望白雲素髮偏親烏鳥急靑春諸季棣華分天涯只有思家切須使音聲不輟聞

寄內

南遷道遠不相攜錦字還嗟鴈到遲玉臂雲鬟同夜月繡屛金鴨獨香帷諸兒應解勤修習稚女遙憐未喔咿何日得歸成隱志孟光擧案定齊眉

夜坐三絶句

春夜沉沉氣倍清殘篇讀徹忽三更金釭挑盡空搔首又聽簷前雨滴聲

平生最喜夜看書人靜身閒樂有餘識盡古今興廢事何時一枕夢華胥

中宵風雨透窓紗獨坐無聊却念家三月浙江無信息寒燈何事結成花

夜坐觀斗

帝車運轉天沉沉杓攜龍角魁枕參斡旋大化宜終

極斟酌元氣分陽陰物隨南北自生死時繫俯仰成古今攝提大角順所指其餘萬衆徒森森舜觀璣衡齊七政致治不獨薰風琴後來方士識幻怪網步禬禳難究尋閩山春月多霧雨夜霽天影高而深七星錯落掛壯戶瓮寒色正方照臨我來瞻仰但再拜願見天地昭回心酒漿不挹西柄揭詎敢更作詩人箴

李明之子登第戲成小詩并記巖桂之異

怪底春山桂開早仙籍浮香遠相告固知鍾慶任賢郎誰謂筆耕無顯報親賓來賀如雲奔車馬煌煌于氏門七秋燕客吾未與應欲特開東閣樽

志宏送千葉鶯粟走筆代簡 先是右文羅公示雙林錄予方閱經飲茶而花至故卒章及之

世傳鶯粟如紙花品目不為人所嘉那知亦解吐繁艷深紅淺白凌朝霞一窠千葉類芍藥傳種本是何人家栟櫚乞得不敢惜長須走送聲呀呀杜門宴坐觀內典方丈寂寂如毗耶散花侍女一笑粲居士默然惟啜茶

再賦一首

春深百草爭開花天香國色世共嘉誰令鶯粟亦妍好灑灑似舉風霞霞一畦同種偶千葉巧思端屬東君家年來居士已忘物對花聊復一笑呀色空本是不二法何用自生分別耶更思崖蜜煮牛乳甘滑滿甌全勝茶

羅畸老同遊棲雲院瞻禮新藏

寶峰古叢林深寂雲所棲中有大寶藏滂海蟠蛟螭莊嚴極精麗金碧光陸離諸天渺宮殿地軸森鉄圍雷音出妙響震破群生疑天人所瞻仰神物應護持

吾聞金氏山變化難思維毫端見寶刹子藏須彌能
于一塵裏法輪常轉移誰將創物智設此妙圓機佛
語善隨語收拾靡有遺八萬四千偈轉一彈指時功
多用力寡權實相因依偉哉象教力天造非人為無
量大居士精進心不疲夙植衆德本爰得真依歸咄
嗟檀施開成此一段奇相攜結勝緣洗我既往非獲
聞第一義刮眼資金篦超然脫塵垢清淨真摩尼胸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

古律詩五 在沙陽作五十一首

聞七弟叔易登科
戲成短歌從志宏求芍藥
志宏供芍藥再賦前韻
次韻羅丈留實峰長老之作
羅疇老所藏李伯時畫馬圖二首
從志宏求芭蕉
松架
再賦芭蕉
次韻志宏贈丹霞師
葺雨軒畢工
次韻羅修撰贈丹霞三首
移花
菖陽
再賦西軒
與宗許借盆荷以詩索之
次府讀書城南韻
志宏供筍以詩報之
早起
黃道夫惠紙
平津閣望雨
吳親寄甖枕香爐二首
次韻題棣華堂
鄧成彥供茉藜以詩答之
陳興宗供茉藜
次韻贈題樂全庵贈季明
季明惠含笑花
螢火

泛碧齋并序　次韻志宏見贈拙軒
題吏隱軒　寄陸光廟御諱禮二首
聞仲輔弟自親便親得南康軍道遙觀
重午　志宏遺枯梅產芝
讀四家詩選并序四首　夜坐觀書
讀李長吉詩　讀孟郊書
足成夢中作　紙墨筆畫戲成
梅雨　初見荷花
鄧志宏以家所生新芝遺予并以詩來次韻報之

聞七弟叔易登科

吾家世儒業教子惟一經邇來四十載父子三成名親老元豐中登科後三十有餘年予塵忝今又舍弟了當憶昔塵忝初非才廁群英臚傳被殊遲姓氏落寰瀛予塵忝時曾蒙特旨改官與國學官差遣皆優恩也天子親識擢屢對雲龍庭玉音每褒諭必及吾親寧同朝大明宮搢紳以為榮予蒙擢用每賜對上必親自詢及親老具後備員憲臺以職事進對時親老蒙恩提舉醴泉觀亦以是日朝見上工顧予曰卿父子同日君恩太山重欲報鴻毛輕迂愚得放逐不復歎飄零爾今又登第栢去才九齡勤勞酬素志短赫振家聲箕裘端不墜義方益芬香季弟亦鄉選來年試春卿雲鴻繼高舉桂苑同飛鳴子壯可起家予衰欲歸耕勉哉脩遠業正值時休明

戲成短歌從鄧志宏求芍藥

東風不隔沙陽僻嫩蕊濃花自春色栟櫚也是可憐人每送渠溪慰愁絕過來芍藥已盛開供花未到吾須覓賦梅豈害廣平剛乞醯更覺微生直為將爛熳數枝紅伴我淋漓一欽廟御諱墨

鄧志宏供芍藥且以詩來見教再賦前韻

誰道心閑緣地僻夢裡何嘗有空色小窗一枕覺來時燕語鶯啼春寂寂忽思春盡芍藥開賦詩試與幽人覓短篇才去花已來却愧詩詞太狂直嫣然數朶玉樓春何似江南稱落墨

次韻羅丈留寶峰長老之作

至行淑高金不堅犀顱鶴骨自巉然寶峰即是如來體何用歸休更覓禅

題羅畸老所藏李伯時畫馬圖番馬御馬二首

胡雛牧馬如牧羊群族散置初無傷妙哉龍眠筆有

眼作此冀北才而藏欽廟嫌諱盈尺十二疋骨相毛物皆
非常青驥紫燕五花滿騂駃騮騄騆驪黄旁行側睨
復廻顧矯首飛鬣嘶風霜特馳正立盡變態意氣磊
落如騰驤想當盤礴初運思工與造物爭毫芒中此
念慮詎可熟至言發藥誠難忘從茲絕筆不盡馬但
寫妙相依圓光斯人于今又黄土斯畫可寶且珍藏
李伯時嘗留意畫馬每欲畫必觀羣馬以盡變態有僧每勸其不如畫佛後遂絕筆 右番馬
房星之精下天駟産此麒麟奉天子龍媒殊白太宛
瓶汗血生從渥洼水耶知妙手居合肥筆端能出神、

卷之九　四

俊姿顧視清高氣深穩志意倣儻精權奇闊筋秀骨
連錢直細毛蕭梢豐頰聽金鐵絡首牽奚官自中伏
波銅馬式一疋駐立一疋行坐看千里風雲生鸞旗
在前屬車後雖有絕足何由呈 右御馬

從鄧志宏求芭蕉

小園初宜夏靈蕉日〻新輕風搖鳳尾疎雨濕青中
結陰留嘉客移根許散人軒中拙居士默對欲觀身

松架 予葺興國西軒為閱藏教之所高宗御名松
架以禦西照感而賦詩

羈旅隨緣即道場揉松結架障斜陽摧殘自帶青〻
色森爽猶傳細〻香佛氏解將華作界騷人愛把藥
為房我遊法藏愁初志宜得蒼官助蔭凉

再賦芭蕉

帯雨移根潤驚雷展卷新清陰侵白氈碧色照烏巾
戒酒杯翻葉揮風扇傍人幽姿隨處好休問不堅身

次韻志宏贈丹霞師

傾蓋相逢亦有緣那堪心契更同年六根淨處三生
現一點通時萬法全蓮社子能知舊侶香山我亦學

卷之九　五

癯仙丹霞妙悟思良覲千偈瀾翻看湧泉

葺興國西軒已畢工奉呈志宏成彦

華藏千函得縱觀莊嚴聊使道場安巧遮斜日青松
架旋植新花紅藥欄彈指寶樓開處速遊心法界到
時寛谷容萬象猶餘地須作毘盧丈室看

次韻羅疇老贈丹霞三篇并寄丹霞以代簡書

太虚元湛寂妙用起雲雷若鮮明如鏡何須冷似灰
不能汲水機園自笑翻羹手捩顧從明眼高人為看
三生報地 右次送丹霞歸瑞光巖韻

佛法如滄溟深廣初無底欲以蠡測之望洋顏已泚
我生乃虛幻瀛渤一漚起安得具眼人為發無生理
丹霞古禅伯一派曹溪水出軸或雲行遇坎亦淵止
諦觀古丈詩和識佳句裏聞風欲見之踴躍不能已
豐年距平津飛錫片時耳願將雪滌心試聽風生齒
右次自譽示丹霞韻

移花

幽人憐我草幽軒為植名花滿檻前須信窮人天未
厭發暉變作養花天

鄧志宏送石菖蒲乃菖陽也作此詩以戲之

石上菖蒲何所擬虬然連絡龍蛇尾寸餘九節瘦根
莖能輔五臟堅髮齒清泉白石養葉間璀璨芬芳誠
可喜子于何處得此本葉大根粗恐非是乞憐豈誤
進菖陽遺我還將此芥子物雖非是意已勤且置盆
中侵寒水

興宗許借盆荷以詩索之

隱圃清和夏景初小盆荷芰已扶疏借公瓦沼開花
種伴我松軒晏坐餘斷取當如妙喜國莊嚴且作化
人居秋風幻出芙蕖後來去須觀本一如

鄧志宏見和興國西軒詩再賦前韻以報之

休將內外別遊觀（列子務外遊不如務內觀）一處安時在處安盡虎
若戎那類犬牧羊已熟不須欄芥瓶壓、光明現華
藏重、境界寬笑指庭前花（英宗諱）子為言欲作麼生看

次符讀書城南韻　伏承宮使修撰丈領示次
退之符讀書城南韻佳篇仰見義方之訓不
服歎之至時令屬和尤難為言牽强吟成不
足以供尊覽聊以塞嚴命耳幸望哂閱

騄駬有駿足調御始服輿天姿已高邁淬礪資群書
敏學復好問端由方寸虛超然造正道克（孝廟諱）在厥
初百家見異户六藝知同聞博觀而妙柬奧義將爆
如織繳下雲鵠沉鈎出淵魚精思理難遁篤志道匪
疎濬根食其實浚源導成渠反已類學射求心猶放
豬精英謝糟粕光景走蟾蜍寸陰寶尺璧音味勝浮
俎是中苟得趣何適不可居問言何以然得之在學
數譬猶大農家豐年多蓄儲人皆升斗窘已獨倉箱
餘自飽以及衆博施誠樂且文章乃餘事筆墨為耕

鋤當為丹山鳳勿作煞中驢本末固有序柔翁那得
會致身霄漢上登降白玉除來雲既折檻辛毗亦牽
裾愛君當已誠免言豈邀譽自古富貴者磨滅同坵
墟何如任真道用舍隨卷舒不能乃自棄君子其疾
諸願言力學人去〻無踌躇

鄧志宏供筍以詩報之

琅玕為竹鐵為鞭長就新萌本類拳味言不須甜說
蜜膚耿更覺軟勝綠錦棚與脫重〻縛玉版來參的
的禪知子供予端有意欲教疏食學金仙

早起

平時嬾惰只隨緣日照堂東尚𢢼然華藏欲遊須勇
猛總惟雖好莫留連妝將枕上黃粱夢印取心中大
覺仙從此寓軒須早作魔軍未破可安眠

黃道夫惠紙

文房嘉楮製敲冰遺我千番得未曾敢比蠻牋修五
鳳願將綺語讚三乘金花乍覺毛端滑玉版尤宜墨
點凝只空恐多言空費紙更將文帛剗溪藤

吳親寄贊枕香爐頗佳為作此詩以報之

遠投夗枕比瓊瑜方暑清涼愜慢膚瑩滑色凌蘄竹
簟玲瓏光照博山爐使〻何必書為筍棚〻方將蝶
夢吞枕上片時聊遠志黃粱未熟到東吳 右瓷枕一首
華藏初遊願力堅寶爐已現佛陀前神通何似維摩
詰熏習聊同白樂天沉水煙焚香縷細卷雲花透月
輪圓愧煩遠示將何用聊伴虛堂宴坐禪 右香爐一首

鄧成秀供茉藜花以詩答之

芳花遺我比瓊瑰慚愧幽人自擁培名字曾于佛書
見色香今入寓軒來旋將彫檻修清供更促繁英使

早開須信莊嚴資衆力道場化作雨花臺

平津閣望雨

平津今日晚依〻正是梅黃麥秀時雲氣遮山來驟
雨水痕侵石漲湍溪蕪蔽蒂渚披離葉松栢達山鼓
舞枝遷客不堪流落恨憑高北望意凄洏

次韻題樂全庵贈鄧季明

寓形天壤閒自適乃其至放懷得山林肯逐市朝醉
舉世競紛華誰識靜中意澄清謝泥滓淘汰見精粹
遊心無何鄉養此浩然氣猗歟樂全翁于世寡所嗜

築庵以自居方丈舍大地請問庵中人其樂何由全
萬物備我身不以人滅天南畝豈可飽北窗涼可眠
尚友古之人聖賢存簡編有時自種植百卉爭芳妍
賓來聊一醉〻中一逃禪雞鶩自擾〻獨鶴方雲騫
嗟予幸相值一見即忘年但愧聞道晚敢懷著鞭先
何當歸梁溪來相買一廛卜居學夫子相望兩蕭然

次韻題棣華堂

沙陽地僻有幽人三樂高懷自壯長難鳳已聞棲郄
桂棣華更祝壽莊椿家餘美釀時觴客手植名花日

賞春借問市朝耽戀者何如雲水自由身

陳與宗供茉莉以詩報之

幽人蕭散省諸緣也解栽花滿檻前羞把天姿爭媚
景故將清格占炎天眠耶造化來香積隱圓移根入
寓軒多謝莊嚴修妙供願薰芬馥散無邊

鄧季明惠含笑花其香滿室可愛以詩報之

奇葩為我滴芳馀一笑嫣然特地嬌花露玉顏誠巧
倩葉堆雲髻愈妖娆韞藏妙質踰三月噴洩清香在
一朝更把株絲纏綠萼肯教芬馥片時銷

螢火

雨過雲房夜氣清濕螢無數自宵行光穿竹英宗塢諱來
還去影照池塘滅復明飛學流星疑有意出因腐草
本無情幾時熠〻休憑夜敵傍長空曉日征

泛碧齋詩序

閩谿類多湍瀨小舟詘屈行亂石間稍大則膠獨沙
陽不然谿平緩無灘聲者几十餘里縣故有舫焚于
雷火因不復置迨今八年清流如席可泛可濯坐視
莫為非闕典耶予謫官來此暇日為邑中同僚道其

故不旬月而舫具華麗宏壯有浙舸之風名之曰泛
碧齋相與置酒以落成移舟中流沿泝輕駛四顧溪
山色屋之美欣然忘歸而去國流落之感得暫釋焉
因賦詩四韻以紀其實序而刻之使後人知是舟之設
自吾徒始尚勿毀去時宣和二年孟夏武陽李某序

題泛碧齋詩

畫齋初泛碧谿潯十里津平疊翠岑柏岸煙波梅雨
細連天芳草嶺雲深愧煩斲取西湖景幾慰傾思北
闕心好是清宵山吐月水光天影共沉〻

次韻鄧志宏見贈拙軒

梁谿之拙天下絶六年出入黄金闕大官珍膳厭羶肥論復沙陽甘筍蕨胸中空洞何所有羞逐錙塵事奔走鵷鶵本自棲一枝鮒魚何用求升斗飜羹觸諱拙誰如俛偉還憩淺丈夫小軒燕處聊自榜方丈迥覺含空虛簿書初了多暇日坐看日光搖霽隙百年鑄没向此中金玉滿堂何所益不如便作逍遥人富貴于我如浮雲欲知內外孰輕重何翅鴻毛與萬鈞平生習氣未能已更續春秋修舊史馬遷忽恥託空

文欲洗前非徒費水虞卿歸隱亦著書筆墨自可為歡娱心閑意到時一埽何用寸寸參蹉銖今上嫌諱然無事還面壁神悅為沐法為食日光照破客塵空那有絲毫掛欣慼栟櫚好學今所無返從拙者來問塗拙翁已拙吏何說萬里清風一輪月

題吏隱軒

紛紛吏事何時已隨埽隨生思首尾那知動靜不相關安用杜門并洗耳曾侯作軒治丞事雁鶩成行亦衣紫倫閣埽泚哦其間壁記須當倩韓子榜之吏隱名者誰梁溪拙翁前杜史蕭然一室自可人況有明窓兼淨几隱山涵養得佳趣致遠自應從足起王良伯樂世豈無騕褭驊騮日千里

寄陸光宗嫌諱禮二首

晉江太守況如何日對溪山醉綺羅肯念舊僚今逐客强傾濁酒只悲歌

聞說長橋跨海涯碧天影浸白虹垂自嗟羈束無因到乞取君謨大字碑

閬仲輔弟自陳便親得南康軍逍遥觀

宦遊方壯已抽身始念從來端是真未肯昂霄摩遠翮且將戲綵慰偏親我當放逐離群日適作逍遥自在人恩資何時聽從便廬山同作遠公賓

重午

誰將嘉節號天中陽極陰生五自重角黍但能娛幼稚絲絲那得制蛟龍千年沉汨英靈在萬里浮菖習俗同逐客有家歸未得滿懷離恨寄南風

志宏遺枯梅塵芝

鄧志宏家枯梅塵芝大小凡六予為之名軒

作賛志宏因分其三以遺予賦詩以荅其意
子家積慶芝自生紫雲為葉金為莖世間子端美不
有分以遺我鴻毛輕煌〻秀色照軒檻猶帶雨露淒
芳馨當留几案永為好他日煮食驅三彭

讀四家詩選四首 并序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為先後之序
予謂子美詩宏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
温潤藻艷有廊廟富貴不可遏抑之氣退之
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稍屈太白詩豪邁清

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品之俊傑也其後
先因自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為人
乃知心聲之發言志詠情性出于自然不可
以勉强到也因各賦詩一篇以見其意云

杜陵老布衣饑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
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愛君憂國心憤發几悲吒
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到屈宋麗則凌鮑謝
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
使居孔氏門寧復稱賜也殘膏與賸馥霑足沽丐者
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為亞 右子美

廬陵間世才妙手歸大匠文章振古風獨立無語 此字
犯諱 詩篇尤藻麗句法含萬象平夷謝彫鐫醇厚如醞
釀温〻廊廟姿不作窮愁相平生踏艱厄利口困讒
謗終焉自光明學者共師仰每詩必言歸耕釣其願
上但欲脫風波豈是事高尚收身及未老六一聊隱
於九原如可作非公復誰向 右永叔

昌黎文章伯乃是聖人耦傳道自孟軻淵源及師友
雄詞障百川偉論掛衆口餘事付詩篇雅健古無有

尤工用險韻妥貼等妍醜毅然極强姿撑此摩天手
立朝著大節去作潮陽守驅掃雲霧開約束鮫鱷走位
雖不稱德妙譽垂不朽譬猶觀太山群嶺皆培塿又如
衆星中錯落仰北斗藉湜何足云齊名豈其柳 右退之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
明皇重其名召見如綺季萬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
脫靴使將軍故自非因醉乞身歸舊里來去同一戲洸
吟紫芝歌緬邈青霞志笑著宮錦袍江山聊傲睨肯
從永王璘此事不須洗垂人賦大鵬端為真隱子神

遊八極表捉月初不死

夜坐觀書

銅漏丁〻雜雨聲夜涼兀坐已三更十年奔走成何事依舊韋編對短檠

讀李長吉詩

長吉工樂府字〻皆彫鎪騎驢適野外五藏應為愁得句乃足成還有理致不嘔心古錦囊絕筆白玉樓遺編止如此數息空搔頭

讀孟郊詩

我讀東野詩因知東野心窮愁不出門戚〻較古今腸飢復號寒凍折西床琴寒苦吟亦苦天光為沉陰退之乃詩豪法度嚴且森雄健日千里光鋩長萬尋乃獨喜東野譬猶冠待簪韓豪如春風百草鬪芳林郊窮如秋露候虫寒自吟韓如鏘金石中作韶濩音郊如擊土鼓淡薄意亦深學韓如可樂學郊愁日侵因歌遂成謠聊以為詩箴

足成夢中

五月十六日夜夢中得兩句云誰信曹溪一滴水流歸法海作全潮既覺因足成一絕

本來佛法無多子正覺菩提彈指超誰信曹溪一滴水流歸法海作全潮

紙筆墨畫戲成

沙陽地僻紙筆墨皆不佳予遠來不能多攜至是皆盡獨一硯如故因戲成此詩

我生飄泊苦西東四子相隨半世中越楮如雲隨散滅絳（犯聖祖諱）終日困磨礲禿憐毛穎頻遭斥靜愛陶泓解困窮一笑寓軒無所有本來文字相皆空

梅雨

小麥青〻梅正黃連山露雨濕谿鄉輕絲嫋〻搖空界重滴涓〻響幕廊結集鬱蒸來海嶠驅排愁恨到禪房寓軒居士心如鐵默坐閒惟末蘗香

初見荷花

雨過芙蕖滿曲塘端疑翠蓋擁新粧風翻圓碧田〻葉露挹深紅萬〻香根出淤泥成妙淨氣侵虛閣愈清涼開花不待秋風起景物依然類浙鄉

志宏以家所生新芝遺予并以詩來次韻報之

歘芝多產白玉峰服食益壽增明聰人間採茹未易
得悵望古曲來悲風耶知遠謫見寄奇物子家端是
慶所鍾煌煌三秀豈難並玉幹雲葉方成叢嘉祥美
瑞不自惜掇以遺我識由中甘芳脿困滑脿乳能殺
三尸驅九蟲童顏瞭視駐可久墮髮落齒生應重嗟
予迂踈與世濶得食此物誰之功商山倘可追四皓
淮南安用尋八公驂鸞控鶴吾未暇千里白雲聊與
同梁蕭四皓贊云商山紫芝白雲千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

詩六在沙陽作五十五首

華嶽圖　衡嶽圖
與邑官會凝翠閣　偶題二首
寄吳元中給事　寄顧子美提舉
絶句　次韻羅修撰古風
季明送南中花木　羅修撰寵示龍興老碑刻
苦熱行　五月三日夜坐達旦謾成
夜坐聞笛　次韻志宏戲與宗耳疾之作

燕凝翠閣　會凝翠閣泛碧齋
十六日泛舟　七峰七首并序
太史溪　次韻志宏見示二首
次韻志宏泛碧齋會連三罰爵
次韻湖陰曲附溫庭筠詞　次韻東坡四時詞四首
將遊栟櫚二首　噂老見示荔枝絶句次韻
荔枝詞絶句　再次韻耳聾詩
種荔枝核有感　嘗新橄欖二絶句
偶作　松架敝以新枝易之

晚虹　　以蜜漬荔枝寄遠
白鷺　　石輪魚
次韻丹霞録示羅疇老唱和詩四首
寄題丹霞宴坐軒　次韻丹霞見寄古風
次韻江滋秀才見寄
疇老修撰所藏華岳衡岳圖
往年蹄馬觀羌戎道歷太華西臨雍偉哉造化巧凝
結元氣孕此金芙蓉平原陡起三萬仞俊屏卻略羅
秋空巍然雄尊鎮西極衆山班列如朝宗天地斂瀜

噴山頂瀉作瀑布飛長虹亭亭仙長摩碧落曉日照
耀五指紅巨靈贔屓運神力導河擘華留其蹤烟寒
風遠張超谷音欲霞駮霧開毛女峰布夷故隱今尚
在白雲依舊時東封回頭一別二十載不意見之圖
畫中生絹六幅掛清晝隱耳颯颯聞松風山中卉木
舊相識恍如夢到雲臺宮神遊絶巘窺玉井欲取蓮
藕根株通好奇何必似韓子聖諱崖側足悲途窮從公
傳此岳真相永結清好無時終　右華嶽圖
五岳分奠如循環作鎮南服惟衡山炎方荒絶亘滄

海天付雄柄司神嘉祝融騰擲倚霄漢群峰迤邐猶
堂壇贊襄一氣淺雲雨蟠據千里來荆蠻屹然天地
物最鉅造化凝結良艱難恭聞茲岳魏夫人羽駕白
日遊山樊翛翛雲氣變異色笙竽韻雜環佩珊神仙
恍惚未易測落花流水空潺潺退之倔強古亦少故
取竊諵窺孱顏精神默禱若有應驅掃氛翳開烟鬟
乃知正直神所與靈奇呈巧初不慳嗟予平生愛山
水欲以兩足窮躋攀根株茲覊束未能往幽觀渺然
圖畫間何當身遂鳳同到已覺心與雲俱閑軒轅彌

明倘未死相與遊戲超塵寰　右衡嶽圖
與邑宮會凝翠閣
屹然高閣虛且通溪山增秀來薰風皆云閬境似此
少豈但為最沙陽中棟楹顯敞制度巧飾以黝白非
青紅七峰倒景蘸層碧十里平津流向東連山松檜
鬱葱蒨一溪煙雲寒空濛沉沉月彩照清夜漠漠雲
影搖蒼穹眼光到處色皆翠凝結至今勞化工几年
落寞顧盼地枯出始知觀覽雄闢茲置酒共臨賞正
暑景物生秋容畫舫笳吹助清咽津岍擊鼓聲逢逢

世間萬事非偶爾成此一段傳無窮我歸三子〻歸
我畢竟假合誰之功人生會合自可樂且須吸盡致
璨鐘他時追憶如夢寐一笑勝遊回首空

偶題二首

金仙實語教觀空老氏微言戒知足生前能着几兩
屐安用胡椒八百斛此身猶是自蘧廬身外何須實
金玉一衣一食便有餘從此梁溪須窒欲

又絶句一首

退之詞佛乃知佛王莽崇儒豈信儒教弊自須煩詆

毁即真安用假詩書

寄吳元中給事

千里同風一念間琳宮筦庫等爲閑高懷自遂全三
樂情學于今見一斑顧我望雲惟陟岵羡公戲彩日
承顔何時思詩歸終養因得扁舟事往還

寄顔子美提擧

聞說年來亦失官高懷應作等閑看倘來本自非吾
有旣往何須更返觀問舍梁溪欣共里寄聲閩嶺慰
南冠請公學取安心法一點安時在處安

絶句

斷雲飛雨過溪來簷溜蕭〻瀉暮堦一餉清涼驅熱
惱可憐襟抱向誰開

次韻羅修撰疇老古風 小引

某比以衡華二岳圖歸之書府因賦詩二篇以
見意伏承宮使修撰寵示古風一首調高音深
諷味之餘不勝歎服謹次嚴韻拜呈伏幸笑覽

衡嶽臨清湘欲往吾無航側身長太息心逐鴈南翔
洪河擘太華欲往吾無馬何當御風遊揮手與世謝

公家藏二圖尤物伴閑暇那知造化工寓此粉墨假
一見慰我心試使畫工寫崢嶸峻極姿滲澹生筆下
舊遊得窺尋真賞寄持把輕雲出層峰飛瀑落高罅
川原謁林莽山崦露臺榭幽討窮雙眸駐立勞兩髂
圖成掛虛堂秋色忽改夏清風掃涼朝明日耿深夜
怳然疑斷取無乃資幻化作詩聊謝公更辱報章洒
清新鄙元白風流追屈賈氣象嶽爭雄諷玩手忘捨
觀圖更得詩端如飽膾炙十襲藏匣中光鋩照林野

羅修撰疇老寵示龍興老碑刻 小引

閩龍興老道僧舊矣宮使修撰寵示碑刻且
云龍興以未曾相見故託送來殊不知已相
見了也因成一頌拜呈幸因便人達之為感

龍興道與右文親照眼沙陽肯許人師唱宗風非鼓
笛公談實相托冠巾已曾見了何須再特地拈來卻
未真公案分明在碑刻不煩師子更嚬呻（碑有公所作寄龍興）
（冠芳頌二首）

五月三日夜坐達旦漫成

凉風振野星河龢煌煌啟明夜將闌孤燈照我不成
寐兀坐更將圖史緒蠧穿簡編眼昏昔彫琢肺腎殺
嘶酸胡為疲極浪自苦中有至樂難為言窺尋古意
偶有得何翅九奏聞鈞天撥書就枕還自笑聊此遊
戲終吾年

季明送南中花木

悟道方知色即空樂全深得種花功顧從真隱師為
圃敢意芳根與破叢陶令欲歸三徑老海神更借一
帆風粱溪他日憑欄處把酒看花定憶公

苦熱行

南方酷暑殊中州金遇火伏相拘囚飛鳶跕跕草木
愁疑在鑪冶遭蒸烰六龍中天停厥輈火雲突兀燒
高邱支風如焚汗翻油祝融噓呵不肯休赤腳踏冰
邀難求返視絺綌猶狐裘行人病暍喘車牛雖處廣
廈非所庥我欲登彼白玉樓側身西望心悠悠何當
萬里來清秋其帝少昊神蓐收颯然風露洗我憂凉
生暑退火西流四時代謝如環周及茲又作祖牛謀
人生寒暑為寇讎何異瘧癘賠髓搜有力負走藏壑
舟朱顏綠鬢安可留以靜勝躁聊優遊何必遠期汗
漫遊

次韻志宏戲興宗耳疾之作

有病自當醫無垢何須洗六解亦一亡動容皆中體
諦觀新巷葉成此清淨耳悟道得圓通教體真在此
虛舍十方界遐邇初無里鏗然助發机妙響非外究
天人種種聲和會歸一已奈何物蔽之問藥安可止
通以智慧力濯以功德水是病速須除幸勿聽鄧子

夜坐聞笛

榔榔銀雲點太清一天風露月華明數聲何處吹橫

篙引起離家去國情

同羅疇老鄧季明燕凝翠閣泛碧齋

法界惟心在處安勝遊須信得時難雲峰遠並山峰
碧天影深搖溪影寒去國不知流落恨親仁且盡笑
談歡夜凉風露生舟楫皓月選升白玉盤

六月之十八日同陳與宗鄧成秀鄧志宏早會
凝翠閣晚遊泛碧齋因作此以記其事

高閣凝虛翠虛齋泛碧川七峰連秀色萬戶鎖晴烟
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伊蒲修淨供香露繞芳筵

卷之十　八

嗜酒陶元亮狂吟白樂天嫩菱枝紫角新荔擘紅圓
文字真清陰溪山結勝緣畫橋橫蝃蝀繡嶺卧蜿蜒
落日生氛靄移舟信泝沿星河光耿耿風露氣涓涓
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亂螢行燿燿宿鷺立聯拳
盡與忘歸櫂銜杯約倒蓮乘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
但有詩千首何妨謫九年深慙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十六日泛舟

小雨破殘暑移舟佳致多烟嵐遠增翠雲水暮相和
散綺霞依日搖金月委波勝遊非易得不飲欲如何

七峰詩序

昔年叔子愛峴山李太白日郎官湖山之名垂于無
窮微二子則峻峰清漲湮滅而無聞矣七閩于天下
為遠地而沙陽尤僻惟佳山水人罕知之予來此愛
其溪流平緩清激而瀕溪七峰嵓崒聯絡英廟嫌諱竹鬱
然如屏障閒前此未嘗有名之者予嘗識太史氏
而竊愛是溪也表兄翁挺適有詩來云夢隨大史泛
閩溪因目之曰太史溪其最東一日朝陽峰其最西
一峰曰碧雲峰朝陽之西一峰最高曰妙高峰妙高

卷之十　九

之西一峰之下有道士隱居曰真隱峰碧雲之東一
峰上有桂巖秋至開花香滿城中曰桂華峰桂華之
東兩峰相屬與閣相對曰凝翠東峰凝翠西峰各賦
詩以識之子雖不足以望叔子太白而溪山之勝庶
几不愧峴山郎官湖云時宣和二年六月十九日序

朝陽峰

先得朝陽一段紅何年鳴鳳集梧桐歸舟行到灣環
處知是沙溪第一峰

落日銜山隱半輪桑榆殘照起遊氛佳人悵望何時

見萬里平凝合碧雲　右碧雲峰
疊嶂層巒枕碧流七峰此地最奇幽登臨若會妙高
意便識德雲真比邱　右妙高峰
杳靄青松映白雲地靈境寂好棲神結廬占盡溪山
景安得超然真隱人　右真隱峰
桂華歲歲吐秋風香滿溪城十里中怪底士夫多折
得移根初自廣寒宮　右桂華峯
兩峰凝翠對飛簷缺處青岑出遠尖暮雨朝雲時點
綴何須盡捲與珠簾　右凝華東峰

翠峰高閣兩相宜獨倚欄杆注目時休問江山非故
國且將爽氣慰梁溪　右凝翠西峰
平溪淥盡見遊魚十里無聲若畫圖但道曾經太史
愛不須汚滿目為愚　右太史溪
次韻鄧志宏泛碧齋會連飲三罰爵
占得溪山作散山更放嘉客許邀延醉紅豈解滕文
字舉白還能樂聖賢序飲我方追柳子賦詩君已過
劉顛亂雲細雨無情致不放銀蟾上碧天
次韻鄧志宏見示
胡馬依風亦北嘶雲鴻隨候正南飛奏刀久愛庖丁
善鼓瑟聊同曾點希舉世渾如蟻穴夢何人解契前
鋒机我觀法界皆真宅不必吾家始是歸
謫從天上墮人寰惟有清風夜款關皓月一輪窺筆
硯白雲千里映溪山我因拙誤無方治子以才鳴有
意舉須信全齋千駟景未知陋巷一瓢顏
次韻湖陰曲
王（光廟御諱）舉兵明帝微行視其營壘由是樂府有遺
曲而亡其辭溫庭筠製詞以附之東坡書以遺

予秦少游客有出以示予者因效其體次韻和之
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驄金面青連錢虎髯拔劍欲成
夢日壓賊營如血鮮海旗風急驚眠起甲重光搖照
湖水蒼黃追騎從外歸參索妖星障前死五陵愁碧
春萋萋灞川玉馬空中嘶羽書如電入青鎖雲腕如
槌摧畫鞞白裘天子金煌鉞高臨帝座迴龍章吳波
不動楚山晚花壓欄杆春晝長　右溫庭筠詞
繡鞍玉勒黃金鞭躍馬直入無王錢繞營三匝人不
識天風翻動旌旗鮮賊臣晝寢蒼黃起夢裏陽烏光

照光追風鉄騎去非遅真主那從賊中免寳鞭傳玩
日凄〻行遠不聞天馬嘶千金安用試虎口將帥知
何思鼓鼙西南犬星寒有鋋畫衣繡衮垂平章九重
宮殿鎖春色豈知萬里秦城長　右和詞

次韻東均四時詞四時

玉欄花發惟愁落風卷柳綿穿繡幕繞池煙草碧成
茵夾竹露桃紅破蕚美人半醉軟香肌不語憑欄知
恨誰莫把春愁自銷損且唱樽前金縷衣
深院沉〻清晝永晝屏玉枕冰肌冷蟯蟯鶯起寳釵

横香篆浮煙簾幕静翠眉不為捧心顰鬢亂粧殘約
略匀情似楊花無定處可憐金谷墮樓人
梧桐葉脱苔滋緑綺窓寂〻風敲竹笑將紅扇撲流
螢戲剪碧荷裝寳屋深沉玉宇夜長局風露凄凉可
一庭步月清宵携手處誰家笛作斷腸聲
參横月落欄杆角夜氣使人覺衣薄香醪只怕玉樽
空殘燈旋剔金釭落夢回酒醒聽啼鷄起看霜暗日
襯霞笑道江梅夜來發臨堦自摘一枝花

將遊栟櫚二首

去沙陽百里有山曰栟櫚峰峻清流頗與武夷相
似地尤僻遠人罕知者予將遊焉作是詩以誌之
栟櫚百里遠沙溪水石稱為小武夷千古碧潭涵夜
月雨涯翠巘拂朝霓猿猱飲澗聯修臂樛木連雲擢
老枝天下幽奇多僻遠只疑造化惡人知
栟櫚聞說自栟櫚（鄧志宏自稱栟櫚）子且往觀之盍問途我向
烟霞已成僻子于水石更偏娱古來勝地因人重他
日清遊載酒俱會把丹青傳畫取歸來與對武夷圖

荔支詞集句

開元天子萬事足惜惟當年光景促朝陽殿裏第一
人十幅紅綃圍夜玉夢中同躡鳳凰翎歸作霓裳羽
衣曲沉香亭北倚欄杆緩歌慢舞凝絲竹迴眸一笑
百媚生盡日君王看不足崩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
一騎紅塵妃子笑媞好傳語才人索絳紗囊裏水晶
飲扇繡辭不是人間香味色漁陽鼙鼓動地來一汚遊魂
歸未得明眸皓齒今何在金盤玉筯無消息漢主江
山錦繡中三十六宮玉花碧不見玉顔空死處淚痕
血點垂胸臆

羅壽老見示荔枝絕句次韵

交月南閩丹荔子絳綃微皺裹明珠金盤數顆已堪
賞何況莆陽十萬珠

陳與宗和示耳聾詩頗佳因再次其韻

天公有眹子猶把明河洗況我聰與明聽樂而視禋
是心有天遊神用寄雙耳良哉觀世音圓通端自此
世人竭耳力所聽不踰里闇性含虛空物蔽乃為完
區〻假藥醫不若求諸己虛空既生白吉祥自丘〻
瀟洒隱圓翁靈臺湛如水須識本來人莫認賊為子

嘗新橄欖二絕句

豈無崛蜜十分甜競愛清嚴解變甘堪笑區〻耆捐
者半途廻味始知愁
蠲痾毒藥寧使舌逆耳忠言却利行世上但能知橄
欖那知言藥更甘清

種荔支核有感

荔子欲傳種他年養老饕試將千顆核已喜寸萌高
豈耐雪霜苦空愁澆灌勞何殊茂陵谷藏核種蟠桃

新松架斡以新枝易之

日暎雨灌半飄零旋揀虬枝蔭廣庭風動細香還泛
泛露枝新葉更青〻雖愁剪伐勞斤斧猶勝燒燃競
燭熒涼夜蒼龍尚吟嘯坐看明月入重扃

偶作

休問梁溪何所為應緣日用起隨時朝看藏典卿遮
眼夜閱韋編未覺疲獨酌飄零一杯酒狂吟敏捷百
篇詩困來打睡飢來飯遊戲神通誰得知

晚虹

小雨初收杳靄中日華照作美人虹五層絢縩縈層

霄漢數幅輕綃颺遠風飲澗未應占美惡千陽何必
問雌雄桑榆莫色蒼然至隱〻猶拖半段紅

白鷺

白鷺孤飛映碧峰皎如片雪落輕風徊翔意態雖容
與心在清波寸鬣中

以蜜漬荔枝寄遠

遠謫南閩食荔枝始知圖記不予欺欲將千顆封題
去無那三朝色味移蜜漬僅能存典則日乾愈更失
珍奇欲知妙質為何似甘露明珠絳縠皮

石輪魚形如蝦蟇生間溪谷中味爲尤美
廣寒宮闕夜不鎖蟾蜍飛下淸溪涯爬沙厥狀雖可
怪脆美一臠亦莫加頗笑退之嘲蛤蚧還同子厚甘
蝦蟇晩凉雨霽小池滿兩部鼓吹空哇

次韻丹霞宗本長老見寄古風
帝居欝沉沉梧桐値朝陽愧將燕雀翼參彼鵷鸞行
含香侍黼座秉筆立明光誰知汲黯戇忽作朱雲狂
襆被出都門濯纓走滄浪飽聞瑞光巖道席久振芳
識高行複若皎日照嚴霜醍醐有妙味薝蔔無餘香

願聞第一義洗我皓劫莚閉關不肯出未許窺高墻
徒將非舌語遠寄煩宣揚秋風動樵水何日思褰裳

次韻丹韵霞錄示羅疇老唱和詩四首
快哉善知識能以種種喩我今亦樂說漸說與頓悟
頓如草木芽荄核已(歆宗嫌諱)具人如大明鏡色象悉陳
露漸如雞哺雛羽翼勞覆護又如苗成實非一朝夕
故邈然孫峰頂邂逅適相遇歷歷親見之非是夢而
寤却來共談說妙契邪復逆精勤假修習卽得無生
趣淸淨摩尼珠初無塵垢汙圓此一滴水豈殊千里

霆妙藥須對治持(音)能豈膏肓痼欲觀皎日輪當去漫
天霧鐵輪頂上旋不復有驚怖劫火洞然時自有安
身處了茲一大事餘外復何顧庭廟前柏(英廟嫌諱)子古
廟香爐去狄雲與獨鶴何往不可寓返觀生死海便
是涅槃路普化示全身達摩携隻履證道坐菩提降
魔成露布乃知費千談不若行一步丹霞眞道人願
力極堅固眼從慧中得法乃佛親付疋馬與卓錐從
橫白馳騖顧見緣未合臨風增景慕何以寓予懷繼
虬龍津句　右和古風

嘉卉多生佛氏宮一經鼻觀便圓通妙香來處非和
合豈在根塵吸染中　右和太華庵閒牡丹芍藥花香
鱗鬣從容戲碧漪拈椎擊拂更無疑聞經聽法都休
說自是魚中有道師　右和魴齋觀魚
一縷銅鑪沉水烟庵中宴坐執爲禪靈山法會何曾
散蓮社高風尚宛然　右和小庵宴坐

題丹霞宴坐軒
白雲深處閑虛堂宴坐非禪亦非律須觀任四威儀
中皆悉具六波羅密超超處處坐道場善哉步步能

踏實我今此義亦妄言請師往問維摩詰

次韻江滋秀才見寄

拙直徒知慕古風吾衰不復夢周公心如葵葉雖傾
日身逐溪流且向東華藏千函遊佛界黃粱一枕悟
仙翁何當放浪塵埃外回首滄州與未窮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一

詩七 在沙陽作四十四首

羅修撰𠻱老錄示和丹霞絕句五首次韻
次韻種果絕句　寄題丹霞雨花軒
七夕　次韻志宏見示山居二首
又七夕　戲次志宏獲小偷韻
讀項羽至垓下事　秋日
次韻李太白感秋　秋暑戲題
七月二十四日泛舟　次韻志宏秋晚古風二首

秋雨　讀韓偓詩幷記有感 韓偓詩附
又　志宏復示秋意五篇次韻
題寫軒　戲次韻玉局眉子硯
五月五首　次韻虢國夫人夜遊圖
次韻志宏寒翠亭　次韻俞祖仁寒翠亭 翠字韻
題陳公叙舫齋　和志宏見示亭字韻
鄧成彥以寒字韻長句來次韻答之
秋蟲　中秋望月次玉局翁韻 二首
又次韻中秋長句

羅修撰疇老錄示和丹霞絕句五首次韻

丹霞只在笑談中明月清風萬里同欲識德雲真面
目却須行到妙高峰
非佛非心須在我即心即佛亦從渠本來心佛都無
有幻化聊將示四衢
揚眉下喝亦皆空此性初無聲與聾若信見聞非耳
目聲聾却解振宗風
晃耀靈光莫有體從橫妙用本無蹤須彌芥子非虛
語事理從來本自融

片雲出岫當何往獨往摩空自識回若會去來無二
相丹霞應肯下巖來

次韻種果絕句

分枝擢幹倏花開長養初從寸許栽欲識菩提能結
果靈根端是个中來

寄題丹霞雨花軒

小軒幽邃敞巖巒密雨飛花更可觀瀑布千尋落峰
頂噴珠萬點散層端休言幻化成空果且喜皮蒸作
畫寒軒內公生常說法天花亂墜響珊珊

次韻志宏見示山居二首

千仞青山一草堂蕭然遠去利名場夜涼愈覺風月
好雨過惟聞松桂香夜寺春朝喧鳥雀田家日夕下
牛羊因公錄示山居作使我歸休意轉忙
知章本是四明狂珥筆聊依日月光謫宦未從南部
樂傲時自愛北窓涼溪山勝處陪詩社文字空中見
法王何必更求難老術得閑身世自舒長

七夕

銀河清淺界煙霄欲渡何須烏雀橋今我去家千里

遠却憐牛女會今宵

又七夕七律一首

雲橫斜界耿秋空靈匹相過此夕中璀璨珠星連壁
月淒涼玉露墜金風三秋景物隨時好萬里瓜花習
俗同乞巧未能從柳子送窮聊欲效韓公

十三夜有小偷迫曉而獲志宏戲以詩來次其韻

夜半偷兒亦可憐乘虛欲負壑中船銀杯羽化方搜
篋繡被風飄遂返氈妄意室中真有道奪從虎口豈
徒然貪夫一笑心為咎舉體空能發愛涎

讀項羽傳垓下事三復而悲之作歌以附樂府
鴻溝已畫天下分漢王未肯空廻車諸侯大會壁垓
下戈甲耀日如屯雲夜聞四壁楚歌起天命人心知
去已拔山蓋世覇圖空却歎當時騅不逝帳中美人
身姓虞悲歌起飲卿踟躕數行泣下竟別去倉皇不
得同馳驅明眸皓齒為黃土草木含愁照今古依然
聽曲自低昂豈憶平生離別苦

秋日
人言一葉已知秋萬葉飄零愈更愁蟬噪風林朝嘒

嘒吟蟲露草夜啾啾溪山信美非吾土詩酒多情解
客憂極目江鄉何處是月華依舊照西樓

次韻和李太白感秋
秋風從西來吹我庭下竹涼月窺樽清光如可掬風
月豈故人萬里慰愁獨披衣從之遊更欲邀共宿冷
然洗我心耿耿安用卜三十八年非度以不遠復俯
仰天地間平生皆可覆一醉夢還家黃粱猶未熟夜

秋暑戲題
少昊行秋尚熾然祝融何事苦侵權欲呼屏翳來清
道却恨羲和懶著鞭鹽米相仍無了日圖書擡置且
閒眠箇中自有清涼地不在中間及二邊

七月二十四日泛舟
秋暑殊未已泛舟成勝遊日斜雲影亂風迴水光浮
驚起碧山暮蟬吟高木幽銷愁圖一醉醉眼更多愁

次韻志宏秋晚見示古風二首
庭戶晚蕭騷寒聲起疎葦悽然驚客夢秋色皓如水
南方苦炎熱羇旅困泥滓及茲風露涼又復悲宋子
散策東籬下佳菊有新蘂美人渺何在明月共千里

緇塵敝黑貂錦字寄黃耳欲賦秋風辭煙雲愁落紙
苦熱有新涼蕭蕭響黃葦雨餘山吐輝沙沒溪漲水
天高氣清明太虛無纖滓冷然欲御風一訪赤城子
笑讀香霞篇時餐金娥蘂逝將遊蓬瀛弱水三萬里
咄嗟無羽翰想望徒勞耳不如且賦詩蚍蜉動盈紙

秋雨
颯然風雨作新涼卧聽簷聲氣韻長驅掃蒸炎逐流
火招邀秋色到虛堂日邊夢斷甘飄泊澤國音稀墮
渺茫猶喜北窓燈可近簡篇為釋九回腸

讀韓偓詩并記有感

韓偓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頗與國論
為崔　朱全忠所不容謫濮州司馬其後復
官不敢入朝挈其族依閩中王審知審道沙
陽寓居天王院者歲餘與老僧蘊明相善以
詩贈之至後唐時邑令章僚為之記叙偓始
末甚詳且述唐末亂離之事頗與唐史合予
來沙陽閱之竊願一觀而其碑因寺中廢為
有力者取去秘不示人久之始得見其副本

有感而賦之且録偓詩卷中傳諸好事者云

偶訪明公大德贈長句四韻

寸髮如霜袒右肩倚肩筑竹貌怡然懸燈深屋夜深
坐移榻向陽齋後眠刮膜且揚三毒論攝心徐指五
宗禪清涼藥分能知味各自胸中有醴泉

前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上

詩

唐室昔不競天綱遂陵遲閹豎擅朝政姦雄肆覷窺
天子遭迫脅翠蓋蒙塵飛矢石集黄屋四郊皆鼓鞞
犀山雖珍滅國命亦已移韓子司翰苑實被昭宗知
忠言雖屢貢顛慶誠難知謫官旅南土召復不再歸
當時白馬驛從横卿相尸投之濁流中至今耆舊悲
夫子乃幸免禍福良難期假道寓沙陽空門知所依
雖逾二百載猶傳贈僧詩邑令真好事作記刊豐碑
文辭雖淺陋事實頗可追讀之三歎息弔古情凄洏
寄語藏去者擅有將奚為

又七絶一首

詞臣謫去墮天南詩墨從來榜寺庵好事不須收拾

去世間遺集有香匳

鄧志宏復示秋意五篇次韻和之

秋風到枕前策策鳴颸葦起看山吐月殘夜樓明水
皎月在我心清淨兩無滓玉露滴煙霄飄然雜桂子
姮娥應笑人披離放紅藥乘風遊廣寒三十億萬里
宮闕不勝寒九奏感人耳不如且世間浩歌書著紙
秋色一夜改白露薄蒼葦冠屐變凄清如濯滄浪水
慢膚素多汗執熱結成滓振衣得新涼儼若侍君子
起觀庭中花露葉耿烟藥景物但可人溪山即吾里

浮生駒過隙百年一瞬耳惟有古聖賢高名在毫紙
秋風振廻溪宿鷺起汀葦孤飛一片雪寒影落煙水
羽毛可為儀皓潔絶埃滓心跡兩倫然邈若佳公子
却棲碧山岑瑤枝發瓊蘂豈知黃鵠心一舉渺千里
翔集太液池彼此皆戱耳丹青誰善畫為我拂水紙
秋氣入虛室淒微帶煙葦堂中拙居士湛然如止水
默坐觀是心自覺無纖滓不知讀何經但說舍利子
心清聞妙音天花散芳蘂含容河沙界方寸知几里
神光常在目妙響石雜耳處處獲圓通誰云鑽故紙

秋興殊未極秋溪可枕葦順流欲東行一覩滄溪水
洗我萬古愁胸中瑩無滓又欲歸梁溪侯門有稚子
攜幼酒盈樽泛此東籬蘂躬耕復著書茗飲追甫里
聽子揚屋聲入我山林耳文字驚世人一日傳萬紙

題寓軒

秋到寓軒殊不惡滿庭爽氣有餘清架松若雨須髯
舊盆沼因風鱗甲生葵向日光金盞側荷翻露顆玉
盤傾焚香默坐無人會自覺諸緣次第輕

江月五首

玉局稱杜子美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
句為古今絶唱乃以為韻賦江月五首詞旨
清麗殆不可及予嘗秋夜登凝翠閣以望七
峰乘泛碧齋順流而東十餘里山秀溪寒風
清月白恍如塵外意欣樂之因次其韻雖不
足以繼前作姑以盡一時溪山風月之勝云

一更山吐月金篆綠輕瀾清光滿四海獨向沙陽看
桂魄緣空迥雲峰蘸影寒姮娥謾愁思相對漏聲殘
二更山吐月風露靄清夜待月泛蘭舟停橈碧峰下

樽罍興未窮枕簟涼可籍言攜二三子弔古相與話
三更山吐月爵客方獨起起游溪上閣勝景乃如此
露滿七峰松煙籠一川水奔走塵埃間爾未知之耳
四更山吐月夜靜月尤明玉梳掛碧落銀漢自縱橫
家次舉動息溪中有舟行吾家渺何在極目望江城
五更山吐月禪室正清幽星河光破碎鐘鼓起高樓
展轉不成寐冷落還悲秋五詠繼蘇子誰為商聲謳

玉局有眉子石硯歌予來沙陽獨攜一圓乃是
眉子石也戱次其韻

美人多恨顰雙眉眼波秋水增清奇天然此石巧相
似儒生作硯聲酸嘶横雲慘淡遠山碧猶帶深閨畫
時色金堅玉潤月輪圓笑殺世間銅雀渴十年提挈
隨拙翁相携謫墮溪山中窓明几淨日相對風露夜
永燈光紅毛穎陳 用功處髮禿肌銷留不住與君
長此結幽觀我自多言子無語

次韻虢國夫人夜遊圖

金鞍玉勒連錢驄車如流水馬如龍遊䭾墮珥碎珠
翠密炬夜入蓬萊宮曲江宮殿春蒲柳玉盤犀筯傳

纖手坐中綽約盡天人錦茵雲幕清無塵賜名大國
動光彩馬嵬回首空啼痕我欲題詩弔千古喪國亡
家皆此路嫣然一笑傾人城皓齒明眸眞女虎

次韻俞祖仁寒翠亭翠字韻

棲雲道中有屋數椽跨澗水松竹森然景物
幽甚而蕪廢不治予命寺僧闢之目曰寒翠
亭且為作大字榜楹間遂稱為勝遊之地俞
祖仁鄧成彥志宏遠遊以亭名探韻賦詩俞
得翠字先以詩來見示因次其韻以報之

愛林走山林蠟屐窮幽闃蕭然巖壑趣乃在徑行內
緬懷謫仙人名湖自張謂至今郎官湖遊與峴山對
我遊古蘭若殿閣煙霞外春茲道傍亭勝地久翳昧
洗開竹松林寒色靄蒼翠戲題榜間名筆墨聊自恣
時方春雨餘澗水正横清泉聲落庭前散作珠點碎
景物豈殊昔因之不遐棄佳哉二三子詩酒作文會
留連不忍去吟哦薄暮晦我詠詩中言端有亭上味

次韻志宏見示寒翠亭之作

虛亭枕山麓萬箇如蓬藋佳哉松竹林颼然風露秋

我題亭上名過客為少留所嗟結構小未稱山光浮
緬懷瑯琊亭醉翁昔曾遊今我聊復爾一洗胸中愁
數子眞好事佳句相與搜會當同勝會及此月如鉤

題陳公叙舫齋

一心寓百骸是身已虛舟寄形天壤間大塊日夜浮
剏茲數椽屋結廬溪山幽假以舫為名諦觀有異不
行狀本一體淵上同川流蕭然齋中人悟此復何求
但聞泉石美景物方清秋安得造其上一與龜魚遊

鄧成彥以寒字韻長句來見示因次其韻答之

蓬萊東隔滄溟寛我欲遊之恨無輪崆峒西峙冰雪
積崛起萬仞艮難攀不如隨寓欣所愜放遂愛此汐
陽山蒼松拂雲雨溜〻古澗鑿石泉潺〻遠峰三疊
碧瑪瑙脩竹個〻青瑯玕烟霞縹緲巧粧綴極目秀
色如可餐就中此亭更幽絶泠然爽氣洗我肝命名
題字聊一戯坐覺景物增清寒子為勝遊真得侶纖
月正掛青雲端詩篇彫琢愁肺腎筆力漸澗生波瀾
當觀佳致本来有祐出硬作一倍看百壺何必事狂
飮一蚪自足資幽　夜乘小艇鼓歸櫂平溪十里初

闋更須風露稍凄冷相約同自亭中還

鄭志宏見示亭字韻

今日苦不禁駕言適林坰散策尋遠寺杖襟坐虛亭
雲木上窈窕澗泉瀉清泠千山自岑寂一目皆葱青
嗟我得數子不復歎飄零揮麈味禅悦茹蔬謝葷腥
時為亭上遊散髮緩我形騄驥行振足倦鳥思歸翎
何當返梁溪教子名添丁林泉益自得華髮從星〻

秋蟲

白露降百草候蟲寒自吟不知抱何恨唧〻無停音
敵羇鸞客夢悽然感離心羇臣腸欲斷宣事雍門琴

中秋望月次玉局翁韻二首

明月如玉盤飛上青霄東徘徊斗牛間照我禅室中
爽氣謌庭户清光透簾櫳我雖不解飮敢辭玉樽空
舉酒對明月起舞聊相從身世兩倫然如避廣寒宮
夜人風露冷草根吟候蟲咽〻不能已豈自鳴其窮
天涯多霧雨好景誠難逢哦詩不成寢頻類魚唫喁
皎〻月華白寥〻秋風清念我遠方客步月庭中行
風露感我心悽然入重扃誰家弄横笛巧作斷腸聲

獨酌一壺酒對此千里明人生但自適何必四者并
醉眼視萬物擾〻如浮萍得喪何足道譬猶陰與晴
節義太山重富貴鴻毛輕我心與明月照見萬古情

又次韻中秋長句

凉風吹空明月高清光萬里見秋毫銀雲櫛〻方解
駮河漢掩映如波濤須臾歸盡無多子天影悠〻碧
于水冰輪正午久停鞭羣動寂然聲不起諦觀此月
真跳　山河倒影猶地蟠桂華耿〻已澄潔秋氣凜
凜增清寒前年望月都城汴只恐中宵風雨變一杯

相屬有情親側耳歌樓聞鼓板今年望月沙陽山照我心如鐵石堅美人千里共明月遙想閨中只獨看空庭步月更幽好白露團團濕煙草開編況對古聖賢發憤忘憂不知老男兒本是甘貧賤富貴名傳能幾人題詩對月到日出錦囊何似龐居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二

詩六 在沙陽作六十六首

桃源行 幷序
和陶淵明歸田園六首 幷序
巖桂長篇
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 幷序
四花四首
從鄧季明求菊花
燈花
秋日有感
秋思十首
答鄧成彥治病詩
再賦桂巖長篇
菊花開日即重陽二首
九日
和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

竹牕陽
和淵明採菊東籬下二首
傳畫美人戲成
傳畫忠義圖
四皓
高祖
九月十四夜月蝕
淮南飛蝗渡江入浙
讀劉向傳
題李伯時老子出關圖
題富鄭公畫像
題入定僧持法師畫像二首
明妃曲

和陶淵明歸田園六首 幷序

予家梁溪粗有田園可歸方謀築室惠山娛

意泉石忘懷世味謁官羇束未獲遂心因讀
陶淵明歸田園詩六首嘉其詞旨平澹高遠
因為次韻和之以寓意焉
我家梁溪傍門對九龍山惠山一名九龍山山中有幽趣遊
息可忘年陸子泉最屈甘次之即龍淵惠山有陸子及龍淵二泉
餘波作梁溪可溉萬頃田公垂讀書堂古屋尚數間
惠山有李紳讀書堂我欲隱山下誅茅占其前疏泉鑿池沼植
竹來雲煙縱目望震澤策杖登山巔神遊八極表心
跡兩超然更結蓮社侶遠追竹林賢

秋風動梁溪何日理歸鞍放逐正拘囚寤寐勞夢想
新詩聊慰今舊事那追往緬懷故山居杞菊苗應長
掛冠神武門便欲學疎廣躬耕南畝雲實報無鹵莽
落葉不可數枝間綠將稀節物一如此感歎何時歸
庭闈渺千里篋藏老萊衣從茲就閑曠勿使吾心違
寂滅乃可樂紛華何足娛百年會有盡富貴同邱墟
不如早抽身卜此山林居手植松與桂青〻三萬株
幅巾坐其下蕭散誰如吾衣食粗飽煖身在即有餘
歸依金山寺妙契端不虛借問名利者還有此樂無

膝橫五絃琴試鼓南風曲寄傲北窗下便覺此生足
閑懷酒一壺寓意碁一局既使風掃門還將月為燭
貧者無立錐富者連阡陌嗟予亦何幸伏臘粗能適
但使歲事豐便足給朝夕人生几何時倏如駒過隙
惟當適我心安能供物役著書聊寄懷庶之或可續
吾身雖不遇吾言期有益

次韻和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并序

予少時絕不能飲既壯從官四方稍〻習之
謫官沙陽郡守間以酒餉予以燕賓客或悠

然獨酌數杯徑醉頗得古人遊醉鄉意因知
淵明飲酒詩二十篇千古相望庶乎無愧云

是心本純白利害徼擾之陶然到醉鄉還此未擾時
古人重酒德妙意端在茲嗟予數杯量徑醉不復疑
既得醉中趣安用杯常持
醉中忘萬物一視淵與山墜車神不驚莊周非寓言
是鄉豈華胥逸樂不記年誰能造其域勿為薄俗傳
世味愈澆薄惟酒陶真情如何遯世士更以酒自名
嗟我方遠謫慷慨念平生酌此一壺酒寵辱那復驚

醉中露天机往〻以詩鳴

駿足有遠步逸翮無早飛羇縶因羅網慘淡終年悲
得酒且歡喜醉鄉真所依路穩良易到時和可忘歸
不復舊周公甚矣吾其衰惟當飲醇酎此志自勿違

獨酌有真趣何須歌管喧既醉謝羇束不知冠屨偏
扶挾煩侍女頹然傾玉山方遊吾何鄉命駕殊未還
醒來念前樂欲辯誠難信

異論相矛盾儒墨竟誰是仲尼雖大聖寧免叔孫毀
得酒當痛飲忘形相汝爾採芝白雲中願學園與綺

風露颯秋色東籬菊有英泛此忘憂物寬我羇旅情
故人餉佳釀樽酒還自傾雲外鴻雁度堂中蟋蟀鳴
忽〻歲將暮聊復樂此生

我本田野人蕭然巖壑姿麋鹿喜豐草鷦鷯安一枝
誤學覇王略肯吐陳平奇世故乃如此拙謀何所為
賓至且飲酒吾身豈長羈

嘉葩含國香氣至飄自開置之白玉堂可慰君子懷
少有高世心壯年此志乖君門植梧桐參彼鸞鳳棲
謀世一何拙墮此百尺泥却笑東方生取容事詼諧
四方有定位醉中初不迷立志既爾〻豈復中道廻

珥筆螭殿墀詣宮鯨海隅庭闈在千里山川阻脩途
夢中欣得還亦復勞馳驅覺後謀一醉三杯即有餘
何當聽從返　我梁溪居

三徑淵明居一區子雲宅吾生誠易足處靜期息跡
負郭千畝田種秫當八百釀為甕盎春悠然摹太白
于世復何求安用長太息

飲酒資紅面其樂未為至歡然文字飲興逸不知醉
放懷溪山間雅飲亦其次裸裎豈是達溫克乃是貴

醉鄉誰不到未必能知味

樽俎為舟車遊此醉鄉境但願未死前常醉不用醒
醒來寓輸塵萬事勞總領譬猶錐處囊脫出終露穎
虎豹豈犬羊文章自彪炳

吾年行四十意氣非少時世故既不識惟好古人詞
篇章自娛悅適意良在茲此外付之拙直道不復疑
黃卷千萬言聖賢豈吾欺世事皆分定飲酒姑安之

萌心皆拙謀遊世皆直道樂天吾何憂發憤不知老
惟有杯中物可以慰枯槁三杯頰生紅便覺顏色好

麴生端可友金玉非吾寶醉中亦慨然志節還表〻
少年學神仙日誦瓊笈經交梨與火棗冉冉期必成
呼吸存夜氣宴坐至五更豈知糟麴中醉鄉即黃庭
玉池灩生肥天鼓常自鳴酩酊欲仙去超然離世情
霜林隕寒葉淅〻隨西風拙翁感節物頹然坐軒中
獨酌一樽酒不知窮與通棲鳥忽驚去予豈曾傷弓
人以謫而窮我以謫而得博考聖賢書獨立愈不惑
世道迭汚隆時命有通塞駕言遊醉鄉疑是華胥國
漠然無是非予此可以默

結髮覲國光壯年躋膴仕懷恩重太山欲報輕小己
幸立不諱朝緘默誠可耻晨趍玉陛前暮謫閩山裏
飄零若萍梗此志誰復記行藏豈異途川流與淵止
不如飲美酒世態何足恃
舉世人事偽惟酒存天真飲多不如少飲醨不如醇
借問何以然每醉意自新笑拈黃金罍是中可逃秦
糠粃鑄堯舜萬世同埃塵二豪侍坐側議論徒慇懃
我讀古人書獨與淵明親北窗傲羲皇桃源將問津
膝横無絃琴頭著漉酒巾我醉君且去為己非為人

桃源行 并序

桃源之事世傳以為神仙非也以淵明之記考之特秦人避世者子孫相傳自成一區遂與世相絕耳今閩中深山窮谷人跡之所不到往〻有民居田園水竹雞犬之音相聞禮俗淳古雖班白未嘗識官府者此與桃源何異感其事作詩以見其意

武陵溪水流潺湲漁舟鼓枻迷泝沿溪窮路盡恍何
處桃花爛熳蒸川源花間邑屋自連接雲外雞犬聲

相喧衣裳不同俎豆古見客驚怪爭來前殺雞為黍
持勸客借問世上今何年自從秦亂避徭役子孫居
此因蟬聯不知漢祖以劍起況復魏晉稱戈鋋慇懃
留客不肯住落花流水空依然淵明作記真好事世
人粉飾言神仙我觀閩境多如此峻溪絕巘難攀援
其間往〻有居者自富水竹饒田園老死不復識官
府官豈憚縣吏催租錢養生送死良自得終歲飽食
仍安眠何須更論神仙事只此便是桃花源

隱圃巖桂盛開興宗屢以為快賦長篇以謝其

意軒簡鄧志宏

沙陽巖桂雖云多不若隱園為駢羅結根盤據極高大陰庭一畝繞數科青蔥翠蓋俯軒檻夭矯蒼虺交枝柯森森密葉碧如玉撲撲細蘂黃于鵞風傳勝馥尚酷烈月撒清影長婆娑幽香豈止到十里妙質端恐移金波不隨春景鬥妍媚直與秋色爭清和芳鮮似欲伴佳菊冷荷更覺憐衰荷幽人愛此自培植林下不知雙鬢皤為予折贈誠有意欲遣㚖觀通禪那吾衰萬事付之懶不飲奈此秋光何徑須造詣謀一醉莫

待花落露庭莎妙香吸引入肺腑吐作佳句同吟哦

四花四首 寓軒秋深芙蓉金燈紅蕉雞冠四種花開有足觀者因各成一絶紀之

浥露披落涪花莫妝嫣然秀照色清秋佳人日暮來何處翠袖紅粧相對愁　右詠芙蓉花

葉卷須虬朶朶圓化工如鮮刻雕然金燈玉柱歸天上何事生來小檻前　右詠金燈花

但見風來搖翠尾那知露下灌紅英色空須信元同體誰把丹青與染成　右詠紅芭蕉

花蕊成冠巧學雞剪彫誰謂染胭脂曉來得雨猶鮮好恰似昂然欲鬥時　右詠雞冠花

從鄧季明求菊花

欒全治幽圃種花如種田秋來菊有花亦復爭芬研璀璨碧玉蕾散作黃金錢風靜香自遠露寒色爭鮮乃知萬物性皆欲全其天九日忽已近淵明思慭然願移東籬下植此西軒前我有一壺酒泛之可延年不嫌盤筯薄同作飲中仙

燈花

禪室方清夜寒燈自結花那知人有喜且慰客思家

鎖碎星鋩密紅圓玉粒斜為傳千里信安穩到天涯

秋日有感

秋水澄澄澈秋山鬱嵯峨我遊溪上亭山空水增波感此物華暮風林摇落多惟有青青松獨立不改柯喬然傲霜霰歲晏將如何

秋思十首

朝來秋色高西山有爽秋閑軒遠相望自得靜中意那知宋玉悲肯洒楊朱淚逍遥天地間俯仰可無愧夜永秋氣凉冷然入窓牖照眼一編書閑懷一壺酒念

身幸無恨齒髮猶未朽富貴如浮雲我亦于何有
南方秋節晚九月始凄清草木忽搖落坐使客心驚橐
籥無暫息机織殊不停未能超物外慷慨念平生
露下秋草衰薰馥亦蒼々森然巖中桂十里飄天香
深林靜杳冥無人自芬芳採擷滿禪室閑中氣味長
秋雲澹無依晶々映寒日卷舒誰使之聚散在倏忽本
出岫無心行空寧有質功成歸何方妙用藏于密
秋雨晚蕭索凄然遂成林百穀欲成實見此造物心
清凉入戶牖天光為沉陰禪房有羈客抱膝正長吟

秋風動禾黍泛々凄芳馨散策步田野欣此百穀成林
下父老醉雲間雞犬聲豐年誠可樂安得遂吾生
秋月照我心清光奈愁何回薄萬古恨月愁應更多
獨飲不成醉邀月空長歌安得一仙藥高奔伴姮娥
古后有明訓霜降休百工草木日搖落蟋蟀鳴室中
豈不感時節念此歲復窮勞生與一夢飄泊隨西風
百卉秋具腓先闇惟梧桐豈無高潔者獨立清霜中
艷々籬下菊青々嶺頭松與君為德友相好永無窮
　鄧成彥多病以詩來問所以治病者作詩答之

四大假合初不真筋脈纏絡相依因　類芭
蕉須臾變滅如浮雲風寒暑濕起衆疾痛楚展轉勞
吟呻醫工對治巧用藥分別佐使甘酸辛須知病者
誰受病其中必有不病人于斯薦取自調伏況病消
散如埃塵本來面目只一體安用更分精與神來詩中有
精之又精神之又神之語欲識其中不病者即是毗盧清淨身
　陳與宗鄧志宏見和巖桂長篇再賦前韻奉呈
月中有桂光更多扶疏一輪枝幹羅天風飄下廣寒子
豈與凡種同其科四時不改碧玉葉滿庭自擢青銅

柯森然衆木共培植無異野鶴群雞鶩秋來隱圃風
露冷噴花香藹尤婆娑圃中自有隱君子心與世遠
恬無波對花度此九秋色不以物外隱天和西隣耕椆
更好古妙年欲製芰與荷連墻請謁不知倦宜爾奚
髮忘其皤天生逸才當有用委棄寂寞理則那吾衰
尚有惜花意零落奈此馨香何却思梁溪有小圃只
恐松竹荒寒莎未能歸去老三徑直把詩句從公哦
　九日
常年九日必題詩況此飄零海一涯黃菊未開青稽

畱白醪聊吸碧玻璃登山但極孤雲目整帽還羞短
髮筧弟妹奉親傾壽斝茱萸徧插定吾思

菊花開日即重陽二首 幷序

玉局有云南方候氣不常菊花開時即重陽
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斷也予來沙
陽中秋前數夕月色皎然旣望乃雨九日旣
近菊蕊包含如珠殊無放開之意乃知玉局
之言誠有理也用其語賦詩五言二首紀之

南方氣候殊佳月即中秋昨者月旣望蕭蕭風雨愁
安得一輪玉清光滿溪樓酌酒自起舞與之相獻酬
南方氣候殊有菊即重陽九日今已近青蕊未可嘗
安得黃金花泛此白玉觴會當爛熳開為插滿頭香

次韻和杜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

遠謫須知懷抱寬節逢九日亦追歡手挼青蕊看浮
醆蠟剪黃花戲插冠淅淅斜風飛敗葉蕭蕭細雨作
輕寒天涯只是思親切更把家書再四看

和陶淵明採菊東籬下二首

九日但孤坐悄然無世喧菊花殊未開始知氣候偏

開軒寓遠目相對惟青山昏鴉已棲翅獨鶴何時還
且盡杯中物此外無足言
小雨濕叢菊何嘗噴金英嚼蕊亦可人蕭然慰我情
羈旅念家遠濁還獨傾雲表鴈初過草根蟲自鳴歲
晏將如何一醉豁平生

寓軒用竹為窓隔以禦西風戲成小詩一篇紀
其事以示志宏

昔我自帝所遠謫來沙陽由春以涉夏及此秋氣凉
節物日凄緊白露結為霜行當入室處即復葺我堂
伐竹製牕牖樸素無青黃西風屏寒色短日來孤光
草木已零落但聞菊蕊香超然適燕處便足傲羲皇
釋氏我纔着一宿寄枯桑今我日必葺于道無乃荒
彼以着故戒無著何所妨譬猶夢中境離著可兩忘
倘能達此理隨寓皆道場

傳畫美人戲成

美人顏色嬌如花髻髮光翳朝陽鵐玉釵斜插翠眉
蹙豈亦有根來天涯盡工善畫無窮意故把雙眸顰
秋水丹青幻出亦動人況復嫣然能啟齒年來居士

心如灰草户金鏈擊不開縱教天女來相試虛煩雲
雨下陽臺

傳畫忠義圖

君臣以道合言出心莫逆膏澤下于民美化施無疆
中世此道衰言如水投石義士以死爭直諫或有益
折檻制留令斷鞅事存昔當車血污輪伏蒲涕霑席
昭然貫日誠屹爾迴天力誰將丹青手圖此忠義跡
傳之置坐隅能使懦夫激斯人不復見壯哉古遺直

四皓

皓髮龐眉四老翁商山採盡紫芝叢安劉畢竟成何
事空墮留侯巧計中

高祖

落魄劉郎伏衆謀無心將〻却成優誰云大度能留
物舊怨還封羹頡侯

得家信報淮南飛蝗渡江入浙歲事殊可憂感
而賦詩

聞說飛蝗起自淮勢如風雨渡江來吾家歲事何須
慮只恐人言不是灾

九月十四日夜月蝕

碧落遙升白玉盆云何中夜黯然昏初疑半被纖雲
掩復恐全爲巨吻吞慘淡乍看蟾魄出扶踈更喜桂
華存妖蟇磔死猶餘罪此群外星盡可原

讀劉向傳

晝觀書傳夜觀星感憤陳辭出至誠梓柱柏明王氏
切優柔不斷豈能行

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

請說常無衆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違沙

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幅至言都在五
千文世人無解宗慈儉只欲長生躡白雲

題入定僧持法師畫像 并序

崇寧初蜀中得入定僧自云惠持法師廬山記惠遠
法師弟惠持遊蜀而終蓋不知其乃入定也予見其
像于羅疇老修撰家因傳之且爲之詩賦以紀

形若龍蛇千歲蟄神如日月四時新豈知雞足山中
谷（迦葉入定于雞足山以待彌勒下生）元屬蓮華社裏人嶺上祖師提
隻履煙中普化露全身拘〻守定乾皮袋畢竟如何

始是真

題富鄭公畫像

天驕自昔難羈縻憑陵中夏侵北垂秦城萬里塹山谷漢女遠嫁爲閼氏赫然武帝事征伐天下騷動士馬疲古來制御無上策本朝鎮撫誠得宜祖宗守邊有良將胡騎遠遁不敢窺澶淵之役起倉卒當時衆議何其危萊公庭爭乃親討貔虎百萬從六飛弩机暗發虜酋殞震怖屈膝祈歸覲盟從此到今日生生靈休息誠賴之中門桀傲邀歲賜河之辯亦莫支篤

公鄭公爲民社一言剖決還不疑萊鄭之功實終始配食太廟銘鼎彝我生後公不及識再拜圖象流涕漢安得知公之人在廊廟坐使聽澤漸蒸黎

明妃曲

昭君自恃顏如花肯賂畫史丹青加十年望幸不得見一日遠嫁來天涯辭宮脉脉灑紅淚出塞漠漠驚黃沙穿辭玉質配胡虜但恨謀羞漢家穹廬腥膻厭酥酪曲調幽怨傳琵琶漢宮美女不知數骨委黃土紛如麻當時失意雖可恨猶得千古詩人詩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三

詩九 在沙陽及還至崇安作 計四十八首

登凝翠閣觀月　乘泛碧齋分韻得泛字
凝翠晚望五絶　志宏得碧字以詩來次其韻
秋意二首　興宗得蒼字以詩來次其韻
讀陸龜蒙散人歌　和唐人張為秋醉歌
巖桂謝惡　自西津來泛碧齋歸邑小雨
遊栖雲寺　御筆許寧復有感
畫荔枝圖　叢菊數日來頗有開意戲題
得了翁書寄石芝　和歸去來集字十首 并序
送羅學詩赴舉　將去沙陽留別鄧季明諸公
從人于柳木得芝　自沙陽乘泛碧齋至洛陽口
叙別羅修撰疇老　黄道夫約遊無名庵
留題雙溪閣書呈南劍守謝少卿
題黄亭軒　奉酬陳之元教授見贈
謝德夫約遊開平寺　謝守送別至雞汶寺
武夷行 并序　長灘驛次韻陸學禮留題二絶
泛遊仙溪　別武夷途中偶成
寄題觀雲軒　崇安令送示武夷圖

九月十五夜同陳興宗鄧志宏登凝翠閣觀月

溪閣臨虛面勢寬京天佳月共追歡漁舟忽動水光碎桂魄未高山影寒色染林巒烟漠漠氣侵笑語露漫漫須知此景人間少更泛蘭舟遠處看

是夜乘泛碧齋至北溪日觀新橋與興宗志宏分題予得泛字

秋高氣佳清夜靜舟初泛露華皓如洗月色寒可鑒林巒與邑屋左右入軒檻晶熒星影搖崒峷山光蘸

風微煙冪冪溪遠波湛湛端疑客乘槎坐使雲河犯觀梁且停橈戀月愁繫纜景幽費摟寫思妙造古淡吾方久于此賕賞豈云憚顧同三二子險韻時得探

鄧志宏得碧字以詩來見示因次其韻以答之

明月照清溪影落千尋碧輕風皺微瀾蕩漾搖金色相携理桂楫及此萬籟寂天空露氣寒棲鳥正編瑟何人起秋思數弄月中笛坐使遷客情悽然感去國清遊得英俊勝賞飽泉石豈殊在吾家親戚教于側賦詩各言懷險韻對勁敵歸來氣未衰開匣看三尺

陳興宗得齋字以詩來見示因其次韻以報之

佳月靄秋色脩然感予懷言携二三友泛此溪中齋

風露生萬里屋木憑兩涯淒微露煙霧合芬馥天香

來恍若度雲漢奔月遊瑤臺瀰氣葉肺腑灑濯無纖

埃沉沉夜寂闃廻舟興悠哉澄波靜如練何異浮江淮

但恨景物美實難賦詠才斯文當共勉天意屬吾儕

凝翠閣晚望五絕句

白蘋紅蓼滿汀洲淅淅西風古渡頭寒日無情又西

下清溪不語只東流

桂香泛泛滿秋風千里沙溪一望中景物隨時慰牢

落羈臣那解感飄蓬

日輪隱隱落西山尚有殘陽木杪間暮暮朝朝成底

事可知飛鳥自知還

林中輕素起寒煙兩兩飛鷗傍釣船心在江湖歸未

得晚來幽獨更淒然

白雲點破亂山青影落寒溪晚更明誰謂天涯無雁

到雝雝初聽兩三聲

秋意七絕二首

蕭蕭南浦白雲秋楓葉蘆花相對愁何必更窮千里

目亂山凝碧滿溪樓

清霜夜落梧楸梢脫葉驚風隕如雨一番掃盡一番

新菓秋閑將黃葉數

和唐人張為秋醉歌

秋水愈淒緊感此梁溪翁煙水出砂石風霜脫梧桐

歲晏無興歡步屧携蒼節俯視檻中菊仰瞻峰頂松

有酒聊自適旋滴真珠紅長鯨吸百川坐使玉樽空

念古壯氣激懷家歸興濃陶然不知醉如墮煙霧中

醉魂眇安往夢渡江水東彷彿生六翮飄忽騰雙龍

醒來無所見溪冷山重重紗窗透殘月夜枕來疏鐘

起視夜山閣星河粲玲瓏乘風欲輕舉骨月疑都融

却向思來醉豈離方寸地長醉不用醒蕭然謝名利

讀陸龜蒙散人歌三復而悲之賦詩以卒其志

江湖散人氣節奇布衣韋帶霜鬢垂有田甫里多水

潦閶門百指長號飢躬耕粗足輸賦稅時赴嘉客同

襟期西風笠澤起秋色菰蒲初熟鱸魚肥扁舟乘興

不知晚筆床茶灶常相隨著書叢雜自編錄巧怪不

擇文與詩那能枉道竊爵禄但欲亂世全妻孥窅中
豈無佐時略却笑諸郎殊不知當年富貴盡磨滅惟
有夫子傳于斯三高名配范與李散人雖散原非痴

巖桂再開較前尤盛汲水養之其香滿室墮蕊
几案閒燦然令人可愛嗅玩因為之賦小詩

桂華十里凌霜空再開愈覺秋光濃幽人贈我不知
數芬馥飄滿禪房中蘶蘶風枝墮烟蕊璀璨金英雲
案几不須掃去任飄零從此清香在毫紙

遊棲雲寺

清曉戒徒御出郊為勝遊霜林半搖落肅穆天地秋
敬葉涉峻嶺憑高瞰清流禪居得蘭若迥覺林泉幽
露草凄更碧風松鬱相繆山空鐘磬響地勝池臺幽
竹色森不改桂香決漭浮經行宜蓮社景物如虎邱
流水人寂寂歸雲晚悠悠惜哉光景促妙賞難淹留
却步出山徑猶迴巒山畔登臨興未盡更理溪中舟

自西津乘泛碧齋歸邑小雨

亂中深處翠光浮山寺歸來泛彩舟十里峰巒凝翠
靄一溪烟雨洒清秋漁燈照水明還暗野桂飄香散

不收只向畫中求好景不知身在畫中遊

是日聞報御筆許奔復有感

聞有佳音自日邊羈臣感激却凄然矜愚本自加三
宥作賦休云謫九年戲滕但能紆綵服侍香那復望
青氈恩隆天地當何報擊壤為甿老一廛

畫荔枝圖

南閩荔枝名四方非因謫官那得嘗丁香為核玉為
葉絳綃為殼冰為漿烟如明珠出老蚌燦如艷女披
紅裳服凝雲母本來薄液貯甘露初不粟剖擘破訝
水晶滑咀嚼但覺瓊瑤香貢餘雖幸得一飽無那品
目多難詳丹青巧為拂絹素數種磊落皆其良半心
最大蚶殼福虎皮班駁龍牙長火山早依變氣熟中
元晚特秋風涼色奇更愛江家綠味言尤稱十八娘
蒲萄結實極繁盛硫黃著子何芬芳若將牡丹與比
並好把陳紫同桃黃雖云香味不可畫悅目自足垂
虛堂飫饕更得盡歸去須信遠謫元非狂

齋中叢菊數日來頗有開意為之戲題

愛菊如淵明憑欄惜花宴朝來有開意嫩蕊肥欲綻

願承玉露漙一吐金英髮臨風嗅馨香爲爾發三歎

得了翁書并寄石芝云其味初沒中苦已而發甘食物中鮮有此味者感而遂賦此詩紀之

海日氣射蒼崖根石上生芝乾蘚文梯採掇資好事中有至味難爲言豈惟食淡兼攻苦嚼蠟茹荼多欲吐清香徐發齒頰間漱以寒泉如飲乳幽人贈我意已深一掬可比千黃金世間此味知者鮮往往旣吐還追尋我欲持之獻君子自古至言多逆耳願子苦處辨忠良若待迴甘眞晚矣

次韻和歸去來集字十首并序五言詩

予初抵沙陽嘗和淵明歸去來辭然竊意歸期未可以計歲月也近聞例許牽復眞得歸矣偶讀王局翁歸來集字因次其韻簡諸弟

予初

少負邱壑志誤嬰軒冕榮剛腸難隱忍懶性倦將迎學佛欣自得謫官知物輕悠悠勢利子千古見交情

壯志已衰安頹然成懦夫編須休虎穴曳尾見逦塗松菊猶可理田園將欲蕪親朋悅情話濁酒在觴壺

軒冕豈足戀田園誠可歡村村自花柳物物寄遊觀舊事不復憶吾生良易安南窓審容膝歸去學鯨鯢

聞說詔初下猶知歸有期趣裝行去矣俟命且安之出處究如夢去來惟有詩爲傳千里信先報棣華知

蛛湯推新澤迂疎念昔非休爲賈生賦且治老萊衣報國撫長劍懷親歌式微遐高望吳越千里白雲飛

寤寐在親所得歸欣載奔綵衣猶在笥素髮已垂門道興詩千首忘憂酒一樽歸與理三徑松菊故應存

歸去復歸去溪山滿眼前公垂餘舊館鴻漸自甘泉結宇依青嶂開池浸碧天餘波到山下更溉萬家田

薄謫恩已厚聽歸初不留昔來聊坎止今去亦川流圖史自可樂親朋相與遊罇中常有酒此外復何求

舊隱北山北結廬猶可尋曾傳種松法當遂採芝心有酒且觴客無絃何用琴一生几量屐勿廢此登臨

處世若大夢吾生感行休何須博軒冕且復傲林邱雲木千巖秀煙波萬壑流忘机存物我魚鳥與君遊

送羅學詩赴舉

計偕西去不容辭暫聚還分與願違丹桂一枝應儁拾青雲萬里看横飛我方謫官陪鳩杖子欲成名戲

絲衣努力爭先龍虎榜發揮家學慰庭闈
從人于柳木得芝一本西徑尺餘體圓而欹正
類荷葉惜其生于僻遠不得與奏牘為賦此詩
草木何為亦發祥靈芝三秀向沙陽成叢已茁楉梅
上盈尺還生卧柳傍葉若圓荷方濕露色如紫椹更
飄香惜哉地去長安遠不使公卿草賀章
將去沙陽留別鄧季明諸公
一載沙陽信有緣恩寬許去却依然碧齋翠閣已如
夢明月清風長自妍溪上客舟横一葉篋中詩卷滕

千篇諸公别後應思我若飲時〻到寓軒
時老兄示七峰吟因成七言十韻律詩以叙别
謫監閩山欵棟閑日親高義慰平生忘年許結看經
社乘興時參在野旌三徑高懷窮水石七峰佳氣入
軒楹舫齋談笑龜魚慣翠閣吟哦卷軸成方羊遊從
陪杖屨故將蹤跡歎蓮萍寬恩宥罪千鈞重小艇浮
溪一葉輕北闕未應容接武東皐從此就躬耕寧親
幸愜區〻志去德還差戀〻情般若光中無毀散毗
盧海裏任從横願公更展垂天翼扶日鵬搏九萬程

自沙陽乗泛碧齋至洛陽口
羅大昔來謫恩寛今許歸碧齋還泛〻翠閣已依〻
簫鼓轉山曲旌旗搖夕暉餘霞方散亂倦鳥亦歸飛
頓悟邯鄲夢還尋萊子衣老儂嗟得去朋友惜相違
詎有甘棠愛徒知蘧玉非勞生成底事歸老釣魚磯
留題雙溪閣書呈南劍守謝少卿
華屋何年王斧修規摹宏麗屬賢侯治成不廢登臨
樂望遠宜躬水石幽千里煙雲瞻北闕四時風景冠
南州山如蟠踞成龍虎劍有雌雄射斗牛天倚筆峰

排玉筍仙留篆石浸銀鈎王山俯瞰丁為字萬室傍
連城結樓樽俎幸容陪勝賞笙歌更覺助清遊朝雲
暮雨滕王閣明月風清白鷺洲夢草惠連留句法遊
山安石繼風流尚能執筆從公賦却恨歸鞍不可留
黄道夫約遊無名庵謁包法師七絶一首
碧山盤屈白雲凝竹徑通幽水石清門對演仙千古
在道人何事學無名
奉酬陳之元教授見贈次韻
謫官因得窮林泉閩寓聊復賚詩篇青岑疊〻山滿

眼碧波湛〻溪涵天南連海嶠饒霧雨北望吳越淒
風煙感懷觸目還得句但可娛戲耶故傳譬猶侯蟲
與時鳥自鳴自已真偶然豈知飄落廣文耳飾以妙
語焆彫鐫與公平生未相識一見傾心誰與易沙陽
百里阻遊從注目寒空暮雲碧竭來邂逅慰所思況
得新詩飛霹靂我今歸去隱梁溪遠跡江湖養愚直
看公白日上青天九萬扶搖不勞力

謝德夫約遊開平寺

出郭山村僻尋真殿閣幽雙溪餘賞與五馬故來遊
鐘梵含古思林泉銷客愁歸與碧雲合羅綺滿蘭舟

謝守送別至默波寺

遠送勞為默波行西風斜日嫋雙旌舟如一葉波濤
舞灘作半天風雨聲修竹拂雲青蓊鬱圓峰對閣翠
崢嶸如公高義今人少行客空餘戀德情

長灘驛次韻陸學禮留題絕句二首

文彩飄飄青瑣郎朝班同望赭袍光嶺雲深處觀題
句使我惝然念帝鄉

當年狂直叩龍墀謫墮閩山省舊非須信寬恩若天
地才周歲律已客歸

題黃亭驛

雲山一帶碧崔巍迎我南遷又北廻歲籥才周兩經
歷此行端為武夷來

武夷行并序

宣和改元之夏予偕員左史寓直東省晝寢
夢遊武夷山未几謫官閩中取道山下果符
所夢因作賦一篇古律詩近五十首今冬蒙
恩北歸復尋舊遊泛游仙溪登換骨巖致祀

十三真君會食觀妙堂因盡錄前所作遺觀妙
法師且別賦一篇以述再遊之意目之曰武夷行

憶昔退朝門下省槐影扶疎清晝永瑣窗一枕夢仙
山覺來毛骨猶清冷謫官道出武夷山風景依然似
夢間碧溪九曲正萬疊況值霽雪粧煙鬟寬恩今日
容歸去笑指洞天尋舊路霜晴日暖白雲深遙望幔
亭天一柱羽人遵我遊仙溪碧壁蒼崖晚更奇浩歌
快飲縱廻棹星月耿〻風淒〻晚來換骨巖中看玉
澗金壁餘片〻三株駢立映彤霞二水交流縈素練

征鞍欲去更從容仙境靈蹤豈易逢他日追思不可
到夢魂還過七閩中

泛游仙溪 并序

到閩中而不遊武夷山到武夷而山不泛遊
仙溪皆與不到同予去冬來小舟抵晞眞館
値雪今冬復遊乘月而歸景物淸絕不可名
狀因爲賦此詩以紀其實書遺觀妙法師

去冬遊仙滿溪雪今年遊仙一船月武夷已擅雪月
交暉更幽絕前生定在此山中緣六六峯魁
愧眞仙借光景恨無道骨蛻仙風

別武夷途中偶成寄觀妙法師

觀來物物通武夷仙中幸相逢溪流玉雪山三三
雲霞六六峯去路椄方春戀波正
師日在神仙窟廻首巖巒紫翠里

寄題觀妙法師閤皂山舊隱觀雲軒

獨軒福地陰飛雲對面起靑岑但知映日
色誰信崇朝鮮作霖再再行空寧有跡霖本無心道
無心道人默坐觀舒卷至理應符妙意深

崇安令朱遊公達送示武夷圖因成絕句一首
秀氣蜿蜒作武夷巖巒窈窕白雲飛再遊未盡興
興六幅生綃畫得歸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四
詩十 自分水嶺過江南及辛丑歲作 計七十五首
自分水嶺過江南　鉛山約高無咎同遊石井
吴園　自鉛山迂路至吴園
留題月巖　宿黄藤驛
弋陽道中有感　望龜峰
宿安仁縣雲錦堂　鳴山驛次韻蔡君謨續夢作
餘干縣　晚行
題安國寺華玉亭　題仁義驛范文正公所植六松

童子驛見梅花　迂路遊江南歸二首
偶題　又
題建德縣開化寺　題叢巖驛
贈池守張閎道　同天寧聰老遊齊山次杜牧之韻
題弄水亭　自池口登舟
江行十首　遊五松山觀李太白祠堂
舟中讀書有感　銅陵阻風
題護法瑛老默堂　次韻瑛老頌
舟泊散潭三首　春睡二首
夜泊繁昌　未至蕪湖四十里阻風
試九峰朱觀墨　草宰執言論方寇事戲作
上元日舟中有感　夜坐二首
至蕪湖縣聞賊陷錢塘復為官軍所得有感
同李似之遊蔣山　自蕪湖江行至采石
頌示勤老　乘月泛禁江一夕至金陵
金陵懷古四首　次韻奉酬李似之見贈
登鍾山謁寶公塔　題定林院
題八功德水　題偃秀軒

得家信報避寇海陵　自金陵江行未至長蘆阻風
又　過長蘆
遊長蘆寺見衆僧已披剃

自分水嶺過江南

行盡閩山萬屈盤江南形勢陡然寬山平水遠望不盡水落草枯霜始寒醉裏謳吟聊自適夢中往復本非難誰言春信年年早笑拈江梅試折看

鉛山約高無咎同遊石井

巖洞嵌空聳翠崖一泓雲液貯瓊瑰幽人須信眺泉

石茗飲相招特〻來

自鉛山縣迂路至吳園

迂路入江南寒煙瑣翠嵐清晨遊石井暮薄宿了巖
月冷不成夢雞號還整軫吳園才數舍去〻指龍潭
吳園

當時親自到吳園屈指重來十七年身世恍然如一
夢從今歸去老林泉

留題月巖 信州道中

廣寒宮殿寄幽巖忌滿非緣玉斧鐫皓魄半輪橫道

左清光千古照江南陰精凝結尤無質神化脈胎豈
易探好是月華生碧落秋疎桂影遠相參

宿黄藤驛 時聞浙東方寇大作

古驛號黄藤休驛夜已登溪寒水清淺山瘦石稜層
豪客路方阻歲寒陰始凝開懷惟仗酒猶酌醉肯騰

弋陽道中

南去北來皆歲暮流年苒〻過光陰江南須信風煙
好浙右方虞楚盜深雲外山高橫筆格月中灘響盦
琴心卧龍三顧今寥落花抱膝空為梁甫吟

望龜峯

饒陽景物猶武夷巖石崛起多瓌奇此峰厥狀更詭
異舉首戟尾如靈龜穹窿曝甲正霜曉瑞珊引氣當
清暉豈知造化巧凝結徵問所以良難推我疑龍伯
釣溟渤六鼇連引背負歸中途遺一尚贔屓直欲赴
海冠峩巍又疑清江使河伯波濤相失留于使化為
巨石峙千古雖欲鑽灼無由施茫〻神怪不可詰但
使風景清輝我來嶺嶠厭山水見此還復伸雙眉頻
頻嗟行役不果到側身西望生長悲 增

鳴山驛次韻蔡君謨續夢作

一夢神遊紫府天覺來身寄驛亭眠何須悵望吹簫
女獨跨青鸞入翠烟 君謨詩云白玉樓臺第一天琪花風靜綵鸞眠其第三四句誰人得似秦王女吹徹瓊簫上紫煙

宿安仁縣雲錦堂

一宿溪邊雲錦堂烟村浮動野梅香沙平水落近江
浦天濶山遥多少陽北陸寒凝風颯〻東吳音斷意
茫〻片言無補空來往贏得蕭條兩鬢霜

餘干縣

歲寒迓路過江鄉數息飛蓬墮渺茫雲錦洞深煙水遠琵琶舟轉暮灘長田園歸去荒三徑金鼓傳聞震一方極目東吳何處是斷霞輕靄落殘陽

晚行

歲杪旅懷懸驅車殘照中暮雲千里碧落日半輪紅掠土起行鴈隔林聞遠鐘休鞍僧舍閙皓月又生東

題安國寺翠玉亭呈平老鄱陽

蘭若何年種碧瑜凌霄高節笑梧楸渭川漫說三千畝杜牧宜誇十萬夫月舞清陰金影碎風吹幽韻玉

音敲煩師長養休斤斧試問江南有此無

題仁義驛歲寒堂范文正公所植六松

江驛森森六本松蜿蜒枝幹走虬龍烟滋麟甲蒼顏老雲惹須髯美蔭濃獨立雪霜君子操曾因風雨大夫封不栽桃李追時好嘆息前賢意可宗

聞浙東方冦大作道路不通由江南以歸有感

二首

理裝適吳會避冦由江濱寧知治安世乃作途窮人風濤起不險舟楫尚可因失身入畏塗難以理義陳平生笑子美逃亂走蹤蹤如今翻自笑亦須謀此身此身何足惜上有高年親骨肉幾百口干戈已相鄰以我此日心知我無彝倫安得濟川舟載之適通津徒置安樂土不知戰闘虐已矣可柰何願為太平民

東南久無倫盜賊起不虞揭竿與荷鋤皆是田耕夫誰為捕逐者得官祿苞苴不讀一行字況復知孫吳厥初既輕敵屢北輙睢盱屯兵非不多一掃不復餘虎兕出于柙是誰之過歟函陷陵郡縣良民遭殺屠生令腹心地化為豺區豕除惡當務早滋蔓良難圖

王師何日出努力觀廟謨

童子驛見梅花

天滑雲膠凝不流歲寒迓騎過南州黃昏旅館沉吟處賴有江梅慰客愁

江南為客見江梅似為行人特特開數點枝頭凝玉雪隔窓和月送香來

偶題

霜風響枯林曠野滲寒色川路阻且長客子方遠適東吳渺何在仰羨歸飛翼惟有溪邊梅猶能慰愁絕

又
水落湖乾人跡遶西風索々響黄蘆沙頭驚起數行鴈恰似舊藏蘆鴈圖

題建德縣開化寺
路遶江南煙水村梅花的皪正銷魂峯巒影裏過山邑鼙鼓聲中念故園殘臈未曾看雪舞勁風何事掃雲屯拙翁自笑平生拙欲叩天閽更一言

題紫巖驛
稚年曾向此間行半世從來若泛萍山逕車聲依路坦江村市合厭魚腥連天霜草蕭々白蟠嶺雲松影々青久旅懷家歸尚遠暮煙殘照宿郵亭

贈池守張閎道
繡衣執法出霜臺邂逅還如特々來華省舊曾陪笑語清溪今復接罇罍喜公筆有江山氣顧我心如世味灰天下蒼生待經濟坐看蟠蟄起春雷

同天寧聰老遊齊山次杜牧之韻
東風初起白雲飛禪客相邀步翠微童稚夢遊如舊到江山令幸假途歸巖巒窈窕蘢輕霧鷗鷺翩翻舞夕暉歸覲庭闈詢往事隨中先整老萊衣余童稚時侍親池幕遊今已三十年矣看山頂有紫薇亭

題弄水亭
蕭條秋浦景如秋誰信猿聲使客愁煙雨森々連遠嶠水田漠々集飛鷗高樓吹角增離恨古驛停驂憶舊遊亦欲題詩江祖石謫仙遺跡最風流

自池口登舟
水落溪乾不可舟春潮理櫂淺沙頭多風煙浪鱗々起欲雪江雲冉々浮涉險物情終共畏臨流歸興浩難收波神借我風帆便鼓枻清江爛熳遊

江行十首 自池陽至銅陵作
理櫂適江干初欣眼界寬日蒸江氣白風約艣聲寒
蔣詡謀新徑鍾儀即舊冠浮雲休蔽日直北是長安
春江澈底清沙尾見潮生朝氣噓成霧南風戰作晴
岸移看樹遠船穩信波平覽盡江山勝還悲萬古情
渺々春江穩融々午睡酣夢回雙艣急望極片帆孤
繳水風還逆維舟日欲晡雲間有行鴈苒々下平湖
春光搖畫鷁江影浸長天浪勢隨潮急渦痕逐艣圓

避風依島嶼防寇問人煙深念還愁絕高歌且醉眠
江濶水雲暮風高舟檝停落帆歸別浦宿鴈集廻汀
霜葦蕭蕭白煙嵐朵朵青夜來江色靜寒谷一天星
朝來問風信五兩向南飛旅泊添春恨舟行與願違
鮮梅空的的岸柳已依依寂寞江南路那知自此歸
春江望不極慘淡起層陰烟雨濛濛濕雲濤渺渺深
懷家千里意報國一生心歎息知音少空為梁甫吟
晚泊銅陵口煙村八九家岸沙崩浪响江雨帶風斜
泛泛浮波鴈捎捎接翅鴉無情東注水對爾歎年華

杳杳楚天濶悠悠江浦清便風帆腹滿順水艣腰輕
烟淡山逾碧雲高雨易晴無心問漁父濁酒慰平生
春到江波綠潮來浦溆深曉風看五兩家信抵千金
笑讀謫仙句病為莊舄吟世途遊歷變歸去老山林

遊五松山觀李太白祠堂

大江東南流鼓枻江水上薄遊五松山獲見謫仙象
嗚呼天寶間治亂如反掌兵戈暗中原豪傑多長往
謫仙當此時逸氣隘天壤脫身來江東縹緲青霞賞
作詩几千篇醉筆籠萬象迄今有遺祠識者共瞻仰
嗟予豈後裔愚拙誰復尚珥筆玉殿螭謫官閩嶺瘴
荷恩許生還冒險理歸棹于焉覲仙風足以慰遐想
願言繼清芬何用揖英爽

舟中讀書有感

渺渺波濤淅淅風此身忽在大江東浮家泛宅雲煙
裏思古傷今圖史中盜賊從來能伺釁治安自昔戒
除戎我今惟願兵戈息歸作梁溪老釣翁

銅陵阻風

春色到江渚梅萼正斷魂風波留遠棹烟雨濕寒村

鴈過傳遺響潮來沒舊痕淒涼一樽酒愁絕與誰論

題護法寺瑛老默堂

維摩丈室何年設滿目江山自風月道中試露默中
機千偈瀾翻本無説

次韻和瑛老頌

默當前對五松山敵面機鋒一瞬間禪客相逢休擬
議草鞋價值欲誰還

自銅陵行四十餘里大風復作舟泊江北岸地
名澂潭屬淮南

襟帶江淮一望間夕陽殘櫂散潭灣波濤洶湧暮天澗鷗鷺飄颻漁艇舟閑風狂又還依北渚雲深不復見南山瀨河千里何時到過去飛鴻不可攀

鏡中漸覺鬢絲多半世勞生可奈何極望不來青足鳥滿紅更起白頭波揚帆賈客風前笛織網漁人月下歌自斷此生甘寂寞毘耶歸作老維摩

平生性酷愛江山今日江山滿目前明月清風人寂寂波烟輕靄露涓涓波聲撼岸連淮壤鴈陣驚寒入楚天慨念往來成底事一杯濁酒且安眠

春睡

半生遊宦鬢毛霜依舊圖書對曉窓卯酒一杯春日暖臥聽鳴艣下清江

居士終朝只念歸日行百里尚嫌遲小窓春夢分明到嘆息啼烏喚覺時

夜泊槃昌

槃纜槃昌口清江夜渺然寒星隨浪閃孤月向人圓漢渚乘槎客雲川捺鯉仙何須論往事且泛碧波船

試九華朱觀墨

九華山頂老松煙名重初因玉局仙樣古法精珪並製膠清煤馥玉同堅試將毛穎輕輕染須遣陶泓細細研居士年來無戀著惟于三子欲逃禪

未至蕪湖四十里阻風

一夜寒雲凝不開北風吹雨帶潮來濤飛天末銀山湧浪打沙頭霹靂摧心在浙西音斷絕身留江左意徘徊聊將獨酌開懷抱賴有窓間數點梅

草窣執書論方冠事戲作

江浙巨盜起東南皆震驚王師殊未出赤子若為情

試贈繞朝策顧飛燕將城非因肉食鄙只欲廟謨成汲黯復妄發終事思請行懷親寸心急報國一身輕曹劌亦聞戰申胥還乞兵群公佐天子努力剪鯢鯨

上元舟中有感

前年扈清蹕玉輦臨端門鼇山綵聳露臺歌吹諠去年謫沙陽旅泊亦遊觀士女隘衢巷燈火滿溪山今歲道江南艤舟煙水灣風高不可進極目雲濤翻密炬照獨酌紅爐凌夜寒感事心欲折強歌聲無歡坐看江邊月飛上青雲端清光不改舊對我還團欒

夜坐

春夜沉沉燈影明卷書兀坐忽三更不知船外風多少但聽滿江波浪聲

波濤渼渼雨紛紛夜泊江南煙水村慨念平生都不寐可憐心事向誰論

至蕪湖聞賊陷錢塘復為官軍所得有感

督府繁華一掃空須知狂寇計非庸廟堂若為蒼生計早築高壇拜卧龍

巨盜乘虛起浙東猖狂如在笑談中錢塘猶喜官軍

卷之十四　十三

復破賊須從此立功

自蕪湖行至米石

萬頃春江徹底清天風不動鏡淑澄晝船安穩搖空翠疑在琉璃地上行

江水春來綠似藍臨流高石翠巉巖波恬舟穩已堪喜況是清風借一帆

阻風泊慈湖來焚香默禱有長風躍波面江豚出沒舟人大驚㧾暮風便因命解舟乘月泛禁江一夕至金陵蓋數百里為作二絶句以紀其事云（江險而不可行者為禁江時夫江水泝行禁江）

江豚出沒白波中十丈神魚躍晚空知是陽侯憐我拙故教來助一帆風

露氣漫漫欲結霜扁舟夜下秣陵江煙波如席月如晝快意倒盡黃金缸

同李似之遊蔣山

北風阻行舟駕言遊蔣山相携得良友談笑窮躋攀松林靜青冥殿閣羅煙鬟寶公骨已冷白塔孤雲閒乘高望長空極目波濤瀰東南正戎馬戈甲照江千

卷之十四　十四

與子適相遇偷此半日閑懷古六朝遠道舊一笑歡憶昨賜對初接武王殿班螭坳珥史筆每慙追繼難迂疎與世違謫官墮甌蠻寬恩幸脫去假道來江關邂逅兩萍梗飄泊驚風播迴首顧淛河不知涕泗潸著鞭願努力世路方多艱

頌示勤老

平生聞說蔣山勤今日相逢適所聞還似泉公喚居士一聲吹散滿天雲

次韻奉酬李似之見贈

吾宗才氣世無雙用與時行舍亦藏殿陛同瞻龍衮
繡蟠虯繼楽御爐香裊荷持宗將清禁貝葉繙經見
寶坊及席正思經濟手佇觀趣召待顯昂

金陵懷古四首

六代兵戈王氣銷山圍故國自周遭豪華散滅城池
古人物摧殘古冢高阜轉蟠龍翔寶塔洲分白鷺湧
雲濤悠〻世事都如夢且對金樽把蟹螯
六代繁華三百年我來吊古一凄然量陽鐘斷雞空
唱玉樹歌沉月自圓潮沒舊痕生晚浦柳搖新色媚

晴天高樓上盡窮雙目千里江山遶檻前
六代興亡江上城倦遊還向此中行龍蟠虎踞空形
勢井廢臺荒爲戰爭雲氣霏〻春雨急煙波渺〻暮
潮平商人不識前朝恨短笛還爲激烈聲
六代當年恨最長兵戈凌滅故城荒非關霸氣多消
歇自是人謀未允臧王謝風流今寂寞江山形勝亦
凄涼我來正值興戎馬慨念東南更慘傷

登鍾山謁寶公塔

寶公真至人烏介金色身杖携刀尺拂語隱麻梁陳
我登鍾山頂白塔高嶙峋再拜禮雙足聊結香火因

題定林院

行過鍾山到定林青松一徑白雲深三間古屋昭文
館那有沉迷富貴心

題八功德水

石作方池紫翠嵯湛然定水貯瓊瑰何須功德標爲
八萬行圓成自此來

題偃秀峰

青葱秀色一軒中俯瞰梁朝萬本松頂蹙風雲疑偃

蓋枝蟠雨露若蟠龍四時鬱〻寧雕葉千載亭〻不
改容却笑宗人生岱嶽倖秦先得大夫封

得家信報避寇海陵

怪底燈花夜〻紅朝來家信始相通田園已在危疑
際骨肉幸安飄泊中子美無家尋弟妹淵明有酒引
兒童我今已勝少陵老稚子候門淮水東

·自金陵江行未至長蘆阻風

倏忽風雲接地陰扁舟繫纜暮江潯波濤何必深爲
阻萬里歸來一寸心

又

七日風不止歸心何似生煙添暮山色風撼滿江聲

淮楚已非遠波濤殊未平坐看雲解駮猶喜晚來晴

過長盧

達磨當時一葦杭淒淒暗度白沙江不知隻履歸何處吸盡西江屬老龐

遊長蘆見衆僧已披剃

圓頂方袍復舊儀欣欣便覺衆情熙可憐盡墮狙翁術暮四朝三元不知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四終

咸豐戊午歲四月十九日借得周香嚴校宋本僅有詩集二卷依校一過虞卿寓齋李銀瑞跋於鐵琴銅劍樓下時逆匪警報而虞城晏會播奉圖若狂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五

詩十一 自江南道中及歸梁海陵作計四十七首

陶淵明嘗設影形神問答賦詩三首讀之有感因次其韻
次韻李似之秋居雜詠十首
阻風舟中有感
次韻王堯明遊北寺
喜雨
次韻茂載海陵寓居有感
雙兔
次韻王堯明喜風古風
雪
江上值雪戲成短句
舟次儀真

次韻王堯明三絕
次韻曾巖言登北禪寺塔
贈虞公明寮院
送虞季然赴八寶丞
次韻曾巖言桂槳
自海陵泛江歸梁溪作
次韻曾巖言招飲
讀陳子直短歌次韻
題李茂舉擁書堂
次韻和堯明四旱詩四首
次韻曾巖言見贈
次韻虞公明寮院賦家中所藏李成山水
再次前韻
讀王堯明贈諸弟和陶淵明詩次其韻為別

虞公明出示序觀音詩事并頌因次其韻

讀錢申伯與仲弟唱和因次其韻見意

往復詩多用佛語再次其韻示仲輔

王覓明以五詩贐行次韻第五首為報

次韻和陶淵明形影神三首

大塊已載我何如未生氣變芒芴間七竅誰鑿之百骸與九藏假合以成茲與子非故交從我如相期屈伸及動止契合初不思常恐隨物化念此悽情洒我生夢幻中變滅不復疑安得永相保聽我悲來辭時

影荅

紆餘非我妍獲落非我拙與子兩相依生來無間絕俯仰隨顧指豈是事容悦因光長周旋處陰暫睽別况復同物化子懷我亦滅寞寞長夜臺念之五情熱願子衛生經無使精腦竭千載永相從彭殤孰優劣

神釋

人生若大夢積微以成著少壯得老死一念即非故二子異金石松羅覺依附胡為羨久生切切兒女語有形會當滅是影無實處惟我謝客塵妙湛乃常住不入造化機豈墮陰陽數廻光試返照凡聖悉皆具不滅亦不增誰毀誰復譽超然外死生卓爾無來去冏行萬物表獨立初不懼二子非吾徒安用多憂慮

次韻李似之秋居有感五言古風十首 并序

予素有高世之志家梁溪上田園足以給伏臘泉石足以供吟哦歸自謫所藉此就閑而巨盜方起干戈相躡聞諸弟奉親挈族旅泊淮甸田園泉石皆未可保慨然感遇過金陵邂逅李似之出秋居雜詠有感古詩十首次韻和之攄情言志不必以秋為興也

達人有大觀曲士多自束志真供物役終歲惟僕僕所以梁溪翁歸來執松菊寒泉友鯉魚豐草侶麋鹿清風為掃門明月相照燭世故棄捐盡吾方樂于獨

亭亭南山松下蔭千里道結根既得地秀色一何好歲寒霜霰苦獨立君子操如何慷慨士百慮繞中抱寸心多感傷搖搖若旌纛逝將歸江湖更拜散人號

烏鵲故巢心鴻鴈稻粱謀梁溪十畝園歲晚營菟裘自我去泉石歲律才一周安知巨盜起千里來蜂蠆老

稚適淮東旅泊如寄卿已矣復何言吾生感行休
鼓鞞思將帥戡亂屬豪傑吾儒貴全材冠屨仍佩玦
慓彼乘間盜萌蘖傲霜雪鋤惡當務本使衆宜以悅
一掃巢穴空毋俾蟻蝸結安得李臨淮念此五情熱
禪悅知道腴寂樂忘世喧自從遊宦來當恐歲月捐頹
從善知識超然同晤言心清聞妙香不必爐中煙竹
實自鸞鳳腐鼠從鳥鳶典籍亦可棄魚兔非筌蹄
取飯遣化人散花有天女維摩一方丈安用室百堵況
我麋鹿姿本非冠冕伍脫身歸梁溪蓑笠釣煙雨結

卷之十五　四

交有風月掃念無寒暑巨盜倘剷平此志良自許
兩曜真跳　百年如轉軸富貴能幾何飄若雲過目
惟有金仙書可以靜中讀冷暖初自知運用要當熟仲
尼貴毋我老氏欲為腹悟真奚必多半偈亦云足
我行大江濱舉頭見鍾山清風自南來長嘯宇宙寬邂
逅適相遇取友平生端戀戀故人意憐此范叔寒世
路方多虞朝夕隨所安他時來訪我陋巷一瓢顏
朝市不可留山林有佳趣結廬無人境散策時遠步
手攜葛翁杖足躡祖師屨一笑浮世空歘若草頭露幻

身初飽煖此外復何慮休問東陵瓜且種梁溪芋
淳雲不成雨晶晶行晴晝朝敲扶桑村夜捲長河宿
迴飆一掃除戢戢見遠岫青山與白日四顧喜瞻就
願乘六氣辨撫手摩宇宙冷然御風行平昔笑禦寇

阻風舟中有感

扁舟泊杜渚遡遊在大江南風雲闇未息波濤戰方酣
閉閣坐明窓開卷窮幽探氣寒覺火冷志苦思蘖甘
深炷一爐香默默聊自參半世徒棲棲忙如未繭蠶
又若伏櫪馬未脫轡與銜遊將歸山林鉼錫寄一巖

卷之十五　五

願從祖師六不學黃庭三得此無所求超然離聖凡

喜雨

北風吹雲雲不開濛濛細雨和烟來舟行雖阻亦可
喜潤澤及物誠佳哉我歸閩嶺遵江渚百日皆晴未
嘗雨江淮旱暵已踰年牟麥枯焦但黃土漕渠千里
不復通況復巨盜興兵戎從茲一雨百事散願佗災
疹為康豐

雙鳧

雲濤萬頃連天雨波上雙鳧自容與風高江闊煙水

寒日暮相將何處去

雪

小雨晚成雪東雪凝不開響窓初索〻積屽漸皚〻
色與濤頭並寒于酒力排平生看圖畫今日畫中來

江上値雪戲成短歌

我來自南今几月萬里不成看黙雪檥舟江南煙水
灣雪作春風更奇絶凍雲漠〻愁鎖空初聞冰霰響
窓逢蛟人泣下玉盤碎珠璣亂落層霄中須臾雪片
大如指灑密江干浩無際白帝從以萬玉妃婀娜旂常

隨雲水廻風飄舞轉交加坐看汀洲鋪玉沙已驚綠
柳早飛絮更訝黃蘆還帶花沙頭見鴈自倚侶天暝
雲寒去何處漁翁獨立釣清江被得一簑非好句梁
溪居士初歸來對此超然慰所懷家在淮南阻行色
晴天且爲片時開

舟次儀真

昔年試吏得江城一紀重來若隔生惆悵舊遊誰可
語南園春色却多情

次韻王竟明遊北寺

小雨濕殘花廻風振芳草勝遊宜及時嘉此春物好
蕭然二三子散策窮杳渺招提枕郊垌殿閣出林表
中有王屋泉一酌百慮滌踟躕古城隅幽徑通翠篠
嗟予阻追陪正坐塵事繞衣冠北方渡親故聿非少
客情終念歸回首雲縹緲遙憐松菊荒仰羨鸛鶴矯
田園誠可樂鞞鼓尚驚擾何當終素心永嘆憂用老

次韻王竟明三絶句

春風初入牡丹枝國色天香艶姣姬堪笑謫仙猶半
醉清泉沃面與題詩

康時致主接英遊姚宋開元第一流樵悴三閭空澤
畔離騷終日念靈脩
鄭衛曲中才奏雅詞人賦詠本無誇未能句語全無
類猶貴璵瑜不掩瑕

次韻茂載海陵寓居有感三首

羣盜休憑險正弦正猜狼犬牙徒跋扈貔虎極精强
寓目江山異傷心花草香淛河那得此回此一彷徨
江城飄泊久幽徑綠寒莎歎息青春暮悲傷白髮多
蒼生端若此狂寇竟如何更起乘桴興滄洲萬里波

不謂繁華地還飛戰鬪塵澆愁空泥起極目更傷春
懷古繙書帙論詩托友人誰探醫國術吾欲問甘辛

次韻王克明喜雨古風

神化茫〻端莫測不雨踰時忽盈尺誰云幽默志難
通一念周圓誠已格井枯河竭欲非塵麥秀漸〻實
年娠翠虬潛伏杳無處遺蝗出地方鱗〻觀音妙智
悲慈主為洒楊枝作甘雨感憐禱禬聲勤渠故遣神
人夢中語雨暘之數雖有時遲速亦可精神移世間
萬法盡心造報若影響寧難期不知今夕復何夕千
里風雲陣墨驅雷掣電雨建瓴似赴前期初不忒感
神如在誰復如㗋酒投罏術已疎有秋頗足慰民望
可喜更須煩吏畜衣冠北渡連墻堵旅食經時念終
窶已妝霖雨起蟠龍更慶天兵擒猛虎邇來世事不
掛心惟有憂國思猶深安得年豐群盜息歸助擊壤
堯民音

送虞季然赴八寶丞

流落歸來旅海涯相從几集鳳凰池贊放提塵共談
笑還惜整慘言別離為祿未能忘斂板捧麾應不廢

哦詩如公豈是徒勞者勉繼前修結至知

次韻和曾徽言登北禪寺塔

佛教人中土自多凡幾摩騰導其流僧伽鼓其淵
乃建寧堵坡高標屹參天劃如五彩虹上與青霄干
茲塔更奇古層巒俯通川江上遙隱見萬象森回環
公子抱遠韻登臨眇風煙仰穿龍蛇旁俯瞰日月邊
從〻悉細碎寓日疑無全歸來吐妙句字〻勞精研
嗟我方屏處勝遊阻清緣幸窺慈恩作如見衆寶山
宗風久寂寞紛棼何其寒安得獅子吼震此龍象筵
閱弓挾白羽橐鞬相周旋當分寶塔座一瞬三萬年

次韻曾徽言招飲絕句

壓架酴醾翠蔓柔經春芬馥未全收主人邀客醉花
下共喜王師破蔡州 時聞淮東捷報

讀陳子直短歌三復而悲之因次其韻

君不見韓昌黎文章二百年又不見杜陵老風月三
千首號寒啼飢四壁空漫有篇章在人口書生〻事
良易足深林一枝河滿腹但令藜莧可充腸便把離
騷書中讀儒冠誤身誠可憐陳侯半世身猶遑千酒

初乏青銅錢忍餓吟詩空可傳富兒穀粟泥沙擲不
必登朝家萬石水陸畢陳方丈食錦繡還將被墻壁
但資口腹為生謀問以詩書初不識天公賦予真相
百彼富吾仁如黑白鄉黨寧無急義人誰哀王孫與
進食嘗思漂母飯淮陰何用區〻論報德

次韻王堯明四旱詩

河運

漕渠如垣遠泛此往來宅疏川誰之功乘木本諸益
常疑倂滄溟巨鈞可龍伯那知旱暵甚有此困涸阨

豈無車班〻莫騰倉箱積譬猶一鷄飛孰與鶩羣百
汲江勞甕盎禱雨費珪璧端為魚鼈憂無乃雲雷歎
安得千里波篙師浩發歌願借壯士手為予挽天河

井汲

我居梁溪傍寧適陸子泉漂流旅海陵又欲買一廛
願言酌甘芳為滌腥與羶居然值歲旱此志無由全
百井盡枯涸簡編匪虛傳夜汲費燭炬曉趨駢足肩
一壺信千金一飲或萬錢逝將向井拜飛泉為濺〻
泓澄古鏡色吸引星光圓洋〻瀉衆渴不竭如巨川
井收遂勿幕瓶盎迭回旋飲水自可樂安用井底眠

蜡祭

閔旱意不樂駕言遊近坰田父紛在野祭餔方乞靈
借問何以然東阜産蝗螟主張有神物薄禮羞微馨
神歆庶災熄敢愛酒漿饋導我試往觀哉〻初捕捌
剪穗穧若力扢稈牢如釘異哉天壤間孕此妖孽形
群族既蕃衍氣類乜臊腥仲尼所不堪紀異垂麟經
男火見商周雅捕瘞聞唐庭人力自足所何須詰冥〻
聰明實依人正直神所聽區〻觴豆間厥德安足銘

誰能起雲師霈沛雨驅疾庭一洗朋孽息寥落如長星

雩禱

雩祭法已古東方見蒼龍厥後茲禮廢但禱釋梵宮
淮墺值歲旱川涸山欲童 以下係原本缺

次韻和虞公明寮院賦家中所藏李成山水

畫史古多有李生獨寶傳譬猶古人書遺跡猶緜〻
尤物世難畜變化登雲天流落人間者墨妙稱識然
此本更奇絕高深自山淵當想槃礴時紙筆應如椽
樓觀抱空曲林莽靄層巔屹然岩石姿潤比金玉堅

倏忽變寒暑霏微起雲煙高目寓遠目如墮嵩華前
迴觀舊所藏一一可棄捐乃知盖代手筆力能旋乾
象工畫山水意匠勞彫鎸惟茲得簡易大巧初天全
鑑裁有精識丹青孰爭先何須模嫫醜始辨西施姸
嗟我性迂拙漂流方隠鄽幸從長者遊坐使伊鬱宣
噴噴咏圖史閒高臺榭韋新詩與妙畫便使窮鑚姸
愧乏色絲句為續金聲編端思畫中趣祓欲休林泉

再次前韻

妙手不可遇心匠良難傳于中晉邱生名若日月

胷次有衡霍筆端合真天坐令衆畫史縮手嗟才縣
公子何處得藏此圖書淵畫賞不知厭夜觀燭如椽
我昔遊七閩足踏羣山巓最愛演仙峯石色潤且堅
樓臺與粧綴輕素抱晴煙揭來見茲畫恍若復造前
為披一至此丹青誠可指譬猶繪神駿不必連錦乾
陽嶺鬱悤蒨陰崖極鎔鎸人禽與屋木種種法象全
往者邈難追後來誰復先新新為發揮與畫爭清姸
寶鈿藏古嶽賢士隠里鄽一朝遇鑒賞燁若五采宣
顧我涉道淺遊世困摯攣惟有古人心刻意思精研

茲畫不可取但誦瓊瑤篇何須畫中看吾方老雲泉

次韻曾巖言桂槳

金挽孶來碧玉槳端合袢暑吸飛霜何須社甕麴蘗
法自帯廣寒風露香清入脾肝殊有韻甘餘齒頰固
難忘七甌已勝盧仝茗似得仙人石髓嘗

讀王兊明贈諸弟和陶淵明詩因次其韻為別

鷦巢安一枝鵬運圖南溟巨細自有適坐見萬物情
昔別東都門我方墮蠻荆豈知復會合濁酒叙平生
念子抱器業出值時清明騫騰發素蘊當使王化平

而我志邱壑蕭蕭正遐征竊比淵明歸逝同沮溺耕
脱屣謝軒冕超然無所縈出處良無趣勉哉垂世名

虞公明出示序觀音詩事弁頌因次其韻

聞思大士真奇絶俱妙形神倂玉雪譬如水月自清
凉能與世間除惱熱自從證悟今几刼定慧慈威初
不滅解脱曾因無盡宣圓通更假文殊説森然實臂
清淨日八萬四千猶一唤依怙羣生願力堅宴坐諦觀
塵世閲先生往時墮寃綱澤雉在樊鷹在緤默相度
識賴覺慈灼知情實蒙聖哲踰年海上得歸來冐險

豈殊探虎穴精剛何啻百金鍊忠蓋端同水萬折觀
音在處皆現前不必圖繪勞攜挈此方教體在昔聞悟
入此門良不拙更將妙語贊悲心功德須知莫如舌

贈虞公明察院 并序

寓居海陵初欲門道每見輒為碁戰所困此
殆曾參陽城醉客以醇耐意臨行作此詩庶
幾發藥

岧嶤古城隅下為鳳凰池鳳去不復返池水空漣猗
傍有幽人廬松竹森四圍結　極爽塏借問居者誰

卷之十五　古

先生聞道久昨自海上歸食棗大如瓜定曾見安期
不知脩何術能奪造化機金碧燦含飴玉池灔生肥
顛倒出龍虎騰降分坎離行年五十餘氣貌如嬰兒
餘暇付圖史不廢酒與詩高堂會賓友落筆風雨馳
戲事聊復爾一笑初何為緣知廣成子千歲形不衰
顧我抱迂拙與世真相違徒欲睎驥騄曾夫窺藩籬
寓居邇函丈數造董公帷頗聞衆妙門成此一段奇
胡為久閉拒客至輒圍碁歸隱志已定後會知何時
銘心誓相學發藥章教之他年倘有得同駕雲中螭

謝錢申伯與仲弟唱和因次其韻見寄

未忘世故似梅仙聲欬那離狗馬間昔信片言功若
藥坐使四海安如山從來療疾應須艾寧有艾柱如
許大扁鵲先知今豈無和緩高談良自在錢郎志氣
地可人不減風流溫太息真新詩欲嗣汲黯直陋巷
更甘原憲貧我有故園依北阜松菊歸來知好否着
鞭頗子勉為先我已摧頹瞠若後

往複詩多用佛詩因次再前韻以示仲輔

遠涉異域求金仙豈知不離方寸間此門悟入真捷

卷之十五　主

徑安用困苦棲窮山憑君試灼一柱艾能已千痾寧
四大病根若悟本來空是則名為觀自在平生見盡
學道人捨安求真不識真指端明月休錯認衣裏寶
珠亢不貧魏〻蕩〻如山阜長與君俱君見否仁者
自生分別心斷際何嘗有前後

題李茂舉擁書堂

小堂深穩據西偏插架牙籤爛屬聯萬卷新如手未
觸五經嘲解腹空便子同蔣詡開三徑我學楊雄老
一廛歸去梁溪謀築室隔江相望兩翛然

次韻曾微言見韻寄

白首窮一經此道何嘗東陋質誤識擢珥筆宸庭楓宵中何所有耿〻惟孤忠謫官乃自取寵辱久矣同揭來旅江城勝遊幸從公款暱談笑散顧忘身世窮十年倦遊意一笑回首空尚餘愛君心夢繞明光宮夫子抱高趣才氣凜以雄揮毫寫妙語燁若五彩虹寄海江海上行蓬鷗鷺中放懷且玉友不用酤郫筒

王堯明以五詩贐行辭意激昂欽玩無已輒用其第五首次韻為報聊發一笑

吹臺一罇酒平昔接英遊棘闈瀦墨榜曾見成名秋焉知江海上乃復同唱酬子如清廟器端使識者收又如御廚珍可用三公羞高志凛冰雪妙語鏘琳球三年未飛鳴一舉宜無儔我已謝世網遊將老一邱願子勉自愛食肉鄙虎頭名節乃難立富貴良易求

自海陵泛江歸梁溪作

清江湛〻波不興澄江際天如鏡平火雲突兀聳峰岫倒影萬丈搖空明扁舟歸逐落潮急聒耳但聞雙艣聲乃知長江如六月水氣自與風無清去年狂寇起歛睫江浙慘湲妖氛凝百年涵養極繁盛一日湯析也腥羶衣冠北渡旅淮甸扶老携幼紛縱橫王師出討威貔虎兇渠授首封鯨鯢迨茲浙右稍安定鼓柂復作東南征家山在望已可喜僮僕候我應數迎平疇戢〻稻秋綠峻嶺靄〻松林青田園有趣良足樂軒冕無味非所榮蒼生倘有安堵望笑傲自可終餘齡只今餘孽尚充斥努力廟算宜哀矜裹包兵革不復用坐使四海還康寧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六

詩十二 自癸卯至甲辰歲作四十四首 己巳春赴奉常召如京作八首

序
次韻上元宰唱和古風
寄許振叔顯謨
寄池陽黃季本士曹二首
次韻仲弟古意
送鄧志宏往試江南
邵平種瓜圖
次韻仲弟獨遊惠山古風
題伯時明皇蜀道圖
送韓茂遠解元赴試南省
蓴菜
寄題外氏松源紹祖亭
寄李泰發吏部
送李泰發吏部赴官陽羨

同翁士特小飲中隱堂
翁士特見和復次其前韻
題周孝侯廟
同士特遊惠山再次前韻
途中書懷
同似表叔易置酒平山堂
泗上瞻禮僧伽塔
新開河食鰍魚戲成
汴上有感
小閣晚望書懷一百韻
次韻李似表縣丞出示遊武林西湖古風二首
李似表縣丞復以詩來再次前韻
冬日登小閣有感呈杜子美提舉二首
吳元中著詩義見示因戲成三篇贈之
近以詩寄許振叔承林德祖見和復次韻寄之
次韻顧子美見示題曲江畫像
唐直甫左司許出示家中所藏紅絲硯戲成短歌
次韻子美提舉許示雪中所見過之作
次韻邵子非見贈之作
次韻顧子美汪彥章同遊惠山之作
蔣山佛果師為緣事來而此土方饑戲賦是詩
次韻葉少蘊內翰丈雪川上買得弁山石林二首
近約周仲居同遊陽羨以私故不果見寄筍蕨

次韻顧子美見示久雨二首
寄毛達可內翰送錄送魏公別錄
余己巳之春赴奉常召如京師五月上浣四日
約同似表叔易二公遊北固山甘露寺
雨中渡楊子江書懷奉呈似表叔易
過邵伯埭遊斗野亭次司諫孫公韻

序

予頃謫沙陽迨蒙恩歸往還凡涉三載觸目散懷一寓于詩中得古律數百首自罹艱棘絕不復作今秋

既御祥琴適友人胡俊明寄示鍾山酬唱因次韻和之自此漸理筆墨哇徑吟哦綴緝寄情烟霞泉石間以寫閒居之適當復成篇軸漫錄之以貽同志者時在宣和癸卯之冬至後三日梁溪居士某序

次韻上元宰胡俊明蔣山勤老唱和古風

佛教流傳入中土以相求之無自可達磨西來直指心擬議之間以蹉過皮髓誰分深淺機祖禰翻貽子孫禍鍾山禅老真可人高唱宗風震江左學流雲集欲何為佛祖要須自心作宰官倥偬牒訟間偷暇相

從遂作麼也如襟抱素相親更把篇章迭酬和詞嚴意密讀難曉字順文從識皆安應憐孤陋方杜門亦欲追隨良未果故將佳句寄幽人此意勤渠滋愧荷談空摩詰無一言聽法文殊非兩箇若將情解議真如明眼人前應看破世間萬法互低昂正若旋輪與推磨隨時俯仰乃善謀就中拙者無過我九折羊腸欲著鞭萬里滄溟思縱柂只今行年四十餘已覺衰頹多坐卧平生作具何所施盡以付之一炷火廻光返照默自參妙湛本然無點涴公方齒壯志氣象正可立功同魏顆胡為亦復味禅那坐視軒裳如贅瑣蓮社莊嚴淸淨地大空舍容高廣坐他時共結香火緣心期耿耿當非頗為予稽首問勤師如師才德誠磊砢釣龍罷為大江濱法器誰為語無墮庭前倘有立雪人截欲因風致三賀

寄許振叔顯謨

我向江湖老此身公猶拘縶作羈臣閑宮笑語直一夢澤國過從今几人霜落洞庭橙橘熟泉斟桑苧茗芽新相望百里如千里早晚歸來共釣緡

次韻仲弟古意

棣萼相榮華鴒原同急難富貴何足羨名節在所先吾家諸昆弟擢秀森琅玕雖無金朱樂頗有道義歡故人宜不多誰念范叔寒卜築九峰下庇此拙且頑山光入戶牖溪水淸不湍我屋雖無華容膝審易安田疇牛良務念茲歲方艱虛堂味圖史小圃蓺蔔蘭蕭然寂寞濱庶保餘齡閑哲弟富才業壯志思昭姦勉哉振此道吾方閑處看

次韻李似表縣丞出示遊武林西湖古風二首

迂庸與世違深坊方自屏蕭然巖壑心不與餘事並
澄湖武林西風物非塵境願為境中人此志久已定
卜居梁溪濱日汲陸子井幽夢繞湖山妙境神先領
浮家茗雲間初不費馳騁招携得佳友高味笑調鼎
富貴如浮雲功名真畫餅且盡季鷹盃更飽盧仝茗
李侯東南來胷次涵萬頃作詩寄幽情句法言可永
念予到山中天地正凄冷青鞋踏冰霜共賞誰復肯
勝遊子先之吾亦行買艇
李侯嗜學古餘事皆遠屏昂〻鸞鵠姿豈與凡禽並

捧檄來南州初識浙江境尋盟款吾廬不待日中定
從容叩所得響答如汲井時方羅俊乂寧久淹簿領
清秋鵰鶚飛大道驊騮騁詞章尤激昂筆力可扛鼎
虛堂縱談笑霜月掛金餅夜闌言愈微至味嚼佳茗
古來會合難歲月積俄頃願子謹所之萬里路方永
吾衰老閑曠軒冕至已冷棲遲邱壑間此興良已肯
他日來相過梁溪尋釣艇

似表縣丞復以詩來亦因再次前韻并簡以鉅
待制似之舍人

吾宗抱逸韻試吏得南屏掃廳日哦詩俗士駕敢並
雙溪與疊嶂桂頰對佳境諸昆奉板輿晨夕嚴省定
仲氏近剖符鍊養窺丹井叔兮久燕閑禪要心獨領
何人繫駃騠逸足未高騁會當歸本朝宗社重九鼎
衰疲老山林耕釣供餌餅叩門欣得友草〻具醪茗
追思會金陵三載如食頃契濶懷昭言川途阻修永
臨流送將歸歲晏風霜冷寄聲昆季間卜隣誰定肯
天高煙霧深且縱江湖艇

寄池陽黃季岑士曹二首

昔年多士萃南宮曾見雄文曄彩虹萬里相期霄漢
上一官猶在大江東新詩遠寄句增麗舊事追遊夢
已空努力要津張此志吾方寒釣五湖中
維年嬉戲曾遊地往歲飄零假道還溪水寒生江祖
石洞雲深接九華山錦箋綠字幾多在石燕白鷗相
與閑幕府詩人富家學定留秀句滿巖間

冬至日登小閣有感呈顧子美提舉奉議二首

霜落風高萬里枯孤鴻冥〻下平湖行藏誰會倚欄
意嘯咏聊為終老娛寒日溪小相映露暮雲樓閣斗

虛無何人妙解丹青事畫作輞川煙靄圖
遠舍松林寒不枯煙霞深處見澄湖縈青繚白知誰
賞把酒裁詩每自娛剡曲韋非千里遠同冬又復一
年無會當乘夜溪山白乘興眞為訪戴圖

送鄧志宏赴試南省

杜門憂患餘歲、常鮮歡故人千里來一笑解我顏
念昔寓沙陽溪山鬱廻環游從得良友妙賞窮躋攀
別來凡何時歲月驚飛翻索居無與遊衰病兩鬢斑
子充觀國賓假道叩我關草、具盤饌把酒望西山

道舊訪陳跡相對如夢間顧子若鴻鵠整翮正高騫
軒然四海心豈憚行路難努力取殊第自致青雲端
春風得意後期子從茲還

次韻仲弟獨遊惠山古風

我家九峯下跬步臨勝境循除環佩聲滿庭松桂影
宦遊阻幽尋每若雞引頸十年旅京華萬里走閩嶺
歸懷寄清夢投檄期自請向來兵火作此地偶無警
餘生集百憂負郭耕二頃新友浸已踈舊學誰復整
功名一灰炮毀譽兩鼃黽抱拙與世違退縮甘遠屛

杜門絶外遊但欲俗緣省茲山乃故人雅契相與永
登臨富泉石株棳足芹梓下歠酌甘芳日給謝餠餌
胡為久不到有姚稚川并仲弟絶俗姿好勇先我騁
新詩紀清賞得句頗彪炳艱難見鴒原歲月侵晩景
相期老邱壑不復歎土梗梁溪寒可漁蓑笠同舴艋
寧如六一翁終日思汝穎方茲築吾廬跬步復念前昔
西山開小閣制度閒深靚山氣日夕佳爽致當共領
夜久霜露寒星月光冏、冷然欲御風豈但廣寒冷
鄰鐘隔更幽嗁鴉啞方儆深炷一爐香宴坐得三省

吳元中得書言近不作詩以作著幽七月詩義
見示讀之不勝欣感因成三篇示之

盱起幽居尚閉關忽傳尺素破愁顏迂踈似我宜深
隱才術如公豈楚閒雅意未曾忘北闕勝遊今日且
東山十年廻首當時事歎息人生似夢間
底事年來不作詩應緣愚苦少人知凌雲健筆含毫
日照眼花枝得句時陶冶性情端賴此詠嘲風月漫
多為駟簡若許陪酬唱朱字青牋復寄誰
儒生樂事信同風端把前言當鼓鐘公正說詩箋七

月我方學易緯群龍艱難戚業原衣食憂患餘生問
吉凶去聖寥々千載後何時揮麈得從容
題伯時明王蜀道圖
君不見開元天寶同一主治亂相翻如手舉堅盈欲
惡雖一人變易安危原近輔姚宋已死九齡黜誰使
楊劉繼林甫宮中太真專寵私塞外番酋成跋扈禍
胎養就不自知漫向華清遺七筯漁陽突騎破潼関
百二山河震金鼓翠華香々幸西南赤縣紛々集胡
塵傷心坡下失紅顏墮淚鈴中聞夜雨山青江碧蜀

卷之十六　九

道難棧閣連空復相拄旌旗慘淡雲物愁林木陰森
猿鳥侶戎裝宮女亦善騎皓齒明眸如笑語老翳冥
官驅寒驢負橐翁糧豈供御九重擻衛復誰勤萬里
難危真自取至尊狼狽尚如此太息蒼生困豺虎千
秋萬歲不勝悲玉輦金輿盡黃土空令畫手思入神
一寫丹青戒今古
送韓茂遵解元赴試南省
憂患餘生日杜闗幅巾肯顧得開顏虛堂置酒延佳
月小閣哦詩對小山子學鵾鵬將海運我同猿鶴且

雲閙都城故舊還相問爲道衰頹鬢已斑
題邵平種瓜圖
君不見伯成子高居侯爵在野終年自耕穫下風趍
問禮徒勤佗々田間事無落又不見于陵仲子推相
位爲人灌園刈葵藿抱甕區々同漢陰不懆藜羹有
餘樂古來賢達有如此志趣未可常情度力辭富貴
君賤貧澡若霜風隤輕箨邵平本自侯東陵秦破國
除休一瓮當時漢祖疑鄧侯置衛增封意非薄衆賓
皆賀平獨弔一言轉禍推先覺以茲智略佐風雲復

卷之十六　十

取故封何所作歸來種瓜青門外灌溉耡耘甘寂寞
長安之東壤尤美翠蔓離々照城郭秋陽正熾瓜正
肥解衣摘實如仇鶴兒童王立形骨清挈笠攜簑助
操作遂令世美東陵瓜身後高名動寥落屠販曾闢
封絳灌奴僕從來興衛藿高鳥已盡良　藏更有韓
彭辱囚縛何如終老守瓜畦自飽々他真不惡龍眠
也是可憐人畫此端令事如昨世間如畫々如夢聊
爲作歌資一噱
寄題外氏松源紹祖亭

束劍艱危際結廬閑曠濱全家人青嶂避地為黃巾
族系歸圖譜風流靄薦紳雲仍藉餘澤勿替德惟新
外族雲峰畔新亭烟水濱兒童舊遊地感慨易霑巾
竹裏鏘鳴珮山邊繚素紳何當倚軒檻一覽物華新

近以詩寄振叔承林德祖見和復次前韻寄之

甫里先生早乞身最憐流落漢庭臣也知雅有緋袍
意故使同為蓮社人佳句傳來油素濕靈文緘處貝
多新更煩為指趣真路舊國于今草木緍

次韻顧子羙見示題曲江畫像

天春李唐能肖德異人間出生其國于中大觀開元
間譬若豐年多黍稷曲江擢秀自妙齡國器早被燕
公識文辭瞻蔚冠後來大册高文振鴻筆孤生徒步
起荒蕪輙職鈞衡爵侯伯一時推挽盡正人讜議嘉
謨咸可績能于偏校識胡雛此理未可常情億哥奴
豈是郎官才誰使巖廊久揚歷眉宇凜〻挾皃雕醞藉
居然困摧折正衙遣膝爭相臣豈止伶官論安叱天
意方將啟禄山帝心邪解疑仙客房屋陰謀獨上陳
三子未究翳巨力偉哉相業繼姚宋久矣威聲落夷
貊千秋金鑑奉君王仁者之言古遺直咏燕論心詎
免猜賦扇陳情竟何益黃鍾毀棄瓦釜鳴鳳去鴟鴞
集槐棘固知骨鯁易嬰鱗坐使姦諛得乘隙一麾出
守來荊南直道忘懷謝欣戚詩篇宴助得江山文中
終年自怡懌漁陽鞞鼓震萬安禍亂寧從一朝積翠
華西幸塵蒙飛蜀道艱難會相憶至言逆耳棄不收
遺祭徒勞長歎息古來忠讜盡如此端欲濟時如穀
帛空令萬古滄海南峯兀高名配韶石于祭荔丹焦
葉黃廟貌屹然歆血食身亡道立復何求失策自與

當時惜丹青誰為寫清姿風度嚴凝見顏色顧侯好
古如古人此本云自昭陽得芳囊無復使人持奕〻
蟬冠照虛壁象設曾聞銀作昭英靈尚想心猶赤拜
公遺像激懦衷悵望天南瘴江碧高辭險語極揄揚
勉强追酬愧非敵

小閣晩望書懷一百韻示仲弟并以簡顧子羙

歲晏群陰積天高霰雪晴西山來爽致小閣湛虛明
曲檻馳孤照微雲點太清泛觀周宇宙曠望出枝撐
九隴龍蛇伏梁溪組練縈翠烟浮近市碧瓦麗高甍

湖外千巖秀林端一帶平松薹森蒼蔚樓觀鬱崢嶸
天末氛埃歛坤倪物象呈清風生户牖秀色入軒楹
北極星辰拱東皐雨露贏寸懷舒遠目為感集孤情
憶昨陪螭殿終年侍玉京含毫清瑣闥通禁鳳凰城
獎擢知恩重讒危覺死輕橐書朝入楚襆被夕徂征
去歷溪山險歸虞盜賊驚西江足波浪南國滿旍旌
迂路良非策尋家不計程天戈戡猰㺄廟畧掃欃槍
蕪没田園在歡呼僕隸迎亂離才甫定患禍忽相嬰
風木悲摧感絲琴慘愴聲誓終墳墓守絶望搢紳榮
卜築誠長計棲遲豈釣名當為千歲壑那作九皐鳴
示舌羞張子輕身笑禰衡盤盂且邱壑騰踏自公卿
未具函關駕聊從谷口耕歲功方險惡供給敵豐盈
瘠隴饒稂莠滮池粃稻秔何心謀肉食充腹但藜羹
孤笑彈長鋏微吟就短檠開編聊自慰攻苦飽曾更
危酒和糟粕盤餐雜蚌蟶恐須食翠栢尚未斷黄精
破臈冰澌解春迴草木萌且休吟蟋蟀行復聽鶬鶊
獻歲三陽始初陽一氣亨小梅舒凍柎踈柳茁枯莖
蘼蕪還飛燕園林又轉鶯試編居士屩學種故侯苽

耙穫流芝木聯畦蒔杜衡摘甘聊共割鈞羨得同烹
烟艇笭箵穩雲溪畧彴横行吟鐫古錦坐隱寄文枰
據石從歌帽臨流可濯纓闕中端有趣身外更無營
古寺迴巒擁細泉幽竇傾帶雲酣曉杓和月貯春罌
繞徑搖金碎循除響玉琤由來穿蠟屐未必羨葱珩
借問披衣慣何如結佩縉端知綬若々不假鋏錚々
近石宜遺襟山川詎舍騂甘為書裏蠹恥作廟中牲
雲鵠翰方鎩風鳶翮正翎隱淪隨綺皓葅醢歎韓彭
坐逸真儌倖時康孰使令溥天期一稔率土慶羣氓
耒耜三農出倉箱萬寶成餘糧飽贏豕大屋比鬡婷
稚耋皆含哺潢池不弄兵人咸安畎畆吾亦樂耕荆
已與猿猱侶猶懷犬馬誠憂心能悄々執節信硜々
老去將忘世朋來且命觥嘉賓期座滿陋巷或車轟
幽鳥會心遠良辰樂事并黄粱葅露薤白蟹筆霜橙
何若三升戀當為五斗酲瀾尊舒翠綫林筍脱文棚
池草鋪新緑亭花藉落英醉眠方栩々兒泣任喤々
庭静朝嘲雀書帷夜話蜻心清香篆綫耳隱梵鐘鍠
遊宦從諸季浮沉許拙兄棣華知曄々伐木亦丁々

操履資磨琢論文責討評杖藜扶跛倚藥劑發聾盲
絶倒心都醉奔馳視只瞠風流懐衛玠敏捷憶袁宏
顧見摩天手眞成擲地玎戈矛萬人敵膽炙五侯鯖
意妙操干舞聲希舍瑟鏗味深飴醴酪調古奏韺䪫
文社誰襟袖詩壇爲主盟中書伏毛穎發墨賴陶泓
友直常希顯言剛酷鄙根藏刀眞善割膠柱未能箏
數　須資策馳車必式閭傳家惟義訓教子謝金籯
婚嫁何時畢遨嬉莫我爭浮家苕水去乘興剡川行
吳殿悲遊鹿秦宮弔拱鱧爐峰看瀑布緱嶺聽吹笙

神嶽登嵩華仙洲指沃瀛沖天思御鶴跨海欲騎鯨
浩蕩愁千古翺翔撫八紘會當期若士高揖笑浮生

唐植甫左司許出示家中所藏紅絲研輙成短
歌奉呈并簡顧子美

羲和盤御升暘谷赤雲夾日如飛鶱晶光下射東方
山石卵含丹孕巖腹誰令巧匠鑿山骨截此頑堅一
肪玉琢爲巨硯形製奇中有形雲斕盈目端溪美璞
色馬肝黟歙珍胚紋霧縠豈知至寶出嵎夷敢綺浮
花彤尤縟鳳味空聞名字佳龍尾苦笑規模俗浸誇

眉子鬪嬋娟休認明眸類鴝鵒頗聞辛家君子知拂
拭自遠塵埃侔火輪煌煌赤烏流墨海翕淪白兔浴
千金豪管雕鏤精百鍊松煤龍麝馥怒猊渴驥縱奔
拏春蚓秋蛇相縮束褚生便覺肌理妍毛穎何嘗免
冠禿公家三世擅直聲此硯提携資爾牘力侔天地
掌中廻肥落姦詖筆端殲固宜祕玩不輕示神物護
持無瀆黷牕明几淨齋閣深日燠風淸靄松竹試將
妙墨寫新詩落筆煙雲數神逸猶公早年曾餌丹竈
鶴精神藐毛綠久卧商山如蕨芝行度天門騎白鹿

猗歟玉蕊富塔庭黃卷青箱勝緗軸顧言十襲遺雲
仍大筆高文永相續

次韻顧子美提舉許示雪中見過之作

殘臈苦寒情未忍萬里風雲欣雪作夜積端愁坤軸
傾曉望却驚天界　王龍鱗甲卧龍山水海波瀾凝
巨壑謝家兒女自多才笑咏飛花度羅幕金爐未覺
獸炭溫錦帳猶訝貂裘薄書生飢甚況復寒生聽朱
絃折臨嶽松孤竹老念山林甲冷戈寒惆沙漠豈思
龍尾賀千官且叠琴心舞雙鶴瑤林王粲自廻瑗勿

謂軒庭金冷落擁門但作衣安卧命駕誰思子猷樂
溪山如畫真自知金玉滿堂端不博烟公携具款我
門注目遥空登晚閣凍冷猶作號寒聲此病欲醫那
有藥公家故自富香醪我亦安然辭曰矜醉看萬事
雪銷凝妙觀圓成不須學

次韻邵子非見贈之作

持竿相與釣鯨魚歎息平生術已疎嬉戲尚能追舊
事窮愁聊復著新書昂霄聳壑公行爾拂石眠雲我
自如卜築相望才一水未應歲晚悵離居

次韻顧子美提舉寄汪彥章同遊惠山之作

結廬絕無車馬喧雀羅可設深扃門北窓一枕午成
夢剝啄叩戶驚心魂故人見我適我願相與携手遊
山樊春風桃李已零落孟夏草木行滋繁下馬共酌
陸子井策杖更步公垂園山肴野蔌助清賞此心非
子將誰論人生聚散如露電訪舊歎息無多存區區
得失何足較瑟僴但期終不諼嗟予夙昔志四海遠
遊欲學飛鴻軒南征曾上帝子閣暮雨朝雲相吞吐
西山積翠多爽氣大江縈練方東奔十年回首如夢
到舊事今復聞公言邇來百念已灰冷但願痛飲窮
朝昏新交漸鮮俗緣省久要更覺懷情趣山中蕙帳
不落寞無復怨鶴啼驚猿平生有意師老氏以退為
進卑為尊致君澤物付公等我乃送老溪前村置之
此事勿復道且須吸盡黃金罇

蔣山佛果師為緣事來而此土方飢戲賦是詩
以發一笑

鍾山禪老天骨奇叢林宴坐如猴羆諸方宗仰第一
義說法舌作霹靂飛年來為衆建廣廈胸中結蓄良

崔嵬倚梁巨棟資喜捨鉼錫不憚東西馳飛騰道價
走梔樾堆積金貝羅珠璣此方旱潦異常歲百里稚
耋方流離析薪鬻子給朝夕閭境半作嬰兒啼坐看
緣事莫措手卻欲反着僧伽梨未問蘭若泣龍象好
把信施賙寒飢向來收拾大寶聚隨千散盡真慈悲
惟師具眼得空觀捆載豈愁垂橐歸吾言可聽勿惆
悵無價寶珠元在衣

次韻葉少蘊內翰丈雪川上買得弁山石林二首

翰林風度世間無烱石清冰置玉壺暫向雪川謀小

隐未應曾國舍真儒平泉草木何須記杜曲桑麻章
可圖我亦露濡散人號浮家正欲老江湖
視草金鑾不記年却將心事付林泉歸居盤谷真良
策買得愚溪定夙緣隔竹間聲鳴佩玉揮毫落紙散
雲烟欲誇水石無窮處故把新詩得〻傳
近約周仲居遊陽羡以私故不果見寄蔔巖因
成此詩
勝遊尚爾阻躋攀自愧閑中亦未閑多謝幽人分巖
蔔宛同春日到雲山洞天上下煙霞裏溪水迴環圖

畫閣暫過豈能妙賞結廬終欲老疎頑窮
次韻顧子美提舉見示久雨二首
春來常苦雨入夏尚慳晴雲物頻舒卷軒窻乍晦明
下田嗟漲溢高峤惜頹傾蔓草無情思芟除又發生
朝來疑欲霽雲氣復如烝泥潦疲馳驟晨昏錯寢興
及時初可喜失節反堪增安得西山出層樓共一登
中夏猶袂衣澤國信殊候連陰不復開似欲無晴晝
涓〻簷間滴駛〻渠中溜蒼生環堵中遑恤吾廬漏
奉寄毛達可內翰并錄送魏公別錄

縠水柯山蘊秀奇精忠深結冕旒知玉堂視草久推
重金桃書名猶恨遲廊廟未應忘澤物江山且復助
題詩懃懇寄錄韓公事好爲斯民更築基
迂愚聊復隱清時幽事相関只自知滿地落花看鶴
舞一軒春雨對僧棋閑中日月真銷得物外烟霞漸
可期坐致時康賴公等不須深遯採商芝
蓴菜
渺〻春湖水拍天紫蓴千里正聯綿初抽荷蕊半含
露旋摘龍須尚帶涎鹽豉欲調難並美鱸魚兼憶豈

非賢自憐不是知机士飽食空能上釣船
送李泰發吏部赴官陽朔
意氣相期會面前謫官邂逅兩蕭然誰憐蘭省鵷鸞
友去作桂林山水仙直道事人寧免黜拙謀于我欲
爭先寬恩下逮良非久來買梁溪二頃田
陽朔溪山冠百蠻羨君遠宦得躋攀聲名已落家區
內忠信自行夷貊間山作劍鋩攢峻拔水如羅帶巧
迴環此生又作南征計好把輕繩寄一斑
寄李泰發吏部

我生稟賦愚且乇昔遊帝所知何因狂言妄發取譴
麼屛跡分甘麋鹿群公于何許知姓氏迂趾訪我梁
溪濱平生傾蓋意氣合談笑便覺襟懷親如公才識
邁等倫緩步自當居要津胡為亦復作此態出語輒
巴鷲臣鄭扁舟歸探會稽穴單騎去指蒼梧雲嶺南
風土不全惡陽朔山水古所珍郎官出宰乃故事絶
徼萬里皆吾民布宣德澤被蠻邑獷俗可使風還淳
古來節士志溝壑笑視生死同埃塵甘心刀鋸蹈鼎
鑊報國詎免死其身聖朝寬大幸無比竄謫未久多

蒙恩轅駒伏馬戀芻豆何用局促聲長呑堂堂基業
甚宏遠豈使扶助無良臣勉旃行矣佇旋旆來興且
訪山陰人

同翁士特小飲中隱堂

三伏炎蒸畫舸迴遊門聊復為君開松篁陰翳罇中
淥杖履逍遙池上臺小雨乍隨雲影散好風還逐月
光來虛堂夜久羣囂息枕簟相從亦快哉

翁士特見和前詩復次其韻

邱園命駕未應迴三徑還同蔣詡開盤谷初能容愿
悵鈞天無復夢瑤臺稚年尚憶嬉遊處老境相從歸
去年幸有西山供醉眼不妨吟望思悠哉

同翁士特遊惠山再次前韻

九峰秀色紹溪迴古寺崢嶸殿閣開澈玉泉聲鏘石
洞鬱藍天影把瓊臺親賓情話真難得巖壑幽尋豈
易來且復淹留同一醉未同遄權念歸哉

題周孝侯廟

周侯高節冠千古志氣剛明乃如許劍斬長橋戟尾
蛟刺殺南山雪毛虎歸來一聽閭里言折節寧辭遠

遊苦學成名立世共驚狗國忘身乃其所至今血食荊
溪濱廟貌崇深日簫鼓我來再拜仰遺像思古傷今
悵誰語君不見淮陰跨下已亡奇噲等何羞與為伍

余于己巳年之春赴奉常召如京師夏五月四
日至京口同似表叔易遊北固山之甘露寺

招提殿閣鬱嵳峩占得江山氣象多一水下臨縈素
練兩山對峙疊青螺乍欣心目到空濶坐看風雲相
盪摩景物自新人自老舊遊追憶柰愁何

雨中渡楊子江書懷奉呈似表叔易

波光浚々鱮聲圓風軟潮平利涉川浩渺雲濤連海
嶠空濛煙雨濕樓船江山雄偉冠天下景物環奇繞
目前遠蹟禹功須我輩感時懷古一悽然

同似表叔易二君置酒平山堂有作

暫停征棹此從容歎息前賢結構雄心眼乍隨天宇
闊笑談不覺酒罇空江光隱見軒楹裏山色虛無烟
雨中種柳仙翁何處去平々蹤跡自春風

過邵伯埭遊斗野亭次司諫孫公韻

星斗照淮楚綠野如砥平茲亭結廬小景物有餘情

我來值袢暑霽露寒宵高覺登臨得佳友坐使懷抱傾
方塘楊柳合極望菰蒲生仰德思謝傅弔古傷蕪城
濁酒聊共酌小鱗鮮可烹抱拙卧江海胡為復此行
區々螢爝光何補日月明稽古得車馬平生笑枯榮

途中書懷

去國飄零半一星誤恩還許謁承明已甘松菊老三
徑豈有材猷厠九卿晚景故慙題柱客壯懷多謝棄
繻生片帆自逐南風起遇坎乘流且慶行

新開河食鰻魚戲成

平湖渺漫煙蒼々菰蒲擢秀新荷香漁舟演漾出深
浦舟中鮮鱖肥而臧傳呼就買不論價得錢留魚々
眼光細鱗哆口偉鬐鬣斑斕結黑微塗黃巨盆汲水
養餘息撥剌舊尾猶洋々付庖薦酒擇困者揮刀切
玉芼桂薑葱生風味已醞藉得此更使不可忘松江
之鱸不足憶銀色訛數篠州魴惜哉行役難駐櫂一
飽未許盃盤常雨蓑煙笠乃吾事安得獨釣青茫々

泗上瞻禮僧伽塔

瀰々淮泗滔實為至人居至人骨已冷靈響初不渝

巍然窣堵波金碧耀雲衢突兀三百尺勢欲凌霄虛
乃知天人師宜有神明扶憶昔歲乙未奉親由此途
開闢瞻睟容端和不相誣清秋日當午為現摩尼珠
蟬聯寶鐸間點綴如流蘇萬目共瞻睹稚耋驩驚呼
重來念舊事感歎涕潸如再拜禮雙足如師真丈夫

汴上有感

不踏隋池今几月重來空嘆二毛侵黃流渾々帆檣
影綠岸森々榆柳陰雨霽鵂鳴呼婦急晚涼蟬噪感
人深區々往返何為者誰識先賢用舍心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七

詩十三 自丁未秋罷相後所作及戊辰年計四十六首

序　寶劍聯句
山藥　煨芋
食蟹　對菊小飲簡申伯叔易
小飲即事呈申伯　玉華宮用杜子美韻
九月八日渡淮　九日與申伯叔易小飲
章華宮用張籍韻次韵季弟阻雪
善權即事十首　題輞川雪圖

宿黃楊村館　次季弟韻賦梅花三首
詠草　寧國縣圃雜花盛開二首
初見楊花　自鄱陽泛江至星子縣
黟歙道中土人獻牡丹有盈尺者為之賦此詩
過彭蠡　遊落星寺
望廬山　遊廬山
韓德全以小舟相迓于落星寺下
五老峰　過玉澗道人草堂
羅漢堂　欲遊尋真觀不果栖雲庵

三峽篇

萬杉寺散珠亭

諸刹以石渠道水有十餘里者感之為賦此詩

序

詩以諷刺為主故以上風化下ミ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有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于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啟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咏性情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乃所

以篤親ミ之恩鴟鴞之貽乃所以明君臣之義谷風之刺乃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心于其間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几乎熄矣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悱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不敢忘君故其辭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予嘗喜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浦又明年遷海外自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魑魅荒絕非人所居之地鬱悒無聊則賴詩句攄憂娛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咏風月未嘗不作詩而嫠不恤緯之誠間亦形于篇什遂成卷軸今蒙恩北歸裒其所作目為湖海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返萬里四年間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清明日梁溪病叟序

寶劍聯句

造化爐錘巧山溪鑛鐵良精金付甌冶妙手鑄干將淬厲成鋒鍔伯紀 飛騰辨氣光青黃司火候申伯 爪髮助祈禳桃氏几時獻叔正 龍文難久藏鏽鈹識松理已屈認魚腸黯ミ青蛇色伯紀 炎ミ赤帝祥提携起三尺申伯 駕馭牧羣狼彈鋏悲馮子叔正 詩譚悟趙王神功歸不試利用運無旁贈客千金直伯紀 方人百鍊鋼還須玉具飾何日蒯緱裝詎使妖腰喜申伯 常客節志狂純虛非拭媚臣闕太堅剛鬱勃衝牛斗蜿蜒棲混茫晴能實千越俱議剜艅艎技拭資神王叔正 珍藏閟寶房斬蛟誠壯勇刺象見鋩鋩韓信

歸高祖朱雲賜尚方雄才允倚伏倭膽已飛揚渾脫
公孫舞 伯紀 纓胡庭士傷吴鈎能曲折蜀漢有文章
六賜恩何厚三名怨未償先知吼蛟兕摩鈍凜冰霜
大子常思擊 申伯 猿公莫敢當翁歸倫文武李路戒
彊梁疾視真何事 叔正 要盟或可威鑱天隳彗孛適
野走彷徨麾拂飛雷電 伯紀 軒昂變雨暘制強同匕
首定亂豈長槍叔向排當御昭王畏拙倡買牛今欲
老 申伯 鑄傳歲方穰 叔正 徐國留吴札鴻門蔽項莊
桂嶄真貴盛擊柱妄披猖曜僣山妖見秦與水怪彰

萬人猶可敵一吷未應敗不動驚公勝為誇異伯陽
斷匠猶未妙穿屋始非常止水涵晶瑩疎星點角芒
聊須為武備何必事戎行要益宗臣履休同小盜囊
衝星憐杜子斫地歎王郎 申伯 不假蒙須使真成刃
手劍新銅如可發故物未應忘 叔正 點虜稱兵急王
師擊鼓鏜氛祲期掃蕩心胆未開張未斬樓蘭級耶
銷點首瘡几回開匣羅但欲引杯長聊復防身佩毋
為躍水亡報君吾志畢以爾倚扶桑 伯紀

山藥

山家為我斷青冥養就仙芝指掌明風味自應殊黨
芋功名初不减黃精藤盤欲薦冰霜質石髩先聞風
雨聲碎穀留懷正歸去浚然悠久見交情

煨芋

今夕何夕夜未央天寒擁爐更漏長縮肩環坐有飢
色呼童取芋灰為塘蹲鴟得火良易熟脫落皮毛如
紫玉迭煨迭進爭相先笑語蝴喧如實脫腹錦里先
生亦不貧家園收拾重千斤凶年自可治妻子美好
不減岷江濱鄴侯昔遊衡岳左懶瓚食餘貽十个我

今歸去隱家山豈復從人覓殘顆曜儒奉養亦已微
一飽使吟煨芋詩君不見齊公夜半意不嫌易牙煎
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食蟹

秋風蕭蕭蘆葦蒼野岍郭索紛成行持茅披甲正雄
健意氣真欲行無旁朝魁執穗似有禮擁劍敵虎何
其強野人構火夜探撥束縛赴爲如驅羊樽前風味
若無敵芼以橘橙尤芬芳流膏研雪快一飽咀嚼海
錯皆尋常丹楓夜落吳天霜穲稏欲熟千畦黃梁溪

白蟹正可釣雛雞濁酒肥且香先生去歸嘗口腹老饕未許他人嘗家山漸近意漸適思歸豈獨鱸魚鄉

九月五日對菊小飲簡中伯叔易

淵明愛此九日名對菊無錢可留客杜陵爛醉作生涯青蕊空嗟未堪摘我今鼓枻適長淮坐見幽叢爛熳開自從多病久不飲又爾一洗黃金甆南東節物誠已早翠葉金花為誰好三徑荒蕪爾尚存未覺出山同小草世間萬事皆可忘且須從此酬秋光平生最愛老坡語菊花開日即重陽

小飲即事呈申伯

夜涼同咏古人詩新〻蛸〻照酒卮一醉且祈軍退扁舟似與菊花期銜杯樂聖真吾事泛宅浮家漫爾為歸去雲山最深處隔江千里牽相思

玉華宮用子美韻

阿房但遺基銅爵亦飄瓦茲宮製何朝棟宇妙天下溪山最清施畫手不可寫于今黍離〻客過渡如洒迺知營宮殿徒以業力假起滅獨浮漚聚散齊一馬如何世間士天運欲持把此理貫古今宜有知之者

九月八日渡淮

長淮渺〻煙蒼〻扁舟初脫隋渠黃平生見此為開眼況復乞身還故鄉嗟予涉世誠已拙徑步不虞机穽設空餘方寸炳如丹北望此時心欲折楚天清曉作輕寒黃蘆着霜聲正乾川廻金碧隱窣堵風遠鐘磬聞龜山艣聲嘔軋歸何處笑指江皐尋舊路松菊荒蕪欲白鉏盜賊顛翻非所懼時聞盜作故云蟹螯菊蕊風味適且須為盡黃金舟世間種〻如夢電此物能消萬古愁

重陽日與申伯叔易小飲

上客相從稱玉觴楚天杳〻湛秋光紫茱黃菊有佳色白蟹𩵋鮮聊共嘗自哂三朝為逐客常于九日旅殊方十年往返成何事贏得蕭〻滿鬢霜

章華宮用張籍韻

楚王初建章華時脩梁巨棟如雲垂諸侯共落相長飆示汰社〻逃西歸當年左史箴王闕祈招之詩為

次韻季弟善權阻雪古風

歲晏江南三尺雪奕〻瀌〻遂連月意濃豈是天網
疎勢重便疑坤軸折溪行小艇碎璚瑤自肽縞帶隨
車轍瞑投蘭若寄僧房更覺千巖鳥飛絶憶昔宣和
全盛年嘉遂應期來自天千官朝賀未央裏仰視龍
尾垂蜿蜒珠 瑩煌青瑣闥玉花浮動蒼冥闕但將

歌舞賞清妍肯信山河會分裂自從國步多艱難胡
騎長驅窺漢闕陰風慘淡隨殺氣見雪及使摧心顔
古來治理初無別中國設强胡浸滅生令和氣變陽
春肉食于今未宜忽迂愚放逐恩已寬敢憚道遠貂
裘蒙空餘燗〻寸心赤中夜不寐憂千端素髮飄蕭
頭已踏百年光景行將半未知夢幻此中生几回首
雪光凌亂會當掃蕩豺狼穴國耻來乘時須一雪洒
酣拔劒斫地歌心胆開張五情熱中興之運期我皇
江漢更洒累臣血

善權即事十首

荊溪移棹雪漫〻皓色連空眼界寬練帶縈廻迷罨
畫玉屏崔崒失銅官風飄珠蕊來仙圃波槎銀漢到
廣寒安得丹青似摩詰生綃寫作畫圖看

十日荊溪雪未晴敲冰聊作善權行最憐擊碎瓊瑤
片欲愛長聞環珮聲百仞巖端仙鹿過千株松老下
鶯迎斯遊自覺平生少頗怪海留景太清

雪着溪山淡復濃行舟疑在玉壺中雲藏嶺半深難
見冰塞長川邈未通賴有僧房容假榻未應塵跡歎
飄蓬勞生夢幻成何事萬古閑愁一笑空

山崦溪灣三四家竹籬茅舍暮烟斜仙村自種田〻
玉梅徑疑開處〻花近渚冰銷沿鷺遠迷林烟暝數
棲鴉年〻値雪長為客對此凄然感歲華

小童又報雪飛花深注鑪煙欲起時淅瀝乍聞徑竹
葉飄蕭初着著松枝南人共訝何曾見北傾深韝有
所思牢落無言自搔首却驚華髮頓成絲

一夜凝寒雪意濃禪房睡美不聞鐘起看銀色三千
界更憶瑤臺十二重戴白蒼官尤覺好折青居士若

為容春晴透出寒蟾色為照溪頭羣玉峰
連日風雲匝地陰玉花飛舞滿烟岑竹窓夜色綦方
適書幌朝寒酒倍斟幸有高人同勝賞不妨佳處得
幽尋庭前暗積知多少自策筇枝探淺深
山空鳥雀傍簷楹景短唯聞鐘鼓聲憫瑣但知煨業
芋少陵何處斷黃精江南寇盜休無藉塞北煙塵迮
未平太息浮生端值此不知無念契無生
雲霽色初開雪未融坐來風撼落長松林初趣捷緣飢
鼠洞窒深沉蟄老龍致遠未須金腰裊遏高且看玉

芙蓉豐年最有田家樂雪屋何妨入夜舂
朝來烏雀報新晴乍喜窓間日影明糝徑楊花渾寂
寞倚簷冰柱漫峥嵘早梅向暖垂ゝ發好鳥知時得
得鳴從此陽光漸舒暢放回春色滿江城

投金瀨有感

楚王聽讒誅五卿招呼二子同就烹子胥彎弓見使
者義不戴天非惜生猱猌乞食因江表曷嘗一日忘
郢城漂水之陽遇漂女壺漿簞食欣相迎當時追捕
尚爾急殺生滅口意豈輕覇吳何止服勾踐破楚遂
以鞭荆平倒行逆施道雖遠復仇攄憤聖所稱却來
訪舊欲報德歎息玉質隨流滓投金瀨亦何有聊
以寓意通精誠哀窮進食類漂母解劍掛墓同延陵
古人已矣不可見空有史筆遺英聲

題成士　所藏輞川雪圖

朔風飛雪何漫ゝ羣山大半埋雲端藍田邱壑不易
得更把雲雪粧林巒茅齋竹屋架巖巘軒楹面勢隨
所安素華淅瀝洒空翠逼耳似聞聲正乾層崕凍峰
石欲裂飛瀑不凝便流湍長松落ゝ有生意連臂下

飲惟鶴猿椒園柳浪眇安在彷彿猶認茱萸沜乘危
路蹇者誰子竦肩縮神何其寒秪寒詩句獨有得不
減覇橋風雪間幽人一去久寂寞寒藤滋蔓誰能刪
生絹數幅寫絕景空有圖畫令人看

次季弟韻賦梅花三首

冷蕊踈枝烟水濱江南此地又逢春年ゝ行路常為
客的ゝ寒花解笑人雪裏暗香來鼻觀風前高格見
天真誰言對爾銷愁得一段秋愁特地新
年ゝ青女久橫陳賴有江梅漏洩春孤潔如親隱君

子風流似對謫仙人雅期蘭蕙香非遠鮮笑松筠色
未真開罷枝頭著青實放教桃李一番新
羣芳凍死未招魂誰使梅花獨占春願折繁華遥驛
使為傳幽思惱詩人心馳魏闕愁商嶺路入章江憶
子真莫道廣平心似鐵賦辭得、與清新

宿黃栢村館

客館可人意敞懷行路難軒窓面蒼翠碁酒助嬉遊
雨過竹聲碎風搖雲影高人生隨處適何必賦離騷

寓寧國縣圃中桃李雜花盛開有感而賦詩

春光不為干戈薄花縣繽觀桃李開可惜繁華勞剪
刻莫教風雨便殘摧溪山有意相輝映蜂蝶多情自
往來應笑逐臣心似鐵客中扶病亦登臺
乍雨乍晴三月節半開半合百花枝傷心春望不堪
遠感物淚痕長欲垂塞北但知隨水草江南何事擇
旌麾上林無限鶯花老應怪來遊鳳輦遲

詠草

夢覺池塘碧草萋風搖烟濕已霏霏緜聯山色不知
遠惆悵王孫何日歸微質亦知煩風露寸心終欲報
春暉芳根縱腐猶能化舞蝶流螢到處飛

休寧縣驛舍初見楊花

山館風光隨分好方塘碧長萋萋草楊花搖蕩入疎
簾又是一年春色老

黟歙道中主人獻牡丹千葉面有盈尺者為賦此詩

平生愛花被花惱每見牡丹常絶倒自從喪亂減風
情兩年不識花枝好邇來謫墮烟雨中行色日與春
光濃今夕何夕見綠者頗類壽安千葉紅豈知黟歙
深山裏乃有此花端若此不論玉枝與鶴翎可亞姚

黃并魏紫嫣然見我如感傷似訴處此非其鄉吾衰
多疾不解飲對爾歎息空持觴人言老境花如夢獻
此殷勤情已重蠟封瓶貯可多時惆悵洛陽今不貢

自鄱陽江泛舟至星子縣

夜行黟歙間山隴如黏噱澗水互縈繞路石何嶢嶅
深谷四無景峻嶺千雲霄朝行嵐氣合暮宿怪禽號
吾雖一險夷無乃徒御勞及茲夏潦漲弭節俯江皋
試命其舟檝聊以釋煩囂巨浸與大水東流日滔滔
來檣與去櫂倏忽馳千艘進舟枕席間舟子巧所操

江山遙隱見景物資遊遨頗同謫仙人醉著宮錦袍長嘯倚拖樓軒然咏離騷心隨人極遠身逐秋鴻高風帆擘巨浪大艑駕雲濤百里須臾間千里不崇朝快哉可以賀把酒持蟹螯

彭蠡

神禹治水江為最邅迤逶蛇鍾作滙泓瀅不獨陽鳥居浩蕩端使羣川會羣川已會江不湍朝宗到海東南安煙收雲斂望不盡眼界始知天宇寬世傳揚瀾并左蠡無風白浪如山起我今謫宦此中行何事恬

然風浪止楊侯也自可憐生不學世人俗世情好風已借一帆便霽色更增雙眼明晚來畫舸鳴六鷁超忽千山如脫鬼波心突兀見星宮雲際崢嶸望廬阜世間此景良不多洞庭三峽真么麼共浮太白期一醉對此不飲當如何

遊星落寺

一氣非沉誰所肇隕星為石古不少羣川會處渺無涯墜此精堅鎮江表坐令釋子開梵宮棟宇規摹浮王小窈窕樓臺四面通洶湧波濤千柱儀我來端是好幽奇一葉飄然陵浩渺初疑牛女在銀漢更訝靈槎經畢昴星房月殿夜沉沉水色天容秋杳杳恍如清夢到天門欲駕飇輪揔蓬島塵世喧囂那易得幻境去年何日了心閑境寂付幽人衲被蒙頭任昏曉

望廬山

多年不見廬山面江上初從望中見秀骨蒼顏五老人顧我欣然如索善香爐峰頂紫煙浮瀑布遙看雲漢流雲舒霞卷互明滅倏忽變態無停留却疑清夢昇邱壑風物何為宛如昨縱令真是夢中看夢未覺

時良不惡平生所願今乃償竟著日月遊山房青鞋布襪久已弊百錢掛杖聊徜徉

韓德全以小舟相迓于落星寺下

故人一別兩寒暑鴈斷魚沉杳何所那知迎我落星傍一葉凌波聽撇舞胷中耿耿初自若身世悠悠乃如許且須酌酒澆肺肝切勿開口論今古

晚出南康遊廬山

捨舟星子渚遂作廬山遊空濛香霧閒十里松桂秋草木吐香潤泉石交横流乃知山中物一一皆其尤

嵐逼空翠濕峰高巘煙浮心闊雲出嶺眼淨龍還湫月墜夜窈窕風林晚颼飀梢聞鐘磬聲逈覺梵宇幽平昔念清賞孰云今乃酬似非人間境須向物外求顧拌雖不暇吟哦浩乃收聊將詩紀行一洗他年愁

過玉澗道人草堂

道人妙彈琴能作醉翁操人亡琴亦亡頗為識者悼草堂玉澗邊蕪沒已秋草憶帳鶴驚空藥杵香餘擣竹光淨如洗桂子寒不掃松風蕭冷冷猶想琴聲好

五老峰

五峰秀出如五老彷彿蒼然長美好問之不肯道姓字儼然子房從四皓商山採芝亦已久漢庭辟穀何其早優游相與定儲皇携手江湖共幽討化為峰石寄山巔下視塵寰真電掃衣冠想像猶偉然容貌至今初不槁祇應明月見當時間有白雲來問道逝將築室近峰前歲晚相依得相保

題羅漢寺 寺中有三澗金池殊有別致

梵宮臺殿古松桂碧參天玉澗碎寒石金池開小蓮循渠窮水脈策杖到巖巔漸入廬山境從參五味禪

自羅漢院欲游尋真觀雨作不果遂次棲賢聞尋真景物尤美留為異日不窮之賞賦詩紀之

羽人之宮鄰五老杖屨欣然事幽討那知一夜雨翻盆山路難行愁滑倒世間違意常八九萬事皆然寧自保山靈豈是秘幽奇欲結清歡故相惱傳聞景物冠廬山小殿飛樓更精巧古潭搖蕩明月光綠蘿清松覆煙草屏風九疊雲錦張古來詩句謫仙好山中道士不出門玉杵金丹手親擣我方放浪謝冠裳未覺山林跡如掃真遊倘有不盡緣容我他年來訪道

棲雲庵 羅漢長老為退居之地求予名之有大蛇其後

禪老幽棲地雲峰尺五天江湖蒙縞帶世界接青蓮說法三乘外藏身萬象巔潛虬蟠不去應聽祖師禪

三峽橋

我昔曾作雲安行道逢除書還玉京至今遺恨不一到與聽三峽流泉聲此來又謫武昌去廬山常道欣所經棲賢寺前小三峽拭目便覺增雙明黃牛明月坐中見瞿塘灩澦森相迎山寒草木鬱葱倩逼耳似聞猿狖鳴層崖亂石互廻薄震吼正坐不得平珠跳

雲沸巧潑射晴晝雨雹驅霜霓壯哉造化融結此故
使水石相喧轟妙音流出無盡藏乃與衲子門庭爭
飛橋鼎屓跨虛碧面對五老峰崢嶸我來雲物為開
霽當暑萬壑松生風提攜更得二三子杖屨不辜邛
客情垂餅得水不敢激老坡舊約今尋盟

萬杉寺散珠亭

一派飛泉落坐隅跳波沸石散成珠道人諦看空濛
際顆顆圓明定有無

諸刹皆以石渠道水有至十餘里者感之賦詩

廬阜秀江南凝結盡雲母泉源乃雲腴甘冽固其所
當為瀑布垂慶作龍鸞舞交流澗谷中厥味皆鍾乳
僧坊有能事致勞勞汲取鑿釜石為通渠計里不計步
回環繞山麓高下映詹廡蜿蜿虹腰轉溜溜螭頭吐
沛然飲濯餘灌溉及蔬圃誰將創物智作此濟衆祖
斃勞逸則永心一力乃舉豈惟小物然萬事盡如許
吾道何其衰寤寐慨思古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十七卷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八

詩十四 在湖外作五十七首

谷簾泉　再遊廬山感懷
開先寺漱玉亭　瀑布
簡寂觀　靈湯
偶成　歸宗寺四咏四首
廬山戲成　圓通寺中與覺老步月
戲贈東林珪老　諸刹以水激磑磨殊可觀
子弟輩遊天池余以病不果往為賦此詩

同許右丞遊東西二林 許右丞詩附入
太平觀植瑞香可愛頗恨不及其花時
西林寺　白公草堂
琵琶亭　過陶淵明故居
德安食枇杷　雲居勤老以書見邀不果往
聞子規　雲巖月林堂成古風
戲題墨梅　兜率寺
玉溪亭　過苦竹嶺二首
早起　通城送李言弟二首

有感　　寄汪周士絶句二首
季言送至湖外往無為挈妙旅櫬
寓居僧舍東軒池蓮盛開珪老有意見過
張子公以圖鑑見寄作詩以荅之
小塘　　飛雲
讀留侯傳　　東軒夜坐
浴罷和東坡韵　　次韻謫三居適
懷季言弟幷簡仲輔叔易
次韻張子公見寄二首

予久不飲酒雨過晚凉悠然獨酌戲成葉落
　無因再遊道林嶽麓
　谷簾泉 世稱谷簾第一惠泉
甘泉多自石山出世品谷簾為第一淄澠之水不易
辨臆說詎敢評得失廬山深處為谷簾度嶺穿雲費
時日道人裹飯時一到獻水烹茶資野逸坐令僕隷
致辯覺是非誠否良難語世間知味定何人食蔗多
謂甜于蜜居然真偽相混淆往ゝ循名因去實何似
家山陸子泉石縫迸出蒼龍淵山中空洞乳滿腹一

泓下作梁溪源清甘著舌久不散持以瀹茗增芳妍
華堂石鼎與霞護好事汲取肩相駢有時置酒飲其
上醉滌肺腑塵煩蠲緘題寄遠無為者貴賤均飲初
不徧被知幽人在空谷此若佳客臨風前未須細較
味優劣且問所處誰為賢
　予幼嘗一到廬山再遊已三十五矣感懷二首
夢想廬山三十秋却因謫官得重遊禪林處ゝ逢清
賞山路人、識故侯絶嶺半將雲幕覆飛泉長作玉
虹流平生邱壑真吾志一洗胸中萬斛愁

香爐峰頂紫烟凝三峽橋邊雲浪驚不為迂疎成遠
謫豈能蕭散个中行雲霞映帶松蘿色殿閣深嚴鐘
磬聲回首世緣真夢幻故應長此寄浮生
　開先寺漱玉池亭
未遊漱玉亭先誦東坡詩手持芙渠跳下清冷中疑
非謫仙不能為此詞後翁三十年我亦遊于斯飛橋
已湮沒故跡多推移空餘高巖與深谷落日慘淡松
風吹白龍依舊出青峽散沫下作清漣漪古來陵谷
會變遷況乃景物資人為雲間灧、吐寒月清光不

臧翁當時相望一世登孤笑坐使萬古生長愁

瀑布

我昔遊太華矯首望仙掌瀑布如銀河斗落五千丈
空濛雨霓飛灑洞巖壑響及覩廬山瀑未覺快清賞
飛泉出山腰半派照層嶂況吟謫仙詞其或過所獎
傳聞山之巔峰列岫屏障銀河落九天噴薄珠異狀
倒掛三石梁無乃在此上遊將隨羽人裹足一同往
懷哉不可得空積青霞想

簡寂觀 陸修靜先生之故居

高士不可見雲鄉空留居烟嵐飛瀑外露石礎星餘
松老未歸鶴沼深青見魚何人得丹訣應有桃中書

歸宗寺四詠七絕四首

孤峯秀拔翠岧嶢峰頂虛無是紫霄從此上賓朝帝
所直須穩跨玉龍腰 右詠紫霄峯

溪流宛轉若翔鸞翠色涵虛特地寒底舞事餘窺碧
沼祇應誤作鏡中看 右詠鸞溪

右軍真是墨中仙到處成池豈盡然祇有此間疑可信
白雲書法至今傳 右詠墨池 羲之受書法于白雲先生今廬山白雲洞是也

光射蒼崖石鏡屏我來一視豈無情誰云顯晦知時
節長伴空山寒月明

偶成七律 東坡先生題開先寺漱玉亭石柱云玉局散吏來遊而余領洞霄

洞霄吏上紫霄峯漱玉亭遊玉局翁人物風流何可
並山林趣舍略相同是非論定千年後身世塵勞一
夢中我是騎鯨謫仙裔赤鱗相逐御清風

靈湯

石甃霧湯列道周玉池金屋本相侔滌塵時有幽人
到不與驪山共一流

客言廬山往來之盛今不逮遠矣因戲成此詩

福地禪林海內無盛衰亦與世緣俱祇應泉石不知
老長伴煙雲得自娛種杏仙家今寂寞獻花衲子亦
乾枯我生頗恨來遊晚也勝不來空看圖

圓通寺中與覺老步月

石耳峰前松檜香月華天影夜茫茫道人試道溪
水何似曹溪一派長

諸剎以水激碓磨殊為可觀因賦此詩

疊石壅寒派湍流瀉迴溪誰將方便智成此妙圓機

輪輻互高下波濤鬱𪖐飛磨牙迸旋斡碓杵紛昂低
玉粒巳粲粲瓊花亦霏霏雖存机械巧利澤成博施
試語漢陰老使知渾沌非惟當善用心功與天地齊

予侄肇遊天池余以病不果往為賦此詩示之

雲山積翠倚穹蒼仙聖靈蹤寫上方瑞像世傳藏錦
繡神光人說是清凉心安是處皆歡喜眼正無時非
吉祥我病未能尋勝境殷勤為爇一爐香

戲贈東林珪老

我遊廬阜南山北師住二林東院西試問遠公來作
佛何如陶令醉如泥若邀名士同蓮社笑送幽人過
虎溪千載風流久寥落更煩拈出與提撕

西林寺

東林大禪苑殿閣傑以雄西林乃律居僧房小玲瓏
泉流庭廡間苑轉如鸞龍花竹深窈窕松蘿鬱倚葱
縱觀魯公書遠揖峭直風餘碑雖崢嶸一掃凡馬空
安得數椽地介居二林中當有遠公流策杖時相從

翰方舍舟九江適會僕射相公道過二林得非所
期相顧嘆息輙為長句用志勝遊且以叙別

公為遂客向何州我亦東家賦遠遊邂逅二林成晤
賞寂寥千古想風流玉鎔溪堰凉吹榻蓋偃松蘿翠
滿樓明日分携重廻首鑪峰空見紫烟浮

道出廬阜偶值嵗老右丞同遊東西二林蒙示
佳篇輙來韵以報之

迂疎又復謫南州假道江山得勝遊杖屨欣逢長者
轍笑談同訪遠公流風摇杉檜驚寒夢烟鎖風嵐繞
翠樓回首中原意蕭瑟此生飄泊任雲浮

太平觀道士植瑞香于蒼廡間殊屬可愛頗恨
不及其花時為賦小詩

道人心境閒種花白雲鄉交柯碧珊瑚凝凝眾葉光
駢簇資灌溉孤根法清霜治畦蒼廡間晏溫借朝陽
我來恨太晚不見花吐房想像正開時淺紫兼微黃
濯濯炫秀色霏霏懷天香空餘風露枝璀璨繞廻廊
地靈草木潤長與蕙蘭芳明年花更好嬌首遙相望

白公草堂

樂天平生不可及謫官乃作廬中集香爐峰下結草
堂石屏紙帳隨時給維摩丈室亦何有天女散花空

結習何須江上聽琵琶泫然淚滴青衫濕

琵琶亭

去年假道潯陽城扁舟夜泊琵琶亭却憶當時醉司馬送客江頭秋月明今年謫官又重到棲地乃緣蜂寃經軒檻回首已不見况欲更聞絃索鳴西風蕭ヽ蘆葦响月色下照江波清祇應風月長不老坐閱塵世猶流萍我生多病苦憂患未能忘却世間情移舟相近夜悄ヽ側聽疑有檀槽聲

過陶淵明故居有感

捨擢潯陽城税駕栗里細懷靖節翁衡宇茲避世乞食雖甚貧折腰肯為米陶然傲羲皇獨得醉中意三徑不願餘五斗聊自詠優游晉宋間俯仰無所愧若人骨已朽凜ヽ有生氣斜川尚環流層城亦秀峙何如高世士廟貌已頹圮誰將一觴酒薦此菊與杞詠歸去来辭感歎成坐起

德安食枇杷

故人餉盧橘烟雨江上村芳津流齒頰核細肌豐温誰為黄金弾偏宜白玉樽返源旋味處寂寞自無言

雲居勤老以書見邀不果往戲作此詩寄之

吾師脫浮玉振錫来雲居江邊波浪已遠去山頂風應晏如我来問津師草ヽ咫尺雲岑悵難到師既拗折拄杖不出山我亦把定韁繩不下道試將此意示叢林撫掌呵ヽ同絶倒

午暑憩潭田精舍老僧求詩詢其曾游方否云以少嘗一列分寧感而賦此

修江深寂處簡若寄高邱松竹有古意雲山無世愁老僧頭已白鄰邑幼曾遊自哂何為者半生踰百州

聞子規有感

江南四月五月時空山月夜子規啼勸我不如歸去好我方遠謫何時歸中原杳ヽ暗鋒鏑縱使得歸何所益不如且住碧山中為憑青鳥通消息

寓雲巖月林堂同賀蕃竹菴二禪老夜坐松竹間偶成古風一篇

雲巖古叢林幽勝侔衡廬虚堂翠陰合松竹十畝餘我来正徂暑小憩尉脩途中夜起徐步涼飈飄輕裾娟ヽ雲間月照此青珊瑚寒影搖鎖碎清光散扶疎

流螢亂稀星垂露冷高梧宴坐林下石乃與禪人俱諦觀空色問深味金仙書萬籟久都寂遊心物之初借問塵埃中還有此藥有何當兵革息歸老山中居

戲賦墨畫梅花

道人盡手真三昧力挽春風與遊戲露枝烟雨忽嫣然自得工夫畦徑外由來黑白無定姿濃淡間錯相參差烟如落月斂寒影翳若宿霧含疎枝群芳種種徒繁縟脫略丹青尤拔俗妙質聊資陳氏煤幽姿好件文生竹世呼墨竹為墨君此花宜稱墨夫人鉛華

不御有餘態世間顏色皆非真年來妙觀齊空色天花時露真消息試煩幻出數千枝不費梁溪一墨

兜率寺

隨意寓禪房小軒風露凉山幽雲傍戶林迥月窺牀竹色曉增翠桂花秋欲香無人知此意天影碧瓷瓷

玉溪寺

玉溪何日寺古佛亦塵埃高閣雲初卷小池蓮半開竹風清枕簟松露滴莓苔寂寞溪邊路幽人自往來

過苦竹嶺二首

絕嶺橫鳥道江湖從此分沉吟洞庭野悵望具區雲去住本非我別離空念子啼規苦竹腸斷不堪聞

今日江湖境雙眸嶺上明山光隨地好秋氣逼人清隴水初分處雲鴻欲別情離群古來有歎息未休兵

次通城送季言弟還錫山二首

半載相從作遠遊物華冉冉又新秋江南山水共清賞湖外風煙成獨留安遠為傳安穩信時艱增重別離憂渚宮此去無多地悵望自登黃鶴樓

陸離長佩切雲冠澤畔行吟且　閒我已安心為逐

客子今何事亦拋官江湖鴻雁初寥落風雪鶺鴒相急難歸去家山見諸季為言努力且加餐

季言送予至湖外欲往安徽無為州挈其姊孫櫬歸無錫憫其勤贈此一絕

送我請官邊姊殯人生如女亦勞哉他無奇骨西山上煩汝還須得得來

寄王周士絕句二首

偶然一病便休官萬石巖中處已安底事書來猶剩語也知習氣掃除難

年來百念冷如灰夢到江南又一回從此故人音問
近洞庭秋色雁初來

寓居通城僧舍東軒池內蓮花盛開竹庵珪老
有意見過戲贈此詩

道人庵外萬竿竹何似小池千葉蓮月白風清誰共
此心閑境寂兩翛然好拋鉛粉娟娟淨來看荷珠的
的圓飛錫倘能真過我直須趁取未霜前

張子公以圓鏡見寄作詩報之

我觀大圓鏡瑩澈靡瑕垢清光溢寒蟾碧井窺古甃

冰池絕塵埃玉壁無肉好不知何年鑄款識雜篆籀
冷然照肝膽況獨須眉秀英英張公子輟贈意獨厚
使我正衣冠吏似別妍陋嗟予雖有髮半世困馳驟
蒼浪齒髮衰已覺成老醜幸茲置寬閑閉戶念往咎
冠歌與珮落顛倒聽襟袖平生遭謗讒白黑坐分剖
逝將杜德机漸可塞智竇豈徒齊美惡端欲一昏
鑑焉何所施無乃虛授受聊持戲鳳匣藏此蟠螭紐
精光秘不露猶使魑魅走詎逃鸚鵡形時作蛟龍吼
君看方寸間此物誰藏覆靈臺湛虛明廣博含宇宙
纖毫莫凝結萬象悉籠圓寧隨古今移不逐面目皺
人人各具足一一謝雕鏤無塵安用拂表裏自通透
諸佛亦何為四智此為首祖師持出遊法器久已就
那時清淨眼更入煩惱部隨緣夢幻中坐閱螢燭鬪
本來妙明心一念證無漏持此還寄君試問承當否

早起

秋曉凄然枕簟涼小窗殘月尚臨床追尋夢境煙雲
散起傍荷花風露香慨念関河心黯黯諦觀身世意
茫茫樽中有酒聊須醉造物于人自忖量

有感

三年再謫隨江湖何曾經行萬里餘環繞真同循磨
蟻羈窮更類局轅駒自憐許國心猶壯却笑謀身術
已疎二聖未還氛未靖尚思痛哭奏囊書

小塘

誰使精廬鑿小塘坐看天女試新粧風搖翠蓋珊珊
響露裛紅衣苒苒香碁罷雨聲來絕巘夢回月影尚
倚廊我生本自無根蒂觸處為家殊未央

飛雲

飛雲遊碧虛夭矯龍蛇勢因風態無窮抱日色增麗
飄然欲安歸出岫非本意為霖竟何成跂望增嘆喟

讀留侯傳有感

秦人失鹿解其紐群雄競逐死誰手天方注意隆準
公故使留侯上作賓皮圯老人親授書言從志合宜
其偶捕取項籍如嬰兒指麾諸將猶獵狗運籌決勝
帷幄中楚漢存亡良已久誰言留李田舍翁揔聽人
言本無有但能信用子房謀何妨抱持戚姬日飲酒

東軒夜坐

苒〻流年催白頭此生那向此淹留回天高露下物
華肅月澹風清僧宇幽荷底光芒螢照水草間悲怨
蚓吟秋夜涼人閱家千里別是羇臣一段愁

浴罷追和東坡韻

華髮短且稀無事蘭湯沐及玆秋暑闌頭垢資一浴
平生冠裳汗往咎不可復聊將清冷泉灌此空洞腹
荒山薪易採巨斛水良足融〻氣通膚爛〻光溢目
朽然勺用瓢何必池甃玉呼童為爬背自勝飛燕沃
振衣絺綌涼晞汗風前竹却來就繩床一枕睡初熟

忘世安用愁拋書且休讀夢中期汗漫萬里歸一矚
吾生真寄耳來者亦何卜沛然乘天遊無心且緣督

次韻諭君三適 早起理髮 午牕坐睡 夜卧濯足

早起理髮

未能運河車上泝泥丸宮鬢髮忽已華颯若冒雪松
清晨起自理灌此萬里風蕭〻櫛齒快淅〻氣脈通
呼兒助千篦緩手無匆〻我生本疎懶謾隨軒冕中
野馬就羈靮何如霧生鬃握髮諒未能散髮聊與同
金丹駐髮色緣合亦易逢逝將弄雲海一訪安期公

午牕坐睡

世幾滅頂欲為多掣肘功名如浮雲于我亦何有
惟玆華胥國風土諳已久坐中可斷取聊試維摩手
昏〻一卷書冗〻三杯酒飄然到其鄉自覺樂而壽
嗟我蒲柳姿未老先已朽何嘗慕管蕭但欲師廣受
未能脫羈束洗濯愈瑕垢已矣姑兩忘蘧〻學莊叟

夜卧濯足

養生貴養足不假衾與裯溫〻斗水間可以解我憂
月露夜寂〻風雨寒颼〻呼童具盆湯足若雙蛻枝

老來嗜坐卧突兀鷹在韝有時起浮竹悦訝煙雲浮
自從飽滌濯此病良已瘳堂虛日千轉輕捷如沐猴

懷季言弟并簡仲輔叔易

我昔謫沙陽爾送至虎邱相攜觀劍池共坐蒼崖陬
霜寒草木衰肅々天地秋慷慨論世故豈復知離愁
中間謫雲安爾病家山留獨與仲及叔分攜浙江頭
潮聲來海門風雨助颼々銀濤壓天起從此一葉舟
及茲謫武昌爾復我從遊回環溪壑間渺若雙沙鷗
長江快清曠廬阜探奇幽行盡江南山始次湖外州

傳聞浙郡兵盗用官庫矛夜探赤白　殺吏起相讐
懷家動歸心觸熱遽還輈作別今几時此情浩難收
塊處誰共誰把酒無與酬憑高欲望遠獨上黄鶴樓
吴越天杳々風煙晚悠々顧嗟禰處士坐困鸚鵡洲
胡虜氣方横盗賊起如蝟中原暗鋒鏑江漢屯貔貅
爾歸議遷徙已有定論不黄屋尚漂泊吾敢懷燕休
但願復相見一鮮無窮憂慨然念蒼生豈為吾身謀

次韻張子公見寄二首

處世何愁夢裏人大千沙界几廻巡萬緣盡處方為
我一念生時已是塵幻境倏誰從出沒舌根何物辨
甘辛安心須到無心地始契如來清淨身

功名身外兩悠々有意功名已可羞與世浮沉非我
意觀時進退豈人謀不能為國闢百里祗欲歸耕老
一疇禍福皆先生皆默定初非捨去亦非求

予久不飲酒雨過晚涼悠然獨酌因戲成此詩

崎嶇歷落真可笑飄泊流離初不羞蒼髯華髮老張
鎬火色鳶肩窮馬周身長九尺安所用命酒一斗卽
銷愁醉中起舞頗自得慷慨不知風雨秋

落葉

鏗然一葉已驚秋況復紛々巧見投根橋不禁風淅
淅催寒長共雨颼々洞庭波起初微脱雲夢霜高浩
不收舞砌穿帷不須掃蕭騷從伴逐臣愁

去歲寓長沙遊道林嶽麓真天下之絶勝景也
今相去不遠無因再遊賦此詩以見其意

衡山之陬湘水濱道林嶽麓天下少蟠囬複嶺相掩
重石磴松門逶迤繞經行多在烟霧間臺殿半間雲
木杪衲僧宴坐禪寂餘朝磬暮鐘清杳々憑高曠望

楚天濶志氣已逐飛鴻矯橘洲楓浦掊顧中俯視更
覺長沙小風檣浪舶千艘屯丹樓粉堞雌雉繚蒼葱
曉色散平川點綴殘霞映疎蓼從來篇翰誰最優況
宋韓杜爭表〻古今塵跡散煙雲獨有斯文傳不了
隔年清賞回首空期欲再遊真溱渺蒼梧九疑雲漠
漠青草洞庭風嫋〻有時幽夢一到之覺來枕席清
秋曉人間萬事不由人安得忘情逐猿鳥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九

詩十五 在湖外作計三十六首

五哀詩 并序　黄陵廟
望九疑　望洞庭十首
促織　秋風二首次子美韻
次韻艾宣畫四首　西風行
畫艸蟲八物　讀二疏傳
著迂論有感　建炎行

五哀詩 并序

湖湘間多古騷人逐客才士之所居故其景物淒涼氣俗感慨有古之遺風予來武昌慨然懷古作此五詩以哀之

楚三閭大夫屈原

楚懷聽秦誑身作咸陽鬼當作屈原爭坐因椒蘭毀
襄王復不悟遠作江南徙行吟沅湘間形槁顔色悴
著書稱離騷風雅齊厥理鴟鴞況小人鸞鳳喻君子
眷〻不忘君一篇三致意紉蘭掾杜若冠佩空自偉
舉世混濁中誰與同樂此忠臣會遇難千古共一軌

人情踈體亮物態便軟美存亡反復閒悔及良晚矣
嗟〻屈子心芳潔疇與比日月可爭光塵垢安能滓
聊從太史卜貴遯漁父醉甘葬魚腹中懷沙汨羅水
千秋身後名芬馥同蓓茝夫豈椒蘭徒據勢長不死

漢梁王太傅賈誼

賈生公輔器弱冠遊漢庭高論帝王畧妙極理亂情
意出對詔令驚倒諸老生從容畫疇策〻飛英聲
是時漢初定頗雜秦霸稱力還治古制物〻與正名
改號易服色庶几禮樂與儀章悉草具與議當公卿

豈知絳灌徒諸毀如建　天子疎不用謫去長沙城
翩然渡湘水投書弔屈平棄鼎寶康瓠鉛刀鈍青萍
微言豈悼屈聊復以自評長沙地卑濕安得壽且寧
及觀鵩鳥賦頗覺生死輕晚來宣室對夜半前席聽
文帝豈易遇所言略施行雖不位卿相儒者良已榮
梁王墜馬死泣涕亦傷生受任乃如此孤忠本精誠
奈何君臣義澆薄返不明緬懷古人心使我氣相膺

漢處士禰衡

禰生抱逸韻乃是古之狂負才頗傲物齒少氣方剛
懐刺遊許下漫滅竟摧藏肯從屠沽兒借面與弔喪
偉哉孔文擧國寶棄路傍上書薦一鶚欲使觀翺翔
振翼雷漢間永垂虹蜺光飛兎與騕褭滅沒不可望
覩其慰薦亂器識豈易量平生輕魏祖縱口成否臧
乃令為鼓史閱試當改裝蹀躞初散步摻撾作漁陽
聲節既悲壯容態隨低昂岑牟與單絞裸袒易故裳
却來坐軍門畫地聲琅〻曹瞞黙如鬼嗜殺猶虎狼
縮手不敢動送與　及黄娛賓賦鸚鵡節奏陵笙簧
援筆不加黙粲然已成章高才竟為累蘭麝空餘香

至今鸚鵡洲葭葦秋蒼〻醜我殺名士千古不可忘

唐中書舍人尚書右僕射褚遂良

正觀萃群英實為太平基褚公初侍書遂以體亮知
諫疏屢獻納對揚禍論思翩如丹山鳳來為簫韶儀
飛鳥自依人此言已堪嗤更云譖劉洎厥理尤足疑
賢者雖已矣可以此心推薰蕕難共器梟鸞不同棲
故令許敬宗華汗漆成瑕疵我觀永徽間武氏盜政機
禍端如床笫幾使國祚移當時河南公力爭伏丹墀
頓首願還笏丐身田里歸義氣動人主回天初庶幾

鄙哉英公勳一言遂成非坐令兆雞晨喙喪靡有遺
元勳顧命老遠竄湘江湄范然不復召詎意抱　時
甲濕所不堪須髮盡成絲至今潭府帖志士生長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

子美以詩名古今無對手當時謫仙人長句頗先後
精深律切處故自非其偶而況郊島徒何敢窺戶牖
有如登岱宗衆山皆培塿又如觀武庫劍戟靡不有
高辭媲卯墳古意蒙蝌蚪蒼〻雪中松濯〻風前柳
雲烟紛舒卷雷電盡奔走澹然衆態俱沾丐隨所取

平生忠義心多向詩中剖憂國與愛君誦說不離口
飢寒窘衣食容貌村野叟自以稷契期此理人信否
中興作諫臣戎馬方踐蹂上疏救房琯亦足知素守
一跌不復振造物意豈苟欲使窮吟哦專志如矇瞍
辛苦盜賊中妻子或餓仆布衾冷如鐵晨爨乏升斗
冒雪斸黃精呼兒理魚　蕭條秦隴間不廢詩千首
依巖遂入蜀幕府備賓友草堂浣花溪頗復事南畝
亂離又飄泊纍若喪家狗雲安麴米春巫峽風土陋
扁舟下瞿塘留滯湖湘久家事竟何成卅訣空繫肘
淒涼耒陽縣醉死竟坐酒雖煩儆之銘不返鄭杜柩
誰將樽中淥一酹泉下朽詩篇垂琳琅長作蛟龍吼

黃陵廟

湘妃廟貌秋江濱不見當年鼓瑟時玉佩風搖雲冉
冉翠帷煙濕草離〻淒涼清淺留斑竹寂寞深林叫
子規斷簡遺篇杳難考無人為立退之碑 淩

望九疑

洞庭渺瀰蘆葦秋九疑聯綿煙霧浮重瞳一去不復
返蒼梧雲物空凝愁雨階干羽多寂寞千古更是相
仇讎安得垂衣轉琴軫薰風為解吾民憂

去歲道巴陵登岳陽樓以望洞庭真天下之壯
觀也因誦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之句迨古今之絕唱爰用以為韻賦詩十篇

登樓窺洞庭滄波渺無際波間起飛龍慘澹帶雲氣雲
雷倏忽滅天水共澄霽矯首望君山鏡面青螺髻
地枕江湖瞖秋來多鬱蒸山城少見日霧雨長冥〻今
夕定何夕月華風露清于此興不淺欄干聊復憑
秋色到極浦層空靄竹雲長劍撫玉珥欲降雲中君

桂旗澹偃蹇風馭何繽紛淹留豈予願沐浴空蘭蕙
此身墮江湖恍若在清夢：中亦何為思古亦長慟心
馳関塞遠目與飛鴻送賈客不知愁淒然笛三弄
江湖渺無涯悵然懷震澤地分吳楚遠天共雲水白鱸
魚正堪鱠蟹螯亦可擘何日歸去來秋風思遷客
西風木葉脫洞庭水增波蘋芷滿洲渚有懷憂思多
眇：帝子愁欲降山之阿蘭蓀與桂酒浩唱聞九歌
湖光如鏡平風雨一搖蕩蜿蜒舞翠蛟洶恨疊銀浪帆
檣走陣馬勢出霄漢上吾生幸可惜何事魚腹葬

濯足洞庭波秋高翠增岳美人渺何在使我懷抱悒悒
悠江湖深坐阻関山邈搴蘭欲寄之終朝不盈掬
重湖望不極秋色靄殘陽洲渚雲沙白菰蒲霜葉黃飛
帆適常遭廻雁過瀟湘楚客經行處依然蘭芷香
江湖秋日暮遠客若為情宿艤沙邊纜征鴻雲外聲
星河搖倒景鼓角起江城去國同王粲登臨百感生

促織

促織哀吟不自勞草根床下夜蕭騷我為遷客宜無
寐何事譁：至日高

秋風二首次子美韻

秋風淅：吹南山胡騎憑陵窺漢関金輿玉輦幸沙
漠兩載于今猶未還中原道路盡豺虎擇肉漸覺來
荆蠻遲暮帷幄策安出毋事推諉移文関
秋風淅：吹客衣日光奄：寢已微自我行吟楚澤
畔三月不通家問稀清霜冷落歲將暮僕御借問何
時歸我今萍梗任飄泊懷土却誤從來非

次韻艾宣畫四首

磊落胎仙誰最宜此君節操凜霜威琴心試與彈三

疊從箭婆娑舞羽衣　右咏竹鶴
黃精苗盛雪初融疊：峰巒紫翠重巖前雙鹿卧底
事祇應春日長新茸　右咏黃精鹿
春日羣芳此最妍露枝烟萼鬭成團不知閑客來何
處獨傍花枝子細看　右杏花白鷳
紅梳翠蓋曉參差水面浮遊有戲龜誰道千年有巢
葉也知曳尾已多時　右蓮龜

西風行

西風隕高梧秋暑退殘熱豈不放微涼寤歎驚急節

歲華聿云莫露風繁霜結干戈隨擬陰虜騎壯勝鐵
邊防久凋殘河洛據戎羯中原無長城何以限逸越
傳聞今年春閩輔已蹀血強兵健馬區聚閩肆陵蔑
況茲柔脆卿豈復勞戲齧江漢非不深天險為人設
要害無重與一葦自可絕恬然不為備廟算豈有說
翠華果何從大計宜早決緬懷沙漠寒矯首望漢月
杳無鴻雁來寧有野鼠掘何時金鳳輦復返蒼龍闕
群生有安堵國恥稍一雪努力肉食謀傍觀心已折

蟲草雜八物

蚊

所志惟一飽聚聲如雷車秋來腹長饞撲撲喙作花

蠅

情態真可憎畫成因誤墨薨薨亂雞鳴慘慘變白黑

蜂

杪忽腰如壺聯綿窠若屋毋輕懷袖間防此蠆尾毒

蝶

粉翅搖春暉翩翩自來往勿貪花草香觸此蜘蛛網

螳螂

飄飄綠衣郎怒臂欲當轍君主求勇士嘉爾能伏節

蜻蜓

雙睛碧珠瑩四翅青羅薄但知逐飛蚊不復顧黃雀

蟪蛄

戚戚鳴歲暮不知有春秋肯信鷃與鵬同作逍遙遊

絡緯

露下草根冷斐然長悲鳴誰知兩股間能作無窮聲

詠二疏詩

都門供張設祖道冠蓋如雲聲浩浩送車百兩知為

誰太傅少傅同歸老道旁觀者為泣下賢哉大夫能
自保酒酣禮畢亂決去脫若林泉放魚鳥當時宣帝
重法律視遇公卿同隸皂楊惲所坐祇語言趙韓之
誅亦草草故令二傳動歸心未必筋骸果衰槁父子
相隨出難關歸來自覺故鄉好黃金散盡宴親賓日
治酒殽供酒掃肯將田宅遺子孫清白傳家最堪寶
寂寥千載想風流知止不辱何其早

著迂論有感

長笑栗溪翁平生有餘拙于今欲行古無乃亦癡絕

拖之廊廟間放步足已跌下帷更潛思又復廣陳說
從來坐言語得謗今未歇曾不岁劍梃譊譊秖强聒
惟堪覆醬瓿詎足議往轍掉頭謂不然此理君未察
立言與行事垂世初不別身窮言乃彰貽範有前哲
周文拘羑里易象乃成列仲尼道不行褒貶代賞罰
屈原困椒蘭澤畔拯薇蕨離騷體風雅光可爭日月
虞卿羅趙相梁魏頗屑屑世亦傳春秋端為窮愁設
聖賢垂簡編往往因憤發避謗不著書陸子良已黠
區區禍福間何足議宏達泛覽古人心一一可坐閱

大畧觀規模精微析毫髮幽光發千將潛慝殺饕餮
會有知我人玩味為擊節安知千載後觀樂無季札
豈能繼潛夫粗可做荀悅子雲方草、解嘲何可缺

建炎行 有序

予去歲初夏自長沙聞尹京之命率義旅入援王室
次縈昌得元帥府檄審虜破都城二聖北遷號慟几
絕至當塗見赦書上登寶位且喜且悲意欲一到行
在覲新天子道胷中所欲言者即丐歸田里此其志
行次淮楚間忽聞已告廷除拜荷特達之知極感而
位以六月朔抵南都有旨執政出迓賜燕于金粟園
具奏丐免即入城是晚召對內殿敘陳國家禍故上
嗣位慰天人之望泣謝首被選用顧才力不堪弗敢
當乞遴擇足以副公議者上慰勞允之即遣御藥押
赴都堂治事翌日再對復力辭三上表章皆優容不
允是時偽楚邦張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三省事五
日一會都堂即建言邦昌僭竊不宜與政臣不可與
同列凡受偽命者皆宜正其罪以為臣子之戒其奏
十事皆當時急務度能從乃敢受命有旨付三省司

施行又與執政廷辨至泣拜以辭上感動乃罷謫邦
昌與受偽命者翌日乃受告因為上規畫所以捍禦
金寇奉迎鑾輿之策且為河北河東國家之屏蔽雖
頗為虜所陷沒然其兵民戴宋之心堅甚朝廷不議
救援使人力屈而附賊為患非細于是薦張所招撫
河北傅亮經制河東二人者皆有將帥才具甲兵錢
粮而遣之又請車駕一至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
度未可居則巡幸南陽駐驛示不棄中原而西通關
陜可起兵馬東通江淮可運糧餉南通嶺蜀可取貨

財北援三郡西河興賊爭利天下形勢莫便于此有
旨遣使經畫又勸上益募兵買馬繕器伏修軍政擇
將帥置帥府要郡以經畧天下是時劇賊李昱據山
東杜甫起淮南李孝忠亂襄漢皆遣將討平之其餘
降者千餘萬皆分隷諸將使渡河討賊才兩月間威
令稍振竊以奉令承教可幸無罪中興之功庶几可
成不意同列者害之陰以建幸東南為安動上意八
月五日吾廷遣左僕射既命二相矣于是顯阻張所
而罷傅亮逮數日爭之不可得則丐罷政奏上以謂

方朝廷艱難不敢先位偷負以虛負天下之責章三
上再押入一對後殿力求去上度不可留乃除觀文
殿大學士提擧杭州洞霄宮泛舟東歸已而言者交
章詆在相位施設不當且誣以傾家貲竊叛卒鬧者
駭愕獨天子睿明有以察其不然始擬職俾以宮祠
居武昌閒命即上道遵瀕江盜賊擾攘間關道路踰
半年始達湖外追思前事恍如夢寐而連年奔走綠
走萬里初不自知其所以然夫出處去就固大臣之
常事不足道也然金人今春果擾關輔蹂踐京東西

京西河北兵民叛為盜賊皆如所料鑾輿遠幸未有
可還之期翠華飄泊未有定居之所生民未休息中
國未又安此固為人臣子之所夙夜痛悼而寒心者
也噫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擬取出處去就大槩賦詩
一百二十韻目之曰建炎行覺者庶有感云
金寇初犯闕太歲在丙午殊恩擢樞廷愧之渭㳂補
兩河未奠枕杖鉞出宣撫乞身緣謗讒竄謫旅湘漵
明年丁未夏被命尹天府願聞環京畿四面盡豺虎
金湯雖可恃要在人不禦見危思致命入援義敢

旌麾亘江湄畏景獨隆暑忽得元帥檄果有城破語
鑾輿幸沙漠姑后辭禁篽皇孫與帝子取索及雞乳
禮文包旂裳樂器載筍虡金繒罄公私技巧到机杼
空餘宗廟存無復薦簠簋淒涼蒼龍闕寂寞生華廡
疇能供御粟誰與獻肥羜無從執羈靮安得生翅羽
號慟絕復蘇洒淚作翻雨繼聞宣赦書寶位登九五
神明看依歸率土盡呼舞皆言湯武姿勇智天所與
向來伐賊營英氣讋驕虜建牙出危城帝命纘鴻緒
不然艱難中何以脫讒淪茲讐不戴大兄弟及父母

嘗膽思報吳枕戈懲在莒蘇侯何足稱勾踐不須數
周漢獲再興宣光定神武願言覲行在玉色親覿覼
丹誠遂披陳秘策得宣吐謀身雖拙計報國心獨苦片
言倘有合丐骨歸壠畝飛帆過金陵鼓枻逆淮浦進
停告大廷命相比申甫顧茲斗筲器何以動宸扆深
惟將達知感慨激肺腑如何日月光可以螢爝助令
舟行汴堤驅車赴延佇傷心兵火餘民物亦凋瘵中
使秉舟來茶藥寵賜予拜恩即山東坐使瘵痾愈行
行近南都戈甲震金鼓將佐迎路傍往、多舊部冠

蓋如雲屯賜燕金罍圍湖光徑造朝淚落濕殿礎初
稱宗社危天地同憤怨次陳國多難冒起中興主末
言禮敬才初不堪爲柱石顚將覆餘棟撓必傾宇況
茲扶顚危正賴股與肱大舜與皋陶小白相仲父耕
莘與釣渭端不乏伊呂誰當博詢訪考慎作心膂封
章屢懇辭帝曰莫如女往作礪與舟不復容佞傳叩
額宸扆前臣敢論僞楚易姓建大號厥罪在砧斧李
何坐廟堂乃與臣等五更蔽老獵師十事聽我處天
子亮精誠一一皆可許因陳禦戎策用此敢予侮河

外須救援屏蔽資捍拒閩誰可驅策因薦亮與所宗
師留一到九廟陳昌祖都爲巡幸計不可去中寓南
陽光武興形勢真險阻西通關陝區東與江淮距三
巴及嶺海寶貨可運取據要爭權衡黠虜謀必沮募
兵益貔貅買馬增牧圉號令新幟旗仗械飭干櫓軍
容久不振整頓就規矩潢池盜弄兵群惡相嘯聚偏
師命剪除快若貓捕鼠餘寇悉款降分隸歸籍簿蒐
哀將帥才賞罰頗有序經營年歲間庶可事大舉滅
虜還兩宮雪恥示千古都隆太平基不愧宗與祖豈

知肘腋間乃有椒蘭妬含沙幼射影聚毒陰中蠱規
模欲破碎謀議漸齟齬固知嚴峭姿自不敵媚嫵恨
無回天力別此未中蠹安能破銅山但　志然竭時
危敢干祿抗疏願引去涕泗對冕旒非不戀軒宁君
臣以義合無使豬舂杵帝度不可留乃聽上印組扁
舟返東吳却理梁溪艣多言更萋菲貝錦成罪罟尚
荷皇天慈薄譴居鄂渚我來雪霏霏及此歲將莫崎
嶇山谷間避寇如避弩行在江南山始踏湖北土風
煙愁浩蕩鴻雁折儔侶沉吟白雲飛悵望黃鶴翥晴

川俯漢陽鼓叓滿鸜鵒家山渺安在幽夢到别墅三年再謫官繚絡萬里路浮遊幻境中塵跡數仰俯翠華尚蒙塵吾敢念門户但嗟机會失事勢與先覩今年虜益横春夏蹂京輔萬騎略秦関餘毒被陳汝五陵氣葱〻中原鬱膴〻棄置不復論彌望皆莽卤旌旃滿江淮寇鈔連齊魯六飛竟何從秋晚尚江滸何時息干戈禮瑞莫璜琥斯民安田疇餘榖棲庾庾四方道路通舟車走商賈吁嗟乎蒼天乃爾艱國步譬猶大厦傾著力争撐柱居然聽頽覆此身何所措又

如抱羸瘵邪氣久已痼不能親藥石乃復甘粔粻膏肓骨髓間性命若絲縷安得和緩徒舉手為摩拊馴致海寓康蒼生有環堵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

詩十六 在湖外作五十

中秋望月有感　張子公再得湖任因書寄之
十六夜月二首　聞翁士特挈家居膠山
讀諸葛武侯　秋夜有懷二首
崇陽道中作四首　宿巖頭寺
巖桂二首　寓崇陽西山定林院有感二首
灌溪三詠　次韻鄭授見寄 鄭詩附入
聞山東盜破黄州　題青龍興化禪院方丈

得諸季報薛充實范茂義胡仲徧皆已物故感愴有作 三首
山居四感四首　山居四景四首
山居四適四首　山居四齐四首
淵聖皇帝賜寶劍生鐵花感而賦詩
初寒　和陶淵明貧士詩七首
蜜蜂　次韻陶淵明九日閒居
病牛

中秋望中有感寄叔易李言并以簡仲輔弟

前年河内中秋月玉帳初寒鐵衣滑羽書押坐不成
眠坐伴清光到明發是時季弟在幕中病隔紗窗共
談說出師未捷身已先繼被襄章召還闕去年中秋
寓宋都金針篆字看除書夜同叔弟坐月下仰望赤
氣環斗柄經營兩河初就緒斤罷將帥良非圖陵晨
廷爭不可得上還印綬歸東吳今年謫官旅湖外又
值中秋有佳氣纖雲四卷天無河月色滿庭如潑水
紹興諸季會合難但與阿宗相勞慰舉杯邀月應笑
人處、相逢萬里餘我生端遇因步艱出入將相三

年間功名富貴亦何有慨念四海悲　瀾心馳沙漠
閑塞遠身墮江湖風露寒不須更問世間事但願封
月身長閑

張子公再得湖得因書寄之

吳興別去久飄蓬清夢時遊碧雲中千里符開生色
畫四圍波泛水晶宮嘉君再擁朱轓貳顧我今成白
髮翁倘達寬思聽驛去定須相訪五湖東

膠山蘭若幽勝予寓梁溪久而未之到聞翁士
特揭家居其間賦詩見意

問道膠山寺幽深過惠山僧房穿窈窕石溜落屏顏
地僻車馬絕山高松桂環鐘聲清藹外刹影白雲間
旅泊君得計飄流吾念還時光楚安遠尋脉且躋攀
耿：寸心亦蕭：雙鬢斑搶攘閫閾趣寂寞隨荊蠻
風月三千首軒裳五兩綸我居傷浩蕩緣服羨
天地旋塵滿江湖鷗鷺閑何事共樽酒世路正多艱

十六夜月有作二首

清光殊未減碧落絕纖塵絳闕飛金鏡銀河渡玉輪
霏、煙霧滅浥、露華新倚幌人千里遙知翠黛顰

長娥常不老宮殿復清秋丹桂欲飄子素娥相對愁
林寒枝繞鵲江迥水明樓遐客几經望又看成玉鈎

讀諸葛武侯傳

天下干兵正雲沸伏龍鳳雛那可致掉頭自作梁甫
吟隴上躬耕方得意將軍漢裔真英雄惠然三顧草
廬中心期膽合論世故如魚得水雲從龍指麾顧盼
定巴蜀抗魏連吳分鼎足受遺乃在永安宮數息君
臣難繼踵南征五月深渡瀘上疏北伐遵遺謨連年
動眾援關輔數戰未必非良圖大星夜墜驚營壘壯

忘雄謀嗟已矣至今魚腹淺沙中入陣依然照江水

秋夜有懷二首

草木又摇落關河方阻深龍庭空入夢雁足不傳音
黄傘迷何處蒼生思至今娟娟江漢月空照逐臣心
坐失金湯險揺揺翠蓋飛空聞八駿御不見六龍歸
天地干戈滿瀟湘鴻雁稀漢宮秋夜月依舊照彤闈

崇陽道中作四首

我行江南春初見農事作及茲旅湖外秋稻半已穫隔
林聞晚舂葉桔槔雞落童稚亦熙熙田家有餘樂

卷之二十　四

溪清石齒齒山遠木蒼蒼落日煙景暮西風秔稻香茂
林歸鳥雀平濕下牛羊月露落如洗凄然欲結霜
承平無事久萬里盡農桑誰使干戈起坐令民物瘡關
河成阻絕京洛亦凄涼尚喜江湖外斯民遊樂康
連年兵甲興猶幸東南稔食足無叛民閭里得安枕
傳聞江淮間蝗旱今猶堪努力事變調未寒心已冷

宿巖頭寺

天氣沉陰迫季秋通城早發宿巖頭催寒小雨松桂
濕出岫孤雲岩洞幽尋錫真還行脚債鉗鎚罕遇熙
留濤夜深雲散千峰月注目寒空獨倚樓

寓崇陽西山定林院有感二首

踰年去天闕長是寓僧廬雲水忘方適軒裳情已疎午
風吹茗椀夜月照牀書忘我兼忘世此生真有餘
清露初八候落葉半辭柯歲晏遊如許時艱將若何
關山空歲月江漢自風波（原缺）

巖桂二首

汲水灌巖桂最憐風露香黄花金瑣碎碧葉玉光鋩
卻憶七閩路有懷中隱堂相看久不看氣味自難忘（閩中多此木而予植于尋溪中隱堂凡數十本秋至開花香聞數里）

卷之二十　五

遠地見佳木依然如故人難當禪客意為折數枝新
自耐風霜早不憩蘭蕙春殷勤置瓶水寂寞伴閒身

教授鄭昌齡詩

雅望三朝第一流端如砥柱屹清秋愛君炯炯無他
志許國堂堂不自謀夢繞蒼龍新闕角涼生黄雀舊
樓頭中興真主須真相未雪雙鑾恥未休

次韻鄭教授見寄

泛梗飄萍逐水流故人書到正霜秋扶顛拯溺多遑

論問舍求田吏拙謀犖道凄涼沙磧外夠陳寂寞楚
江頭　岐

灌溪三咏　智閑禅師道場

道人卓錫使泉飛一派清甘滿石陂誰識灌溪真境
界也知只見漚麻池　右咏灌溪

絡巷雄踞妙高峰孤秀巉然萬境遍不見德雲空往
處却須相逼別峰中　右妙峰巷

松羅蔭翳色蒼蒼盛夏南風草木香普願衆生無熱
惱不應身獨占清涼　右咏清涼境界

題青龍興化禅院方丈

幽然丈室湛虚明兆俤山空萬象清滴翠老杉清淨
色鎖金流水妙圓聲殷勤禅客邀迎厚寂寞渾官身
世輕野鶴孤雲無不可會須還作二龍行（興化禅院在青龍山）
（去黄龍地西不遠詩皆未曾到故云）

聞山東盜首所謂丁一箭者擁衆數萬人臨江
破黄州官吏軍民皆保守武昌江湖閒騷然
未知倫禦之策感而賦詩一篇

時危貴權謀盜賊本王臣招徠駕馭之自足張吾軍
綠螢固有毒犀象亦可馴恩威偽得所摩拊還其淳
光武制銅馬曹公用黄巾資其戰大敵且以蘇良民
去年議招撫乃以既義陳置司未閲月來者如屯雲
奈何力沮罷坐使復紛紛得聞中原寇鈇馬動成群
虎兕出于匣王石同其焚京輔困抄掠邊及江湖濱
東南久■定郡縣無城亦天塹非不險誰與守要津
古來重鎮地控扼非其人小敵已震懼大者當何云
人謀自回遠天意詎不仁要陽迴陽輝一令四海春

得諸李書來報薛克寅范茂載胡仲徽諸公皆

相繼物故不禁為之感愴有作

親故總凋喪初非因荷戈波驚川閲水霜畢葉辭村
世上故人少録中新鬼多浮生端若此傷感竟如何

山居四感四首

翩翩嗥噪繞高簷雅食枝梢安用貪悠門不知緣底
事敗毛輕亂落毿毿　右門雀

破兩小壘四面回無空庭蟻戰久相持只應薄伐檀
龍國正是槐安獻捷時　右戰蟻

修竹茂林山寺幽蟬聲加沸滿床秋吸風飲露無求

世慮々何為噪不休　右噪蟬
月露凄清濕草根寒蟲偏向夜深聞隨時感亂成悲
愁不是來銷逆客魂　右吟蛩
山居四景絶句四首
歲晚蒼官鬢髮清回風披拂自悲鳴不容逆客多歸
夢故作江湖波浪聲　右咏松風
森然繞檻翠琅玕瘦竹疎枝特地寒底事葉垂渾不
舞金風零露夜溥々　右咏竹露
玉潔煙輕一片深飄然出岫本無心孤雲逆映碧天

去也解重來為作霖　右咏嶺雲
月出松林已半廊故開窓牖納清光常娥應訝年々
瘦千首新詩書滿床　右咏牕月
山居四適絶句四首
山禽喚覺不成眠興若長鯨吸百川滿酌覽歐當金
盞陶然便覺酒中仙　右咏酌酒
安眠飽食更何求只久雲腴茗一甌龍鳳不須誇北
苑搶旗且與試中洲　右咏烹茶
平生長讀蠹書蟫老去猶資慰我心每到古人名節
處慨然掩卷一沉吟　右咏讀書
假榻禪房夜寂然瓦爐石餅熟龍涎霏微縹緲根塵
除吸引方知鼻觀圓　右咏焚香
山居四卉絶句四首
道人多種木芙蓉晚看清霜分外紅萬葉千花本何
有因空成色々成空　右咏拒霜花
昂然璀璨繞堦除端似羣雄領衆雛只有一花無别
德誰云魯國國多儒　右咏雞冠花
重陽旋覓菊花栽青蕊濃疎殊未開我似陶潛亚無

酒休將冷艶笑空盃　右咏菊花
步屧秋風見舜華疎籬灼々曉田家朝開暮落君休
笑纔使多時終委沙
淵聖皇帝賜寳劍生鉄花感而為賦此詩
靖康虜騎窺帝城中原陷沒生煙塵帝謂細柳真將
軍總兵欲使窺浮雲解賜寳劍御府珍魚腸盤屈松
檜紋縷金錯翠聯瑤琨剸截犀象如羔豚驅逐狂冠
出邊琅妖腰亂頸徒紛々龍吟咏吼清夜聞乃知此
物能通神爾來杜門空念思蘊事誰復可共論今晨

閒匣觀龍文鉄花繡蘚澁蒼蘚痕東南卑濕相蒸熏
坐使三尺光鋩昏安得砥礪來峨岷淬鋒斂鍔硎發
新霜寒冰滑無敵戰指麾尚可清妖氛願提此劍平
戎虜犬羊雖衆氣可吞手斬可汗覊可歎天旋日轉
還兩君書銘卻勒燕然勳攄憤列志酬乃仲壯懷聊
可坐乾坤緹繡十襲待仍昆衡縚之賜何足云

讀蘇東坡和陶淵明貧士詩寄諸子姪云重九
俯邇樽俎蕭然今予亦有此歎因次其韻將
錄寄梁溪諸弟以發數千里一笑計五言七首

卷之二十　十

迂疎得遠謫漂泊將何依區區一寸心未報三春暉
歲月不我與忽景驚飆飛方看社燕來又見霜鴻歸寬
思尚廩祿未免寒與飢荒山倚佳節九日誠可悲
凄凉謁僧舍寂默坐禪軒雖辭萬鍾祿尚未自灌園
仲尼猶在陳我廚豈有煙藜羹得一飽涵露味自研寒
窮愁周易更咏五十言儒生真可笑饑餓稱其賢
何以寫我意寄之朱絲琴鍾期久已死千古無知音
棄置不復彈調家難繹尋東籬採青蕊濁酒聊孤斟
千駟所不顧一斗誠可欽陶然又復醉誰識淵明心

骯髒妻張鶴窮真窮黔婁古人日已遠此意誰復酬
墨翟突不黔仲尼轍環周豈爲一身計實懷四海憂沮
溺且躬耕吾豈斯人儔有酒且徑醉無酒不必求
佳晨延九日旅食寓江干願同謫仙人漂泊來銅官
樽俎何蕭條菊蕊漸可餐回風吹青松慘慘歲將寒
但有杯中物不愧簞瓢顏一觴復一咏明月窺禪關
自我自廊廟遠舉如飛違狗道故悚祿謀身殊未工空
餘耿耿心不斷楚兩龔卓然諸李賢意氣與我同何
當思歸聰矣息道路通卻尋惠山路采枝得相從

卷之二十　十一

我家梁溪上夢隨江湖州塊處無處與語誰復爲朋
倚遠懷作重陽置酒臨清流摔花獨步我感物增離
憂我亦事杯杓阿宗相獻酬欲寄一枝菊川途方阻脩

次韻淵明九日閒居

天地一逆旅于焉寓此生群花慘將暮共愛九日名
氣清霜露肅天高山川明月户鶴夜色風林颯秋聲
東籬菊有華可以延我齡采采金瑣碎泛此王觴傾
一醉遺萬物況復軒裳榮淵明骨已朽千載同此情
時危丹砂遠歲晏將何成

初寒

霜早風高寒氣萌可堪獨傍楚江行貂裘已敝蘇季子葛屨更穿東郭生卯酒暈紅潮玉頰夜爐燃火沸松聲妻孥千里應思我悵望牛衣此日情

蜜蜂

秋秋淅淅桂花香花底山蜂採掇忙但得蜜成功用足不辭辛苦與君嘗

病牛

耕犁千畝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傷但得衆生皆得飽不辭羸病卧殘陽

梁谿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終

梁谿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一

詩十七

胡笳十八拍　重九醉中戲集子美句二首
梁溪八咏八首　次韻淵明讀山海經
夜夢遊泗上觀重建僧伽塔
和陶淵明時運詩念梁溪故居一篇
小雨　和淵明歸田園居六篇
客餉新粮有感　和淵明擬古詩九首
偶得雙鯉付廚作膾以薦一觴

和淵明停雲篇　和淵明榮木篇
和歸鳥篇　和淵明己酉九月九日之作
和勸農篇　和淵明遊斜川

胡笳十八拍 并序

昔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後人多有倣之者至王介甫集古人詩句為之辭尤麗縟悽婉能道其情致過于創作然此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可為萬世悲嘅日效其體集句聊以寫無窮之哀云

第一拍
四海十年不解兵朝降夕叛幽薊城殺氣南行動天
軸天戎也復臨咸京鉄馬長吟不知數虜騎憑陵雜
風雨自是君王未備知一生長恨奈何許
第二拍
黑雲壓城々欲摧赤日照耀從西來虜箭如沙射金
甲々光向日金鱗開昏々閶闔閉氛祲六龍寒急光
徘徊黄昏胡騎塵滿城百年興廢吁可哀
第三拍

千乘萬騎出咸陽百官跣足隨天王翠華擁々行復
止胡塵暗天道路長金盤玉筯無消息色難臭腐食
風香晚將未契託年少遂會再往之計墮沙茫
第四拍
筋幹精堅胡馬驕猛蛟突馭紛騰逃春寒野陰風景
暮塵埃不見咸陽橋中原格鬭且未歸隴山蕭瑟秋
雲高安得壯士兮守四方一谿明王正闢陶
第五拍
漢家離宮三十六綫歌慢舞凝絲竹鉄騎突出刀鎗
鳴鸞破霓裳羽衣曲明眸皓齒今何在細柳青蒲為
誰綠桃花依舊笑春風々動落花紅簌々
第六拍
憶昔霓旌下南苑攀條弄芳畏晩晩只今飄泊干戈
際寒盡春生洛陽殿梨園子弟散如煙白馬將軍若
雷電城上春雲覆苑牆回首何時復来見
第七拍
星宮之君醉瓊漿奠嫡如群帝驂龍翔龍池十日飛霹
靂辟言此夕樂未央閬滄洲莽空濶羽人稀少不

在傍深山窮谷不可處託身白雲歸故鄉
第八拍
黄塵散漫風蕭索殺氣森々到幽朔五十年間似反
掌瑤池侍臣已冥寞千崖無人萬壑靜旌旗無光日
色薄萬事反覆何所無注日寒江倚山閣
第九拍
五陵嘉氣無時無龍種自與常人殊一去紫臺連朔
漠骨肉滿眼身羈孤金鞭斷折九馬死避逅豈即非
良圖入閒俯仰成今古豈憶當殿群臣趨

第十拍

人生失意無南北去住彼此無消息黃蒿城雲不開時復看雲淚橫臆猛將腰間大羽箭一箭正墮雙飛翮汝休枉殺南飛鴻道路只今多擁隔

第十一拍

天子不在咸陽宮翠華拂天來向東江間波浪兼天湧中有雲氣隨飛龍干戈兵革鬬未止無復射蛟江水〻江邊老人錯料事時危慘澹來悲風

第十二拍

漁陽突騎獵青邱天馬跂足隨犛牛幕前生致九青兕苦寒贈我青羔裘萬里飛蓬映天過歲云莫矣增離憂如今正南看北斗長安不見使人愁

第十三拍

聖朝尚飛戰鬬塵稚鼓鳴鐘天下聞岈上荒村盡豺虎衣冠南渡多崩奔何時鑄戟作農器欲傾東海洗乾坤干戈未定失壯士舊事無人可共論

第十四拍

大麥乾枯小麥黃問誰腰鎌胡與羌漢家壯士三十萬此豈有意仍騰驤安得突騎只五千長驅東胡〻走藏近靜潼關掃欃槍為留猛士守未央

第十五拍

我生之後漢祚衰經濟實藉英雄姿逢拱北辰纓冠盜香、南國多旌旗傷心不忍問耆舊垂老惡聞戰鼓悲中夜起坐萬感集誰家搗練風淒〻

第十六拍

雨聲颯〻催早寒歲甚窮陰耿未已燕山雪花大如席寒刮肌膚北風利羣胡歸來血洗箭陣前部曲終

日死沒〻胡天叫不聞日夜更望官軍至

第十七拍

時危始識不世材成王功大心轉小豺狼塞路人斷絕一門骨肉散百草江頭宮殿鎖千門不知明月為誰好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雞鳴問寢龍樓曉

第十八拍

風塵澒洞昏王室咫尺波濤永相失漂然時危一老翁洒血江漢長衰淚胡笳一會兮琴一拍青山落日江湖白身欲奮飛病老床此心炯〻君應識

重陽日醉中戲集子美句遣興二首

青山落日紅湖白漂零已是滄浪客老去悲秋強自寬青惡重陽不堪摘東流江水西飛燕傳語風光共流轉急觴為緩憂心擣休語艱難尚酣戰聖朝尚飛戰鬪塵何用浮名伴此身時復看雲淚横臨晚來幽獨恐傷神

籬邊老卻陶潛菊開花無數黄金錢且看欲盡花經眼欲如長鯨吸百川只今漂泊干戈際方外酒徒稀醉眠腐儒衰晚謬通籍杜曲幸有桑麻田故畦遺穗

已蕩盡中原君臣尉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武陵欲問桃花源

花源夢遊泗上觀重建僧伽塔才兩層塔以今春同普照王寺焚蕩始盡豈真大士有意來此王予覺而賦此長句一篇以紀之

聖人于世何所求隨緣應物初不留緣合則應散則休起滅幻境如浮漚僧伽塔跡淮泗流火焚水溢轉凡周國家崇奉德更優雍熙所建無與儔層〻金碧巧雕鏤鑿石作址增龍扎層前寳鈴韻琳璆勢插霄漢神為謀瑞光煥發垂珠旒青天白日爛不收崔巍高殿聳飛樓千楹萬柱煙雲浮誰知興廢相綢繆鐵馬馳突横戈矛四方羣盜起如麻付以一炬亢卻慈航濟物衆所麻捨祥戎去矣真可憂昨宵夢到淮上洲寧堵再造工夫鳩千章巨木回萬牛此豈有意重來不塔成大士還舊遊更扶休運三千秋

次韻淵明讀山海經

青霜落喬木翠色颯似疏而我正卧病蕭然寫精廬起坐無與歡散帙聊觀書心遊千載間起語非舟車

更酌一杯酒薦此果與蔬緬懷陶淵明雅志與我俱還看桃間屏乃是歸來圖古人不予欺歲晏將何如

予築室梁溪之上三年而後成手植花木甚衆適值世故多變未嘗得安居其間歲云暮矣羈旅蕭然慨然念之因和淵明時運詩以見意

卜宅梁溪戎非一朝面山枕岡遠市近郊脩竹茂林翠連烟霄松桂吐香杞菊長苗旁臨清流塵纓可濯小閣翛然九峰遠矚豈無筆字于我自足兄弟塤篪子焉相樂春服既成如浴乎沂風乎舞雩咏嘯而歸

自我離羣潜然涕揮掛心念若電往莫追今夕何夕
夢還我廬稚子候門兩髦髮如鵝幼入室濁酒傾壺
慨我寤歎誰復如余

梁谿八咏絶句

不在山林不市朝且當圖史當漁樵桂花想見秋來
處香滿西風取次飄　右咏中隱堂
兄弟塤箎人所稚棣華堂裏遠相思艱難世路風霜
急正是鶺鴒原上時　右詠棣華堂
親賓情話款衡門把酒揮毫氣吐霓何日寬恩返三
徑一尊重與細論文　右詠文會堂

小閣峥嶸面九峰暮天秀出碧芙蓉孔明本有躬耕
志却合歸來看卧龍　右詠九峯閣
畫舫臨流四面通綠窓面面有清風年來始會虛舟
意正在江湖波浪中　右詠舫齋
縹緲危亭枕曲池紅粧翠羽自參差晚涼小飲誰同
醉宜把圖荷當屋危　右詠怡亭
境寂心閑物物宜倚闌更看嶺雲飛曉猿夜鶴應思
我正好歸時猶未歸　右詠心遠亭

畫棟飛虜俯碧流何時歸去艤扁舟不須更把塵纓
濯直取冠裳裂即休　右詠濯纓亭

予既居梁溪有田園可樂又平生愛錢塘湖山
之勝嘗欲治書室湖上買小舟浮家泛宅往
來苕霅間以終其餘年此素志也自乙巳歲
為世網所嬰此事便廢向浙處相繼兵叛盜
起景物佳處鞠為灰燼今予又羈旅湖外邈
無歸期乃知世間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豈
不信然因和淵明歸田園居六篇以自慰之

東吴信佳地碧溪繞青山我居梁溪旁卜築亦有年
山空乳滿腹迸出蒼龍淵餘波滑無聲下灌負郭田
秋風秔稻香落照孤鴻間黄雞與紫蟹日滿樽俎前
酌酒燕賓友揮毫散雲烟常謂享此樂可以終華顛
豈知縈世故擾擾不得閑側身念吾廬悵望情依然
一為世網嬰未遂脱塵鞅驅馳逵路間空積溪山想
我居今若何歲月忽已往三徑將荒蕪松菊日應長
泛居苕霅間吾意誠已廣時危方艱難長恐墮渺莽
人生不滿百七十亦云稀吾年俯知命漂泊猶未歸

江湖歲將晏霜露霑人衣滄洲惠詢約坐恐此志違
平生愛武林湖山良可娛連年兵火足景物成邱墟
嘗願置一廛築室湖上居開軒蒼翠間手植松千株
浮家同志知來往得自如樽中酒不空樂死不願餘
那知今乃爾此懷坐成虛已矣何所道萬法皆本無
每愛賀知章勅賜鑑湖曲而我不須多數頃亦已足
毋故俯仰間反覆若棊局良辰逝莫留勝遊當秉燭
明月照芳樽坐待東方朔
我昔居吳溪夢斷長安陌倒冠與落佩志氣良自適

花前飲春朝月下舞秋夕自從喪亂來光景駒過隙
無復舊情懷擾擾為物役寤寐憂他人自麻初不續
長嘯休去來勞生亦何益

小雨

小雨蕭纖作曉寒繞簷疏竹正檀欒窮愁著論里長
濕磊塊澆留杯未乾莊寫顯時猶越語鍾儀幽處亦
南冠百憂萬感無時了更賦新詩強自寬

客餉新橙有感

湖外新橙也自黃故人相贈解包香持盤正繪雙魚
美薦酒聊持一觶嘗湛碾舊栽千樹橘洞庭初落霜
林霜不奴供給何須道悵望東吳雲水鄉

偶得雙鯉付厨作鱠以薦一觴

雙鯉從來丙穴東霜刀縷切膾花紅銀絲翠葉自爭
巧玉筯金盤未覺空遠飽姜侯情已重詩成杜老志
應同秋風笠澤鱸尤美何日扁舟入手中

和淵明擬古九首

風霜已摧落天氣猶清和聊持一樽酒自飲還自歌
朝心愁不開暮髮白已多朱顏與綠鬢颯若霜萎荷

流年不我與不飲如老何
驚心如傷禽衰質若凋柳百年能几時處世安得久
寤寐若有失哀我泉下友平生不識面況復卿杯酒
知心乃如斯此意豈可負嘗飽質時交乎古亦云厚
范張久已忘今人那復有
階禍初甚微智者能要終被髮祭于野辛有知其戎
時平足諛佞世亂多姦雄坐今夷亂華誕謾本晉風
重華不再作吾道何其窮已矣可奈何此生如夢中
棄置帝王宅乃欲保一隅一隅豈易保臣盜連荊舒

眷言浙江西有我先人廬兵火偶不到聚族于焉居
羈棲未得歸田園日將蕪江邊畏群冠歲暮當何如
立朝有常理思戚撫要荒胡為決路旃坐使冠及堂
憑高寓遠日中原氣蒼茫昔時冠蓋地今日爭戰場
王輦幸朔漠金梲出北邙腐儒獻奇策碧衣坐稱昂
倘無濟時略何以綏四方蒼生未蘇息慨歎情內傷
吾儕靖節翁食少衣不完棄祿緑來常責身遂拋冠
簞瓢有餘樂不慭陋巷顏成趣園日涉息交戶常閉
返觀富與貴一塵集毫端素琴久無絃適意自可彈

處心恭默妻杭志同伯鸞斯人骨已朽霜霰時方寒（一作雲松枝幹々不惟風霜寒）
古今紛變態茲道若長茲處世或窮達否泰各有時
豈無磨與湼貴在不磷淄達人乃大觀曲士多致疑
所以古聖賢立此垂世辭殷勤論出處欲使學者思
周公尚居東仲尼豈余欺愈鈍久乃利態魁當安之
我亦道窮者欲賦鴟鴞詩結髮慕古人絕俗期遠遊
如登太山頂志氣小九州古今會遷變萬壑無停流
向來富貴者纍々但荒邱漢唐已磨滅況復秦與周
惟餘節義士可向編簡求
青松生高岡無意斧斤採歲寒霜霰深未覺柯葉改
梁鴻既適吳管寧亦浮海二子得我心高舉不相待
士生不逢時命矣何所悔

予來湖外家問不適者業經累月因和陶淵明
停雲篇以達懷

上天停雲以陰以雨我之懷矣川路修阻田園將蕪
幼稚誰撫雁信來邇鶴立以佇嗟其以風零雨其濛
自去梁溪爰止西江一室蕭然臥子北窗塊獨處此

人誰我從豈無軒裳誰適為榮人之為人亦以有情
亂離瘼矣廬家遐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今夕何夕
鵲媯庭柯載植其尾遠相鳴和發書占之遠問為多
兆而未至懷我若何

霜降後諸木葉落獨蒼然松柏顏色愈好因和
陶淵明榮木篇以見其意

采々榮木春華于此及爾素秋風霜再之寒暑代謝
榮枯有時改柯易葉嗣其隋而蒼々松柏擢幹蟠根
風霜雖厲秀色猶存君子進德以道為門歲寒時艱

節義彌充惟天子余賦此拙陋材不趨新學惟求舊
睢哉風夜其何能富屢冒艱危内省不疚先公有訓
豈敢失墜敬慎威儀聖言是畏鉛刀雖鈍駑馬希驥
一割之功千駕而至

和歸鳥篇

翼〻歸鳥爰集于林近草芳郊遠依嶧岑眷言顧之
寤寐我心叢木茂止怨此繁陰翼〻飛鳥翩然翻飛
風高天闊去將時依雲路翺翔倦翮思歸矰繳孔多
無使患遺翼〻歸鳥撫翼徘徊江湖渺茫有懷故棲

顧儔嚶鳴聲和諧願言不獲悵然傷懷翼〻歸鳥
集于舊條一枝已多豈俟高標斂翰息影好音交〻
願言終之以休永勞

和勸農篇

天臨下土是生蒸民耕食鑿飲乃含其真淳澆朴散
巧偽相因誰其還之時惟聖人聖人立政爰重黍稷
設命官司職是稼穡春勤于耕秋乃有積儲其贏餘
荒歲足食瞻彼中原祁〻平疇春日載陽和氣肅靜
夫耕婦饁儔類相逐少壯竭力逮此省穡豈無他圖

惟茲永久利其耒耜十千維耦帶月荷鋤侵星耘耔
敦本抑末孰敢游手終年靡殆報則不遺千箱萬倉
以副汝翼為酒為醴樂此分至仰奉俯畜夫復何媿
四體不勤大人所鄙帶經而耕豈廢冠履我思古人
希風從軌躬耕南陽無使專美

秋雨初霽天高氣清獨遊山間意欣然樂之因
和陶淵明遊斜川詩以紀其事

歲律忽晚晚我生感行休雨餘秋氣清策杖成獨遊
奇〻松桂合中有清淺流放懷恬想者忘機狎飛鷗

獨酌與誰共獨歌誰與酬此獨有至樂當有知者不
溢眠給滿眼世故端不憂置之且勿道獨樂未易求

後重九半月庭菊始開因思東坡言菊花開日
即重陽取酒為之一醉遂和陶淵明己酉歲
九月九日之作

地偏菊開晚乃在秋冬交霜中色艷〻青逸逢交綢
感此節物殊為爾再登高玉觴泛金英舉酒望層霄
靈氣有佳色此豈蹬發勞世態互陵滅冰炭方凝焦
不知醉後眠意味真陶〻何論飲而壽且以樂此朝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一卷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二

詩十八 在湖外作計五十七首

和淵明蒼龍參軍　次韻叔易四絕
叔易得水晶筆格賦詩見意 叔易詩附入
山居四詠四首　山居遣興四首
御畫二軸一馬一兎神氣如生各賦二首
仲輔和寄送季弟詩復次其韵寄之
王周士以幅素圖萬石巖見示為賦詩以答之
煨芋　蒸栗

摘鬢間白髮有感　初食金橘
燈花　銅爐
客有饋玉面狸者　冬日閑居遣興十首
食蟹　食橘
秀容菊　送周元中遊黃龍
許崧老見和玉林堂夜坐詩甚佳復次前韻
周元中賦御畫驄馬因次其韻
黃雀　題峽江蕭氏遊思賢堂
默堂四絕　自鄂渚移居澧陽

翁士特見和山字韻詩兩篇復次前韻以寄之
次韻翁士特試谷廉泉見懷之作
戊申冬至日有懷諸弟時赴澧陽
張氏二甥賦詩可喜
得梁溪家書報黄氏女生外孫〻
得梁溪家問足慰遠懷因和陶淵明答龐參
軍之作
剝啄叩門梁溪有書發函讀之述懷以娱長沙童稚
成安其居森然滿前如返我廬一書可寶萬金非珍

契濶寤歎乃兹相親鶺鴒不吾欺鳴以告入載詢僕夫
以及其鄰嗟我諸季雞鳴孜〻左圖右書中心好之
山川脩阻貽我以詩三復佳句實慰所思翩〻鴻雁
暫聚函分豈無他人非我所欣清霄步月白日看雲
無遐遹心好音數聞昔我之來鶗鴂將鳴今也歳晏
霜露載零言念沙漠有懷玉京終夕不寐群生未家
悵望東吴慨臨西河願化獨鶴霄可冲敬慎威儀惟
以令終黄髪為期其憂爾躬 煙
叔易得水晶筆格賦詩見寄因次其來韻頃與
叔易奕而勝得其銅獸鑪製度甚古携行常
置几案間今此格宜以贈遠與鑪為伴故卒
章及之
武夫惡文士每見輙不喜排紛須大劍安用毛錐子
豈知管城翁功閥著青史羲之可陣圖善戰固其理
賢哉小謫仙好古良有以獨憐中書君飄泊無定止
誰將素琅玕寶此錦繡篚瑶山列群峰玉筍連厥趾
置居卯室間未覺形神滓光聯玉蟾蜍舍棣共棐几
玲瓏小九華一一名可指作詩寄遠人為洗塵埃耳

秀句與珍玩清絶尤可擬煥然珠玉間尚許蒹葭倚
我生墮江湖放浪謝簪紱塵涊久寂寞秃頴亦頽委
當為千里贈勿念一杯配此古獸爐縹緲孤烟起
叔易詩
我君豈無朋席上多可喜頎然秀而壯尚有管城子
若人東郭裔策勲在圖史勤勞則多云未肯相料理
提携間遊息棄置或未以壓令大雅士及側靡所止
公子獨何為璆琳璨箱篚贈我群玉峯聯綿蓋同趾
清水出遠窒炯不受纖滓佳哉中書君隱此冰玉几

銅山豈不好嚴道或遭指枕石令枕流便可當洗耳
我微思公癖玩物詎應擬所欣賢友生相與時徙倚
煌煌明光宮簪珥遠冠纓何如山中人高卧看雲妻
勿嗟秦少思當念默泄恥盡心竟奚為置此一笑起

次韻叔易四絶句

落日西風粳稻香畦問散策月荒涼誰知萬頃黃雲
熟行客初看擁綠秧
笑續離騷賦遠遊霜寒雲夢杳然秋何時把釣梁溪
上醉嚼蟹螯餘罷休

身閑且作地行仙謫墮江湖豈偶然幸有惠連詩句
好不妨青俞寄新篇
初寒一醉萬家春尚有陶翁漉酒巾五牧潘封新釀
熟閑樽應憶故木歸人

山居四詠律句

深如白疊軟于氈縠浪龜紋細結聯雅獨稱倚斑竹
枕最宜深柱鬱沉烟斜風細雨吳綾暖萬艸千花蜀
錦鮮何似桝房褚夫子日高覆幬擁衾眠 右咏紙帳
此君勁節傲風霜高卧尤宜逐客牀雅製頗同琴可
薦瑩膚端與玉爭凉欲憑幻境成佳夢故使通中貯
秘方當貴功名本何有覺來猶未熟黃粱 右咏竹枕
小寒聊試地為爐端為先生病體癯炙背頗馳金騕
褭藉床初展錦氍毹聳肩傍壁詩千字爆栗燒甎酒
一壺便擬殷勤事丹灶朝晡稱火較錙銖 右咏地爐
沉陰天色半含情小院重門晝掩扃一枕睡餘香未
散三甌茶後酒初醒山雲舒卷閑中看竹雨蕭疎靜
處聽愁絶最憐霜後菊禿頭乾死有微馨 右咏重門

趙叔寧運判見示宣和御畫二軸其一馬舉足

奮迅將起其一兎正面踞地翡翠皆絶去筆
墨畦徑問意態如生精妙入神伏觀之下歎
息感慨因為之賦詩二篇以贊揚宸翰且叙
小臣悽愴之情云

宣和天廐多清秋新肉鬃汗血昏翔麟園人牽來赤
墀下宸筆落紙親傳神非行非立非馳逐獨寫騰身
前舉足展沙奮迅欲嘶風驤首騤驛初噴玉流雲飛
電五花驄庭前塔上雙真龍始知韓幹盡多肉坐使
冀北皆空羣與遠狩龍荒外八駿瑤池杳何詣空留

此馬落人間感憤暗灑畧臣涕　右馬

葉枯霜落秋風高山中之兎初長毫天姿狡健雅善走韓盧宋鵲紛騰逃帝居深沉九重裏何自得此山林意枯茇咀嚼如有聲缺口長鬚聳雙耳宣和天子儲聰明天縱將聖尤多能萬机閒暇戲染翰作此東郭髦鬅髻胡塵漠々賭沙磧屬車一去無消息安得壯士東擒胡雞鳴問寢還龍德　右兎

煨芋

禪房夜坐腹半饑寒爐撥火煨蹲鴟凍膚傍煖漸舒暢晨轉更覺鳴聲悲氄衣脫落豊肌滑玉軟酥香不勞齧芳甘著頰自生津多病文園正消渴吾生老矣來荆蠻得汝聊助癯儒餐不學當年鬼谷子糞土惟頭拜懶殘

蒸栗

風霜開栗皺孕此頳虬卵嘉哉古所贄飣餖入籩匱纍々紫腰菱爛々大蝥窗甘腴能療病炎帝所編纂幽人夜讀書坐對銅檠短颼々石鼎沸焰々地爐煖試將瓦甑炊剖殼黄玉軟乘飢進五六腹已果然濡

吾嘗位將相日食萬錢饌荒山啖芋栗自勝太官膳乃知一飽餘萬品徒過眼聊持薦杯酒不假玻瓈盌憂慨不成眠夜寒空展轉

摘髮間白髮有感

吾生足憂患未老頭已白鬢間垂素絲攬鏡聊一摘星々去雖欣種々鮮還感頗愁日增多盡拔復何益追思少年時綠髮光且澤森然茂雲松豈復少堪惜自從多病後脫落露廣額蒲柳姿易衰日與風霜廹蕭然不勝梳種々僅盈搦安能上指冠常恐吹墮幘

年來涉艱虞更復非風昔奔馳動萬里漂泊繼三詔縱橫蹈危機侈哆困頗嘖交遊莫援手仇怨惟下石素標宜滿頭斑鬢未為逼何年運河車泝補泥宅華顛復變鬢去作煙霞客憔悴楚江濱歲時將何獲

初食金橘

江湖種橘伴洞庭手中小者如龍睛珊瑚枝幹碧玉葉結實璀璨羅繁星客持贈我意已厚貯以翠籠光晶熒氣含風高露更高潔色著霜日微紅青匀圓入手訝磊砢甘酸流頰芳馨金

玉齒乍破碎中有沆瀣凝清冰厥包憶昔貢宮闕滿
湘遠物來天扃爭新效美不論直萬顆坐覺千金輕
美人轉賜入懷袖歸來分餉同瑤瓊只今八駿杳姿
在此物亦爾無光精天涯相見兩寂寞敢以陋質傷
飄零舉觴為爾成一醉〻中不省居蠻荊

燈花五言二首

獨坐對黃卷夜寒燈自花紅深誰種蒔枝蝎忽萌芽
酒綠正盈爵客愁方念家殷勤報遠信賴爾慰年華
光鋩長吐焰頃刻據開花玉粒乍排粟金英初擢芽

謫官那有喜旅食未還家對爾謾惆悵飄蕭雙鬢華

予來湖外臨行與叔易奕而勝得銅爐製作精
古愛之常置几案間感物懷人為之賦此詩

古製精巧後莫擬何年鑄此形模偉狀為神獸踐脩
尾撓蠖脊脅真厥趾犀兕一角昂其鼻胸腹空洞口
哆仍闊機闔開如投匭葭灰養火焚沈水霏微牙吻
煙雲起提攜愛玩置燕几博山篆易詎可比一杯何
日刷前恥滿軒風月入千里清香一炷愁如洗

客有饋玉面狸者戲賦此詩

山林冬暖草木衰深巖穴處狸正肥手葺斑毛面粧
玉搖曳脩尾鬆如犁夜行晝伏彼何罪失身終墮網
與機庖廚須爾充口腹几欲斷尾同犧雞蒸炊包裹
付糟滓酥香玉軟豐膚肌霜刀縷切腻且脂犀筋獻
飫良珍奇猩唇熊白不足數披絮黃雀空多旨樽前
風味乃如許為爾倒盡黃金卮

冬日閒居遣興五言十首

歲暮碧山中清霜日自濃隱牀吟蟋蟀拂檻老芙蓉
風月成三友家山夢九龍道人知睡美晚待小鳴鐘

飄泊向江城山居境過清霜深猶竹色風勁更松聲
且進杯中物何須身後名擁爐孤笑處寒夜又三更
蘭者富雲松吾生寄此中無心復彈劍有恨但書空
白菊因霜紫青楓白日紅晚來幽獨甚臥聽竹間風
蕭颯鬢絲垂此懷誰與知驚心傷網老繳眼厭誰旗
未遂龐公隱空餘宋玉悲故園何處是騷首望天涯
宿雨乍晴天初寒氣轉暄梳頭風滿櫛曝背日臨軒
小酌無新釀閑眠只舊氈忘心亦忘法作箇是安禪
深炷一爐香孤吟夜正長山虛風落木雲破月窺房

老驥志千里趣舍思故鄉羇栖兩寂寞坐嘆鬢毛霜
投老見多難干戈日更深飲河胡馬健破壘漢疆侵
大將未燕首小臣空越吟龍荒兩宮遠感憤淚盈襟
澤國香何許雁書初報安林間鳥雀喜原上鶺鴒難
松菊荒三徑軒裳厭一官黃粱何日熟客夢正邯鄲
衰病寓僧房閒中氣味長盤深餞芋栗地僻懶冠裳
坐隱烏皮几行携古錦囊接䍦顛倒著不是醉高陽
僻處掩松門知非更念愚庭空從雀啅山煖覺蜂喧
木葉靜如掃茶花閒正繁蕭條歲云暮倚杖自忘言

食蟹

平生最喜最溪居溪頭紫蟹几尺餘持矛被甲意頗
橫霜後直欲陵于菟端然束炬可攻取束縛健首歸
庖厨雙螯如臂自可飽滿腹膏液凝紅酥每傾新釀
為一醉風味竊疑他所無那知謫墮荒山裏乃有此
物供臛儒家云來自九江郡分以餉我良勤渠輪囷
初喜入盤饌郭索想見行泥塗西風江崍蘆葦枯下
田粳稻香且腴朝魁把揺屢蛻殼寅爾慳偉留中都
内黃疏封何足道左手相持真可娛流膏研雪快一
嚼不復悵望思東吳

食橘

洞庭一夜天雨霜橘林綠苞朝已黃遠題書後三百
顆入手便覺秋風香黃金為膚白玉瓤沆瀣深貯甘
且芳雕盤初劈噀清霧冰齒乍嚼流瓊漿色香氣味
紛可喜下視衆果皆茲〻嗟予平生愛種此木奴千
枝梁溪旁只今蒿艾已埋沒豈敢向日爭熒煌蓬萊
雲氣久寂寞漢殿無復羅瀟湘厥包縱有盡酸澁剖
之蠹朽安足嘗乃知安病是天意坐使玉食無輝光

荒山乃幽飲佳品安得驛裹置錦堂君不見杜陵野
老歌病橘蕭〻半死誠可傷

秀容菊

黃菊已棉餘微馥白菊初開疊羅縠秀容半深卻鄢
然故伴幽人慰愁獨吾聞此種南陽多千花萬蕊爭
駢羅楊葩任氣久蕭瑟悵望潭今若何

許崧老見和月林堂夜坐詩因復次其韻寄之

字宙一逆旅安用歸我廬解裝寓僧房衰丈即有餘
三年走萬里華髮照川途頗思少壯樂談笑輕簪裾

醉揮鐵如意擊碎紅珊瑚無老見兵草濟時愧才疎
及茲再飄零鍛若霜中梧幸從山林遊特與釋子俱
超然意有會不必窺其書耀仙靜退者久要不渝初
和我月林篇此作久所無微言思會面歲晚若離居

周元中賦御畫驄馬次其韻

蓬萊宮殿日月長廣庭汎灑如無常臨軒親貌玉花
驄天驥自出天人手攜鴻欲起無羈皂如聞朔風動
秋草奮身驤首舉雙蹄意態天然始知巧時危反覺
同永嘉胡騎颯崩陵中華當時衣筆散煙霧往往流

落羣臣家雄姿倜儻精權奇此畫惟應識者知悵望
崆峒轉仙仗忍傳耆舊把天衣

送周中遊黃龍山

此身飄墮荆蠻地幸有幽人訪我閑得句多從卯室
裏知音端在笑談間青鞋布襪平生事野鶴孤雲到
處山好去黃龍露消息直須一箭透三關

題峽江蕭氏思賢堂　堂為李先之設

玉笥峰邊蕭史居拂雲松竹散扶疎妙年氣節暮前
輩故老風流空結廬幸有江山供一覽自應圖史足

三餘何時海內干戈息借我茅齋與著書

黃雀

秋杪江天小雨餘早飛端為網羅須祇應俛啄一粒
粟故使常行萬里途愛酒懷情多骨醉披綿風度更
膚腴苞苴宜入金張室分餉何為及老夫

陳幾叟以魏了翁所作默堂箴見示且求舍言
拾其遺意為作四絕句

維摩不二門中法周廟三緘膺上銘莫道寂然無所
說須知淵默有雷霆

言默當時俱是智可言而默亦非真君看王導雖言
者不語猶能殺伯仁
言以多窮默取容不如體道守其中道非言默所能
載畢竟兩端皆是空
鐘鳴谷響孰為然因聲緣聲故有言若會雖言本無
說從教千偈口瀾翻

得報以尤謫降官負不詩同處一州予自鄂渚
移居澧陽有感而作此詩

萍飄梗泛又遷居歎息謀生術已疎願訪湘妃遺珮

浦試追漢傳弔屈書干戈滿眼傷羣盗松梓連雲念
故廬澤畔行吟覺憔悴身前疑是楚三閭

翁士特見示山字韻詩兩篇為復次前韻寄之

未展垂天翼聊尋避地山寶坊資小隱緑服奉慈顔
鄉邑兵干滿軒窓紫翠環遙知排遣處祇在倡酬間
離家嗟時久詩篇喜使還故情尤覺重佳句不容攀
洒落吳箋濕韜藏古錦斑開緘鸞璀璨逼耳聽綿蠻
陋質塵黄閣高材因綠綸青衿同婉孌華髮悵斒斕
顧我方遐棄如云豈久閑何須嘆飄泊吾道為多艱

踏遍江南土來遊湖外山地卑鶩鵬鳥天遠憶龍顔
淮海屯貔虎戈矛雜佩環馳心萬里外回首五雲間
颯踏方多故飄零且未還桃源期可問鉄録恨難攀
霜重冊楓落江清錦石斑夢餘驚蟻蛭爭極嘆蝸蠻
且隱重〻九深藏若〻綸江籬紛掩苒湘竹暈斑斕
水國黿鼉横琳宮日月閑親朋未相棄莫使雁書艱

次韻翁士特試谷廉泉見懐之作

桑苧嘗来第二泉翠松偃盖色相鮮谷簾寶乳爭多
少西子南威各自好

片雲搖曳不勝閑行盡江南處〻山豈解為霖澤枯
槁只思歸隱碧巖間

戊申冬至日有懐諸李赴澧陽

緹室初回律嘗陽貂裘逆旅殊鄉可憐身向三湘
遠更覺愁隨一線長棣萼相思勞夢寐　楎成禮想
旂裳羈臣興國同休戚老眼猶期見治康

張氏一甥寄詩可喜賦此篇以贈之

每見吾甥學不休信知積善有源流驊騮汗血為駒
日松栢凌霜出地林努力他年成宅相著艱高躍被

烟樓渭陽正緒離騷賦頻寄詩来慰客愁

得梁溪家書報黄氏女生外孫

怪底朝來鵲噪門家書遠報女生孫須知鍾慶田先
德故使遺芳衍後昆肌骨遍憐凝玉雪風光自與苗
蘭孫何時歸去親懐抱華髮衰衣更覺尊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二終

梁谿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三

詩十九 起澧陽二十三首赴南陽道中及己酉歲作計五十七首
自蒲圻臨湘赴岳陽道中有感作十首
再次韻許崧老見和之作 許崧老詩附錄
岳陽樓三首
次韻唐李華序雲母泉
鼠鬚筆二首
至澧陽寓天寧僧舍二首
渡江
章華臺二首
深省軒
謫居南海五首
別峽山能老
藥山三詠三首

梁山觀音寺
自武陵舟行至德山
益陽白鹿寺
清修寺二絕句
自湘鄉趨邵陽以避寇不敢取道衡嶽有感五首
邵陽道中雲巖寺
清湘西山寺無量壽塔
桂林道中二首
山月驛聞子規有感次韻
獻花鋪次壁間韻
過陽朔山水尤奇絕有作
象州道中二首
飲脩仁茶
次貴州
伏讀三月六日內禪詔
自去冬天旱不雨至今道傍井泉皆竭有作
暮春雨中有感
含笑花五首
荔枝五首
茉莉花二首
得梁溪書寄諸弟
即事三首
移居南山寺〻有巖洞甚幽并爲雉川丹竈

自蒲圻臨湘趨岳陽道中七律十首

鄂渚何嘗一日安澧陽猶喜近江干帝妃降矣空遺佩公子思兮欲採蘭水帶瀟湘宜有鴈地連嶺蜀苦無寒迂疎自笑謀身拙却荷朝廷德意寬

屈伸任道復何求去國踰成汗漫遊處世久師齊物

論擄懷聊賦畔牢愁霜清日薄寒光急雲慘天高陰氣浮嫋〻西風洞庭濶可堪更上岳陽樓

歲寒又復事南征桂楫蘭舟過洞庭水入重湖千里白山連平楚數峰青雲鴻杳〻飛何遠汀芷微〻氣自馨千古靈均英爽在固應笑我學餘醒

三年奔走未客歸敢盡東周李子衣斷攏連四平野濶偏舟短棹寸心違淩晨白露沾裳濕薄暮彤雲夾日飛回首梁溪香何處翠煙空鎖釣魚磯

還驅征騎向三湘行盡騷人放逐鄉綠葉素榮歌橘

頃来衣妓服浴蘭湯雲中帝子於旗降物外桃源自
日月長便欲倫然與高蹈故應脱屣謝軒裳
不解揚波與餔醨又還來放楚江湄椒蘭氣味何其
烈蘅葯芬芳空爾為寧赴湘流非我事託懷鵬鳥乃
吾師醉醒清濁何難共漁父從來自不知
遠謫三湘欲卜居試從詹尹拂占書昂々頗作雲間
鶴泛々寧為波底魚㘞喔突梯真得計潔廉止直却
成踈益堅節操行吾志龜策從來自不知
更欲投書弔汨羅西風嫋々水增波江分夢澤於兇

遠地近芳洲杜若多野鳥終年從草止木奴千（英廟御諱）
正婆娑卜居使作終焉計華髮蕭々柰老何
俎豆真如軍旅何誰令翰海起干戈休將直道論三
黜且把微辭續九歌山鬼含顰乘赤豹湘靈解珮鼓
雲和璧邦雖陋吾何恨厥見旌旄相盪摩
龍駕翩々帝子遊我回謫宦亦淹留瀟湘且傍黿鼉
窟寂寞空懷鸚鵡洲專氣爾師周柱史著書更笑陸
忠州變心從俗吾何敢千古詩人共此愁
謹奉和大觀文相公見寄古風

倫然多難偶存身又到蒼茫楚澤濱鼓舞魚龍張樂
地佩紉蘭芷獨醒人涉江哀郢空回首極目傷心欲
向春鼓枻寧緣傍枯葦故應漁父尚垂綸
常聞飛龍遭洞庭登樓況復把騷經琉璃萬頃天同
碧翡翠堂一螺山更青白鳥風高方振翮蒼鷹冬暖正
舒翎客愁欲作長蘇吸却笑三閭只獨醒
鼠鬚筆
鼠能為虎亦何功用舍之間繫所逢誰謂有皮為有
禮剪鬚猶得管城封

中山毛穎久中書鼠筆何為亦可俱寢廟穴居真得
計畏人端恐攫其鬚
渡江
桂櫂蘭旌楚澤東碧空如水々如空江湖落日浮秋
橘島嶼殘霞拂斷虹世事茫然烟靄裏客愁都在櫓
聲中沙頭鳧鴈桐倚侶笑我年々逐轉蓬
章華臺（今平客縣城西三里）
斷隴連岡雲夢西楚王宮殿尚遺基桂花半落垂黃
橘想見章華九月時

竟華夜飲曉從靡翠被天寒雨雪霏馬足車塵竟何
往空今千華誦招祈

華容西二十許里有墨山即離騷所謂祀靈祖名石也
山有大雲寺寺有雲母泉甘芳潔清大旱不
竭唐李華曾有詩序之甚詳其末云華聪抗
州司功思復左補闕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思
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歆遑
朝命以狗私欲秋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
不覺愴然波下况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顛餌

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熟余心
三復其言而竊有以悲之因次其韻

霜風振枯林肅肅有異聲我登祀靈祖名石山適此氛祲清
散策步山巔借廬窮而精石磴盡雲母晶熒璨瑤英
涓涓幽谷泉玉色凄芳馨飲者得難老沉痾體皆平
乃知泉源美本自山川靈沉吟遐叔詩此豈浪得名
肺腑久塵埃于焉吸清冷玉池艷生肥激濯歸黃庭
卻思陸子泉厥味可弟兄白首困飄泊丹心竟何成
鼓柂渡瀟湘曳裾拂荊衡回頭故山遠愴怳若為情
臣臣金石堅正賴日月明卷舒隨用舍未覺殊戲盈
風高洞庭波塵暝隋並城餌藥扶始衰究心學無生
庶几甫知今寸田不廢耕

至澧陽寓天寧僧舍有感
常誦離騷澧有蘭那知謫宦恕其間片雲隻鶴風方
急只恐飄零過別山
此身又復寓精廬丈室蕭然一物無每見招提心即
喜前生真是老浮屠

深省軒在丈室之西余為名之

軒檻虛明丈室西叢篁佳木翠陰齊遊觀物物皆深
省豈在聞鐘欲覺時

凡報以言者論六事其五皆請康往故其一謂
資囊士人上書以冀復用謫居海南震懼之
餘悚然有作
力小安能勝萬鈞退藏深渺欲全身大恩不報有餘
責何必煩言浪指陳
非才自昔罷鈞衡百念灰寒豈復萌聞道資囊上書
者不知誰繼穎川生

尼父乘桴居九夷管寧浮海亦多時古來賢聖猶如
此我泛鯨波豈足悲
功以贊皇猶遠涉智如鶴相亦來遊世間萬事非人
力只有安心百不憂
蘇子曾為海上仙羣龍三復絕韋編我今日對羲文
語却恨公言取次傳
別夾山能老
相逢千偈口瀾翻已是親曾到夾山猿鳥可能知祖
意飛騰奇嶂碧巖間

藥山三咏絕句
骨相嶄巖心已安松林談道不勝寒習之不會高人
意使作天雲餅水看　右詠問道堂
侍者何須召二空一元調伏自知風軒然棟宇革飛
處何似當年茅竹中　右咏伏牛巖
英雄割據老漁師習氣難忘鑿此池尚想興酣高會
處投身下取酒杯時
梁山觀音寺東漢梁松駐軍之地舊有廟
天子當年白鹿馴寶坊千古閟松筠風流帝婿膏梁
客也解來為護法神
自武陵舟行至德山
捨與泛蘭舟搖蕩武陵水想像古叢林幽勝冠南紀
當時霹靂手掣電機在握鈴鍵今得人宗音振頹委
何須大雄殿突兀踞巍址龍蛇相混雜衲子聚千指
齊竽一一吹真贗見鑪鎚青蔥松竹陰積翠紛可喜
春風一動搖蕭瑟鳴不已却遊德覗亭杜諸抱中沚
襄陽今何如風物略如此空懷墮淚碑憫嘆羊叔子
坐令鄒湛輩名字隨驥尾胡雛窺漢疆戰哭多新鬼

王室如綴旒涵渰結蜂蟻而我荷寬恩抱膝適萬里
回頭望中原洒涕濕巾几海山兩安在須洞鯨波裏
飛仙將往來當學長不死
益陽白鹿寺
寺枕清江蔭碧梧蕭然景物類東吳登臨忽動思歸
興不待秋風可鱠鱸
清修寺在益陽縣數十里間惠遠之弟居之世
謂之小廬山絕句二首
盤紆石磴白雲間風落巖花滿路斑峯嶺橫斜自重

撿箇中真是小廬山

傍山脩竹翠欒欒疎節疎枝碧玉寒安得誅茅此君側世間渾作夢中看

自湘鄉起行趨邵陽以避謗不敢取道衡嶽有感五首

平生性僻愛溪山偶得經行祇為閒嘆息迂程避煩嘖聖令南嶽阻躋攀

石廩巉天擁祝融遙看山色有無中寬恩異日容歸老先到衡陽回鴈峰

恭聞南嶽魏夫人絳節霓旌擁玉輪我欲他年受真訣先從碧海滌埃塵

鄴侯奇禍世難知放浪衡湘亦避時懶殘不知今在否無心更與覓蹲鴟

退之昔謫惡溪濱精義能開衡嶽雲我匪天窮遐入旣試從山外望氛氳

邵陽道中雲巖寺

山寺空小寺依嵌竇日暖幽禽囀好聲萬箇琅玕一茅屋何當此處寄浮生

清湘西山寺無量壽塔

黃花翠竹真如性大地山河清淨身欲識今時無量壽不知瞻禮是何人

桂林道中二首

桂林山水久聞風身世茫然墮此中日暮碧雲濃作朶春深雜翠成叢仙家多住朱明洞客夢來遊犀玉峰蕩武夷何足道千巖元是小玲瓏 鴈

時危遠謫墮南蠻猶在乾坤覆載間瘴雨嵐烟妖氣倍玉簪羅帶玉溪山桄榔葉暗傷心碧躑躅花開滿

目斑惟有月華依舊好清輝應與照雲鬟

山月驛聞子規次韻

春枕夢回孤館悄世故縈心楚不了山深夜鬧子規啼殘月滿窓天未曉

道陽朔山水尤奇絕舊傳為天下第一勝景洵非虛語也為賦絕句二首

深山此地謫佳名雨洗烟嵐分外青却假征鞍天叙遊無因一上萬雲亭

賦詩曾逐謫仙人乘老翻遊到海濱夢幻去來何日

了且將病眼看嶙峋（李泰發謫陽朔令予嘗以詩送其行）

獻花舖唐相李德裕謫海南道此有山女獻花
因以名之次壁間韻

我亦未辭向海涯無人復獻雨中花却愁春夢歸吳越茗飲還尋薄荷芽

賀州道中二首

路入春山春日長穿林渡水意徜徉溪環石筍橫舟小風落林花撲馬香山鳥不知興廢恨嶺雲自覺去來忙炎荒景物隨時好何必深悲瘴癘鄉

竹屋茅簷三四家土風漸覺異中華碧榕枝弱還生柱紅荔春紅已著花社燕不巢南候別塞鴻無信北音賒海山此去猶千里會見安期棗似瓜

飲修仁茶

北苑龍團久不嘗修仁茗飲亦甘芳誇妍鬬白工夫拙群碎瘴消煩氣味長江表露芽空絕品蜀中仙可掌同行從容飯罷何為者一碗還燕一柱香

自去冬不雨至今道傍井竭田多不耕有感

匝地風雷空振蕩終宵雲雨竟虛無媚閑農具田皆廢渴死行人井半枯來海愆陽緣孝婦桑林精禱本湯夫忠魂炤雪嘉邪逐坐見為霖萬物蘇

次貴州二首

青楓夾道鷓鴣啼古郡荒涼接島夷陸續故城依石巘葛洪遺竈倚江湄光風冉冉吹香草煙雨濛濛濕荔枝欲作終焉卜居計自應句漏不吾欺

懷澤為邦古鬱林江通邑屋自森森山連八桂峰巒秀地近重溟霧雨淫歲久承平消瘴癘時危爭戰覺幽深試謀十畝膏腴地丹荔青蕉獲我心

伏讀三月六日內禪詔及傳將士牓檄慨王室之艱危憫生靈之塗炭悼前策之不從恨姦回之誤國感憤有作聊以述懷七律四首

懷昔廷爭駐蹕時泝苦欲挽六龍飛來公漫有親征策亞父空求骸骨歸靈武中興形勢便江都巡幸士心違群臣獨荷三朝眷瘴海徒將血淚揮

胡騎長驅擾漢疆廟堂高枕失隄防關河自昔稱天府淮海于今作戰場退避固知非得計威靈何以鎮殊方中原夷狄相衰盛聖哲從來只自強

嘆息名臣術已疎謀身誤國竟何如馬嵬不進楊釗
死開陝初臨元振除威靈王家嗟寂寞蒼生環堵未
安居荒陬不見中原事望斷東吳一紙書
建安虛席待經綸恩賜宸章寶墨新學際天人何敢
爾志聞金石屢當仁孔明得主規模壯陸贄離朝謗
讟頻今日追思慚至意御書重執淚盈巾學究天人志貫金石所書御書中語

暮春雨中有感二首

細雨黃梅荔子丹疎方風物遠江山客愁望極傷心

處更聽鈞韓雲木間

萬物焦枯誰作霖片雲成雨慰民心姦邪逐去精忠
雪天意方知感格深

會笑花五首

一去關山遠玉顏故人相遇有餘歡臨風莞爾緣何
事應笑先生又失官

玉質猶被翡翠裳溫泉洛罷藹天香回眸百媚嫣然
處虛死三千紅粉粧

竄逐流離老病身天涯相見意相親粲然不用千金
買應記當年作賦人子在沙陽嘗作會笑花賦故云

素淡年容不自持養成妙質亦多時不知巧倩東風
裏含蓄清香欲待誰

謂之曾諳笑何因只笑明時竄海濱晉以智窮莫以
直定無我拙作三人

荔枝五首

海山仙子絳羅襦露縠中單白玉膚知我遠來相勞
苦故遣光使遠中逢

絳紗裳裹水晶丸偏得楊妃帶笑看休道馬嵬當日

事只今何處是長安

玉人纖指擘輕紅猶憶恩頒自漢宮翠籠藤盤異當
日蠻煙瘴雨正濛

荔子蠻方也自丹不知閩嶺為微酸玉盤磊砢三千
顆猶憶甘芳繞齒寒

百馬騰崩者遑悲只今弋戟暗江湄自知疎拙蒙恩
重猶得南來食荔枝

茉莉花二首

冷艷幽芳雪不知佳名初見貝多書南人渾作尋常

看曾待君王白玉除
風露扶疎蔓翠藤玉花剪刻見層々清香夜久偏聞
處寂寞書生對一燈
得梁溪書寄諸弟二首
一紙書來抵萬金天涯慰我念家心只今王室猶如
此回首東吴涕作霖
荔子初丹色半青王膚未滿已芳馨欲題書後三千
顆須待煙林爍若星
即事三首

賓江兩岸木棉飛負郭家々熟荔枝瘴雨蠻煙已蕭
瑟可堪梅子欲黄時
荔子紅皺已交加龍眼新來又著花便欲謀居不須
去怛冰嚼雪過年華
森々榕木碧參天夏日初聞第一蟬羨陸羨君誠得
計何須悵恐嘆風前
移居南山寺々中有巖洞甚幽并葛稚川丹竈
倚山高閣仰巉後洞穴嵌空廠可登丹竈舊傳留秘
樂仙巖今已屬閒僧數峯削玉青如青如髻犀木參
天翠作層小駐未妨幽興發野烏嘲弄青驢勝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四

詩二十 在海南及歸自瓊管計七十有二首
鑾輿反正二首　伏覩五月五日赦書
端午日次鬱林州　寓鬱林州著易傳有感
恭聞詔書褒書悼陳少陽四首
次雷州　九日懷梁溪諸季二首
中秋月色佳甚與宗之對酌寶華堂 在天寧寺
得家書報長子儀之房下得孫男
聞提花盛開三絕　聞官軍破黎賊作兩絕句

贈嶠南琮師　冬至
次地角場俾宗之攝祭伏波廟
次東坡韻二首　次瓊管二首
檳榔　雷廟讀丁晉公所作碑文
次瓊管後三日奉德音自便二首
郡城北曰語海予易之曰雲海二首
北歸畫渡風便波平尤覺奇絕因成五絕句
歸次海康登平仙亭次萊公韻
初發雷陽二首　謁叩忠愍祠堂六首
琮師追送至城月驛戲成絕句二首以答其意
立春日在龍化道中得家問三首
和東坡醉題四首　假道容愚當避勾漏等洞天
海上得孔雀六鷓鴣十餘攜歸遺童稚輩戲成
容南道中二首　立春後一日風雨殊有寒色
陸平道中偶成　再賦孔雀鷓鴣二首
古律兩篇答鬱林州王守
過北流縣八里遊勾漏觀留絕句五首

伏覩四月五日赦書鑾輿反正中外大慶小

臣有感斐然成章二首

天眷吾皇葉舊基未懸文德散遂中微共欣宸極還
天步賴有羣龍爽日飛霈澤及民寰海慶孤忠許國
寸心違建炎首被鈞衡選辜負明恩渡湨布
誤國姦邪已竄誅天扶黼座正宸居少康一旅時猶
在高祖三章術未術疎必順人心收俊傑自應天意
助耕鋤纍臣海上空回首顧浥滄溟洗謗書

端午日次鬱林州

久謫沅湘習楚風靈均千載此心同豈知角黍縈絲

日却噎蠻煙瘴雨中榕樹間鬧鷓鴣語藤盤磊砢荔
枝紅殊方今節多悽感家在東吳東復東
恭聞詔書褒悼陳少陽贈官與一子恩澤賜緡
錢五十萬感感涕七律四首・
哀痛綸言洒帝章賜金贈秩事非常無心聖主如天
地著意嘉臣猿虎忠血他年應化碧英蒐今日已生
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遷豈自傷 似
祖宗德澤在斯民宰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言開帝
聽匭函争事觸龍鱗血濺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祊豈

計身痼草已深難一慟臨風空有涕霑巾
屢將讜議叩楓宸不為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
杞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吷心應了忠義千年筆
有芬一介草茅言世務從今不復數劉蕡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几辨蓋寬饒幽寃我已慚良
友忠憤君應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
蕭蕭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騷人賦大招
寓鬱林著易傳有感
謫來海嶠遠兵戈精意微言得切磋地入鬱林懷陸

旃裘亂衣裳風雨飄屋廬南奔萬里空脫死鋒鏑餘
翠華狩絕域黃塵翳修塗朝無嵇侍中濺血霑誰裾
胡兒金束袍譊歡名聖祖珊瑚驕氣吞九州投餌銜已疎
公指繞朝策覘化郵據梧鳳凰渺鴻已紫氛誰與俱
卿蠶歲已晚鐘鼎功未書棄置委時運超搖遊物初
此憂自古有此樂絕世無邂逅拯黃流功成吾不居
再次韻許崧老見和之作時傳春秋集傳入欲
借易說故篇中及之
胡塵暗中原河洛皆穹廬衣冠競南渡故國靡復餘

襄陵大獄裔亦爾因征涂顛沛不忘道呻吟曳長裾
如公巨川舟豈止清廟瑚顏我正羇束未能踵淡流
韋然聲氣同鳴鳳棲必梧塞裳思琢磨道阻不得俱
已從借麟經更欲窺羲書廢几晚聞道洗心復其初
湘沅騷人鄉蘭芷今豈無回風搖蕙草歎息空幽居
岳陽樓三首
縹緲層樓俯洞庭湖光霽色兩澄明氣蒸雲夢浮天
白水合瀟湘到底清去櫂來檣雲共影漸鴻孤鶩留
連聲望中更覺君山小一點青螺鏡面平

續稃浮滄海學兵坡聖經廣大隨人取衆說紛紜柰
若何從此梁溪作詩少用心已向六龍多
羲文作易仲尼傳究極陰陽本自然妙理欲求須得
象至言已契可忘筌絕編何曾須三過知命從今加
數年數息時無邵康節數訣今古與誰姸

次雷州

華夷圖上看雷州萬里孤城據海陬萍跡飄流遠如
許騷辭擬賦畔　愁滄溟浩蕩煙雲晚鼓角淒悲風
露秋莫笑支荒地退僻萬安更在海南頭

中秋夕月色佳甚與宗之對酌天寧寺寶華堂

去年今夕寓通城猶有新詩寄弟兄一自裹囊來海
上更無繫帛付鴻征禪房酌酒夜分闌海月窺人光
更清起舞月中心尚壯乘槎便欲蓬蓬瀛

所寓天寧寺方丈後有闍提花數株連日盛開
玉雪可愛悵然有懷成絕句三首寄吳元中

未渡鯨波惡盜深中原回首涕成霖清愁萬斛無消
處賴有幽花慰客心
深院無人簾幕深玉英翠羽燦芳枝世間顏色難相
似晴雪初殘未墮時
冰玉風姿照坐寒支荒相遇且相寬縞衣紵帶平生
志正念幽人尚素冠

得家書報長子儀之房下得孫男殊慰老懷時
正予在雷州著易傳適至震卦因命名之曰
震孫以詩一篇寄儀之以誌喜云

天涯遠報茁瓊枝共說鵷雛骨相奇鼻祖從來種桃
李耳孫自合產蘭芝洊雷名震因觀易他日趨庭使
學詩無複區〻如爾父定須了〻勝吾兒書來可想

開懷抱老去何因與弄持素有龐翁攜隱志未應孫
負鹿門期

重陽日與宗之對酌有懷梁溪諸季時庭園菊
花猶未結蕊于藥囊中得茱萸泛酒有饋山
果并海鮮者多素所不識賦詩二首以見意

此身飄泊旅天涯九日淒然客念家且把紅萸賞紫
蟹何須白髮對黃花藥囊幸有茱萸實茶銚頻煩薄
荷芽山果海鮮多不識却須傳與北人誇
父子相隨萬里餘遠窮端欲哭楊朱三年客裏逢佳

節九日罇前念友于海上及秋吟蟋蟀鬢邊何日挿
茱萸吾生老矣謀生拙嘆息乾坤一腐儒
嶠南僧罕遵戒律况向上事獨琮師隱居湖巖絕
不至城市超然拔俗聞予來策杖見過與語可
人可知爲飽參衲子也詢其所見蓋長從長蘆
了遊了居長蘆聚徒至千五百衆道價籍籍甚
江淮閒予雖不之識然聲氣相合心期自親嘗
辱貽問今見琮師益之知了之門風孤峻真棓
老兒孫也退處天台山琮將浮海訪之因賦詩
贈琮且以簡了公異時得歸次須相隨于石橋
側可以握手一笑梁溪居士云
萬里謫官來海嶠眼中衲子見絕少方袍圓領動成
群與俗不同衹其表琮師乃是雷陽人徧歷叢林參
學飽歸來卜築瘴海濱十里湖光巖洞小深居不復
踏地市宴坐惟知侶猿鳥惠然過我意良勤野鶴孤
雲自輕矯風姿已含蔬筍氣語論更將藤葛繞黄芽
深處見松筠使我困窮欲傾倒爲親聊復戀幽棲訪
舊終須乘滄渺煩師飛錫過天台爲問了公何法了

冬至
殊方又復一陽芽荏苒流光嘆物華土薄葭灰難測
候氣溫桃曙已開花雲鴻不到音書斷鯨海無程道
里賒賴有清心爲活計不須爛醉作生涯
海南黎人作過據臨皋縣驚劫傍近因小留海
康十一月望日聞官軍業已破賊二十日戒
行戲作絕句二首
海上群黎亦弄兵征車數月旅山城稽留謫命兢惶
甚正坐緋巾懲沸羹
沉沉碧海絕涯一葉凌波亦快哉假使黑風漂蕩
去不妨乘興訪蓬萊
次地角場以瘡瘍不果謁伏波廟俾宗之攝祭
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即吉夜半乘潮解
桴星月燦然風便波平詰旦已達瓊管東坡
謂斯遊奇絕冠平生非虛語也作二律紀之
威信昭然漢兩公舊于青史挹英風弋舡下瀨勳猷
壯馬革裹尸心膽雄顧我迂踈成遠謫賴神正直鑒
孤忠病軀阻造祠庭下幽顯雖殊此意同

夜半乘潮雲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風滿天星月光鋩
碎匝海波濤氣象雄大舶憑陵真滸渺寸心感格在
精忠老坡去後何人繼奇絶斯遊只我同

次東坡韻二首

地角潮來未五更陰雲解駁作霜晴星河明潤天容
晬風浪喧豗海氣清粗見鵾鵬潛化理豈無犬馬戀
軒聲遠遊不作乘桴計虛號男兒過此生
海上傳呼夜報更舟師歡喜得新晴風光劈浪去時
急海月籠雲分外清天影合中觀妙色潮波廻處悟

圓聲從來渤海為全體試問一漚何處生

南渡次瓊管江山風物與海北不殊居民皆在檳
榔木間黎人出市交易蠻衣椎髻語音兜離
不可曉也因詢萬相去猶五百里僻陋尤甚
黃茅中草屋二百餘家資生之具一切無有
道由生黎洞山往〻剽刼行者必自文昌縣
泛海得便風三日可達至此不禁為之慨然
賦詩二篇聊以紀土風志懷抱也

巨舶浮于海長飈送短篷夜潮和月白曉日跳波紅
雲影搖修浪瀾光接遠空喜過三合溜愁遠冠頭峰
雷化迷天際瓊儋入望中地遥横一線山露點群鴻
偶脫鯨鯢患尤欣氣俗同川原驚老眼稚耋看衰翁
蠻市蝦魚合賓居棟宇雄人烟未寥落竹諱廟自蔥蘢
碧暗檳榔葉香移薄荷叢金花翻孔翠綵幕間黎童
南極冬猶煖中原信不通管寧雖跡遠阮籍已途窮
瀕洞滄波裏蒼茫返照東客愁渾不寐鼓角五更風
四郡環黎母窮愁最萬安峒氓能悶惡瀧吏豈欺韓
草屋叢篁裏猕城瘴海端民居才百數道里尚艱難

徑陸憂生蠻乘桴思怒瀾颶風能破胆癘氣必摧肝
去免垂〻近資生物〻殫船來方得米牢燧或無餐
曙宇充嘉饌瓤蔬薦淺盤蔞藤茶更苦淡水酒仍酸
黎戶花縵服儒生椰子冠檳榔資一醉吉貝不知寒
何必從詹尹無因詠考槃失圖嗟罪大得此荷恩寬
顧影同三友談空不二觀中州杳何在猶共月團欒

梹榔

踈林滄海上結實已纍〻烟濕頹虹卵風搖翠羽旗
飛翔金鸑鷟掩映篳籠兒護落哈椰子匀圓訝荔枝

當茶銷瘴速如酒醉人遲姜葉偏相稱羸尫亦漫爲
乍棨顏愧渥頻嚼齒愁疲飲啄隨風土端憂化島夷

次瓊管後三日忽奉德音恩許自便感涕之餘
賦詩見志二首

此身飄墮到滄溟誰謂君王念賈生黃紙再蒙題姓
字丹書特爲削刑名山林老去何其幸萍梗追思却
自驚天地恩寬難報德試從今日數過程

行年舊說是東坡鯨海于今亦再過儋耳三年時已
久瓊山十日幸尤多却送老眼來觀國尚與中原早

戢戈病發不堪當世用感恩惟有涕滂沱

郡城南曰瓊臺北曰語海予易之爲雲海登眺
有感二絶句

孤城南面敞瓊臺千里川原指顧開試問向綠雲深
望處海山浮動見蓬萊

古來雲海浩茫茫北望凄然欲斷腸不得中州近消
息六龍何處駐東望

北歸晝渡海風便波平尤覺奇絶成五絶句

澄波不動琉璃滑一望應須萬里餘舟行衝激浪花
碎如馭白雲遊碧虛

去得南風來北風神靈只在指呼中老波有語猶曾
記信我人阨非天窮

纖雲回卷日方中海色天光上下同身在琉璃波浪
裏碧空涵水一涵空

平生奔走畏江湖暮齒來乘海上桴自哂井蛙真見
小望洋向若一盧胡

次海康登平仙亭次萊公韻

碧海瞰危亭波光混太清曠懷此知樂此夷險本來平

雷廟讀丁晉公所作碑記

巳卯曾因霹靂開海邦從此得名雷只知寇老曾遷
此作記實緣丁令來

謁寇忠愍公祠堂七絶六首

親征決策幸澶淵南北歡盟有本原丞相萊公功第
一猶將枯柱作讒言

一幸江南一蜀中奮然廷議叱群公挽回天步雖難
策元是真王聽納功

南陽廟坐致云云賴有嘉言爲解紛歎昔今人不如

古久無慶忌救朱雲
平生愛看柘枝舞賓燕多餘蜜炬堆富貴在公真末
事誰云緣此故南來
海邦去祠只十里山路過山纔萬重詩識告人元已
久未應馬援坐梁松
初發雷陽有感二首
夢中曾過鬼門關歎異君恩聽北還父子相隨辛良
厚僕奴半死涕空潸風煙蕭瑟黃茅瘴山路崎嶇赤
脚蠻歸去梁溪見桑梓定抛冠佩老巖間

餘生幸爾脫垂涎雞肋安能拒老拳萬里得歸辭瘴
海三年奔命厭征軒採薇散髮嵇中散開灶燒丹葛
稚川此去山林如脫兎這回且結好因緣
琮師追送至城月驛戲成絶句二首以答其意
衲子來參去不辭何勞飛錫遠相追贈師銀布牢收
取便是金襴付囑時
好住湖巖攝此心有緣終會有知音梁谿老去孤峰
頂月白風清雖更尋
立春日龍化道中得家問諸季已挈家渡浙江
如劒川又聞江西頗有群盜嘯聚遂決意由
五羊趨循惠潮假道閩中以歸偶成七律三
篇時十二月十九日
東君又換一年春迎我來從瘴海濱已覺山川有佳
氣更詢道路得通津欲尋勾漏丹砂令與訪羅浮紫
府又偏清夢裡相符緣契合便須脫屣謝埃塵
遠信來時篛嶠春浮家已在浙江濱更傳贛水方虞
寇須向閩山與問津萬里尋樂土千巖好去作閒人
干戈未息中原暗悵望關河胡馬塵

川塗奔走四回春海上經年與宛濱子美自憐常作
客長沮應笑自知津艱危至此無千古憂患如吾豈
兩人往返循環真幻滅已將大地等微塵
子已久不飲酒得家問喜甚與宗之對酌調馬
驛中連飲數盞輒徑醉々中和東坡醉題四首
海嶠無佳釀經時不入唇巨觥今一醉遠問到春初
偶脫長鯨口來尋仲子鄰醉中輕萬里始信濁醪神
畏病不舉盃延客祗烹茗浩然雲海間不醉亦不醒
偶蒙雨露恩漸脫瘴癘境麴生粗可人相對聊酩酊

久客殊念家歸遊渺江漢是身如浮雲懼此無窮患
今夕定何夕一酌千憂散從兹日醺酣此意君莫問
飲少輒大醉醉中識其真天地一秋毫况此渺然身
歸林巖穴間坐閱萬態新去去勿復道時清為幸民

寓瓊山遠華館一夕夢遊山間小堂松竹環合
有道士坐堂上誦李太白送人遊桃源序中
有良田名池竹果森然三十六洞別為一天
之語覺而異之令假道客惠當勾漏都嶠白
石羅浮諸山皆洞天勝遊也豈神者先告將

有所遇耶為賦詩一篇以紀之
神清遂仙遊境寂忽遐躅羽人入我夢軒户靄松竹
高吟誦仙文逸韻響金玉覺來殘燈熒微怳猶在目
歸途歷容惠問津非素卜將遊四洞天就彼白雲宿
豈無葛稚川妙論資灌沃試求龍虎丹一使鬢毛綠
斯言儻可（仁廟嫌諱）長揖謝浮俗却笑昌黎翁强項寧詰曲

海上得鸚鵡十孔雀六羽毛鮮妍可愛俱携歸
遺童稚筆因戲成絶句二首
屬友鸞朋出海邦金花翠尾爛文章梁溪臺沼今何
以歸伴貽仙取次翔
綠衣紅趾已能飛學語交交未轉時不是蓬萊花鳥
使携歸卿與調羣兒

立春後一日風雨殊有異色偶成
竟夕北風號春回雨已膏歸程離海嶠舊服理綈袍
宿瘴須寒壓清愁欲醉逃何當入江浙雪片灑鵝毛

容南道中二首
路入容南境風煙自一方山空雲冉冉春動水茫茫
紫府丹砂秘幽村碧蘚芳蕭然有佳致作个是炎荒

聞說容南久安知客路經況況洞天近湛湛古湫渟
日落峯巒翠春回草木青丹砂如可問當卜老巖扃

再賦孔雀鸚鵡二首
孔翠從來海上村參差脩尾爍金文素知肅穆鳳凰
侶不是喧卑雞鶩羣青鬪赤霄雖有志碧梧翠竹正
須君携持萬里歸吳越悵望海山深處雲
學語鸚雛羽漸成掌中取食絶猜驚籠寬得遂朋從
志春曉初聞客到聲賦就禰衡文不點杓隨李白飲
如鯨遂携休數殊方去我亦隨緣得此生

陸川道中有感

嶠南江北本來同往返紛〻一夢中舊事銷磨那復有新愁繚繞亦成空天邊山色浮濃靄溪上雲光拂淺紅我把浮生如夢看雲山元是小屏風

南還道中鬱林郡守王君見示古律詩一篇北歸輒成兩篇以答其意

山圍古郡碧周遭陸績衣冠雅自褒海上來歸懷麈尾鬢間空嘆長霜毛易書顧我駢成僻詩筆憐君老更豪此去龍成幸非遠不須巨石壓雲濤

垂老相逢海嶠間盈編珠玉破愁顏清名豈藉鬱林石雅志常存仙奕山邱壑探薇嗟我病絃歌爲政羨君閑中原杳〻旌旗暗廻首春風涕一潸

過北流縣八里遊勾漏觀留題絶句五首

百里仙山氣象雄參差峯岫翠成叢雲駢鶴馭今何處丹灶依然洞穴中

葛翁求令爲丹砂今我來從海上槎祓恐山靈嫌俗駕未容歸客卧煙霞

羽人相導把霓旌窈窕松林露氣清不用逢迎同貴客蹔來花院聽棋聲

避謗多時不到山忽驚身在洞天間北歸更覺君恩重得遂清遊一解顏

洞戶況〻別有天玉樓珠殿鎖霏烟如何祠館人間世破屋荒凉紫府前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五

詩二十一 歸途庚戌歲作 計五十七首

道勾漏山靈寶觀竊覩兩朝御書謹成古風
次山堂　聞長沙軍變向伯恭能弾治
虞祖道相從湖海　蕭懋德自臨江遣人致書
宿都嶠山靈景寺　除夜與宗之對酌懷家
庚戌歲正月一日遊都嶠山留絕句五首
容南爲新郡庠所建講堂名之曰育材
潯州守李侯以所藏法書十軸相示題卷末

容南初食荔枝　清明日得家書四首
趨藤山古風　恭聞駐驛浙東王師屢捷
藤山路古松為取松明者所創剔古風一篇
鐔津江閣　同曹使君登浮金堂
晚泊蒼梧縣有感　月夜江閣次東坡韻
江行即事八首　封川贈李致遠郎中一首
玉乳巖　泊晉康橫翠亭二首
五龍廟絕句五首　同陳使君登香山寺谿亭
客有出示御製登中和堂小臣斐然仰次宸韻二首
江上即景二首　遣興二首
次肇慶府有感　瑞石硯
蚊　出峽
靈洲寺次東坡韻　次韻鑒空閣

道勾漏山靈寶觀竊覩兩朝御書謹成古風

抱痾卧雲海風夕負深恐寬恩聽旋歸何當卸嶽重
問津勾漏山散策寶圭洞羣峰羅翠屏環合無缺空
遊仙契初心幽賞協清夢却來觀宸章寶氣騰蟦蝀
眞行雜草隷筆勢極翔動大小飛白書飄洒紫鳳

恭惟睿姿多能本天縱妙蹟藏名山中俾與萬世共
林巒增炳煥神物勞護擁惜無深嚴屋蔭覆示崇奉
何當鳩良材為葺傾屋棟天弧不指狼中原胡馬鬨
九廟未奠居臣子含憤痛豈知變荒中奎畫得瞻諷
至哉博大言粟麥因異種天帝及諸佛一一資妙供（飛白有〻粟有稻種麥與粟間善但行砂中有玉及供養諸天帝十方佛之語）竊于翰藻間
窺見神心用源流此中來基本中興宋稽首歸琅函
斐然成善頌

元結嘗經畧容管王守作次山堂以思其人為

賦此詩

華堂高敞為思光善政相望數百年册府聲名秀群玉海邦巖洞有三天漫郎去久風流在病客來臨道里遭聖主中興誰作頌顧觀老手筆如椽

客有言長沙軍變向伯恭能弹治規畫甚偉遂得伯恭言來亦道及其事為作韻詩以寄之

長沙舞袖僅可旋今作巨鎮湖湘邊驕兵夜深赤白欽廟婕詩条問竊發將嘯翺不知向予有老拳縛束從辛祇數言翻如鳥鶻擒鷹鸇轟賁兜領汙龍泉弹壓一境莫復喧稚耋鼓舞喜欲顛歸哺其餡甘晏眠衆服壯畧稱無前我歸自南得之傳頗欣祖生先著鞭何不付與大將權旂旗繽紛指雲燕一鼓士氣如突煙熙虜破膽心方悛洒掃海内清戈鋋使我病衰安廬田

蕭懋德秀才自臨江遣人致書海上遇于歸途為賦詩二首以寄之

三黙先生今得歸更携稚子訪慈幃病牛卧攏心衰矣脫兎投林天憫之萬里往來環轉堞一生謗譽舌揚箕著書欲赴當時約須得江南事定時

踰年海上久安居多謝蕭郎遠寄書不向去来生一念已將天地作吾廬中州杳杳旌旗暗暮景駸駸齒髮踈準擬峽山成小隱茅齋惜我定何如

罪謫海上中州親故罕通音問獨虞君祖道相從湖海踰年北歸同途次答南賦詩以識別

飽經憂患莫如吾暮景餘生寄一桴獨子相從来瘴海豈知還得共歸途應觀天下奇男子解笑人間淺丈夫老去山林養衰疾好音時與緊飛鳧許崧老聞虞君同泛海曾以書語人曰此天下之奇男子也予田全用其語淺丈夫者聊取的對耳

除夜與宗之對酌懷家

四年除夕旅殊方海上歸來路更長暮景飛騰催老病餘生留滞且災荒傳聞寇盗紛驚擾數息江湖墮渺茫杳杳吴東家萬里椒盤誰與頌馨香

庚戌正月一日遊都嶠山留五絶句栖真觀中

元日尋真到洞天溪邊春色已嫣然落花流水人間去誰道桃源不是仙

松嶺雲峯步步佳芒鞋竹杖極幽遐使君不得同清賞正恐山將翠幰遮

遠目增明都嶠山丹梯況得遂躋攀乃知猿鶴真心
在乘服軒裳祗强顔

叠嶂高巖聳入峯雲閒紫翠鬱相重故應洞穴通句
漏更笑林巒接大容

石磴盤紆木倚葱翀離獨上最高峰白雲深處時回
首千里江山指顧中

宿都嶠山靈景寺

清晨遊樓真薄暮宿靈景山空松桂香雲細泉石冷
高崕撤飛簷象緯逼參 惜無娟娟月散此林下影

夜闌風露寒巖曲燈火耿疎鐘響數賓客枕發深省
却隨猿鳥起再上翠微頂道人山後來眸子頗清炯
試詢龍虎訣妙意默已領我生憂患餘半世沒阱梗
脱身鯨海中掃跡方自屛顧從稚川遊薪水事丹鼎
庶資刀圭力少使桑榆永胡塵胡中原靜謐惟五嶺
渺然炎荒南自絶羽書警結茅定前緣幽夢先異境
上下三洞閒安得田二頃攜家學龐公栖棲笑王猛
採薇輿散髮此志久已肯杙生非吾徒幽憤醉方醒

自學校之制廢而戎馬之患興州縣長民者不
復以教育爲意獨容南一處爲新郡庠招徠
生徒絃誦之聲習爲不輟誠可嘉嘆所建講
堂爲名之曰育材輙成五言十韻

治世崇儒術膠庠寓屬臨自從馳羽檄誰復念青衿
賢守來南紀宏規肇泮林飛甍開講廡鼓篋拂書蟫
來蒸繡江水仰高都嶠岑潛銷戎馬氣初習歌雅音
洙泗道非遠張姜賢至今張九齡姜公輔唐時賢相皆嶺表人栽培成
楚梓追琢見南金常袞閩風變文翁蜀化深願言遊
學者勉副育材心

潯州守李侯以所蓄法書十軸相示爲題卷末

承平文物又富哉寶章萬岌藏蓬萊餘篇散落士夫
手名筆往往牙籤排連年胡騎擾河洛錦標玉軸隨
飛埃李侯好事不忍棄萬里跟棘攜南來炎荒相遇
一笑絫出以示我廻瓊瑰歐虞顔柳邈已遠蘭亭況
復昭陵埋空遺妙蹟刻琬琰不若故楮存煙煤君謨近
世稱第一筆力與古肩相挨醉翁工夫不在字名望
自足尊輿臺芙蓉仙人有典則滄浪逐客氣不衰胸
中磊落難屈折故使心畫奇而瓌東坡行書驍姿媚

山谷草聖窮蒙廻二公文翰昭千古俯視凡馬皆駑
駘米顛碌〻不足數運筆尚有縱横才過來非是無
點畫追時取好如俳諧六書楷法雖小學古人用意
何其能君看篆籀寫韻語精巧豈容易追陪今人萬
事不如古刻以毫墨爭雄魁嗟予病廢卧都嶠何止
我馬云虺隤感時撫事百憂集對案不復能持杯明
聰家眷慰岑寂坐視舊觀雙眸開梁溪書室插架處
念遠更覺增馳懷世間雅好無出此絕勝寶玩琴藏
雷子今此物未易得願言十襲傳雲來

清明日得家書甚慰旅懷為賦五言四首

去國三年久離家萬里餘豈知戎馬際仍得棣華書
金鼓震南國松筠懷故廬裹區端若此天意竟何如
南荒炎瘴地槐火又清明海嶠無春色江湖有戰聲
繫書來鴈足歸思羨鵬程欲挽天河水滂沱洗甲兵
欲歸〻未得留滯繡江濱感慨傷春望僑居多北人
蒼生未蘇息黃屋尚蒙塵王室艱危極潸然泣老臣
煙嵐飛翠蓋鯨海泛龍舟退避亦已遠遷陵殊未休
包胥思慟哭曹劌願深謀歎息綂朝策何人知故侯

容南初食荔枝二首

海山荔子冠炎荒頗恨遐蹄不得嘗猶喜容南三月
裏輕紅初擘一枝香
買地城南種荔枝每留核付守園兒但祈四海兵戈
息會見開花著子時

三月二十三日自德音至容南恭聞駐蹕浙東
王師屢捷虜騎遠遁是日得諸季書挈家寓
饒之德興幸免驚擾欣抃之餘輒成口號一首

紫泥黃耳到同時家國無虞慰所思飲馬胡雛歸朔

漠安巢越鳥返南枝休祥允協靈棊卜喜事何因乾
鵲知便可理裝尋去路擕家深赴鹿門期

三月朔旦卜靈棊占國得遯錫卦辭曰日出東
隅炎〻赫〻雖有妖氣反見重光羣賢破陰
禍難解釋占家得克強卦其辭曰去我貫珠
乃在天衢不意盗者隱匿所居賴得祀聖祖名烏勞
我逐驅風靜波息還復我廬至是而驗將得
家書鵲聲甚厲故云　以下俱原缺

四月六日離容南陸行趨藤山路崎嶇然失道

皆松陰山菴田家景物類闊中殊可喜也賦
古風一篇
孟夏草木長淸陰散扶疎蔥龍竹松間石磴蟠縈紆
嗟我事行役彌年困征途及玆理歸鞍敢復論崎嶇
深谷四無景高巖倚天衢稍從平川行遂得田家居
蘺落靜窈窕桑麻鬱紛敷新秧綠映水雞犬鳴相呼
中原暗鋒鏑胡騎方長驅此豈桃花源幽深了如無
遊將適閩嶺買田自耕鋤結廬亂山中聊以全妻孥
自容南趨藤山路古松皆合抱百尺餘枝葉扶

疎行人庇賴為取松明者所剞剔因而摧顚
十已六七良可惜也
松林繞峻嶺百尺森蔥青不知何年種夭矯虬龍形
濃陰翳脩途當暑有餘淸長風一披拂時作波濤聲
如何錐刀徒使爭爝火明傷膚及肌骨風雨因攲傾
顚倒委榛棘氣象猶崢嶸行人失庇賴佇立空凝情
緬想栽培初愛護如目睛合抱始毫末几經霜露零
一百毀有餘百年養不成忍使易凋喪此理真難評
憶昔陶上行為政有善經權禾與移柳一一紏以刑

既往不及追將來猶可懲感嘆遂成章庶几知音聽
鐔津江閣氣象淸曠有閩浙之風偶成律句
斷雲飛雨晚蒼茫虛閣臨流分外凉散髮披襟嘗荔
子踈簾淸簟看漁航三年奔走循環蟻萬里歸來學
滿霜未到江湖先到此風流誰道自支荒
同曾使君登浮金堂
統堂松竹散扶疎枕帶江山美有餘神物化龍同劍
浦雙溪成字類桐廬胡雲夜月隨時好棲鷺飛鷗烱
自如茗飲相從得淸賞坐令勝事踵蘇徐

月夜江閣次東坡韻
江水如練帶江石如馬肝雙流會合處變作蛟龍蟠
我來暑氣初驟雨成驚湍雲收暮山出秀色屏中看
缺月掛木末光輝謐淸寒冷然適我心遇境隨所安
夜久轉寥閴高松露華溥獨坐念平生行路真漫〻
危腸易感激不待聞哀彈猶欣碧川漲沒盡風雷灘
晚泊蒼梧有感
常誦蒼梧雲正悲豈知理棹此間遊大山冰井舊傳
有桂水藤江相合流念遠心如嘶北馬踰年行編嶠

南州重華一去不復返悵望九疑空白頭

封川贈李致遠郎中

一別都門十載餘相逢應笑尚迂愚綈袍戀〻故人意風雨蕭〻君子儒顧我憂危宜白髮如公暇豫亦清癯年來頗得羲書旨試讀一編還是無

泊晉康横翠亭愛其山水秀麗斐然有作二首

上主疏封地中興啟帝圖江山連肇慶雲物接蒼梧秀氣蟠南極神功本禹謨邦人崇望意開府映番禺

環抱大江流層巒華露浮神明扶王氣景物冠南州來值麦蒸日翻驚風雨秋登臨望不極暮角起城樓

同陳使君登香山寺谿亭

渺〻烟波疊〻山玉簪羅帶自廻環雨餘嵐翠濃如滴地險江湖巧轉灣蟠磴迴臨飛鳥上片心聊與白雲閑嶠南有此佳山水盡在賢侯几案間

客有出示御製登中和堂詩小臣斐然聊次宸韻三首

黃屋狩吳越勾陳俯江津迢遙八駿御時邁慰斯民漢祚欻再興周邦命維新誰令攖執職坐使宵旰勤宅洛既得卜去幽亦推仁宸章蹟禹功道繼胼胝身期運有泰否鈍蟠利則伸君王自神武安得熊羆臣

賤子志卯奮敢懷要路津偶乘風雲會冀拯凋瘵民謬被聖主知坐期功業新飄零繼三黜奔走亦已勤生還鯨海中仰荷皇天仁不然鑠金口何有鴻毛身當從孔聖祖名豹隱無複尺蠖伸感歎魏公言願使為良臣

江行即事八首

千里江山圖畫中嶠南浙右豈殊風烟浮嵐彩重〻碧日染波光洒〻紅蟻醲醱蟄情不淺筆林茶灶與相同扁舟入手吾何事歸去梁溪作釣翁

五月麦芳氣鬱蒸安流鼓棹水風清江魚入饌有餘美山果滿盤難强名醉裏謳吟聊自適夢中來往本無驚廟堂早定安邊策遂我山林幽遯情

置散徒懷報國心還家欣得故園音鈎輈曉哢雲林密欸乃暮江煙雨深壯志已同灰地冷班毛從伏雪霜侵卧龍只合耕南畝抱膝空為梁甫吟

蒼梧雲物晚淒涼錦石江山一帶長雨浥峰巒添黛翠風吹草木送天香漁樵閑話無千古金鼓喧聲震

萬方我欲詠茅寄幽僻却愁烟水日茫、
數郡崎嶇山海間只今多事覺寬閑衣冠避地成橋
寓風月與人長往還漁水藤花方爛熳生雲錦石自
斕斒平生有意五湖去誰謂扁舟行百蠻
合沓青山轉碧川雨餘風月更嬋娟光茫影浸星河
碎片段氣蒸雲物鮮心繫鵷原千里外夢回鼓角五
更前翠華杳、今何處悵望東吳空惘然
峽東滄江暮靄昏孤猿吟嘯不堪聞寥、夜闌波況
月漠、曉晴山出雲釣艇得魚猶撥剌綸巾漉酒任

醺醺年來與物忘机甚自覺沙鷗不亂群
一重一掩翠參差路入桃源客意迷江露曉分山遠
近浦鷗閑送櫂東西頗放嶺表佳泉石閩道江南多
鼓鞞稚子候門應念我提携來共此幽棲
　自晉康順流六十里有山巉然臨江下有巖洞
可容千人軒豁平坦景幽邃石罅間滴泉厥
味甘冽因目之曰玉乳巖賦此詩以紀其事
鼓柂下端溪停橈登巘薛呀然巖洞間儼若棟宇該
千夫可環揖放步靡凹凸玲瓏四壁間一一幢旆列誰
令脉渾初凝結有罅缺當年補天子不顧山石裂鑴
鑱餘舊痕瑣碎委環玦五峯近龍淵無乃通貝闕試
求玉函書何異探禹穴涓、乳泉滴璨、冰玉潔清
聲落巖竇白中琴筑節嘗之味甘芳滌我肺腑熱瓊
漿笑裴航石髓謝王烈嶠南瘴癘鄉有此雲腴冽青
葱松桂陰景物助幽絕豈無會心人來遊共旌別題
詩製佳名聊以紀歲月碧落遙相望千里未磨滅
　端康之間地名越城五山秀峙有蜿蜒飛躍之
狀有山五龍廟當秦時神媼臨江五龍從之

遊沒葬山在廟祀至今靈響甚著鄉人以風
雨候龍之歸因作送迎辭絕句五首以遺之
風雨蕭、雲氣浮五龍歸覲到靈湫星霜換易江山
在尚憶當年水際遊
五山秀峙若飛騰下有澄潭百尺清不用燃犀窺秘
怪從來神理悉分明
萬壑千霆霹靂飛潛藏神用濟蒸黎何須簫鼓祈膏
澤肯為鄉人有所私
貝闕珠宮不可尋時因風雨聽清吟葉公好盡真龍

出却恨今無好畫心
日染波光紅洒〻風搖浪影碧鱗〻神龍來去初無跡多少江湖求福人

江上晚景二首

淸江一曲深翠岫千峰峙　江村八九家茅舍修竹裏沙頭魚網曬林表煙素起安得息崇師寫此眞山水
飛雨逐雲忽斷寬明欲川　江頭日欲暮返照青林顚鷗鷺自儔侶蒹葭相接連平生江海志對此却茫然

蚊

江風蕭〻江水淸飛蚊扑〻何處生駝肩豹脚觜如鈇天使匝食同蠅蝱先生暑困汗翻雨僮僕搖扇疲屢更乘虛投隙肆毒吻鼓翅舞足何其輕須臾含桃變柳絮坐使飢腹成膨脝捨身施汝吾豈惜逼耳最惡聲嬌獰有時緣樹汚吾指罪雖應爾心則矜露華淸泚自可飲戒汝愼勿貪芳腥

出峽

出峽日將暮綺霞連水明山遙欣野濶海近覺江平稍〻洲渚轉霏〻烟靄生舟人喜風便時發櫂謳聲

靈洲寺次東坡韻

廻郎小殿枕崔嵬接武東坡我後來江色蒼茫山聳秀鬱藍天影抱瓊臺

遣興二首

繚絡奔馳不計年脫身瘴海豈徒然昂藏鶴髮老道士爛熳醉吟狂謫仙剩把詩篇收景物何須爐鼎煮山川平生出處吾無愧禍福死生皆付天
海上歸來心緒多奚還無那白標何詩情初得江山助酒量自因風月多黃卷中間親聖哲白雲深處避干戈弟兄念我心應切故向梅花嶺上過

次肇慶府有感

仁德如天覆萬方誰知變故起非常祿因燕地開邊隙故使中原作戰場侯景南侵幽武帝祿山西犯走明皇運遭九六人徒爾險失山河事豈量一自鑾輿遊朔漠空餘藩郎在炎荒微臣弭櫂增悲感雪涕無因問彼蒼

端石硯

端溪出硯材最貴下巖石珍物乃卯生孕此馬肝色

世傳鸜鵒眼通透蓋其脉頗同阮步兵見客作青白
我來巖中遊幽探偶有獲溫然一片玉秀潤滿尺宅
斷成蛟龍池澁滑宜筆墨當觀管城翁沐髮散簡策
嗟予好陶泓掇拾積珪璧得此餘可忘一生能幾屐

次韻鑑空閣

東坡謫仙人遊此江海境賦詩鑑空閣如以鏡寫影
我來適相望荏苒歲月永讀翁閣上詩宛若像涵鏡
平生憂患餘胸次徒耿耿脫身鯨波間遠跡方自屏
泊舟値芰蒸風雨變清冷佳哉幽勝地自絕鋒鏑警

願爲劍藏押不作鏵露穎攜家歸山林屬意在閩嶺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六

詩二十二

謁南海神廟

羅浮山寶積延祥寺古風

冲虛觀

乘月泛小舟歸泊頭

家問自閩中轉來走筆寄諸弟

次韻士特見懷古風

再賦一章寄諸季約同遊羅浮

惠州訪東坡舊隱

白水山佛跡巖行速不果到次東坡韻

次東坡月夜理髮

望白水山次合江樓韻

六如亭

遵海歸五絕

泛舟循惠間山水清絕漫成口號

東坡謫英州以書語所善衲子曰戒和尚又疎脫矣讀之不禁有感

自鶩城至河源乘舟風雨日作江流湍激以寸
步進感歎有作
五月晦寓河源館舍雨涼新偶成一絶
夜霽天象明潤成有韻
自河源陸行如循梅
循州道中作
絶句二首
剪剔　瀑翳薈二絶
聞蟬

新月二首
早行二首
通衢夜坐二首
謁南海神廟
黄木灣頭漸欲平叢林深處敓祠庭豈知休咎能傳
戒但愛昌黎解勒銘海上波濤呈秘怪壁間圖畫雜
紅青應憐歸客稽留久風破寒江集百靈唐休咎禪師曾為神授戒
艤舟泊頭鎮風雨中乘小舟行千餘里遵陸遊
羅浮山寶積延祥寺

神山夫遙依漂泊西南州連峰蟠秀氣作鎮滄溟陬
世傳朱明洞深秘未易求夜半見赤日光若金醫浮
我來夏正中川漲通行舟彌櫂泊頭渚遂作羅浮游
山靈憫病暑風雨為變秋雲開遠岫出黛色散不收
藍輿涉翠微頗得精廬幽雅志愜邱壑斯行豈天謀
愧煩五色雀顧我鳴啁啾寓目天水永微茫見瀛洲
中原正雲擾盜賊屯蠭蝨而我卧雲海歸途亦淹留
逝將懇真境秘訣追前修稚川不可見得見野人不
自延祥寺行五百至沖虛觀月出林巒之表景

物幽勝坐遺履軒望麻姑峰秉燭觀稚川牡丹
黄翁今勾漏晚入羅浮山丹成尸解去遺跡猶班〻
當年新水人亦得刀圭殘至今有遇者緑髮長童顔
嗟我暮週躅冒暑窮躋攀叩門日已落月出青雲間
深院人寂〻飛泉潤潺〻松風入琴軫桂露零星壇
坐觀麻姑峰聳翠收煙鬟更呼老道士月下談瞩閑
清景難久駐怱〻悵言還却迷桃源路歎息空塵寰
兵革未休息世故方艱難脫身事幽討此志不可刪
未能騎長鯨聊復乘雨斑來尋巖壑間更鍊飛霞丹

乘月泛小舟歸泊頭二首

來時風雨作新凉歸去還來皷月光多謝山林巧留
意未窮仙賞意茫ヽ

纖雲四卷列星稀重露如珠濕客衣竟日羅浮何所
得滿盤空載月明歸

家問自閩中轉來走筆寄諸弟

江海相望萬里餘干戈阻絶久離居況魚斷雁杳何
所一紙千金初得書身脫鯨波眞偶爾家雖兵火幸
恬如弟兄老矣何爲者相約羅同結廬公

次韻士特見懷古風

邅廻登黃閣平生志寢卯焦頭無寸效失脚落遐陬
一去蒼龍闕三鸞白露秋賈生時欲慟平子不勝愁
郢渚何曾到蘭江未許留孤城踰地角絶島在鼇頭
父子同雙影草歎付一舟飄零已知幸奇絶敢言遊
望斷歸來鶴情浮不下鷗波濤從洶湧鼓角助淸幽
忽奉日邊令還容嶠北州天恩方骨肉癘鬼謾持矛
極極中興業深防不戴讐當車雖怒臂見險莫扶輈
往事追何及來功勉或收舍坦宜葺補風雨正颼ヽ
龍索何其久吟哦誰與酬營寧終著帽王粲且登樓
阻絶江南信淹留海上洲歸心良耿ヽ去路尚悠ヽ
見說鯨奔網仍傳盜聚蠭不知供羽衛今有几貔貅
甌越亦遠矣江淮亦定不視天眞情ヽ知命罷休ヽ
水有朝東性葵非恤緯憂吾枝强餐飯肉食得深謀

再賦一章寄諸季約同隱羅浮

枕海仙山聳翠鮫蔔洪丹灶尚餘兒兵戈滿眼歸何
地雲木連天思結巢豈有聲名同八士當今蹤跡繼
三茅携家早作來遊計玉戶金關幸可敲

惠州訪東坡舊隱

海上歸來訪老坡依然遺跡未消磨松風亭下梅花
老鶴觀峰頭喬木多垂世文章爍星斗平生憂患足
風平波華堂滿壁龕詩筆人事眞如天定何

白水山佛跡巖行速不果到次東坡韻

羅山與浮山對峙蹲兩股有如垂天鵬決起初振羽
茲山乃東麓秀若芙蓉吐豁谿巖洞開地裂媧不補
何人礙石倚記聖祖諱趾乳當時巨靈氏擘華不用上斧
蹹躟意未已遺擲到南土連山乃浮來海若助掀舞

强金仙人誰見來接武抝窪踰錫鏡縷脉分踵梅何嘗籍青蓮長此濯白雨膈疑秦漢間方士恣飄鼓鑿成巨人跡卽示神仙府祖龍茂陵翁雄毅猶猛虎一為異端惑種種受欺侮我為江海行風雨齊萬弩餘生屢涉險何異枯炷睹已從羅浮道勝境多敢取天公本無私尤物隨意主濶視天壤中滄海乃吾圃

次東坡月夜理髮

月明星稀烏鵲翻先生夜起臨幽軒呼童具櫛不停手一氣沂流天地根自經憂患髮如絲欲論此心無

與言不如緘默度餘日悵望吴越空銷䰟

望白水天山次合江樓韻

羅浮之麓何壯哉山靈為我煙雲開忽忽行役不一到翠光百里隨人來嶠南鍾此山川美中有幽人呼不起月圓月缺豈人為潮落潮生自江水非人流水水流人世故人情日日新撥置千憂并百慮且醉一斛松醪春

六如亭

松松葬玉近禪扃便把伽陀當勒銘居士已亡三昧手侍人空有六如亭六環約指無消息巫峽行雲更杳冥萬法本來皆夢幻春風又見草青青

北歸自英韶趨江表因遊清遠峡碧落洞謁六祖于曹溪望韶石庾嶺皆嶠南絶景也適江西道梗遵海而歸此志不遂賦五絶句見意

凝碧灣頭碧玉山林松古寺寄孱顔佳人得侶巳長嘯空使山僧蔵白環　右清遠峡

碧落嵌空群玉峰烟霞深鎖翠微重乳羊不作黄羊色放筋能廻冰雪容　右碧落洞

久矣曹溪法雨流衲傳一滴滿中州南來不見祖師面長與祖師同此遊　右南華寺

重華南狩到炎荒高會群神廣樂張豈獨有情能率舞至今峰石亦低昂　右韶石

誰言庾嶺極荒遐夾道青松釋梵家暍暑北歸遵海上無因一為折梅花　右度庾嶺

泛舟循惠間山水清絶口號四絶

雨過溪流没舊灘舟行竟日畫圖間重重翠綠相環拱卧看王維著色山

烟雨霏霏溪上村白沙翠竹對柴門江湖戰鬪波成
血耕讀漁樵如不聞
青山碧水白鷗飛野岸臨流有釣磯便欲誅茅老滄
海于今江浙可忘歸
山下青江匹練橫山頭紅日半輪明漁人晚集知多
少靜聽鳴榔撒網聲
東坡謫英州以書語所善衲子曰戒和尚又疎
脫矣讀之有感
東坡宿世萬戒老次律前身為永師一念參差成此

果百憂鍾萃使知非我生已約渡南海今日豈知還
北歸從今莫打這鼓笛必意是事終由誰
先公太師尉秀州華亭日與僧靈照師相善嘗
下村視潦夢照師曰本欲渡南海與公有緣
故來託化是夕衛國太夫人亦夢有僧開帳
而寢既歸相與語異之遣人候靈照則以見
夢之夕入滅矣已而余生人皆以為靈照後
身故云　右首序
自鶯城至河源風雨日作江流湍激以寸步難
進感歎有作
榜舟泝洄溪夏潦邊川漲驚激湍怒瀾怪石立異狀
篙師巧為計巨絙施石上譟呼集衆力進寸退尋丈
崢嶸三數峰竟日不離望乃知勢不便智力未足仗
我行極江海幸免魚腹葬書生妙言辭過謂神所相
及茲因溝瀆更覺水石壯翻思泛滄溟千里繞一餉
豈惟小中州端欲蓬崑閬斯遊不可忘臨風黙惆悵
五月晦寓河源館舍雨凉新沐成偶一絶
風雨蕭蕭作晚凉山城松桂發天香蘭湯沐罷光清

快一枕江南歸夢長
夜霽天象明潤仰觀有感成一百韻時歲在斗
熒惑在氐微甚辰鎮陵犯于翼軫間夜半斗
杓轉占帝座未明台星尚折云
昊穹運宸極示人文燦然萬象森布列七曜分廻還
體物具六提兩朝列三垣德隆乃循軌攻錯因失躔
日月有薄蝕星辰或相挻暈適與佩玦精祲光屬聯
災祥本人致銷彌術在焉譬猶五臟病察色推其原
誰有使之致一氣兆所先應病投藥石厥疾尚可痊

恬不加料理睽眭知何緣愈病當以藥彌災當以言
苦言逆人耳避災窮根源甘言悅人意無乃有後艱
虛心行正說天道咫尺間太戊正厥事桑穀反為妍
宋景知愛民法星退亦遄精誠所感格應效猶衡權
堯舜曰欽若七政齊璣璿周公戒成王享敬德歷年
柰何後世士導使不畏天為子做厥考獲罪安禱旃
論議靡熙豐獻為終政宣皇天豈無意儆戒良拳拳
長星踰萬丈赤氣夜續紛是為兵革祥厥異古來聞
臺諫既鉗舌大史亦諱論事始初破睦釁成維成燕

至今為厲階禍難相連延迨于靖康初儲皇御乾坤
胡雛違犯順鐵騎凌天閽雖含恭儉姿顧乏英偉臣
邪正相雜揉盈庭事紛紜机會一朝失安危自茲分
愚儒不遠慮賊退已安眠豈無統朝策誰署祖生鞭
尊字拂鱗微急怒如弋鏇詠臣秘其事猶欲飾以文
踰月始避殿何以應乎乾黠虜再稱兵東都濡旌旗
金湯失險固豺虎肆嗤呑八駿狩沙漠神州遂崩奔
坐令腥臊徒盜據黃屋尊上帝眷明德中興屬吾君
建炎繼大統威令赫以新四海望膏澤振戎拯斯民

光明日初出照燭窮天淵陰雲忽蔽塞寰宇陡蒙昏
迨今四塞晷天變何其繁日中有黑子翩若燕雀飜
赤氣環斗樞黑祲如突烟三台日離折帝座亦屢遷
遠年盛夏暑雨霖日聯綿昨宵偶晴霽仰視青霄端
五緯失躔次熒惑侵如錢太白揚其輝辰鎮光相駢
災變不虛發天心尚周旋岌然國勢蹙人謀益迴邅
飄騰虜騎橫搏逐踰鷹鸇前年蹂閩陝殺氣摩東川
去年破山東輕騎犯淮壖今年擾江湖深寇呂與溫
東南幾藩府接境遭劉虔將帥望風遁臣賊摩其肩

屠戮列稚乳焚燒無尺椽舉華亦飄蕩泛海御樓船
士卒頗攜貳誰與守四邊內變不能弭何以禦外患
哀哉烝黎心戴宋何其堅肝腦塗草野不忍負國恩
乃知祖宗德滲漉深淵泉如何廊廟謀略不加矜憐
堂堂藝祖業揮斥極八埏誰陳退避策一一敬宸指
兒戲失兩河甘心喪中原雖為東南初不治行囊
東晉有江左保守百餘年問誰居腹心王導與謝安
強藩總重兵控扼擢寬姦坐待天下定此理恐太漫
胡不法光武奮起由空拳勞身為上治介胄被露汗

履危救民免國祚乃復傳正如大厦傾扶持極艱難
一日葺一日舊業尚可全略不事撑柱擢壓何由
厥今誰股肱前轍或未悛尚容狐鼠輩寢廟恣穴穿
但為一身謀真若蟻慕羶風雨正凌暴不願棟宇顛
宵人用必危范子何其賢嗟我素愚拙三朝荷陶甄
愧無徒薪策徒有焦頭愆罪大幸不死歸逸極洄沿
廢食念宗社傷心痛元、不知狂言發感憤成此篇
何當採詩人為致冕旒前雖膺鈇斧誅瞑目無所究
史䲡以尸諫一語不敢煩君臣重修德庶可迴蒼圖

自河源行如循梅雨霽天氣頗佳偶成古風
宿雨乍開霽新暘倏飛升嶠南瘴毒地乃爾氣候清
遠裝遵陸途夾地松林青我家大江南及此歸有程
山禽亦為喜林間轉新聲況復抵衡宇童稚歡相迎
入室酒盈樽聊以慰平生已矣勿復道晚節師淵明

循州道中
嶺海經行涉兩年籃輿䌷熟道龍川只愁青草黃茅
瘴敢意好風佳月天山頂濛、遮薄霧江心點、墮
飛鵲鳥還往返何為者歸去躬耕負郭田

絕句二首
深入循梅瘴癘鄉煙風浮動日蒼涼踰年踏遍嶠南
土賴有仙茅肘後方
邪氣豈能干正氣妄心自不勝真心治心養氣無多
術一點能消瘴毒深

過黃石驛十許里巖石間沛瀑淙聲射聲隱然
真小三峽也命僕夫剪剔翳薈為行者清心
駭目之觀戲成兩絕
玉濺珠跳雷雹聲巖端飛瀑蔽林坳呼童取斧開蒙

密一使行人心目清
終日崎嶇山谷間雨餘林下水潺、炎方六月不知
暑端為先生從此還

聞蟬
喬林蔽日沸蟬聲羨蔭超然風露清嘒、不休聊自
樂豈因人故乃長鳴

新月二首
碧落銀蟾吐知從何處來雕弓弦未上寶鏡匣初開
照水鉤沉影窺人光滿懷微升已西殁露坐已悠哉

初月明生平衆星寒吐鋩穿林未驚鵲傍戶已窺牀
漸喜山川曉自今風露清涼仙林貼片玉爲我賜清光

早行二首

夙起戒徒御小村扉未開霧分山遠近溪繞路縈回
排遣憑詩句銷除賴酒杯大恩何以報海上得歸來

宿雨破袢暑趣裝期早還斷膝泥滑滑幽谷水潺潺
半世走長道暮年歸故山家頭有衲被送老白雲間

通衢驛夜坐有感二首

永夜發孤笑起看河漢流群湧翠浪山纖月掛瓊鈎

豈謂艱難日翻成汗漫遊虛舟今不繫暮景付滄州

酷暑事行役瘴雲天一方曉發丞相嶺夜宿輸林堂
月落星河耿軒開風露香微涼生枕簟歸夢到江鄉
地有丞相嶺因常袞謫潮州刺史道此得名輸林堂見于圖經羅姓失其名亦唐時人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七

詩二十三 道中作四十六首及被家以後作三十六首

循梅道中遣人如江南走詣寄諸季十首
古詩四首
宿興寧縣驛二首
午暑趣夜明館二首
宿金沙寺
放鮮鯽
自金沙至梅口宿農家

南安巖謁定光圓應禪師二首
餞申伯自梅陵避地臨汀聞予北歸相逐于武平賦詩見意二首
次韻申伯見贈
次韻申伯上杭道中見示二首
宿道傍僧舍次蔣穎叔壁間韻
寄沙陽鄧季明二首
餞申伯追送至寧化栖隱寺賦詩識別
申伯見和佛跡巖詩再次前韻

靈峰寺
入江西境寄諸季弟二首
遊麻姑山二首
北歸次盱江一覽亭二首
次青溪仙巖見兵火跡二首
龜峰長老見訪二次成三絶句
歸自海外與諸季會飲戱成長句兼簡鄒德文昆仲
中秋與諸季會飲及德文昆仲望月同飲
送季弟還錫山省先壠四首
同諸季及德文昆仲遊龍潭
九日登山亭會飲
九日示諸季
冬至後四日偕伏羅漢巖四首
葉夢發同遊丹霞再次前韻
葉夢發送家園梅且以絶句一十五章見示予
予因次其韻
循梅道中遣人如江南走筆寄諸季一十首

弟有青雲志況今白髮翁斷鴻飛嶠北歸鶴白遼東

鯨海扁舟過煙嵐一笑空哀顏雖已老尚有渥丹紅

海外歸來客天涯老病身巷開愁細字冠側倩傍人

久矣鴛鸞絶優哉麋鹿親猶堪澆美酒醉裏發天真

人傳吳會破虜向福山歸松梓定安隱池臺今是非

傷心懷故老流淚落征衣目斷滄波上龍舟翠蓋飛

契濶三年久驚嗟一夢新江鄉漂寓客海嶠得歸人

風雨對床夜詩書開帳晨速宜尋舊約二醉萬家春

寂默維摩病誰叅不二門隱緣聊遣化閑夜欲忘言

斷取妙喜國同遊衹（英廟御諱）園甚深須獨語勿為衆人論

虜騎滋南牧于今大將誰樓船泛溟渤哀詔問瘡痍

沙漠深鑾路江湖震鼓鼙遠方惟嶺嶠耕鑿自熙熙

常笑晉南渡區區營一隅近傳胡騎擾未覺古人迂

談笑北文勒指摩西破符淒凉王謝後繼踵豈真無

每誦杜陵老賦詩多旅愁只今萍梗跡自足稻粱謀

火氣已徂暑金風將動秋從相攻苦淡一解萬端憂

觸熱冒氛癘懷家思弟昆早行青瘴月夜泊綠林村

且喜江南近休將塞北論遙高望吳越黯黯更銷魂

江表雖久客沙陽可暫安舊諳魚稻美頻得士民歡

騏驥已衰病鶺鴒方急難為携雛稚輩早下建溪南

古意四首

鸞鳳招不來鴟鳶摩不去君看酒肉敗坐使醯雞聚
小人為身謀無復遠慮國敝身亦危反何殊木中蠹
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君看冰炭姿燥濕更相息
消長本天行否泰非人力須知坦蕩蕩自勝長戚戚
嘉木難封植惡木費剪除君看種楡柳橫直皆扶踈
裊裊不自畏更欲陵天衢不知歲寒後松柏誰彫枯
松栢寒更青蕙蘭幽自芳君看繞指柔何以百錬剛

逐物成俯仰隨時變炎涼悲哉小人態所得真毫銖

宿興寧縣驛二首

清夜風露冷月華窓半侵懷家千里夢許國一生心
倦鳥投林急潛魚泳澤深無人知此意抱膝自長吟
六月欲徂暑又催流火輝竹間螢已亂簷側鷰將歸
豈念棄欽廟婕諱扇永懷勞鉄衣兵戈猶未息老盡故山薇

午暑憩夜明館道傍清流激湍可愛所乏者茂
林修竹耳二首

火雲千丈映溪山正是人間行路難賴有道傍飛瀑
在噴霜飄雪作清寒
寳器何年夜發明至今郵舍作佳名我來不暇尋光
景但愛鏘金漱玉聲

自梅趣汀州行小路境瑣危甚夏六月之十一
日宿金沙寺

觸熱過梅川境嶅鳥道邊林深晴有霧土曠晝稀烟
略彴橫溪小籃輿礙石偏亂蟬鳴翳薈疊澗瀉潺湲
閩嶺雖近上江鄉猶渺然何曾愁瘴癘祇是怯危巓
借問勞行役何如穩晏眠遭時正艱棘賦分自廻邅

已幸生還里寧辭險若艱夜涼棲野寺相對月嬋娟

客有饋鮮鯽月夜與宗溪上放之

步月溪頭放小鮮銀梭擲去勢飛飜清波真是悠悠
水不似洋洋祇聽言

自金沙至梅口宿農家

夜夏宿山莊風吹禾稼香兒童窺戶牖雞犬訝冠裳
戛戛竹搖翠輝輝螢弄光濁醪澆渴肺夢覺月侵床

南安巖恭謁見定光圓應禪師二首

白衣隱去碧巖空塔廟巋然海嶠東分化何殊遽如

許聘詩多寫以之中青山綠水年〻好明月清風處
處同好住一方為庇蔭不須追逐水濱翁
嶺嶠經行萬屈盤北歸今始到南安瑞山泉石有古
意十里松筠生晝寒頗厭病身遊夢境敢將餘日付
巖端定光古佛今猶在請問此光何處觀

錢申伯自海陵避地臨汀聞余北歸相迓于武
平賦詩見意二首

海嶠經行遍還為閩嶺遊清泉滌餘瘴小雨報新秋
嶠南多歛溪流至武平始得井泉甘冽故云 多謝故人意來銷覊客愁殷

勤問淮楚兵革已寧不
我脫鯨波險君罹寇盜驚睽離四寒暑會遇兩迍邅
訪舊半為鬼問津多阻兵衣冠漂蕩極風雨自雞鳴

次韻申伯見贈

遠年奔走厭艱難痛憤胡雛入漢關萬里自忘鯨海
遠一身今伴嶺雲閑孤忠耿〻空餘志華髮蕭〻已
映頹慚愧故人相勞苦去時明月却同還

次韻申伯上杭道中見示二首

川途荏苒度年華命與時謀敢自嗟但使直方能養
浩豈知椎勢解愁奇淮舟昔共茱萸酒閩館今同薄
荷茶往復紛〻成底事龐公只合訪丹霞
相逢閩嶺得同行秋早淒然風露清蟬翼殘聲吟翳
蒼泉飛小瀑落崢嶸濃雲林表千峰立細咏山腰一
縱橫坎止川流任天運未應萍梗嘆勞生

宿道傍僧舍次蔣領叔壁間韻

竟日碧山中清霄憩寶宮客愁無那處一葉已秋風

寄沙陽鄧季明二首

海上歸來近七峰故人猶與一樽同心憂世故存富

日身履時危到此中玉帶金魚非素志碧齋翠閣自
清風十年棲〻成何事依舊梁溪一拙翁
當年曾到碧雲峰惟有溪山與昔同最愛幽人三徑
裏盡妝春色一壺中千年阨運非人力四海橫流本
士風爛額焦頭何所補却輸花圃樂全翁

錢申伯追送至寧化栖隱寺賦詩識別

連年淮海悵離居十日相從樂有餘心向功名已灰
冷老于詩酒未清疎頗矜有客乃如此共話無生正
是渠惜別不須追路遠定期林下論義書

申伯見和跡巖詩再次前韻

平生嗜讀書每效追刺股晩窺羲文心射石遂飮羽
子雲芳草(聖諱)白鳳夢中吐區區不自量造化欲筆補
當其得意時如渴味湩乳誰爲摩天手願借修月斧
故人適我願邂逅遇南土試將一隅授失喜屢作舞
嗟予値時危孱懦愧不武援世多掣肘放足已折拇
片雲空往來豈解作霖雨逝將歸碧山不復打這鼓
一氣中夜存天光發靈府參同有眞契神爲轉龍虎
丹成赫朝霞魔事敢予侮世間成壞法張弛猶弓弩

乾坤如許大方以一枰睹肉食謀自深莧腹何足取
旣非公家用且作猿鶴主相期巖穴中藝此方寸圃

次韻翁士特相招居武夷

武夷山色翠崔嵬鳳笑渠溪又到來脫綑若爲鱗初
縱逸傷弓倦翮尚驚猜閒中陶寫資詩句愁裡銷除
賴酒杯誰道川途靡光景無根桂子不妨栽

靈峰寺

古寺宿靈峰層巒倚碧空巖花開宿寺桂子落秋風
地僻溪山險時危戰伐同祇應輸衲子家被白雲中

入江西境先寄諸季二首

閩山行盡碧巉巖稍見川原雲木參萬里痒風來海
外一溪煙水到江南故人邂逅端如夢世事紛紜未
易諳鑄印(尤廟婢諱)頭家漸近秋風歸騎亦驂騑
征途詰屈避兵戈歎息勞生可若何却把蓮廬作安
宅每聞鐃鼓輒悲歌(連年奔走廷尉將迎鐃鼓之音不絶于前故云)候門稚
子鶴立久浮海先生霜鬢多可惜光陰四寒暑只于
來往與銷磨

遊麻姑山二首

魯公辭翰勒山巔覽峭風姿亦喜仙假道東遊非偶
爾追尋遺跡更茫然野花幽草堪成夢老鶴喬松不
記年誰謂瑤臺無路到月明風露正涓涓
寶髻雲鬟衣彩霞飈輪曾過蔡君家河濱織女不得
停織海上花姑長似花几見桑田變滄海猶將椒粟
化丹砂此身漂泊干戈際妙指煩于痒處爬

北歸次盱江疎山宗瑞長老來迓且言山巔有
亭俯視群山猶培塿也求佳名大書榜之取
少陵句爲目之曰一覽亭成絶句二首

居士新從海上廻勞煩竹杖與芒鞋故人何用將迎
遠明月淸風常往來
千里林巒紫翠環孤亭縹渺白雲端登臨一覽峰頭
小始見疎山境界寬
往返踰萬里首尾涉五年幸無驚憂歸次靑溪
仙巖新羅冦盜焚蕩了然始見兵火之迹感
愴有作二首
夢裡幽人獨往來仙巖依舊碧崔嵬傷心二百載涵
養極望皆成瓦礫堆

邊海歸來丁令威山川雖是事多非衣冠南渡奔崩
極好信六朝猶作依
靖康丙午冬道江南宿龜峰寺建炎庚戌之秋
北歸再過行遽不果到老長智光見訪成三
絶句以遺之
散策曾遊瑞相峰烟霞深處翠成叢淸江使者今安
否五換星霜一夢中
去國翻成汗漫遊迢〻雲海六鼇愁歸來又踏江南
土都在當年拄杖頭

蘭若松林物外居義師一住十年餘奔馳萬里心灰
冷借我高峰前結廬
自海外歸間關萬經涉五載初抵家與里諸季
會飮成長句無箇鄒德久昆仲
楚氛未靜狼烽起翠華搖〻無定止謀臣猛將如雲
屯坐視胡雛渡江水我歸自南時正艱難絡間關萬
餘里問津處〻皆戰場訪舊往〻成新鬼傷心不忍
顧浙江故園已在荊棘底幸然家屬大江東窮荒精
盧山谷裡當時百口還滿前況復添丁長童稚衣冠

南渡多難流骨肉無虞能有几生還已荷皇天慈見
汝更使淸愁洗夜闌秉燭疑夢中破悲爲笑且歡喜
在原眞赴鶺鴒難王　還許蒹葭倚春言兄弟同友
生風雨雞鳴未云已閩山深處是吾鄉攜幼扶衰又
將徒安得廟社回根基一使寰區盡蒙祉
中秋與諸季及鄒德久昆仲望月同飮
五年客裏過中秋今日安知無此愁共喜銀雲開碧
落坐看蟾魄過西樓淸光著物殊他異好景于人散
百憂人月皆圓非易得莫辭大白十分浮

送季言弟還錫山省先壠四絶句

四年謫去遠桑梓萬里歸來紛甲兵却恨此身方抱病歸墳不與汝同行

胡雛南牧浙河空多幸依然馬鬣封勞汝追〻一掬澆霜前為酒萬株松

每憂吳會太繁雄虜騎憑陵掌股中若到新經兵火地莫將有限道無窮

連年瘴海鬢成絲多荷君恩特放歸邂逅故人相問訊為言蘧瑗久知非

同諸友人及鄒德友昆仲遊龍潭

避地寓江左精廬極深幽駕言欣勝賞遂作龍潭遊暑氣斂以退輕雲藹而浮疎竹未搖落山色宜清秋蘿磴穿窈窕松風散颸飀鉄花秀石壁玉韻鏗溪流誰將三峽橋斷取來巖陬會心得佳趣濁酒相獻酬嫩菊清可摘寒疎鬱堪羞樂哉山林間乃爾遠世憂豈知江淮濆殺氣横戈矛幽討未云已骸棄層岡頭天神拖脩瀑落此萬丈湫空濛杳藹中時有飛魚游神物不可見下隱長黄虬百穀正焦枯胡為此淹流會來風雷便一起澤九州我與二三子于世初無求蕭然岩壑姿止可擅一邱頗言假吾居聊作潛珍謀玉函畀愚遯貝闕歸靈脩何須挾白羽共逐青綃牛

九日登山亭會飲

淵明避世士酷愛九日名獨酌東籬下悠然得此生我篳正羇旅佳節安可醒相攜涉翠巘置酒松間亭菊蘂弄新黄擷包破微馨鬢邊揷茱萸未覺巾幘傾雲山藹佳色風林動疏聲慷慨念平昔醉舞屬群英國步方艱疏衣冠正漂萍山河舉目異望遠若為情

方朔汗漫遊天地羅吾纓何必楚囚泣牛山良可輕

九日會諸季時會飲者八人

海外頻年懷棣萼江南九日共茱萸莫愁群盜驚擁壞且作新詩慰老夫坐上豈無吹帽客飲中況是得仙徒不將酩酊酬佳節肯信黄花笑解無

冬至後四日偕洪羅漢巖因訪丹霞長老成四絶句

道人眼靜絶空花巖壑蕭然物外家千載聞名今始到龐公真是訪丹霞

藍輿清曉叩禪扉山路霞深翠濕衣誰使峰頭雙練
瀑空濛散作玉花飛
碧山深處敞層巖中有幽人默自參休指天雲與瓶
水煩師試說後三三
巖巒曷足繚回廊泉石幽奇草木香幸有峰前方丈
地可能爲築讀書堂
　葉夢授龍圖同遊丹霞見知四絶句且以次前韻
巖竇嵌空南寶花玲瓏樓閣衲僧家興來結客窮幽
討衝破晴山几段霞

煙霞絢彩染幽巖紫翠葱蘢雲木參幸有幽人共清
賞豈無風月友成三
渡水捫蘿款石扉杖藜同著舊緇衣猶嫌林下諠僮
僕欲學孤雲野鶴飛
夜寒月影照虛廊境寂心清發妙香葵藿山林有餘
樂未應肉食念華堂
　葉夢授送家園梅花且以絶句十五章見示次
　其韻
天欲春光一點回素英先試化工裁惱人不作鉛華
態賴下當年玉鏡臺
道人宴坐得圓通妙觀年來等色空結習已銷花不
染何妨環麗伴衰翁
枝頭數點雪初殘折置冰壺分外寒烟蘂輕盈未全
折國香暗潑已欺蘭
殷勤剩作送梅詩撚斷霜髭不爲棊只恐苦吟令太
瘦箇中風味許誰知
傍雨移梅趁小寒探春几度獨憑欄不知冷淡緣何
事偏得幽人帶笑看

坐來寒谷變陽春雪裏開花若有神多作新詩詠尤
物知名最是愛花人
超然標格冠群芳妙質天教敵骨香爛熳開時何足
道最憐新蘂半塗黃
踈籬烟雨數枝斜行路于今已見花又向閭山和月
摘坐令流寓嘆年華
山路相逢若有情折來書幌愈輕明何須更道能調
鼎小咏微酸已解酲
天生麗質絶塵埃肯把臙脂漫點腮幸有清香過于

雪對人何止白皚皚
蕭疎竹外裊烟梢清淺溪流映小橋不俟僧房靜中
看月明風細夜寥寥
小軒幽檻最相宜對酒難禁綽約姿莫落英飄謝萬
點待看青子綴疎枝
霓裳縞帶步搖冠誰遣瑤姬下廣寒默侍先生渾不
語風枝時聽珮珊珊
廣平提筆賦梅花富艷清便底死誇況有西湖隱君
子句中能道影橫斜

草木凍死山中村惟有梅花鮮返魂弱質孤根傲霜
雪玉奴終不負東昏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八

詩二十四 辛亥年以後作六十四首

上元日同王豊甫葉夢授會飲
聞建冠逼境攜家由將樂沙縣以如劍浦
次沙陽留題寓軒　留題擬翠閣二絶
過羅疇老故居有感二首
興國璨老浴室新成以伽陀見示戲成三絶句
宿開平寺二首
道延平適風雨大作土人謂之劍歸

題王氏志嘉二首
追次東坡和鬱林王守韻
遊包道士山居舟
自劍浦乘舟至水口
溫泉二絶
次韻周元仲見寄二首
許崧老三友篇贈珪老
周元仲來自湖外傳示崧老贈東林珪三友篇
讀之慨然因次其韻

遊賢沙鳳池二首
次韻陳中玉大卿二首
遊鼓山靈源洞次周元仲韻
六言頌六首贈安國覺老
寄呂元直
留題天寧明極堂
松風堂長篇
次韻劉倅寄示荔子
初秋訪許子大于東山大乘寺

王豐甫待制會宴湖亭
秋日奉陪王豐甫許子大康平仲遊賢沙宿鳳
池登昇山偶成二首
次王豐甫韻
次韻王豐甫同遊西禪斗車堂
九日諸季散處長樂外邑悵然有懷二首
次韻陳中玉大卿見贈二首
送周元仲訪親桐廬
鄭夢錫教授送黃精以詩答其意

初見梅花三絕
奉寄呂丞相元直二首
以舊賜戰袍等贈少師二首 并序
奉贈宣撫孟參政二首
題止戈堂二首
上元日同王豐甫夢葉授會飲
當年王節侍端門豈意風塵四海奔正恐溪山太寥
落也將燈火照黃昏月華清切人千里曲調凄涼酒
一樽多謝故人相援熱感時撫事祇銷魂

閩建寇逼境携家由將樂沙縣以如劍浦
我來寓杉江客館未煖席紛然群盜起環境暗鋒鏑
東裝呼僕夫又復事遠適戢戢章源嶺峻峭初未識
攀援僅能進十步九傾側風吹霧雨水草木盡矛戟
朝登暮始降落日半天赤兒童飢屢啼徒御疲已極
薄遊玉華洞庶可稍休息東郊遠不開蜂蟻迭吞食
避寇如避讐吾敢憚行役驅車適沙陽頗喜田野闢
雖經兵火餘邑屋幸如昔舊遊疑夢中一一有遺跡
寓軒存佛宮修竹自春色崢嶸凝翠閣尚對七峰碧

故人皆避地誰與道胸臆理舟劍浦行稍就寬曠域
溪流正湍急惡子亦充斥脫身險阻中協濟藉衆力
吟哦杜陵詩妙語皆中的喪亂古今同臨風意如織
次沙陽留題寓軒
一紀重來一夢中寓軒修竹自春風故人散去因群
盜舊意相親惟七峰溪上偶存凝翠閣圃中安住樂
全翁感時不用頻愁悵萬法從來本是空
留題凝翠閣二絶
重到沙陽十二村新羅兵火爲傷神欲論舊事無知

者只有溪山是故人
山秀波平望不窮此身渾墮翠光中兵戈滿眼棲柯
地注目溪頭群玉峰
過羅疇老故居有感
鳳去梁摧忽十年空餘文翰世間傳池臺春色仍依
舊几杖遺音猶隱然把酒屢陪高閣醉揮毫几和白
雲篇追尋往事如疇昔淚濕幽花曲檻前
一別那知生死分亂離重到德公門雷張蓮社同知
約詢惠滄洲徒有言江海淒凉人已遠園林蕭瑟劍

空存我來痛恨忽忽去宿草無因奠一樽
興國寺老浴室新成以伽陀見示戲成三絶句
湛然定水滿新池試浴金毛獅子兒普願衆生盡無
垢此身何惜汗成泥
湯泉海湧氣雲蒸垢去心安身倍輕誰道圓通非外
護都因妙觸得宣明
宿開平寺去劍浦二十里有泉石之勝曩與郡
守謝德夫同遊今忽忽已一紀矣溪山草木
依然住持猶舊人也感歎有作三首

池中已具八功德浴處還敎七淨華妙體本來塵不
染何妨隨處與抜柅
舊遊渾似夢佳處每難忘地僻溪山秀春深草木香
世途方梗棘老景自淒凉衲子那知此閒中氣味長
往年同謝老勝賞到開平步屧山雲細回舟溪月清
光陰雙轉轂身世兩浮萍願卜幽棲地翛然得此生
道延平適風雨雷電大作土人謂之劍歸有感
干將未發理酆域光氣上騰干列星張雷博識各有
得神物終合歸延平沒人下視不可取夭矯已作虬

龍形至今千載有胕蠁往々出入驅雷霆我來弭擢
雙溪上正晝雲霧忽晦暝金蛇掣電起潭底霹靂洊
作聲轟々主人謂是劍歸倏連日風雨資芽萌嗟々
爾劍誠有靈胡不奮飛輔助討不群充塞路庭盜賊
橫夷狄外侮方驕獰佩之其人得所托蠹民害國姦
腰接領邅迴沓削平何為終日但長笑時出光怪驚
動無知氓

題王氏志嘉堂二首

秀嶺雲屏擁湍流玉佩鏘竹光深鎖翠蘭氣暗騰芳

豈謂兵戈日來登君子堂羨才方世用嘉遯自難忘
茗飲過溪閣蕭然泉石幽雨餘空翠濕春老碧鮮浮
行止隨時運笑談消客愁遯亨真我事暮景付滄洲

追次東坡和鬱林王守韻

蓋世文章妙語言誰令骨相似虞翻玉堂大手空遺
跡海島幽棲有斷垣仙去公寧懷此土生還我亦荷
寬恩龍蛇滿紙疑飛動尚想揮毫氣象軒

遊包道士山居

何日養鉛丹幽居紫翠間架巖開戶牖隱几俯溪山
昔到渾如夢今遊更覺閑兵戈知滿地佳處且躋攀

自劍浦乘舟至水口流溪方漲備見湍激奔猛
之狀賦詩以紀其事

避地適南土舍舟車登葉舟春溪渾帶雨霹石出如
牛詰曲知操妙飄騰覺太遒煙巃嵐翠濕灘激浪花
浮廉利森排戟盤回巧轉軸輕身真可戒法意且銷
憂灧澦過三峽蓬壺訪十洲平生志江海暮景似巢由
易象觀嘉遯騷經賦遠遊扁舟吾入手此外更何求

溫泉二首

溫冷泉源各自流天教施浴雪峰陬衆生塵垢何時
盡汨々人間几度秋
玉池金屋浴蘭房千古華清第一湯何似此泉流病
體人間塵垢盡磨光

次韻周允仲見寄二首

凌雲健筆有神鋒抵掌高談久不同江上過從猶宿
昔嶠南遊歷徧西東山川多助新花裏詩鳥添愁老
眼中萬里歸來好同隱竹林今祇欠王戎
五年奔走獻征衣海上相親半是黎望斷故園無旅

鴈心驚中夜聽荒雞豈知南渡能還北更笑東來又
向西多謝故人尋訪意千山萬水不曾迷

許松老三友篇贈珪老

平生我三友四海吳李孫抱能不時施戎馬生中原
孫旣北隨難落日胡塵昏吳亦南投荒蠻瘴愁胡（光廟嫌諱）
李今又我去浮槎雞壘鼉飛濤渺何極海天相吐呑
邈々移此老死生信乾坤頗沛湖江渚投依楚山樊
修水抱蒼嶺劍氣埋雲根翛然竹林下乃有幽人存
神交跡兩忘高風嫋孫揚慰我念友心方外得所（光廟嫌諱）

卷之二十八　　八

空寂湛神悅中有詩清溫我亦忘世者早窺治亂源
忠臣泣廟社志士傷邱園欲持一寸膠柱澄九河渾
晩知未得力繙經委空言迨此從君遊始脫百憂繫
五君與六逸歲久名方尊他日竹菴東更開支許軒

周元仲來自湖外傳示松老贈東林珪三友篇
讀之津々有味慨然因次其韻

粲々襄陵翁大嶽幾世孫文章老益奇子道見本源
我生値艱艱慘澹風霆昏挽翁共出力一（仝上嫌諱）扶桑（光廟嫌諱）
芬馥執蘭芷神菇代蛟鼉此志竟蕭條相顧聲爲呑
遠遊負深釁行徧西南坤憶昨遇江上攜手廬山樊
林間接軟語窮與盡衰根三章隔瘴海豈謂我尚存
何嘗知窶梨頗亦聞風旛讀翁三友篇雅契久彌（光廟嫌諱）
江南盜雲投崛巢與溫翁今渺安在起猶滯倫光源
我病寄闇嶺棲息僧家園百念悉灰冷窺見易象渾
區々不自量信筆發微言逝將從翁遊淬礪刪其繁
三聖邈已遠萬古同所遵何當此進道對坐虛明軒

三月二十五日邀吳氏聰鄭夢錫李似表陳弼
逵周元仲遊玄賢沙鳳池作七律二首

卷之二十八　　九

招提環擁碧崔嵬攜客登臨始此回寺北道林多捲
抱峰如靈隱解飛來烟霞深處鐘磬响杉桂香中殿
閣開莫道釣魚人已寂至今說法尚如雷　右賢沙
鳳去空留舊洛池竹梧交蔭翠參差雲隨扇齒生松
磴泉合琴心瀉石陂幽討平生如此少清閑今日許
誰知道人爲染紬書室杖屨來遊更卜期　右鳳池

次韻本酬鄭成材判官一首

漂泊兵戈到越山不妨還盤切雲冠乾坤策裡窺眞
象龍虎爐中養舊丹靜愛白雲歸遠岫時邀明月下

層巒此生已作長閑計秪願朝廷四海安
文携妙譽久推高蒞仕猶從州縣勞野鶴未應群鳥
鶩幽蘭初不掩蓬蒿千尋挺節無霜霰萬里摶風有
羽毛初去江南有奇策從來勳業屬吾曹
次韻陳中玉大卿二首
初官託跡記當時晚謁明恩入紫微天色樂戎回象
笏海拜遊地各緇衣能詩解飲陶元亮去國還家丁
令威漂泊不須傷客寓無何爲堂更安歸
叨塵賁閣值明時推英髦愧力微海上相逢顏愈渥

蓬中誰謂出無衣救焚拯溺非天數修壁攘戎賴主
威舊國故都休悵望中興恢復佇旋歸抗
遊鼓山靈源洞與味悠然即次周元仲韻
碧海吸長江清波逾練淨我爲鼓山遊潮落初放艇
東峰翠崔嵬倒影涵玉鏡舍舟訪招提本末繚危磴
夌雲開寶閣震谷韵幽磬乃知大叢林棲託必深夐
靈源更瓌奇巖竇相隱映森羅盡尤物無乃太兼并
偉哉造化力至巧于此罄烟雲互卷舒變態初不定
豈惟冠一方實最東南勝周南洞峽中泉石若奔兢
飄蕭毛髮清滌灌肺腑瑩當年喝水人端恐涸觀聽
是心如虛空動寂豈妨并兵戈正聯綿幽討亦云幸
相携相佳侶散策謝軒乘偷安朝夕間未可笑趙孟
海流遂忘歸悵望雲海濱不負惠詢期更起滄洲興
六言頌六首贈安國覺老
太虛一點真氣都盧半掬水中堪笑鍾離散漢付與
安國先翁
心似蓮花疏通身如靈龜藏蟄三十年來住持不曾
嚼破一粒

本來滴水滴凍豈礙徹風徹顛欲問西來祖意莫嫌
吃飯參禪
不用讀書讀史自能說西說東若人欲了此法一源
通處皆通
信口長吟短咏落筆春蚓秋蛇萬法無心契合煞毫
擬議即差
莫問是魔是佛休言學道學禪若能不作聖解便是
人間散仙
寄呂祖元直

許國精忠不計身據鞍矍鑠邁前聞親提貔虎三千士力破豺狼十萬軍江表已欣迎騎氣淮壖行慶掃妖氛勞公力贊中興業衰病安然卧白雲

留題天寧明極堂

久客若飛蓬年〻氣味同猶欣客榻地更得化人宮鬱勃烝蒸極偉哉棟宇雄疎林碎搖月虛宮迥含風萬戶檻楹外三山指顧中靈潮自朝夕大舶各西東悵望関河遠蒼茫雲海空餘生寄閑曠任運學龐翁

季夏之初自安國還南臺天寧寺依南山而盡

北暑氣尤甚暇日望山頂松林鬱林然意必有異因穴垣鑿磴以造其上形勢坦平風日清美四顧山巒環合江湖往來景不可模狀月出林表清光更多夜久閴寥殆非塵世爰作古詩二十韻以紀其事奉呈吳達周元仲二君

旅泊不求安小憩南臺宮軒楹盡北向盛暑墮顏中開垣追微涼山頂羅千松煩襟忽破散灌此萬里風群山遙環繞雲物增奇峰江湖信有期東去初不窮嘯詠得所托幽禽亦玲瓏青霞蔽落日皎月生于東清光入疎林照我鬢髮鬆壯年几何時倏忽成衰翁願餐日月華為駐冰雪容二子皆静者翛然此相從從靈丹論秘訣妙理談真空兵戈滿寰瀛此樂豈易逢猶恨邇城市時來車馬蹤遊將遐幽僻誅茅寄蒙寵灌溉荔支園可敵萬戶封屋前修竹合屋後溪流通風月應更好清歡永相同稚川晚聞道尚慕刀圭功

次韻劉倅寄荔子

色味芬芳壓衆包誰將橘頌入離騷非緣人力栽培至自是天資品格高璀璨萬星真偉觀崩騰百馬赤

良勞南來坐享吾何幸更把蘇禅與醉逃

初秋訪許子天龍圖于東山大乘寺留欽觀荔子

物外仙家長自春隱淪何必為逃秦祗應榴洞贈花者（東山榴花洞曾有誤入者洞中人以榴花一枝與之）便是桃源種樹人丹荔枝頭星爛白雲峰頂玉嶙峋主公留客非無意端為出山多世塵

王豐甫待制會宴湖亭

畫棟翬飛瞰曲塘主人情重啟華觴月搖波影鱗〻碧風入荷花冉〻香散策韋陪終日適開襟還喜十

分凉天涯隨分同淸賞何必南園作醉鄕

秋日奉陪王豐甫許子大康平仲遊賢沙宿鳳池登昇山偶成二首

飛來聳秀一孤峰鳳沼幽深若畫圖釣艇謝亡難復契彈琴顔在且相娛心閑自與親泉石車穩何妨載酒壺萬壑千巖爭競處不須惆悵憶東吳

追陪杖屨極幽尋共宿精廬上翠岑鳳鳥不來空碧沼仙人已去得黃金月人散影瑱瑤翠煙水澄光組練深欲把詩篇與收拾登臨誰會此心時

奉同王豐甫韻

年來華髮忽盈頭欲駕雲帆訪十洲且向林泉窮勝賞更欣樽俎接英遊江山醉眼渾如夢風月疎簾與上鉤舊國舊都何處是不堪回首仲宣樓

次韻王豐甫同遊西禪斗東堂

傑閣雄樓杳靄間佳辰良夜共躋攀斗回高柘臨華棟月湧淸光出遠山急景行將歸晩晩此身難得到寬閑世間百慮何時了且對金樽一解顔

九日諸季散處長樂外邑悵然有懷因作二首

去歲初從海上回九陽相與醉高臺那因寇盜遷南土阻捧茱萸共一杯老矣但思情話切翛然更望足音來黃花也解知人意故向籬邊未肯開

終朝兀坐但焚香身世翛然已兩忘收拾江山歸古錦招邀風露入虛堂鶺鴒散去波翻海鴻雁歸來天雨霜命駕莫辭佳節後菊花開日即重陽

次韻陳中玉大卿見贈

奔走連年厭每觀前吏恨良臣退藏願學靈龜蟄進取寧希尺蠖伸黃帽靑鞋從素志蒼顔華髮愧陳人

功名老去渾無味麴蘖愁來覺有神且把江山聊寓日須將夢幻與觀身羲書得象誰知者更抱遺經救獲麟 庚塵

漂泊干戈行路塵端知奔命爲巫臣德同蘧瑗知舒卷時在莊周有屈伸皂蓋朱幡多舊愛石渠東觀正當人未將老手同文翰且賦新詩泣鬼神淮浦追尋三改甲天涯相遇兩閑身中興作頌須元結瑞國富爲一角麟

送周元仲訪親桐廬

西風㷊㷊水增波送遠其如旅況何身寓閩甌鏡冠
盜心馳閩塞阻兵戈羨君有志尋華萼顧我無因到
浙河君見交遊問消息為言衰病鬓絲多

鄭夢錫教授送黃精以詩答其意

太陽之草名黃精養性獨冠神農經掃除白髮有奇
效掾食既久通仙靈年來衰病乃如許瘴癘憂患頻
相仍稍從方士學服餌桑榆庶以延頹齡𢑴中九轉
未遽且即假草木養真英閩山無雪苗可識勞君為我
鋤青冥封題寄遠意良厚不道山寒少伏苓空蒸日

曝試新法入口便覺身倍輕只今兵革未衰息群盜
蜂起猶縱横何須運甓習筋力會當一舉騰上烟雲
之翠屏

初見梅花三絶句奉呈王豐甫待制

江梅何處不先春海嶠初逢若故人誰謂冰姿太清
淡一回相見一回新
開花不許衆芳知冷艷幽芳特地奇霜散不飛閩候
暖更留緑葉伴青枝
每將香劍學江梅及嗅梅花始覺非月夜故園浮動
處琴條嚼蘂几時歸

奉寄呂丞相尤直

出擁彤戈入衮衣江城重詠袞公歸手扶日月還黃
道足履星辰入紫微已集群英熙帝載好施長策復
邦畿海壖病痰無他望側耳天聲暢國威
年來衰病不堪論華髮蕭蕭滿鬓根樂樂杵聲中銷晦
朔蕓書囊裏見乾坤山僧結社成初定野老扶節過
遠村林運定知興復近剩薛麴蘖盛瓶盆

以舊賜戰袍等贈韓少師二首　并序

某靖康丙午之春以尚書右丞充親征行營使
時少師韓公實隷麾下每嘉有其忠勇邁往之
氣建炎丁未夏蒙恩召除右僕射赴行在所少
師迓于睢陽遠郊戈甲旌旗輝映道左迨今六
年某以罪戾憂患之餘卧疾江海少師被命宣
撫閩部相見有故人戀戀之意既而躬率將士
克復建城討蕩群寇一方寧謐奏功凱旋將復
言別隨行有舊賜錦綉戰袍鏤裝松文劍渡金
銀纏筍鎗金花圈䩞山林病夫無所用之輙以

為贈顧特此為聖上折衝禦侮討叛敵愾建中
興之功使衰病者增氣不其韙歟賦詩一章以
識別且見意云紹興壬子仲春晦具𠁊官序
胡騎當年犯帝閽腐儒誤使護諸軍尚方寶劍頻脣
賜御府戎衣幸見分丈八蛇矛金鏤笴團欒獸盾繪
成文山林衰病渾無用特贈君侯立大勲

奉贈宣撫孟叅政二首

赤子黃池學弄兵柄臣杖節到閩城布宣威德雷霆
奮（克建賊日雷初發聲）慰撫蒸黎雨澤鏖（自去冬至今久旱王師來後乃得雨）傾

戰指蹤煩妙略凱旋鐃鼓震驩聲靈旗徑向湖城去
早定艱難底太平
睢陽一別五經春邂逅相逢瘴海濱華髮知公因國
事蒼顏顧我久埃塵綈袍念舊故人意樂衰閑心多
病身入覲從容見知己為言祗欲老無綸

題止戈堂二首奉呈安撫程待制

會府繁雄冠列城恩頒節付名卿貔貅戰罷峰烟息
豺虎銷除氛祲清齋閣已聞鈴索靜提封更絕羽書
驚止戈當自甌閩始願挽天河洗甲兵
武偹森嚴燕寢東華堂高敞靚相通坐令戈甲韜藏
地盡在樽罍談笑中案上屈盤香篆裊庭前磊砢荔
枝紅偃藩樂事今多有更詠周詩祝屢豐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九

律詩二十五（自壬子歲宣撫荆廣趣長沙以後作三十九首）

蒙恩除荆南廣南宣撫使知潭州具奏辭免二首
辭免不允蒙恩遣使降賜趣行不獲已受命二首
五月六日率師離長樂來舟如水口二首
行次昭武展省祖塋焚黄因會宗族二首
道臨川按閱兵將次錢巽叔三首

道盧陵遊青源山謁寶寧宗老一首
八月十一日次茶陵縣入湖南界有感
次衡州二首
降步諒二萬衆口號四首
不果到南嶽兩絶
宿嶽麓寺
初入潭州二首
到長沙月餘即上章復丐宮祠以詩陳情寄呂丞相元直
罷歸二首
教習戰艦五絶句
初去長沙有感
自長沙至李陵道中田地甫皆墾闢傍有築室而居者
春暮江南道中有感
宿疎山戲成一絶
道武夷冲祐觀壁間偶讀翁士特郎中留題追懷愴感二首

自水口泛舟至長樂

蒙恩除荆湖廣南宣撫兼知潭州具奏辭免

得罪明時忽六年生還新自海南邊分甘伏死巉岩下豈意猶還大將權老敢頗廉徒喜飯才非祖逖似先鞭一封瀝血輸誠懇深望皇慈為惻然

昔年宣撫兩河間行次卑懷已召還壯志久拚身似葉巧言終使罪如山士風欺蔽猶前日君命牢辭祗厚顔回首追思七年事孤危易感涕空潸

辭免不允蒙恩遣中使降賜趣行不獲已受命

七律二首

聖主隆恩雨露頒特遷星使下天閑自嗟犬馬雖衰
病敢避朝廷正急難虞遂有心安渤海謝安無計總
東山中原恢復吾何敢且與君王鎮百蠻

頻年巨盜據京湖自是廷臣計盡迂虎兕儘令隨指
擾瘡痍可使即時蘇上流自昔多雄鎮內靜方能備
外虞子賤只憂還掣肘文侯解信樂羊無

五月六日率師離長樂乘舟如水口三首

力疾驅馳為主恩敢辭炎暑道途勤五更鼓角催行

色百里旌旗拂曉雲閩粵乍開新幕府灞陵初起舊
將軍江山滿目難留戀鼓擁彤戈靜楚氛一
晝舸連檣泛碧波瀟湘去飽經過山川煥發旌旗色
將士歡娛鐃鼓歌舊學但曾聞俎豆暮年何意揔干
戈據鞍馬援平生志豈在驪駒白玉珂

次昭武省祖塋焚黃因會宗族二首

不到鄉閩二十秋幸因帝命得來遊過家止　懷先
德灑酒揮金學故侯季子歸來饒仰綾貂舒起廢擁
貔貅自嗟慷慨據鞍客不及當年馬少游

兵火燒殘井邑空溪山依舊夕陽中故鄉自惜悲游
子壯歲未歸今老翁細認里閭尋樹石怪看旌旆走
兒童王師新定回源盜由吾田家歲事豐

道臨川按閱兵將錢與叔侍郎賦詩次其韻二首

平生多難豈能賢恩許獨持閫外權貔虎幸蒙分壯
士桑榆愧已迫衰年枕前鼓角元戎報帳下更籌羿
前傳多少豪英志恢復問誰先著祖生鞭

酷暑修途起戴星恨無鵬翼激鯤溟折衝未論攘無
敵假道何妨勸試兵使小鍋鐃齊作止敢言旗幟蓋

精明三軍醽醁皆呼舞賴有賢侯守郡城

經綸屯難正雲雷誤沐恩光玷上台報國有心同大
馬和羹無補愧鹽梅偶持漢節如荆楚幸會群英共
酒杯更屬佳篇與褒飾珍藏他日說田萊

道廬陵遊青源山謁保寧宗老一首

老病維摩卧七閩欲邀餅錫伴閒身愧無拂石眠雲
分來作輕裘緩帶人小隊入山風嫋嫋飛泉出寺石
磷磷煩師更舉西來意一點陽和萬物春

八月十一自茶陵縣入湖南界有感

憶昔湖南全盛日郡邑鄉村盡充實連年兵火人烟稀田野荆榛氣蕭瑟我初入境重傷懷空有山川照旌節試呼耆老細問詢未語吞聲已先咽自從虜騎犯長沙巨寇如麻恣馳突殺人不異犬與羊至今聞谷猶流血盜賊縱橫尚可避官吏貪殘不堪說挾威倚勢甚豺狼刻剝誅求到毫髮父子妻孥不相保何止肌膚困鞭撻上戶逃移下戶死人口凋零十無八九重深遠那得知使者寬容失机察今朝幸郡漢宫儀顧使斯民再蘇活我聞斯語心如摧平生況有陽城拙行移州縣遣官僚盡罷科須治姦猾巨竊推窮付囹圄社鼠城狐掃巢穴剗平群盜撫瘡痍報政何須待朞月祖宗德澤感人深周漢正賴宣光哲中興之運期有在庶以涓微助溟渤少陵酷愛舂陵行千古知心有元結

次衡州七律二首（重九日曹成以七萬人過城下赴本司公參）

搖落霜林一半紅瀟湘秋色有無中未尋嶽麓抱黃洞先到衡陽回鴈峰采菊有情迎九日旌旗無舞西力風年〻佳節多行路玉帳樽罍幸不空

馬友餘黨步諒等以萬衆自江西寇湖南破醴陵攸縣屯于衡山縣界得報即自衡陽率師次衡山遣兵將夜渡江晨叩其壘賊出不意悉解以降放散騎虜老弱外得精兵七千人分隷諸將漫成口號四首

貔貅一夜渡湘江城壘朝臨盡出降自古成功在机會周郎赤壁豈難雙

王師破賊凱歌還積甲高于熊耳山盡選精强付諸將威聲已是鎮蠻荆

赤眉銅馬與黃巾漢魏收功豈異人駕馭撫綏要有術從來盜賊本王臣

祝融道上蒼生雨萬事須知摠是天宣暢威靈聊塞責乞身從此老泉林（春初有術者推大行之數有詩云祝融道上為蒼生雨及降步諒之衆正在衡山乃知萬事皆非偶然也）

次衡州二首（重九日曹成以七萬人過城下赴本司公參）

弄兵赤子滿潢池渤海龔生真吏師欲使鋤良買牛犢會須哀痛問瘡痍東南王氣雖方振西北流人有可悲七萬虎狼皆欲戰廟堂還有阿誰知

予兩過湖湘皆以事阻不到南嶽今有衡趣潭
意謂决河一到又以新封降步諒之衆不果
前往為之悵然有感成兩絶句
衡嶽峥嵘倚太清常時霧雨少晴明我來却是緣征
討不得祝融峰上行
七年三到楚江邊阻上衡山信鮮緣此去便為歸老
計不知重到是何年
宿嶽麓寺
嶽麓久不到兵戈浩瞞綿及茲再遊蓮宇猶依然隅
江望城廓瓦礫稀人烟千里無草木兇盡群山顛老
僧舊相識為語當時緣胡騎中宵來烈火光照天殺
人知几何浮藪長川巨盜斷憑據姦貪爭弄兵權誅
求到骨髓荊棘生荒田兹山二三刹兒甚偶得全至
今齋厨空不給粥與饘步上法華臺試酌白鶴泉泉
味儼若昔松竹自碧鮮端如君子操不為治亂懲永
夜宿虛堂慷慨不成眠安得人心上王道還平平太
平復舊觀山林寄餘年来
初入潭州二首

長沙自昔號繁雄兵火連年一掃空猶有江湖資險
固恨無方略暢威風傍通川陝閩河達下視荊襄指
掌中聖主中興當自此無因借箸感竟聰
昔年假道過長沙烟雨濛濛十萬家棟宇只今皆瓦
礫生靈多少委泥沙寸心報國渾忘老四路宣風靜
不譁祗願吾皇假年月直從襄漢定中華
到長沙月餘即上章復乞宫祠以詩陳情寄呂
丞相元直七律一首
衰病投閑不計年誤恩歎是到楚江邊布宣威德銷群
盜循撫疲癃理廢田報國固將求尺寸乞身又欲老
林泉歸歟晚節知無悔賴有元台為保全
余行次衡陽彈壓曹成七萬人餘出湖南境移
師衡山降步諒二萬衆既入長沙次日即遣
師降王進三千人于湘鄉縣七星寨復破王
俊三千餘人于邵州其餘郡盜以次討定凡
五萬餘選擇精銳得萬二千人分隸諸將營
内遂安流遺歸業亟上章疏乞宫祠未報聞
閑有言者罷去有感二首

起廢無因許退藏報恩欲效短中長因知言甫無張仲猶異文侯知樂羊破賊功名嗟寂寞春燕志氣已凄涼春鴻秋鴈空來往貽氏成虧可兩忘

大將呼來若小兒片言罷去復何疑才如頗牧猶遭譖功似韓彭未免危往事几番萋菲織孤忠惟賴聖明知歸敀久得山林趣冉冉青蕉正是時

長沙有長江重湖之險而無戰艦水軍余得唐嗣曹王皋遺製創造戰艦數十艘上下三層挾以車輪鼓踏而前駛于陣馬募水軍三千

日夕教習以二月十八日以臨清湘門按閱旌旗戈甲一新觀者如堵成五絕句以誌之

車船新製得前規鼓踏雙輪勢似飛創物欲來因智者世間何事不由機

戰艦成初閱水軍旌旗戈甲照湘濱潭人未識舟師制歎息工夫若鬼神

長江巨浸雖天設控制提防本在人暇日不為堅守計臨危何以扼通津

曾賭百萬瞰江漬誰遣孫郎會解紛满眼旌檣風浪裏景外方覺是雞豚

劉裕當年西入關樓船浮渭取長安不施㩳櫂爭先坐追使秦人破膽看

初去長沙有感

恭承嘉惠半年餘千里宣風愧術疎豈有恩威思將士謾勞稚耋擁輪輿魚歸江海身方適鳥出樊籠意已舒多謝吏民相眷戀使君此去欲懸車

自長沙至醴陵道中田地甫皆墾闢抑且道傍有築室而居之者為之慨然有作

年來盜賊若冰消襁負歸民滿四郊烟雨一犂初破土江村環堵且誅茅瘡痍不擾生新肉燕雀無虞返舊巢安集勤師徒自欵勿令虎兕更咆哮

春暮江南道中

江上風光爛不收一年春物又將休鳴鳩乳燕自相得飛絮落花如許愁目極關河天杳杳身歸閩粵興悠悠往來踏遍江南土已約[illegible]人老一邱（臨川還東林珪相約同老林下故有是句）

宿跡山戲成一絕

疎山緣熟豈無由贊到人〻識故侯臨別殷勤語禅
子袛來託宿不來遊

道武夷冲祐觀壁間偶讀翁士特郎中留題追
懷感愴二首

昔年曾謁武夷君先遣瑤山入夢魂舊事追尋如電
激此生來往任雲奔群峰縹緲凌空翠一水縈紆帶
雨渾願向明時乞骸骨誅茅深隱洞中門
昔年曾約武夷孫仙賞心違莫共論地下修文君已
遠世間多難我猶存題詩屋壁事如昨洒掃烟霞聲

為吞英爽故山應不泯試憑楚些與招魂

自水口泛舟如長樂

行盡青山泛碧溪潮平波穩畫舟移春鴻秋鴈豈人
力明月清風長我隨萬事糾紛何日了一生襟抱有
誰知落帆已到釣臺側恰似南柯夢覺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

詩二十六 自癸丑年抵三山以後作計三十六首

自天寧遷居城東報國寺

颶風二絶句

西軒小池荷花盛開與賓客酌酒其上以荷為
杯引滿徑醉

初食荔枝四首

詠懷十六韻

月下獨坐二絶

仲甫叔易遊黃蘗還以詩軸相示為賦二篇

諸季遊東山置酒賦詩予以病不果往次其韻

送李似之舍人歸連山二首

知宗端禮出示曾信斯展鉢之作次其韻

題唐氏所藏畫崔白畫雪中山水

題崔白畫江天雪景

春曉聞衆禽聲有感

初見牡丹與諸季中伯小酌

小庭中作荼蘼架遂試新花與客對飲

與叔易奕不勝賦著山色山水一篇

有詔舉賢良作詩勉申伯使繼世科

申伯見和有未肯承當之意次韻報之二首

次韻勉申伯易叔

仲輔作詩挭之再次韻

復次韻嘲之

端禮知宗寵示水石六軸戲作此詩歸之

千葉碧桃二絶

許右丞元詩二篇

追和許崧老詩二篇

絶句約珪禪師同食荔子二首

自天寧遷居城東報國寺

多病難摩祇一床栊居又復借僧坊荷花欲吐乍舒葉荔枝未丹先有香皓月解尋朱户入南風偏傍北窗涼吾年半百行休老萬事悠悠皆可忘

颶風二絶

自從嶺海入閩中乃始今朝識颶風南極只愁天柱折蘭臺休更論雌雄

雲氣飄揚萬馬馳占風先有土人知飛沙拔木渾閑事祇怕山園損荔枝

西軒小池荷花盛開與賓客酌酒其上以荷為杯飲滿徑醉

池上荷花一夜開呼賓小酌共排徊試將曲柄黄金杓注此虚心碧玉杯風露偏隨香氣入雲山盡向坐隅來頹然竟醉君知否不醉須為造物咍

初食荔支四絶句 所居報國有十八娘荔支

烟雨濛濛半暑時輕紅旋摘自提攜不知誰是善知

識斷送歸來食荔支

平昔傳聞十八娘豐肌秀骨有餘香今朝親到芳叢下應許幽人饜飫香

堆盤盛喜珠璣滿繞齒乍驚冰雪香病酒相如正相渴不妨時擘絳紗裳

南海何年貢荔枝又知千古有楊妃華清賜浴嬌無力一騎紅塵初到時

詠懷十六韻

衰年萬事嬾此志有誰知偶爾出何意泛然歸不遷

休為鵩鳥賦幸及荔枝時水石日在眼旌旃非所思
攜琴傍松徑置酒俯蓮池槳〻水花淨蕭〻風葉披
忘言即隱几得趣圖碁天地悠將暮風雲徒爾為物
華云冉〻草色自離〻密勿依鶴侶逍遙邱壑姿親
朋有情話圖史皆吾師掃空僅容膝脫詩真解顚多
懟鷟鷺弱且咏鶺鴒詩逸步詟獨苦孔君休乃宜平
生滄海約歲晚鹿門期喜近清秋節那為宋玉悲到

月夜獨坐三絕句

冰輪杳〻碾層空獨坐凄然秋色中深院無人共清

景靜聞金井落梧桐
廣寒宮殿碧霄傍散下霏〻風露香斟酌姮娥憐我
老故窺書幌照人牀

仲甫叔易招客同遊黃檗還以詩軸出而相示
爰為賦二篇

招提古黃檗環揖盡青山我病未能往子行真是閒
猿聲翠屏外虹影碧潭間好句聯珠璧清新詎可攀
江外留禪老佳名借此山忘心寧戀著寓意為幽閑
大士說法處片雲生坐間他年筋骨健相約更躋攀

諸李招客遊東山置酒相與賦詩予適以病不
果往因次其韻

衰病年來百事闌禪居環繞盡青山登高選勝從君
樂隱几忘言輸我閒一枕清風有永日三杯濁酒發
酡顏雀羅可設從來事東閣常開不是慳

送李似之舍人歸連江舊隱二首

羨君小築粵江濱去作林間適意人環揖溪山供勝
賞賸栽桃李占芳春養身有主身長健體物無心道
轉親一曲鑑湖歸賀老可能半乞比鄰分

衰病儵然寂寞濱已將小隱約幽人眠雲嘯月有餘
樂問柳尋花無限春爭席樵漁真得計會心魚鳥自
相親醉鄉況有閒田地應許東皋更卜鄰

知宗端禮太尉出示曾信斯展鉢之作奉次元韻

忘情男食豈無因應悟從來夢幻身自愧毗耶多病
客阻陪蒲塞淨緣人心源瑩澈了空法否本圓通透
味塵信厚振〻流澤遠巍然一角見天麟

題唐氏所藏崔白畫雪中山水

我昔曾為陽羨遊正值雪花大如掌開門恍訝天地

白雲湧群山入書幌銅官遠並山峰寒巷畫暗流水
片响千巖萬壑爭出奇應接高低迷俯仰十年不到
浙江西寤寐勝遊勞夢想大梁崔白豈善幻斷取山
川移異壤當時眼界無盡觀都在一幅生絹上南方
炎熱瘴癘地使我翛然毛骨爽天光慘淡陰氣凝片
片飛花來蒼莽毫端造化成六出不比餘工得其彷
連峰合沓波濤翻頁雪崔嵬几千丈幽谷草木枝幹
老巖角樓臺簷角敧溪頭水落正石出暮雲沉舟晴
漁網山墻野壁茅屋深深風颸青帘如五兩買魚酌

酒者誰子應有幽人同坐饗平生愛雪善山水對此
乍覺神情悅明窓靜看久愈奸似倩麻姑為爬痒一
時名手真絕藝妙處工夫誰與賞生前裘馬頗蕭條
身後丹青空倜儻惠崇聲價亦相先滕薛未知當孰
長我家梁溪富谿山雲裏寒光含萬象每同子來猷
小艇不數王公披素氅故山猿鶴會相思感物興懷
增勇往時平事定歸去來安得飛輪出塵鞅

題崔白畫江山雪景

朔雪飛花落暮灘蕭然幽致滿江天千邊白鷺輕〻
下風裏黃蘆索〻乾水淺雲平鸂鶒侶汐深烟暝鶺
鴒寒江南歲晚多風景崔氏齊驅入筆端

朧曉聞衆禽聲有感

春山蒼莽天欲明枕上靜聽春禽鳴雛鸎初轉正調
舌姹婭乍聞三數聲不如歸去意良切脫却潑褲何
由行愁人最是斷消息姑惡更覺聲嬌獰布穀催畊
雨才足鵓鳩喚婦還將晴其餘不復識名字雅音幽
韻如笙簧天公憐我太寂寞故遣尤物怡吾情鸞鳳
舞未可見候虫時鳥聊嚶〻我生平世困漂泊巧言

讒諂飽所經杜門却掃與世絕欲窒兩耳忘雷霆兩
鬧聲雖好大饒舌逼耳頗似虛弦驚就中提壺可人
意勸我酩酊花間傾心懷百憂只欲睡更願長醉不
用醒落花芳草正可藉玉山自倒知誰令鳥啼鵲噪
錯昏晝燕雀啾唧環簷楹從教一一恣嘲弄吾方深
入無何庭

諸見牡丹與諸季申伯小酌

牡丹家中州尤者西邑洛姚黃妃魏紫餘品皆落寞
南方瘴癘地寒暑互參錯浪蕊與浮花未春先已作

安能萃和氣孕此木芍藥今朝眼忽開數朶到書閣
郁然蘭蕙芳爛若雲霞爍雖作千葉繁香色亦不惡
花王苗裔遠氣格尚宏廓群芳類凡禽累百慙一鶚
把酒共對之寄意良匪薄無辭倒金樽坐使花空落

小庭中作荼蘼架遂試新花與客對飲

旋裝新架對庭除多謝春工與點酥雲葉扶疎成翠
幄玉花浮動滿龍鬚招邀蜂蝶來書幌燕集賓朋共
酒壺蔭釀欲教香入骨醉中芳馥任歌呼

與叔易奕不勝賦著色山水詩一篇

將軍思訓久為土龍眠道人亦已忘誰將丹青寫山
水入我宴坐虛明窓峰巒迴複吐雲氣雲木窈窕蘢
煙光丹楓半落天雨霜漁舟拍拍靜鳴榔野橋巖寺
遠隱見浦花汀草何微茫江邊落日尚返照山頂正
作金色黃縈青繚白有餘態却笑水墨無文章畫工
畫意不畫物咫尺應須千里長具區約畧貫苕霅亦
壁岈谽谺通瀟湘安得仙翁一葉艇使我超忽窮江鄉

有詔舉賢良方正作詩勉錢申伯使繼世科

中興天子開賢科籠絡英俊歸網羅此科久廢習者
少應詔正恐人未多君家三世五制舉名與嵩華爭嵯
峨玉堂金馬皆故物高文大冊垂不磨今君落筆妙
天下該洽辯博如江河胡不進卷對廷策清芬遠紹
揚其波勤兵小試見家法坐却勍敵揮彫戈君如有
意作大將我願薦信同蕭何功名晚達未為老志氣
方壯靡有他勉哉努力為門戶幸勿自棄成蹉跎

申伯見和拙句且示七言律詩兩章有未肯承
當制科之意爰次韻以報之

才性如君豈易窺斷碑摸索已無遺百家小說都成

誦一藏魔言皆記持東里多知工潤色西施雖病善
顰眉制科便與承當取正是逢場作戲時
聖朝制舉萃高門文采風流日益新功德在民猶表
表子孫宜爾又詵詵萊名當學富彥國避世休同梅
子真響答詩筒逼皇祖讜言驚世更何人

申伯和篇奉叔易自代叙詩復推申伯要之二
子皆當由此科取重名于世恨吾資妄高不
得偕二子鳴躍其間復次前韻以兼勉之

古來豪傑收殊科眇然鸞鳳亦可羅漢唐選舉最為

盛我宋得士良已多免言切論動天壤陸離劍佩冠
巍峩至今凜〻有生氣豈與草木同銷磨自從罷舉
樂軟美馴致黠虜窺閫河革華两宮狩沙漠疊鼓萬
里翻鯨波磨明感憤復舊制欲起士氣寧戈兵多才
好學此二子辭此其李舉制何青錢萬選當萬中善
射不復言公他勉將忠讜助休運嗟我老矣真蹉跎

申伯叔易再和詩將有從吾言之意而仲輔作
詩梗之以故未果復次前韻既助其決抑且
戒勿與仲輔謀也

嗟予于世誠左科屏居門可設雀羅昆弟相從有良
友静中所得亦復多微言造理極壺奥高論蓋世驚
嵘峨含章懷美待時發姿質已妙猶鑴磨明廷策士
稜古制使我意氣如奔河作詩勸自此遂進往駕巨
河凌長波成功相期一戰覇大敵褫魄皆投戈篇章
酬復末勇往謙退將若斯文何定從當以一語決章
勿倚顧而言他要須與少游議政恐勿此志成蹉跎

詩三往復而二子之意猶未決吾知之矣復次
前韻以闢之

仙家佛氏各有科所舉淨土與大羅癡人妄想到其
處堅守丹昌翻貝多胷中有此一念故積慮積作層
冰峨超然了達無閡者應物不礙誰憂磨叔弓愛仙
事爐灶擬驂鸞鶴翔雲河錢子貪佛爲藏轉欲以一
月分千波乃將世故與陳說坐使談笑尋干戈願君
舍遠卽自近濟世不曰如之何我方衰病卧江海駭
俗頗似衰駘他驊騮見鞭行甚速期子自策毋蹉跎

端禮知宗出示水石六軸戲作此詩歸之

閩溪盤屈七百里觸水湍瀉十八灘何人作此極變

態使我當暑毛骨寒小山屹立奔猛衆飛浪海動魄
巖間喧豗似有雷電响回薄乍疑霜雪翻枯槎石上
盡堅瘦蒼波噴浸尺度慳盡工不復盡舟檝意謂絶
險無敢干豈知操舟若神者出沒濤瀨心甚閑崎嶇
世路更巇惡返視此畫平而安

千葉碧桃二絶句

春光欲暮碧桃開煙露相知染玉腮仙究何人移得
種風流疑自茂陵來
每恨桃花底死紅年〻浪艶笑春風誰知零落臙脂

後淺碧微開煙雨中

艤舟大藤峽口武陵使至忽奉福唐珍牘附
以古見招隱攬之欣然有會初心而分間之
命下已久猶詠嘆不已復次舊韻用以寄懷
懷巽一觀者

避兵窮嶺海我豈文休孫慨彼鳴鳳郊化為逐鹿原
北吹戰塵腥南接瘴霧昏森然一彗孛敢近六龍乘
轉舟大藤峽脫兇鱷與鼉梟蒼蒼嵯落日銜纜未吞
忽得素書尺若窺黃囊坤招我以隱淪雄澤遺塵樊

游心太易初擴遂萬花根耿光百世後樂此不忘存
寧知虎符下擁公萬旌旛英威祖豫州非心折王臣
從容謝東山逆氣汨清溫自昔國其國治忽信有源
豈容社稷鎮端老孤獨園至人心淑清一為斯世民
渾胡騎却長笑晉史徒清言武侯揮白羽亦有軍務
鰲要封鯨鯢觀復覲宸極尊功成去冥冥與我俱鴻軒

辛亥三月繫舟瀟湘得邵武郴州二丞相正月
初書撫事感懷寄此長句

回雁峰南楚越分瀟湘煙水思離群林寒欲暗宅江
浦月出先明半嶺雲客子無歸迷世路故人不見隔
兵氛春風恐寄相思字冠鄧經綸早晚聞

許崧老賦三友篇以遺東林珪禅師余嘗次韻
和之未幾余被命宣撫荊廣崧老復以詩來
曾未一歲間聞吳元中覓予郴崧老東歸覓
于虔予方羅師事屏居長樂珪禅師自洒西
見過閩篋中得崧老二詩相與讀之愴然因
復追和其韻

胡塵暗神州寶玦悲王孫六龍轉淮海荊棘生中原

時危賴耆俊引手開霧昏廓清天宇間復見咸池
蹄海斬長鯨驅石駕鼉黿悼心失良策至今聲尚吞
二公直以方象在二六坤英英鷙鶚姿超然脫籠樊
才雄一世表學貫萬象根皇天不慭遺三友我獨存
去歲適湖湘戈甲照旗旛龍城得吳書心契久益
襄陵寓營道詩句來溫清回頭失良友誰能詰其源
我老卧江海病鶴棲荒園娛心嶺雲白濯足溪流渾
幽人幸見過握手得晤言從來心地法卞偈已覺繁
顧膺習氣垢坐貌出世尊喟彼泉下人何由復軒軒

右次孫字韻古風

渧追吟佳句只看雲雙雞纂隧違徐志群盜横池尚
楚氛賴有幽人慰岑寂此方教體在音聞

右次群字韻長句

絶句奉約珪禪師相過同食荔枝

荔枝新來已著花千行林見爛朝霞幽人莫戀雪峰
境柱杖穿雲過我家

荔枝丹兮滿翠峰能將法味發芳甘舌根幸有通圓
在何惜南來與徧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一

詩二十七　甲寅秋至乙卯以後作計四十六首

次韻劉仲高提刑喜雨

再賦兩篇

全真復以詩來走筆答之

奉寄李泰發端明

江廷俊見示喜雨和篇次韻答之

題劉仲高所藏文與可墨竹

諸公復以喜雨來勉賦一篇

諸季邀德久申伯同遊源靈洞

讀莊子六絶

送劉仲高提刑赴行朝

庭中荼醿盛開二甥以詩來和其韻

張甥賦碧桃次其韻

送錢申伯如邵武

小圃初成秦楚材有詩次韻

珪老以柱杖旄牛拂見遺報以二絶

次韻李似宗見示小圃之作二首

送張柔直赴岳州
送鄭德久還大栢舊隱
雜咏十二首
呂元直退老堂兩章
送張子固大資政赴召命
送秦楚材還永嘉
陳國佐左司寄示天台山圖以兩絕報之
丹霞本老見示拂子丹頌次韻
劉仲高提刑見示喜雨佳篇次韻和之

精神龍湫默感通寸誠端可格蒼穹驅除旱暵千峰翠洒濯枯焦百穀豐可喜盍覲樽酒渌成霖未放海雲紅清凉更覺山林勝閉戶空題學寓公

七月之六日通夕大雨閤郡告祝豐年之慶桃上用前韻再賦兩篇奉呈全真諸公

絳闕清都一念通沛然甘澤瀉層穹天心會與人心合國事猶須歲事豐秋水陟添江上碧朝陽却照棣閣紅精誠自可驅雷雨安用區〻致八公

千里溝塍泒脈通挽回樂歲賴高穹風雷借助不勞力粳稻有期成屢豐桃上醉魂清夢想枝頭嘉果溢青紅旅中又喜逢穰熟地主端疑是鄭公東漢鄭洪為淮陰太守隨車至雨白鹿俠轂

張全真復以詩來走筆答之

良牧齋祈意輒通凄然似欲變秋穹凉生枕簟精神健爽致江山氣象豐編簡卷書初有味丹鑪進退漸看紅壽收又整清商御自哂何年拜木公漢謠拜金母拜木公謂東王公也

奉寄李泰發端明

一別東吳不記年飽經憂患各林泉知公置酒常高會顧我杜門惟熟眠無分去為湯餅客有緣來作荔枝仙越溪閩嶺無多地步月看雲只黯然

江廷俊見示喜雨和篇次韻答之二首

一氣潛升處〻通誠心初不問蒼穹乍欣草木回枯槁更喜粢盛備潔豐宿露遊雲朝尚合斷霞殘照晚偏紅陽舒陰慘無遐邇造物從來任此公

憫旱遥將精意通秋霖霈霈伸足穹山川增煥家〻好黍稷芳華物〻豐得句自應疑變白擧觴何惜頻

潮紅他時憶會風雲便肯倒長鯨學術公小說李衛公未遇時嘗代龍行雨每下一滴水輒一尺有餘嗣過故鄉憫其久旱倒瓶傾之遂從成漂溺

　題劉仲高所藏文與可墨竹

蕭郎畫竹稱異真與可所作尤絕倫不將丹青惜粉
飾直把寶墨傳精神渭川萬个在胸次援毫戲掃如
烟雲眼前先見欲畫者兎起鶻落氣益振稚枯偃仰
盡變態筆力斡轉風霆春平生知作几千幅得心應
手先斲輪當時誰是識畫者東坡謫仙蓋其人老坡
亦善作此畫意雖已到法未覩是中妙處不傳授但

得木石枯鱗皴自從兵火喪亂後錦囊玉軸隨埃塵
公子何時得此本四枝墨色猶鮮明新風稍雨葉間
瀼溭紛披屈折節脈匀置之座右滌炎暑颯颯便覺
秋聲鬧子欸會見定絕倒安用日事栽培勤只今與
可骨已枯妙蹟散落此章存願公秘惜勿輕示更築
小堂名墨君

　與可畫竹不令東坡見恐其得法也坡嘗問以已畫如何與可曰公所畫棘針法耳坡聞之輒大進

　諸公復以喜雨詩來勉强再賦一篇見鄙意

聖君憂國物情通良牧精祈動上穹塞北干戈雖未
定江南禾稼自多豐阿香推轂驚雷遠玉女投壺笑
當紅幽賀中興萬靈集願將入績屬群公

　諸軍邀申伯同遊鼓山靈源洞並邀鄭德友偕
　行予適以病不果往爰為賦詩見意

靈源毓秀異傑出閩粵間神功謝鐫鑿妙境森回環
曲磴下窈窕高巖上孱顏松蘿互蔭翳正暑生清寒
路轉人寂寂泉龍潤潺潺乘高望雲海天末波濤飜
偉哉宇宙間有此氣象寬諸子雅好遊蠟屐屢山樊

佳客來自遠復共千日歡而我抱衰疾屏居方杜關
豈不樂山水宴坐心不關神遊八極表寓目無髦蠻
瑰視衆嶽小杯看五湖慳矧茲几案物安用勞躋攀
登覽務得雋無乃見一斑作詩調諸子醉語不可刪
秋風動林壑涑雨洗塵寰新涼至萬里濃翠浮千山
白雲出何心飛鳥倦自還興盡盍遄返勝遊宜勿殫

　讀莊子六絕句

漆林仙吏已賓霄浩蕩奇言已寂寥鵬鷃何須迭相
笑斯遊安得不逍遙

世間物論最難齊有萬初從一氣吹共會此心平等
法天淵元自絶高卑
養生有主衛生經神守全時豈廢形遊刄有餘刀不
挫解牛須是學庖丁
濠上觀魚適意時從容魚樂獨心知何須更問魚非
我能見魚遊復是誰
寧作泥塗曳尾龜難堪芻豢廟中犧從來一臂重天
下肯以此身輕用爲
詆欺儒墨每云云芻狗詩書跡已陳衹絶是非歸道
妙掃除糠粃見天眞

送劉仲高提刑受命赴行朝

繡衣命七閩中將攬轡寒幃邁古風懷抱坦然推厚
德反平多處騰陰功却將漢節朝天陛未許甄民借
冦公箸筆行趁青鎖闥攜家去指水晶宮將泊家吳興郡故云
風吹烟浪尊鱸熟日照霜林橘柚紅若到東吳見知
舊爲言多病一衰翁

送鄭德久還大柘隱舊二十韻

抱病卧雲海杜關誰與遊鄭子惠過我命駕無停輈
但思一會盡不顧萬戶侯故人相許心拔俗今焉儔
觸熱陟長道始識甄閩州叩門泉石邊僮僕驚髭虬
怪我齒髮衰志氣非昔侔豈知數年來患難如戈矛
捄悲且歡欣身健餘何求情話豁懷抱高辭紹軒邱
遠辱雲閣寺慶泛江上舟同劈荔支紅坐見菊花秋
告我欲遄返歸袖風颼颼投老不禁別聯茲小淹留
置酒古道場太白相獻酬短日忽西匿輕雲靄而浮
露下松桂枝月轉西南樓殷勤渭城唱達旦增離愁
念子韞器業學博仕未優至寶委路旁誰能辨琳球

世事方多艱英俊且旁搜何人有高識薦此窮馬周
丈夫重氣槩出處非身謀巋然棟梁材回首須萬秋
聖祖諱豹且深隱騄驥將見收嗟我蒲柳姿稚稱山林幽
平生七不堪豈獨三宜休國恩竟未報負此終身羞
行矣勉著鞭侯將攙壯猷他年鐘鼎勳在子吾何憂

送張柔直赴湖南岳州

荊楚通南國巴陵據上游江湖作襟帶民物會車舟
喪亂經多難荒凉但一邱高臨洞庭野無復岳陽樓
帝念蘇疲俗思須起故侯九華剖符竹轄睦擁貔貅

魯肅規模在陶公政績優遠師前哲訓力贊中興謀
犀盃何難搏侵驪尚可收往分千里寄為解九重憂
我已廿衰病君方茂壯猷三年共幽討此日動離愁
世事經綸急淵衷寤寐求着鞭先祖逖悟主繼千秋
閫外資奇畫樽前失勝流瀟湘有回鴈莫遣信沉浮

庭中酴醾盛開二甥以詩來戲和其韻

栽培初不棄葑菲桃李無言下自溪試營小圃供幽
奇野趣獨與閒相宜邇來綠葉子滿枝新花璨發歸
酴醾濛〻烟雨濕冰姿湯泉作洗溫柔肌玉人胡為

在軒墀能濃意遂芬蘭芝月華萬里來清輝照耀光
彩通屛帷青雲宛轉蟠素螭高架上與飛鳧齊客來
花下同圍碁對花不怕輸吟詩帝鄉富貴未可幾淵
明之語真良規一杯相屬(奎閣嬉談)勿辭我方餔糟啜其醨
醉中不省今何時胷中洞達元無疵山林正好相娛
嬉朝廷漸有中興期羲和鞭日不肯遲海外清殘達
萊池飛花雪白玉危〻起舞鶴氅風前披

張甥賦碧桃次其韻

未許濃華獨占春故將淺碧鬪清新冰肌綽約疑姑
射玉質丰容似太真不與天香綠底事祇應國色已
無倫殷勤池上親培植從此芬芳冠七閩

送錢申伯如邵武

錢郎與世苦不諧胸次徒抱經綸材行年五十猶未
試蟠蟄雖久懲風雪拂除習氣趣空寂華藏重〻悠
遊歷世道幻妄此道真未必亨通勝窮阨我方卧病
南海濱喜君襟抱時相親胡為乘興有所〻適使我
悵望歸雲飛兵戈梏鬪何時息田園將蕪歸未得同
是天涯流俗人此心姻〻君應識閩山六月丹荔支

火齊堆盤俏一危願言及此復過我歲晚勿負滄洲
期歸鄉我已成真隱君亦逃禪學蘇晉樂天不醉即
談禪此外悠〻真須忍

小圃初成秦楚材直閣有詩因次其韻二首

僧房暫寓白雲邊古木荒畦濕暝烟試葺池臺學愚
谷不妨風物似斜川邀賓深愧裴公野瀹茗空懷陸
子泉塵世悠〻盡虛幻且將樽俎鬪前身
屛跡山林得放懷檻花欄藥手親栽會心魚鳥故相
近來與明遊時自來半世乾忙嗟鬢白四方多難使

心哀巖限水曲倚然處老木輪囷愧不才

茅齋成乾、珪老以桂杖旄牛拂見遺因成二絶句以報之 元

橫挑世界鴻毛擧旋打虛空冰片銷今士拈來居士手穿雲渡水且逍遙

不取非廉取不貪玉裝麈尾漫毿毿年來居士無言說立起從教作麽參

次韻李似宗見示小圃之作二首

山林自與性相宜卜築何須物物奇旋剪荆榛開小

徑自移松菊趁佳時雲生北嶺難持寄月出東山有所思歲晚龐翁更多病攜家真赴鹿門期

竹影桐陰夏日長水花晚色淨林塘招邀風月成三友邂逅賓朋共一觴閑把琴書聊自樂靜看風月為誰忙年來百念皆灰冷願老螺川雲水鄉

雜咏一十二首

並蒂芙蓉出綠波靚粧鸞鑑照雙娥風清月曉微開處無那幽人獨見何 右雙蓮閣

誰把人間作夢間本來夢覺兩閑閑清風一枕北窓下遊徧江南多少山山 右夢室

病翁餌藥未扶衰白劇霜根種種移端為出山成小草白雲深處養青芝 右藥圃

雪逕繁華葉勝雲野亭秋後露苞新橘中不藏商山樂留與吾藏四老人 右橘亭

檻外新篁玉筍抽和烟滴露碧鮮浮此君一日難相捨疑我前身是子猷 右竹亭

平生最賞荔支名手植芳根傍草亭嘉卉亦知人意重看花不待一周星 右荔支亭

圖圖雙桂拂茅齋虛幌疎欞盡日開會待秋高風露下清香飄泛月中來 右桂齋

盡道幽蘭自國香沐湯紉佩慕芬芳何如邂逅同心士一吐胸中氣味長 右花塢蘭室

收拾群英賴化工嫣紅紫白成叢四時不絶芳菲色好教詩人興致濃 然 右花塢

旋鑿幽池象玉圭蓮開紅素兩相輝年來居士心離垢天女從教試染衣 右圭沼

香林深深借綠陰陰曲塘波影漾疎林遊魚不用愁

清淺藻荇菰蒲映隱溪　右磬塘

寸根九節結孤芳青劍凌波日日長幸有仙方辨真贋醫師休更進蒲陽　右菖蒲澗

呂丞相元直得書天台郭外治園林作退老堂求詩為賦兩章

獵得非熊白渭濱釣璜賜履定前身功高浴日千山曉力巨回天萬國春楚輟巖廊調鼎手來為林壑探芝人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緣問水濱

周遭疊嶂俯清流卜築園林事事幽春日鶯花隨衮

繡秋來松菊照林邱謝為蒼生起裴相公終綠野邨成謀望主思賢方及席未應常伴赤松遊

送張子固大資政赴召命二首

海邦臨撫忽頻年愷悌宜民德化宣久戀闕廷心自往乍歸帷幄席應前鹽梅好去陪三事風月還須記九仙聖主從容問幽仄為陳衰病老林泉

屏跡山林養病身數迂旌旆訪幽人追酬雅咏篇章富共醉芳醪意氣親顧我老為蒼海客羨公去作紫宸賓經綸早定中興業亦欲歸居浙水濱

送秦楚材還永嘉

海上從容慰所思相逢已恨十年遲未登臺省陪羣彥且向江湖把一麾願我留為鷗鳥伴羨君歸赴鵷鷺搠樽前聽徹陽關唱明月依然照別離

陳國佐左司寄示天台山圖以絕句兩章報之

往年曾請與公賦頗愛天台擅美名數幅生綃傳免得恍如陸地到蓬瀛

應真飛錫行遊處峭壁危峰跨石橋便欲速尋方廣寺却疑圖上有嘉招

丹霞本老見示拂子并頌次韻

鈍根不會世間機且作東山老住持有箇犛牛闌拂子用時由我不由伊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二

詩二十八 自丙辰歲至豫及戊午歲歸自豫已後作三十七首挽歌詞及哭祭詩二十首

贈羅偉政奉議　次韻李西美舍人見寄二首

南昌樓秋望　次韻南觀菠林閱水戰之作

冬至日雪　再和趙正之觀水戰三首

殘臘雪再作二首　正之復次韻作六章報之

再次殘臘雪韻二首　呂元直移鎮臨安一首

趙都漕出示魯直少游所書梅詩次韻一首

趙正之寵貺和篇褒予過厚適傳新命念睽違之有日愈深悵然輒次其韻以答之

送趙正之官閩中　次韻徐運使仲冬教閱

次韻折仲古安撫端明食荔支感懷書事之作

遊山拙句一首　冬日來觀鼓山新閣

次贈廷後紀藥圃小集見贈之作

還自鼓山過鱓溪遊大乘榴花洞瞻禮文殊聖像謾成三首

次李泰發韻二首　送仲輔提刑弟還浙東

舅甥會兩章

挽歌詞及哭祭詩二十首

楊夫人挽章二首　唐植甫左司挽詞二首

哭宗留守汝霖　哭吴元中丞相二首

致享張丈修撰墓下追維平生不勝愴然輒成律詩兩章以叙感懷之意

哭許崧老丞相二首　許子大龍圖挽詩二首

張次東挽詞二首　再挽張次東中奉一首

致奠張柔直知郡龍圖以詩四章哭之書置靈几以代祭文

贈羅偉政奉議 以下詩

契濶踰年若泛萍一樽還此共江城蘭舟桂檝肯相訪南浦西山無限情顧我已甘華髮老羨君猶戲綵衣輕秋堂夜飲他年話莫忘蕭蕭雜雨聲

次韻李西美舍人見寄二首

虜騎長驅犯帝闉濫陪國論敢謀身十年不得關河信四海猶飛戰伐塵駕馭英雄歸睿主扶持宗社賴元臣自慙老病無長策徒奉藩條牧細民

九年離索渴微言敢意高車過我門暫解軒中徐孺榻謾開坐上孔融樽羨君感慨猶能飲顧我衰遲已

抱孫杞梓楩柟委崖谷上章端欲叩天閽

次韻茂林南叅謀觀閱水戰之作

習戰樓船章水濱機綸運轉若無人旌麾耀日鷲飛鷺金鼓翻波躍錦鱗四坐縱觀聊舉日一陽潛動欲回春羽書正報淮淝捷想見臚傳設九賓

南昌樓秋望

兵火凋殘今几秋江山依舊繞城樓棲飛卷雨不窮態明月清風無限愁老子平生興不淺昔人何在水空流落鴉孤鶩齊飛處望斷楚天天盡頭

冬至日雪二首

銀河誰挽落層空散作瓊蕤六出同和氣已隨陽氣至人心自與帝心通魯臺不用書雲物楚俗由來驗歲功多稔豐年又相繼從今卧治聽衰翁

端木飛花片片匀天風不動玉成塵葭灰有意迎新律梅蕊多情漏早晴更覺西山饒爽氣不妨東閣會嘉賓十年不見渾如夢休怪兒童笑語頻

再和趙正之都運觀水戰二首

戈船列陣楚江濱世事何嘗不在人鷁首衝風開雪浪甲光向日動金鱗烟霄夜半壺中晚談笑潛回席上春更有嘉篇與褒飾主人深有愧西賓

使節來從河漢濱天心圖舊慰斯人肅將宸指蹈民瘼力挽恩波活轍鱗北伐正須猷克壯中興方與物為春外臺豈久留英躅佇見觀光利用賓

抱病深栖雲海濱誤恩起廢愧陳人飛騰固乏摶風翮游泳長思縱壑鱗一局消磨垂老日三杯搖蕩滿懷春何當詔許歸田野會有漁樵作上賓

趙正之復次前韻作四篇以見示是日適登樓

城以望山江且閱捷報因賦此六章以報之

帝遣英宗使楚濱漕臺元自得詩人從橫錦綉花生舌飛動龍蛇墨起鱗心拱北辰思路渥笑回南浦淥波春不須過作飛揚計早晚追陪紫府伴

黠虜狂謀犯泗濱脅從夫豈是何人且將戈戟殲蛇豕會把衣裳易介鱗河洛至今思帝德雲龍行見會王春漢宮儀物都如舊渾一車書萬國賓

晉敗苻秦淝水濱謝公秘用八千人飛騰貔虎生脩翼屠剪鯨鯢膾鯉鱗否運既傾終反泰寒威已振却

成春吾皇盛德超千古接士端如見大賓
艅艎搖曳大江濱龜手從來笑越人會使風檣如陣
馬何妨蹻首著龍鱗已欣淮北兵戈捷且醉江南麴
未春元直德翁忘爾汝孰為東道孰為賓
城樓縹緲倚滹濱景物依然念昔人雲出西山天欲
雪風來南浦水生鱗四圍氣象朝〻好一點陽和處
處春日暮短蓬輕槳急雙魚應已付溪濱
伊昔端居寂寞濱每于騷雅愛其人長篇勝得斕斑
錦短句兼收細碎鱗猶內粗能知越操郢中那敢和

陽春頗藏天手無輕露寸胆于今已自賓
殘臘雪再作律句二首
朔風三日散輕埃瑣蕊珠花一夜開灝氣遠從雲表
下清聲初自竹間來未論上瑞呈三白且助元功澤
九垓向晚城樓聊寓目西山千疊玉崔嵬
縈回作舞下煙霄滿地光鋩混凸凹虛幌夜寒疑月
彩疎林曉榮誤梅梢遠懷戴隱終須訪高擁袁門未
易敲好是碧天雲散後銀蟾皎潔兩相交
再次前韻二首

太清真境絶氛埃十二瑤臺面〻開戰退玉龍鱗甲
冷導迎仙鶴月儀來祥編已慶占盈尺和氣行旋浹
九垓須信天公工幻戲晴山依舊翠崔嵬
霏〻玉屑洒層〻皓雪輕盈已覆凹留客徑須開綠
蟻探春何處認青梢階庭充積無庸掃松竹敲摧尚
惜敲深愧主人脩薄具嘉賓徒使獻酬交
趙都漕出示魯直少游所書梅花詩次韻一篇
冰霰憑陵群木槁只有梅花欺不倒籬邊野外忽嫣
然暗香鮮作幽人惱花工著意為尤物故遣孤芳得春

早道人寫照三昧手不假丹青更妍好詩家也是可
憐人落筆雲烟隨意掃遂令淩墨勝鉛華紙上一枝
長不老庭中凡枝正垂〻忽看飄零委煙草會須痛
飲對繁華細把根源問蒼昊
吴元直移鎮臨安入覲行闕余方以衰病請閑
有卜居浙東之意願為退老堂之遊作詩寄之
詔起三湘老獵師和羹舊手帝深知戎車北伐資長
策衮綉東歸有去思謾作天台休老計正當黃閣立
贊時主人方為蒼生願惜新堂醉一卮

趙正之寵貺和篇裒予過厚適得新命念違暌
之有日愈深悵然輒次其韻以報之
七言八法定誰師妙處工夫只自知南浦西山久同
賞清風明月更相思瓌材卓犖承恩日衰病侵尋念
去時垂老相看重言別莫辭激艷十分巵
送趙正之判宗簿學之官閩中
神明之胄慶所鍾稟毓不與常人同漢高子孫盡隆
準唐室賢輔多華宗未朝功德追前古振振宗姓儒
雅風君家奕世擅英譽繼持從案聲光宗向來仗節

使閩陝風績不滅褒帷公自從國步變艱阨依舊信
命隨飄蓬十年流落困覊旅一日賜對光明宮御前
奉命作大字揮毫落紙蟠虬龍豈惟筆扛百斛鼎固
已氣吐千丈虹上流重地方用武貔貅十萬屯元戎
輟(光宗攝諱)從禁近付飛木牛流馬愁無功國家睠急先
務改授發使歸磨礱捨煩就簡愜雅志衹恐漕運難
追蹤閩山中夏荔枝熟大齋磊落堆盤紅憑空跨壑
千佛寺金碧照耀烟霞中登臨多暇飫珍品豈比朱
墨相填叢帝心簡在方反廂鋒車迅召行登庸嗟予
憂志苦多病齒搖髮脫真衰翁誤恩分閫愧無補豈
有惠澤漸兵農乞身屢矣未嘗蒙可坐使澤雄愁樊
籠送君南浦慘長別此心已逐歸飛鴻會當桂車返
故隱幅杖屨長相從
次韻鄭顧道待郎用師字韻見贈
昔年班列會京師邂逅相逢只舊知一紀此身渾似
夢中原回首不堪思乍旋旌旆來臨日共喜江山適
意時感慨不須論舊事且將强健對方巵
仲冬教閱兵將運使徐顯謨貺惠佳叶降數之

餘因次其韻以答厚意且簡同會諸公
伐鼓摐金閱五兵霜天清曉正崢嶸輕裘自愧叨儒
帥一令安能採舊營獵獵旌麾搖有浪駪駪徒馭肅
無聲滿堂賓客皆姿俊莫怪陳蕃倒屣迎
次韻祈仲古安撫端明食荔子感懷書事之作
卧病閩山强自支嘗珍似與故人期却嗟老眼傷心
日又見輕紅著子時萬事從來皆默定一樽聊復賦
新詩使君不作楊梨看他日逢人舉似爲
遊山拙句奉呈珪老并簡同會諸公一律句

嘉客同遊海上宮高僧問道得從容乍驚暑退靈源洞最愛庭開大頂峯峯舊爲閣所遮師從閣而峯見氣象雄偉傑閣初成切星斗飛雲時到繞松杉我來未盡登臨興更待秋高灝氣濃

次韻廷俊紀葯圃小集見贈之作

遠邀車馬出郊東高閣登臨四願雄雨飽共欣秋稻綠酒酣尤愛荔枝紅謾同小隱開三徑頗倣前賢時一中坐上衆賢能降數滿浮大白莫如公

冬日來觀鼓山新閣偶成古風三十韻

卷之三十二　九

尋盟訪鼓山風物宛如昨山中有開士彈指成傑閣應真飛錫來一一得所托翬飛騫棟甍絢爛麗丹雘巖巖大頂峯孤影入簷角乃知象教力建立必卓犖却爲靈源遊雲太立參錯巖深松桂香石古苔蘚剝冬溫日淸美景短氣蕭索天然資野逸安用遮翠幕快哉緬登臨及此小搖落乘高望瀛海南極露垠塄蓬壺在跬步誰謂仙山俗蒼茫杳靄中萬象恣磅礴迴頭睇中原郡國半沙漠犬羊汚宮殿蛇豕穴城郭力能挽天河一洗氛祲惡我生多艱虞久矣衰病作君恩聽言歸養拙侶猿鶴怱怱歲適盡平生殊不樂幸同二三子杖屨徧邱壑躋攀力尚强談笑心無怍野鹿飽豐草冥鴻在寥落翻思軒冕間何異遭束縛斯遊信淸絶妙賞寄寂寞晚來凄以風遠色秀增岳冷冷鐘磬聲隨月度林薄懲焉感時心未免如隕籜倘能駕雲螭豈復憂世瘼會當期若士相與　邃殼

還自鼓山過鱓溪遊大乘榴花洞瞻禮文殊聖像謾成三首

一泓寒流作小溪松篁深處有叢祠千年鱓骨專車

卷之三十二　十

在百尺靈湫瀑布垂粳稻豐穰欣歲樂笳簫淸咽報神私更將小雨爲滂潤正是收農播麥時

乞得明時多病身歸來林下養天眞芒鞋竹杖未全老藥竈酒壺隨分春山寺遙傳鐘磬晚田家收拾稻梁新試窮溪山榴花洞恐有桃園避世人

布地金沙片片勻沉深院宇秘祇園淸涼路畔前三語摩詰城中不二門千種光明瞻瑞相六根淸淨爲還源披攬座上法王子稽首皈依尊所尊

冬至前六日奉陪舅氏燕集于張甥東齋奉孫

侍坐舅甥四世同會寔易得也舅氏以詩見貺謹次韻成兩章拜呈并簡季弟二甥同賦

舅甥高會共稱觴四世于今同一堂眉壽康寧由德厚慶流深遠本源長但將直道師周孔豈有嘉猷助禹湯提誨勤勤何以報願言珠社集新陽

人間此會信非常和氣薰然自滿堂競酌芳樽同勸壽正當愛日欲迎長綵衣誦古如流水癸華御杯若沃湯乘馬路車無以贈渭陽原自是王陽

次李泰發韻律句二首送仲輔提刑弟還浙東

朝路紛紛厭送迎乞歸恩予繡衣榮稍知物外烟霞好便覺塵中富貴輕飛舄已能已葉令叱羊何必效初平坐忘我欲師前觸為過天台訪赤城

謁告來歸若駿奔反予真可裕仍昆共傷庭玉先埋土悵望鴒原增斷魂白髮自嗟臨藥灶一瓶端欲寄空門浙東耆舊如相問為道衰遲愧主恩

楊夫人挽章二首

來嬪初卜鳳和鳴誰謂今閨薤露聲婦道宜傳青史筆壺儀猶在錦官城承家早慶芝蘭秀主饋空餘蘋藻誠念舊戴鄉情義厚可堪孤坐想平生

悼亡何事覺傷神端為音容不可忘舉案素閑同節操題橋今見共龍光錦囊屢慶宸恩重丹旐俄嗟蜀道長彷彿靈遊元未遠無人解致返魂香

唐植甫左司挽詞二首

踐歷高華久巍然譽望崇典章諳故熟翰墨老彌工雅亮傳家法清宗邁古風溫溫江玉硯同秘九原中

夙昔欽賢業何知共里閭忘年遇我厚官諭議公初小嶺親高論靈齋見異書凄涼真一夢追想涕漣洳

哭宗留守汝霖宗名澤字汝霖浙東人自為小官卓犖不群能自立以故屢被罪靖康中用為磁守值金寇再犯闕上以康邸奉使道磁澤力挽留不得行再造之功澤為多同列者忌之譖毀百端斥外不用余去夏抵行在澤得襄陽守未行與數語忠義慷慨憤發至流涕力薦于上使進職留守京師誅姦惡捐善良大得都人之心繕治城塹樓櫓稷壯屢出兵以挫賊鋒以故能守數表請車駕宜還闕

娟嫉者愈切齒雖其代者故得不罷令聞其
疽發背而死殆憂憤使然殊可爲天下惜也
詩有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方時見而失
此一人其可哀也矣爰爲賦詩以哭之
時危念人傑濟物須才雄尋常齷齪姿詎可收奇功
英々宗夫子邈與古人同抱器實磊落秉心鬱精忠
彯纓任州縣山立不妄從青松雖未高已足凌蒿蓬
涉世多齟齬失官久龍鍾擢居河朔郡煙塵正昏蒙
今上在藩邸持節使虜中力爭不可往髙牙建元戎

王室遂再造廟廊當時庸同朝共排娟一麾江漢東
見我論世故慷慨淚沾胸薦之留守鑰付以節制隆
惠政拊疲瘵威聲殲奸兇金湯治城塹樓櫓對以崇
出京師洛間屢剉黠虜鋒邦畿千里寧謗說百歲翁
抗疏請還闕北伐歸兩宮辭直志鯁亮天子爲動容
姦諛更切齒恨未能關弓乃同歸鄲人感憤殞厥躬
皇天不慭遺吾道何其窮驊騮竟委離冀北群遂空
梁摧大廈傾誰與扶穹窿安能百身贖坐爲同海恫
人亡國殄瘁天意真憒々中原氣蕭瑟洒淚臨西風

致享張丈墓下追維平生不勝愴然輒成兩章
以叙懷感之意
秋原鬱々見佳城尚想音容涕泗橫痛惜山頹興梁
壞愧無玉潤繼冰清袁賢初值龍蛇感憂國空餘金
石艱賴有階庭蘭芷在芬芳端不墜家聲
勇退風流灑士林對揚丹扆極規箴高名雅出漢廷
右遺愛空存南國深身後凄涼報恩子生前軒豁濟
時心九原可作如公少獨立西風淚滿襟
哭吳元中丞相二首

少年聲譽藹夫場壯歲飛騰青瑣郎獻納承平欲堯
舜扶持危難冀宣光賈生曠達仍傷鵩平仲精忠亦
須荒自古青蠅能白黑玉華舊事已凄凉
宣和之季靖康初同力同心衛帝居扶轂共升新日
月謫官難守舊田廬孔光温室不言陸畫贊中州戚
著書歎息端莊士君子豈隨草木腐邱墟
哭許崧老右丞二首
天子相知一紀前定交握手自忘年長松老鶴骨格
古粹玉精金操守堅出入三朝昭大節漂流萬里正

華巔皇天不慭遺元老空使蒼生共黯然
多聞直諒復疏通近世交遊少似公蓋代才名同賈誼平生述作類楊雄筆蹤高古今那有詩調清新老更工知識年凋來喪盡不堪哀淚落秋風

許子大龍圖挽詞二首

芬芳登桂籍烜赫紹家聲持槖恩輝渥分符政術明優〻方膺任鬱〻遽佳城庭戶多蘭玉應無可恨情
接武鴛鸞列交成淮海州平生欽德望避地款風流樽俎開幽抱江山共勝遊那知生死節哀淚浩難收

張次東中奉挽詞三首

貫父褰帷日于公駟馬門十年持使節兩郡擁朱旛無復功名會空餘氣槩存淒凉九原路楚些與招魂
寓意樽中淥陶然得此生孔融真好客阮籍自忘形議論千大屈風流一坐傾傷心將玉樹寂寞秘佳城
南國多奇士如公豈易求才高難擅譽命阨未封侯故宅風烟慘新阡松桂幽遙傳一掬淚為洒墓江頭

致奠張秉直知龍圖以詩四章哭之置之靈几以代祭文

一枰兩淺（頃歲寓長樂與君過從必圖碁酌酒屬以荔枝兩淺盤君嘗云此生但得奕一枰荔枝兩淺足矣）舊相期歎息君今願已違却把荔枝三奠酒數行哀淚濕深衣
隻雞斗酒祭夫君尚想平生意氣親痛惜中原未恢復如何天乃喪斯人
兩載如今會豫章從容談笑共銜觴豈期便作終天訣尺素開時神内傷
連夕頻〻夢見君依然野鶴處雞羣不須遺恨功名淺世事渾如空際雲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二終

擬撰表本 建炎元年七月得旨擬撰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 見時政紀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 見時政紀

靖康擬詔書 八首內二首缺

撫諭河北詔 缺

獎諭徐處仁詔書 缺 有進呈劄子并御批見正錄第七卷

起防秋兵詔 時虜騎出境朝廷恬然以為無事防邊禦冦之策置而不問公竊憂之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于上前謂今秋敵必再至宜預為詔天下以起兵防秋

為措置之計上即命草詔以諭諸路安撫使總管鈐轄司

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群敢肆凌侮侵犯邊境達于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啟朕心斥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虜復侵軼非以虎將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群醜則何以振懾狂虜張國威之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需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得已其懷大憤茲惟其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欽哉

募民出財賦詔書 時降詔議論諸路防秋兵或者慮財用不足公輒議于上前乞募民出財朝廷第推恩以獎勸之則庶几可濟上命草詔以諭中外

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綏撫四海惠養元元以為無窮之計而冦戎勿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雖朕痛自剋勵罔敢汰侈罷亦浮靡粗給經費其以師旅之用誠未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者朕上為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為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穀粟贏餘以佐軍興者州縣官應聽其自便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為募兵養士之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職名清單報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為踴躍忠義之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誡諭姚古詔書 姚古為河東路制置使久駐師威勝軍不進上令草詔誡諭之

勅姚古太原為河東根本右控關陝左通朔部在三鎮尤為重地金賊攻圍殆百餘日兵疲糧乏勢危力殫琱書日聞夙夜憂念以卿素著忠勇為時名臣故命統帥諸將進兵應援近雖已復隆德威勝前抵南北關尚未聞踰圍柏越徐溝以造太原之下致使賊馬猖獗侵掠汾晉其何以解朕西顧之憂詔到其率勵士卒戮力用命破堅卻敵解圍太原以復忻代諸州高爵厚祿朕亦何愛焉故茲親筆詔示想宜知悉支熱卿比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賜夏國主詔書（時值金人犯關夏人亦起兵以援兩鄜延路繳進夏人檄書上輒命草詔賜夏國主解其意以撫慰之）

詔夏國主朕居深宮十有餘年勿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萬機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假擾邊境達于都畿肆為貪殘劫質以往朕念卿屏翰之舊信誓皎然義當戮力同濟艱難以敵王愾而陝西奏報乃言卿國點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殺傷生民朕惟卿明允篤誠世濟忠孝主于西陲藩屏帝室多應歷年所英聲流聞今至于茲殆朕德弗類嗣政之初未能綏撫之所致也西顧悵然良自傷悼及得鄜延路帥臣章疏繳到卿國檄書公牒省覽再三乃知搆和起于誤聽檄書初言中國失德數皆曩時大臣誤國上皇已降詔書深自悔悼今朕克己求治以儉先天下凡淫巧奢麗之具一切屏去蠹國害民之臣咸以竄誅前日之事所不復論中言賀正人使之歸所見京城整齪甲兵修

治樓櫓疑有姦臣變亂此乃提防金人之故豈有他哉終言與本朝信誓之久義須救援以此知卿忠義有素誤聽致此初無他心至于過差之辭朕初不之罪也公牒言國書之寶與舊不同此乃有司用寶差誤已重竄責凡茲細故朕既釋然卿亦宜亮夫金人以蕞爾海隅之國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于卿哉擁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皇弟肅王在其軍中弟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晏然前遣康隨鄭維康道意必亮此誠詔到卿宜釋

去疑慮撫諭將士抽回甲兵脩好如故高爵厚祿朕何愛焉今遣武功大夫王祐武功郎馬持告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憂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大金國書 斡离不遣割三鎮既退兵三鎮之民為朝廷堅守從此誓不從虜上命草書與虜主道意

靖康元年五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伯大金皇帝下闕菲德之君東宮十有餘年矣邇者道君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遂議內禪肆及眇躬膺受大寶惟懷永圖願修鄰好而兵革擾攘未遑致問其為懷念何可勝

陳言念往日遣使海上通兩國之歡信誓昭然金帛之輸未嘗有缺誠謂世守茲盟無有攜二而皇子郎君乃掊拾細故敗棄舊約因叛將藥師以兵內嚮虔劉邊陲深入畿甸乘中國之不備遂肆憑凌誠非所望于善隣也城下之盟蓋緣輔臣怯懦失計重鎮寶貨一切惟命皆出要盟神所不臨豈復可用而況遝師渡河劫質肅王已復渝約勤王之師百萬集于城下將士憤怒咸欲邀擊徒以肅王在軍之故深或用兵使得全師以歸而皇子郎君肆為淫暴屠戮良民係累婦女焚蕩室廬不可勝計緣是之故三鎮之民皆出死力為國堅守雖朝廷號令有所不從此乃軍前失信之所致也重念頃者道君太上皇帝與大金皇帝歡盟相得之厚既滅大遼分燕山之故境以歸中國累年于茲中國未嘗得粒粟尺帛之助而饋運之勞金幣之費不可勝計今燕山陷沒既渝前約又欲併取三鎮之地使弊邑無以為屏翰是豈大金皇帝之意哉且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坐受本朝宰臣新王之拜敗盟爽約妄起兵端黷貨無厭求取不已

有一于此豈人臣之所當為哉敝邑無辜橫遭屈辱以大金皇帝之聰濬仁慈寧不諒此遠恃英明敢以實告前日皇子郎君割地求賂廣有要索敝邑不校悉皆聽從彼此非誠人情不遠誰不知之欲尋往日之盟以結兩國之好使兵革不用生靈休息莫如度其所行可者重結盟誓以信守之昔在我烈祖宗皇皇與大遼盟于澶淵百有餘年未嘗少有變故天祚失德不可振起乃至于茲大金皇帝循舊疆信使交通歲幣修好傳之永世為子孫無疆之休顧不韙歟

謹遣使人往布誠悃倘或見允願示嘉音所有黏罕
國相軍馬現在河東亦與召還以篤和好有少禮物
具如別錄中夏炎蒸遠祈保毓故茲詔書想宜諒悉

與高麗王詔書（金人甫退師朝廷輒遣使臣侯章等王高麗國上命草詔與之）

詔高麗國王朕居深宮十有餘年雖德不類罔敢怠
逸亦惟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于萬
幾之煩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
基搆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驚惕懼不克承任而
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燕山俶擾邊境達

于都畿方朕即政之初遭此震驚以故未及與王相
聞朕維王世濟忠孝膺受顯冊奄有三韓之地屛翰
之舊久受國恩肆我烈祖神宗皇帝遣使脩聘禮意
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臣以至于我道君太上皇帝
頻年遣使錫賚不貲待遇加等朕惟中國與王遠隔
遼海壤斷土地而恩禮如此豈有他哉亦惟藩衛中
國庶几艱難有以敵愾茲者金人乘我不備與叛人
偕來深入內地王國與之為隣相望無數百里之遠
而不能蕩其巢穴以報中國豈累朝廷遇殊絶之意
耶彼金人者固嘗臣屬于王以蕞爾海隅之醜背天
逆神滅絶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
于王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滅朕以其叔質肅王而去
第遣將士驅逐出境邊城晏然方將起天下之兵問
罪小醜王其率勵師衆相為表裏以行天誅夫糾敵
王愿獻俘本朝以報中國數世之恩大忠也取亂侮
亡誅討淫暴以伸涉漠之外大義也一舉而三得者
拓地開境覆其巢穴以報驟驕不臣之虜大威也一
舉而三得者皆得王何憚而不為哉高爵厚賜朕于

王無所愛惜王其勉之今特遣使臣侯章等往諭至
意夏熱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四

建炎擬詔

勅榜詔

誡諭武臣詔

撫諭河北河東兩路詔

勅榜獨留中原詔

戒勵士風詔 以上五首俱見時政記不復重出

卷之三十四 全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五

制二十一首

宰相徐三少

極處中曰紫微之垣莫親于輔相斗戴六曰文昌之府實本于政機眷予忠藎之臣茂膺考叐之典誕宣顯册敷告明庭具官某諒而粹吏溫恭博達而學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材足以亮邦采而熙天功頃被眷知擢陪机務履一德而不爽告辰猷而允臧民具爾瞻宜輔台德屬茲褒職之闕延登揆路之華進秉鈞衡正位槐鼎朕方憲天以臨八極體道以照百官仰贊三光之明俯遂萬物之理資爾燮調之助成予化育之功綍晃冕車陸崇資于亞保金印紫綬膺峻任于元台申衍爰田倍敦眞食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戲帝舜選于衆而舉皐陶實惟股肱元首之一體商宗審厥象而得傅說有若酒醴和羹之相須立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才建無窮之基則有無窮之聞往祜乃辟永孚于休可特授少保太宰

宰相除三公

代天理物風隆揆路之勲論道經邦宜補袞職之闕
眷予碩輔爲國藎臣泰山巖巖久副萬邦之望赤舄
几几往登三事之崇播告路朝誕敷顯册具官某俗
和而肅度惇厚而高明智周萬務之微學洞六經之
蘊蚤以令聞揚于禁塗臣作朕股肱擢預經綸之政
帝賚予良弼遂膺考爰之求勵相國家敎寧方夏燮
諧四氣之序參聽百官之成當軸處中材足以運動
樞極賛元經體道足以和同天人禮樂興于百年聲
教訖于四海俾予從欲以治時乃王佐之休疇其勲

庸宜有褒寵倚三公之典册爰隆帝傅之聯秉上宰
之鈞衡遂正真相之任衍户租而倍食錫國邑以疏
封併昭物采之多用侈台符之峻於戲鹽梅味正久
調劑于鼎司袞繡命章往參華于槐位式是百辟毘
予一人益敦燮理之功期底盈成之業無替朕命永
孚于休可特授太傅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太保少宰

諭相宅百揆以亮采而惠時建宫曰三孤俾貳公而
洪化眷予舊弼爲時宗臣宜還冠于台司以大煕于
邦政式涓穀旦播告路朝具官某敦大而直方醇深
而簡重學博而守之以約該經術之淵源知周而用無
不宜達事功之機會早膺眷遇綿歷清華擢陪國鈞
實輔台德賛元經體道足以和同天人而當軸處中
材足以運動樞極中辭機務之要退節燕休之安佩
玉長祠聯清班于秘殿珍臺閒館領膺使于殊庭遠
闕歲時休有譽處盍來歸于睠路以寅亮于天功參
華亞保之聯進任中臺之長倍敦井賦申衍户租式
昭體貌之隆膺示寵光之茂於戲丞相之于漢蓋將

附百姓而撫四夷冢宰之于周所以統百官而均四
海仰稽上天之緯下厚蒸民之生朕方圖任于舊人
爾其永弼于乘憲式是百辟柔此萬邦往既厥心同
底于道可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左輔

朕駿惠先猷肇修官制允釐輔弼之任是正公孤之
稱祇若新書以大煕于邦采登延舊德宜遠揔于台
司消選剛辰誕揚休命具官某器函莊重德稟粹和
學通今古之淵源識濟天人之精奧被蚤持從橐有

獻納論思之忠擢預政機得贊襄勵翼之體遂膺夢卜之舉進秉鈞衡之權相業維優師論僉穆中辭幾務之要退節燕休之安兼秘殿之隆名領珠庭之虜使年德彌高群聞益休盡還揆道之官茂底格天之業望篆車紼冕秩隆亞保之崇青瑣黄扉職峻東臺之長倍敦并賦中衍戶租式昭體貌之隆榮示寵光之渥於戲用人惟已朕方圖任于元勲以道事君爾其承弼于厥辟渙號聿資于審覆非要允賴于糾繩毘予一人式是百辟無替朕命往其欽哉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節度使

曳裾鳴玉入聯舊弼之班推轂授師出總元戎之政列職雖異倚任維均眷予心膂之臣克備爪牙之寄誕揚渙號播告大廷具官某莊肅而裕和惇大而明允學際天人之蘊才兼文武之資自結眷知寢階華近雍容從橐有獻納論思之忠密勿政機得贊襄勵翼之體中辭鈞軸之要退即祠宮之安裴度在朝卓爾股肱之舊方叔克壯凜然將帥之風輟秘殿之華資付齋麾之重柄蔽自朕志穆于師言淑旂綏章備多儀于大將珍臺閒館仍虜使于珠庭衍食戶租備教并賦式昭物采庸示寵光嗚呼吉甫之憲萬邦實兼該文武于仲山之式百辟不群吐茹于剛柔朕方宣明道德仁義之威爾其鞏固藩垣屏翰之勢對揚休命益茂壯猷

彰信軍承信使除武寧軍節度使

推轂授師總將權于閫外料敵應變制虜命于掌中參稽勲烈之崇宜懋褒嘉之典式有明命揚于天庭具官某沉鷙好謀直剛不撓少有四方之志出遭千

載之辰暢漠北之威名勵山川之勁氣敦詩說禮有古將帥之風懷德畏威得吾士卒之用入先勞于宿衛出著效于干城暗洛鎮撫之才爰付邊陲之寄賴爾經畧紓予顧憂而能因勢乘運籌制勝機被堅執銳親君矢石之間斬將搴旗躬致馘俘之獻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大震天聲永清夷落是用旌其功伐畀以節旄領鎮雄藩盡護諸將神旗豹尾備大將之威儀秘畧龍韜新元戎之紀律敦陪并賦申衍戶租併示恩榮式昭寵獎嗚呼高爵厚祿朕不吝

于報功禦侮折衝爾毋忘于敵愾勉賛牙爪之力益
隆屛翰之强祗服訓辭茂對光寵
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兼侍講移鎮除檢校三少
開府儀三司
侍帷幄而處朝廷蓋密資于獻納易節旄而兼將相
式寵報于勳勞予忠藎之臣茂舉褒嘉之典誕敷涣
號播告明庭具官某温厚而剛明粹夷而莊重擅儒
宗之碩學躬王佐之宏才頃被明揚推司幾務謀王
體而斷國論偹著猷爲亮邦采而熙天工展盡底蘊

中辭政柄之劇退即燕私之安大纛高牙偹多儀于
上將青詞閒館領廣使于殊庭日造治朝參陪講帷閱
時兹久登閎彌休惟尊道樂義之無窮豈崇德報功
之敢後陛華亞傅易鎮雄藩昂鍾公槐峻視巖廊之
秩路車齋鉞益隆方面之權衍食户租敦加井賦併
昭物采式示寵光嗚呼文武兼資吉甫作周邦之憲
將相並任裴度爲唐臣之宗緬膺禮貌之崇茂著股
肱之美往綏福履毋煩訓辭
知樞密院徐節度使醴泉觀使

右府本兵久策勳于宥密齋壇授鉞宜錫命于蕃宣
春惟心膂之良克任爪牙之寄誕揚綸綍敷告縉綎
具官某情厚而直方裕和而肅毅學貫古今之藴才
資文武之資夙茂聲華踐揚要近權由政轄進總樞
庭告辰猷而具臧秉一德而不爽運籌帷幄折衝樽
俎之間制勝邊郵行師枕席之上日百里以闢國月
三捷而奏功獨任指蹤坐收成效方倚壯猷之略遽
陳均逸之辭章屢却而復來誠有加而無已疇其勳
烈付以節旄大纛高牙偹多儀于上將貞詞閒館領

廣使于殊庭雖燮即于燕私初不離于王室敦陪井
賦併示寵光嗚呼勵相我家朕敢忘于舊德承弼厥
辟爾無遂于遐心往綏壽祉之多式副眷懷之渥
殿帥
漢置期門羽林之軍以夾輔宮省唐開折衝果毅之
府以鎮衛京師惟我本朝若稽前代宿重兵于輦轂
列屯戍于邦畿所以敉寧寰區拱翊宸極俾統貔貅
之旅必資心膂之良爰擇剛辰誕敷顯命具官某直
方而不撓勇鷙而好謀擅玉帳之威名稟金行之勁

氣敦詩說禮有古賢將之遺風懷德畏威得吾士卒
之樂用自共武服屢奏膚功折馘折俘敵愾禦侮執
干戈以嚴社稷之衛爾克著于勤勞聞鼓鼙則將思
帥之臣朕敢忘于録用召自邊圉付以節旄典司宿
衛之兵總領營屯之政入則侍内朝之納陛出則建
屬車之清塵淑旂綏章壯元戎之體貌路車齊鉞猶
上將之威儀申衍户租敦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
光嗚呼予王爪牙詩刺祈父之失職克用當吉書美
虎賁之得人爾其明紀律以訓齊師徒辨次舍以肅

清徼道式遏姦宄作固藩垣得盡其心俾士氣之增
厲乃安斯寢致王心之載寧則予一人無疆惟休而
爾亦無窮之圖
觀文殿大學士諸路經畧安撫使除節度使
學以節戎籌畧必資于儒將齋壇授鉞節制以寵于
元勲式隆方面之權克重藩垣之體我有焕號敷于
大廷具官某惇大而直方剛明而肅儀識洞幾微之
表才兼文武蚤踐要途遂參机務謀王體而斷國論
全肩輔弼之一心有常德以立武功藴將帥之遠畧

毅從廊廟坐鎮邊陲緩帶輕裘蓋折衝于樽俎惇詩
說禮宜專意于韜鈐訓齊貔虎之師建築金湯之險
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奮揚天聲震疊夷落
疇其勲績宜有襃陞是用解祕殿之華資付齊旌之
重寄高牙大纛倫上將之多儀棨門赤旂壯元戎之
異數敦陪井賦衍食户租以隆閫外之威以廸師中
之吉嗚呼有奔走禦侮朕方極于倚毗無智名勇功
爾宜務于特勝益勵猷為之壯以綏福履之豐祗服
茂恩毋忘明訓

吏部尚書除節度使
入踐中臺之職實首六卿出分外閫之權盡護將諸
惟倚任之不異豈恩禮之或殊眷予心膂之臣充備
爪牙之寄誕敷顯命播告治朝具官某挺高明之資
藴渾厚之量文章典雅久君言語侍從之班學問深
醇雅有猷納論思之益頃由人望擢長天官銓衡有
方風績彌邵惟藩垣之重任資文武之全材輟自近
臣委以方面顧邊圉之方棘豈頗牧之可留推轂授
師克壯元戎之勢擁麾乘塞式寬西顧之憂宣國威

靈賴爾經畧即停膚功之奏公嚴武服之共申行戶
租敦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嗚呼郤縠之將中
軍是為說詩敦禮之帥亞夫之屯細柳詎用棘門灞
上之師惟恩寬足以得士卒之心惟威懷足以制羌
戎之命往服朕訓永觀厥成

彰化軍節度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除檢校少
保雄威軍節度使

擁齊旄而秉塞克隆元帥之勳易邊鎮以旌能仍峻
貳公之秩春時宿將茂舉巖章播告路朝亶孚師聽

具官某剛毅不撓沉鷙有謀擅虎帳之威名稟金行
之勁氣夙倫爪牙之任出宣屏翰之風建安定之節
旄盡護諸將當臨洮之方面統御列城賴爾撫綏紓
予憂顧而能料敵制勝禦侮折衝運籌帷幄之中玩
寇掌股之上宣明威信叛則討而服則懷訓齊甲兵
戰必勝而攻必取屢至馘俘之獻日增壘堞之修聲
名隱然勳茂著矣宜換秦川之節俾參亞保之聯豹
尾鷺旂儼威儀于大將纛車綈冕視服命于三孤申
錫爰田敦陪真食併示龍光之寵益崇師閫之權嗚

呼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朕敢忘于丕績執干戈以
嚴社稷之衛爾無替于前勞益勵壯猷以永終譽

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檢校少保移鎮充鄜
延路經畧安撫使

提七萃之旅入則拱衛于嚴除建六纛之威出則撫
臨于邊徼克倫爪牙之寄聿資心膂之臣視秩台司
增嚴帥閫我有明命揚于大廷具官某偉量沉雄英
資果毅早膺勇爵備列戎行懷干城禦侮之才著斬
將搴旂之績疇其勳烈付以節旄擢帥殿廬肅軍容

于壁壘揔監虎士嚴禁衛于鈎陳忠義自將慎密不
出得吾士卒之樂用有古將帥之遺風蠢彼夏戎于
我王畧顧邊圉之方棘豈頗牧之可留勉為朕行用
錫爾社鎮高奴之重地坐制黠羌易安定之雄藩盡
護諸將纛車綈冕視武服于三孤斧鉞琱戈備威儀
于元帥敦陪井賦申衍戶租併隆體貌之私益壯藩
垣之勢嗚呼中西域而立幕府定遠振玉關之名整
六師以討先零營平上金城之畧顧王者之師有征
而無戰惟良將之策不戰而屈人往益勵于壯猷底

永觀于成績
　觀文殿學士除節度使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擁𢊍旄于外閫式隆將帥之權分符竹于留都克壯藩垣之勢眷予舊德爲世宗臣方資保釐之功宜茂褒崇之典誕敷渙號播告治朝具官某愽靜而剛方溫恭而博達富淵源之碩學蘊經綸之偉材屢陪國鈞實亮邦采履一德而不爽告辰猷而具臧中辭幾務之繁祈即燕休之逸冠隆名于秘殿領虜使于殊庭遽閱歲時休有譽處顧陪京之闕守非元老而曷居勉爲朕行用錫爾祉元戎峻秩建南國之節旄全魏雄藩付北門之筦鑰宣威稜于六纛攜節制依于列城阜成兆民盡護諸將賴爾撫鎮紓予顧憂敷陪邑戶之多併示寵光之渥嗚呼中伯之閫四國實揔藩宣吉甫之憲萬邦爲資文武固封圻以衛王室守典常以承天休往旣厥心無替朕命
　戚里承宣使除節度使
爵祿以馭富貴實爲八柄之先藩屛以建親賢益本九經之重眷維戚畹之懿茂舉疏封之章播告大廷

宣孚群聽具官某秉心淵塞毓德粹和承世胄之華而無貴驕之習服詩書之訓而有儒雅之風蚤被眷知寖階華近屬櫜鞬以奉御鳴佩玉以造夙夜惟寅靖共自好宜付節旄之寵益隆肺腑之親鈇鉞車旗備威儀于上將帶裳幅舄昭命數于元戎申衍戶租敦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嗚呼建官惟賢私恩豈廢于公議義保身以哲居寵必思于履危惟恭儉以立德而日休惟忠孝足以致身而衛上往綏福履無煩訓辭
　皇弟徐大傅山東道節度使司開府儀同三司
　　進封越王
朕因心以友于天倫建侯以蕃于王室疏爵以貴韡如棠棣之華裂土而封屹若磐石之固誕敷渙號播告明廷具官某英粹凝姿溫恭秉德允出神明之胄居多致意之丈夫雅不群邁河間之偉量爲善最樂有東平之格言襄稽立愛之經茂著維城之義疏封茲久譽望彌休疇其德業之崇宜舉彝章之峻是用契龜而協吉按圖而定名表爲直王奄受樂國高

牙大纛建一道之節旄赤烏桓圭備三公之典册胙
山川于南土賜徒御于中軍陪食爰田衍封真賦以
固本根之重以隆屏翰之強嗚呼篤親愛之恩朕敢
私于爵禄長富貴之守爾其戒于侈驕惟明哲可以
保身惟忠孝可以衛上往圖慶譽益沐龍光

皇伯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隆郡王

周家之建同姓以廣親親之恩漢室之王諸侯以隆
貴貴之義若古有訓越予不忘載惟伯父之賢宜舉
彝章之峻貳涓穀旦敷告明廷具官某資識純明器

量宏遠允出神明之胄為時宗室之英東平好賢雅
著忠孝之譽河間博古雍容禮樂之文曩稽立愛之
經茂舉建侯之典高牙大纛式彰閫帥之雄華袞命
圭兼視台衛之貴歲時滋久聞望彌休夙夜惟寅以
日趨于朝請溫恭有恪克顯相于烝嘗疇其賢勞宜
有褒陟是用契龜而協吉按圖以定名表以玉爵之
之崇胙以茅土之重大啟爾宇錫之山川時膺展親
分廢寶玉以益本支之固以增屏翰之强嗚呼篤親
愛之恩朕豈私于好爵持高滿之戒爾宜保于令名

茂對寵光往綏壽祉

皇子封節度使國公

朕握符御極仰承列聖之休荷天降康中錫多男之
慶眷嗣賢之挺秀稽彝憲以疏封爰擇剛辰誕敷渙
號皇第九子天才毓粹帝武發祥函岐嶷之英姿稟
中和之淑氣文華日就聰明夙成甫臨剪髮之期載
舉建侯之典胙以樂土錫南國之山川授以全師畀
中軍之徒御封建厥福耆定乃家赤烏桓圭備上公
之典册路車齋鉞兼大將之威儀衍食戶租敷陪井

賦以崇廟社之祉以篤邦家之光嗚呼周建賢親式
固維城之義漢封子弟益隆磐石之宗惟作德罔不
在此初肆享國多歷年所往綏壽嘏茂對寵光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

朝廷尊爵式昭貴貴之儀父子主恩必厚親親之典
眷茲賢嗣夙挺天才其疏茅土之封以篤邦家之慶
飭宣典册敷告縉紳皇子具官某雅量淵澄英姿玉
粹鍾五行之秀氣備四時之純和聰智夙成溫文自
得曩稽立愛之義茂舉建侯之章擁元戎之節旄備

上公之袞爲尊德樂道克循就傅之規立禮興詩日
懋通經之訓載遵彛制宜有褒崇是用按圖以定名
拂龜而協吉奄授樂國易鎮雄藩宮觀其旂錫中軍
之徒大啟爾疆宇胙南土之山川越陪邑利之多兼
畀國賦之實併彰異數式懸茲懷嗚呼保佑自天並
貺本支之茂封建厥福聿崇廟社之休惟忠孝可以
篤君親之恩惟恭儉可以長富貴之守往服朕命益
介眉壽

皇子除太傅兩鎮節度使封郡王

朕承天保佑錫慶蕃昌眷時次嗣之賢夙挺天材之
秀異　室將行　邸之儀胙土苴茅宜錫疏封之
典誕敷渙號播告明廷皇子具官某德度粹溫性姿
莊厚氣稟中和之質年當岐嶷之英流慶宗藩發祥
帝室稽立愛之前訓循建侯之舊章有鸞其旂任摠
元戎之貴載黼斯袞秩視上公之尊崇德樂義而循
就傅之規說禮敦詩而懋通經之訓　鱉宮而開第
歷吉日以爰居考于典常宜有褒寵是用契龜而協
卜按圖而定名表爲真王奄授樂國車旗器服摠兩
鎮之節旄山川附庸撫十圻之民社敦陪井賦衍食
户租以隆宗廟之休以壯藩垣之勢嗚呼朝廷尊爵
先敦貴〻之文父子主恩克篤親〻之義惟恭儉可
以長國計之守惟忠孝可以盡臣子之心茂對寵光
益綏壽嘏

皇侄節度使除郡王

爵祿以馭富貴允爲八柄之先藩屏以建親賢實本
九經之重眷茲猶子之懿錫以苴茅之榮涓選剛辰
誕敷顯册皇侄具官某性姿端亮誠度粹夷冑出神

明初靡貴驕之習訓通詩禮雅有致思之文曩稽立
愛之經茂著維城之典逮元戎之旄鉞視三公之服
章夙夜惟寅會同見莊齋之色溫恭有恪烝嘗備顯
相之誠賢儀浸明師論參穆疇其聞望宜有褒寵是
用按圖而定名契龜而協吉啟其土宇疏以王封敦
陪井賦之多衍界國租之實增重翰垣之勢益宏宗
祐之休嗚呼禮威福之權私恩不廢于公義長富貴
之守居寵當思于履危茂對寵光往綏壽祉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六

詔十三首

誡諭士大夫敦尚名節詔

朕嗣守基圖託于士民之上夙興夜寐罔敢怠遑思所以圖回治功陶成風化者實以賴士大夫砥節礪行作民孚先以天下善之俗今則不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無宿道向化之志有締交死黨之心葵音茲不正也垢顏頓而廉恥之風衰冒沒輕佻而忠厚之行熄方其平居高論潤議眞若可信一日遇利害僅如毛

髮俱失所守責其立朝可觀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難矣名節若此朕何望焉豈朕所以師之者未至歟將狃于流俗而未易遽革歟昔先王之盛時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而風化之所行至于中林之兎且莫不好德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何其盛哉朕甚慕之士大夫其思所以革心易慮稱朕意者務惇實而去浮華止奔競而崇靜退使廉恥之風忠厚之行藹然著明足以鼓動當世則爵祿之加何吝之有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可不勉歟其或不悛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三省樞密院脩舉熈豐政事詔

朕惟神宗皇帝考道據德制法作憲新美百度允釐庶工若昔大猷肇造三省樞密院凡天下之政悉分統之曰中書省根本機務實專敷奏除授之任曰門下省命納命令實掌論駁省讀之職曰尚書省奉行政事所以揔治曰樞密院典司樞要所以掌兵由中

以制外端本以御末綱紀法度燦然畢陳是以熈豐之治格于上下與古匹休何其盛哉肆朕纂承駿惠先烈繼志述事罔敢怠遑熈豐之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制禮作樂興事就功以大有為于當世法究令具布方策施于四方實三省樞密院臣僚維持緝熙各揚厥職修舉政事以紹隆神考之丕續維爾六七大臣其尚一德協恭和衷可否相濟于未然之前號令必行于已出之後夙夜匪懈勤勞王家永孚于休同底于道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

有無窮之報不其韙歟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百官毋得越職犯分詔

朕惟先王設官分職以法為小大詳畧各有分等差猶之耳目股肱相待以成體罔敢侵越故能總衆職修庶政而天下治惟我神考若昔大猷肇新内之省臺寺監外之監司郡縣之吏允釐厥職纖悉完具布在方策炳若丹青肆朕纂承祗適先烈屢下詔書不匿厥旨俾官修其方毋得越職犯分以干邦憲庶几繼志述事于三代同風而比日以來卿士大夫不安分守非所當議唱為險虜非所當為公肆妄作無宿道向方之志有治激僥倖之心豈朕所以告戒之者未至歟將士狃于流俗而未易以遽革歟傳曰侵官冒也離局姦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古之君子明于義命而思不出位故能受靖共之福而無姦冒之刑朕甚嘉之士大夫其思所以安于分守者各共乃事齊乃位度乃口以聽予一人之作猷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必罰無赦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省臺寺監修舉政事詔

昔我神考若稽大猷董正治官允釐邦采省臺寺監各有攸司本末維持大小承式綱紀號令百度咸新肆熙豐之治格于上下雖三代之隆無以加也朕纂紹丕圖祗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為治思所以繼志述事以昭先帝之休德者顧官制布在方策炳如丹青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屢降詔書具宣德意庶几卿士大夫修舉職事振起治功以追熙豐之盛而比日以來省臺寺監安習因循偷惰苟簡有豐祿營私之志無守法奉公之心慢令瘝官玩歲愒日尚書政事之本動多稽遲御史風憲之司恬不糾察寺監失職百官廢弛夫臺省寺監所以推行朕之法令奉朝廷而倡郡縣者也曠慢若此朕何望焉豈朕所以督率之者未至歟特告敕不足以感孚必待刑戮加焉而後革歟書不云乎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卿士大夫其思所以克勤勵志宿道向方以顯白功業者務稱朕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朕祗紹丕基撫有方夏勵精求治興事治功皆以利安元元爲本深懼州縣官吏不能承流宣化達于吾民建置監司分道按經或總漕計或司祥刑或常掌平之政或專學校之法職雖不同而所以按察州縣其任一也方其出使朕親御便殿以臨遣之及其還歸復使進對以盡諮諏度詢之義視遇之禮亦已重矣庶幾德意志慮得以下達而吏之臧否民之利病不壅于上聞內自畿甸外薄嶺海萬里之遠風流而

令行德洋而恩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以成太平之盛而監司未有卓然修舉職事稱朕意者其故何耶今州縣之間貪吏倚勢以侵漁姦吏舞文而巧詆無宿道向方之志有背公營私之心法究令具布在方册而吏情弗虔荒失詔命使元元之民不被其澤良法美意殆爲虛文而監司曾莫之恤惟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蔑視寒士摭撫細故以塞責而驅摽權勢之吏臟好貪酷恬不爲怪夫監司之職所以寄耳目之任也比來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厥職按察所部凡姦汚貪懦之吏曠職失守違法害民狗流俗而無享上之心者悉以名聞當議竄斥以爲群吏之戒其或附下庇姦畏避不舉得于訪聞或有控發定當罪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士大夫朋黨詔

朕惟唐虞之世皐陶稷契之臣都俞吁咈于廟堂之上更相稱譽而無比周之操百僚師師盡其智能以效官職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後世想望而不可跂及朕甚慕之肆朕纂承紹丕圖虛心以治陟降厥士法

天地之無私庶几振起治功同底于道而執政大臣不能體朕之意有所薦引認爲己功士大夫不明事君之義者因亦從而歸之者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人無賢否進非其門則極力以排是無是非建非其意則騰口而議姦風不息浸成朋黨豈其社稷之福哉比已簡其尤者投之遠方置之散地以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之戒其自今以往大臣毋以薦引人才衒鬻而市私恩小臣毋以因其薦引何附而忘公義靖共爾位壞植散群以聽予一人之作猷其或不悛

邦有常刑必罰無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師臣修飭邊備詔

朕撫有方夏敉寧萬邦蠻夷向風稽首來享蠢茲西戎昏迷不恭敢倔大邦誘逋逃之臣率犬羊之旅擾擾疆場虔劉邊陲豕鬼鞫頑曠誅積稔神怒人憤勦殄有期爰命虎臣往行天討惟爾六七師臣實分閫外之寄為予爪牙整我六師修飭邊備奉指蹤之畧遵制勝之謨靈旂西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爾其振勵士氣奮張軍容繕甲兵具卒乘明號令信賞罰同士卒之甘苦習山川之形勢玩寇掌上視虜目中使戰必勝攻必取日百里以闘國月三捷以奏功膚一方掃蕩巢穴流沙瀚海歸輿地之圖元惡大憝正藁街之戮以攄宿憤大震天聲時汝之績不其韙歟其或不恭邦有大刑朕不汝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勸農詔

農天下之本也民之所以恃生也民不務本而事末則其生不遂故先生王之政以民食為首商人以歲事來辟則戒以稼穡匪懈周人達于廟則戒以新畬銍艾其務農重穀如此周能享豐年之報有積歲之儲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朕甚慕之今朕開千畝之籍行三推之禮躬秉耒耜播種稼穡之種以給郊廟之粢盛率民敦本為天下先庶几四方風動與古匹休朕意厚矣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而致之民者守令之職也其務勸農教之稼穡者其耕斂勿違其時勿奪其力非須繫逮毋輒追吁以妨農功使服田力穡享有秋之利衣食滋植立太平之基稱朕意焉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恤刑詔

朕惟昔之治天下者主于德教而以刑弼之刑非所以先也虞舜好生而民不犯成康刑錯而頌聲興下及漢唐盛亦皆斷獄數百幾致不用朕甚慕之時爰朕自御極以來制禮以齊民本仁而出政屢降御筆惟刑之恤定晉法減杖數寬節度原貸之恩嚴衎揚非法之禁庶几德化感孚刑罰清而民服以追治古之盛而四方典獄之吏未能稱朕欽恤之意惰吏慢令而弗虔姦吏舞文而巧詆鞫論報掠訊治傳爰皆

有法式莫克遵承勢作威倚法肆暴公然違戾詔旨使吾民陷于罪罟而未臻刑措之風殆此曹致之也自今應令刑獄官司敢為暴虐酷不如法者在京委尚刑部在外委提點刑獄按察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仮

誡諭守令推行御筆寬恤詔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以仁治天下重熙累洽與古匹休肆朕纂承祗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為治立政造事所以利安元元者一以寬恤為先屢降御筆手詔

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庶几仁治克紹祖宗風動四方以成太平之化而比日以來監司守令奉命不虔坐視詔書徒掛墻壁以為具文廢法慢令恬不加恤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志慮而達之民者監司守令之職也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乃職應前後頒降寬恤事件竭力遵承毋致違戾使四方萬里之遠實德及民以稱朕意其或不恭守令仰監司按察監司仰互相糾舉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禮官嚴祠祭詔

朕嗣有令緒夙夜嚴恭齋明祀事以承上下神示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深懼有司不能奉承德意昭格神麻屢降詔書不匿厥旨庶几恪慎精潔副朕明禋恤之意而比日以來執事不虔玩習苟簡恬弗加省牲幣禮料取具臨時擯贊跪興不中儀式達于朕聽良用惕然夫祀國之大事也職在禮官委任甚重廢法慢令朕何望焉自今其務所以肅恭自盡稱朕意者敢或不恭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學者辭尚體要詔

朕自臨御以來建學校聯師儒一道德以教養天下之學者屢降詔書崇雅黜浮庶几文章之盛深醇典正炳然與三代同風而自兩漢以來為不足議也朕之待士至矣比覽貢士程文猥釀不醇氣格卑弱剽意以為高者浮誕詼詭而不協以中騁辭以為辯者支離蔓衍而不根于文理之不振未有甚于此者朕甚羞之豈士大夫平日所以講貫之者未至歟抑倫取臨時務應有司之求而昧于得失歟夫文以意為

主以氣為輔以詞采為之衞翼本之果者其發為英華必茂源之深者其流為波瀾必遠予大夫其思所以究養意氣本源者博極古今根柢仁義六經之書諸子百家之說必深究而明辨之則見于文辭者辭體要兼備宜有可觀者朕有好爵與爾靡之可不勉勵故玆詔諭想宜知悉

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生民衣食之源莫重于農桑故豳詩陳王業之艱難孟子言王道之本必以是為先今海内承平之

久生齒日衆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蠶或受之寒飢寒切于肌膚是民興于禮義廉耻而亡為非不可得也肆朕開千畆之籍行三推之禮躬耕于以供粢盛后浴種獻繭親蠶以為祭服率民敦本為天下先廢几四方風動與古匹休朕意厚矣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毋奪其力非事須繫逮毋輒通呼以訪其而致之民者守令之職也其務勤課農桑毋違其時毋奪其力非事須繫逮毋輒追呼以妨其功崇本抑末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畆杼軸之女親其蠶織四方萬里之遠男子畆婦人桑絲身穀腹衣食滋殖蓄積足以備災害而無飢寒匱乏之患稱朕意焉故玆詔諭想宜知悉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七

制誥二十首

門下侍郎除特進知樞院

東臺出命久隆獻替之風右府本兵實總樞機之任眷我近弼為時藎臣宜錫命書往膺寵選具官某醇深而莊重寬厚而剛方學問高明潜天人之極致才器宏遠倫文武而咸宜自結眷知薦歷華要擢叅陪于機務益茂著于忠勤告辰猷而具臧秉一德而不爽言可底績知無不為以儒術之淵源達兵家之形

勢智謀深博可以運籌帷幄之中聲名隱隆可以折衝廟堂之上朕心所屬輿論攸歸疇咨弼亮之材延登宥密之地峻陞文秩申衍户賦庸示寵光式昭體貌方今邊陲犂西有跳踉之戎中夏抗衡北有强黠之虜賴爾經制紓予顧憂往惟旣于厥心以對揚于休命 勳

中書侍郎除門下侍郎

朕膺景命祗紹先猷慎㨂左右執政之臣同底寅亮格天之業乃眷左省實本萬幾延登偉材協賛丕績肆頒命綍敷告朝紳具官某函量粹夷稟氣剛大學貫古今而懿文足以華國智周事物而厚德足以鎮浮早被眷知徧歷清近擢陪幾務之要益殫夙夜之勤賛治内書茂著股肱之美出納朕命倫宣喉舌之勞疇其勲庸宜有褒陟進貳東臺之職式昭眷禮之優朕方體道以就功量才以授任出命尤資于審慎用人務極于公忠顧惟論駁省讀之司宜有獻替將順之益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

朕嗣承丕緒祗遹先猷永惟機務之繁實賴股肱之助若時政本莫重臺西非得同心一德之臣曷致協恭和衷之效肆頒明命登進宏材具官某惇厚而裕和高明而博達淵奧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為國華早以名揚踐更膴仕擢總綱轄叅陪政機屢陳長告之猷益勵匪躬之節率六官而合治致庶績之咸凝輿情具瞻朕心簡在疇其勲業宜有褒崇是用擢自蘭臺進貳鳳閣惟命令出納之地迺政事弛張之原率由憲章爾其念敷奏之審旁招俊乂爾

其思進擬之公往盡乃心務稱厥職惟予以懌汝亦有辭

尚書右丞除尚書左丞

文昌政事之原丞轄紀綱之任協贊庶几務總齊百工必得同心一德之臣共濟持盈守成之業肆頒明命登進宏材具官某器度粹夷性資莊重富淵源之碩學有經濟之遠猷自結眷知參陪機務謀王體而斷國論亮邦釆而熙天工厥職允修外則率六卿以倡九牧其德不爽内則宣三事以毘一人疇其勲績

之多宜有寵褒之數位以叙進擢陞左轄之司功以忞崇更勵匪躬之節往服朕命永覲厥成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丞

朕光紹丕基祗適先烈惟執政大臣所以圖回萬機于廟堂之上者非瓌偉博達之才不以輕付膺此選者顧不重哉具官某器量宏遠識慮敏明文章之懿足以為國華議論之純足以謀王體早膺眷遇寖歴禁嚴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頃自翰苑擢任天官銓衡有方風績彌卲休有譽處恬然靖共其由夫文昌政事之原丞轄紀綱之任康濟庶務總齊百工惟同寅協恭足以盡襄贊之美惟獻可替否足以起致治之隆往既乃心同底于道

翰林學士除吏部尚書

周建六卿天官掌群吏之治漢分八座選部考百官之成必資清恪之才克稱高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卲蘊淵源之碩學富典麗之雄文蚤以明揚薦膺器使居語言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自處禁林益攄素蘊議論該海每

入告于燕閒號令溫醇有古人之風烈疇其聞望有應褒陞是用擢由翰墨之司付以權衡之任綜三銓之政令為六曹之表儀朕方體道以就功循名而責實一官闕則一事廢爾其為官而擇人度事舉則庶績熙爾其量才而授職整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致寒士無滯淹之歎時為稱職則予汝嘉

戶部尚書

洪範八政實先食貨之功周官六卿尤重版圖之任惟國家經費之廣與戶口生齒之多典在民曹號為

劇部欲稱高華之選必資精敏之材爰錫贊書以先茂舉具官某器量宏遠識慮强明學足以通今古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變踐揚膴仕寖歷從班藹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自尊君享上之誠籌畫疏通有足國安民之術擢由審鍵進長版曹式資心計之優以揔邦財之裕朕方理財以義爾無掊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惟察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斂散之權取予有方公私俱予克修厥職時乃之休

禮部尚書

昔舜命伯夷以典禮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而周官忠伯之職皆兼掌之朕纂紹丕圖祗適先烈樂成大晟禮在奏常教養之法在學校而尚書禮部實揔其政今職任清重為六曹最分職率屬尤難其人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溫恭有裕淵源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為國華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秩宗之任莫如汝宜宜其自卿貳之聯擢陞入座之列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獨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風俗爾其往踐厥服愼率乃僚使情文著明足以格神人之治而教法推廣足以得譽髦之材夙夜惟寅無替朕命則予一人以懌爾亦永世有辭

兵部尚書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費惟是夏官實揔軍政克稱高華之選必資俊偉之臣具官某器重恢宏性資莊重學博而守之以約才全而用無不宜早被眷知浸階華近獻納勵匪躬之節靖共懷難進之風其由從橐之聯往陟本兵之

地敵自朕志移于師言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纘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戍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倚倫阜馬備器械以奮張于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于外侮時汝之職其往欽哉

刑部尚書

舜命皋陶明五刑以作周建司寇掌三典士以佐王必資廣敏之臣以稱教中之任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智

周事物之機蚤被春知踐揚膴仕出受藩宣師師之寄政事惟醇入居言語侍從之班聲華彌卲有剛明之才足以詰姦慝有仁厚之德足以矜無辜惟其威恕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用擢由棘從進長憲曹以承宣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僚祗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寃民則予汝嘉時為稱職

工部尚書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辨器度土居民凡百工之職悉摠之今工部其任也能稱厥職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開明器宇量遠淵源之學足以知治體膚敏之才足以起事功早被春知寖揩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功恬然靖共休有譽處其自貳卿之秩進登八座之聯分職事官率屬趨部若保定辟無廢舊章稽功勤名厥有成憲昔帝舜疇若予功而垂爰為後世所寶漢宣之綜核名實而其百工技巧者咸精其能往盡厥心無俾專美則朕以懌汝亦有辭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

憲臺執法久推彈糾之風選部掄材擢領銓衡之任陞華要劇允屬老成宜錫綸書以光茂舉具官某溫恭而體亮博厚而方直學有淵源博極古今之要行無表襮每循防範之風自結春知寖揩華近頃由棘從之列率循付以風憲之司糾正官邪推明國知朝廷之大體竭耳目之攸司嘉乃忠純宜有褒顯是用

擢從繡府進長天官為六曹之表儀綜三銓之政令厥方循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爾其為官而擇人量才而授職振綱肅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使寒俊無滯淹之歎時為稱職則予汝嘉

翰林學士除兵部尚書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牧之司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人事之在戎肆設官之尤重欲稱茲選必得其人具官某博洽而疏明溫恭而直諒早為儒術揚于棘林西掖代言識著之美北門視草雅著資潤色

之功嘉謀潤議足以啟沃朕心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才無施而不可學有本而皆通其由綸墨之司往膺政事之任擢長武部率屬秋官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纘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更之信吏戍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倚偹車馬偹器械以奮張于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于外侮時汝之職往其欽哉

開封尹除刑部尚書

舜命皋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

必資秉哲之才以稱教中之任往踐厥服式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智周事物之機早被眷知踐揚膴仕擢摠浩穰之政久推彈壓之風有剛明之才以震服于豪右有仁厚之術以牧養于細民惟其威恕之並行宜副恤欽之美意是用擢從天邑進長憲曹以承寬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湖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僚祗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乃稱職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

棘寺置卿雖重奉常之典蘭臺合治尤高宗伯之司肆疇俊偉之才以因明任之道往踐厥服必惟其人具官某器質端莊文辭博敏揚歷中外之久雖著靖共之稱頃由卿曹擢爾寺政贊襄禮儀之事雍容可觀討論郊廟之文淵源有據肆頒明陟之典往𠫭春官之聯蔽自朕心移于師論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

緝文尊道宗儒善天下之習俗俱有政令資爾推行惟率乃僚以佐厥長曲盡情文之致茂宣夙夜之勤勉修厥官無替朕命

給事中除戶部侍郎

鸞臺寓直久推論駁之風蘭省陞騰擢佐版圖之政誕揚明陟之典登進端良之材爰錫贊書往踐厥服具官某器資莊重識慮敏明學足以通古今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理早膺揀擢寖歷從班讜然俊美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有尊君享上之心籌畫

疏通有足國厚民之術輟從左者往咨民曹式資心
計之優以揔邦財之裕朕方當理財以義爾毋掊克
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毋削弱以傷國體惟察懋遷
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斂散之權取予有方公私俱足
時為稱職嗣有寵褒

殿中監除工部侍郎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治飭材辨器度土居民
凡百工之職悉揔治之今工部其任也宜得通才往
貳厥政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智識敏明席世冑之

高華謁搢紳之譽望擢司省厥職允修肆疇爾勞
陞華起部貳卿之列其任匪輕昔舜疇若予工而垂
之竹史為後世之所寶漢宣綜核名實而百工技巧
咸精其能朕甚慕之其率乃僚以佐厥長興事就功
無俾前人之專美嗣為稱職是有寵褒

翰林學士除承旨

視草北門著充論思之益陞華東閣式昭寵遇之優
我有俊臣宜膺妙選具官某器度凝遠知識通明有
經世之宏材有博古之奧學早蒙識擢寢歷清華由
言語侍從之班司綸墨文章之任入奉清閒之燕每
輸獻納之忠嘉言讜議足以啟沃朕心大冊高文足
以鼓動當世休有譽聲恬然靖共惟潤色久留于禁
林宜顧問獨承于密旨爰舉褒陞之典以明因任之
方移于師言繳自朕志爾其穩發素蘊益究遠圖使
號令溫醇無愧兩漢之烈訓辭顯霝有同三代之風
則予汝嘉是為稱職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

西掖代言論士林之今望北門視草極儒者之至榮

必資俊偉之才克膺清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
具官某資識敏明器量渾厚夙富淵源之學發為典
麗之文自策賢科寢躋膴仕被揀求之眷禮聯侍從
之清班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論思獻納秉一節以周
旋號令文章有三代之風烈朕心所屬輿論攸歸自
用擢自右臺進司內制仰惟前代擅金鑾之寵榮稽
厥本朝有玉堂之故事惟周密足以盡贊襄之美惟
體要足以昭潤色之功其究乃心毋煩予訓

吏部侍郎除工部尚書

叙正群吏久登小宰之聯疇若予功以定司空之辟揀自貳卿之列擢陞八座之崇必得其人乃稱斯選具官某性資純茂智識敏明才足以為國華學足以謀王體早躋膴仕旋陟從班論思可觀獻納惟允自綰銓衡之任益殫夙夜之勤諤然聲華休有譽處其自天官之貳往率起部之僚蔽自朕心移于師論朕方総核名實欲技巧咸精其能爾其訓勸百工使創作悉遵于法毋替朕命往圖厥職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八

誥二十七首

大司成除翰林學士

禁林翰墨之學士清華之任脩飾潤色司實資視草於北門獻納論思自昔號稱為内相極一時之妙選為儒者之至榮我有俊臣宜膺茂舉具官某器度凝遠資識敏明宏材懿行足以羽儀本朝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踐揚禁近彼夙夜之勞作成人才謁集譽髦之士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用擢自學官進司翰苑職清地近極金鑾之寵榮禮渥春優有玉堂之故實惟朝廷之政事咸得以聞使號令文章有古人之風烈是稱任職往既厥心

給事中除大司成

朕樂育天下之材恢庠序于海寓發明先聖之教合儒道於樂宮必資雅望之臣以総成均之政歷選在位爰得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智足以知聖人之道文足以為學者之宗頃被揚薦躋華要代言西掖訓辭有灝噩之風列職東臺議論極忠嘉之蓋方師儒之虛席非老成而曷居莫如汝宜其為朕性惟京師首善之地而學校賢士之關英俊並游道

藝馬考法令完具皆朕制之規賢能實與作推行之
力務稱圖任嗣有寵褒

給事中

朝廷號令政事無有小大咸得與聞可則審議而推
行否則封駁而論列給事中之職也其任顧不重哉
苟非其人朕不輕付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操履端
方足以智周事物之情學足以知國家之體早膺識
擢寖歷清華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論思之職莫如汝
之所學宜夕拜瑣闥肆以命汝夫與聞國論而得行
其所知此固汝之所學而欲行之者也無詭情以避

事無激訐沽名往既厥心務稱乃職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

西掖代言蔚士林之雅望東臺夕拜為儒者之至榮
必資俊偉之才克稱清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
具官某資識敏明器度宏遠風富淵源之學登為典
麗之文自結春知致身禁近論思獻納秉一節以周
旋訓語文章有三代之風烈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
用擢秀紫微陞華青瑣足以盡贊襄之美惟公忠足
以杜群枉之門往既乃心毋煩予訓

中書舍人

官聯右省職事代言非特取其文章資修飾潤色之
美實使與聞政事有獻忠納思之功必得其人乃稱
茲選具官某器識凝遠風度粹美學足以知古今之
理智足以知當世之務早膺揀拔寖歷清華譪然俊
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比從給札試以贊書嘉其典
麗之文克倫坦明之制擢參法從列職西臺惟三代
之訓辭極灝噩之體令恍兩漢之號令有温雅之風
輝往既乃心無愧于古副朕眷倚嗣有寵褒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

西臺列屬職地峻清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
之任欲稱茲選必惟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
守富淵源之碩學挺瓌偉之宏才蔺省為郎久推雅
望螭坳載筆密侍清光寖列歲時休有譽處比從給
札試以贊書嘉其典麗之文克倫坦明之制擢參寮
擬往代子言惟三代之文章極灝噩之體而兩漢之
號令有温雅之風當時服其訓辭後世想其風烈朕
甚慕之爾其勉之往既厥心無愧于古

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

御史府不置大夫則中丞實為之長揔率臺屬董其
朝綱風憲之司耳目所寄厥任尤峻必得其人具官
某志操端方器度凝遠有勁正之氣而不畏彊禦有
明敏之識而練達事機早以名揚薦躋華要居言語
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蔽
自朕心擢長南司聿資搏擊之才以肅紀綱之地朕
方循名而責實體道以論功欲百吏之得人致四方
之風動爾其推明國是糾正官邪使朋黨壞植而散
群姦回心沮而膽落稱中執法之任不愧古司直之

風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

侍御史除御史中丞

御史府不置大夫則中丞實為之長揔率臺屬董正
朝綱風憲之司耳目所寄厥任尤峻必惟其人具官
某趣操端方器識宏遠有勁正之氣足以配昔人之
賢有明敏之才足以周當世之務頃由卿守擢貳臺
端屢陳忠讜之言助予視聽之廣議論皦亮朋黨壞
植而散羣彈劾公方姦邪心沮而胆落中立不倚直
道無私不吐剛而茹柔期遏惡而揚善繇自朕志進
長南司以明因任之方以肅紀綱之地朕方循名而
責實體道以就功欲庶官之得人俾四方之風動爾
其推明國是糾正官邪進思盡忠無憚大夫克稱中
執法之任不愧古司直之風予則一人以寧爾有無
窮之聞

開封尹

京邑所都雅有浩穰輦轂之下必有彈壓為先之日
肆求偉才揔治劇務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
識端方器度宏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机由

歷清華蔚著風績有嚴重之威足以震服豪强有寬
厚之政足以養牧細民蔽自朕志擢自天府夫四方
之所聚會故多桀黠之民百貨之所阜通故多爭鬪
之訟爾其摘發姦伏裁剸煩使枹鼓設稀鳴而囹圄
空而犯不苜善之地為萬邦之聳瞻奏最之優致三
輔之取法是為稱職則予汝嘉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使

中臺率屬卷華八座之崇外屏分符宣風千里之遠
出處雖異倚任惟均眷予心膂之臣往殿股肱之郡

宜推異數式寵其行具官某惇大裕和高明宏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機頃被揀求徧歷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長冬官茂著風績休有譽處恬然靖共遂陳均逸之章祈遂偃藩之志顧東土之都會濱海嶽之要區民蕃物阜風厚俗淳慎擇殿守式圖爾居居兼秘殿之華資付全齊之重寄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政第功佇聞課績之最往膺袞縕無煩訓辭

戸部侍郎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揚州兼淮南東路鈐轄

曳裾持橐入聯侍從之班紆組分符出摠藩宣之學中外雖異倚任惟均眷予心膂之臣往殿股肱之任宜推寵數式遍其行具官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劭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宜頃被明揚荐躋華要代言鳳閣有獻納論思之功貳政版曹得闔闢斂散之術有懷均逸力丐偃藩眷淮海之奧區實東西之都會慎擇殿守成式圖爾居陞竣職于西清總重兵于一路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政奏功佇聞課績之最往朕服命惟既厥心

中書舍人除徽猷閣待制知廬州

入持從橐出綰郡章雖中外之或殊顧眷禮之無間式頒異數以寵其行具官某智識粹夷文辭敏妙頃由揀拔寖歷清華處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益抗章請外願試牧民具次對以西清以分符于南服承流宣化往鎮撫綏奏最第功佇觀報効勉思予訓益既乃心

殿中監

王者極崇高而臨寶位作威福而享玉食備萬物之奉極天下之養必有法式掌于有司故建六卿列于天官之屬唐分六尚綜以殿中之官肆朕纂承若稽古訓崇其班秩以示褒優必惟其人乃稱茲選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才識敏明襲世胄之高華蔚搢紳之譽望踐歷茲久績效可觀簡自朕志擢司盾省凡乘輿服御膳羞酒醴次舍器用典于六局者咸總治之爾其慎率乃僚各共爾事夙夜匪懈事予一人尚有褒寵以為汝勸

太常卿

列寺置卿奉常尤為高顯選凡祠登禮文之事悉摠治之職要地清非他司比充是選者實難其人具官資識敏明器度疑遠博雅好古直諒多聞中外踐更靖共是好蔚有譽望藹于縉紳蔽自朕心擢長寺卿朕方觀會以行典禮蠲齋潔以事神示資爾欽承副予明恤賛相禮儀之事討論郊廟之文往率乃僚各厥修職以稱朕所以命爾之意

宗正卿

朕纂紹丕圖敦睦九族以屬籍辨其世系以學校興其賢能職在宗正厥任重矣膺是選者寔難其人具官某智識明敏趨操端亮博雅譽望藹于搢紳為郎省曽靖共有守擢貳卿寺風績著聞蔽自朕心進寺長卿夫職清事簡而兼師儒之選亦汝之所欲也往既厥心務惟朕所以教養之意使人自勸學底于有成則為稱職尚有寵優

明堂頒政

帝者之世天道致祥克歷象以授時舜璣衡以齊政萬邦作乂庶績咸凝朕纂紹丕圖稽古有作建合臺以觀象御明堂以頒常庶幾與帝者同風必惟其人克任斯職具官某性資端厚器度宏深學足以通今古之淵源識足以窺天人之精設徊翔卿寺聞望彌休頒政之官肆以命汝夫提絜天地把握陰陽以御六氣之辨此固出于精神心術之妙至于推而行之無爽忒俾四方萬里之遠遵承而弗違者此則汝之職也往既乃心圖稱朕命

秘書監

朕藏天下之圖書以待討論之用聚天下之俊英以倫校讐之官揔治監事非清德老儒孰任茲選具官某博雅好古直諒多聞文足以為國華才足以周世務早被識拔寖歷清華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蔽自朕志擢長芸臺夫左圖右書而朝夕所與共處者皆英俊之游而亦汝之所樂也往究乃心以稱朕所以命汝之意

太僕卿

國容莫重于奉軍〻政必先于牧馬太僕之職車馬

是司驂乘輿以周旋掌閑廄之政令厥任尤重匪才不居具官某資識明詳風猷敏邵踐揚茲久譽聞甚休蔽自朕心擢長寺事往率乃屬具既厥心正于僕御之臣罔非吉士辨夫毛物之登使之阜蕃則予汝嘉是惟稱職

光祿寺卿

漢置光祿勳以班爵詔功而後世于列諸卿實掌膳羞酒醴之政肇修官政因而不改克稱厥職必惟其人具官某學問該明趣操端亮雅有譽望藹于榗紳為郎省曹靖有守擢貳卿列風績著聞蔽自朕心進長寺事夫膳羞酒醴所以供上帝百神之祀侍賓客百官饔飱之奉厥任重矣往盡乃心茲率厥職以副朕所以命汝之意

太府卿

周建九府而太府之職掌賦之貳受其貨財之入而以式法頒之稽古置卿委任甚重克稱厥職必惟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器度宏博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寺事夫財用之所出納物彩事叢則姦弊易乘以起往盡乃心必謹察而明辨之以稱朕命汝之意

司農卿

國家轉漕東南以給中都周知其數職在大農非材力敏強克辦大計曷任茲選具官某學問該洽智術自將為郎省曹休有譽處奉使外服風績流聞蔽自朕心擢長寺事夫出納聚斂雖有常式均調盈虛亦其人往既乃心以裕邦計使倉廩充實而賦必以時則為稱職尚有寵褒惟

大理寺卿

廷尉天下之平也邦憲是司民命所寄厥任甚重必惟其人具官某起自法家克著顯譽有明敏之才足以折獄有當克之知足以決疑蔽自朕心命爾作寺夫昔之所是疏為律令之所是著為令訊鞫論報為掠治傳爰寃章具存資爾推舉惟察惟法必慎必清體朕好生期于弼教昔張釋之為廷尉而天下無寃抑之民于定國為廷尉而百姓無枉寃之歎往既乃心無俾專美則朕一人以懌爾亦有辭

鴻臚寺卿

朕正朝儀以接群辟厚賓禮以懷遠人職在鴻臚掌其政令厥任甚重匪才不居具官某資識敏明學問該洽揚歷滋久譽望彌休簡自朕心擢掌寺事夫四方之賓客與異域之蠻夷貢覲以時道里修遠宜厚綏懷之意以旌來享之誠往率乃僚無替朕命

都水使者

王者體國之制水政為先邦計賴轉輸之功民事資灌溉之利固隄防以禦決溢濬畎澮以底疏通政令

具存水衡是職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粹明風猷敏劭踐歷滋久譽望彌休簡自朕心擢攝監事疏觀物理水不異于趨卑遠續武力智不行于勿鑿往率乃屬明聽朕言佇觀厥成嗣有褒寵

軍器監

王者除戎器以戒不虞甲冑干櫓捍患以完固為先弓文戈矛討敵以犀利為貴藏在武庫有司時出而繕修之總是職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強敏才術膚榮更踐中外風績著聞簡自朕心擢攝監事夫材有美功有巧而器械之制咸有法式具存憲章往修厥官以稱朕命

少府監

少府置監典治尚方備物制器以供御宸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雅有譽聞藹然搢紳簡自朕志擢總監事夫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朕甚嘉之往既乃心物勒工名必考其成以副朕命

將作監

王者雖國几宮室門闈高下廣狹之制皆有法式掌於有司大匠之職實總營造厥任甚重必惟其人具官某資識詳明才術膚敏揚歷滋久風績著聞簡自朕心擢總監寺夫國乃有六職百工與居其一焉矧於曲藝巧者精之往君于工使盡其巧而依於法是為稱職嗣有寵褒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九

奏議

辭免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奏狀

比部員外郎輪對劄子五

辭免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奏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監察御史之職分察六曹糾其稽違以成治體而殿中侍御史實為天子耳目之官朝廷政事與夫百官

之邪正皆得風聞而上言厥任重矣自非明習世務而有剛果不畏强禦之才未易稱此如臣者學術迂疎智能淺薄昨自學官召對大廷擢置郎省已為過分今茲又蒙誤恩使備臺屬同除五人獨臣無任風憲自視缺然何以仰副陛下明目達聰之意伏望聖慈察臣區區收還成命以允公議

比部員外郎輪對劄子五

理財以義劄子第一對

臣伏見朝廷講求理財之術以足邦計議者紛然爭其說夫以天下之大承平之久萬物盛多之時經畫財用豈患不足惟貴于理之有其義而已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民之所以相生養者也故人非財無以聚之義者利之本也故財非義無以理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臨之以法度之威何求不獲而先王必以輕賦薄斂為貴者蓋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方今國家用度之廣官吏廩祿之多倍蓰于前則講求理財之術誠為先務獻議亦不容無取然臣願陛下必令

廟堂之臣參議以聞斷自淵衷揆之以義而行之使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上以裕國下以裕民實宗社無窮之利也取進止

用人才以激士風劄子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于人才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于士風人才貴于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士風貴于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已之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班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

而務集人才可云衆矣至于士風則猶有可議者在于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狃于私枉而務虛僞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僞之行莫若獎忠實以先之志于表襮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淳朴以鎮之急于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以率之夫忠實淳朴靜退之士非内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内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

奪者又豈狥情于流俗之間爲哉臣愚伏望聖慈覩洒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才必以激勸士風爲先務獎忠實而察虛僞舉淳朴而黜浮華退浮崇靜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于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取進止

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熈豐劄子

臣伏覩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目增置官局等今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内外官司立旁通格目令各修其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收支實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維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恭惟陛下膺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熈洽之運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其所設施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法度制作禮樂凡百王之所不敢睥睨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爲于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不得不廣實理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道罔不究其政立而法度已

彰矣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儲神穆清宅心昭曠日隆于清靜無爲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猶彼春夏斂爲秋冬而成歲功者官局之冗負以嚴政本節財用之浮費以格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爲先務也然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徙而不留者時也有天下者執道以御衆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也應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道措之德業固得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于萬世至于以熈豐之時而視今日

則生齒之衆多事為之叢鉅豈特相信徙而已哉然
則裁省均節固不能忽視于熙豐盍以揆之以道度
之以時損益盈虛惟意之適立為中制使無太過不
及之患則實有在于今日之舉臣庸伏望聖慈親詔
二三大臣審圖之熟慮之可否相濟于未然之前號
令必行于已出之後斟調酌濟適于厥中官局之可
省者省之必務合于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
損于國體以道為公惟義理之為政成一代之宏規
以昭望陛下建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嶽廟解易劄子

臣伏覩朝廷崇經以造士詩書周官自我神考命儒
臣以訓釋之學士大夫有所取正而不怵于異說非
小補也惟易之為書範圍天地幽贊神明極深研幾廣
大悉備而獨汩于傳注諸家之法訓而釋之曷可少
哉然而易更三聖伏羲畫其卦文王繫其辭孔子為
之彖象文為之大傳說卦序卦雜卦等篇以發明其
道故易于群經尤備聖人述作之旨非特若詩書周
官載先王應世之跡而已群經出于秦火之餘類多
闕文而易幸托于卜筮獨得為完書自漢以來奇辭
奧旨闇而不彰鬱而不發則推而明之發揮精義以
承三聖之述作以折衆言之淆亂非聖人之獨智其
孰能當之道不虛行理若有待恭惟陛下天縱睿智
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機之
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
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
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
之書相為終始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為之訓釋

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使聖人之全經彰明
較著而學者亦得法象焉實萬世無疆之休取進止

乞編寬恤手詔劄子

臣恭惟宋受天命藝祖受創業其得天下也以仁得
之列聖守成其守天下也以仁守之重熙累洽百有五
十餘載承平之久跨漢軼唐雖堯舜三代之隆亦無
以過也陛下光紹丕圖祗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為
治立政造事所以妥元元者無所不至而一以仁慈為
之本如此可謂深得祖宗創業守成之道矣爰自臨

御以來屢下寬恤之詔宸翰昭回至誠惻怛之意見于辭者足以鼓天下之動是以溥海內外蒙被德澤天覆地載海涵春育無一物不得其所協氣嘉生薰為太平以仁致治其效如此臣愚竊謂詔令之所布實賴官吏悉意推行不為文具則實德之及民者彌久而彌廣然詔令之頒降有先後而官吏之去來為不常雖德意志慮具在方策後來者往往未嘗深究而周知之朝廷之上所當以時舉而行之者也陛下適者幸以紹述熙豐政事頒于廟堂矣願詔有司檢會衆集前後所降御筆寬恤手詔事件如勸農桑恤刑獄戒騷擾賑貧乏恤鰥寡孤獨之類通行于天下而非一時指揮者附于紹述熙豐政事之後以時頒之申命以告四方庶几內外官吏深惟德意志慮之所在竭力遵奉罔敢怠廢以副陛下以慈愛為實仁民育物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三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

奏議

辭免起居郎奏狀　謝放罪表
赴講筵侍立後時待罪奏狀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貼黃一　貼黃二
論水事待罪奏狀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謝復官表
謝知秀州表 宣和六年內除知秀州七年三月召除太常少卿此表不留上

辭免除起居郎奏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閤門報告已降告命除臣起居郎日下供職不許辭免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左右置史日侍清光以書言動接武侍從號為高華宜得天下英俊極以一時之妙選以副公議如臣不才何以稱此雖奉宸翰不敢稽留黽勉就職退量譾薄據非其所終不自伏望聖慈察其忱誠收還誤恩以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赴講筵侍立後時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垂拱殿起居訖赴延和殿侍立退詣崇政殿門外許會講讀官同赴邇英殿講筵是時講讀官已先入遂致趍赴侍立後時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慈特賜黜責施行

謝放罪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侍立退赴邇英閣講筵後時具奏待罪伏奉御筆放罪仍封還奏狀者龍座臨軒聿待龍扉之表經筵勸講獨稽鵷鷺之班刻章方俟于嚴誅洒翰遽從于寬宥驚慙有靦感涕無

從謝伏念臣智不逮人才非適用驟從疎遠躐取清華靜言遭遇之因皆出聖人之造屬便朝之聽治切戴筆以紀言以草茅之職奉威顏于咫尺以口耳之聞學訓告淵微方就、以震驚宜恢規而失措臚傳放佚叓就列以言旋正廊横經遂愆期于旅進考情實雖由于過誤嚴分守直祇于譴訶輒陳自劾之章顧正慢朝之罪伏蒙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大度軫父母之至慈察臣趍造之心非敢後也憫臣委蛇之節如或使之亟推宥過之私遂置黜幽之典特頒奎畫仍卸震封禹致群臣之朝甘遂後期之戮湯去三面之網舉知善貸之仁邱山之賜不貲螻蟻之誠何報仰酬霈澤誓極糜捐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右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廹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浸

爲臣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垣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報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周官以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

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荅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陛下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几得盡狂瞽仰裨聖慮之萬一伏候勑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為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恐

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蠢愚謏聞派立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為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感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論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為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為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以洪水方橫之時有疇咨之言湯于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為福易沴以為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于倉卒人心惶懼遠近震恐幸賴宗社之靈陛下應算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通駛勢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謂無事正宜講究制害增固隄防屬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蠢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眷都

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為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波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濯都城其勢然也為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甸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耳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為萬世之利此則治其原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為長隄以濟其意以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蕩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

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于岍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為之阻也由堤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堤以為之阻也為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堤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猶堤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其折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為固者堤岍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于抽差備禦之儲耗于轉易河噬隄防日

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才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又可不為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故有抽差轉易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湯中牟趨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則又決其南以注

于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于相衛之地疏汴渠之下流于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深厚臣猶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方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退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顧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迨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

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為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十萬計所以為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甚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致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

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奪食者章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強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懍懍也養兵足國莫是為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察下臣章執宰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几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一

臣伏以水患暴至失于隄防悉陵都城久未退息厥患甚大誠不可忽伏願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熱犀臣負上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水官之不勝任以正典刑擇才智驍果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俯留中之誠感動天地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者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望陛下熟審裁察

貼黃二

臣區區之誠以謂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懣嘗罄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已

輒復妄發伏望陛下之意少使寬假無使忠義之士鉗口結舌視臣為戒天下不勝幸甚之至察臣

論水事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二日曾具奏以暴水為戒災廹浸都城恐非細故欲望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有已見急切利害乞因侍立直前奏事今月十三日崇政殿侍立宰執退傳旨閤門令臣先退更不待立臣不勝惶懼戰兢之至現今居家待罪不敢供職伏望陛下聖慈特賜黜責施行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都外積水不當准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訖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怒震筆正刑尚寬斧鉞之罪投深謫薄感極涕零謝中臣聞明目達聰者君之經陳善責難者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時必有骨骾敢言之士臣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朴鄙之資玷清切高華之選偶遇事而懷祿實處朝而忝顏一時隄防失虞水

潦暴集方詔令旁午見睿智之焦勞而臣仰荷眷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疏誠私憂而過計念戇愚之妄發知罪戾之難逃一再褫官蒼黃去國蝸蚓載筆夢想雲龍之遊釼浦征商分甘莞庫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隮察臣精誠本治浩激特屈寬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銘佩隆恩誓堅素守忠孝難並立徒深父之文懷節義為大閑益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積水不當降承務郎兼南劍州沙縣稅務事今月二十二日准告叙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祇受訖海隅遠屏方履薄而臨深帝澤霧流爰赦過而宥罪致茲孤陋亦荷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謝中伏念臣奮身寒苦遭時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大過誤蒙識擢躐處高華間省為郎薦膺器使霜臺舉職親被襃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坳之筆

叨遇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輙敢效危言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實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自作始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官之鄉忽拜復官之命負罪至重雖未削于丹書歷歲才周已悉還于舊秩省循既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出寧執古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赦以恤刑蠢愚為最俯憐孤蹤曾侍清光還其寄祿之階示以滌瑕之漸荷恩益腆失死為輕再念臣一去彤墀屢經霈澤親年踰于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

闕遠者三千甘旨之奉久缺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废而向隅興言及兹追咎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復言者顧垂日月無私之照獲伸烏鳥欲養之心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

謝知秀州表 宣和六年内除知秀州七年春三月奉召除太常少卿此表不曾上

珥筆記言久違于螭殿分符共理濫守于海邦初見吏民具宣德澤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亦云匪有志結約亦云破亡奇徒竊慕于古人曾勿通于世務親蒙識擢

處高華不能緘默以保身乃以狂狷而速废一從斥逐七改星霜侍黼座之清光徒勞夢想躬米鹽之俗務獨自省循追奉寬恩遠罹艱棘終寢苫之制僅不泯于餘生有負薪之憂未自歸于銓部寧期甄録謬及屛庸假以綬章之榮付以民社之重惟嘉禾之小壘當浙江之要衝水旱相仍流移方甚牧養實資于愷悌推行宜適于變通宜容拙踈輒此叨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用人惟已而蓋其前愆以道覩能而收其後故起從謫籍俾守藩條臣致不仰體睿慈俯矜凋瘵雖抑强扶弱初無一日之長而宣化承流顧奏三年之最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一

奏議二道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臘月詔求直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區區之忠惟陛下留

神章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道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勤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況于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覩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攄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圖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縱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為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為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迫畿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狀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疏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

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望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于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源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為最下策下者誠為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恩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

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于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時馴以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在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于事為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于體為至重斤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收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修己安人

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為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除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才俾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奬乃敢展盡況

復催抑詎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為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為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群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者況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有千里畏人者也況以天下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于下僚或遯于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不出

平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用薦達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弗復譴責仍于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聽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畜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儲聚兵以食為天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

穀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于用兵禦
敵為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
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
君風濤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于何
所取而足內帑已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圜
闠斂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
而吾民之力也困正當若節以為足用之計耳近者
置司講論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
及百分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

裁減也况于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
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于事今
日之勢迫矣屯主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
取于吾民如前日之克夫錢則四方盜賊圖視而起
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之如臣前所陳
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
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樁管專給軍費御
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閣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
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特
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
事平拨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
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斗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于
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
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為浮議所阻財穀充仞軍儲
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
臣聞人主身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衆
者莫大于號令號令者國之綱紀也其在天如風雷
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

理則四肢運故人主之于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
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
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
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
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來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
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
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
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
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為虛設而政事之出所

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于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總攬權綱為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于民深譬如江湖浸散悠遠魚于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

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于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和買米穀則又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户共分皆為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柴鹽敷配課額賍吏猾胥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潦而陸輦者又

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以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飈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為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為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措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

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為安莫先于此至于選將勵兵多方捍禦之策臣請試為陛下陳其梗槩捍禦之策其說有十選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為天下之所信服者為大師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為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得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畧擢而用之二也遣鐵甸禁兵不

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為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為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特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根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

起于閑廢務在物力協公心推遜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夷戎窺伺中國久矣乘衆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戎諜知故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

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帝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〻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切願陛下命將帥統兵屯于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于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才數驛真宗渡

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于自治者而以料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俱而況欲合衆志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為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

聞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前事之
驗從事之元龜也臣昨于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
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
言乃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
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
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于顯言故欲面奏蒙諭
降遠小監雖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
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
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

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
正在今日臣伏願陛下萬机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
宗勤勞積累堂構畀付之重俯為子孫蕃衍眾多萬
世無窮之計留意于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
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
臣進退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
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眾聚議庶几芻蕘之言或
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一已之
計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宣和七年冬十有二月十三日有旨赴都堂議事訖臨宰執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具已見劄子）

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
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
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掊克
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
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安慰人心
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
也然臣以為事勢迫矣結衅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

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
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
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矣安危
之机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
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為苟且僥倖覆載
隱諱以趣禍亂庶几可以轉危為安則天下蒼生無
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決
于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
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還將勵兵躬臨訓練

降詔問罪涓日啟行以慴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深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時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致死為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天施權謀遣師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

挫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為避狄之計如天王法那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户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于此何哉比者不識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裯沿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不深計之而熟念也委陵寢宗廟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畀之豺虎也事勢一去不可扳援

臣恐軍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于事是不若借用之愈也不得已臣有愚計願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倘不契聖意必死于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于亂兵與其死于亂不若死于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事也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時國家閒暇之事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

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于萬死之一哉唐明王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

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于此者乎臣意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于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如釋重負享安逸于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

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直言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止進封事朝奏夕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啟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于田千秋哉謹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二

奏議三道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論禦寇用兵劄子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云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宇騰歡

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其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質寔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方度紀綱蕩無統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

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意遍者道君
皇帝下罪已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掊克
之法拾採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于前陛下不
可不知于後造于始陛下不可不續于終正猶堯之
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
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
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為之治仰惟道
君皇帝旣以為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
非播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

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生社有如童貫者掊
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佚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
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權雄之謀奇作技淫巧以
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
田掊斂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
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
俅者罪實比于四凶誅宜行于兩觀陛下以其久在
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
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

郡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
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遁而不敢進
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綱照以離明為宗社生靈
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
矣若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
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甚惑之至于宰相臺諫之
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
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
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

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
為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為臺諫者何以糾
官邪而諫王愆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
宗社其罪豈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
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
讀之人為之掩泣此誠為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
于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
恒然如故恬不為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瘵病已
致人于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為深謀不忍捨去而

慮他人之軌已也求病之療豈可得哉為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人于閭閻疎賤之間所謂擢卒為將拔士為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審察臣愚直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大至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于顯言故欲面奏冀蒙諭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

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為陛下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于東南此皆兵家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鳥鳴于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消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公有善言三而熒惑為之退三舍此至必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下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羣臣之厚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翹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為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總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急迫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

熟審而思維之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亦量加貶謫然後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人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性愚直為衆所知已久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以上狂言惟乞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其幸甚取進止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奏狀

綱伏覩道君皇帝斷自淵衷傳位皇帝交遜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無以過此下視唐之諸帝夫何

足言綱竊以謂名號之稱宜極尊崇以彰盛德伏請
尊崇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帝曰道君
太上皇后務合典禮以昭示四海而垂于無窮伏乞
朝廷詳酌召百官赴尚書省集議事宜施行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有八日有旨宣召對建和殿進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逆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山府以搖河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各

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陛下初即大位退托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夫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旻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陳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實皆至計伏望陛下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今具畫一條陳開列下項

一今來金國之寇合為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廣張兵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之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列傳可以為法

一今來金國遣使有所邀求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邀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獯鬻以紓

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遺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于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為兩朝赤子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為過厚至于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為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以割遺人夫夷狄人貪婪無厭設使割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

燕山接境惟賴塘濼為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
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今來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為之
一人帥大河以北屯于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
于濬滑一人帥河東屯于澤路許以便宜從事不
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為率據要堅守慎勿
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絕其糧
道徐議攻戰度為萬全然後舉師虜必自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為率擇有權畧武勇為

士卒信服者為之人才不足則召募武舉及第并
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略擇相貌耆龐識見高明
者隨才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今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逐
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
畿甸之民剌手推充鄉遂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
還歸農以二十萬為率與已起發兵通為三十萬
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次分撥及屯駐
畿甸

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將運副使各一人專行管
勾許置司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及乞
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
㪷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
船自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浙入星夜
疾速起發應副乃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
酬獎
一畿甸并近今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

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值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郡其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耄老
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强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
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于閑廢務在協力公
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
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
扼其歸路絕其糧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夷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
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寢陵理宜脩修
嚴以捍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備責
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現在禁旅宜于近郊講武訓習車駕
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武勞亞夫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叙述無法全不留該載
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宮膺受

天受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遜而赦書行速
臣恐四方疑于觀聽欲乞別降手詔叙述詳備指
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就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
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搔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
罷之起州郡現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河北
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强幹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搔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直
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舖
兵士深慮不可憑杖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路置
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白旗子探報給降
銀字牌為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藉發
運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幹强素有風力之人委以
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兼領諸道
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以為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

務宗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
擇當施行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三

奏議六道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論募兵劄子
論用兵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辭免兵部事侍郎奏狀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
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
有五兵之曹惟時貳卿實重其選況今虜狄內侮邊
陲動搖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
以昭藝祖之丕烈宜有英俊來陪昌期如臣孱庸何
足採拔雖往年論事濫得于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
于實効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請誤恩以安愚分

論募兵劄子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有八日延和殿賜對得旨講求募兵之良策二十九日蒙恩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三十日再對延和殿遂呈乞委臣相度具畫一施行

臣近蒙恩賜對便殿面奉聖諭講求募兵之策臣切
謂今日募兵訓練宜依倣周官五兩卒旅師軍之制
創作六軍每軍二萬五千人合十五萬人先會計在
城畿甸禁兵數目若干諸色廂軍揀選強幹者數目
若干不足則募一應逃亡軍人不拘曾作盜賊有罪
犯諸色人不足則起畿甸保甲不足則起近畿州縣
民兵即時團結為保仍于吏部揀選召募大小使臣

校尉曾應中武舉及有邊功及有方畧人量才選充
部轄將校近上將佐自朝廷選差其召募去處合分
作四項一項指揮一項剌　一項團結一項給賜利
物並即時相関了當候人數足日令于京城四壁園
苑內分屯逐時訓練具合用旌旗金鼓甲冑器伏帳
幕什物並計定數目分委開封府將作少府軍器監
即置造應副不旬月間可以集事如所陳合聖意即
乞委臣相度具畫一奏聞施行取進止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為無人在陛下擇其說斷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敢不疑惟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于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于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人之于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

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為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為浮議所動則天功一成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奏劄更容臣來早上朝面禀聖訓謹錄奏知

御批　然不可輕若他先敗盟可也慎之慎之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駭罔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瓌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輙多忤宣和初道君太上皇帝識拔執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爭舟報事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事嘗路擠排流落七載太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遠擾金燕肆其凶威于犯王畧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投聖子意未有決臣與少宰吴敏力建大策贊成内禪儀皆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

者又躬逞利害回鑾興之章為固守之策此皆臣子常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騃加褒用擢自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切願碎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効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卒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戒嚴以安衆聞達伏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防忘食不寢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進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毁其半

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凡敗大
事然平仲受節制于宣撫不關白于行營二月一日
夜半平仲之出神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
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其臣應援頃刻之間使
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
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辭范瓊王師古等
圍親以中軍捍禦戰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
下明日復則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
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若莫測其原仰賴

卷之四十三　五

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實無它賜特賜宸翰許
之保全儞其空乏加賜兼金未逾三宿亟垂台命俾
還舊職 原本缺六字 為守之事諭以忠懲讒謗欲持
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
之恩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
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
稟睿旨即取最不遜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
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賊
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

臣本志盖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
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
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于舊法未見其
可臣竊請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
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于旬日之間犒賞
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國
團以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
牧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
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爲祖

卷之四十三　六

數畫固死良嘗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
事肅宗復議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
適往之事來時過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
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
之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
知戒懼今繼內外祖定未敢亟去若叨冒寵[illegible]進長
樞庭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臣素性愚直
伏望陛下聖慈察臣至誠出于忠切非敢矯飾務爲
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以安庸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佩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勲于柱石亦任長于樞衡輙時至懇求安微分訷伏念臣性質淺㾗學術迂踈常自信其朴忠頗著聞于枉直思忘身而狥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賜左史之班折而馬撓趣召奉武奉之職知無弗為偶竭危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籍山河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

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京更遹宣光之業豈繄人力實賴天功而臣叨擢任于樞機仍倚充于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逡緣六師每揚聲于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熊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筭擂將輻輳各喋血乘勝之有闕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伏其形勢衰疲糧食空乏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斷督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絶疋馬踦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璧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罃寘褚之陋惜貪夫之妄作帳幽出而失闘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微臣初不預知宜獨斷之成衆讒眞莫能蔽增領樞筦之政伊無宥密之謀鑒照若茲靡捐同避然孤危之跡僅免傍傷而驕矜之萌既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覺韜鈐而有愧行印引去尚留須史將分事勤王之人且區處後業之衆回道君清蹕于淮浙遂天子崇養于晨昏彗掃星流晝久逸永寧

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眉山之裴度庶全始終或辭怨仇儻若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易盈之量崇難進之風曲回煥文矜存確素恐至于懸磬若戴纔以卑貲不敢當顧獲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鎭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它

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土地為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唐藩以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梲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為質還歸朝入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朝官當與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是再拜乞

罷蒙陛下恩厚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于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衂臣亦罷斥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以遠挾質以往必期于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有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虜戮橫死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為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將守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于何郡控扼防托當于何兵蓄聚當于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為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置未蒙施行當今急

務無大于此願下臣章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之天下不勝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四

奏議八道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第二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奏知朝見道見太上皇帝劄子
乞納玉帶劄子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履險冒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愊輒孫問于起居中謝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于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于機政仍兼總于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建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為堅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畢施金賊于七日夜攻雲澤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壕將弓弩兩兵紛集難越爲城雲梯以登悉皆摧毀遂斂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于好約復更定于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而歷牌、虜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為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黠虜之無謀恭兵爲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

以恤民隱德已洽于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于蒼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要閑從容吳越之興臣觀覽江山之勝境後四方之無悔表二聖之重歡暫揭鸞軀少中毫髮鳴鑾禹穴延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金賊緣郭藥師叛既陷燕山寢視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守而無封疆之臣老將待兵望風

先清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于中原勁兵直
指于魏闕以正月七日廹逼都城剽掠士民焚蕩廬
舍以大火船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兵擠于倉卒臣
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于汴流之中
殺獲數千人迨曉方退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
戎之衆蜂屯蟻聚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
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
將諸班直弓弩手殺獲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
焚爇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潰獲級甚衆賊兵

卷之四十四　三

乘機以強弩射之往、沒溺障汴河水今歸城壕水
勢激溢自卯以及午賊兵方退郤知我城中有備始
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
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死者旁午
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
鴞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
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旋擄
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内藏空匱民力不足
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

練出戰之兵使虜弱減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
何言萬一跋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
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祇
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
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覊紲以
從艱難之秋冒康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矣
心已明須守何悔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靖康元年春三月十六日得旨前去南京迎奉道君太上皇帝十七日行次陳留縣迨遇道君太上皇后船登舟奏事以事節并所得語言具劄子奏知）

卷之四十四　四

臣舟行抵陳留縣三十五里遇道君太上皇后船臣
同黃經臣于岸上起居訖蒙傳教旨勞問臣訖内侍
官李修等奏稟乞依趙野例至幄次前奏事奏教旨
允臣即時登舟于簾前叙訖拜具道陛下聖孝思慕
之意及道君太上皇后年時保護之德蒙問朝廷欲
使于何處居止臣對以見遵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
指揮建擷景園為寧德宮時暫居止他時須于龍德
宮側別建宮室方協典禮又蒙問將暫居禁中有何

不可臣對以天下大義惟禮與情〻欲其通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孝慈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有司議禮以謂錯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未到關門殿下欲以居禁中于禮未合恐非所以副天下之望蒙諭朝廷須是措置教是則得臣對以朝廷如此措置但欲協與禮順人情以副天下之望而宮安則宗社天下安矣既退臣復召提舉人船内侍官李修等三人委曲諭以前說及天下大義皆以為然又蒙太上皇后賜食賜茶及賜以行宮支錢五百貫文遣李修諭臣既居寧德宮復欲一到中瞻拜神御可否如何臣對以殿下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往省問如欲暫到禁中有何不可既而解船臣步即前路奉辭訖依稟聖旨迤邐前去迎奉道君太上皇帝竊謂太上皇后已有許旨居寧德宮之意臣更望陛下聖慈曲全孝道不須過有疑慮如不許使臣人從入皇城之類似不須如此乞與寧執論議使情無間阻別致生事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臣不勝虔禱之至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一日

朝見道君太上皇帝賜對帷殿具劄子進呈

臣伏念自布衣諸生即荷陛下教養叨塵科第寘被異恩存歷清華皆出親擢每思奮勵少答殊遇去歲蒙恩召還適逢戎寇犯闕遠邇震驚蒙今上皇帝委任于倉卒擾攘之際躬率將士以死扞賊所幸堅城可守援師漸集賊因循悟而去此則上天垂佑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也顧知臣綿力薄材沮于群議不能蕩戮醜虜以攄憤懣忝冒政府以懼以慙　方今鑾輿旋軫二聖重歡稽之古今誠為罕有臣之區〻志願初畢已具累奏只候迎奉還闕乞身東歸安養疲耗伏望道君太上皇帝聖慈俯念舊物曲賜保全使獲退休里閭則始終仰荷天地大德非臣捐所能報稱

第二劄子

臣伏以鑾輿南幸未數日間賊遂犯闕閉守扞禦者四十餘日方圍城之中今上皇帝瞻慕慈顏言輒涕下惟恐事定早獲奉迎還宮今幸賊已遠去中外寧謐翠華天旋將幾旬宗室戚里父老民庶出宿設望

聖慈早戒從御言歸鄭城上以副皇帝孝思欲養之心下以慰臣子夙夜祈向之意天下蒼生不勝幸甚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靖康元年春三月二十有一日

到南京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即于二十三日朝辭先以事節及所得聖語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二十日晚至南京詣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得旨令來日見二十一日早賜對幄殿首問臣離闕日皇帝聖躬萬福臣對以陛下聖孝思慕欲養之意數十言道君淚下稱皇帝仁孝四海皆知凡數十言次問臣賊馬到城下守禦次第臣以實對知道君宣諭

此中一一具知臣進劄子二紙其一乞鑾輿早還蒙道君宣諭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四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成行其一叙臣往蒙道君知遇及蒙陛下委任方艱難時得效犬馬之力只候迎奉還宮二聖重歡臣得乞身之意蒙道君撫勞再四及稱陛下書中褒獎之語而賜臣玉帶一條金魚袋令臣即時繫服又言行宮人皆喜公來且以此要慰其心臣拜謝訖退蒙遣使賜臣酒果香藥等是日本欲詣天慶觀鴻慶宮神霄宮燒香聞臣催促奉迎禁衛儀物等將到遂展一日仍有旨令臣扈從二十二早道君遣蔡攸鄭詳凡三次諭及稱七寶輦皇帝未曾御禮數太過欲只乘簥子如何臣對以陛下出自聖意專以此奉道君願乘御使南都士民皆觀盛事是日臣同趙野宇文粹中蔡攸等扈從詣三處燒香觀者如堵莫不感悅既歸行宮召臣對便殿具道所以內禪之意并出親書青詞草令臣齋示宰執等及言前日措置未當數事臣遂一解釋道君宣示此等皆末事但勿為形跡使四海觀

看不好即得臣對以陛下聖孝欲袪四海之惑以養道君皇帝倉卒擾攘之中朝廷有司措置施行或有未至願以保全宗社大計為念細故不足深責陛下惟恐少有不當道君意若日夕憂慮至于全不進膳願有以安慰之以副天下之望道君諭臣言尋常只為性快有些小事只欲說破使無事公盡此中底裏來早辭畢先歸達此意安慰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謂臣曰公輔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勞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

拜受命又出小字書數事令臣奏知皆未徹易從之
事容臣到闕日面奏陛下令具合奏知事如右取

乞納玉帶劄子

臣比者奉迎伏蒙道君太上皇帝以陛下遇有褒獎
之語形于書問特賜臣玉帶古簡恩隆禮厚實非微臣
之所可克當但以上皇宣諭再三而臣之北行正欲
調和兩宮使無疑阻不敢不受昨日奏對已嘗具劄
子乞行繳進並賜銀絹等不曾請受乞納左藏庫以
助軍費伏蒙聖恩不允所請臣雖拜命退竊惟念以

無功而享厚賜實所難當伏望陛下聖慈許依前劄
所請特令繳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之至取進止
御批所乞不允可便收遣事方急來日當留卿面奏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道君太上皇帝行至拱州降賜御批令奏稟收留內侍馮彥等事丑劄子奏知

臣伏奉道君太上皇帝特賜御批恭審鑾輿已次拱
州即日季春極暄聖躬萬福臣子之情不勝感抃但
恩禮過優非所敢承宣任誼懷伏奉處分令具奏使
臣馮彥等事臣今早入對已即時奏聞得旨專遣中
官致書問聖意所欲留者當稟聖訓然臣見以憂虞
之餘心力凋耗已入劄子乞罷知樞密事外任宮祠
恐不獲前路迎候無任瞻天望雲激切屏營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四終

奏議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乞免賦祥曦殿從駕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親筆手詔
辭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道君太上皇帝將還京師上御延和殿議奉迎之禮耿南仲出劄子乞畫屏道君左右內侍等不許至奉迎行宮輒入者斬請不必如此但遵常法足矣語頗鼓之再對睿思殿南仲遂許伏聞事乞付御史臺根治公上劄子乞罷

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至于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申愚懇上瀆天聰伏念臣賦性蠢愚學問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任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強敵內安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神聖所格醜類退師京邑寧謐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寢休智術殫于思慮意氣索于憂虞內揆涼薄實難勉強況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于廟堂德意下洽于海隅比自天下豪傑忠智之士嘗達知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宵旰願治之意顧如臣者才術既疎心慮憒

耗正恐有悞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使君任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于異日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御批今封還奏卿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所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付李綱

第二劄子

臣適具奏以倫經憂虞心慮憒耗乞罷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封回所奏

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地非臣
糜捐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
下龍飛之初適值艱難國家多事蒙被奬擢得以見
危授命少効臣節都邑底寧夷狄道歸此皆陛下聖
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孤危之跡疎拙寡助力
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
日常願職馬既退三鎭保全上皇鑾輿回闕二聖重
歡目覩盛事乞身歸休安于田畝乃其素志逮今畢
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擬臣以士庶伏闕之事是

臣結搆至欲送御史臺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筦横遭
誣衊有玷國體寧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得已
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望哀憐使遂所請
未塡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現敍
出啟聖院安泊聽指揮取進止
御批依已降旨不許搬出啟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

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
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
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
自庶權荷偶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庭所
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雖叨
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于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
無愧今日戎馬既還國勢粗定庶幾易退以補前愆
至于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況因廷對同列議
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包羞忍恥強顏取容不惟有
玷國體亦將取輕于陛下具何以協贊帷幄之謀折
衝萬里故敢仰特大恩乞身而退庶几去就之節尚

無愧千古人伏望陛下聖慈憐臣臣非敢沽激特
從所請勿使顛隮荷恩無窮沒齒難報現今已在啟
聖院住泊聽候指揮不勝虔禱之至取進止
御批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

乞免赴祥曦殿從駕劄子

臣伏蒙陛下特遣中使宣押祥曦殿起居從駕臣已
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
詣寧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趨赴伏望陛下聖
慈特賜蠲免謹具奏知

御批體前後累降旨速出供職雖上百章亦當封還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一外任宮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方
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
遵稟聖訓然臣于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
子上冒天聰伏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
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也臣區
區之志本欲俟邊境稍寧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乞
外補已嘗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

因事輒發伏望睿慈察臣悃誠特從所請雖處田里
敢忘大恩不勝祈懇之至謹四具劄子奏知取進止
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旨赴院供職勿更有請
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指揮處諸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
聖訓不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鈇鉞
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辯
論臣以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
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闇與疑並推之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
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探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
實無他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睿思殿忽言
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劫寨并言初五日士庶
伏闕係陳公輔首先準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
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為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
專以誣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不
付御史臺則罷陳公務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

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實謀用兵嘗于
榻前議論八事謂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
師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
對實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
夕止緣三奉御劄力疾出封丘門前去策應而外庭
至今猶以為平仲之舉臣實使之且平仲係受宣撫
司節制節雖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
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他故而南仲舉
以為罪何也臣既罷之後搬出浴室院謝絕賓客皇

懼待罪閭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捕指陳公輔專以誣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平生當日在與不在伏闕之中臣不得而知之也若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為非自合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且公輔之為諫官非臣薦引亦不與南仲事而南仲亦以為去就何也臣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

為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為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實與誠果有之臣罪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為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之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于此豈得不辨若必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至成覆載之恩終始待遇之賜與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御批　不允所乞令封還卿奏速依舊供職勿復有請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臣前日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初二日蒙遣中使宣押赴福寧殿賜對臣嘗面奏第五劄子伏蒙陛下再三宣諭遣所上章仍令中使押赴樞密院供職臣不敢不遵禀聖訓即嘗具奏俟奉迎畢日當伸前請今上皇還宮既已累日聖孝所格中外鼓舞今早又獲扈從問安龍德宮目覩盛事可謂嘉會而臣以憂虞憔悴之餘被巧詆難明之謗尚冀聖度保全得請骸骨伏望天慈許臣所乞所有前日進呈劄子謹具繳進冒瀆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依累降旨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卿忠義之志朕方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更不得有請仍赴樞密院供職付李綱

親筆手詔付李綱

卿累貢封章懇求去位自危慄懼甚駭朕聞曩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聚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致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

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願以為輔佐多聚廟堂朕于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恍辭方懼雷霆之震時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辯明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渥感極涕零臣中謝伏念臣結納無奇迂愚有素幸逅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獨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議之孤跡洗照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博陸之謗寶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夷狄方稟奉于數謨捐軀命以殉國家誓力酬于天造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有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六

奏議

論守禦劄子
論邊禦敵八事
乞修塘濼劄子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乞措置三鎮劄子
辭免轉大中大夫表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第二劄子

論守禦劄子 虜出境乞用宮州守禦一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為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智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郤財用充足糧儲有餘

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
隙以投敵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乞仁祖時富弼所
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害要之地左
右出入縱横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豈十萬衆不可
則是知制勝之術在于足兵興王翦之伐荊必六十
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狄正宜用富
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師雄
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
死命誠上策也所有富弼策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

伏望陛下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酌用之取進止

備邊禦敵八事（三鎮官吏軍民為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其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捍衛京師政雖屢有變故卒賴其
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
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于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
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
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
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
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
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兵隸德博建横海軍一
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自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
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
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
及其十中之五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
官為收掌用印結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其武藝
精强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
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

事有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于監擇陜西河東河北美水草
高涼之地處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
地牧馬民間雖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所
牧之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
今諸軍缺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
宜括天下馬量其值則不旬月閒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
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

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淺去
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祇西山形地處
下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臨馬坑之類
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惰圮堙塞宜徧行修治
而近京四輔郡諸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
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
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雖淺去處宜優免租
賦以賑郵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
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
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現緡走商賈而實塞
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自不敢動矣
一陝西鮮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
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貧願
復祖宗鹽法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濼劄子 虜騎既退乞用李邈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卷之四十六　四

臣伏覩种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
保全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
之並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
之約即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敵之
策所當預備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濼西
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濼既可以增廣
其他地勢雖頗高仰自亦可因高就下閱以長堤瀦
蓄水櫃以為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
屯兵控扼或設塹穽以虞奔衝茲事體大非籍能臣

卷之四十六　五

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
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祠以邈充使
專切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
几克成大功以為永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泰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于此矣將驕卒惰賞
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
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今賊雖遠
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

懲創時方向暑雖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比
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為之備一曰遴
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得甲五曰馬政六曰繕
器七曰峙糧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堡塞
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
之經皆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因未有暇
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
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況西戎跳梁五
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

卷之四十六　六

艱難之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
大事無過于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衆合
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几有濟
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于職事官中不拘
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以
時推行如蒙允許容具臣 續具姓名以聞
御批依奏參謀編修官添置四員
乞措置三鎮劄子
臣樸野無所取材自蒙陛下委任力守三鎮不可割
之議區區赤心始終一節不顧謗尤者誠謂祖宗土
地雖尺寸難以與人倘必割之無以立國冒瀆聖聰
者熟矣臣累次面奉聖訓候金人過河別行遣使計
議三鎮之地今來計程已見渡河之日所有三鎮合
行計議乞降御前文字付臣因控扼河津兵行遣使
同共前去更迭止
御批三省密院同共詳議莫更早辭遣使求之見親
王隨行不可輕易禁國安危
辭免轉大中大夫表

卷之四十六　七

臣綱言近具劄子辭免覃恩轉官蒙荷聖慈降詔不
允者出震膺圖咸慶風雲之會乘龍施澤敢懷雨露
之私海貢恍辭異回淵聽竊以歷數盡歸于天命謳
歌允協于民心大寶既臨群工受祉如臣者以身許
國初何意于升遷叨位本兵顧已踰于涯分更容貪
冒徒速顛隮伏望皇帝陛下俯徇至公曲從素願惜
名器之重爵尊朝廷行貴近之先化成海宇俾能無
愧實預有禁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禦

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爵御前擬書聞道至太原賞之補說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侵不可長之語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奏行批知大臣專權侵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懼臣伏念昨日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行訖以聞蓋禀睿旨旬月以來國勢初定屢曾面奏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鄙之間賊馬屯泊聞道通信欲及机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故

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為此也蕉臣與勸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宣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皆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一道而已自非均然委有續效之人不敢委與今宸翰以為專權竊恐聖意未有所亮也臣聞衆嘘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以無助爰自遭遇未適歲月而凡于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悉烱故敢尚此黽勉以圖報効而浸潤日聞聖德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若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大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誠竊以謂任則當勿疑疑則當勿任惟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況臣自比日以來憂憚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慮有悞國事伏望聖慈許臣手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于結草臣無任虔禱之至

御批前日所批正係要依祖宗故事無纖芥之疑卿但安職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章奏

第二劄子

臣特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樞密院供職及家屬歸府第仰荷天恩第深感戴竊念臣偶以冗材濫膺重任初乏涓埃之補自貽專輒之愆大度兼容未加譴責何施面目復冒寵榮伏望陛下終始哀憐曲垂保庇特依所乞許臣手本官致仕使與田夫野老共枕危年非徒危疑之跡可以少安亦使進退之間

不累國體廢足以上副委寄不勝惶懼待罪激切之至

御批 依已降指揮不允仍止來奏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七

奏議

辭免河北河東路撫宣使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种師道以疾乞罷宣撫使有旨以公代師道宣撫使河北河東上劄辭免

第二劄子 親筆宣諭請行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第六劄子

第七劄子 第八劄子

親筆宣諭節賜裘度傳

謝賜裘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錄裘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裘度論元稹魏弘簡章疏上進

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既受宣撫使命以軍馬未辦量展行日御批遂延不去豈非拒命上劄待罪及繳納告勑事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宣諭雖累百章亦不允辭免

宣諭即速辦行 宣諭陳奏請行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种師道以

庚乞罷宣撫使有旨以公代師道
宣撫使河北河東路上劄辭免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河北河東國家根本之地委令宣撫臣以孤立誤蒙天恩自庶僚中擢任樞筦以死報國此志已定凡當危難之秋主辱臣死乃分之宜但今日此舉繫國安危种師中以宿將統重兵以援太原不旋踵而潰散臣獨何人敢任此責入种師道威望素隆見為宣撫若罷師道而投臣恐外議不以為當區區微軀誠不足惜懼誤國事倘陛下必欲使之亦何敢辭調兵選將應副錢糧須旬月始辦太原圍久王師既衄深可寒心應此數日間也已難守矣適見布衣高世兼奏狀謹繳進吏客來早稟受聖訓謹具奏知

御批　如師道不罷亦不妨事使可治行此任無易卿者為朕建功切在審而後行不可輕接戰

第二劄子

臣伏奉御批以臣辭免宣撫使除命特加訓諭此任無以易卿者竊念臣自遭遇以來惟知竭忠盡力以圖報効而横罹謗議皆出意外累嘗乞身未蒙俞允

且使待罪樞筦仰承廟筭尚可黽勉若今宣撫西路將兵于外豈臣孤危乃敢當此伏念聖慈特賜照察餘俟面奏

御批　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請行

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適覽章奏太原府出人五百斫賊數十級以此見之尚可為卿何不奮然請行以成功名可體慈意

第三劄子

伏奉宸翰令具有名望武臣契勘方今有名望武臣無如种道師者雖老其智謀猶足用旦夕入覲以優禮待之必肯為陛下用以李彌大副之朝廷已為得人所有臣今來除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不勝幸甚

御批　不允所乞國家方多難之秋不可再辭

第四劄子

臣適方具劄子辭免恩命復蒙聖慈特降親筆手詔今與种師道同行勿復有辭者臣之區區已具此奏伏望睿察追寢成命臣無任祈懇悚惶之至

御批　不允所乞

第五劄子

臣伏奉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免宣撫使除命復降御批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之秋不可再辭者竊念臣自變故以來奮不顧身以徇國家未嘗輙敢辭難蓋荷陛下知遇得以少効孤忠今日師中挫衂內外惴恐此誠多難之時捐軀報國實臣素志豈復當辭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內揆綿薄實難勉强而況遭罹讒謗動輙取咎積憂成疾心力殫耗豈敢以孤危之忠乃輙當統帥之重伏望陛下特加睿察寢罷此除更俟來日面奏次第

批成命已行必無改易卿當為國立功不得辭免

第六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除臣宣撫兩路應大小事一委便宜施行不從中制但責成功亦不求速者仰荷委寄之重敢不奉承睿旨然臣適見河間帥臣奏報賊馬侵犯雄州安肅軍一帶乞差兵三五萬人前來防札又見姚古奏報陳迪部懷下把南北關人兵並皆潰散乞添差兵把截事勢已急與其令臣作宣撫使統兵二萬前往滑州所費不貲曷若各分萬人犒設訖往河北松邊及河東把截以濟一時之急所有河北制置使只就委劉韐于事為便其种師道乞加優禮或留京師或歸屯所乞自聖裁臣非為身謀但欲措置當理以濟國事伏望陛下聖察謹具奏知

御批　御宣撫兩路此等事可一面施行劉韐事令三省降旨种師道已留京師

第七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宣撫使新命并乞罷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特降中使封回劄子蒙賜御批不允所乞臣仰荷天恩第深感涕實以宣撫樞筦之職于今尤為重任而臣才術淺薄中遭讒謗難以冒居非敢以為身謀蓋恐誤國大事伏望陛下察臣悃誠特從所請選擇信臣付以重寄天下幸甚臣現眼疾在假俟稍痊安當求對次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御批　卿昨日已受命豈得再辭河東河北實繫宗社卿宥密信臣朕所委寄使當來日受勅此

志決定卿切體之
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于感慟
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今來除命退伏
惟念任重力薄恐辜委寄誠難勉强臣本書生素不
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
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
之忠遂膺誤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
既已負非才之責矣然因天下獻言而用其智謀上
卷之四十七　六
稟睿訓旁資同列議論得暫承之于此今者忽蒙擢
為大帥使之出將于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
建議不容臣于朝者況自頃以來横羅謗議或以為
狂率或指為姦佞其甚者至以為收人心而又上煩
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
尚如此而況使將重兵遠去闕廷乎臣區區一身誠
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
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
院職事守本官致仕退歸田里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朕面諭已至誠意切當體國受命必無回
命之禮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節出裴度傳一段令直筆錄賜卿忠義徇國何愧前
人對覩成效以寬朕憂
謝賜裴度傳劄子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
親洪簡章疏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累具劄子辭
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仰
卷之四十七　七
荷委任之重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祖宗積累垂
二百年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
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而近者
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
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
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蔡州數城之地
為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
馬其强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疏
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之才之

故誤有使令以度況臣實謂非倫非時未允公議且
恐有誤國事伏望睿明于在廷之臣精忠選擇付之
重寄底几成功仰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意天下幸甚
御批　已除卿宣撫使當受命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前出師表其言明于治體以謂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
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于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
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冦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

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是以吉甫賛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
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國史君
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覩陛下嗣位之初
適遭金虜入冦宵旰勤厲憂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
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
朝翕訿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于攘逐戎
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
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
以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御批　覽卿奏銘記于懷但為國了事與卿共
太平之樂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既受宣撫使命以軍馬尚未齊辦量展行日御批遷延不去豈非拒命上劄子待罪及繳納告勅
臣伏奉宸翰謂臣受命月餘遷延不去豈非拒命者
伏讀震悚不知所措契勘臣于前月之二十三日受
勅至今二十日當時蒙御批用太史局擇定今月之
二十二日啟行臣以數事未辦當具面奏乞展三日

此乃恐事有未備上累國體非敢遷延今蒙聖訓以
為拒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慈特賜竄責
御批封還卿奏不須如此依定二十五日内起發
第二劄子
臣當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
請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
書生遭遇隆際常願奮身効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
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
團結隊伍閱諸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需

卒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熟成上下應付咄嗟
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使
謂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倫
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
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
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
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強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
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
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

下猶且聖訓如此況行師于千里之外謗讟交興上
惑睿聽陛下當此之時果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
進無所成有誤國之大事不若知難而退甘受竄誅
之為得也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
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要以重任臣見
居家敬謹待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豈須如此止欲卿速行今特封還卿奏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

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
深震恐竊念臣知識淺短學術迂疎獨于義命之際
素知自信曩者遠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
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
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
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際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
煩宸翰屢有訓勅令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
所以良自傷悼夫致効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于
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豈可必哉宣撫兩路人

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于胸中
安能有濟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于群臣日侍清光
尚難自處而況可使之統重兵于千里之外哉此臣
之所以日夜憂懼而具勢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
臣于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
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尚書
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骸骨
歸于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卿何故如此方朕委付兩邊事俟卿前去措

置所有告勑封還不得更有陳請并無毫髮之疑
止要促卿速行

第四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特賜御批封還劄子仰荷天恩尤增感懼念臣小才無取罪狀已多與其他日受誤國之誅不若自歸于司寇伏望睿斷特正典刑所有宣撫使職事乞早差官交割管勾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封還卿奏

第五劄子

契勘宣撫司已漸就緒錢物之類並不曾支動望聖慈選差宰執代臣使事竊見徐處仁唐恪朝之老成累任師臣請練兵事可以充使如陛下不欲遣之于外但以使事委之且留京師令統制官等分領將卒前去劉韐解潛處使喚以宣撫司錢物應副自足辦事更乞聖裁臣未敢搬出現在府第待罪聽候指揮

宣諭累百章不允所請

御所請雖累百章不允可疾速辦行起發

宣諭疾速辦行

朕無纖芥所懷止欲激卿速行不須如此決不允從疾速辦行夜來所批督卿速行令推托如此何望焉

宣諭陳奏請行

河東兵民日望宣撫到彼朕批語欲卿行所有元批旨封進不期朕誤曉累乞退閑朕昨日進退疑惑甚難出手欲全君臣之戒垂之萬世令日見卿陳奏慨然請行釋去疑惑足見忠義之誠久而益堅朕甚嘉之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八

奏議

親筆宣諭自行措置事宜不須與三省議
論宣撫職事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宣諭不責速進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宣諭所到如親行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謝賜御筵表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謝賜鞍馬表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親筆手詔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謝宣撫河北河東路降親筆手詔表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論不可遠罷防秋人兵劄子
第二劄子

親筆宣諭自行措置事宜不須與三省議

路允迪等邮其家甚善益見狥國勤勞之意卿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何必如此凡事斷而可成再三反覆愈亂人意卿可一心措置俟辦成功之後與卿共享太平之樂

論宣撫職事劄子 宣撫使職事及稟受廟算以行乞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之二十有五日出師上劄子論

臣伏蒙聖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覆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苐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兵促裝登馮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為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疎虞

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為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裏懼而不自安也更望陛下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讟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于萬一實區區之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臣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第二劄子

臣伏蒙宸翰卿出卿令論已定者仰荷委任之重著深感懼然茲事體大繫國安危非臣一人所可獨任其責宰執間議論尚有不同者徒迫天威罷師道而

遣臣觀昨日之所評議與今日之所施行其意可見
伏望聖慈更盡大臣之謀使人無異辭同任成敗他
日或少有差跌不獨臣受誤國之誅豈勝幸甚至于
以身狥國進而死敵則臣之素志也夫復何說以辭

第三劄子

臣契勘童貫以樞臣為宣撫使踰二十年所握者皆
關陝之精兵西討夏賊南殄方寇北攻燕雲喪失師
徒無慮數十萬遂使國家兵勢削弱以至今日有夷
狄憑陵之禍然貫一時蒙上皇信任之專武臣將帥

皆出其門內帑供給不可勝計置平貨場等以斡萬
貨之低昂豐財足以養士厚賂足以弭敵故雖行師
用軍無有紀律久而復敗今臣受任于國家艱危之
秋姚种二帥馬軍潰敗之後衰疲劣久不訓練之兵
以抗強敵率烏合集不附循之將士以徼成功甚矣
其責重而且難也惟有一策不受金帛以養士而作
其氣庶几可為而今之宣撫使司悉仰給于朝廷府
庫空虛無以給予前日乞一百萬才得實二十萬已
有難辦之論不知何以使臣率勵將士支梧兩路而
寬陛下北顧之憂也陛下謂臣忠義感激奮不顧身
則可謂臣諳練兵事果能成功則不可夫以兵弱財
乏之時而欲狥國家之急以捍屢勝驕暴之虜雖三
尺之童亦知其難更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
慮之異時無謂臣輕率敢往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
議者又謂臣建守三鎮之策今日之事臣當任其責
是大不然三鎮者祖宗陛下之三鎮果能守則當與
天下共守之如必使建議者任其責則後誰敢為陛
下納忠者更望聖慈特與宰執商議審處令各為奏

明言遣臣之利害是非如何激勵士卒如何應副錢
糧也須當于何處戰守當用何策斷自睿意使臣得
遵稟而行不致誤事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第四劄子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宇臣以菲才特蒙擢自
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持罪樞府深惟遭遇之
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効而才疎智短終未
能少效尺寸之功內自慙惕夙夜靡遑茲者伏蒙陛
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

仰承委付之意至于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志所能獨辦今具將行願受睿算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几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畧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于防秋莫急于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兵重于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

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當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算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執政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貪生愛死誠恐有誤國家之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凟天威伏生戰慄

宣諭不責速進

應河北河東並使宜施行不可深進或少衄亦不為罪捷封亦不為喜但堅固期于全三鎮是朕之意卿宜體此不責速進但欵曲圖之庶保萬全

親筆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朕信任卿堅如金石一應行事朝廷豈能預兆定將卿可一切便宜行事

親筆宣諭所到如親行

李綱所到如朕親行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啟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窠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全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一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夸様燭五十條刀劍六口又馬甲一副金鍍銀鞍轡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枝烏銀犀皮銷劍一口者總戎兩部曾未毫于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于天

寵韓門改觀帥幄生輝荷優睠之有加揣虛庸而失
措中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與服之宜
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勲慨念臣愚
早逢聖主蔑著銖分之數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
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
帶仍豊于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于通犀衣以珍袍
副之古簡瑚戈寶劍俾執銳以輸忠屬蕆闌實期通
宵而盡瘁丁寧示眷傴僂啣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躬上聖之資躋中興之業力排群議獨奮睿謀脫三

卷之四十八　七

鎮于犬羊拯兆民于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敉寧容臣
早與于邊機故此俾宣于廟算憫其行役被以寵靈
臣素性庸愚敢不肅整勝兵大催驕虜期無南下之
牧仰寬北顧之憂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啟筵
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投鉞將壇誘總六師之寄肆
筵宸襟猥煩八簋之陳詔語春温戚顏天邇中謝伏念
臣奮身苦寒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
詰黎藿初無肉食之謀自莞樞密空糜廩庾適犬戎
之犯順騎逸并門驅虎士以遏征軍連伐北憫其行
役錫以晏娛仍拈佩囊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飣餖列
宿瓣鏤帶之內盼光奪流霞漬盞玉舟而親勸驩騰部
曲榮絕典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祖豆豪英悕憬輔
弼大享以養躬節儉以勞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
廢己侈百朋之錫詛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
之仁力制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
至以策勲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于赤壤上君王之

卷之四十八　八

萬壽行人賀于紫宸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
差翰林學士吳某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
已霑零露之恩宴衎俯臨再被祥雲之渥載惟僥冒
第劇戰兢中謝伏念臣社櫟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
于忠義違時竊意于功名適于艱難猥叨任使超居
轄曾罔著于休功繼掌樞衡迄蔑聞于善狀自惟迂
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

之備寫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侈初肆筵于中禁復申犒于上林天廚具脩繹之珍樂府脩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儒衷下及羣僚亦興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羈旅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鯫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之俘願希蹤于前世卻南牧之騎期無愧于後人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馬三匹金鍍銀閙裝紫繡鞍一副烏金裝蕃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威在望中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廄之良佩服恩榮祗深慚懼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以馭羣臣念其馳驅之勞錫以騂蕃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驂佛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臣敢不仰承睿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年尚在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懲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數日不見卿良深引望途中勞神不易太原重事委任于卿更宜將慎用副朕懷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屆時眷賢之勤止載惟忠藎深所歎加顧邊警之未寧緊狂獸之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威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任思慮慎務決萬全卿其勉圖朕所傾竚夏熱卿比來定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之初總師道出翠洛望空拜陵

夜上劄子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而遠小人

臣總師道出翠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諞言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蒼生億兆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愚忘生觸死冒進狂言干犯天威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違咫尺之威捧誦紫泥遽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中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奬超執事機方羯胡蓄銳于晉疆而燕冦肆兵于朔部長蛇封豕肆毒吾民銼蝟斧螗扞我天代屬神聖之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實安危之所繫顧舉措之敢輕負素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撫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觀其所發慮臣輕于料敵故申特重之言以臣勇于赴功故有臨慎之誡乃形一札以取萬全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皇之秘畧參以並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覽卿所上章陳深考祖宗之法等事足見忠義愛君之心當一一銘記于懷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靖康元年之四月公在樞密院乃與許翰僉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朝廷降旨詔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書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現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䇿書之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冦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入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甚危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扎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輙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一帶控扼地方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

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數十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捂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用廣福建

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敢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臣何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兵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

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扞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之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又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懷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然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

之何止于火未及燃殆處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于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

秋之兵才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雄世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昨奉聖旨令卽遂發赴宣撫使外有所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几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蹂虜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

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事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者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怨而歸其後直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起發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悅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九

奏議

乞罷宣撫使劄子　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表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第六劄子　第七劄子
再乞罷宣撫使表　第八劄子　第九劄子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劄子
乞覈實宣撫使現在軍兵人數財物劄子

乞罷宣撫使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之二十有三日解潛折彥質出兵南北關與賊兵相遇力戰而退因上劄子待罪乞罷職任

臣近具奏狀劄子以解潛折彥質南北關進兵將士退卻乞賜黜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昨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以智術淺短不足以仰副委任之重累且辭免不蒙俞允迫于天威黽勉就職自受命以來思自罄竭以圖報効而軍旅之事素非所受節制不明方畧無取以致解潛折彥質等與賊相遇于南北關力戰累自勢力不加尋即退卻曾無尺寸之效責在大帥咎將誰歸夙夜憂懼心氣怔忪動輒遺忘豈可復總軍政伏望陛下聖慈矜憐檢會臣特罷章疏特降睿旨罷臣知樞密院事及河北河東兩路宣撫使遴選重臣代臣職任并就近令范雄世管勾許臣交割速還前去聽候指揮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公心職事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

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為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為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既退河北兩鎮章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氣益驕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為南牧深入

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于實用虜騎猖獗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啟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為宗社計募兵擇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使可恃以為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況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才尚

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為國生事招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臣愚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于異日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特降詔書不允者王事方棘顧狥國而捐軀將畧勿優敢竊天而請罪與其冒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嫌復詔勿俞煩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兒賜之九回再瀝愚衷仰干睿聽中謝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陋儒粗聞忠義之風不知軍旅之事分棲遲于蠖蜜敢希冀于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躐貴游而並進肴膺聖獎超執事機俾待罪于西樞復宣威于北部自惟謭薄必至顛隮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道經營庶務延百為鬢髮為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嚴令具雖明馭衆之方將墮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弁門之圍未解保塞之寇繼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雖屢

祈于罷黜終未賜于允俞伏望皇帝陛下俯以堯仁察之舜智念臣才謀淺短不足有為憐臣疾病連延誠非避事矣垂寬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屏自畢于餘生溝壑未填或收功于晚節

第三劄子

臣所乞罷職任非緣避事及為身謀實以未諳軍事不可為帥自知甚明恐誤國事及今改命尚可設計以解太原之圍以禦河北之寇仰副聖意吏少稽緩決致疎虞雖賜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睿慈矜察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伏奉宸翰令安心職事未賜俞允伏念臣猥以孱庸誤膺委寄力小任重禍過災生疾病交攻心慮潰亂寝食俱廢生氣索然倘或貪冒寵榮尚總軍政必誤國事自取顛隮伏望陛下聖慈察臣忱誠非有沽激特降睿旨許依累奏所乞使獲退歸山林則終始保全雖天地父母之恩亦何以加此餘齡未泯誓極糜捐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第五劄子

臣累具劄子仰干天聽以不才而當重寄恐誤國事乞賜罷斥許令守本官致仕别選能臣跼蹐俟命未蒙俞允弟深惶懼臣聞量才授職不強以所不能者君待臣之道也陳力就列而不能則止者臣事君之節也如臣書生不習金革之事受命之日固嘗力辭迫于天威黽勉就職夙夜自竭效鉛刀一割之用而進無尺寸之功乃知所習不可勉強倘或貪冒恩榮而忘不能則止之義豈有非誤國事且將得罪于古聖人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再三冒瀆期于得請仰冀聖聰有以照察之也臣又聞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旺臣自今春以來更歷憂患志氣凋落正如傷弓之鳥望曲木而先驚責其勇敢復如曩時雖自激昂豈可復得方陛下欲張皇六師盪攘群醜之秋必得心果氣銳謀猷方壯之人奉命徂征乃克有濟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非愛死非謀生正恐更或敗事上累陛下知人之明誤國大計雖伏鈇鑕亦復何補特賜矜憐許以骸骨歸于田里則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以臣嘗效犬馬之力曲加保全誰不知勸非獨臣區區之私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第六劄子

臣累具劄表干冒天聽乞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伏蒙聖慈特降親筆俟臣候种師道到交割職事赴闕議事仰荷天恩終始保全但深感泣近准尚書省劄子折彥質除宣撫判官及備奉聖旨令臣不得輕易進兵伏念臣智謀無取疾病交攻比日以來夙夜震恐心氣不寧動輙憤亂豈敢復為進

兵之計但邊事須人措置而臣束手坐視無可為者深恐誤國乞降旨促師道起發或且令折彥質前來交割臣得扶疾遄還前去聽候指揮不勝幸望之至

第七劄子

臣累具奏劄仰干天聽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伏蒙聖慈再降詔答未賜俞允重念臣學術荒疎智能譾薄誤被使令過其分量雖自罄竭曾無尺寸之効夙夜愧懼憂悸成疾不能支持伏望矜憐特降睿旨許依所乞異時圖報當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再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再降親詔書不允者危誠上達方虞鈇鉞之誅溫詔俯頒未遂卹園之請敢再陳其懇悃庶仰冀于矜從中謝伏念臣一介書生不習兵事忘身狥國雖堅衛上之心制勝運籌初乏折衝之畧誤蒙天獎俾長樞廷出分閫外之權未廸師中之吉雖聖恩寬大必將赦三北而用孟明然公議沸騰豈肯以一戰而恕房琯與其招人言而得罪曷若控君父而乞身往成于方宜有赫赫之南仲在許獻馘必資矯矯之虎臣自度非才請避賢路伏望皇帝陛下容之以天地之量燭之以日月之明憐臣勞瘁而無補于事功察臣精誠而有志于忠義進以道而退以禮不使翺翔保其始而全其終無令隕越則臣誓堅素守仰戴鴻恩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塡溝壑結草為期

第八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矜憐孤蹤過有存撫初言睿斷所以用臣總戎之故中言諸將難以倚仗遂致不敢輕易進兵之由終言臣昨圍城之中嘗効犬馬之勞欲力賜保全之意聖恩隆厚雖父母之于子不過如此感激涕零不能自止伏念臣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徒抱愚忠常欲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誤蒙委任俾之宣撫兩路而臣自知才力淺薄誠不足以仰副重寄力具辭免天意莫回黽勉就職亦欲少効涓埃之報而事與願違畧無所補以寬陛下北顧之憂

此臣所以夙夜震恐慙歎憤懣至于寢食俱廢疾病
交攻累瀝危誠以乞骸骨仰冀矜從雖被竄誅所不
敢辭者也伏蒙陛下聖訓丁寧旣照察其精誠又憫
念其勞瘁許以保全不使隕越顚沛臣何人遭遇如此
粉骨碎身曷足圖報伏望陛下聖慈檢會臣累上表
劄奏狀特降睿旨從其祈乞許令臣罷知樞密院事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
上以昭陛下保全臣子之大德下以全微臣知止之
節非獨臣之幸也乃天下之幸也臣現迤邐前去封

邱縣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第九劄子

臣伏奉親筆累數百言訓勑丁寧諭以終始保全之
意宸章奎畫燦如日星臣伏讀感涕不能自已業具
劄子稱謝及乞檢會臣累具劄表奏狀特降睿旨許
令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未奉俞允
螻蟻之誠敢再敘陳仰干天聽伏念臣疎拙愚直初
無他長方道君朝仕不過吏官以言事遠謫流落七
年誤蒙放還遭陛下龍飛之際不待左右之言首蒙
賜對臣未及敷奏之間聖語褒諭以臣昨論水事章
疏曾經御覽記錄姓名遂被親擢躐處從班未旬日
間金賊犯闕臣非時請對與宰執廷爭有合天意遂
蒙擢與大政方擾攘日中被委使中遭詆誣罷斥累
日聖慈隆厚勞問不輟尋復舊任自春以來孤危之
蹤任用保全獲至今日皆出天造而臣才力綿薄初
無毫髮之補濫膺兩路宣撫之寄雖受命未久然不
能寧勵將士驅逐醜虜以寬陛下宵旰北顧之憂有
罪無功實靦面目今蒙恩召赴闕議事咫尺天威雖

不勝臣子隱慕之誠然後何顔以望清光兼臣屢經
憂患夙夜震恐疾病交攻心氣不寧難以勉強任事
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控告君父乞賜罷斥投閑養疾
不敢貪戀寵榮妨塞賢路誠非獲已伏望陛下聖慈
容以天地之度照以日月之明聽臣危懇哀而憐之
特降睿旨俯從累奏所乞則陛下非有保全臣子之
言乃有保全臣子之實蒙被驅策者孰不感勵兼臣
犬馬之齒未衰使得就閑養疾心氣稍安復蒙任使
捐軀未晚干冒天威無任祈懇激切戰越待罪之至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劄子（靖康元年九月初交割宣撫使職事與折彥質還次封邱被受尚書省劄子除觀文殿學士兼知揚州具劄子辭免）

臣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天恩隆厚未賜誅責復加寵榮感戴之極涕泗橫流伏念臣偶以非才叨備器使有罪無功不足以當秘殿之隆名心勤形瘵不足以任淮海之重寄倘或冒處必致人言已具狀奏聞乞追還成命外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章疏特降睿旨依臣所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則始終保全悉歸天造臣以備

受指揮免見謝辭不候受告般家接人取便道速發赴新任密邇闕廷不獲瞻望清光宜脒犬馬戀慕之情雖在山林不敢少忘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惟當旦夕焚修仰祝睿算

乞覈實宣撫司現在軍兵人數財物劄子（靖康元年八月末被旨赴闕議事九月初旬行次封邱縣蒙恩特除觀文殿學士兼知揚州上劄子具宣撫使現管軍兵財物數目奏聞乞即差官前去覈實）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使職事并在道途首尾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軍：四千人臨啓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黃璘將本軍往

真定府宣撫副使劉韐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現在懷州屯駐逐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現分威勝軍隆德府澤州汾州衛州等處防守范雄世帶到荊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現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蒙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現錢鈔二十萬貫銀絹各十萬匹兩除已支官兵食錢并十日一犒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樁留懷州及在軍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曾支

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歷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論國事敢冒死以聞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

奏議

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劄子
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
奏知再遣王師古等兵會合何灌兵出戰劄子
乞給賞將士劄子　奏知造橋利害劄子
奏知乞遣王師古出援張撝勾收召募人馬劄子
奏知种師道等兵馬劄子

奏乞种師道聽本路節制劄子
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有未備處劄子
乞措置防護汴河斗門及引水入濠劄子
乞內外兵馬並聽本路節制劄子
親筆宣諭城外軍馬聽宣撫使劄子節制（劄子二字無）
乞中軍人馬于殿前班教場教閱劄子
奏知放入何灌人馬許孝烈等駐泊去處劄子
奏知將捉到活人等押赴种師道劄子
奏知定廟禁食錢劄子

奏知所統五軍分隷無復移易劄子
奏知嚴寒在假服藥調治劄子
親筆宣諭三首　乞用暖轎至閤門劄子
乞免策應姚平仲劄子
乞种師道同出城策應劄子
乞應副長入祗候人馬劄子
親筆宣諭不得交兵　罷尚書右丞待罪劄子
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
壁守禦劄子

臣適來已到新酸棗門躬率將士防守探得北賊已
約有三四百人過城壕內作過今已號令城上現嚴
備守禦外即時劄付何灌張撝引帶兩頭項人馬前
來掩殺合具奏知仍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
御批　執政上城恐妨行遣號令已差蔡懋提舉
自可巡城分官守禦
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
臣現在酸棗門城上同盧端措置守禦及催督張撝
何灌王師古等接戰賊兵退屈勢必萬全不煩聖慈
所乞分遣宰執官分巡四壁守禦蓋慮驚東擊西事
體不細切伏望留神所有劉延慶西壁闕人業已差
人應副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公恵畧之志朕記于心更切詢問曾經邊塞人
悉心體分布防守存恤撫勞若賊兵遁異等奬擢
奏知遣王師古等兵會合何灌兵出城劄子
臣探得張撝人馬已闕陳橋門外轉城掩殺賊兵其
先在酸棗門下作過番賊漸已過壕潰散臣再遣王
師古王何等兵自萬勝門出會合何灌兵馬同共掩

殺謹具奏知
御批　訪聞得何灌業已身死未知其部下兵馬
現差甚人統領已批付三省密院疾速照會施行
如王師古王何可差即便差充
乞給賞將士劄子
臣現在酸棗門分守京城北壁賊兵漸退將士多重
傷乞賜降下銀椀絹給賞并于南北酒庫等處支
酒付軍前使用謹具奏知
御批　酒已支四百瓶銀椀共四百隻量功支賞

公吏悉心捍禦朕皆知之李綱傳御筆內藏庫支
絹綵共支絹一千匹

奏知已遣王師古出援張撝勾收召募人馬劄子

臣奉聖旨分兵出援張撝等軍馬今來已遣王師古
外全闕人兵契勘李彌大已充參謀所有提舉前後
中軍召募到人馬已有器甲除已一面勾收赴本司
外合具奏知伏乞陛下聖裁更賜處分施行

御批 依奏

奏知造橋利害劄子

臣現同蔡懋監視造橋利害劄子防護臣愚竊謂橋
成賊馬寅夜或有衝突恐非單弱兵馬所能制深屬
不便渡械雖稍遲極為得策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御批 若不作橋金國愈疑可用枋或板作橋日晚權
時撤去庶得稍便如可施行奏來多具甲兵強弩
斬馬刀李綱日逐在彼措置照管或用吊橋甚善

奏知种師道等兵馬劄子

臣適得种師道奏狀四封謹遣投進詢人來云師道
所統兵馬約二萬餘人大半係騎馬皆有器甲士皆
勇銳雖師道令歇泊亦皆不肯星夜前來繼有陳開
姚平仲及他頭項兵共約有十萬餘人臣現已將差
到人犒設及發文字與師道傳諭聖意訖合具奏知

御批 可問道催天下兵不可不機密言語文字亦不
可不謹慎恐為金人所獲事未成而風先露更令
种師道勾集陝西未來者將官人馬

乞种師道聽本司節制劄子

臣契勘种師道所統西兵將至闕下兵家以節制為
重節制不立則雖以李光弼郭子儀等為帥亦有相

州之潰今來种師道所統兵到日欲乞陛下特降睿
旨聽臣本司節制庶几不致誤事

御批 种師道宿將善用兵職位甚高難受卿節制作
同官替曹曚可也曹曚戚里豈識兵事奏來 付李綱

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有未備處劄子

臣今日依稟聖旨在新鄭門應副姚平仲下人馬器
甲遂急將在軍已請器甲津般到新鄭門約計八千
餘副據姚平仲稱得旨巡視西北城壁迴至新鄭門
已日晚乞來早交割臣已委官在門下管勾訖并據

姚平仲稱東西水門須用排杈木以防賊馬及城上守禦器具比之邊城未有備處臣已逐一劄下京城所依舊施行去訖合具奏知

御批卿竭力狥國朕甚嘉之中心不忘金人素性多詐姦謀不淺切在審詳行之

乞措置防護汴河斗門及引水入壕劄子

臣伏奉御批送到劄子為壕河水勢陡落見有人涉水過往晝夜不便令多差人守禦臣已劄下四壁疾速依應施行契勘汴河水涸今已累日慮被賊人開

決斗門欲遣將兵防護汴河堤岸本司官吏前去相度汴斗門水并南有蔡河西有金明池水櫃金水河皆可引水入壕增助水勢欲乞指揮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同共相度疾速措置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依奏同陳良弼詳議如何以施具即疾速措置

乞內外兵馬並聽本司節制劄子

臣昨日中時聞馬忠承樞密院指揮移寨入壕披城屯泊事屬非便臣即時劄下馬忠依舊于元劄寨處不得移動今准內降御批依舊處劄寨施行訖奏來急速不得時刻住滯臣已再行下馬忠遵依聖旨施行去訖契勘臣累奉旨令專管兵馬事應係內外統制兵馬並令聽臣節制軍政方一欲乞降睿旨付三省樞密院今後有指揮應干兵馬事並先關送行營使司相度施行庶几不致誤事謹錄以奏聞取進止

御批城內兵馬聽李綱節制城外兵馬候別差人

親筆宣諭城外軍馬聽宣撫司節制

應城外軍馬統制統領官已下並聽宣撫司節制不得侵紊付李綱知委奉

乞中軍人馬于殿前班教場教閱劄子

臣契勘中軍統制人馬現在殿前司駐泊緣殿前司窄狹難以教閱欲乞暫時權于殿前班教場內教閱一日犒設訖依舊于殿前司駐泊望特降指揮取進止

御批依奏

奏知放入何灌人馬許孝烈等駐泊去處劄子

臣早來已奏知何灌人馬暴露日久欲乞來日相度開門放入臣已差下統制官王師古交割統領其許孝烈郭淵臣即不知御前已差兼不知本人現今駐

洎去處更乞措置元承受官司催促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一面審詳施行

奏知將捉到活人等押赴种師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將捉到活人及走還漢人押赴种師道就奏臣已依稟聖旨將夜來李構押到走還漢人趙寅押赴种師道處外合具奏知

御批 更押數人前去

奏知定廂禁軍食錢劄子

臣伏奉御批措置定廂禁軍米事臣契勘城守糧食

最為大事現在米粟有限運漕未通支俵數目太多又有食錢實為僥冒臣乞禁軍並支二升半廂軍二升其食錢諸處申請數目不等現行勘會亦乞措置務期均一謹具奏知如何聖意伏乞付臣施行

御批 恐減之生事卿更熟思施行

奏知所統五軍分隸無復移易劄子

臣奉御批令臣措置兵事整齪軍馬臣竊仰陛下威斷神武出于天縱勘定大難定充有緒而臣猥以常才方艱難中謬當重任敢不率勵將士以死報國仰荅恩遇臣所統左右前後中軍分隸定已乞降處分無復移易謹具奏知

御批 更不移易准此

奏知感寒在假服藥調治劄子

臣今月三十日早朝退忽感寒氣發熱頭昏現今服藥欲乞聖慈許免來日早朝取進止

御批 可要醫官否將息早出參時方多事全賴執政可否相濟當體此意

乞用暖轎至閤門劄子

臣伏奉御批撫問令臣將息早出參者臣仰戴聖恩不勝感涕重念臣自軍興以來夙夜盡瘁癈違食息衝冒風寒現今就行營司用本司醫官看治臣曉夕稍可支捂欲望聖慈特許臣煖轎至閤門外不以時入對取進止

御批 依奏

親筆宣諭只令策應姚平仲

李綱只令前去策應姚平仲不管少有違滯

親筆宣諭押人出門策應

仰李綱只今押人出門策應姚平仲急速

親筆宣諭姚平仲已出兵

仰李綱知悉姚平仲已出兵即疾速盡數發人馬前
去策應隨宜措置如敢違滯當行軍令

乞免策應姚平仲劄子

臣伏奉御筆令將帶本管人馬出城策應姚平仲契
勘近者福寧殿議用兵事期以二月六日且候姚古
种師中到今來姚平仲舉事臣不預知諸軍人馬整
齪未畢兼臣現以感寒發熱在假就行營司將理委

是難以前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免臣策應取進止

御批 李綱須管火急前去策應姚平仲取軍令狀奏

乞种師道同出城策應姚平仲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火急前去策應姚平仲臣敢不力
疾仰報陛下委寄重任之意緣陝西諸路兵及四方
勤王之師並係受种師道節制乞降聖旨令种師道
與臣同城庶几緩急之際可以隨宜策應謹具奏知
臣相度本司人馬當出城北占據形勢一則策應姚
平仲二則護衛都城臣已指揮勾集中軍左右軍人
馬赴封邱門聽候使喚欲乞降付新舊封邱門鑰匙

御批 師道自別一項係前鋒出戰難以同共卿等只作
後軍策應河疾速施行不得輕動與諸將審而決
之大功在今夕來早矣首尾卿贊而成天人必助之

乞長應副長入祗候人馬劄子

臣今已到封邱門伺候左右中軍人馬齊足出城近
蒙差到長入祗候四十八人並未有馬欲乞降旨于
本班中選擇應副謹具奏知　細絲甲乞降付十副

御批 一面于合屬處作聖旨取怱速

親筆宣諭不得交兵

李綱現在統制兵馬為有計議使人在此未可交兵
應城外諸處兵馬依此不能交兵李綱切宜依此不
可少有違誤大事

罷尚書右丞待罪劄子

右臣今月初三日准東上閤門關報王省樞密院同
奉聖旨罷臣尚書右丞行營使交割與蔡懋臣已即
時罷任交割訖現今在洛室院待罪臣不勝惶懼戰
越之至謹具奏以聞

御批不須待罪安慮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一

奏議

乞黜責梁方平許佃劄子
乞差孟揆幹當舟船劄子
奏知范瓊管下軍馬前去懷澤州防托劄子
繳進根刷到遼角劄子
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
乞立定支散諸色人食錢劄子
奏知支錢犒散城上保甲劄子
乞于殿前衙置宣撫司劄子
奏知收到梁方平獨脚旗劄子
奏知募到使臣侯章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劄子
進呈撫諭河北及獎諭徐處仁詔劄子
乞降旨閤門令不隔班先次上殿訖迴任
奏知种師中在太原中府南石橋下寨劄子
奏知种師中已到真定應援太原劄子
乞嚴止絕諸軍浮言扇惑兵心劄子
奏請畫一劄子
乞委三衙揀禁軍劄子

奏知喻意吴敏劄子　快行親從官待罪劄子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三首
奏知發夏國詔書劄子
奏知姚古節制不明乞差解潛抵替劄子
乞賜武漢英等器甲袍帶劄子
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劄子
奏知种師中現在榆次縣下寨劄子
乞責黜梁方平許佃劄子

卷之五十一　二

臣現已安撫宣德門外軍民各令歸家照管老幼仍號令不得打傷内臣出榜告示如違當行處斬已各退散欲往西北城上照顧守禦郤聞梁方平許佃自臣罷後依舊上城守禦不合軍民之心欲乞陛下將此兩人作責以為將士之戒不然乞陛下即降指揮各令罷去别擇人管勾取進止

御批依卿所奏黜責與保甲卿且為厥安慰人心

乞差孟揆幹當舟船劄子

臣契勘將來控扼河津合通南北道勾集舟船事務不少欲乞差孟揆充軍前勾當舟船一切事務庶得辦集合具奏知取進止

御批依奏付李綱

奏知范瓊管下軍馬前去懷澤州防守劄子

臣適得孟揆劄子稱范瓊管下軍馬已于二十二日晚間到滑州下寨為橋船落水過渡未得臣與吴敏等商量欲劄下范瓊令過河前去懷州澤州等處防守良便更合取自聖裁謹具奏知

御批依卿來奏

繳進根刷到遞角劄子

卷之五十一　三

臣契勘昨自金賊作過以來道路不通四方奏報委積鄭傳臣尋委差本司屬官張奕同馬忠措置新鄭門以西遞舖令根刷到遞角六百餘件除係進奏院投管外有金字牌子四个已開具奏狀五十紙并實封奏狀二十封敬用黄絹封全謹具進納伏乞聖裁

御批覧卿所奏備見為國勤勞朕記于心益加歎奬

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

臣伏奉聖訓薛安等不可都統制緣係宣撫司日前差委今來金賊已行三日若候姚古种師中二人軍

馬來到誠恐緩不及事臣業已與三省樞密院恭議
于今月十二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如金人渡河即
會合護送至河間中山府界令特具兵將人數下項
一馬忠往濬滑州控扼河津統領西兵四千九百
九十一人統領東兵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一郝懷往河南控扼河津統西兵五千八百人統
東兵三千一百五十四人
一韓世忠往大名府控扼河津統西兵四千一百
二十一人統東兵三千七百七十六人

一林良器往陽武原武控扼河津統西兵四千七
一百二十四人　右謹具奏知伏乞聖裁取進止
御批現今四路出兵正當恢復大事之際都統制不
才識恐有誤大事須候姚古來到令先令薛安去
後差姚古臨陣易將不便切候姚古等知奏
乞立定支放諸色人食錢劄子
臣准御寶批送晏全等畔道流星馬請不得口食錢
米事伏奉聖訓速與施行臣已劄下四壁廳有似此
之人立便支給外契勘京城逐壁目前支放諸色人
食錢多寡有無並不立定則例皆是臨時各自申請
所以不均臣現今取會欲乞候取到數日本司量度
中制立為定例庶几均一取進止
御批依奏
奏知支錢放散城上保甲劄子
臣契勘城上保甲暴露已久元係畿縣差到其家類
遭虜劫理宜先行放散臣已劄下逐壁令人支錢一
貫支放散去訖所有團結到城裏居民臣已措置並
令放散惟守城正兵須候大軍控扼河津都城解嚴

方合諭甲放散歸營合具奏知
御批卿奏甚好所有錢並須切濟切當識所掌人
乞于殿前衙置宣撫司劄子
臣伏奉御寶批令臣差人押宗室士璣赴大宗正司
庭訓訖除名鎖閉又令臣差統制官日下將兵于京
城內巡邏彈壓臣已恭依聖旨差人管押士璣赴大
宗正司交割及今左右中軍統制官分認地界差將
佐人兵巡邏彈壓去訖又奉御批令將大晟府舊行
營使司置宣撫使司今种師道在彼鎮服衆情仍先

出文榜令百姓通知惟此事一未敢施行盖行營雖罷已改作守禦使司臣每遇早朝退依舊在彼治事所有本司人吏官屬並在彼安泊文籍銀物錢絹器甲等並在彼置庫安頓若罷宣撫使司則百事又皆紊亂勞擾竊慮陛下所降令來指揮未相照應謹却繳進如欲种師道在近鎮壓乞降指揮未相照應置宣撫司可也更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知取進止

御批依所奏施行訪聞百姓現今尚有殺內侍官者仰李綱速疾差人嚴行禁止

奏知收到梁方平獨脚旗劄子

臣今晚途中逢快行家捉到兩人稱傳呼兵士解甲及將青黄獨脚旗條與地分尋訪問兩人稱係北壁提舉守禦官李構下使臣傳指揮兩軍不得帶甲下城如遇下城並令解甲其獨脚旗不肯承認已劄問李構外已將兩人解送開封府并據告事人稱梁方平將皂獨脚旗鍬钁等分散在逐地分臣已差使臣分頭根究收取未到及據閻勍來見臣稱北壁傳指揮收了守城人槍刀器械見李構稱是曾指揮交收了及修內司兵士稱奉修內司姓吳人指揮令去壕外築墻高六尺如此則金賊可以藏身矢石皆不可及逐項事節皆係緊切伏乞聖慈詳酌施行謹具奏知現收到獨脚旗九面除兩面留此照驗外七面今繳進所有北壁器仗已劄下依舊條散去訖再具奏知

御批一面令改正

奏知募到使臣侯章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劄子

臣近召募到使臣侯章前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并駙馬曹晟體問消息今據侯章回來稱到磁州滏陽野

寨中見肅王並曹晟並各安樂未有回期取到肅王曹晟親書付本家文字今特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大金軍馬次第如何只今奏來

進呈撫諭河北及獎諭徐處仁詔劄子

臣恭稟聖訓擬草定撫諭河北州郡及獎諭徐處仁詔書一道進呈如可施行乞用御寶下以憑發遣北京差來人事屬緊具合奏知取進止

御批詔甚奇若人去時切防虜掠恐金人得知不便卿患微疾想漸平愈朕甚記懷更宜加慎

奏請畫一劄子

臣李綱今具合奏畫一事件計開下項謹錄奏知

一勝捷兵昨日已得旨差孫渥張師正統領前去訪聞孫渥官職雖高不曾經歷行陣武畧大夫王從道西人善用兵能經戰鬪欲令同張師正統領仍乞來日引對賜以器甲戰袍今日下發遣

御批依奏

一陝西轉運使張灝以其父孝純令赴闕下奏事已到國門乞降旨閤門令不隔班先次上殿訖回任

卷之五十一　八

御批兩日前已指揮閤門訖

一京畿第八將已差赴种師道軍下使喚所有益彥尤押到西京保甲二千餘人卻撥與畿益將帶往陝西使喚

御批依奏

奏知种師中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劄子

臣伏奉宸翰种師中在甚處差人探問及起京西一將赴宣撫司使喚臣契勘適見劉韐奏狀稱據中軍將趙哲中師中軍馬探望得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去太原十八里已差効用兩人前去探問外所有京西將兵現契勘差撥次其劉韐奏狀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若是如此可令劉韐急發人兵救應并應副糧草前去不得刻行遲滯

奏知种師中已到真定應移太原劄子

臣適得劉韐諸目報种師中已于二十日到真定由井陘路應援太原並擒到生口處審問得金人輜重十六七間已離太原粘罕二十一二間亦北去劉韐欲遣人前去收復忻代所有咨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覽卿來奏朕少解憂心皆祖宗積德所致群公同心之力可更措置早令出界今秋甚近大要支吾糧食人馬城池塘濼一一急速脩辦施行

卷之五十一　九

乞嚴止絕諸軍浮言扇惑人心劄子

臣伏奉聖訓諸軍亂傳散賞錢事如何可以消弭臣契勘諸軍只緣上皇扈從人兵給賞過優推恩過厚所以鼓倡浮言今將已緝捕在殿前司開封府人杖配懲戒靜以鎮之自須無事或出一勅榜開諭軍人以上皇暴露已久扈從之人理宜優異乃以崇奉上皇之故至于在京諸軍非有功者不賞事體不同今

後輒敢撰造語言遞相扇惑者並從軍法如此處置
似爲穩便伏乞聖裁謹具奏知

御批依奏

乞委三衙揀禁軍劄子

臣伏蒙聖訓欲以華官撥驍清衛廂軍內揀禁軍臣
竊恐之于事甚便但專令三衙自可以辦如別置揀
兵所則三衙必又有語更望聖裁

御批依奏業已揀充禁軍慮或逃避當嚴立法發遣

快行親從官特罪劄子

臣前月二十八日奉御批守禦使司快行親從官十
二日發遣歸本司臣即時依稟聖旨發遣歸本司訖
適聞前項親從官俱已得罪臣契勘累曾具奏乞罷
守禦使司未蒙俞允故前項人亦因循未曾發遣歸
司今來逐人別無罪犯若以因循有失發遣罪乃在
臣乞聖慈特賜斥責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無得罪之理已降旨皇城司令依舊祗應卿但
安慮此廼皇城司官誤曉今早批旨深所愛卿始
終保全但審思之寵司更候畧經思慮付出施行

奏知喻意吳敏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臣喻意吳敏不得再有陳請吳敏適
閒宣押到都堂不曾相見已即上馬作簡與之亦未
曾答容臣再以簡具道聖慮續奏聞次

御批如此不知卿曉其意否不知爲甚圖作紛紛

奏知發夏國詔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付到夏國詔書即差使臣賚發前去合
行事宜容臣來早同宰執諸臣面奏次謹具奏知

御批來早奏恐遲今先具奏

奏知姚古節制不明乞差解潛抵替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未解圍日夕憂念寢食皆忘仰見
聖慈留神邊事其勞如此臣等措置無效不勝惶懼
待罪之至適得种師中奏統制諸將已至大安驛去
太原府九十里節次斬獲金賊首級開通道路得張
孝純蠟書及張師正軍馬已到中山行軍有法決須
成功欲乞先次降詔獎諭及撫問將士量加犒設其
姚古節制不明致汾州統制官等軍馬潰散乞差解
潛抵替其解潛已到長安已催令星夜發來赴闕奏

事訖前去亦須多降金帛令軍前激賞訪聞汾州現
有官絹十餘萬匹河東民户以金賊虜掠現無衣著
而有窖藏以絹易粟可以足食所有种師中等奏狀
一紙繳進乞賜聖裁
御批 种師中奏昨日並皆子細看了封出除已降詔
獎諭种師中外並令三省樞密院行下量加犒賞
其餘解潛等事依奏作聖旨施行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俞允竊緣使司今

來别無職事而有官吏食錢之費在今日財用窘乏
之際誠為可惜臣愚以謂不若遂行罷去將所餘銀
絹錢物等並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如聖意未
欲遂罷即乞别差官提舉及將臣所辟置官屬現存
數目並行減罷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契勘昨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伏被聖旨令候金
人出境結局今來河北賊馬已解散太原解圍祇在
朝夕所有守禦使司别無職事欲乞限五日結絕所
有現在錢物銀絹官告等乞並送左藏庫椿管聽候
樞密院緩急支用其簿歷等並送比部勘磨一宗公
案付樞密院收管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早寄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降出施行竊
緣賊馬遠去京已底寧守禦之司實為虛設伏望陛
下聖慈特賜俞允臣早來所上劄子欲將本司所餘
錢帛銀絹官告等乞並送左藏庫寄納椿管准備樞
密院緩急使用今來相度事務亦不須如此乞盡撥

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或行毀抹現令庫官攢
造供具業已支現在數目續具進呈取進止
御批 可併歸樞密院其錢帛銀絹官告等物本處收
管聽候緩急取旨支用

乞賜武漢英等器甲袍帶劄子

伏奉聖訓令武漢英張師正來日日下出門已劄付
逐人知委欲乞早賜器甲袍帶以激勸之謹具奏知
御批 已差陳顧言賜訖

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劄子

臣伏奉宸翰李石處戰車數等可取索定驗看使者令造臣近已曾取索到數等內姚古者似可用昨已造五百兩近再奉指揮湊造一千兩已于姚古處勾收車戰使臣教頭十人前來教習尚未到謹具奏知

御批 教頭尚未來到可再催督施行

奏知种師中人馬現在榆次縣下寨劄子

臣伏奉聖訓速要見种師中現在甚處下寨臣適見河北轉運使張益謙奏體探得种師中現在督帶人兵在于太原府之榆次縣地方下寨臣今已召募敢

用與借進義校尉前去榆次縣种師中處投下文字候取得回文日取旨推恩補正所有張益謙奏狀附繳進呈謹具奏知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二

奏議

論兵食等事劄子　乞使副差武臣一員劄子
乞括馬劄子　乞差曲奇充統制官劄子
再乞曲奇劄子　乞令承受官王褒隨軍劄子
乞宣承受官劄子　乞辟劉翊充統制官劄子
乞支降現錢劄子　乞令李遜權帥真定劄子
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再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繳進太原地方圖冊及奏知解潛議事劄子
奏知省詳奏元圖冊并乞差察視親事官劄子
乞嚴治逃避士卒劄子
奏知應副解潛等軍中銀物劄子
奏知賞罰董有林冀景等劄子
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劄子
再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劄子
乞招捕賊捉軍劄子　乞差种師道巡邊劄子
乞立收復忻代等州賞格劄子

乞殿前馬軍司摘馬劄子

論兵食等事劄子

臣伏奉御筆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者臣旣已受命
豈敢不行實緣近日朝廷之事議論紛紛不一或以
為臣所請之物難辦或謂种師道不當罷斥或又謂
臣不當行而行紛紛如此何以集事臣竊謂陛下所
以遣臣者本欲責以事功也若兵寡則何以分援兩
路而鎮國威若物少則何以供給將卒而作士氣況
兩使並行于事體實有未當非臣所敢不欲行也伏
望聖慈特賜審察更容臣來日面稟聖訓謹具奏知
御批卿去時切不可輕舉接戰除此祝卿其餘定保
萬全必不貽累朕當寬北顧之憂矣請兵食與錢
絹二事朕當悉力應副三省之議尚未定局適已
親筆出如早未喻卿者卿但撫綏將士愼重措置

乞使副差武臣一員劄子

臣伏蒙聖訓已除臣宣撫使李彌大為副感荷天恩
不勝惶懼緣臣與彌大實皆書生初不深曉兵事恐
誤國計使副當以武臣一員有名望者為之臣非敢

惜身避事實懼仰辜委任之意更望聖裁謹具奏知
御批若與种師道俱行亦無害但恐老不肯治事卿
恭酌衆議只今奏有名望者武臣一員前來急速

乞括馬劄子

臣契勘軍行全藉騎兵今來宣撫司出師得馬不滿
千疋又多瘦弱金人鐵騎動以萬數將來防秋之計
不知何以禦之臣實深為焦慮今早當具面奏乞于
都城括馬以濟目前之用伏蒙俞允敢望聖慈令三
省日下措置先降指揮非有品級官不許乘馬續令
開封府根括立定格尺價例官為收買其低小不堪
披帶者不在此限盡數撥付宣撫使給散缺馬諸軍
應用庶几軍容稍振不為虛文可收實用取進止
御批李綱乞括民馬可詳酌施行付中書即速行下

乞差曲奇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曲奇今日已到闕伏望陛下聖慈即差充本
司統制官塡劉錫改差闕取進止
御批旗鼓等並依所奏行下曲奇欲差作御帶不知
卿可徹否別踏逐人亦須有之適折彥質奏來河

東事並有次第須卿早去受命已月餘尚遷延如此有損國體燕河北河東人民日望宣撫使到卿可星去括馬等事已指揮尚書省速令應副訖

再乞曲奇充本司統制官劄子

臣伏蒙聖訓以臣辟置曲奇為統制官今别作踏逐者契勘种師中姚古軍潰散之後仰荷天慈委以宣撫重寄主憂臣辱不敢辭難旋擇將佐無一可用者非得一二統制官稍有名望何以折服衆心前乞劉錫不旋踵已除制置使今幸曲奇到闕若不干冒聖

聰辟置軍中使護諸將則此行未見有可委仗者伏乞陛下聖慈特降睿旨俯從所乞不勝幸甚取進止

御批邊臣宜無可委但未踏逐到耳莫且尋如果無別奏　李邦彦已令責

乞令承受官王褒隨軍劄子

臣伏蒙聖慈遣宣撫使承受官王褒前來議事將來軍行欲乞令王褒隨軍前去更合取自聖裁括馬尚未蒙朝廷施行日限已逼乞速降睿旨催促謹具奏知

御批王褒隨軍可依所奏即行劄與本人括馬文字只今再録卿所論劄子一本來待看詳催督

乞罷承受官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各置承受官一員伏望聖慈于近上内侍中遴差取進止

御批差睿思殿祗候王褒

乞辟劉錚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中山路府鈐轄劉錚已到闕其人才武有謀臣欲辟充宣撫使統制官伏望陛下聖慈特賜召對問以方畧臣前所薦文林郎郭執中雖已得旨賜對

久未有班次乞下閤門令來早引對取進止

御批依奏施行

乞支降現錢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三省支降錢十萬貫付京西轉運使司糴買糧草應副宣撫使司准尚書省劄子令于新税錢内支撥應副竊緣新税錢現于民間理索今來出師在近理須預辦糧草深慮闕誤伏望陛下聖意今自朝廷支降現錢或于内藏庫借支應副使用將來却令照數椿還庶几日下可以集事取進止

御批朕應副卿令內藏庫借支日後椿還令朝廷撥還畫旨行下條一十萬貫

乞令李邈權帥真定劄子

臣曾具劄子乞令李邈權帥真定蓋恐錢伯言來到遲滯有妨劉韐出令入臣契勘李邈才幹心力亦可倚以辦事伏望陛下聖慈早賜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批已批付三省訖只令更候業已批出三四日為甚至今尚未施行卿可問三省官具劉韐所奏甚善仰卿一面措畫施行

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臣伏奉聖旨來起離闕依舊于樞密院治事臣契勘現今宣撫司事務繁多精力不給欲乞除樞密院應于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將兵官使臣外其餘常程文字特免簽書取進止

御批依舊簽書

再乞免簽書常程文字劄子

臣近具劄子乞免樞密院簽書常程文字伏奉御批依舊簽書臣契勘現今宣撫司措置事務委是繁多目力不及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許臣除應干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兵將官使臣外免簽書仍不依時上馬赴宣撫司治事謹再奏乞取進止

御批依奏

繳進秦元圖冊及奏知解潛議事劄子

臣伏奉內批取秦元所進三冊二圖謹依稟繳進適已召解潛議事欲且保隆德府觀事勢去戚勝進兵來早對訖出門謹具奏知

御批解潛事依卿所奏可將秦元所進之三冊二圖今三省樞密院同看如若可用即降陣圖給付秦

元教保甲三冊令諸保甲為永久成法疾速施行

奏知看詳秦元圖冊並乞差察視親事官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將秦元所進圖冊付三省密院同看詳施行臣已依稟訖所有將來出師合差察視親事官隨軍使喚乞降旨皇城依前後體例差撥取進止

御批兩劄業已行下三省並馬軍司及王宗濋訖親事官令差去赴宣撫司卿可疾速治行為朕了此大事必有厚報太原圍閉久每念之無不流涕也

乞治逃避士卒劄子

臣契勘方此暑月出師士卒已有棄下器甲逃避者若不嚴行止絕切慮遞相倣傚深屬不成軍制臣已令諸軍檢察如見得姓名即具奏聞乞下開封府及本營緝捕從軍法施行謹先具奏知

御批軍法應當如此朕已親筆下開封府如有緝捕得宣撫司逃避軍人即差人押送赴卿施行

奏知應副解潛等軍中銀錢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將本司銀錢應副河東支用臣契勘已將銀二萬兩應副解潛見鈔十萬貫應副錢歸

善五萬貫應副折可求一萬貫應副高衙外今再起發銀二萬兩應副錢歸善一萬兩應副張灝計共應副過解潛等軍中銀五萬兩錢共計一十六萬貫並差使臣管解前去候取收付到日繳進次謹具奏知

御批已令行快齋閣子與河東轉運銀絹折錢金令內臣蔣熒卿押赴折可求銀絹令李倫押赴河東轉運司銀絹令秦同老押赴卿各有數不能具寫俟到卿一一差檢點取會數奏來如再闕少亦具奏

奏知賞罰董有林奥景等劄子

臣契勘諸道約日會合進兵之初須令賞罰分明足以勸沮竊見武節郎董有林權知隆德府數月修葺城池招復逃散人戶極有風績武節郎楊志昨隨种師中先次收復榆次縣大兵既潰志不免退師諸將散逸志獨收集殘兵保據平定屢次立功殺退賊馬理須給賞臣已便宜作奉聖旨董有林與閤職楊志與免合降官更轉一官訖奥景昨于石嶺關失守近又于汶水縣潰散王何作統守禦司人兵中路潰散近又于文水縣敗衄理須重罰臣已便宜作奉聖旨

將奥景王何二人各削奪在身官職令白身充當統制使立功奇功與甄敘訖謹具奏知伏乞聖鑒

御批甚善極當理所有轉官人閤與三省出給官告

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晋人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張灝欲依舊節制將士解圍太原今臣熟思合如何施行奏來臣契勘折彥質奏解潛以節制不一千羊九牧無所適從故罷張灝節制今將張灝所團結召募將士民兵人等亦五百餘人欲往汾州會合折可求身自督戰兼汾州一帶有松子嶺之

類可以出奇皆張灝平時措置去處欲乞許張灝同
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會合解圍更望聖裁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再乞令張灝折可求節制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使臣押到太原府下蠟書人并宣示
張孝純蠟書臣敢不仰遵睿詔約束將帥會合解圍
以上副舜勞之意近具劄子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
制令措置西山一帶伏望早降睿旨庶使不失機會
御批 依卿奏一面畫旨行下

乞招捕賺捷軍劄子
臣訪聞賺捷軍兵勢頗猖獗若不早行招捕招收漸
向東南為患不細臣已昨得聖旨令宣撫司出榜招
諭令人齎榜付曲奇韓世忠及行下逐路提刑司去
訖所有榜文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足見憂國愛君之心嘉歎不忘
乞差种師道巡邊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依舊起發諸路防秋人兵及乞令种
師道統師前去中山照應緊國大事皆未得報伏望
陛下深留聖念取進止
御批 种師道已降勑差帶樞密巡邊 為別無名故以巡邊為名
乞立收復忻代賞格劄子
臣契勘解圍太原不次推恩已有親筆手詔外收復
忻代未曾明立賞格忻代等州不復則太原亦難安
居臣欲乞將立到奇功收復忻代將士與依解圍太
原推賞庶凡有所激勸其王以寧乞前去措置劄子
今同繳知伏乞聖照
御批 依卿所奏降旨曉諭將士

乞殿前馬軍司摘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促解潛前去河東交割職事已行下
令限日下出門去訖臣現今治行但所得馬軍三千
人內二千七百餘人闕馬殿前馬軍司不肯應副雖
蒙指揮樞密院措置應副緣太僕寺等處現今缺馬
無可支撥者伏望聖慈降旨殿前馬軍司摘撥有馬
人兵抵潛須管足庶凡軍容稍振實係國體取進止
御批 足則恐難足得可令摘馬一半應副係現今殿
前軍馬司現管數摘撥一半大率現在一千疋摘

五百疋赴宣撫司作奉聖旨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三

奏議

論郭仲荀劄子　繳進劉韐申狀劄子
發回親事官劄子　奏知約束解潛等會合劄子
乞在外宮觀劄子　繳進通信林牙書詞劄子
乞遣使劄子　奏知行遣親事官劄子
再請宮觀劄子　奏知賈瓊等功狀劄子
親筆宣諭節制事　乞修復塘濼舊朝劄子
宣諭施行節制事　繳進太原賊寨圖劄子

奏知督責張灝劄子　宣諭再劄下節制事
乞致仕宮觀劄子　奏乞起發弓弩手劄子
乞令張慤專一應副軍中糧草劄子
奏知施行大臣擬進文字劄子

論郭仲荀劄子

臣伏見知雄州郭仲荀罷不知何故仲荀沈鷙有謀諳練兵事武臣中所難得雄州極為有功今既罷任未有差遣臣契勘太原現缺總管現今王稟祇是權在城中將來解圍須得得力將官幹辦軍馬伏望聖

慈使與仲荀遣府特除太原府路都總管令隨宣撫
使司候太原解圍之日再行發赴新任取進止
御批 業已與郭仲荀轉一官差隨宣撫司聽候任使
如到卿即一面作聖旨差注

繳進劉韐申狀劄子

臣得劉韐申狀録到太原府張孝純蠟書係劉韐遣
人于鳩尾送書入城孝純方知朝廷遣韐并解潛措
置河東解圍事係今月初一日臣契勘太原圍閉已
踰半年有餘軍民堅守無有二心今諸將約期會合

有可成功之理此誠宗社之休而亦陛下聖德之所
更望少寬聖慮所有劉韐申狀同繳進呈謹具奏知
御批 朕覧茲奏涕下沾衣卿忠義狥國奮不顧身太
原解圍專任卿力但不可出此月恐賊情愈生姦
計朕日夜切心日望捷音更與督諸將

發回覩事官劄子

伏蒙聖慈差到察視覩事官十人臣契勘本司左右軍
已委往河北前後軍已差往河東今中軍已有先差
到覩事官使之察視今來所差到十人別無使喚去
臣已令快行家依舊管押赴皇城司外謹具奏知處
御批 甚善

奏知約束解潛等會合劄子

臣得劉韐咨目與解潛張灝等議定二十八日進兵
會合解圍臣元約二十五日以前以解潛張灝二人
稱威勝軍汾州兩路軍馬器甲錢糧未備故展三日
不出此月使事稍辦集亦所不爭臣已催趣元降付
河東器甲及截撥陝西器甲過懷州界度如期可以
至軍前又以本司銀絹現錢關子節次應副已再行

約束解潛張灝折可求等令如期會合踴躍前去所
有劉韐咨目及臣約束令同繳進謹具奏知取進止
御批 卿切指揮諸將互相照應敢有觀望不進者卿
使行軍法仍令諸將知如立功使除節鉞更有奇
功當如開封儀同三司將士兵卒兩倍推恩若止
逐通出界亦奇功也歸師勿遏卿更詳之解潛似
不用心卿更誡之并折可求卿所奏請並已依奏
付三省樞密院訖

乞在外宮觀劄子

臣耘澀誠懇仰干天聽臣素有小腸氣疾近因冒暑
發作痛楚牽拽腰腹兩日來頓覺行步艱難見力疾
治事深恐有妨軍政誤國大計今將諸路大兵會合
並已進兵太原解危祇在旦夕伏望聖慈察臣非避
事者特降睿旨許令候太原解圍見得次第將本司
職事交割與劉鞈除臣一在外宮觀使得就閑養疾
異時驅策誓先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卿奮然忠義實延社稷之臣朕方賴卿如長城
剗當此恢復大計時豈得有此請今特封還來奏

繳進通信林牙書詞劄子

臣所遣歸朝官通信林牙書詞錄白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通信林牙書詞錄快行四人并李倫春同老押
錢銀絹條三項今日業已起發盡絕數日內想即
可到更俟童貫物來當發金二萬兩付河北河東
兩路卿不須慮朕不應副朕于凡事節儉收拾金
銀錢絹止欲賞賚戰士保守祖宗疆土此大願也

乞遣使劄子

臣近蒙聖訓遣使金國今適其時乞降睿旨令速發
遣庶几不失機會取進止

奏知行遣察視親事官劄子

臣契勘昨承御前差到察視親事官二十人分在五
軍察視今月二十三日有中軍察事親事官閔義一
名飲酒至醉將把門兵士劉興趯打據監門使臣周
全等呵驗委實有酒具狀申舉臣尋送推司根問招
伏情犯臣為係御前差到之人不敢擅行軍法特具
所犯送皇城司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閔義一面處斬軍中不可不嚴肅卻特更差十

人親事官去與卿使喚今來有過委卿一面斷遣

再請外任宮觀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劄子自陳因冒暑宿病發動乞
候太原解圍就緒日除一外任宮觀特降親筆不允
仰戴天恩伏深感泣竊念臣迂愚無取誤蒙陛下特
達之知付以重寄不敢辭難今者大兵進發指期破
賊保全舊疆臣敢不力疾自效但于仰遵睿算破賊
解圍之後乞賜矜憐從臣所請則終始大德異時圖
報誓先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卿副朕委寄竭身徇國朕甚嘉之惟願破賊解圍之後當與卿共享太平之休勿復再有陳請

奏知賈瓌等功狀劄子

臣據劉鞈王璞狀申賈瓌楊志于壽陽縣界節次攻擊賊馬及殺獲近上首領趕墮崖谷死者不計其數兼捉括活人稱賊衆中說今次南朝人馬硬不似前日必是將銀買來雖小捷未足到然大兵會合繼進亦足以為先聲除賈瓌已取到立功人功狀奏聞外楊志功狀現會取保明謹具奏知

御批可喜皆卿措置所致賈瓌楊志疾速保明功狀當優與推恩朕削減濫賞專以官爵賞軍功將士

親筆宣諭節制事

節制不一亂之所由生也朕已屢批付卿外今三省樞密院定議再劄下可行下諸將朕行遣應副邊事雖在寢食之間亦不敢忘此付卿知

乞修復塘濼舊制劄子

臣契勘塘濼深不可舟淺不可涉限隔賊馬實為國家永遠之利緣塘濼有蒲魚稻田自來係屯田司拘管以修治隄防為名其實以充私用往往放洩塘水營利自豊漸合塘濼湮廢不足限隔深失祖宗之意今來新開塘濼皆係民田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河北路轉運使相度會計一歲所修隄防之費量自轉運使及朝廷應副不許種植稻田其蒲魚之利許小民採取庶几塘濼漸復舊制而沿邊比居貧民亦蒙被陛下德澤實為大惠謹具奏聞取進止

御批依奏卿一面作聖旨行下訖奏

宣諭施行節制事

節制事一項付卿施行庶歸于一易于聽從朕已親筆批去今再劄下可遍行付諸將

繳進太原賊寨圖劄子

臣昨遣郭執中隨解潛軍至北關令照會控扼將士具到劄子并畫到太原賊寨圖一本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郭執中老成且素知兵法卿差去甚善今日童貫金已到河北河東差內侍陳珣楊公謹管押逐路轉運使各一萬兩卿軍前三千兩竊恐轉使無力應副卿可與措置庶几共濟國事朕應副兩路

行遣寢食未嘗忘願早祖宗疆土復

奏知督責張灝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示張灝奏狀令臣措置施行臣契勘灝昨緣罷節制不肯與事致汾州等處軍馬久失整齪既蒙聖恩復還節制自合星赴汾州治兵上以報國下以救援父兄久在圍城之急乃以催督糧運為辭久留平陽府及稱得折可求報汾州有賊馬出沒且在回牛嶺照應顯是推托逗遛不進臣已作奉聖旨劄下折可求須管收復樓煩縣又劄下李宗應副

錢糧般運晉絳解斗不管闕誤外一面催督張灝赶趁大兵責以不忠不孝之罪將來解圍太原如灝輩實不可驅使乞候解圍後便罷灝察訪使謹具奏知

御批　張灝如此顯見有誤大事卿自可一面施行

宣諭再劄下節制事

臣檢會九降指揮宣撫總制置護諸將仰諸路制置統制軍兵官遵依九降指揮並聽宣撫司節制如取宣撫節制不及者令聽制置節制其張灝种師中王以寧既統領兵馬自合依諸路例制施行

乞致仕宮觀劄子

臣輒瀝誠懇仰干天聽載惟冐瀆良積兢惶伏念臣學術迂疎才能淺短章遭陛下龍飛之初誤蒙識擢獲參大政方金冦犯順危城之下特被委任晝夜罄竭不敢辭難常以叨冐過當欲俟賊退事平之後乞歸田里章疏屢上不蒙俞允佩戴恩德以感以銘此者奉命宣撫兩路河東河北夙號事繁眷倚之重尤非愚臣所能克堪力辭不獲迺勉就職與圖報効以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憂而臣一介庸儒素不諳練兵

家之事號令不明方畧無取自出師以來將士屢北未能有尺寸之功仰荅殊遇夙夜憂悸不遑寧處舊有心氣之疾怔忡健忘頓不能支若不投誠控告君父詎復為臣言者軍政廢弛有誤國家大事雖伏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旨擇所以代臣者罷臣職任許令追還前去聽候指揮如蒙天恩終始保全未加竄責令臣守本宮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俾得退休養疾不勝感戴激切之至取進止

奏乞起發弓弩手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今日已統領到土兵等現依則例犒設及支散器甲節次起發赴解潛軍前據折彥質劄子稱解潛日下委是危急等候前來策應臣已曾奏聞乞降睿旨將守禦使司勾去弓弩手及撥付种師道下湖南將兵依舊起發赴本司差往河東策應伏望聖慈體念解潛一事緣金賊重兵前來委實頭重或有疎虞遂致猖獗則威勝澤潞一帶使見搖動特賜允從差人管押趲程前來不勝幸甚取進止

御批四日已發去朕行遣邊事不使少有遲滯不曾少放心日逐憂念

乞令張慤專一應副軍前糧草劄子

臣昨已得旨令張慤張益謙專辦應副本司糧草除張益謙已往劉韐軍前外張慤近准尚書省劄子令往中山府司糴買本司闕漕臣應副竊恐誤事無糴買自米只今委官不須置司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令張慤專一應副本司糧草其中山府糴買另委官前去施行謹具奏知取進止

奏知施行大臣擬進文字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示大臣擬進文字四件臣看詳皆可施行已逐一行下諸路將帥去訖臣契勘大兵進發會合今已三日仰遵睿算冀克有成但臣責任之責重夙夜震懼不遑寧處才候軍前有報即上聞次謹具奏知

御批卿想勞神朕自二十八日至今夜卧不安枕席惟俟嘉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四

奏議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乞待罪劄子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奏乞于懷州置司劄子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奏知掩襲南北關賊馬劄子
再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奏知令劉韐等度相事勢進發大兵劄子
乞優贈陣亡孫逵等劄子
繳進折彥質等咨目劄子
待罪第二劄子
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劄子
奏知進兵次第劄子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奏知劉韐欲由壽陽進發大兵劄子
乞降衲襖劄子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臣據劉韐申王璞王淵等二十九日于竹寧下寨擒報有金賊二千餘騎過平城縣南已整陣前去掩殺契勘平城縣在遼州之北正繫去太原之路賊知宣撫制置兩司在威勝軍一路故以重兵前來捍禦而以輕騎過遼州之師今解潛既能禦賊重兵則輕兵必為王璞所破乘勝逐北别無阻節決須解圍及牽制南北關賊勢數日間決見次第臣愚竊謂金賊若潛伏山谷伺我師之出據扼險阻以斷糧道且絕援兵則深為可憂今先來迎敵乃我之利又得湖南北兵前去應援據險以南方强弩火箭射之定須退走平定汾遼之師並進決有成功之理臣蒙陛下委寄之重處有疎虞日夕惶恐仰賴天威冀克有濟更望聖慈下有司取河東地圖一本置御座之側臣每奏報諸路進兵接戰下寨去處庶可稽考謹具奏知

御批　見有圖一面日逐稽考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臣據解潛申自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相拒依舊于尾甲村占地利下寨相度賊勢進兵及本司參議官郭執中勾當公事董元凱劄子稱北關把守使臣除彭彥一寨為賊攻破外其餘王孝忠鄒處節陳思恭等寨依舊據險固守賊馬現在南北關內盤泊為北關殺千餘人解潛諸部殺二千餘人皆精兵所以不敢前來衝突臣契勘金賊包藏禍心非特堅圍太原又欲乘此秋涼決策深入自非前期整齪軍馬已有

隄備則賊馬猖獗勢未可知前此兵將望風輒潰今解潛种師弓等與賊血戰拒捍賊馬不使侵軼已第四日深為可嘉臣除已約束解潛驅逐賊馬不管別致疎虞相度進兵外仍令開具保明立功及中傷陣亡人先次推賞庶几有所激勸其退避人已斬百餘人訖現在已有次第就緒謹具奏知

御批 立有功勞及傷中人自當先次推恩疾速保明奏來朕當不次遷擢

乞特罪劄子

臣以菲才誤破陛下知遇常願奮不顧身以圖報效近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兩路宣撫使司任大責重體不克堪業已累具辭免不蒙俞允黽勉就職自出師以來日夜震恐不遑寧處究心竭力期解太原之圍以副陛下眷獎之意而制置副使解潛與賊相遇于南北關力戰累日兵卒潰散致誤國事皆緣臣節制不明方畧無取之故以致有此疎失罪何所逃伏望陛下聖慈特賜誅竄以允公議臣以軍政不敢擅行文劄現俟職待罪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所乞不允仍止再請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得劉韐咨目并申狀具道進兵次第并招納到耿守忠手下人謹同繳進今解潛軍潰所望立功解圍者惟韐所遣兩項人馬汾州所有威勝軍一路一馬及臣節次遣去兵未有統屬權係折彥質節制竊慮難以責辦所乞與范世雄進職差充宣撫判官令節制威勝軍一路一馬破敵解圍伏望陛下聖慈體念今來河東事體危急出自睿意不愛官爵使人奮不

顧身上以寬陛下北顧之憂下以應援諸路之師一
時之志如范世雄才畧兩作帥臣熟于兵事付以節
制必能大事成功乞伏速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御批 范世雄充當甚善已降旨訖續次封賜告去卿
可一面作奉聖旨與范世雄令先供職不可緩衲
袄已發一萬領續見催發去次湖南人已指揮訖
朕數日以來煩惱不可言太原事思之若痛苦痛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臣據折彥質劄子解潛一行人馬連日血戰至初四

日辰時賊併力攻犯營柵遂致奔潰潛并將佐未知
去處彥質現于威勝收集散亡人兵竭力控扼又據
隆德董有林申探到初四日辰時以來金賊衝撞透
中軍解制置隨時上馬引帶使臣東北上去臣旋契
勘解潛于南北關拒捍賊馬委是竭力但兵卒尚襲
舊態遇敵輒潰到將佐等不能自立雖嚴加約束未
能改革今來解潛失律致誤國事皆臣節制不明方
畧無取有失機會除已别具劄子待罪外現令折彥
質等根尋解潛現在去處招集將佐及潰散人兵控
扼賊馬及令威勝澤潞嚴為守備于瑯車天車關諸
處差設人兵防守把截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解潛折彥質等用命士卒不能支吾可與放罪
出來收集潰散人兵控扼賊馬
乞于懷州置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相度進至澤州臣契勘自懷州至
澤州一百餘里不甚相遠其所于軍前皆繫遥制然
懷州阻山帶河控制河北河東兩路糧道易通可以
禦敵保輔帝都正宣撫司可以置司去處若進至澤

州則無險可扼難得糧食只可照應河東一路臣欲
乞只置司于懷州令范世雄節制軍馬前去俟得南
北關可以進兵續行相度更乞陛下聖裁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勘勝負者乃兵家之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
柵不如法為金人衝潰今折彥質招集已見次第若
措置得宜即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
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寛天慮取進止

御批 納襖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現差內臣一兩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賊屢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便勝千萬慎重庶寬朕慮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

奏知掩襲南北關賊馬劄子

臣契勘賊馬衝潰解潛軍只據南北關不敢猖獗深入必為王淵等處牽制竊慮賊分重兵捍禦諸路軍馬只以疑兵據南北關可以乘機襲奪已逐急劄下

折彥質令陳廸雄充統制官郭浩差充副統制官令募人前去探順如可以乘機掩襲即一面統領本司發去生兵措置施行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甚好乘其不備然須十分防其衝突世雄速令前去與措潛措置南北關掩襲牽制邀汾界賊馬

再乞差充世雄充宣撫判官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降睿旨差范世雄充宣撫判官伏望聖慈早賜詳酌施行庶令節制湖南軍馬策應解潛決保成功如范世雄老練兵事累任帥臣數千里勤王令此統兵前去與一近上職名以激勵之誠不為過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批 已依卿所奏行告令快行人賜御訖但切持重捍其衝突若再舉解圍須汾州南北關平定等並進庶分賊勢千萬不可輕進朕日夕驚憂心神不寧卿再三誠諭諸將切不可輕進以圖萬全可也

奏知令劉韐等相度事勢進發大兵劄子

臣得劉韐申狀咨目稱王淵等兵已到榆次縣界探得解潛前軍有走散之人方據山下寨乞駐軍候解

潛整齊並進劉韐已指揮令疾速前去榆次縣側近下定硬寨分遣奇兵擣賊巢穴及間道遣人報太原出兵腹背夾擊措置解圍若探得解潛軍出南北關即王淵軍馬便合拔寨趨太原臣契勘令解潛軍潰竊慮王淵折可求等探知不敢進兵及賊馬既潰解潛之師分兵前去捍拒諸路軍馬不得前進已一面臣劄下劉韐等令更切審度事勢如諸路聲援相及可進則進及十分過作隄防照護糧道不管別有疎失去訖所有劉韐申狀咨目同繳進呈謹具奏知

御批 切不可督戰根本事大兵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此切留意朕所深願

乞優贈陣亡孫逵等劄子

勘會解潛統領人馬于南北關遇賊見陣相拒所有獲級并傷中陣没之人臣已指揮解潛具姓名保明申宣撫司切待具奏推恩施行及訪聞得使臣孫逵張遠首先奮身直入賊陣亡殁委是忠勇可嘉臣亦已指揮解潛具事狀供申及差人遍于陣地根尋逐官屍首如法殯埋并具伊等家屬去處申本司切待

優加存卹支與賻贈及保奏朝廷乞優與逐人本家恩澤以為忠勇死士之勸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當與賻贈節度使其餘將士優與恩澤疾速保明

繳進折彥質張灝等咨目劄子

臣得折彥質咨目解潛已到隆德种師弓等將佐及招集人兵漸見次第現行整齪以圖再舉今得范世雄湖南北路兵馬前去軍當復振兼得張灝咨目折可求進兵已至丈水縣界亦有賊馬前來捍禦見占穩措置今同繳進呈謹具奏知

御批 可劄下諸將捉到姦人當子細詰問情由以誅勝之日俟嘉音

待罪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解潛師潰待罪乞賜竄責伏蒙聖慈特降親筆不允仍止再請仰荷天恩以感以懇伏念臣自膺委使義不顧身雖殫夙夜之勤曾靡涓埃之補將士失律責在帥司節制不明方畧無取誰執其咎伏望出自陛下睿斷特正典刑別委能臣不誤國事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忠勇任事實副朕望裨將少退軍中常事所乞不允仍止來章已令王襄齎詔前去今再批付卿

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劄子

臣伏奉宸翰問初一日力戰熙河路蕃僧臣體訪得上件蕃僧委是率先用命親手殺百餘人現今重傷在軍前將理臣已劄下令具功狀保明外先次支與銀絹一百疋兩訖欲乞且留軍前使喚俟事平日發遣赴闕謹具奏知

御批 除王忠孝等已轉官外其餘軍兵全軍各轉四

資各支銀絹十匹兩卿督令速保明奏來并支與
銀絹令當折彥質面前支訖奏

奏知進發大兵次第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處分進兵次第識如聖訓臣已遵稟行下外契勘自約日進兵已踰十日緣解潛遇敵力戰師潰汾遣平定之兵亦不敢進令王淵之軍在平城縣界折可求之兵在文水縣界劉翊買瓊之兵在壽陽縣界皆下硬寨等候南北關出兵齊進令陳迪郭浩等已前去占據南北關解潛范世雄之

軍進還前進臣已劄下劉韐折可求等令各督責諸將儹掤進兵遇敵重者深溝堅壁以相持遇輕敵者整陣設伏以邀擊前無阻礙者徑趨太原如互相顧望首尾不進當坐逗撓之罪已行下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亦不可令孤軍深入可先督范世雄解潛等兵速前去與諸路軍兵同進解圍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臣契勘解潛南北關之戰雖致師潰然將士極為力戰其陣亡傷中立功血戰之人自合推賞臣已行下諸寨保明去訖前此師潰陣亡傷中立功之人不復推賞今宜革去此弊使將士知勸漸肯用命具累次潰散之人亦密喻折彥質解潛范世雄令根究痛行斬決庶凡軍兵知所畏憚漸就軍律惟軍政不脩之久一旦號令欲其赴敵視死如歸誠為難事惟當以漸革之久當自改合具奏知

御批 如此正合朕心卿更勉力分朕憂俟成功當有厚報祠祿已差吏部使臣起發訖所有差下內臣俟別有物即令押去次湖南兵已依奏付守禦使

奏知劉韐欲由壽陽縣進發大兵劄子

臣昨據劉韐申狀欲令王淵與劉翊劉士元等合軍由壽陽縣取道前進及遣楊志買瓊等出奇擣虛與土豪秦中實等乘夜會合直趨太原臣現已行下劉韐令占穩措置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切不可令孤軍深入決致敗事不可幸一勝切須再令汾州南北關出兵三路並進方可先次令兩行整齊人馬王淵若孤又敗愈難下手

乞降祠祿劄子

臣已具奏聞乞先次降下衲襖二萬領支散湖南北
路人兵伏望聖慈令速賜支降餘者亦令接續前來
般赴河東應副軍前支用取進止
御批 現已催督已有發去者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五

奏議

乞差王元充本司都統制劄子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乞正典景王忠孝等軍法劄子
乞選幹員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奏知王淵等顧望不進兵劄子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奏乞差有風力名望人知濬州劄子
乞韓世忠等劄子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乞督劉韐進兵劄子　乞不許推賞王以寧劄子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韐等進兵劄子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乞留解潛彥質劄子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奏知世雄進兵劄子　奏乞降奬諭下張煥狀
奏劾張灝兵退卻及待罪劄子
奏知候种師道到交割職事劄子

親筆宣諭委寄始終　宣諭聞已斬冀景
宣諭得捷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乞差王元充本司都統制劄子

臣累奉宸翰宣諭汾州一路將帥不可倚仗今果如
聖訓尤幸軍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下寨牽制賊勢但今日將佐勇而有謀絶無其人如折可求輿景等皆累經敗衄雖湔洗用之責以後效氣決不能復振臣欲乞差王元充本司都統制替折可求曲襄充副都統制替張思正折可求令還任照

管隣府路邊面張思正輿景如未正軍法並重行編竄庶凡將士有所懲戒其軍兵累經潰散及今次首先退避人臣已劄下張灝令密行體究一面依軍法斬決去訖曲襄現以罪繫京兆臣曾見曲奇稱其可用已一面勾取外所有王元乞降睿旨令速起發前來其折可求等候王元曲襄到日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王元不甚中使休要已差劉錡替折可求只恐帶了本路兵馬張思正輿景何用卿可一面處置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臣據張灝申今月初六日折可求進兵至郭柵寨初七日卯時與賊兵戰殺退兩合賊增兵犯陣左陣兵力不加遂散動兩陣人馬竭力捍賊適兩時方退恐賊再來奔衝挪移還汾州元帶兵馬三萬七千餘人除衝散兩陣人馬現收禁外現在人馬三萬四千餘人騎已再行團結及據折彥質備録到折可求狀見于汾州待罪已具奏聞去訖契勘汾州兩頭項兵馬別無依仗將帥可求退保汾州人兵不甚散失未可督責使令前進臣已作奉聖旨特放罪令于汾州城

外整齊軍馬下定硬寨選擇精鋭人兵時復深入牽制賊勢如可以前進即進還挪進發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折可求不中使已令御帶劉錡輟與卿使此人忠勇可用令專節制一路兵馬其餘人可罷節制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所統將兵峒丁刀弩手共三萬人餘除留下患病人其餘並已起發前去現催解潛疾速整齊軍馬候世雄到會合進兵謹合奏知
御批解潛不中使可專委范世雄獨當一面敗軍之

將感衆聽亦恐妨妬立功之人

乞正樊景等軍法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諭王忠孝等將士功賞聖恩隆厚足以激勸用命立功之人但將士怯懦者多動輒奔北未能仰副陛下張皇六師之意賞既重則刑必行乃克有濟臣現體究解潛折可求下首先退避之人如樊景輩皆累經潰散自當立正軍法以為行軍退避懲戒其提到軍前退避士卒各依軍法施行庶几漸革前此玩習之風謹具奏知

御批 所辦甚好卿如此能分朕憂嘉歎不忘王忠孝等告已付折彥質賜卿更取會到與未到奏來

乞選幹臣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撫勞有加仰荷隆恩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竊念臣自今春以來蒙被委任皆極煩難不敢辭避初為留守繼為親征行營使又為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今為河北河東兩路宣撫使自春徂秋俾夜作晝無少休息比日出師尤極憂懼寢食皆廢鬚髮盡白深恐心慮凋耗智術淺短有誤國事與其將來受斧鉞誅勿如早退伏望天慈矜憐照察選老成諳練兵事大臣前來軍中代臣職任許歸田里終始保全使臣不致顛隮仰累陛下眷獎之意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封還所奏今後勿如此方賴卿鎮撫決難施行

奏知王淵等顧望不進兵劄子

臣契勘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四日凡六日解潛于南北關遇賊馬相持四日力戰而潰是時賊之重兵皆在南北關王淵若能乘虛速進則太原之圍有可

解之理出師六日只在平城縣西駐泊而平定軍之兵亦只在壽陽縣地方顧望不進至關兩路師却使即退回殊失應援牽制之意今又自務保全不復圖進兵解圍之策其情可見謹具奏知乞賜聖察

御批 累批去卿可照會施行邊事方今未寧想勞神慮更宜堅懲期于旦夕解圍廼朕望也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臣伏奉宸翰王淵軍馬不可督令深入恐孤軍失利

臣契勘王淵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九日只在平城

縣西去遼州只數十里劉韐聞南北關汾州師卻即
時勾回不曾遇敵臣亦不曾督令深入如解潛折可
求之師臣每約束只是務令持重行數十里皆遇賊
而潰此蓋將佐不才士卒不用命臣節制不明之是
罪若謂疾驅深入以輕進故致此敗衄即初不如此
伏乞聖察
御批識如所論更宜厚賞罰激勵士卒用奇決勝一
委在卿持重控扼亦當留念
乞韓世忠等劄子
臣伏奉宸翰差劉銳前去汾州替折可求臣初不識
銳昨曾見种師道稱之今蒙御前輟去甚幸可求俟
銳到須令還麟府照管邊面不惟累敗不可倚仗亦
恐強之使留不肯用心但須俟銳方到可指揮臣已
差王忠孝前去充副都統今日聞忠孝以重傷就醫
恐去不得即須且用曲裏更俟體究及曲裏到此詢
以方畧今日將佐極難得人素不曾拊循只是聞聲
且便使喚所以臨事未必得其實效近見報召韓世
忠董騎黑真赴闕此數人臣今春曾經使喚伏望聖

慈令發付本司差往軍前實為大事有濟取進止
御批依所奏數內韓世忠京師為無將且留外餘卿
一面勾取使喚王忠孝且多方與恩卹難得難得
奏乞差有風力名望人等知濬州劄子
訪聞知濬州王師古患病在假久不供職緣本州正
當河北衝要控扼之地昨因金賊殘破之後修葺城
壁製造樓櫓開掘壕塹皆未就緒今來防秋之際全
藉有風力才幹守臣竭力措置須至奏聞者右伏望
聖慈速降睿旨令朝廷選差有風力人承替王師古
仍不受俟告疾速起發赴任供職所貴不致闕事
御批一面選差人承填訖奏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伏奉宸翰狀王以寧奏極可採令臣使之出奇撓賊
焚掠糧草及招誘歐守忠等臣已遵稟行下契勘以
寧勇而有謀然人或謂之狂今日艱難之秋若非狂
者安能為冒矢石而立功名哉更望聖慈保全必能
自效臣已令王以寧與范世雄會合措置解圍必先
誘賊使我軍得一捷然後可以鼓行而前謹具奏知

御批甚好王以寧當力為保全

乞推賞王以寧功狀劄子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以寧許孝烈等以閒敵捉獲番賊一百餘人特與轉三官內王以寧仍除直祕閣承御前差快行家齋到王以寧告一軸已收管訖契勘上件番賊續據王以寧申言語不通恐是包家人馬因南北關潰散在村落打刼逢官軍前來抗拒閑敵致被官兵捉獲現押在平陽府根究臣已差使臣并曉番語人前去體問如委是包家人即押赴种師号下依舊使喚其王以寧許孝烈等不合推

賞如係金賊即行給降俟體究到事績實具奏聞次

御批依奏

乞督劉韐進兵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祖宗之地當竭力圖解斷不敢言棄及今臣約束諸將務要持重守險伺便解圍臣敢不仰遵睿訓除已措置行下外契勘汾州一路軍馬祈可求等不可倚仗須候劉韐到日進兵尚未見起發前來乞降指揮今星夜趲程前來供職劉韐以河北防秋為言無進兵意臣雖已諭韐今部分諸將與范世雄等約期會合再圖解圍深慮韐得安肅軍報金賊重兵壓境牽制依前顧望不肯進兵則南北關汾州難以獨進伏望聖慈特降親筆督韐進兵仍錄付臣照會所有臣近與劉韐咨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常批與卿者文字便是批與劉韐者可照會施行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韐等進兵劄子

臣據張灝王以寧申十五日整齪軍馬訖犒設將士斬與景及首先退避兵級百餘人號令訖進兵至十七日午時奔得上賢嶺諸將用命殺退金賊二十餘

里死者如麻已占據文水縣了當係張師正統制軍馬前去臣已具奏聞及行下張灝等令保明得功人及丁寧誡諭更令占穩審度利害進兵及劄下劉韐范世雄解潛等令疾速乘機會合前進緣韐閑河北探報累得咨目文字未有進兵解圍之意臣已累具奏知外伏望聖慈速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奏所措置極善昨日聞捷中外人民共相交慶更行下諸將切當十分防備恐不測來奔衝不可孤軍輕入今劉韐占穩牽制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臣契勘奉使粘罕軍前張允已還闕頗能道賊中次第伏望陛下聖慈特令賜對可備詢問其金國欲遣使人前來使名不遜及河東現屯軍馬恐為窺伺已嘗具奏聞伏乞速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 今于不曾屯軍馬別路疾速前來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臣今據詹度所畫到中山府州軍圖稱本府已差到防秋人兵五千人外餘別去處並未差到謹具奏知

御批 已差發兵一萬人分往諸處

乞留解潛折彥質劄子

臣昨接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解潛今發赴錢蓋下使喚折彥質赴闕張灝罷節制臣契勘解潛折彥質才雖怯懦然西人終與西北將士相諳一潰之後且當責其後效使之整頓收集以圖再舉范世雄初到未知事情本末且與西北將士亦未相諳羔亦須得一風力武臣以為之副臣意欲且留解潛折彥質與世雄同協措置事宜候踏逐到可用武臣令替解潛

臣已作奉聖旨行下誌其新差汾隰等州都統制官劉銳至今未見前來乞速賜指揮催督施行取進止

御批 依卿所奏劉銳一兩日起發彥質畧今來奏事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臣現據范世雄申狀已整頓軍馬出南北關下定硬寨據險進兵應援汾州一路軍馬及據王以寧申報已分兵前去收復祁縣謹具奏知

御批 更令諸將當十分占穩不可輕動落賊姦計

乞吏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

御批 業已差韓世忠統領人兵一萬人前去應援河北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

奏乞降奬諭下張煥狀

訪聞安肅軍知軍武功大夫張煥自到任以來修整城池樓櫓教閱軍卒不自愛身敢出禦敵虜敵亦稍畏之常作禦鐵騎奔衝陣圖日逐親自教習士卒委

實用心須至奏聞者右臣伏望聖慈特賜獎諭下張
煥㞐使愈加勉勵以圖報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御批　獎諭令付卿

臣據張灝申稱汾州一路軍馬收復文水縣日金賊
增兵力戰半日間勢力不加將士退却已備錄奏聞
外契勘張灝違本司節制擅發軍馬致令落職姦使
及臣不能節制張灝使違約束有誤國事伏望聖慈
並行斥責已具奏劾待罪取進止

御批　不須如此安心供職

奏知候种師道到交割職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候种師道到起發赴
闕議事臣已知委訖候种師道到日交割本司職事
即時起發前去聽候指揮謹具奏知

御批　十日牧此奏知軍中平安無事可喜可喜金人
河北大段猖獗卿可候种師道到日量帶衙兵等
廵歷河北一帶去處至滑州照應措置驅逐賊兵

親筆宣諭委寄終始

裵廩至知卿在軍中悉意措置至忘寢食鬚髮皆白
體國如此何憂不濟更宜安心勉力以成大功副朕
委寄終始不移之意卿每奏請並一一應副凡事但
奏來

親筆聞已斬冀景

聞冀景已斬甚善廼御衆之道久不相見極思企及
聞班直四人逃走往范瓊處可差人押來禁衛有法
不得逃走

宣諭得捷

今日得捷奏如病獲痊皆卿措置之力欣躍無窮更

宜報劉鞈等同共破賊人且須十分便宜不可以
少落姦計所有將官已轉五官其餘人疾速保明聞
奏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李綱不得輕易出兵更與諸將熟議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六

奏議

賀皇帝登寶位表

臣綱言伏覩建炎元年正月一日赦書皇帝嗣登寶位者多難之際貴主以興天地神祇永有顧歆華夏蠻貊永有奏事臨照所暨呼舞惟均中賀臣聞天生烝民必立聰明睿智之主以為之君故萬邦羣黎有所戴仰國有大故必建戚藩宗屏之懿以纂其祀故社稷郊廟有所依歸自有生民以來書契所載古今通

義何莫由之國家受天眷命垂二百年聖、相傳功隆德洽丕冒海宇涵濡羣生而靖康改元之初金人稱兵犯王室為長蛇封豕以荐食上國為彗孛欃槍以攪擾中原前皇帝為生靈屈已以講和以宗社堅壁而固守曾不悔禍莫肯退師卒其犬羊陵虐天邑金湯失險朝廷以危致二聖鑾輿之北征及百官宗室以咸從夷狄之禍振古所無含生之倫痛憤徹骨况臣世荷寵榮嘗忝近司聞問震驚叩心泣血天佑我宋篤與貞人脫身免城之中擁師大河之外謳歌

獄訟不約而自歸將校臣民叩閽而有請纂繼大統紹隆前休爰即興王之師都以履崇高之位神器不至于久虛萬機不至于久曠豈人之力實天所為恭惟皇帝神聖陛下溫恭而文英睿以武夙受茅土為國屏藩世當平康韡棠棣之華鄂時適艱難赴鴒原之急難咸德素結于人心孝友聲聞于群聽紹千載之休運膺命世之嘉期以成再造之功以建中興之業而臣適承召命祇造闕廷率義旅以爲驅靡捐自效聞大號之已建悲喜兼懷冀得覲于清光以粗陳

于愚悃激忠偷效矢死為期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上皇帝封事 被領開封府事之命揔師次江寧府上皇帝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强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

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頼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于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頼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為避敵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軍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乏人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

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于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亦不與也有以先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于能守而于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

人惟欲造為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于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通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専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載每戰得地輙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

之今于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于今日禍故如此豈不可重痛哉或謂告之兵力不迨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抗拒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却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掠即行掩擊則糧餉絶而虜可圖

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
勝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
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
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
主人之室探囊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
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于
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
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
今與人鬬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

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
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沉于虜廷生靈
陷于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
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賴依萬邦黎
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
于屢見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
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
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
久動群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

社稷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
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
守者當何所從可而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
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為何如而
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仇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
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
得或為豪傑之所據密爾畿甸易為侵陵守豈復易
圖復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之人撫御皆散而為盜

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
募于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
國論以何為宗頎日惟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措
宜有策于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
者非得望清光于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
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
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
仰望以為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當害之臻
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複續故無如禍亂而

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于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于靈武況我有宋輻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是用哉倘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忠駕馭豪傑攬用賢才法創業之雄謀草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浞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年去秋不遠非早

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吾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擢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安危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以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于倉卒擾攘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加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為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其策百不得行于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城而

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令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痛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廷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蒙塵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狥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于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者况于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
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才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

未底績而治亂安危之機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臣以跡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竊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惟望陛下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之所以盡區區忠義于陛下者乃所以仰報二聖知遇之隆非徒苟焉而已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七

奏議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州軍奏狀
辭免尚書右僕射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劄子
謝賜茶藥表　辭免御筵奏狀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濱于死所省過用舊乃幸許于生還叨秘殿之華資曆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報最爲難敢冒貢于忱辭以仰干于鴻造謝伏念臣迂庸有素結納亡奇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曳筆于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于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憂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蜮之射影終遭讒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緣蒼蠅變

白而為黑必欲擠之死地豈捷竄之蠻方賴神明之
獨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竊
寐懷君恐墮胡虜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京城撓令
阻隔者半年烟火斷絶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
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
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沉疴之去雖韓安國起徒
步以為内史而張子高由亡身以刺冀州方之旂蒙
詎足為比顧以才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騖
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

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域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父憂
辱之日豈人臣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國步軸轤
啣尾破巨浪于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于隆暑碎身
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統
英武震于夷狄孝弟感于神明攬用賢才駕馭豪傑
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
志氣凋落抑強扶弱詎堪牧養于細民修政攘戎庶
可圖上于方畧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
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晩先朝露而塡溝壑結草為期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右臣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臣竊以國家艱
難之時特加湔洗有所任使不敢辭免然京邑浩穰
之地當金人殘破之餘必其惠政足以牧養細民風
力足以鎮服姦猾乃稱茲選實難其人而臣憂患相
仍志氣凋落使當繁劇之任必貽瘝曠之愆伏望聖
慈許臣祗赴行在朝見上殿訖特除臣一在外宮觀
差遣任便居住則仰荷天地保全之恩尚冀異時得
盡犬馬萬一以圖報稱臣無任惶懼祈懇激切之至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右臣昨自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責授保靜軍節度副
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夔州安置未到間蒙恩復元官
除前件職名差遣係閏十一月三日聖旨道路艱阻
近方承命臣自在遠方聞金人攻圍都城之久凡以
忠義自奮者皆募兵入援況臣荷國重恩嘗叨柄用
願效犬馬之力夙夜不遑徙以身在罪籍不敢妄發
及承召旨即日率湖南提舉等司勤王人兵赴元帥
府稟受節制會合前進行次池州伏覩元帥府檄書

方審都城失守二聖播遷臣子之心不勝痛憤至太
平州伏覩陛下嗣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宗室及官
員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元帥府指揮
激于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仰交付所至州
縣兵官量帶人從前來行在契勘臣所率係湖南提
舉等司人兵係朝廷指揮所起之人即非私募今來
防秋不遠竊慮難以放散臣見節制取真揚便路前
去泗州宿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量帶防護當直
人趨赴行在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候臣到日取令先

次朝見上殿謹錄奏聞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
州軍奏狀

右臣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行次江寧府有作過軍人
首領周德等昨于四月一日反叛脅逼徒衆拘囚安
撫使宇文粹中殺傷鈐轄兵將兵通判已下官員數
十人士民死者甚衆劫掠官司財物為之一空據城
守拒東南震動雖受發運司招安借補官職一向遷
延推托緣故不肯起離怙衆阻兵作過如故人情洶
懼臣以便宜檄令聽受節制前去勤王其周德等以
重兵四集方肯聽命棟到勤王人兵一千餘人皆係
周德脅從之衆欲起發間據江東路安撫使司申稱
其首領補官人周德等四十六名已行軍令處斬訖
外其餘軍兵自不相干已差本路提舉常平官王枋
統領隨逐臣起離江寧府前來東南人情方始安貼
臣已牒王枋統領上件人兵于泗州屯泊聽候朝廷
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上件人兵分隸京東路
州軍雜散其衆候到令具軍分姓名報江寧　津遣

逐人家屬赴分隸去處勿令更歸庶几別無他虞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加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者尹鏊
京邑之劇冒貴恍辭延登揆路之華遽頒渙號方傍
政撥戎之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實才自揣非宜識難
叨據敢籲天而有請良蹐地而靡容中謝臣聞自昔中
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而克有功傳說之
相武丁濟巨川作舟檝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

有文武之姿光武起于南陽鄧禹為之羽翼元帝興于江表王道為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乂況于撥亂反正大有為之君豈高識遠畧不世出之臣恭惟國家渾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隣之逆道因中原以詐謀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以興開封建牙虎步大河之外齊國履極龍翔興王之都因將帥思親枕戈待旦革積年之蠹壞新函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帝之辱以伸

中國之威宜有傑才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實非瑣屑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識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才疎自笑落落而難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毀之銷骨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幸于賜環遂雲龍之廷而方期于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生豈謂皇帝陛下默而識之于衆言淆亂之時舉而用之于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濫及非才顧蚉力豈足以負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

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允廸棟隆之吉力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于保全蓋于萬方同資于慶賴敢輸悃愊仰冀哀矜臣無任幸甚

辭免尚書右僕射劄子第一次

臣伏奉制命除臣今官已具表辭免以聞者伏念臣信古大過涉道弗優秉抱愛君憂國之孤忠初無防患保身之遠慮被兩朝之眷遇躡衆俊以馳驅忌嫉者多讒謗易積自去天闕迨今逾年豈期夷狄之憑

陵遂致宗社之危急聞問驚怛泣血痛心恭承睿主飛龍于宗都適當微臣賜環于湖外所願俯伏文陛瞻望清光數陳苦心獻納至計然後丐此骸骨歸于山林拭目中興沒齒無恨伏蒙皇帝陛下眷知有素圖任獨先俾其效力于艱難之時欲使收功于桑榆之日上荷恩德應當捐軀而臣憂患以來凋零志氣加有負薪之疾初無濟川之才倘不量力而度能必致壞官而誤國敢披陳肝膽仰冀矜憐改授俊臣收還成命勿嫌反汗之罪以免覆餗之憂伏望陛下

特降睿旨俟臣朝見上殿訖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以安愚分干冒天威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謝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意以臣赴召將次闕廷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茶藥各一銀合者祗覲清光千載日馭之密邇丞頒温詔爰瞻星使之来臨憫其微勤錫以異數仰荷眷恩之厚不知感涕之零中謝伏念臣被遇兩朝粗守一節當陛下龍飛之際適微臣環召之初顧兹川塗之阻倚悵無羽翼以奮勵以日為歲戴星以行伏蒙皇帝陛下曲軫睿慈時加撫問念其暑行勞勤之故賜以滌煩蠲痾之珍顧臣何人乃復得缺退惟鄙陋誠難副寤寐之求仰奉諮詢或能致藥石之報臣無任惶悚忻謝之至謹具表以聞

辭免御筵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將到國門特賜御筵三省樞密院官並赴内黄潛善押筵仰戴天恩不勝感激然臣趍赴行在未獲瞻望清光遽頒異數豈所宜蒙方朝廷多事之時此禮宜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八

奏議

國是　巡幸　赦令　僭逆　偽命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于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

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衂而不戰于和與戰兩失之其于金人再寇識旬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内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數寧萬邦者于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

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為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昔惠公為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卹敵國

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于此刼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尤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強而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審計之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

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年年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于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罷一切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于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刼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冦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

建藩鎮于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于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進使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

以其柄授人藉冦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于強昔越王勾踐卑身厚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為法卑身厚賂以事之庶几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于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時是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于國家何

如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于屬籍者悉驅
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僞使詔降以宣召求之
如是其爲也豈復有恩于趙氏哉雖卑身至于奉藩
稱臣厚賂至于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
也必至于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
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
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爲朝廷計
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
至于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

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强然後可以興師
邀擊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
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
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
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
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
靖康乎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
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
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
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
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還天下之勢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
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宜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
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
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于周官之書今四方多
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

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
官府使之具備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
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
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狀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
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
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于太弱
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
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于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
襄陽當委之荊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

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國來上惟取使安因緣撥援者重置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愚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本在固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

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人等及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善無出于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則天下不勝幸甚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于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纘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于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

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于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或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于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覆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宜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

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遷人不補資安置編管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和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于此伏望陛下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不勝幸甚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必有誅況已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疾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

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狥國之意但為詭隨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人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

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于紀一至于斯倘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將有主、宋社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

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蒼生不勝幸甚

議偽命

臣聞運會之扼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刼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察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

梁國威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謟邪昌者或為之草詔進之表或為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于武夫正當闊畧昔李唐有安祿山之患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

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勢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九

奏議

戰　守　本政　責成　修德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于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于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

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欲措國于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傑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于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

諸侯令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威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之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鬬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術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

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大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耻至于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于一日之間有不難之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臣聞居于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于野者必畜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帑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于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蹔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播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

其意豈亦果在邦昌哉特廹于時事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擁兵于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雖鞭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所未及者留釁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

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于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令冬不致越軼使國氣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陜由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陜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

遏絶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審察之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大本也政事法度于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于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于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于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都門閹官恩倖女謁皆得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伏願陛下深思夫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

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于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鯀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故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況于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于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

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使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于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粘罕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急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罷取勝也譬猶奕者置碁不周不足以勝敵況于用人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願陛下于遴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之而責其成效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大事庶幾乎其可為也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為神民萬物之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其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正人主當奮精思治之時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知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屛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勿為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勿去日愼一愼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

忘之于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于羹墻出于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不期然而感動以圖中興之業有不難也書有之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〻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凡所以為人主修德言之也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五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

奏議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御書
謝御賜衣表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謝轉正奉大夫表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謝賜御馬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開國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奏表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悃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溫詔頻頒乃宣恩而推重仰荷天君之殊遇益虞小己之難勝敢殫螻蟻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感涕橫流臣中謝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為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為功革否亂者難為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群黎之心方今當宗社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搖動軍政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綏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為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為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才誠為鮮少地非不廣而并邑類多凋殘搢紳無伏節死難之風黎庶有侈衣縻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張寔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勿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志初無趨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移天緯而

斡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帝皇陛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以日月之明洞察非才追寢成命則臣保全晚節得養痾于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于異日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前官尋具劄子辭免伏蒙批答不允者臣聞昔楊雄有言曰世亂則賢智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本朝承平垂二百年輔相之臣當國家閒暇之時容有非材濫用其間者至于

方今艱難之秋朝廷之尊卑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
病皆係于輔相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圖任非人將
何以撥亂反正副陛下憂勤願治之志哉如臣綿力
菲才決不足以勝任此所以聞命夙夜震懼而不敢
承命也伏望聖慈察臣辭免出于誠悃非若平時為
倫禮之文特寢成命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則臣仰荷保全之恩誓圖報効無任戰越俟命之至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再具表劄
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止來章者危誠益控巽
蒙聽允之私溫詔俯頒深示眷懷之厚力辭勿獲逼
勉以求雖寵命之自天益凌兢而無地中謝伏念臣少
雖力學樞扶弃而每見笑于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
而徒有志于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
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
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于大
火之次偶徵臣環召于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蓋

照知之有素夫石交攻雖机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
容之助術墻偪僂懷顛危非據之虩流涕陳辭披肝
納計敢効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几高相咸有于一心
伏蒙皇帝陛下燭于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
水從善如阪之轉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之
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蓋亦
幺麼有君如此隕首奚難臣敢不効微力而馳驅忘
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或冀有補于將來至

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政事而攘夷狄誓不與金虜以
偕生感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二聖之遞返辭之弔
矣天實臨之

御書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郎劉然由湖北帥賜親筆御書

御名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謁王室多故金
人連歲侵逼中原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鋒豈
謂天未悔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
擊冀遂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掛諒非不
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日月是

用豈復公舊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祈祝道中倍加保護謹啟 御名 頓首伯紀樞密觀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郎劉默自徳安府奉元帥府劄子復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到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訖者遠逬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寫鸞翔鳳翥之畫光生蔀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 中謝

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風虎雲龍之相從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復合推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于躬耕應聘之時而傳説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于登車受幣之時故能同徳相與有為茍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睿以謀虎步齊魏之郊實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為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于江湖之上遂冐據于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户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疑蓋照知非一日之積發函泣讀隕首知恩臣敢不密贊大謀仰遵睿訓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二聖旋歸為期三年有成冀躋民于仁壽十襲以寶願傳寵于雲來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授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者應龍翔而慶雲集幸際會于休辰時雨降而品物亨亦霑濛而霈澤大恩甚渥小己何勝敢布由中之言以瀆蓋高之聽 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

英睿出于天縱孝弟盡于人倫當國步之多艱膺帝命而繼統華夏胥悅神人有依式頒渙汗之恩覃及搢紳之士而臣誤承睿獎濫厠宰司初無經邦之勲首被班秩之寵載惟忝冐彌切凌兢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追還成命則臣俯蹈孤危之跡或可自安仰裨興復之功庶乎有望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特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

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尋具表并劄子辭免伏蒙不允
者湛恩難于叨冒屢貢忱辭至意極于襃揚荐頒溫
詔不避再三之瀆敢陳悃愊之忱中謝恭惟皇帝陛下
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執德剛健乘六龍以御天
受命溥將首庶物而出震感此風雲之會發為雷雨
之私上下均霑遠邇咸被而臣誤膺睿獎濫處宰司
經體贊元愧乏涓埃之補頒慶行賞敢忘傴僂之辭
伏望皇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以穆師言則臣遠效
古人粗守一介之節仰俾大政庶收千慮之功矣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奉正大
夫依前守尚書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
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特詔
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為泰而天地交濫膺輔
相之任屯散為解而風雨作叨霑優渥之恩固避莫
從以榮為愧中謝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
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月之已徂寸心如
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寧皆憂國之餘豈期暮
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于江湖之濱虎嘯龍吟
遂感于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使同高廟令十事邀
說而有愧老猶師曾何補于涓埃乃荐膺于寵數猶
墻弗許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
神心而獨斷以公冒物一天視而同仁霈為雨露之
恩初無遐邇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
眷懷益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于古人修政
事而攘戎庶可覩于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匹者頒天
廄之駿奇風雲隨于絕足迓星使以臨貢光寵動于
私廷夫何朴陋之資獲此神駿之助恩輝若此報稱
謂何中謝臣念夫俎豆之事則嘗聞未嘗學軍旅之事
樗櫟之材寔陋豈能堪楹棟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
特荷聖知而驅策筋駑肉緩詎勝十駕之功御適轡
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
驂憫其馳驅之勤錫以安閒之乘鐵花秀發先具備
物之驪雪彩皓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

戎都邑欵驚騏驥行于地上將士感動夷虜在于目中廟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諭勵伏櫪之壯心石廩雖愚期舉策而知數之反不佞誓絶意于爲先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一

奏議

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乞募兵劄子　乞括買馬劄子
乞于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輪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肢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爲人故王者不得

不王伯者不得不伯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爲天下之脊介于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于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途諸郡既

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圖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反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戰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

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多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萬家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計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閒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

閒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急議封建自使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于此者臣愚欲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才畧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

糧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以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溢之虞禦盜賊于門墻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生民且將歸怨于朝廷強壯狡猾者反為金賊所用其將何良策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于此伏乞陛下睿斷不疑特從所乞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熙豐時內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缺額三分之一夫于招塡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于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〻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几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于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于

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朔秋不遠理宜揀擇留之屯兵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項背相望于道路亦有才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于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馬高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需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

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諭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為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宮百官之費特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宮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陛下募民出財之令降旨委官措置于京東京西河北

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師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三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〻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倏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京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于數路募兵于

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
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健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遠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每二
千五百人為一軍其招塡等伏例物月給錢糧並依
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塡及一軍就
本路選差有才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

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于合屯泊去處
駐劄其不及等伏人等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
廂軍餘依新降軍募兵指揮施行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于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
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之
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
珠玉為事因無良馬馬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
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

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
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
者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
縣括馬之未為厲民而旬月之閒數萬之馬可具足
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餵養不時死
損過半合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
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
買之令靖康末金人犯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誅族
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

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
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
非括買馬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將官校不得乘馬然
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擾
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
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都特磨道亦
有育馬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
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
之特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于沿河沿江沿淮地方置師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裡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勘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陜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

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軍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來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捍頭目勢理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藩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乞于沿江沿河沿淮置師府要郡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師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僚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師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師府　大名府　臨海軍　要郡　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　滄州　永靜軍

京東路
　師府　青州　徐州　要郡　襲慶府　萊州　次要郡　沂州　淄州　濰州

京東西路
　師府　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　濟南府　濮州　次要郡　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師府　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　河南州　蔡州　次要郡　潁昌府　汝州　陳州

京西南路

帥府鄧州襄陽府　要郡唐州隨州　次要郡金州房州均州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永興軍　要郡陝府華州虢州　次要郡同州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揚州府　要郡宿州楚州　次要郡泗州海州真州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盧州　要郡壽春府亳州　次要郡舒州黃州

江南東路

帥府江寧府　要郡宣州江州　次要郡饒州池州信州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洪州　要郡虔州袁州　次要郡吉州筠州撫州

荊湖南路

帥府潭州　要郡衡州　次要郡永州道州

荊湖北路

帥府荊南府　要郡鼎州鄂州德安府　次要郡澧州復州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杭州　要郡鎮江府湖州平江府常州　次要郡秀州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越州　要郡明州　次要郡溫州處州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一終

奏議

乞修軍政劄子　擬團結新軍揮指
乞置賞功司劄子　乞造戰船水軍劄子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乞教車戰劄子　擬水軍號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謂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為衆聯屬

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被執則有甲胄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其逃亡潰散者必誅擾攘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用可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相攻擊甲胄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于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其擄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騷擾亂群者不罰矣使廝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為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

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亦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劫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及招集之此風習既成以為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于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于畏敵退有生理退而必死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為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至二千五百人為軍部隊

將統制官遞相臨制者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摠為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鬪力而以射敵中的者為上智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金甲卒伍多不肯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胄

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而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鬧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戢號令雖出于臨時而信必在于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于甲令而勢不容不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選精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于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五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

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于行師之際而盜博鬪毆飲酒至醉抛棄戈甲藏匿婦女脅取財物扇搖惑衆並行軍法則掊擾亂羣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中有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

伍將佐開報具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逃者重置于法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者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人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于凍餒故難治其言極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于所以養

之者以素將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循改軍政
合行各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
同保以五人為伍內推一人為伍長五伍二十五人
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一百人為前後隊差隊
將正副二人五部五百人為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
部二千五百人為軍差正副統制官三人伍長以承
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

將節級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
人選十將節級將勇能萃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
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
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
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
尺闊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雄黄填之置腰間甲
正則書所轄伍長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
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
皆置隸掌于御營司有事故逃亡並即時申報差人
補填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
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
推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官押
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即
時申報換牌舊者毀之團結訖具數申御營司將來
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乞置賞功司劄子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于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
矢石以首爭首以力將力而求勝于一日之間非有

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
而効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加勸也
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于此
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嬖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
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
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
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
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見童貫推燕山賞案沓
及于朱勔父子并其婿如知秀州同審言皆未嘗從

軍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統司既上功狀後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遂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于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于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掤塞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于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

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為常靖康之節雖驟賞力戰如鄧處節之軍斬梁方平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差人役承行應有戰功者併令將帥所轄官盡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隷籍承受據功効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必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即有冒賞而不賞者許入告推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逗撓奔北之人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庶几乎士卒知信蓄弊漸革取進止

乞令諸路郡縣增脩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圯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于百里之內蓋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洪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南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

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淮江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糧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是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利豈策也哉宜並命諸路州縣以漸增脩城池器械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于甲冑軍械之屬類多缺乏州縣非止一處亦宜立身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

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宣王曰我車旣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而使于事而已金人

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革雙輪推革則輪轉兩革之間以横木笼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于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及兩重〻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眞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四五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旁兩重行〻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旣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

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一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于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直曲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宮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柆

伐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闘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人之用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金圖畫様制及分合陣圖上呈聖覧乞降下御營司製造教習使殿據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俾倘有警闘敵聞風而退矣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于陸者安于陸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没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檝而不敢登者習于性成也騎兵施于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吴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檝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吴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元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走聞風聲鶴淚皆以為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弛弓弩下運艫桴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閲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殺以我之素習擊彼之半渡其形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肥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于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創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

人豈能遂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船軍 凌波軍

欲于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没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閲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旋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之人其施教自用正分兵布戰船依新降教閲外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于廩祿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必不如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于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協厥中則何以為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丈臣六曹尚書侍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

舊改為推判官武臣條具員額除見領軍職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制官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員如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為額屬官減半提舉香鹽茶礬司並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刑獄司屬官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員以司錄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官錄事司戶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罷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者罷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矣三省樞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之法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一應宰執子弟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執俸祿及現任宮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祿並減三分之一如此則廩祿節矣省冗員節廩祿以濟一時之艱難俟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属已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三

奏議

議巡幸第一劄子　議巡幸第二劄子
乞減上供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乞劃刷官田做弓箭弓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乞籍陝西保甲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閲劄子　論君子小人劄子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四方以行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補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加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仰窺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祖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災溯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是耶將左右大臣密

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意果以為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其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福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脩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于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于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識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

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勤兵使馬與之馳逐而欲自處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于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已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官害吏屠陷城池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百世之後中智之士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清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趍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缺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南陽之地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陜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機之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啟行由陳蔡唐以趍

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當權時之宜駐驆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

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
慈令與宰執同議然前疏未盡區﹅之意敢昧死再
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
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
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勝而據地利莫肯先退
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
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皋間相持累年高祖
雖累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
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

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
勍敵爭勝負豈不可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
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才數十里
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
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
德中契丹以數萬冠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
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
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
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勁敵其實皆中國失策

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
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
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
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
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蜂
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制將何以待之且今
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
訓練以待親征庶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
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

所利不產粟麥稈草王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
年方臘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病疾物故者三
之二而為之存者無几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
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驆
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
戴宋之心倍使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
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
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
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

惟仰倚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處之伏望陛下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區、孤忠勿為群議所惑天下蒼生不勝幸甚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

臣伏以祖宗取民者有常制供于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于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數至于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者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

湧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凡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是非無名之斂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為盜賊天下之勢難矣夫自崇觀之初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數之外加數以取民、如江東湖南北有至于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贓吏又因緣為奸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于无額以十分之三留在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輙取犯者重置于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茲京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與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

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于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于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于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伏望陛下降旨三省樞密院措置條具施行

乞脩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漓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于御

府以為玩好宴遊賜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擾攘如此則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冦難方多有搞師養兵修繕戎器之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損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固陋就簡内之掖廷用度甚夥外之官吏廪禄裁減亦微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都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私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内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

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肢也橋澤肥瘠通為一體然後可為况艱難之際實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三省措置施行

乞劄刷官田傚弓箭弓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民有事則為軍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河北弓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為牧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挾輔故弓箭手雄于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弓弩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豐擾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多最如所謂户絶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

劄刷用弓箭弓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之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臣愚不揣冒死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諸路幸甚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

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未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于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蹂踐豪傑强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數困于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條保甲之籍若依新法團結以三千五百人為軍一差

卷之六十三　十一

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西東京有弓箭社亦皆可做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識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于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知得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才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于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至于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私趨私為得計于國事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于己動為身謀不

卷之六十五　十二

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及加于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旅也范祖禹有言大避害求利者小人之常也利于己而不利于人則為之害于國而不害于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害于國則亦害于家不利于人則亦不利于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于國家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于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

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奸邪之所惑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于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不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勿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哉起中國之功哉陛人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于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四

奏議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乞罷第二表
乞罷第二劄子
乞罷第三劄子　乞罷第三表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賀天申節表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天中節功德疏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謝移澧州居住表　大行隆祐太君崩慰表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早聞留身奏事嘗具誠懇干冒天聽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闊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通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惷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時加識擢起于江湖之濱任以宰揆之職人言紛紛睿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

艱風夜黽勉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
消弭内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奏事
左右復致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
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
性疎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迹冒處寵榮
之先趣操既久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
聖意協濟艱難虚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

道有所不可臣則豈敢虚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陛
下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
一宫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于今月之十六日更
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
一在外宫觀或守本官致任伏奉詔答不允者冒貢
悃辭祈歸政柄曲頒恩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胆之誠
再避再三之瀆思深忘激言出涕零中謝臣聞明主用
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
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茍不勝任其
敢冒居復念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褰淺之學不足
以撥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自為冀答邱山之
賜浚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受莫助之譏其嘆矣經
畧遠圖則以為迂闊廷諍大議則以為擅專屢嘗借
箸而謀實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
之期猶敕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曷
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

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
明運之乾健策騏驥之逸足捐梼櫟之散材則能否
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悉既不虚任天下之責
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兹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
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二劄子

臣適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除一在外宫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賜
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仰荷天恩弟深感泣伏

念臣來自踈遠誤沐睿知事功無毫髮之稱罪戾有邱山之積自揆力小不足以任重且慮位高必至于蹶顚仰無以副陛下委任之恩俛無以行微臣欲為之志竊自慚懼求即退休方虞斧鉞之誅反荷寵光之逮載惟冐昧彌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憐其孤忠照以睿知察臣非敢輕于為去就憫臣實有所不得已而然斷自淵衷許從所請則端揆之地不至于妨賢贅褰之姿得容于養拙異時驅策誓極糜捐臣現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冐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二表

臣綱言已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精意格天能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顧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于矜從中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于論相宰相之宅百揆無大于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才為急所以蕭何之于漢必薦韓彭有若房杜之于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叢辟相望高山大川嶠互交鎻風氣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偷財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奥可寧機會在于一時功修收于百倍力陳至計用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傅亮為二帥所建議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總戎于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畫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齋壇既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腹心之間樞庭降旨以沮所者踰十年宸輪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祇事同戲

劇人為咨嗟而臣備位宰司謬膺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顔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為蓋專于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于愛君特許罷于政機俾得歸于田里誓堅晚節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三劄子

臣再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後殿起居奏

事及赴都堂治事仰荷隆恩之厚第深感涕臣竊以人主之任人莫大于用舍人臣之事君莫大于進退可則用之否則舍之無所容心者人主之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敢失義者人臣之節也方陛下斷自淵衷力排群議而用臣必以臣為可以寄天下之安危圖天下之事業以濟艱難豈特欲臣當同取容以充位而已哉今者以謀事則近疎而與衆不諧以薦才則乖忤而為衆不喜譖愬之言既至罪戾之跡日聞欲求協濟蓋亦難矣陛下將為用之是不若捨

之為愈也方臣荷陛下特達之知家委任之重不自知其淺陋欲盡犬馬之力以圖艱難豈敢辭難苟免為一身之計哉今所指摘之者其發既巧沮抑之者其言益彰辯直解紛之不暇求欲建非常之功于繩墨之外蓋亦難矣與其强顔以妨賢路是不若退之為愈也伏望皇帝陛下審用舍之權而使臣得全進退之節俾遂所請罷臣宰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或許守本官致仕使得稍逃官謗養疾邱園保全晚節則臣仰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捐軀之報其必有時

臣現居家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已再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綢禮當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洟交零中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雨以腐儒而誤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才賦命窮奇殆將天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為適當雲起龍

驤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樞衡被宸章有志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訓恃眷知之有素忽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為皆成罪釁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退避于賢路以保全于素心犬馬之

戀無窮徒深跼跡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
表陳乞以聞
謝羅相除觀文閣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方印綬方
虞譴責之嚴退即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秘
殿清資拜命若驚捫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
廣才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畫餅不
足療饑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擭非常之選代大匠

斲已血指而汗顏蹈衆後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
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
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
舟雖有慙于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于孟軻孤忠自
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
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
馬悲蹤遠于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于魏闕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奉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
即明刑天地有容祗從薄責荷恩深厚感極涕零中謝
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躐英俊
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徇
知特達思圖報于涓埃謀已闊疎曾莫虞于機穽雖
嘗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用心雖擢髮不足數
罪睿智有察覆載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謫處以江湖
之善地姑鐫秘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
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隮察臣孤危本

緣戇直時由憲章之峻俾沾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
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
但奏葵藿之志
賀天中節表
臣綱言伏遇今月二十一日天中節者星虹樞電協
帝王震索之期福海壽山繫臣子依歸之願竊官叨
于宰輔特仰被于春知中頌堯年彌深封祝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齊聖日躋紹隆烈祖之丕基振
起中興之休運誕彌厥月實開長發之祥壽考維祺

宜膺天保之報而臣比緣罪戾拘縶江湖殿陛稱觴莫遂鵷鷺之列雲天在望徒傾葵藿之誠

天中節功德疏

右伏以里社鳴而聖人生允協千齡之運應龍翔而霧雨集咸傾四海之心輒輸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算皇帝陛下伏願丕圖永固寶歷長新萬壽無疆振中興之大業一人有慶底庭國以咸寧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

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病連年走江湖者萬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謝忡伏念臣學不足以為己而欲推之以為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推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于顛隮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愆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于遣斥仍曲荷于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為燭所覽者慈憐其孤危之蹤處之深僻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烏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伸肯慕湘纍之狷介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負譽投荒已荷聽還之賜棄瑕錄舊更回寵秩之頒仰佩恩光益深感涕謝忡伏念臣賦才甚陋遭道弗偍適當艱難多故之秋誤蒙考爰非常之選迍邅之扶危持顛之策以為國退無防患寡過之術以保身屢致顛隮有辜眷遇謫墮江湖之上茫如醉夢之中嶺嶠逾年瘴癘為群于魑魅海島萬里風濤

几菲于鯨鯢得返中州特緣大霈章丹書之初削豈舊物之敢期綸綍既行士大夫改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建極與物為春乘六龍以御天奉三無以勞世察積毀之銷骨曲賜保全念向隅之可悲每加矜惻致此孱庸之質亦沾甄叙之恩臣敢不滌雪前非激昂晚節山林持晝遯無就日之期畎畝愛君猶切後天之祝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

謝恩祗受訖者鯨海聽還方棲遲于故里琳宮得請遂叨沐于湛恩拜命若驚撫躬增愧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腐儒當艱難多故之秋有特達非常之遇力薄任重宜自取于顛隮罪大釁深每曲蒙于覆護方且涵泳恩波于太山嶢巖之下更獲寅奉仙聖于珠庭真館之間坐縻廩稍之優顏之厚矣顧修香火之報天實臨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仁天覆奉三無以勞世用舍何心憫一夫之向隅保全有道致此桑榆之景獲沾陶冶之公臣敢不洗濯前

非激昂晚節抱痾養拙未從溝壑之捐就日望雲彌深畎畝之憂愛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三日伏覩尚書禮部符四月十五日大行隆祐太后崩逝者肅養榮于東朝頒遺詔于南國凡曰臣子孰不哀摧臣綱誠悲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大行隆祐皇太后毓德明柔秉心淵懿正坤儀于元祐之日復椒房于建中之初薦歷多艱蓋將有待當張楚僭偽之際力主奉迎追苗劉變逆之秋曲加保佑功在社稷澤被蒸黎雖高前古母后之風未享萬國歡心之奉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徒聞往哲之言以小疾而遽返其真莫曉高穹之理恭惟皇帝陛下性敦仁孝念軫艱虞慎終之典加隆報德之心罔極悵仁遊之浸遠悼慈容之莫追願少抑于至情以永膺于多福臣限以在遠不獲躬詣闕廷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五

奏議

辭免判廣湖南路宣撫使奏狀
辯謗奏狀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謝差中使宣傳撫問降賜茶藥表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補曹
成奏狀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辭免判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伏奏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判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軍州事填見闕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伏念臣迂愚鄙賤初無才能當建炎初蒙陛下起于閑廢之中付以機柄之重備位宰司兩月餘日曾無毫髮之補負罪已深雖屢乞身以避人言浡至謗議沸騰自取顛躋屢瀕于死仰賴睿明察其無他終始保全卒因宥赦得歸中州繼復職秩竊祿宮祠誠爲徼倖伏惟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蒙大恩湔洗前愆棄瑕錄用進職秘殿委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顧臣何人罪戾之餘乃當此選所宜黽勉就職竭盡疲駑以圖報稱而臣累年以來遭罹憂患深涉瘴癘之鄉疾病交攻氣血衰耗心志不寧動輒驚悸加有重腿足弱之疾行步艱難使當方面之寄深慮處置顛錯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

旨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閑散尋訪醫藥養痾山林異時稍安蒙被驅策不敢辭難誓極糜捐以酬洪造所有告命未敢祗受現寄納福州軍資庫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辯謗奏狀

契勘臣蒙恩除前件差遣起于閑廢之中授以方面之寄仰荷聖德第深感泣竊緣臣昨于建炎初再罷宰相得請以宮祠歸自後累有言章論列臣輔相無狀措置乖謬等事屢貽譴責罪釁實深不敢自辯今

蒙朝廷湔洗録用委以重寄內有所言事件與今來
差遣相妨者若不披露肝膽控告君父力賜辯明則
臣豈敢安心職事以圖犬馬之報謹具于左
一臣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左僕射職事蒙恩除
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
便欲歸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
辛道宗部下叛兵自秀州作恵迤邐由蘇常前來
即催客舟由大江內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
兵相遇當時臣弟從事郎綸在無錫縣攝知縣欲

漸商議說喻叛兵不曾焚毀邑屋臣是時方到鎮江
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臣遣弟迎賊傾家貲犒
制緋中數千頃以與之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
居住行又言者至引漢棄京房唐詠元載等語以
實其事臣不勝惶懼隕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荊
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楊華劉忠富進
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萬餘少者亦數萬人蹂
𨅆州縣遞相屠掠其餘盜賊千百為羣不可勝計
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委使朝綏

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于今來職事實有
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一臣自建炎二年謫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
門循省不見賓客惟修香火之緣誦讀佛書仰祝
睿筭以致臣子拳拳報德之誠至于世故百念灰
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臣資囊人士上書訕訐朝
政以圖復用非罪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
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安軍臣
不勝惶懼隕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慰荊湖廣四路

當盜賊猖獗民力凋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
接議論商確休戚利害而力行之庶几豪髮之補
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
辯于今來職事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
鑒察謹具奏聞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激切屏營之
至伏候勅旨臣李綱謹奏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
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

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
之志遠徒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祗佩寵光彌深感涕
臣綱中謝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
合終始之保全辯醜詆下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于
蛟鰐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茲命帥以撫
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眷私瀕煩以北
苑之靈芽捐瘵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誕敷
穆如詩風之慰心恍若沉痾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
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

明而忠邪自辨道引久而是非自明故于起廢之間
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聖
懷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蒸黎俾
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已受告命再辭免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昨于二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差使臣齎到告
命一道除臣前件職名差遣臣以疾患未敢祗受牒
送福州軍資庫寄納具奏狀辭免兒命交付差來使
臣齎赴行在投進今月初九日承尚書省劄子四月
七日奉聖旨令入內內侍省差內侍官一員前去敦
遣疾速起發赴任乃賜茶藥銀合續于初十日入內
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到臣居止降賜傳宣撫問
臣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已力疾祗受告命
望闕謝恩訖重念臣學術空疏智識淺短徒以孤忠
誤蒙知恩當陛下龍飛之初首膺孝友之選迂拙寡
與日取顛躋偶怨造謗必欲置之死地仰賴聖慈洞
照誣枉終始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天地大

恩非臣隕捐所能報稱今者又蒙眷獎棄瑕錄用加
以秘殿隆名委以四路重寄俯頒溫詔體意便蕃衰
病臣何人可以當此竊緣臣積年憂患之餘血氣早
衰心志凋耗自去歲以來又感痺濕得腰腳重腿之
疾行步艱難深恐誤戎討賊拊循疲民措置失宜有
誤國事雖仰迫天威不敢不黽勉就職進退維谷夙
夜靡遑伏望皇帝陛下聖慈察臣區區懇悃非敢托
疾辭難避事特降睿旨檢臣前所具奏許令罷免依
舊宮祠追還成命以安愚分干冒天聽無任戰越恐

懼之至臣現擇日開司進發上道迤邐前去建昌軍
以粜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右臣契勘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撫多以見
任宰相執政官充使韓琦范仲淹等皆嘗為之近來
知樞密院張浚宣撫陝西四川叅知政事孟庾宣撫
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皆現任執政無可議者如臣
蒙恩起于閑廢之中使守藩方亦帶四路宣撫之名
實為叨冒兼孟庾已充南路荊湖南北路宣撫使韓

卷之六十五　七

世忠副之朝廷付以重兵委之平殄郡寇又除臣宣
撫荊湖事體宣豈實有相妨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
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銀糧一司
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椿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
諸將軍馬別州縣官吏行移措置皆有妨礙兩司差
既疑于任事朝廷亦難以責成乞自朝廷將兩司職
事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庶几不至誤事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據統制官任仕安劄子契勘任安所統軍馬元有統
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共為一軍劄二千八百餘人
承宣撫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于辛企宗下揀運
精銳共成三千人付任安存留福建路彈壓未曾揀
選間蒙宣撫司就差陳照馬準于南荊州駐劄續于
三月初五日准宣撫司劄子備奉聖旨改差任安帶
所部軍馬隨逐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前去潭州之任
共陳照馬準亦是任安所部之數迫承福建路安撫
使將陳照馬準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別作一別申乞

卷之六十五　八

存留福建朝廷不見得係任安所部之數已依所乞
竊緣陳照馬準下人馬皆是任安使喚慣熟之人如
撥留福建任安所部人兵現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
顯是單少不成軍伍今來朝廷已差中世景下軍馬
前來福建近已入境欲乞申明朝廷將陳照馬準下
人馬依舊撥還任安軍中部領隨逐荊湖廣南宣撫
使司前去庶得合成一軍討捕賊盜不致誤事尋牒
福建路安撫司會間因依據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
使程邁公文四月初二日準樞密院紹興二年三月

二十七日劄子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奏契勘本路事
平之初人情未安生計未備兼建劍之民素多兇悍
乍得放散歸業未肯甘心𣱵亂竊慮依前嘯聚乞存
留馬準陳照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及別無道　統制
官彈壓乞別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前陳來通陳照馬
準下人兵共作三千人于上四州軍屯泊右奉聖旨令
武功大夫神威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
去福州駐劄彈壓并已差陳照馬準軍馬並聽福建
路安撫使節制又准樞密院四月二日劄子樞密院

奏勘會已降指揮令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
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契勘申世景本部止是
一千二百餘人竊慮數少緩急不足使喚右奉聖旨
令軍德宗帶領本將官兵隨申世景人馬前去福州
駐劄權隸申世景下使喚候到本州並聽安撫使節
制者右臣契勘任仕安下元係統領官一員陳照馬
準李建共計人兵二千八百餘人合成一軍並是任
安所部昨降指揮同存留福建路聽安撫使節制分
撥任安李建在建州駐劄陳照馬準在南劍州駐劄

二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除臣節制湖北等路宣撫
使能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人馬八百餘人隨逐前
來之任續准尚書省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
令李綱將帶高舉一項人馬前去潭州之任竊慮韓
世忠下缺人使喚奉聖旨改差任仕安將帶所部人
馬隨逐前去其高舉一項依舊聽韓世忠使喚者劄
既到之後福建路安撫使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人
人兵別作一項陳乞存留福建並不申說元係任仕
安所部軍馬致朝廷不見得前項事因已依所乞存

留其統領官陳照下計七百八十六人馬準下計七
百一十四人餘除兩項存留外任仕安李建共止有
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卑少分撥部伍不行今來朝廷
已再差申世景軍德忠兩項軍馬約二千餘人前來
福建伏望聖慈特首睿旨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
兵依舊撥還任仕安所部庶几稍成軍容實係國體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荊湖
南北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總率大軍自溫州起

發遣還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令來
新除制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見在福州前去之任
其經由道路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
李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奏已降指揮相度由汀
州道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勘會自
福州至潭州若由建昌虔吉入衡州前去約三十餘
程若由汀道廣南前去須由梅循惠廣端康封梧韶
賀等州皆烟瘴深處約九十餘程實為非便今相度
欲自江西建昌虔吉前去與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

大兵自不相妨庶速至潭州本任可以措置本路賊
事如朝廷欲令臣先到廣東撫定州縣即由建昌軍
虔吉州南安南雄英韶廣等州亦可前去但道路迂
遠卒未有到潭州之期又緣英韶循惠等州目今易
有盜賊頭項不一衆數浩瀚曹成十數萬人現在連
賀等州作禍正阻湖南潭州之路臣若取道廣南撫
定諸州非得重兵不可以行今來止有撥到任仕安
一項人兵僅止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須候盡一
奏狀內踏雜諸項人兵差到齊足乃可前去伏望聖
慈特賜鑒察處分施行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
曹成奏狀

右臣據荊湖南路提刑司桂陽監申曹成一項賊馬
約有可戰兵三萬餘人別有占巢打食人約六萬餘
人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于今年三月內已離道州侵
犯廣南賀州又據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知潭州
兼權湖南路安撫提督岳飛申已將帶所部軍馬統
率吳全韓京吳錫等兵前去道州措置曹成契勘臣

蒙恩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
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所有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
兵現在本路並合聽臣節制已劄下岳飛統率逐項
軍馬疾速前去道賀州以來措置招捕及差使臣齎
送朝廷降到勑牓黃旗金字旗牌等付岳飛軍中令
相度事勢如曹成有改過自新伏招納之意即差曉
事文武官各一員齎前件旗牓等前去說諭禍福開
示大信特與招納揀選精銳強壯人結成隊伍分隸
諸將聽候使喚不堪披帶可以執役之人剌填諸州

瘐軍老弱患病及不願充軍之人給與公據放散內
有係西北無業可歸之人並分隸諸州居住將係官
荒廢戶絕田土量度給與耕種務令得所如不伏招
納依舊作禍即會合廣西安撫使措置掩殺亦已劄
下廣西安撫使照應施行竊緣曹成一項賊馬萬衆
浩瀚岳飛等兵人數不敵非得福建江西荊湖宣撫
使司差兵將去協力討捕竊慮淹延為二廣之患緣
賀州係廣南西路伏望聖慈特降明旨福建江西荊
湖宣撫司令不拘路分差兵將前去會合招捕施行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右臣蒙恩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節
文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
節制契勘岳飛一項軍馬八千餘人元在洪州駐劄
聽江西安撫大使節制朝廷近差權潭州現將帶本
部軍馬在湖南道路措置曹成依近降聖旨指揮合
聽臣節制韓京一項人馬一千餘人元在衡州駐劄
吳錫一項軍馬一千五百餘人元在郴州駐劄並聽
湖廣安撫使司節制現帶所部軍馬隨逐岳飛前去
道州吳全一項軍馬八百餘人亦係自江西隨岳飛
前去道州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逐官知照外
竊緣荊湖兩路係東南上流目今盜賊頭項衆多內
曹成一項賊馬已侵犯廣南東西路連賀等州非屢
以重兵勢難招捕將來盜賊平定之後亦須屯駐軍
馬控扼要害之地庶几強敵不敢窺覦今來逐項軍
馬雖合聽臣節制竊慮它司陳乞得旨臨時難以占
留有誤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不許諸處抽差今
臣得以專一拊循訓練緩急之際可以倚仗不致缺

誤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六

奏議

具制荊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乞留存程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乞措置招捕虔州盜賊奏狀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具荊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荊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撫循歸業之民經營控

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下項

一准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荊湖南路軍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現在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現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現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現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奭三千餘人現在荼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現在郴連界上荊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約一萬二千餘人現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郡去處千百為群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為用而遽欲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令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現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為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纏盤即目現在岳鄂潭袁諸處界上屯泊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嘗于旗上有永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為桀頡猖獗數

州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胡元奭一項已為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項已為鼎州帥臣程昌寓遣兵逼逐出境未知所向其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逐項賊伙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慘酷尤甚屢招屢叛所至以人為糧靡有噍類即日現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弱深處乘虛遠引為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齎朝廷所降敕牓黄旗金字牌元行

撫諭示之禍福許以自新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
牌上聖旨處分將所被虜及老弱不堪披帶人經
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實堪披帶出戰入結成隊伍
並聽宣撫司使喚具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
須撥隸諸將下隨材錄用不堪披帶出戰尚堪執
役之人合次充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退老弱不堪
執役之人給公據放散如係西北人無業可歸合
令就近分送州縣居住將天荒户絕拋棄逃亡係
官田土措置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

昔東晉朝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
人與土著盜賊不同放歸無所歸又須結集為盜
全籍州縣官用心撫循自當復為良民伏乞朝廷
更賜詳酌指揮其李寵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
一行人馬擅往岳鄂亦已依此施行如不伏招納
依舊作過即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為期
如此則荊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聖旨指
揮令相度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廣南州軍
現已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荊湖事無由措

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作朝廷行
下付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密切措置事宜施行
一勘會荊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相
孔彥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寵劉忠
劉超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騷擾民不聊生湖
南潭衡全部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澧并屬縣
等例皆殘破居民存者百無一二田土荒蕪財穀
匱之將來盜賊平定之後若不極意招集料理使
之歸業墾闢耕鑿以望歲豐則破殘州縣卒難就

緒欲乞朝廷特降勅膀曉諭應歸業之民委實曾
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
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貸種糧隨物力等約度數
目支給候將來成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現今起
發上供錢絹銀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
撿踏田上支散錢糧官吏奉行不得減裂騷擾重
置于法務令實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
所在契勘荊湖王地沃衍最為出產穀米物財去
處緣累年以來盜賊失于措置遂至凋敝朝廷稍

寛目前之急不惜賑貸之費假以年歲間漸次復
舊國用何患不饒如合聖意伏乞降賜指揮施行
一荊湖之地綿亘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
襄漢東接江淮號為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
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荊湖諸郡如鼎澧岳
鄂連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方
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興之
漸今福建江西州湖路宣撫使司之兵將來平定
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書一內所降指揮踏逐乞

兵不滿萬人若到本路無得兵飛吳全韓京吳錫
等兵方能僅及二萬之數分屯布伏沿江要害去
處深處不足伏望聖慈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
圖上方畧別行申請如合聖意望特降指揮施行
一契勘荊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來
養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壁器
仗之類百色闕度並皆未有指擬去處朝廷欲以
二廣經理荊湖固為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米穀
不多財用窶之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需索尤覺困
匱借使極力刬刷所有幾何今又盜賊未弭道路
不通卒未可以挪移應副近准尚書省劄子許于
吉州榷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
目前之用若要支吾年歲間非江西鄰近湖南州
郡權宜應副決不能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
于饒袁虔吉等州應副米十萬石于轉運司及吉
州榷貨務應副銀五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
几不致缺誤　右逐件事宜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存留程昌寓依舊知鼎州奏狀

臣綱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荊湖東西路依舊制荊湖南北路逐路
州軍除分鎮縣餘並依舊制內湖南依舊潭州置師
李綱兼本路安撫使餘依已降指揮湖北于鄂州置
師劉洪道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鄂州充荊湖北路
安撫使程昌寓罷湖西安撫任所管軍馬盡數交割
與劉洪道訖發來赴闕臣契勘荊湖北路為鍾相孔
彥舟劉超雷進楊華等盜賊連年殘破殺戮官吏所
餘無几除沅辰靖州係深入溪峒州軍外惟鼎州睞

帶湖西路安撫使係右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㝢在任二年措置討捕楊么楊華鍾相餘黨殺散劉超逐逼出境招納彭鋳六千餘人一方粗定頗見宣力今來有指揮罷赴行在雖遠方不知事因詢之衆論以謂昌㝢在鼎州實有功效人民感愛若别擇守臣未必能知首尾或致有誤事理無契勘荆湖安撫司移就鄂州其鼎州舊帶鈐轄如劉洪道知鄂州充湖北路安撫使程昌㝢知鼎州充湖西路兵馬鈐轄聽受節制自不相妨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且令程昌㝢依舊在鼎州任如已差官亦乞即别降指揮施行

乞措置招捕虔州盜賊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四月七日二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州道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已依稟聖旨行下廣東州軍勘會現今盜賊數日屯泊作過去處指置招捕外訪聞廣東盜賊一項犯南雄英韶等州一項犯循梅惠潮等州動以萬計破殘州縣殺害民刼掠財物是皆虔州諸縣平時撥販私鹽之人其初千百為群入廣東界虜掠牛畜財物之類廵尉弓兵不切用心捉殺使之厚有所得而歸復為平民虔州守令亦不奈何累歲如此浸淫不制今年遂至有萬餘衆入南雄英韶若圍鄂城刼岑水場而去入循惠者破龍川長樂興寧河源博羅等縣直抵循惠城下至今猶未復歸巢穴原推其所以致此皆由州縣平時弛慢之故今若將欲鋤其根本須就虔州措置掃蕩巢穴誅其首惡乃可懲艾臣現具奏申明經由道路如蒙朝廷依臣畫一内所乞踏逐數項兵七

八千人可以由廣東前去即乞許臣到虔州官吏兵將皆聽臣權節制庶几可以設施方畧治其本源下流自然無患如合聖意伏乞陛下特降睿旨施行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四月某日劄子節文契勘曹成賊馬三月廿七日自道州侵犯臨賀遣兵四出現屯兩路要害去處本路兵力单少素不習練西路尚有峒丁力智手可用至如東路槍杖手名籍雖存其實農夫豈可出戰今已逐急發兵控守關隘然賀

州勢在上流南入連英東下封康不數日使至番禺
今來封連探報事愈危急准樞密院劄子差高舉一
頭項來應援二廣並未見入界除已統率人兵旦夕
就道至封康以來防遏外乞撥高舉人兵星夜前來
應援廣几係全二廣 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
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分作三頭項逕入賀
州富川縣侵犯賀州殺人放火劫掠人民賊勢浩瀚
乞催發高舉人馬兼程前來會合捉殺免致奔衝又
據廣南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

賊馬四月初三日乘舺船過水東入賀州放火燒本
州譙樓戰棚及居民屋宇等賀州知州及本州官盡
出州城下水前去乞速差兵前來援救又據廣南東
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六日申據廣州懷集縣申
四月初一日曹成賊馬侵犯縣界令佐等將帶弓級
保甲槍手等前去迎敵賊衆浩瀚勢力不加遂致潰
散其賊兵直衝突古據本縣廣州事勢甚屬危急乞
催發高舉一項疾入兵疾速前來應援者
右臣所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轉運判官章傑公

文探報曹成賊馬次第備錄在前契勘臣昨准尚書
省劄子除臣荊湖廣南路宣撫使于韓世忠下撥高
舉一項兵馬八百餘人聽臣節制續奉指揮改差任
仕安將帶所部軍馬隨逐前去之任其任仕安下人兵
元管二千八百餘人又為福建路安撫使陳乞統領
官陳照馬準下一千五百餘人存留福建其餘止有
一千三百餘人委是單少臣以現具奏辭免恩命未
敦中陳今來蒙恩差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盖
前來降賜敦遣就道臣仰迎天威已祗受告命擇日

閤司朝夕啟行今據廣南路官司申報曹成賊馬已
破賀州今據懷集縣係廣州屬縣事勢甚危急師臣
林遹稱親自率兵前去封康州防扼竊慮未足倚仗
其廣州繁富號為東南都會雖有可守城池若師臣
已去誰與固守實為可慮臣方受命之初道里遼遠
又所得任仕安兵才千餘人雖以分撥應援雖已遵
依近降指揮許依江東路安撫大使畫一差兵二萬
人旋行踏逐方具奏請聽候指揮無由目下使得辦
集深慮應援有失機會曹成賊馬為二廣之患滋大

萬一廣州或致失守其餘州郡多無城池皆須望風
奔潰寔有不可勝言者臣輙有愚慮仰瀆天聽臣竊
見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韓世忠行軍整肅忠勇
有謀曹成劇賊十餘萬衆除老弱脅從婦女外能戰
者尚三萬餘人使其餘將士當之未必能有濟欲制
此賊或招或捕非世忠不可今世忠統兵已到虔吉
衮錫問深恐拘礙路分止在荊湖不敢前去廣南兩
路生靈之衆在今日為朝廷腹心之地不可不早加
料理特降睿旨令世忠不拘路分量留人馬照應荊

湖外盡將所部取便道前去應援廣東措置曹成一
則軍馬已集可以目前使喚二則道里已近可以指
期而至臣愚竊謂今日朝廷應後廣東之策無以加
此又廣東素號瘠薄應副大軍錢粮必致缺之世忠
既行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將劉刷到錢糧可以通
融此又軍期所須之大者如合聖意乞作朝廷應副
措置用金字牌入遞付韓世忠施行臣已具奏遵稟
聖旨許依江東安撫大使盡一指揮踏逐人兵如蒙
朝廷俞允應副亦乞用金字牌降下敕劄庶几早得
齊集可以與世宗離援相接二廣早見平定

小帖子

契勘福建江西湖荊宣撫司與湖廣〻南宣撫司
兩司不相節制如蒙聖慈從臣所請令韓世忠前
去廣東招捕曹成乞降指揮令與臣関報事宜同
共措置庶几不相違戾有所協濟仰副委任之意
伏候敕旨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江西〻路安撫大使

李回奏繳到岳飛狀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
月二十一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旨令岳
飛到袁州更切斟酌賊勢如賊兵衆且于袁州駐劄
候宣撫司人馬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
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
無致稍失机會却致賊兵破壞二廣飛一行軍馬已
到衡州茶陵縣札往承准郴衡州桂陽監等處関報
及飛亦差人體探得曹成已發人馬取三月十九日
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并前軍人馬往賀州

路前去其曹成一軍現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
見不住放入四向虜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
肯便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公牒奉
聖旨指揮緣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兼續于
四月初三日准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探得曹成賊
馬已起離道州前去廣西飛除已差人體探子細外
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以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
在及未入廣西飛便行措置進兵掩殺若曹成已入
廣西不審今飛一行軍馬如何施行已具錄奏聞伏

望聖慈特賜睿旨付于岳飛責憑遵依施行
右勘會近據岳飛申到前項事理勘會曹成一行雖
有十餘萬衆其少壯之人僅二三萬四月二十六日
已奉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委是不肯赴
行在已侵入廣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
併力追襲掩殺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無致稍失
事機破壞廣南州縣仍令廣南東西路帥臣依已降
指揮起發逐路峒丁刀弩手將兵土軍弓手民兵疾
速躬親統率前來界首與岳飛會合併力夾擊并劄

與孟庾韓世忠及臣措置施行者
右臣近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轉運判官章傑申
探報曹成賊馬已破賀州侵犯廣州界分占據懷集
縣廣州事勢危急乞發兵應援臣已具奏聞竊見韓
世忠治軍嚴整忠勇有謀少見其比乞令不拘路分
統率大兵前去廣東應援措置招捕曹成免致廣南
西路破壞州縣外今准樞密院劄子備奉前項聖旨
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已侵入廣南地分即統率
諸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殺務在從長措置保

護二廣劄付孟庾世忠及臣疾速措置臣已關送福
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及劄下岳飛恭依聖旨指揮
施行訖契勘曹成一項賊馬最為桀黠外假聽從招
納之名内有包藏窺覦之意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侵
犯二廣其衆號稱十萬除老弱并從婦女之外可戰
之兵猶有三萬餘人既為大兵所逼遂有乘虛深入
二廣之計廣西猶有峒丁弓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
遏廣東兵力實為單弱難以支吾深慮州縣望風奔
潰為害不細今雖已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

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率兵數不多錢糧缺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前去應援措置及將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刻剝到諸路錢糧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兼契勘曹成本係荊湖盜賊只緣大兵所逼遂犯廣南若拘以路分謂目今作過不係荊湖地分即是以鄰國為壑恐非朝廷銷弭內患之意臣今乞自朝廷降指揮令世忠相度如大兵目今已在湖南及袁筠間即由全永入廣西路自桂府順流以趍廣州如大兵目今在虔吉間即由南

安南雄英韶路順流以趍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盡一內所踏逐岳勾抽齊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康循惠間隨宜措置禦賊奔迸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當却由便路趍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于旦夕平定伏望聖慈特賜睿旨詳酌施行

小帖子

臣契勘廣南西路五十餘州舊號遠荒在今日實為要地今曹成侵犯若不早加措置招捕了當切恐兩路州縣為賊殘破卒難經理兼兩路皆有猺人溪峒乘勢必至作過廣西與交阯相鄰誠恐亦有所窺伺道里去朝廷最遠將來兵力難及朝廷不可不深留意于此伏乞聖鑒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七

奏議

賀天申節表　天申節功德疏

乞以江西錢粮應副荊湖贍軍奏狀

乞降吉林適剗下錢粮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乞差內侍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

乞帶軍馬之荊湖廣南宣撫使任奏狀

乞差使臣齎旗牓招撫曹成及論招捕盜賊奏狀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狀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軍中使喚奏狀

乞撥差兵將前去前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賀天申節表

臣綱言伏遇天申節者帝出乎震與物為春天作之君惟民具乂適屆誕彌之月咸傾善禱之心剡蒙庥主之知嘗叨近輔仰祝聖人之壽敢後華封臣綱誠歡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昭受維新之命圖回復古之功以堯舜之用心法高光而建業照臨四海載當震育之辰壽考萬年永篤邦家之慶而臣誤蒙中詔往守南藩莫陪鴛鷺以稱觴徒效葵藿之向日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星虹流渚式昭聖誕之期鸑鷟鳴岐允協興王之運四海慶華封之祝一人膺景命之祥必藉勝因仰資睿筭皇帝陛下伏願後天難老長居履幬之功與物為春永實好生之德後文武之境土享堯舜之年華萬壽無疆四方來賀

乞以江西錢粮應副荊湖贍軍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于潭州置司竊原朝廷今臣宣撫四路之意蓋緣荊湖南北兩路累年為盜賊蹂踐州縣殘破錢粮缺絕欲令將廣南東西兩路財賦經理荊湖使之養兵賑民葺理州縣早得就緒規畫甚遠今則不然荊湖盜賊如曹成一項十數萬人既壞荊湖諸州又侵廣南界分破搜連賀侵逼廣州其勢未艾非得大兵會合未易招捕壁廣南兩路財賦經理應副支遣尚恐缺之豈復有餘可助他路是今日逐路事勢與朝廷前日

措置經理之意全然不同已具奏聞乞以江西錢米應副荆湖瞻軍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會臣前奏特賜指揮施行

乞降旨林遹剗下錢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劄子為張忠彥兵二千餘人現在英德州駐劄錢粮缺乏應副不行乞行措置劄送臣本司措置施行除已依累措置外契勘廣東雖號富庶財用不足然張忠彥兵才二千餘人豈有遂至應副不行之理將來

大軍前去招捕曾成何以應副支遣訪聞廣東路安撫使林遹被受指揮總領諸司錢物應副買牛糴米之類將諸州錢物盡行剗刷拘占遂致贍給軍民錢粮不足今來曾成賊馬侵犯廣東勢須用兵討捕若非通融移挪諸州錢米應副支遣必致缺乏有誤國事伏乞朝廷勘會如林遹委曾得前項指揮即乞特降睿旨令未得施行已樁管錢並未得起發且存留本路應副大兵支用候將來盜賊平定之日財用有餘則行相度措置庶几不致缺誤

乞差內侍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現起發前去之任竊緣荆湖廣南現今軍興招捕盜賊朝廷劄降指揮與本司奏請文字皆係軍期急速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去行在道里最遠雖入急遞例多稽遲實封奏狀赴都進奏院通進司投進經隔官司伺候時刻亦有留滯竊慮申奏事宜等待報應坐費時日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申奏如係事干軍期急速聽徑赴內侍省投進差入內內侍省一

員專一承受所有朝廷劄降聖旨指揮並用金字牌入急脚遞不得入鋪晝夜傳送前來庶几報應疾速不致悞事

將帶軍馬之任奏狀

准紹興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綱除觀文殿大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仍于本州置司不候受告搬家接人前去之任逐路軍馬並聽節制仍具已起發及到界首文狀申尚書省臣恭依前項聖旨指揮已具

奏聞擇定五月初六日起發今来已于五月初六日
申時起離福州將帶統制官任仕安軍馬由南劍州
邵武軍延邏前去之任外須至奏聞者

再乞差使臣齎所降旗牓招撫曾成及論招捕

盜賊奏狀

據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秋適申契勘曾成賊馬已
昨占據湖南道州後来移軍往廣西賀州駐劄日近
常遣遊騎散行刼掠廣西數郡及進邏侵入本路封
連州界兩路居民並各逃散耕種失業今来適除已

恭依聖旨指揮一面躬親統率將士等起發前去緣本
路將兵不滿千人近蒙朝廷令宣撫使分撥高舉兵
馬應接累遣催促至今未見到来其曾成賊馬動是
萬衆竊慮支吾不前蹂踐州縣卒未休息為本路生
民之患近承廣西經略許中牒據曾成上供申吳宣
撫已被受朝廷詔旨令即赴行在乞行發遣後未宣
撫司已出給發遣曾成前去行在一宗文字付曾成
于三月二十日起發到寧遠縣因知道州向子忠將
近降捕捉賞大書揭牓路旁致費州復回賀州為無

糧食不免散行抄掠近聞曾成軍中頗有自新之意
適除已遂急具狀奏聞乞速降指揮差官由廣東路
前来招撫曾成一軍除放散虜掠外所有堪用之人
選擇少壯亦得添助朝廷勾喚使用不惟保護兩路
財賦全活數州百姓而戢兵安民為利甚大申本司
乞速賜差官前来招撫以紓兩路之急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来荆湖群盜唯曾成人數最多曾成侵
犯嶺外惟廣州事體最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先後緩
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曾成救護廣州為急曾成十

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今據廣
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林遹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
連州界若使行進兵掩擊賊必聞風奔衝南向不唯
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路州縣必皆受害臣以謂
經營曾成軍馬先須招撫為策之善緣招安臣寇必
得重兵先張威勢示以國威使之畏伏若止欲懷以
姑息之恩賊衆未必肯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此則
目前名為招安必為後日之大患臣請以近事驗之
昨趙延壽㦲到德安府願從陳規與撫諭官馮輻招

安既近州城覘知德安兵數不多遂乘機出城鈔輜
輒謀驅虜規僥以身免官吏多為延壽所得張琪自
繁昌歷建康湖杭千有餘里必要赴呂頤浩軍前招
安劉光世韓世忠等招之皆不聽命假道嚴州不敢
入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確矣及至啟門浮梁見王
師古等兵衆不多遂設盟以執師古直犯饒州賴閻
皋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于宣歙之間久之方定
以見盜賊狼子野心叛服無常要當歷以重兵始免
反覆臣蒙恩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急知潭州現今

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頭項軍馬計一千三百餘人雖
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指揮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
安撫大使畫一踏逐軍馬至今未奉回降指揮其元
降聖旨許就用吳敏措置下兵粮體問得除廣西現
在兵將外亦別無措置下軍馬道路寫遠現今阻隔
卒難辦集竊恐遷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寄
之重深慮事失機會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乞
降睿旨從臣所乞踏逐軍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軍
整齊兵將付臣使喚又嘗奏論韓世忠忠勇而有謀

治軍嚴肅可以倚仗今若委世忠進發廣東以援廣
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則曹成之衆可以散撒老弱
揀擇強壯充兵隸軍中指日可定緣世忠係宣撫分
福建江西荊湖路非得朝廷指揮恐不敢出本路界
以援二廣不唯二廣州縣未甚殘破逐當保全而荊
湖劇賊皆視曹成以為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得
二廣則湖湖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為力顧曹成
然黙擁衆數萬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聽
從臣前所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為急者此也

臣前已遣人齎金字牌黃旗黃榜前去荊湖委岳飛
差人入曹成軍中招諭計程不久當還又慮道路或
有阻節今據林遹前項申述臣已逐急再遣人齎金
字牌黃旗黃榜由廣東路前去招撫曹成伏望聖慈
詳酌前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現起發建昌軍等處
聽候指揮

小帖子

契勘荊湖州縣破殘累遍二廣帥府各係全盛處
若蒙朝廷許令韓世忠前去救護即乞降指揮指

定從虔韶州路赴廣州屯泊免致賊馬奔衝保全廣州即廣東州郡皆時以安伏望早降指揮施行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狀

准樞密院閏四月二十六日劄子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申契勘曹成占據湖湘之久已奉聖旨發赴行在近因岳飛倚本司大軍之勢提兵壓境遂致疑二遠領群黨南去今收李回書報已犯連州臆度其計決竄二廣且軍興以來郡邑多經殘破二廣素無兵火深慮民物將被其害伏望聖慈特賜睿

旨指置施行勘會宣撫司大兵未到湖南之時曹成已是不伏招安不肯前來赴行在侵犯二廣勢已猖獗遂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前去掩擊又據探報曹成賊馬已占據賀州侵犯韶連州界作過續降指揮令岳飛依已降指揮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務要早得殄滅不致侵擾州縣其合用錢粮委逐路漕臣多方挪融協力應副仍劄與宣撫司去訖今來宣撫司人馬約程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宣撫司斟酌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剋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劄送臣依已降指揮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定廣東州縣臣已遵依相度奏聞未奉回降指揮開據廣東經畧安撫使林遹申曹成侵犯賀州及懷集縣已具陳述措置曹成招捕利害奏聞外今准前項

指揮臣已恭依聖訓起發前去廣東界州軍措置撫定緣臣現帶軍馬止有任仕安一項計一千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已朝廷近降畫一指揮踏逐人兵並未蒙差到亦無近上可使將官委是兵力單弱使喚不行其曹成賊馬萬數浩瀚設若不就招撫為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等可以防遏廣東兵將孱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捍遏賊鋒保護兩路況臣誤蒙聖恩宣撫荊湖廣南委

寄之重深慮無以遠將明令宣暢國威使臣冠望風
震清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亦須軍馬依布得著
方免疎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
十萬之衆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
成功况臣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嘗備位宰相特蒙褒
擢録用使之撫定一方今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
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不同料其所乞之兵未敢
全望依朝廷近降畫一指揮滿二萬人數時下且得
萬餘人分為五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廣

凡亦可指揮將佐隨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仰
寬陛下南顧之憂若止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
將帶前去竊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
檢會臣依近降畫一累奏踏逐將兵早賜指揮更自
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現速邁前去
聽候回降指揮

小帖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荊
湖宣撫司斟酌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

差兵合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捎可捍禦賊馬係
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
廣凡藉其兵力諸事易為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
請乞用金字牌降下施行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使喚奏狀

右臣契勘昨奉旨許用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畫一
指揮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臣本司已具踏逐辛
企宗閔皐等軍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近聞辛企宗閔
皐等軍馬皆已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司抽撥分

隸諸將無可指準其餘所乞朱師閔郝晸李山等兵
人數不多亦未蒙差到今准樞密院劄子緣曾成侵
犯封連等州閏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臣徑自廣
東前去保護本路緣臣所帶任仕安軍馬止一千餘
人兵力單弱事勢急迫別無可以踏逐竊見新除湖
北路安撫使劉洪道現將帶崔邦弼顏孝恭兩項軍
馬在建昌軍駐泊以鄂州糧食缺之未曾之任乞降
指揮就近撥顏孝恭一項軍馬付臣使喚却就江西
別撥將兵與劉洪道廣凡臣可以即行句喚早得齊

集發付廣東兼河北路軍馬自合聽臣節制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施行

乞差撥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曾成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節文廣西
路經畧使司申節次據統制官楊友等申探報曾成
賊馬約十餘萬衆起離道州攻造賀州逼近韶州界
分本司除見盤廝人馬極力捍禦况曾成數衆賊馬
嘯聚日久勢力兇盛本路人兵素來單弱委實不敵
難以支吾已累申牒宣撫使李綱廣東安撫使岳飛

去外伏望朝廷體念二廣生靈之衆速賜指揮催督
諸頭項人馬兼程前來與本路兵併力會合早獲撲
滅免致賊徒殘破以南州縣除已具奏聞外候指揮
小帖子稱照會曾成作過累年既就招安旋復變亂
者前後凡七八次昨自攸縣驅虜帥臣向子諲占據
道州挾使移文稱奉帥司指揮移軍就糧及自牒廣
東州郡飾說移軍因依詐出榜文焚蕩侵陵其實搜
源剽擄無有遺類備録召赴行在詔書中三路宣撫
吳觀文而修立寨柵濬治濠塹為遷延之計今賀州

稍有常平米斛既賊得食姑且偷生既變之後或傳
又有奏陳必肆詭說萬一朝廷愛惜生靈許以自新
非有重兵壓逐驅逐亦必未肯解散伏望特降指揮
催督諸處大兵速至會合若果就招安即令解甲分
散黨類否則痛行掩殺期于淨盡庶免兇徒知有畏
憚斟會已累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前去
廣南併力追襲其合用錢粮委逐路漕臣多方擘移
應副閏四月二十四日又奉聖旨令宣撫使斟度賊
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應

援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由廣東
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
路軍兵及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今劄送荊湖
廣南路宣撫使李觀文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
去保護本路仍具已起發去處日時知照樞密院須
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
西荊湖南北路宣撫司副孟庾韓世忠統率大軍自
溫州起發逕還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

賊今來新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現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路分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旨令李綱將帶任仕安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縣前去之任臣竊詳是時曹成占據湖南道州未曾侵犯廣東界分朝廷之意止是欲臣與孟庾取道相避事體不至相妨近來累承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曹成賊馬侵犯二廣攻破賀州逼近封連等州令臣疾速前去廣東保護本路是前日發遣臣取道廣東之意與近

降指揮全然不同所將帶軍馬亦須量度事勢添差應副竊緣曹成賊馬據湖南二廣諸處申報皆稱有十萬餘人朝廷近降指揮亦言能戰之兵約及三萬夫以三萬必死之衆而使臣以元降指揮將帶任仕安下千餘人兵往遏其鋒保護廣南兩路事豈能濟除已具奏依朝廷降到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踏逐兵二萬人旋行踏逐辛企宗閻皐朱師閔郝晸李山等軍馬約八九千人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不見得朝廷差撥應副數目竊慮別有拘礙占留不足元踏逐之數今來廣東事勢危急臣被奉聖旨指揮前去難以等待別行踏逐欲乞朝廷勘會應副不足之數速降指揮就江西安撫大使下逐急摘那數頭項得力兵馬湊足元數聽臣統領前去廣東措置曹成使喚免致往回待報坐失機會其上件辛企宗閻皐等軍馬已係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抽摘分撥前去如已蒙朝廷差撥應副亦乞明降指揮依舊盡數撥還庶几不致誤指準伏望特降睿旨施行

小帖子

契勘辛企宗下軍馬類皆精銳但辛企宗怯懦不能駕御用之士卒以抑而不用之故多懷怨憤如蒙朝廷撥付使喚即乞別擇近上統制官將領狀望聖鑒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八

奏議

乞令韓世忠統率兵將往廣東招補曹成奏狀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乞令韓世忠摘撥軍馬量帶輕齎前去廣東招捕巨寇曹成奏狀

乞令岳飛且在潭州駐劄仍乞撥還韓京吳全吳錫等軍馬奏狀

乞令韓世忠統率兵將往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準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據探報曹成賊馬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已降指揮令岳飛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近約程宣撫司人馬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又降指揮令宣撫司斟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令劉與李綱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續據宣撫申明廣南東西係李綱路分未委合與不合指置已劄下本司自合不拘路分依已降指揮節制諸軍量度賊勢遣發軍馬竭力措置外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曹成係在湖南作過透走入廣西路其本路宣撫司自合襲逐討殺與李綱協力同共措置劉與李綱孟庾韓世忠照會令劉送劄湖廣南路宣撫使李觀文照會仍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仍具已起發日時申樞密院須至奏聞者右臣契勘已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軍馬前去

之任取道廣東撫定州縣已于五月六日起離福州經過劍南州現今已入邵武軍界近據廣東經畧安撫使林遹申曹成攻破賀州侵犯廣東州縣有顧就招安之意臣本司已委官齎朝廷降到勑牓黃旗金字牌等前去委自帥漕兩司相度事勢施行緣賊情狡獪屢服屢叛不可恃伏非得重兵臨之決難制禦已累具奏聞乞降指揮令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司分撥兵將不拘路分前去招捕又累論奏乞令韓世忠親統大兵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以來與同共措

置處几可以保全兩路米奉回降指揮令准樞密院
劄子備坐到前項聖旨指揮與臣奏請之意事體相
合仰見睿明照燭萬里之外神心經畫動合機宜天
下不勝幸甚除已備録閒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
差撥兵將同共措置施行外勘會曹成賊馬萬數浩
瀚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人係是朝廷劄到之數現今
惟有岳飛一項軍馬約一萬餘人前去襲逐約度已
到近地今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所差兵將須得
一二萬人更會合許中諸頭項軍馬方能與之力敵

又須得韓世忠親自統率前去乃有决勝之理竊慮
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差撥兵將不多及韓世忠非
奉聖旨指揮不敢躬親前去二廣伏望聖慈檢會臣
累奏事理更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小帖子

契勘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發兵應援廣東
如係韓世忠親行合與臣同共措置外如只差撥
兵將自合隨逐前去聽臣節制處几號令歸一不
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處分施行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墳展省奏狀

右臣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
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邵武軍界縁臣昨起離
福州日將一行軍馬輜重器甲盡用溪船裝載往邵
武軍以免山路崎嶇搬挈之勞今到邵武軍却合差
撥人夫措置出陸又有本軍老小約計二千餘人欲
自邵武軍分撥由汀州路往潮州安泊亦合擘拳差
官部轄前去須留三五日方得辦集契勘邵武軍係
臣鄉里有祖墳去城七里久不展省已一面措置輜

重器甲爲陸行計分撥老小往潮州外良帶人從前
去祖墳展省並不相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縁臣現
統軍馬合具奏知

小帖子

臣契勘自邵武軍由江西路與孟庾韓世忠商議
同共措置及一就將帶分撥人兵前去廣東更無
留滯去處惟是去行在益遠日望朝廷回降指揮
深慮傳遞及專差人道路稽遲所有乞用金字牌
降下事件伏望聖慈照察特降詳酌指揮施行

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今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侵犯廣南
作過其廣西見有許中躬親提兵在本路界首把截
湖南孟庾韓世忠岳飛大兵襲逐追捕唯廣南軍馬
单弱竊慮逐侵擾事不可緩五月十八日奉聖旨 虔
令李綱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廣東置司捍禦候孟
庾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再前往潭州之任臣除已依
稟聖旨指揮前赴廣東措置保護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李綱前往等臣已

降指揮除制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兵合申請
畫一事件若候條具到來竊慮道路遼遠却至後時
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應干合行事件並依呂頤
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所得畫一指揮施行內一
項許踏逐差兵二萬人臣已遵依聖旨指揮施行踏
逐辛企宗閻皐朱師閔郝晸李山等逐頭項人馬約
計八千餘人已具奏聞外近又具奏乞抽差劉洪道
下顏孝恭一項人兵及乞逐急于江西安撫大使下
摘撥數項軍馬應副隨逐臣前去廣東措置招捕曹
成賊馬保全二廣並未奉回降指揮今准御前金字
牌遞到樞密院劄子許撥還統領官馬準下兵七百
餘人外其餘所乞軍馬並未蒙差撥竊慮朝廷係與
畫一事件一道同家降下入尋常急遞是致未曾被
受今得旨催促前去廣東捍禦曹成只據目下所有
人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委是兵力單弱何以控遏
十餘萬衆賊馬之鋒非得所乞軍馬齊集實難虛受
重責契勘臣所乞兵馬除朱師閔已回行在外其餘
辛企宗閻皐李山郝晸顏孝恭等兵皆在江西建康

軍處吉州如蒙朝廷應副用金牌降下指揮使臣得
以因行勾抽將帶前去廣東使喚勒成部伍軍容稍
整庶凡遠方知朝廷所以遣臣之意曹成或可望風
招納事繫國體非臣敢私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檢會
臣累奏踏逐乞兵因依特賜矜允施行臣現自邵武
軍起發建昌軍撫州以來聽候指揮

小帖子

契勘臣畫一內元乞辛企宗下兵四千人兵開有
在路逃散所存不多緣企宗怯懦不能用衆致其

下人兵多懷怨憤閤皐下兵元約一千五百餘人
閤皐得罪已為宣撫司分撥李山下兵元約一千
人今聞只有六七百人見在虔州其李山係奏棄
邵武軍擅走出江西界之人上項三項軍馬如蒙
朝廷撥付臣使喚並合別擇統制官將領前去所
有邹晟顏孝恭等兵皆衹及五六百人聞亦現為
宣撫司勾在吉州緣逐項兵本非福建江西荊湖
宣撫司元將帶之數所以臣敢踏逐奏乞差撥如
蒙朝廷盡行應副亦不過得三五千人乞依前奏

于江西安撫大使下摘掷湊足元數庶几可濟目
前之急合具奏知臣契勘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
與本司名號既同責任亦等而兵力事體冥然遼
絕臣目今所得兵曾不及其一統制官之數今來
措置廣東賊馬雖蒙已降指揮令分撥兵將前去
終非臣所部終是難以使喚遠方州縣見兩司事
體不一動有觀望亦難號令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檢會臣踏逐元數特行應副使事有可為之理臣
敢不竭盡死節以圖報効聖恩萬一伏乞睿察

乞令韓世忠摘掷軍馬量帶輕齎前去廣東招
　捕巨寇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荊湖廣南路宣撫使
李剛奏契勘曹成一項軍馬侵犯二廣、西猶有峒
丁弓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實為單弱
難于支吾今雖已降旨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
襲掩擊竊慮岳飛所率兵數不多錢粮缺之未必能
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
江西荊湖宣撫司劄刷到諸路錢粮通融應副深恐

未能早見招捕了當今欲乞自朝廷近降指揮令韓
世忠相度如大兵目今已在湖南筠袁間即由南安
南雄英韶路順流以趍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
統率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畫一
內所踏逐兵旬抽摘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
康循惠間隨宜措置潰賊奔逆與之協力進討不數
月間須見了當却由便路趍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
難平定候勅旨今撫會樞密院奏勘會據探報曹成
賊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已降指揮令岳飛

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擊近約程宣撫司人馬已
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又降指揮令宣撫司斟良
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
策應務要剿滅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速由
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計中起
發本路軍兵及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續據宣
撫司申明廣南東西係李綱路分未委合與不合指
置已劄下本司自合不拘路分依已降指揮節制諸
軍量度賊勢遣發軍馬竭力措置分五月二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曹成係在湖南作過走透入廣東
西路其本路宣撫司自合襲逐討殺與李綱協力共
同措置劄與李綱孟庾韓世忠照會右奉聖旨令孟
庾韓世忠依已降指揮火急追擊討殺救護二廣無
令侵壞州縣如遣發軍馬不能剿口殄滅大冦即本
司自合躬親前去務要即日平定逐旋具進發次第
聞奏仍劄李綱依累降指揮處分疾速往廣東置司
捍冦其兩司措置事宜並須互相關報無致牴招臣
已遵稟聖旨指揮及關報孟庾韓世忠照會施行

右臣契勘近累具奏以曹成侵犯二廣賊衆浩瀚事
勢危急乞自朝廷降指揮令韓世宗統率精銳軍馬
一二萬人不拘路分前去措置追捕及令福建江西
荆湖宣撫司將劃刷到逐路財用照會分撥往二廣
人兵協辦一兩月錢粮隨軍前去支遣今准前項聖
旨指揮仰見睿慈以二廣事宜留神經畫如此然臣
竊謂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移司往廣東不若止
令世忠總兵前去之為得策移司則一行軍兵官吏
輜重之屬皆須隨行遷徙既難費用不貲深慮二廣

偏重應副難以責辦或致缺乏若止令世忠摘　倉卒
挪精銳人馬量帶輕齎前去可以策機破賊事畢即
還本司不致勞費資為利便伏望更賜詳酌指揮施
行臣嘗備位近司仰荷知遇委任之重苟有所見不
敢不竭盡區區之意至于取舍則合出自聖裁冒瀆
天聽無任戰越悚惶之至

乞再差辛企宗宗等軍馬奏狀

准樞密院六月九日劄子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
院奏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

撫司招撫其荊湖廣南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揮使可徑赴潭州新任奉聖旨李綱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在其韓世忠軍馬令于建康府駐劄仰世忠量帶親兵前來奏事劄送臣疾速施行具知中書樞密院臣已遵依聖旨指揮自建昌軍南豐縣取徑路由虔州前去潭州之任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候孟庾韓世忠措置荊湖南北路盜賊了日前去之任今來兩路盜賊除曹成一

項賊馬為岳飛殺敗并殘黨乞就宣撫司招安外其餘盜賊劉忠李宏楊華楊么郎晉進及鍾相殘黨等萬數浩瀚尚未曾措置討捕閑歇秋涼方行進兵及馬友下人兵現在潭州亦未曾措置差撥放散今准前項聖旨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交割與臣發赴行在竊慮逐項盜賊非日下措置可了孟庾韓世忠得赴行在指揮遂急便行交割將帶重兵起離前去臣所得兵止是任仕安一項軍馬二千七百餘人近雖撥到李企宗閭皋兵緣逐軍已為孟庾韓世忠分撥及時暫抽前去現存數目不多其近到韓京吳錫吳全等兵今來又准樞密院劄子撥隨岳飛往江西駐屯是勢力单弱難以措置彈壓竊慮盜賊窺覘無所忌憚依前猖獗為兩路之患虛負深責臨時難以申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更賜詳酌措置施行

乞令岳飛且在潭州駐劄仍乞令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准樞密院六月九日劄子准御前降下金字牌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令岳飛候平定曹成日將帶本

部軍馬前來行在及韓京吳錫吳全軍馬令岳飛交割與李綱使喚今來已破曹成及已降指揮令李綱取徑路往潭州之任緣江州係緊切控扼合屯重兵去處奉聖旨令岳飛將帶本部并韓京吳錫吳全等軍馬前來江州駐劄仍疾速開具掩殺曹成賊馬有功官兵保明聞奏當議推恩及令李綱句抽程昌㝢下杜湛所統八千餘人使喚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已恭依聖旨指揮施行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荊湖兩路係東南上流之地累年為盜賊

侵擾往々占據州縣不復知有朝廷如馬友見在潭
州雖號稍知順逆之勢不敢猖獗然亦擅置官吏分
兵近郡肆意誅求民不聊生蓋緣本路久缺帥臣前
後差除久不到任全無正兵彈壓故敢如此今蒙朝
廷差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岳飛權知潭州兼本路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將帶一行軍兵前來湖南
日緣追捕曹成未曾到任今來岳飛討殺討曹成將
欲了當又准前項聖旨指揮令往江西駐劄竊緣本
路盜賊頭項衆多如劉忠李宏楊華楊幺郎雷進及

鍾相殘黨等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馬友現在常
沙兵數號稱十萬其實亦只五七萬人非得素有名
望威畧者顯近上武臣統率重兵不能討捕彈壓故
啟今來韓世忠岳飛既有聖旨指揮前去建康府駐
劄其岳飛又今將帶軍馬往江州屯駐則是本路名
將重兵頓去無有留者竊慮盜賊窺見朝廷事勢無
所畏憚依前放肆為患不細臣雖係前宰相誤蒙恩
除四路宣撫使兼本路安撫使緣所得兵數不多無
近上武臣為之副貳難以彈壓安知馬友不忌臣之
來如唐藩鎮往々不納帥臣或致戕害者多矣況劉
忠李宏楊華雷進之徒皆係劇賊孟庾韓世忠將帶
重兵自到荆湖未曾措置今來遽將職事交割與臣
何以善後近奉樞密院劄子差到韓京吳錫吳全三
項軍馬文字到司才兩日間又准今來指揮令隨逐
岳飛前去雖蒙撥到程昌禹下杜湛所統八千餘人
其人係隨逐昌禹自蔡州前來鼎州亦係要害之地
現有盜賊不可缺兵亦難全行勾抽其杜湛彭筠本
係荆湖北軍馬合聽臣節制指揮防秋之數若差挪

去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却分撥得杜湛彭筠軍馬于
臣本路全無增益有失措準伏望聖慈體念荆湖重
地目今盜賊除曹成一項將欲了當外其餘未平
定須得近上武臣措置招捕及將來防秋不可缺兵
將降睿旨令岳飛依元降指揮依舊權知潭州兼權
本路安撫使候臣到任交割職事今岳飛且以潭州
駐劄聽臣節制一面措置分撥馬友軍馬及討捕劉
忠李宏楊華楊幺郎雷進及鍾相殘黨等庶几韓世
忠去後收拾得以不致缺人及將韓京吳錫吳全等

兵依前降指揮撥付臣使喚應凡將來防秋不致于
誤事臣欠仰荷天恩起于罪廢之餘付以四路重寄
夙夜震悚唯恐不能稱副委任之意苟有愚見不敢
不盡言陳述于冒天聰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看詳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句抽韓世忠
兵前去建康府駐及今岳飛將帶軍馬屯駐江劄
州與前後所降指揮顯然不同竊慮係是江北或
有傳報之聲欲為防遏之計臣竊謂建康府路已

有都督呂頤浩一行軍馬今來韓世忠又帶重兵
前去勢似偏重岳飛前去江州又復端閑虛廢日
月臣愚欲乞令韓世忠分撥近上統制官將兵萬
人駐劄江州廣張聲勢以代岳飛權留岳飛駐劄
潭州經畫兩路經盜賊不數月間決可平定萬一
沿江或有警急臣預行排辦舟船自潭州至江州
不過數日可到臣當躬率本司軍馬與岳飛水陸
並進以為應援兩不相妨而于荊湖兩路為利甚
大措置群盜可以永絕後患臣謂策無出于此者

更望聖慈與二三大臣特賜詳酌速降指揮施行

臣竊觀自昔討捕盜賊必須功績已著之人盜賊
畏威自然聞風奔潰于討捕易為功力今來岳飛
破曹成十萬之衆郡盜皆已聞風膽落若使稍留
本路措置招捕功倍他日盜賊平定之後荊湖等
地自此可以料理日為防秋之計控扼上流實係
國體如或失此機會群盜猖獗郡縣人復殘破將
來實難支吾伏望聖慈特賜鑒察施行

臣契勘馬友近與劉忠戰為其所敗見今立散收

拾將士欲再舉兵必留岳飛本路駐劄使率馬友
以討劉忠必能有功劉忠既破之後朝廷量加旌
賞馬友別與一處差遣使離潭州即荊湖可無後
患其餘群盜亦可漸次招捕平定實為利便伏望
聖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八終

奏議

乞差楊惟忠下胡友毛佐軍馬奏狀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使通融應副錢粮奏狀
乞催江東安撫大使司差撥兵將合會捉殺姚達奏狀
乞且以衡州駐劄俟福建本路宣撫司班師前去之任奏狀
乞撥還韓京吳全等及胡友等兩項軍馬奏狀

乞差楊惟忠下胡友毛佐軍馬奏狀

右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畫一指揮數内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臣已遵依聖旨指揮先次踏逐辛企宗閤皐朱師閔郝晸李山五頭項軍馬約計八千餘人近准朝廷備坐到聖旨指揮除朱師閔已差充神武中軍郝晸係孟庾已踏逐充親丁李山差出幹事所有企宗閤皐下人兵除隨逐孟庾韓世忠往湖南外其現在辛企宗下人兵撥付臣使喚近據辛企宗申閤皐下人兵二千餘人盡數已為韓世忠分撥隸諸統制官下臣已奏乞更不抽差外前件踏逐五項人兵只得辛企宗一項又多逃散之數委是單少雖蒙朝廷差到張忠彥人兵内多冗濫又須揀汰亦是人數不多今踏到楊惟忠下有軍馬八九千人現在江西路内統領官胡友毛佐部領三千餘人在袁州虔州就粮共餘人數並在洪州駐劄今來楊惟忠已是身故上項軍馬未曾撥隸現係李回權行拘管欲乞盡數撥付臣使喚如或朝廷別有差使去處亦乞于數内摘撥

胡友毛佐兩項人兵三千餘人逐急差撥付臣貼充二萬之數候臣所乞諸處軍馬齊集見得少剩的實數目續具申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施行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通融應副錢粮奏狀

准樞密院五月十八日劄子荊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奏内一項臣所領荊湖宣撫職中事與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司軍馬事體一同于用錢粮理合通融應副不分彼此今來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先到江西并荊湖路分所有逐路州縣錢米並

係先次劄刷拘收若不通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縣及到湖南路軍兵官吏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可應副緩急缺絕誤事欲乞朝廷指揮若孟庾韓世忠未班師以前已劄刷下江西荊湖路諸州縣錢糧聽西司運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撥并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致疊有應副中奏陳乞索煩朝廷亦恐往復遲緩不能及事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候撫定荊湖南北盜賊班師日量合用數外盡數留與李綱劄送度臣照會施行臣現已關送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恭依聖旨指揮詳酌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臣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盜賊了當日前去潭州之任今准近降聖旨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臣訖發赴行在竊緣荊湖南北路盜賊除曹成一項將欲了當外其餘並未曾措置竊慮孟庾韓世忠得召赴行在指揮遽急將職事交割與臣所有招捕其餘盜賊及措置防秋等事全藉錢糧應副今來荊湖兩路已是缺乏雖已差官前去廣南東西路州郡劄刷緣道路寫遠卒急難得應手支遣全藉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遵依今來所降聖旨指揮將現管錢米銀絹官告度牒等除良留外盡數關送臣本司應副支用竊慮尚有執吝及別作名目支撥有失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體念國事不得輒分彼此逐一開具名色關送臣本司以憑差官拘收訖具奏施行庶幾不致缺誤

乞催江東安撫大使差撥兵將會合協力捉殺姚達奏狀

右臣昨在福州未起離間准尚書省劄子令臣措置姚達殘黨據福建路安撫使申姚達殘黨自汀州復回邵武建昌軍界首藏泊作過臣已具奏聞乞候將來起發于邵武建昌軍就近措置近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姚達殘黨已劄付李先李回外令臣疾速前去廣東今來經由建昌軍撫州三路界首藏泊作

竊見姚達殘黨首領余照李寶等現在邵武建昌軍
撫州三路界首藏泊作過焚燒劫掠民被其害姚達
殘黨尤自汀州回日只有三百餘人今來虜掠百姓
入伙已及一千餘人官兵關敵互有勝負現今依據
山險出沒不常除劉洪道差統制官顏孝恭下軍馬
會合捉殺其建昌軍等處別無得力人兵可以彈壓
今來劉洪道將欲發赴鄂州竊慮將帶顏孝恭軍馬
前去及安撫大使司差兵未到間賊勢轉見猖獗臣
已劄送劉洪道且留顏孝恭下軍馬同建昌軍等處

人兵會合捉殺候安撫大使司兵到日續行起發外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催督江東西安撫大使司疾速
差撥兵將前來會合掩擊庶几早見殄滅

乞且于衡州駐劄候福建等路宣撫司班師前
去之任

右臣准福建等路宣撫使司閣檢准紹興二年三月
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福建等路宣撫使司
准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李綱除荊湖廣南路宣
撫使兼知潭州逐路兵馬並聽節制勘會本司係宣
撫福建江西荊湖內荊湖今來又除李綱宣撫其本
路軍旅錢粮并辟置官屬措置事務行移文字之類
顯有相妨若不申明必致悞事望朝廷詳酌速賜施
行候指揮右勘會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
如到荊湖路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
司班師回軍即合從李綱措置自不相妨奉聖旨劄
與本司并李綱照會又准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賊
馬侵犯廣南作過奉聖旨令李綱依已降指揮疾速
往廣東置司揮遏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盜賊訖前去

潭州之任劄送臣疾速施行又准金字牌降到劄子
樞密院奏曹成賊馬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
路宣撫招撫其荊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
揮便可徑赴潭州新任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取
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
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在劄送臣疾速施行
臣已遵依聖旨指揮施行外契勘近聞孟庾現往湖
南緣有前項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臣訖發赴
行在指揮竊恐孟庾未到潭州及雖到潭州措置盜

賊事宜未了間便離本路將本司職事交割與臣其
韓世忠岳飛兩頭項重兵並各抽回建康府江州屯
駐臣本司軍馬全然不多雖蒙撥到一兩項殘零人
馬急是烏合又無威望素著武臣總領若便依今來
聖旨指揮徑赴潭州便荊湖群盜窺其虛實愈更倔
強一有侵侮實損國威當是時臣雖捐軀無補于事
目今荊湖兩路盜賊除曾成一項殺敗有就招撫之
意將欲了當外其餘劉忠李宏楊華楊么鍾相殘
黨十數頭項萬數浩瀚若孟庾韓世忠指置未了間

便行交割岳飛又往江州重兵名將一旦俱去即與
前來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之任聖旨指
揮大段不同今來孟庾韓世忠指置荊湖盜賊如或
未了達要班師赴行在及往建康府駐劄朝廷防秋
事体尤重若交割宣撫司職事臣恭體聖意不敢復
有陳請外只乞依臣前奏存留岳飛一項軍馬且在
本路措置招捕群盜聽臣節制不數月間須見次第
將來沿江或有警急自合發遣前去應救所有福建
等路宣撫司錢粮并辟置州縣官等若孟庾韓世忠

未起發間合與臣本司通融應副將來起發日自合
依前降指揮交割與臣措置施行臣今一面起發建
昌軍南豐縣由撫吉州前去相度事勢若別無阻礙
欲乞且于衡永州駐泊候孟庾韓世忠班師回軍及
朝廷降到指揮許令岳飛存留本路即往潭州置司
伏望聖慈特賜矜察早降睿旨指揮施行使有遵守

小帖子

契勘孟庾韓世忠係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
使副專切措置荊湖兩路盜賊今來劉忠等十數

頭項多在荊湖北路及兩路界首出沒作過並合
指置撫定近金字牌降到聖旨指揮催促孟庾韓
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却不該載荊湖南北兩
路竊慮孟庾韓世忠執此指揮只據湖南時下撫
定即便交割與臣致朝廷不見得湖北兩界首所
有劇賊千數頭項未了并與岳飛一項軍馬盡行
起發則兩路更無重兵決至悞事伏乞聖慈檢照
前後所降指揮明賜處分施行使臣得有遵守

乞撥還韓京吳全等及吳友等兩項軍馬奏狀

今月初二日申時准内侍省發到金字牌御前實封文字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李綱依元申請畫一指揮差撥軍馬二萬又今來朝廷已節次應副差撥軍馬過馬準陳照任仕安共二千七百餘人張忠彥四千人杜湛八千人郝晸二千九百人辛企宗四千餘人共計二萬一千六百餘人今來已過元乞數目奉聖旨劄與李綱照會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取徑路前去澧州之任其已起發及到任日時聞奏劄送臣疾速施行臣現已恭依聖旨施行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聖旨差到統制官任仕安并統領官李建陳照馬準下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及今來指揮依臣踏逐于福建等路宣撫司盡數撥到辛企宗下人兵共計四千餘人及郝晸下兵二千九百餘人據郝晸狀申現統官兵實計二千八十四人馬六十七臣前件三項人兵共計八千七百八十四人其朝廷差到不係臣踏逐杜湛下人兵八千人張忠彥下四千人勘會昨據程昌㝢申杜湛下人兵只計一千餘人元係蔡州將兵隨逐程昌㝢前來鼎州後來招到劉超下彭筠一頭項軍馬五千餘人共計約八千人已有指揮依舊聽昌㝢使喚兼鼎州係控扼要害去處竊恐難以全行勾抽及張忠彥軍馬係烏合冗濫之人朝廷現有指揮令痛行沙汰及未現知今尚存在去處難以指準此兩項軍馬臣欲乞令別聽朝廷差使所有元降畫一指揮計臣踏逐差兵二萬人除已有任仕安辛企宗郝晸三項人兵共計八千七百八十四人外尚欠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六人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乞將朝廷已差韓京吳錫吳全

三項軍馬共計二千七百餘人依舊撥還付臣本司及臣近奏乞差楊惟忠下統領官胡友毛佐下人兵三千餘人充填缺數外其餘尚少六千餘人容臣續行踏逐陳乞施行庶几招捕盜賊措置不致悞事矣

小帖子

臣契勘朝廷元降指揮許依江東安撫大使例差兵二萬人緣荆湖兩路界分闊遠非江東一路之比其上件差兵二萬人如足元數猶恐俵布控扼使喚不足今來所乞乞留岳飛一項軍馬于本路

駐劄係在二萬人數外蓋欲藉其威名措置盜賊早見了當及防秋已廻緩急可以倚仗朝廷如以所乞在二萬人數之外即乞除臣今來所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及踏逐差胡友毛佐人兵外尚缺兵六十餘人未行差撥伏乞照察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六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

奏議一道

開具錢糧兵馬盜賊人數伏乞措揮施行奏狀

檢會臣自置司以來節次被受朝省劄子備奏聖旨皆令取道廣東撫定州縣候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日前去潭州之任後來緣曹成賊馬侵犯二廣續降指揮令臣廣東捍禦保護本路臣遵依聖旨取便道發往廣東行次建昌軍南豐縣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宣撫司招撫其兼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新任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在臣亦遵依聖旨改路由撫吉州前去之任乞于衡永州駐泊已具奏聞外竊詳前件指揮與前後所降指揮不同必謂曹成已聽福建等路宣撫招撫赴軍前臣處了當其餘盜賊不難招捕所以令孟庾世忠疾速措置事宜交割與臣訖發赴行在及令臣取徑路往

潭州之任臣今行次撫州節次據探報體問得曹成見與岳飛相持于全邵間徒黨散漫桂陽郴永皆破其害即未曾赴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及承福建等路宣撫司關據探報曹成賊馬近自廣東復回湖南在全邵州武岡軍上下岳飛現在衡州又體問得馬友昨在潭州雖擅行辟置官吏擁衆自防蠶食諸邑然又受朝廷恩命若以重兵臨之決可招撫全得其衆分隸散今聞馬友為李宏所圖併其軍馬多循舟舡載現在錢糧蟻泊岸下雖未見得的確因依緣

既有變動與前日事體又復不同其馬友徒衆不伏李宏招收者依舊散為盜賊叔掠諸縣其餘仍舊圍聚潭州亦據岳飛申亦稱馬友為李宏所殺又據探報劉忠現據岳州平江一帶近復多聚舟舡屯泊君山雖遣人至福建等路宣撫司軍前願就招撫決難保信其餘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彭鉄大鄧裝等皆在逐處作過如故及別有數項盜賊不得頭首姓名藏泊洞庭湖等處時到潭州城外出沒抄掠據前件探報事節即是曹成賊馬初未曾招撫了當及

其餘盜賊頭項不一萬數浩瀚恐非旬月間所可措置若朝廷且令孟庾韓世忠在荊湖兩路措置盜賊務令淨盡其勢尚須數月方可結絕臣若發付本路于衡永州駐泊緣孟庾韓世忠已自吉州往湖南路亦分撥軍馬由衡永州前去錢糧缺之難以供贍撿會昨降指揮孟庾等中令來除李綱宣撫荊湖其本路軍旅錢糧措置事務等顯有相妨奉望占福建等路宣撫司如到荊湖措置事務應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日即合從李綱措置緣有前項

指揮兩司雖以同在一路于措置盜賊及防秋等事皆有相妨臣合與不合依元降指揮少候孟庾韓世忠措置荊湖盜賊了當日前去交割萬一朝廷有防秋警急事宜速欲得孟庾韓世忠班師赴行在及孟庾韓世忠體朝廷之意逐急將荊湖盜賊曹成李宏劉忠等逐項劇冠並行措置便將職事交割事臣緣臣現今軍馬單少錢糧缺乏兼防秋之期已迫全然未有指準即具奏乞差撥錢糧雖蒙朝廷摘撥應副復來它司占留及朝廷改差並未曾拘收到一人一

騎雖蒙朝廷降下許撥錢糧只是數目未可以指擬支撥去處若非特降指揮依臣近奏所乞存留岳飛一項人兵且在本路駐劄措置群盜及將朝廷已檢到軍馬更不改差及不許他司占留盡數撥還并臣續踏逐到胡友毛佐兩項人兵特賜差撥貼成元降指揮二萬之數委是軍馬卑少不足以防秋捍制盜賊及檢會近降指揮福建等路宣撫司將來班師日應干錢糧銀絹祠部官告等除依合用數外盡數樁留撥付本司依臣近奏乞更賜約束不許別作名目占破及以羨餘為名獻納朝廷盡數充撥本司支用如是餘剩數目不多支用不足若不于江西都運司鄂近州郡支撥應副目前交遣委是錢糧缺之不足以贍養軍馬竊緣招捕盜賊控扼要害之地分布防秋以軍馬為先養贍軍馬以錢糧為急臣今將節次所准朝廷降到指揮及乞差撥軍馬錢糧朝廷已未應副數目及荆湖現今盜賊人數逐一開具聲說在後伏望聖慈詳加鑒察逐項事理明降處分施行謹具下項

一本司節次被受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降到聖旨指揮尚書省劄子孟庾韓世忠統率大兵由袁洪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前去之任經由路分理合照應四月初七日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郡前去之任

一樞密院劄會勘曹成賊馬侵犯廣南作過廣東兵馬單弱竊慮逼逐侵擾事不可緩奉聖旨令李綱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往廣東置司捍禦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潭州之任

一樞密院劄子孟庾韓世宗等申本司係宣撫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如到荆湖路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本司班師回軍之日即合從李綱措置自不相妨奉聖旨劄下逐司照會

一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其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之任奉聖旨李綱將帶軍馬取徑路便可赴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

忠疾速指置湖南事務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在
契勘臣自置司以來被受朝廷劄子降到聖旨並令
由廣東前去之任盖緣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同在
一路諸事相妨及朝廷方以重兵委孟庾韓世忠措置
荊湖盜賊故每降指揮必令臣候孟庾韓世忠撫定
盜賊了日前去之任今來所降指揮以曾成已就招
撫今臣更不經由廣東取徑路前去潭州之任今據
諸處聞報曾成現在全邵等州與岳飛相持元未招
撫了當其餘盜賊劉忠李宏曹進楊華楊么郎鍾相

殘黨鄧裝彭鐵大等亦未曾招捕了絕孟庾韓世忠
近方自吉州發遣軍馬前去湖南措置臣若徑往潭
州之任其兩司同在一路委有妨礙又聞潭州現有
李宏馬及之變未見的確因依非得重兵難以彈壓
伏望聖慈詳酌事宜令臣依累降指揮且往廣東措
置或在虔吉間少候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當日
前去交割事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施行
一本司被受尚書省劄子許依江東安撫大使呂頤
浩畫一事件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尋行踏逐

奏乞差撥及蒙朝廷應副若干人數
辛企宗下人兵約四千餘人
閻皐下人兵約一千五百餘人
朱師閔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郝晸下人兵約七百餘人
李山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奏師閔軍馬現在神武中軍
使喚郝晸人兵已降指揮差充孟庾親兵李山現
差出幹事外辛企宗閻皐藉官人兵除已隨孟庾韓

世忠前去湖南外其餘現隸辛企宗所管並依所奏
撥與李綱使喚本司尋關送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
依聖旨指揮差撥替回文但稱已節次起發往荊湖
南路並不曾差到竊緣臣昨係往廣東撫定州縣故
所降指揮辛企宗下人兵除已隨孟庾韓世宗前去
湖南外其餘差撥與臣使喚今來臣依近降指揮取
徑路前往湖南潭州之任所有辛企宗閻皐下人兵
合盡數撥付與本司伏乞聖慈特賜睿旨指揮施行
岳飛軍下人兵約一萬餘人

韓京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吴錫下人兵一千餘人

吴全下人兵約七百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除岳飛已起發行在外韓京吴錫吴全下人兵候隨逐岳飛討捕曹成了當日撥付李綱使喚尋劄付岳飛照會差撥未有回報閒續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江州係緊切控扼合屯重兵去處今岳飛將帶本部并韓京吴錫吴全軍馬全前來江州駐劄本司近已具奏申明剿湖盜賊招捕全未見次

第韓世忠岳飛兩項重兵名將一旦盡去竊慮群盜益無忌憚勢必猖獗乞令岳飛子本路駐劄措置盜賊及將韓京吴錫吴全等軍馬依舊撥還臣本司以備充防秋使喚不致有悞伏乞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張忠彦下人兵二千餘人　杜湛下人兵八千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許從本司句抽使喚張忠彦人兵多係冗濫朝廷硯劄付臣有痛行沙汰指揮本司遣使臣往廣東及岳飛處根尋未有回報不知存在去處杜湛下元係蔡州將兵止有二千餘人隨逐程昌寓前來鄂州又招安到彭筠下五千餘人已係本路指準防秋人數兼鄂州現有盜賊難以全行句抽目今湖南道路不通差人前去句抽未得伏乞照會

契勘本司陳乞元項入兵蒙朝廷應副五項及剔差到杜湛張忠彦兩項軍馬內辛企宗闕準下人兵係福建等路宣撫司占留未曾發遣韓京吴錫吴全三項係朝廷改差與杜湛張忠彦兩項現行句抽未得所有元降畫一指揮許差撥二萬人數除任仕安一項軍馬二千七百餘人現帶隨行外其餘累次奏請

並未得一人一騎目今湖南盜賊衆多防秋已近深慮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施行

一本司初置司日蒙朝廷降到激賞錢糧及依呂頤浩任東江安撫大使日歲計錢米都數及本司隊乞于江西隣近州郡支撥錢米應副日下支用數日尚書省劄子于福建路轉運司支錢二萬貫充沿路犒設支用現已支到于降賜庫收掌支用尚書省劄子于吉州椎貨務支錢一萬貫銀一萬兩充激賞支用累移文椎貨務但稱缺之至今未支

一尚書省劄子降下申請畫一內一項依江東安撫
大使例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石充一歲支用緣
本路州軍累經殘破全然闕乏雖已差官于廣南
東西路剗刷緣道里窵遠目下無以應副支遣乞
候依近降指揮于孟庾處交割餘剩錢糧如數目
不多支用不足即乞許臣于江西轉運司及筠袁
虔吉州先次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副目下支
用庶几臨時從容用度不致闕悞伏乞特賜指揮
一尚書省劄子本司奏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候將

來班師日將餘剩錢粮及以前朝廷降賜及別路
取撥到錢米銀絹度牒官告等並乞椿留撥付本
司所貴就近應副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撫定荊
湖南北路盜賊班師日良度合用數外盡留與李
綱劄送本司施行緣福建等路宣撫司已有指揮
催促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臣發赴行在竊慮班
師在近其上件餘剩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乞特
降約束令不得別作名目占破及以羨餘獻納朝
廷盡數撥付與臣以充經理荊湖之資應副軍期

支遣伏乞聖慈特降指揮
契勘前項財用並是指準的確合用之數除福建轉
運司應副到錢二萬貫文外所有其餘數目若非朝
廷特賜緊切指揮深慮只成虛文有誤指準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指揮速賜施行
一本司據福建等路宣撫司及湖南北路諸處申報
探到湖南北西路現今盜賊人數及作過去處
一曹成巨賊下約有十萬餘人自道州侵犯賀州及
封建等州為岳飛追擊敗散現今分作數項在于

全郡州武岡軍道州耒州等處屯泊作過即未曾
就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了當
一馬友賊下約有十萬餘人元占據潭州分撥徒眾
于外州縣及衡州等處就粮近為李宏所殺併目
今徒黨為李宏盡數招收者依舊團聚潭州及不
伏招收之人四散虜掠作過民受其害
一劉忠賊下約有三萬餘人元在岳州平江潭州瀏
陽等處據險出沒作過近聞福建等路宣撫宣大
兵到來集聚舟船在于湖南岳州君山屯泊訪聞

曾遣人前至福建等路宣撫司聲稱願就招撫緣
本人自知情惡重大不赦決難保信
一李宏賊下約有一萬餘人元係馬友下統制官引
兵叛去占據岳州近闕與潭州通判張控合謀殺
戮馬友併其軍馬未見指實因依現在潭州
雷進約有八千餘人見在豐鼎等及潭州界上出
沒作過
楊華約有一萬數千人現在鼎州之益陽縣地界
出沒作過

楊么郎約有五千餘人現在潭州界上出沒作過
鍾相殘黨約尚有一萬餘人現在鼎州澧州界上
出沒作過
鄧裝約有三千餘人現在郴連州界上出沒作過
彭鐵大約有數千人現在桂陽縣界上出沒作過
契勘前項劇賊十餘頭項衆數十萬皆是累年占據
湖南州縣作過之人其餘不得名字于洞庭青草湖
藏泊出沒作過及諸處小盜千百為羣不可勝數今
來福建等路宣撫司承朝廷指揮催促措置竊慮非
旬月內所可了當若便行交割與臣非得岳飛一項
軍馬于本路駐劄同共措置及臣累奏踏逐人兵特
降指揮盡數差撥湊足元降畫一指揮二萬之數實
難以招捕前項盜賊及措置防秋等事深恐決致誤
事伏望聖慈檢會臣近奏特降睿旨施行右謹錄奏
聞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一

奏議

到湖南界首謝表　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乞差使臣曾押呂直等軍馬依舊撥付與本司使喚奏狀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使司科敷錢米于田畝上均備奏狀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

祿大夫判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祗受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于本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宣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俗于遐方叨將明命觀天人之文于秘殿復與清班惟寵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為慚感極涕零中謝竊以荆湖之奧區實為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承平為一都會屬夷狄之猾擾致盜賊之內訌郡邑凋殘奸吏因而漁獵田疇荒弗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重寄如臣者崎嶇可笑結納亡奇徒自信其孤忠曾莫著于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初無防患周身之術憶昨歸從海上退處閩中疾病交攻但有弭藥扶持之志加以血氣傷耗敢懷據鞍矍鑠之心豈謂皇恩不遺舊物付以分閫之重任加以禁殿之隆名中使來臨載傳溫詔匪頒下逮祗沐湛恩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黽勉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灰復然之復敢期文淵既懷必馬革裹尸而後

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體道應時明原青以定是非本何心于用舍修政事而攘夷狄蓋有意于翕張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深淪前非撫凋瘵以牧善良宣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化遠希循良之風禦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

乞再撥還韓京吳全等奏狀

七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劄子准樞密院七月七日劄子勘會已差撥兵馬計二萬一千六百餘人付李綱使喚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疾速星夜前去之任劄

遂臣疾速施行臣已遵依聖旨指揮自吉焦程前去湖南之任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蒙朝廷降畫一依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例踏逐差兵二萬人已差到任任安下人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辛企宗下人兵三千三百餘人郝晸下人兵二千八十餘人已上共計七千九百餘人外准樞密院劄子撥到現在湖南屯駐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方行勾抽取問人數未到日續准樞密院劄子令岳飛將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前去江州駐劄却令臣于程昌寓勾抽杜湛人兵計八千餘人及勾抽張忠彥下人兵四千餘人使喚以上通約計二萬餘人緣杜湛人兵只係二千餘人并近招收到彭筠兵五千餘人通約計八千人據程昌寓申鼎澧州見今有鍾相楊華殘黨出沒作過別無兵將可以捍禦乞存留依舊使喚契勘鼎澧州係湖北要害去處上件杜湛等兵難以全行勾抽及張忠彥兵現在廣東福建等路宣撫司及岳飛勾喚並不前來臣累移文亦不報應現委廣東經畧安撫使向子諲前去措

置外其杜湛張忠彥人兵乞朝廷特賜豁除或別承差使不充二萬人之數其韓京吳錫等兵已係先降指揮撥隸臣本司後續降指揮令隨岳飛前去江州駐劄今來岳飛已蒙朝廷依舊存留湖南路駐劄更不前去江州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却合隸臣本司臣已除劄樞密院照會外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施行

乞差使臣曾押呂直等軍馬依舊撥付與本司使喚奏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李綱係前任宰臣已降指揮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其合申請畫一事件者候條具到來竊慮道路遼遠却致後時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應于合行事件並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所得指揮施行臣恭稟聖旨照呂頤浩畫一陳乞内一項許踏逐差兵二萬人數内乞差辛企宗下兵四千餘人隸本司使喚續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辛企宗舊管人兵内除已隨孟庾韓世忠前去湖南外其餘隸企宗所管軍兵依所奏撥與李綱及令孟庾候起發日將郝晸一軍盡數交與

李綱應副使喚尚慮兵輕缺人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候李綱到湖南新任據抽差過辛企宗元管人馬盡數撥付與李綱應副使喚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尋行下企宗契勘昨于福州承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參政劄子據差過官兵二百四十一人馬三十匹差將官李守恭使臣何廣馬懷曾押前去又于建昌軍承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少師劄子令提舉董觀察權于軍中差撥過使臣弓箭手王璞等七十五人馬七十五疋將帶前去湖南措置盜賊又于撫州蒙福建

等路宣撫使孟參政鈞旨差本軍統領官呂直權于軍兵及衙兵内差撥過官兵共六百四人馬三十一疋以上共計抽差過去兵將八百九十三人馬一百三十六人累行関送福建等路宣撫司遵依元降聖旨指揮盡數撥還並不関報訪聞上件兵將係孟庾差充親兵統制官姚端説諭前項兵將陳狀不願歸辛企宗部下契勘辛企宗交割軍馬之後為患病在假現在吉州調理已乞宮祠尋醫不在軍中亦已関送福建等路宣撫司照會勾抽前項人兵近據回報

却稱為有馬友下潰散人兵現在袁筠州作過差呂直李守恭等前去招捕請一面自行勾收尋差使臣齊文字前去勾收呂直李守恭等赴臣本司充親兵使喚據統領官呂直等申今月初十日准宣撫參政相公劄子紹興二年八月十日准當月初三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申昨自福州節次差官呂直等八百五十五人作親兵使喚乞不許諸處抽差右奉聖旨依所乞令孟庾將帶呂直等前來赴行在劄付呂直更不須前去招捕盜賊臣

契勘呂直李守恭人兵元係辛企宗所管軍馬節次為福建等路宣撫司抽差前去依六月内聖旨指揮合盡數撥還臣本司使喚今來孟庾却作昨自福州節次所差到親兵使喚及不許諸處差取並不聲説元係辛企宗下人兵令撥還本司之數致朝廷不見得上項因依所乞令將帶赴行在竊緣項〻人兵係是于辛企宗部下摘挪精鋭軍馬前去其所存留人兵并効用使臣類多冗濫現行揀汰非得呂直等撥還臣本司難以復成一軍緩急何以倚仗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指揮候孟庾到行在日令樞密院差近上使臣一員管押呂直李守恭人兵依元降聖旨指揮付臣本司使喚施行庶几朝廷號令必行所闕不細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使司科數錢米于田畝上均備奏狀係為本路科借不均乞行下止隨田畝多少均定

右臣入自湖南界分竊見州縣類皆殘破民户凋零田土荒蕪財力空匱每處延見耆老仰體朝廷德意詢問民間疾苦皆言累年以來為盜賊之所侵擾官兵討捕又皆科歛民間應副錢糧次數既類無可供

應上户類皆逃移往別路營生拋下田產不復料理其中下户出賣產業淨盡猶未足以應副需索是致人户不敢歸業公私受害臣尋行體究州縣科數之弊蓋緣朝廷昨降指揮應合科催物色並依人户等第依税錢每貫合出若干印牓曉示本路監司中明乞于田畝多寡定科數之數聲説不明遂使官吏因緣為奸吏拋虛數種〻作弊且如軍期不得已而取于民當據合用之數于田畝上均定謂如合用數錢一舊貫米一千石遂州拋下諸縣合先會計諸縣田畝數目如有田十萬畝即合每畝均錢五十文米半升推此言之多少皆可預行約度科率均一民力不至困乏今則不然轉運司約度拋科更不會計合用之數行下逐州逐州虛拋大數抑令諸縣承認諸縣亦不照用行下之數却于田畝上創自樁起錢糧之數謂如衡州諸縣逐次科歛本州行下逐縣令科錢三萬貫米五千石安仁縣却令每畝出錢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縣之田約計三十萬貫畝則科數之數錢計合出七萬五千貫米計合出一萬五千石衡陽縣

令每畝出錢五百文米一斗一縣之田約計三千萬畝則科歛之數錢計合出一十五萬貫米計合出三萬通衡州五縣計之一次科數所出錢米不可稱計其間形勢官户人吏率皆不納承行人吏又于合納人户公然取受更不催納其催納者盡貿下户因緣抑勒情弊百端民不仰生其逐年合納夏秋正税却更不行催理蓋緣受納正税交收皆有文歷難以作弊其科數之數以軍期急迫為辭類皆不置文歷而無支收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縣官吏多係權攝

人又通同作弊侵漁搔擾莫甚于此且以今年計之應副曹成反岳飛并福建宣撫人兵已是三次科率民力安得不困臣現痛加止絶出榜州縣將前項科須未納人戸並更不得催理自今以往一切科須並行住罷如有軍需急缺常賦不足非奉臣本司指揮不得擅行科率却令州縣依法于本縣内催理正税其以前科敷之數可依去年明堂赦文許于正税内尅折見體究作過實有情弊官吏續具奏聞乞重賓典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陳行下本路及諸

轉運使司令應干科須並先會計合用之數于逐州縣揔計田畝上均敷即不得虚拋大數及于田畝上別行椿起錢糧之數庶几民戸漸次復業得被朝廷實惠天下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二

奏議

開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馬人數留韓京等軍馬奏狀
奏知段思招誘本司軍兵逃走奏狀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乞令許中收買戰馬奏狀
張忠彦不肯赴本司公參乞依舊歸于江西任奏狀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産鹽地分計置煎鹽奏狀

開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馬人數留韓京等軍馬奏狀

臣契勘七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七月二十二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且在湖南等路措置追捕盜賊候稍息日別聽指揮續于八月初五日准樞密院七月二十五日劄子岳飛依已降指揮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盜賊專聽李綱節制臣已劄下岳飛遵稟聖旨指

揮回軍前來本路駐劄未到間今據右武大夫文州
團練使樞密院將領韓京申得岳飛公文八月十一
日准八月五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
揮令岳飛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盜賊今據岳飛奏曹
成賊衆並已破滅招收淨盡湖南二廣別無曹成潰
賊兼韓世忠大軍已到潭州撫定李宏馬友人兵及
已破劉忠大寨所有岳飛合依先降指揮前來江州
駐劄右奉聖旨令岳飛依先降指揮立便起發前來
江州駐劄申本司照會臣竊緣本路盜賊全未衰息

韓世忠雖破劉忠大寨其劉忠現在岳邵間據胡家
寨招集潰散軍馬已及五千餘人馬友潰散人兵現
有數頭項各數千人在潭州邵州界上等處作過近
據韓世忠下提舉一行事務董旼申已接引到王方
一項人兵三萬餘人及曹成下人兵七萬餘人現在
辰沅等州有公文情願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昨
晚起離辰沅州欲自邵州入衡州往江西路追趕福
建等路宣撫司公參緣董旼止帶親兵三千人現在
邵州欲接引招撫曹成王方十萬之衆竊慮難以彈

壓其曹成素來狡猾必謂福建等路宣撫使既已班
師岳飛人兵未到臣所將兵人數又多本路別無重
兵故以受董旼接引為辭漸復南來有窺伺湖南及
二廣之意萬一猖獗委是難以支吾兼楊幺下賊黨
亦係數萬人現據洞庭湖水寨周圍一千餘里現今
出没于潭鼎邵州界首作過其餘盜賊如鄧裴彭鉄
大楊華雷進鍾相殘黨等依舊占據巢穴侵犯州縣
未曾討捕今來岳飛却稱曹成賊衆已是破滅招收
淨盡荆湖二廣別無曹成潰散賊馬李宏馬友人兵

及劉忠並各了當合依先降指揮前去江州駐劄委
是故違詔令不肯前來欺罔朝廷別取指揮兼臣本
司亦未曾被受前項聖旨指揮竊慮既令聽成節制
朝廷必須行下臣本司體究岳飛所陳是與不是看
實方降處分萬一詔令果是已改不敢再三紊瀆朝
廷只乞存留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依舊撥歸臣
本司使喚庶几多方措置彈壓目前曹成劉忠楊幺
等十數巨寇及為防秋之計若更不蒙朝廷應副韓
京三項軍馬委是現在兵數單弱難以存立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指揮檢會臣累奏乞存留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速賜指揮施行今開具臣本司營下現在人兵數目下項

任仕安下元管二千七百餘人其一百餘人已為福建等路宣撫司統領官段恩招誘前去其一百餘人在路途中逃亡死損現存二千五百餘人

辛企宗下元管四千餘人其九百餘人為秦知政事孟庾帶充前去至今未曾撥還四百餘人為福建等路宣撫司統領官段恩招誘前去現在實存

二千七百餘人

郝晸下元管兵二千八十人近據申報只有一千六百餘人　以上三項人兵通計六千八百餘人

小帖子

契勘韓京下兵約計一千五百餘人吳錫下兵約計二千人吳全下兵約計二千五百人三項兵計六千人并臣本司現管人兵通計一萬二千餘人依元降指揮許踏逐兵數尚缺八千人如岳飛一項軍馬不可抽摘即乞自朝廷劄選近上兵官帶所部軍馬付臣本司使喚充填上項人兵數目庶几不致缺悞伏乞聖慈速賜施行

契勘臣累具奏乞依元數差人兵累准樞密院劄子撥程昌禹下杜湛人兵八千人及張忠彥下兵四千人付臣本司使喚竊緣杜湛人兵據知鼎州程昌禹申現今鼎澧州盜賊出沒杜湛人兵分布控扼不可摘那其張忠彥人兵據廣東帥臣林遹運判章傑申忠彥現在廣州恣為不法雖已被受臣本司劄子不肯發來公參乞差兵將前來彈壓

起發緣臣本司現今兵將單弱不可摘那已具奏乞下江西安撫大使司差撥兵將前去押歸江西舊任此兩項人兵欲乞朝廷豁除不在臣本司合得兵數之內已累具奏聞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奏知段恩招誘本司軍兵逃走奏狀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神武副軍都統制官岳飛申契勘飛近恭依聖旨指揮收捕曹成賊馬屢獲大捷分遣軍馬自廣西追趕至廣東連州并湖南界往回數千里今節次據本軍諸將申將到有逃走

官兵四百七十八人下項契勘使臣効用軍兵見此
暑月被帶衣甲艱辛勞苦怯戰輒敢棄甲或將帶衣
甲鞍馬逃走改易姓名別投他軍伏望朝廷重立賞
格遍行下神武諸軍并諸路帥臣及逐頭項統兵官
根緝收捉差人押赴岳飛軍前對衆依軍法號令所
貴帶甲忠勇將士不敢傚傚逃竄小帖子稱契勘本
軍逃走官軍往往輒投他處收留若不嚴行約束無
以懲戒伏望朝廷給降黄榜一道付岳飛隨軍張挂
及乞止絶諸軍等不得誘引擅便招收本軍官兵右

奉聖旨依所乞令樞密院給降勅榜令檢會諸軍逃
走使臣依例立賞三百貫効用軍兵賞錢一百貫劄送
臣疾速施行臣已遵依施行外契勘近來管兵將帥
招誘別軍人兵充投本軍使喚改換名字難以稽考
紊亂軍政莫此為甚且如臣本司昨蒙朝廷于福建
等路宣撫司撥到率企宗一項軍馬于吉州駐劄候
臣到來其吉州官吏更不支與口食錢米半月餘日
致令興責聲言又方支俵衣賜閏撥付臣本司文字
到今更不支給衣絹緣此軍兵皆以為兩司事體不

同致有逃亡人數衆多體問得係是福建等路宣撫
司都管老小營寨統領官段恩用銀絹錢暗行招誘
及捉到逃軍趙俊等供狀通稱探問得統領官段恩
每名用例物錢五貫文省銀一兩絹一疋招收別軍
人兵是致拋下器甲逃走前去圖請新軍例物入己
使用不期被收後使臣捉獲除已將逃軍現獲之趙
俊等處斬及令衆外尋劄下段恩根問招收人兵
因依及開送韓世忠令根究施行皆不報應今朝廷
雖因岳飛申明逃亡投換之人重立賞格若不收坐

擅行招收將領兵官重加典憲終是難以止絶伏望
聖慈特賜睿旨指揮下福建等路安撫使勾追統領
官段恩付之有司根治特賜黜責庶几少有懲戒仍
乞朝廷詳酌立法施行今具臣本司自吉州以來為
福建等路宣撫司都管老小營寨統領官段恩所招
收人兵共計五百一人須至奏聞者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
撫使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

枷拷州縣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劫掠殺害良善無所不至又遣本軍官過權屬縣强取錢糧凌逼知通跋扈恣横及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將逼等剥刮金銀每二十人為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青州團練使統制軍馬李宏公文承馬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忠既到潭州即無遣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敢依從于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束軍兵不令搔擾既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

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備見忠義可令學士院降勑書獎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勑榜撫諭差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庾韓世忠措置撫存將湖南江淮百姓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物隨軍使喚劄送照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馬友與武功大夫青州團練使李宏皆是北來盜賊侵犯湖南占據州縣内馬友以曾殺敗孔彦舟已蒙朝廷勑命除湖南路副揔管在潭州駐劄一年有餘雖曾制官吏搔擾百姓賠累錢糧擅養徒衆不無過

惡然實未見有背負朝廷之迹李宏陰圖殺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友嘗有不順之語不敢依從于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福建等路宣撫使現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指揮豈可擅行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他故加之則以次將領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今朝廷欲振起中興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號令所及群盜心服自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

馬友下潰散軍兵數萬為群散漫于江湖間虜掠作過難加招撫往〻以此為言未肯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几四方盜賊見朝廷紀綱既正漸次率服

小帖子

今臣契勘李宏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倉庫金銀錢米為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劫掠類皆裸露其所得財物盡于岸下舟船裝載意欲遁去適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替拘攔

入城又遣人兵奪門欲出為解元殺敗數百人事方稍定願見李宏圖殺馬友非激于忠義所致若不明正其典刑深慮為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直輙敢干冒天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乞令許中收買戰馬軍狀

右臣契勘軍旅之事以馬為先近年以來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中國以步兵當之安能取勝昊蒙恩委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其荆湖路接連荆南襄漢江淮一帶為東南上流最係控扼要害去處所得兵

將數目既已不多又皆步兵萬一秋冬之交强坌至何以捍禦竊見廣信路連接特磨道出多善馬可以博易朝廷現委廣西帥司許中計置收買許綱發赴行在訪聞許中收買到馬數目頗多現于廣西諸處牧養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令許中于買到馬內撥五百疋付臣分下諸軍充騎兵使用仍乞許臣委官自行收買庶几軍容稍振可以捍數一方不致誤事

忠彥不肯付本司公參乞依舊歸江西任奏狀

右臣累准樞密院劄子差撥張忠彥一項人兵四千餘人付臣本司使喚臣累劄下張忠彥一項人兵令起發前來赴臣本司公參並無報應今據廣東帥臣林遹轉運判官章傑劄子節文稱契勘本路昨因究賊鄧慶等作過蒙朝廷差江南西路副鈐轄張忠彥一軍前來擒捕其鄧慶等已係本路官兵收捕了當准樞密院劄子立便統率軍馬回歸本路依已降指揮聽宣撫司節制其張忠彥妄以中審為名並不遵依朝廷起發兼張忠彥昨在江南西路前後蒙聖旨令聽楊惟忠張俊李回岳飛節制並不遵依自到本

路承岳飛及福建等路宣撫司勾喚亦不肯前去今據張忠彥公文六月十九日申時准荆湖廣南路宣撫司劄子奉聖旨令忠彥一行軍馬聽宣撫司節制除已遵守施行外乞應辦合用錢糧等雖有公文如此辭說其實不肯前去却稱不曾前受朝廷指揮現在廣州招納亡命郭中復宋安國宋舉正及袁澤等在其軍中日夜謀議恣為不法愈見狂悖竊慮別致生事欲乞揀選將佐一兩員精銳一二千人遣來本路催督押發施行庶几可以安靜一路小帖子稱忠

彥所為不法視州縣官吏以為仇讐今來所陳若稍
漏露必致生變害及一方伏乞密切施行忠彥每聲
言欲自潮惠入閩今來乞差兵將令自循惠前來虔
州可以折其奸謀亦乞照會臣契勘張忠彥前後被
受朝廷古今聽諸處節制並不受命今來撥付本司
使喚亦是不肯前來兼今臣本司現兵單弱難以再
行抽摘前去彈壓其張忠彥元係江西路副鈐轄欲
乞密切行下江西安撫大使司差撥可以倚仗兵將
自循州惠州前去押發張忠彥回歸江西舊任虔州

廣東可以無虞伏乞聖慈特降睿旨指揮詳酌施行

乞本司自備前錢本前去廣西出產鹽地分計置

煎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于江西路鄰近州縣撥米五萬石
錢十萬貫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
本路連年為盜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屢經科
須物力匱乏難以再行敷配深慮目前缺乏無以贍
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雖
多方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措置理財足用之術
喋喋仰賴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副
竊見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斤
近年以來失于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數皆是
失陷之數湖南北路現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賈入納
搬運數目不多遂致缺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
悉歸商賈民間日食貴鹽現今私販公然行往實難
禁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
去廣西出產海鹽地分計置煎鹽于二千一百萬斤
十分數內只乞二分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

備舟船腳力搬運前來本路出賣虔州鹽價稍平民
不艱食贏餘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賴朝廷應
副如朝廷以為有侵榷貨務之利即乞依廣東鈔鹽
體例于榷貨務入納鈔面錢即于錢法鹽法並不相
妨委是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詳酌施行

梁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第七十二終

奏議

弹壓遣發董旼降到上方曹成人馬經過衡州
出界奏狀
收降到馬友下潰散人兵步亮等奏狀
乞發水軍吳全等付本司招捉楊幺郎奏狀
乞給賜度牒紫衣師號變轉修葺廨舍奏狀
乞將潭州依處州等處例帶提舉潭澧等州兵
馬盜賊公事奏狀

乞差楊晟惇充湖北提刑司奏狀
乞下鎮撫促令有冦盜侵犯鄰鎮合出兵遣相
應援奏狀
招降到安鎮人兵奏狀

弹壓遣發董旼降到王方曹成人馬經過衡
州出界奏狀

契勘臣遵奉聖旨統率一行軍馬前來潭州之任近到本路衡州節次據拱衛大夫資州刺史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一行事務董旼申依准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前來衡邵辰沅等州措置招收曹成王方兩頭項人兵其王方下計二萬餘人曹成下計七萬人自邵州取衡州路前去江西赴福建等路宣撫使公參已關報經過州縣排辦錢粮草料應副到來支遣外申乞更賜催督等事臣契勘董旼所申招到上件人兵數目浩瀚兼體問得董旼下隨行親兵只計二百數人并自衡州邵州一帶州縣並皆殘破官司倉庫匱竭人戶累經科率委是困乏尋劄付董旼照會將招收到曹成王方

兩頭項人兵逐一揀選內有老弱不堪之人並行措置放散外開具的實人兵數目供申續據董旼申已行下王方曹成等將老弱不堪之人並行措置沿路放散及到邵州親自揀選放散外王方下實管四千六百餘人曹成下實管一萬六千餘人并老小輜重不下數萬人聲勢差大緣本路衡州及郴永州等軍兵稀少竊慮上件人馬到來難以弹壓及據本路監司州縣并衡州父老節次申乞本司留候曹成到來遣發出界保全一路臣統率一行人馬暫且于衡州境

駐劄彈壓遣發自茶陵縣出江西界及椰撥錢糧應副支遣至八月二十八日據修武郎齊拱引領到王方下統領將佐使臣効用人兵等衡州已椰撥錢糧應副批支起離前去又至九月初八日據董旼引領到曹成下統領統制將佐使臣効用人兵等到衡州亦已椰撥錢糧應副批支起離前去續據安茶仁陵縣申其上件兩項人兵並已出本路界去訖其逐項兵經過衡州合用錢糧草料等並係臣親在衡州彈壓將本司人兵錢物椰撥支給應副遣發即不曾就

人戶科斂須至奏聞者

收降到馬友下潰敗人兵步諒等奏狀

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八月十五日關勘會筠袁州管下有李宏馬友下逃避人兵本司尋差官前去招喚去後今據取到武翼郎閤門祗候荆湖南北副總管司統制軍馬郝通狀准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差到武功大夫高州刺史裴淵齎到使司黃旗榜文前來招喚訖外開坐郝通乞給降付身等因依勘會本司累奉聖旨指揮催促發赴行在并已差

內侍宣押見進遞起發外關送臣本司照會措置施行續據探報有馬友下潰散人兵統制官步諒等將帶人兵二萬餘人侵犯潭州醴陵瀏陽衡山攸縣等處衝突入逐放火殺人虜掠作過賊勢猖獗臣已差使臣戴友端齎朝廷降到勅榜黃旗并本司榜文前去招撫其步諒等于衡山縣界吳集市劄成硬寨栽埋鹿角建置木柵將吳集市左側居民盡皆焚蕩差發人兵四散虜掠全無肯就招撫之意臣自衡州彈壓曹成軍馬了當移司前來衡山縣措置差本司統

制官武顯大夫任仕安武功大夫康州刺史王俊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吳錫統領官馬準陳照湯上之等統率將佐軍馬前去招捕據武顯大夫本司統制官任仕安申今月十九日承准使司指揮統率一行將佐人兵往衡山縣吳集市措置招捕步諒下人兵仕安等整龊將帶所部軍馬連夜渡江直抵步諒寨前分布軍馬四面圍掩其賊人等擂鼓發喊攛出人兵拒抗鬪敵仕安等率勵將士用命向前衝突掩擊其步諒等知勢力不敵出頭馬前情願乞降仕安

遂收斂軍馬相對劄寨節次追喚到以次首領曾立
韓海夏帆等同步諒前來軍中勒令賊兵觧甲釋放
器仗將老小拽出寨外一併管押前來公參有日前
出寨打擄人兵差統領官陳照湯尚之等于四向招
收別具供申臣已措置將步諒等逐頭項人兵揀選
強壯堪披帶之人結成隊伍撥隸諸統制官下使喚
內有不堪披帶堪執役人輜重火頭祗應具老弱疾
患不堪執役情願逐便之人及驅擄到士民婦女並
給公據放令逐便外契勘一行統制統領官將佐軍

兵等委是向前用命立到功効之人臣現逐一開具
姓名人數等第奏聞伏乞優與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小帖子

契勘馬友下潰散人兵現有一項首領王進王俊
等近五千餘人在湘鄉寧鄉縣屯泊作過已差使
臣前去招撫未肯聽伏又有一項李宏下人兵元
係觧元統押自水路前去至岳州潰散現在瀏陽
醴陵作過臣已選差軍馬分頭前去招捕續具奏
聞次契勘今來招撫到馬友下統領官步諒人等
兵并老小二萬五千餘人除揀釋放散外可得強
壯堪役披帶兵六千餘人已分隸諸統制官下結
成隊伍使喚所有續招收到人兵候見人數即行
措置團結成軍分布使喚別具奏聞次伏乞照會

乞發水軍吳全付本司招捉楊么郎奏狀

契勘荊湖南北路土賊現今有楊么雷進鄧裝彭友
王盈等各據巢穴出沒作過數內楊么現今擁衆數
萬人在湖南西界東至岳州西至鼎澧州南至潭州
北至荊湖南幅員數千里悉為盜區近來再陷澧州

侵犯荊南府松滋等縣及于鼎州一帶及潭州益陽
湘陰等縣作過于羣盜中最為猖獗體訪得楊么元
係鍾相殘黨以妖術鼓惑愚民其立說謂從之者無
稅賦差科無官司法令愚民樂從而又孔彥舟馬友
劉超彭筠散亡之衆盡入其黨以故人數多衆（以下原缺）

乞給賜度牒紫衣師號變轉修葺廨舍奏狀

（此篇缺前一段止有存尾一十九字）第修葺製造庶几假以歲月漸見
就緒謹錄奏聞

乞將鼎州依虔州等處例帶提舉鼎澧等州兵

馬盜賊公事奏狀

右臣據知鼎州程昌禹申本州贍養軍兵凡及萬人緣盜賊作過調發兵馬四向討擊錢粮委是缺乏本路並無漕臣應副澧州既已殘破辰沅靖州自來係鼎州應副即無錢米可以挪移目下只是于本州收拾些少錢糧應副軍兵食用委是急缺竊恐別致生事臣已逐急于本司措挪錢三萬貫差官廢付程昌禹處應副交遣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更自朝廷量予應副施行仍將鼎州依虔州等處體例帶提

舉鼎辰澧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就緒昌禹就近節制謹錄奏聞

小帖子

臣契勘湖北安撫使係在鄂州去澧州并辰沅靖州遠者二千里澧州已係殘破去處及辰沅靖州皆係深入溪峒州軍自來係聽鼎州節制其鼎州係帶一路兵馬鈐轄若今依虔州等處體例帶提舉鼎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許令就近節制責以平賊于本路帥臣自不相妨委是利便伏乞

聖慈詳察

乞差楊晟惇充湖北路提刑奏狀

本司九月十五日據承信郎權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司緝捕使臣王躍狀稱昨隨本司官左朝散大夫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吳珏在全州管下被曹成潰兵劫擄道路不通本司患病自廣西州縣間道前去別湖北路至桂州興安縣其所患加重于八月二十三日身亡家今官宅送出本司銅印一顆係提刑吳珏存日封號今躍申所屬交割緣本司發飛官并吏人等

昨為曹成潰兵劫擄之時走散不知下落無湖北轉運司亦不知見在去處申乞差官權管湖北提刑司職事以憑齎印前去交割施行本司勘會湖北路鼎澧等州管下現有楊么等盜賊數伙作過萬數浩瀚其提刑司不可缺官措置契勘中奉大夫直秘閣專前提舉荊湖北路香鹽楊晟惇現在靖州本官曾蒙朝廷除提舉香鹽官風力強敏諳曉湖北事宜除已逐急差楊晟惇交割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印記職事權行管轄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差湖北

提點刑獄官立限令起發前來赴任如朝廷銓量審
問見得楊晟惇可以充上件差遣亦乞賜差委所貴
一路速得監司可以倚仗協濟須至奏聞者

小帖子

契勘楊晟惇本貫靖州語熟湖北事宜昨來吳廷
自承朝廷指揮改路之後更不曾前去湖北路界
分措置蓋緣鼎澧岳鄂等州例皆殘破本路監司
往〻憚于巡按逐州只在遠處行移致一路事無
人協力與州縣料理現今並無監司益見委靡不

振所乞朝廷審量就差楊晟惇伏望睿旨特不拘礙
近降本貫指揮

乞下鎮撫使令有冦盜賊侵犯鄰鎮合出兵迭
相應援奏狀

據中衛大夫忠州防禦使荊南州歸峽州荊門公安
軍撫鎮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荊南軍府事解潛
申准使司劄子要見襄州目今事宜契勘本鎮近承
德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待制差人齎到蠟書稱
叛賊桑仲餘黨李橫與知隨州李道于六月十三日
部領襄隨鄧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
千人前來攻圍本府乞差軍馬應援潛契勘襄陽縣
係與本鎮鄰接蒙依分鎮詔旨惇睦鄰好兼近承令
年閏四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坐奉聖旨非奉朝
廷指揮不得擅便出兵緣李橫已承朝旨差權主管
襄陽鎮撫使遂移牒襄陽鎮撫使李橫遵依朝旨施
行去後今月初八承德安鎮撫使陳待制関報于八
月十九日李橫人兵攻打城壁已被城上守禦軍兵
民等併力捍禦鬭敵殺退于當夜遠遁前去及捉到

李橫隊內牙兵王貴一名言說李橫待到襄陽歇泊
後部領人馬來郢州就令去荊南廝打等語除已措
置捉備外申本司照會奏至須奏聞者

右臣竊詳朝廷分鎮詔旨惇睦鄰好及樞密院劄子
備奉聖旨非奉指揮不得擅便出兵蓋謂諸鎮平時
無事不許擅自出兵相加如係有盜賊攻圍城壁理
宜互相救援今來襄鄧鎮撫使李橫叛逆擅自出兵
攻圍安德府以蠟書求荊南應援解潛卻稱上件指
揮不敢出兵竊慮有失元降詔旨之意深屬不便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申明元降指揮之意行下諸
鎮庶几協力應援可以捍禦外寇謹錄奏聞

招降到安鎮等人兵奏狀

臣契勘已于九月二十五日具鎮奏聞為臣本司差統制官任仕安等統率一行將佐軍馬于衡州衡山縣吳集市脅降到馬友下潰散兵統領官步諒等赴本司公參外有日前出寨往衡州安仁來陽等打擄人兵總轄官安鎮翟忠等二千餘人未曾回寨本司分遣統領官陳照湯尚之等兩項軍馬取徑路會合

前去追襲招捕如敢抗拒即乘機掩殺取捜淨盡不使稍有走進今據陳照湯尚之申統領軍馬前去招捕安鎮內陳照統兵至衡陽縣界地名黃田嶺遇賊五百餘人各著異色衣服執持器械分頭前來衝擊照躬親分撥人馬四下向前迎敵至酉時殺散賊衆除死并重傷外活捉到正賊二十餘人就便解送湖南提刑呂祉交收湯尚之統兵至離衡州五十里地名靈泉鄉逢賊五百餘人各持鎗杖軟纏著絲衣色服殺人放火擄掠鄉民尚之躬親統率將佐官兵掩

擊其賊分布前來拒敵兩時辰殺賊退走追襲殺死賊徒大半及生擒到一十九人亦解赴湖南提刑呂祉收管訖照與尚之在安仁縣會合准使司機宜謝朝散牒報探賊人大段侵犯來陽縣管下作過遂各統兵同共前去追襲自安仁縣徑入小路追從來陽縣界內名赤土塘又復入高亭大路係通桂陽監郴州永興縣入廣南路口慮恐侵犯逐處作過遂領兵從徑路迎截至地名苦竹逢賊三百餘人當時說諭招收各不肯聽伏前來拒敵照與尚之統兵掩擊殺

退賊衆黏蹤追殺至當月二十八日巳時又有賊馬五百餘人在地名鴻鶴村放火殺人擄掠作過照與尚之分布人馬前去對賊說諭招收依前不伏前來迎敵與官兵兩下交鋒隨敵至晚除殺死并斫到首級外生擒到賊徒八人解赴提刑呂祉收管照與尚之擁兵追襲勦殺至當日戌時其賊首安鎮翟忠勢窮不敢再戰遣人前來迎軍告降照等差使臣劉榮虜慶前去引喚到安鎮翟忠一行人兵于十月一日到本軍管押已並赴本司公參訖臣已將被虜脅從

及老弱不堪披帶人願逐便者盡給披據令逐便外揀選堪出戰人兵共一千三百餘人並撥隸陳照湯尚之管轄結成隊伍聽候使喚臣契勘統領官陳照湯尚之一行將佐軍兵等用命與賊鬬敵屢獲勝捷又能收降賊首等數人管押前來並無走逃實有功效臣現取索的實立功官兵等第姓名數目開排別具奏聞乞優與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四

奏議

招降到王進等人兵奏狀

按發張拔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狀

乞宮祠奏狀　推勘張拔等不法奏狀

吳錫申捉到李贇等奏狀

獲到王俊下人兵并奪到馬匹奏狀

湖南現無潰兵作過奏狀

招降到王進等人等兵奏狀

據左武大夫泰州刺史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吳錫申准宣撫使司劄子使司契勘馬友下潰散統領官王進等人兵五千餘人在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散打刼放火殺人作過先條韓少師並提刑司差人前去招安一向遷延不即前來公泰近有一頭項三百餘人以受招安為名前來潭州江西岸道林寺屯泊緣使司在衡山縣措置步諒人馬未到州間却陰與潭州城內已前招到人兵通謀表裏相應誘引城內人兵數百人出城前去歸

乘船直抵城下意在背叛作過刼取錢糧當被使司先差往潭州彈壓統領兵李建覺探得知領兵射回賊船其賊連夜走歸七星寨合大隊依前沿路殺人放火擄州縣申到賊勢大段猖獗合用招捕劉錫仰將帶統領官李建馬準焦元等各統所部軍馬爲使司榜文前去招捕至月十一日過大溈山瑰莊逢賊五百餘人于兩山埋伏被本軍將官畦貴差白旂子綽探得知領兵從四山並進掩擊賊兵奔走入七星寨錫遂帶領一行軍馬前去追襲當日脫離七星寨

十里下寨先差効用李青齎使司旂榜前去招撫錫即使擁軍于十一日絶早到七星寨口內有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其王進等走往蔡塘恃守山險占據地利劄立硬寨錫遂領衆兵直抵賊寨分布高山四面圍掩其賊無所逃遁勢力過迫李青于賊寨內將引到提轄徐彥出來報覆稱王進等走往蔡塘三千餘人願就招降錫爲最先使司指揮如賊意願就招撫即不得恣行勦殺當時遂遣統領官李建焦元馬準並將官畦貴許權直入賊寨諭以禍福其間尚有引衆勢夯（考韻無此字江右方音杭上聲持也）鎗刀不受招降之人遂揮定軍馬圍定寨門收捉對衆處斬號令彈壓賊衆盡納器械錫即時管押所招降王進等并老小赴使司公參訖所有一行將士等委是用命向前圍下賊衆賊徒知不獲免哀鳴乞降不欲殺戮實有勞效伏望陛下聖慈詳酌特賜保明申奏朝廷推賞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所據統制官吳錫前項申述臣除已一面勘會立功人等次第指實別具保明申奏外所有招降到王

進等一項人兵臣已措置揀選將老弱不堪披帶執投及被驅擄人給據放令逐便外其强壯堪披帶人並撥隸諸統制官下使喚訖所有王俊等領一千餘人節次探報見往邵州界上作過臣已差發統制官吳錫吳全等再領軍馬前去追襲措置招捕施行

按發張掞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狀

據右丞務郎權通判潭州事張掞申自靖康元年節次于本州置到宅子兩所房錢五貫并于湘潭縣置到田土及于孫遺買到莊子通共四處委是妨嫌申

乞詳酌依條奏換一別州通判理到任月日或令投
拆資罷任施行臣契勘權潭州通判張抜于本州既
有物産妾有妨嫌合行罷任已劄本官以所乞罷任
外體問得張抜元係修職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
占據潭州與抜鄉里令傳客差抜權通判抜與彥舟
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與成忠郎權知
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傑等同作姦弊恣為不去以
科斂為名百端騷擾類多入已及彥舟叛去人與林
之門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為姦任內于湘潭等

縣置買田宅假託唐暉孟廓名目置買并將諸縣官
田低價估賣贏落取受及與林之問收到諸處空名
官告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已贓數鉅萬自知
所為不法陰養亡命以為羽翼奸贓狼藉罪惡貫盈
臣已勾追張抜林之問張傑枷項送所司差潭州長
沙縣丞李綏置司推治及委轉運判官王淮監勘追
干連證佐人等根勘情節續具案申奏外須至奏聞者

乞宮祠奏狀

右臣昨准告命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
內外官司不得收接文字臣已閑廢之久早衰多病
不敢輒當委寄之重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遣中使
傳宣降賜敦遣疾速赴任臣仰迫天威力疾就道衝
冒寒暑熱得瘴痢之疾久不痊愈既到本路夙夜黽
勉究心職事以圖尺寸之效少報大恩而臣憂患之
餘疾病交攻志慮凋落動輒遺忘深恐無以仰副委
任之意有誤國事伏望聖慈察臣數千里冒暑遠來
到本路几及二月餘日仰體朝廷德意罷去科須拊
循凋瘵民漸歸業遣兵將降到馬友下潰兵除放散

外得强壯近萬餘人分隸諸將措置防秋亦已漸就
緒目今湖南路別無大段盜賊境外亦無警急探報
即非有所規避伏乞特降睿旨依舊除臣一在外宫
宫觀差遣別選能臣付以荆湖廣南重寄使臣得就
閑散尋訪醫藥庶几未免犬馬以填溝壑異時蒙被
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推勘張抜等不法奏狀

本司先體訪得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抜
元係修職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占據潭州與抜

鄉里令傳雱差掞權通判掞與彥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偞等同作姦弊恣為不法以科歛為名百端搔擾類多入已及彥舟叛去又與林之問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為奸任內于湘潭等縣置買田宅假託唐暉孟廓等名目買置并將諸縣官田低價估賣贏落取受及與林之問收到諸處空名官告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已贓數鉅萬自知所為不法陰養亡命以為羽翼奸贓狼藉罪惡貫盈本司已將逐

人枷項送所司差左宣教郎長沙縣丞李綏置司推治又委右朝散郎充湖南轉運判官公事王淮監勘本司已具錄因依奏聞及申尚書省照會去後不住催促十月三十日據推勘官李綏及監勘官王淮申勘到張掞入已贓二萬七千八百餘貫紬絹一萬三千九百餘疋林之問入已贓一萬二千四百餘貫絹紬六千七百餘疋所招情犯因依除已係推勘院具案奏聞外臣契勘張掞林之問等倚賊為奸作過累年前後侵盜官錢刻剝百姓脂膏贓私入已不可勝

計緣經營奸利日久交結小人縱跡詭秘今來掞發勘鞫其張掞等類以簿書不存證佐亡歿官司難以稽考臣以潭州盜賊方定人始復業深慮干連枝蔓不欲一一研窮根究其推勘院止令據目前現在證佐有文字可以追會者根究勘鞫已見逐人贓數不少死有餘罪外據林之問李珏通說曾見孔彥舟言掞有勸舟據二廣洞庭不可分付別人之語雖林之問李珏通說一同緣為彥舟不在掞不招伏獄無從勘掞實跡竊謂當時彥舟改過已受朝廷恩命忽復

反覆背叛未必非掞有以啟之掞迎彥舟于湘潭縣迤邐同來潭州彥舟反叛官員如孟廓等例皆被害而掞與之問獨全掞雖以妻妾奉賊名為驅虜前去其後猶遣人與彥舟通書不絕馬友之來掞復與友款密假友討擊彥舟之功僥倖改官以除通判仍權州事洎李宏殺馬友其徒黨盡掠在城公私之物帑庫一空百姓官吏剝脫衣服悉皆裸露又甚于彥舟初叛之時友下潰兵四出焚劫作過至今為患未已而掞與之問坐視變亂其身與家安然無事生計獨

存者其始終變詐百出陽為任職自列官府其實交結盜賊朋比為奸幸亂樂禍用意不測若非朝廷遣帥提兵徑到潭州析其奸謀則投與之問倚賊為湖南之害未有已時罪惡實為重大今推勘到張投林之問等情理巨蠹死罪伏望聖慈曆察張投林之問等情理巨蠹特降睿旨處斷施行庶几為奸賍之吏不忠于國家者之戒

吳錫申捉到李贊等奏狀

本司契勘先有馬友下潰兵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

餘人在潭州湘鄉間及安化縣界首七占據七星寨四散打刼放火殺人作過臣尋遣前軍統制軍馬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將帶人兵前去措置招捕續據吳錫申部領人兵至七星寨口數内有一項王進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閃走遠去外有王俊等三千餘人被官兵圍掩無所逃遁並各情願招降其王進等一項人兵及老小等已押赴本司公參逐一揀選並分撥諸軍使喚臣已具上項因依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續節次據探報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現在邵州界内出没作過臣再遣吳錫將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掩捕今據吳錫申到邵州賊在地名峰嶺高平等處劄寨去邵州二十餘里吳錫遂將帶軍馬于十一月初四日五鼓以來乘賊不備直至峰嶺其賊恃險把定關隘吳錫鼓勇一行將士不避矢石取奪到峰嶺關隘殺退賊徒追趕到高平大寨前有賊一千餘人兩分頭項與官兵接戰相拒至未時以來賊衆大敗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到將官李贊收獲到老小及被擄人計共六百餘人外有其餘

殘黨四散逃遁現不住追捉施行臣除已催捉吳錫火急措置黏蹤追襲掩殺取令淨盡外須至奏聞者

獲到王俊下人兵并奪到馬匹數目奏狀

契勘昨有馬友下潰兵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占據潭湘縣七星寨放火殺人出没作過臣本司差發兵將前去招捕除招降到王進下人兵外尚有王俊下人一頭項人兵約一千餘人自安化縣走往邵州前去續據邵州申王俊賊馬攻破邵州新化縣發出賊徒四向打搶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本司差撥統

制官吳錫帶領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招捕據吳錫申
已于峰嶺關高平寨等處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
并活捉到將官李贇并老小六百餘人外有其餘黨
四散逃遁現不住追捉施行臣本司已具奏聞并申
樞密院照會訖再據吳錫申今月初七日追趕賊徒
至地名末溪竹園其賊于山嶺上布陣與官兵交戰
移時賊兵大敗殺死賊徒五百餘人當陣殺倒強壯
賊兵三百二十人奪到賊馬二十五疋老小六百餘
人餘沿路據被擄家口節次識認外有現在老小三

百一十九人及于衆死屍中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
劄八紙印紙歷子一道請受券歷一本外有賊徒三
百餘人四散奔走由本司照會除已行下吳錫再發
兵將子細根逐王俊的實下落及追捕散走賊外須
至奏聞者

湖南無漬兵作過奏狀

契勘臣恭奉聖旨將帶一行軍馬前來荆湖路措置
盜賊于八月十一日入湖南界探報曹成下約七萬
餘人受福建等路宣撫司招安自長沅州起發前來
沿路殺人放火依舊作過衡永全邵等州人心震恐
臣本司差使臣齋文榜等前去約束及于衡州駐劄
彈壓曹成人馬今取徑路入江西界至九月十六日
曹成人馬節次出境了當有爲友下潰兵統領步諒
等三萬餘人自江西袁州入湖南界攻破醴陵衡山
攸縣等處臣即時親統一行軍馬前去衡山縣駐劄
與賊對壘夜遣兵將渡江直擣巢穴招降到步諒等
人兵老小二萬餘人除給據放散外得強壯兵六千
餘人分隸諸統制官下其步諒下有安鎮等三千人

先次出寨前去衡永州諸處打擄作過臣即時遣統
領官陳照馬準等前去招捕除殺死賊徒外招除到
二千餘人亦已措置分撥了當自衡山縣起發前來
潭州已于十月初四日交割一切職事體問得馬友
下潰兵王進王俊等現在湘鄉縣占據七星寨擄掠
作過臣即時遣發統制官吳錫等前去招捕除降到
王進一頭項三千餘人外有王俊一頭項三千餘人
開走遠去續據邵州申王俊犯邵州界內攻破新化
縣四散打擄過近邵州委是危急臣即時再遣吳錫

將帶一行軍馬前去討捕尋據吳錫申兩處殺死賊徒近一千人生擒三百餘人獲到賊將李贇等其餘殘黨並各奔散臣即時行下吳錫須管追襲招捕淨盡又續據吳錫申追襲前件賊徒至泉州界殺獲賊徒及統領榮貴外生擒到統領賊首王俊并餘賊徒七百餘人並已鮮甲投降委實淨盡及在江西湖南兩界首屯泊作過潰兵亦已遣發兵將逼逐遠去目今荊湖南路別無潰兵作過民漸歸業須至奏聞者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五

奏議

乞取益陽財賦還潭州奏狀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現遣將兵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楊么占據廣西洞庭湖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奏狀

乞撥益陽財賦應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措置指揮奏狀

乞取益陽財賦還潭州奏狀

據右朝散郎都統直秘閣權發遣鼎州軍州事程昌㝢申十一月初三日准紹興二年九月十日尚書省劄子九月九日奉聖旨令潭州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如本州占恡及不供實狀支錢糧報應鼎州按劾令佐下人吏許勾該除已差官前去益陽縣外申本司乞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

契勘臣本司即未曾被受前項指揮自到本路累據鼎州申錢糧急缺臣本司昨兼宣撫荊湖北路理合

通融已于十月内逐急般挪銀一萬兩就益陽縣撥米一萬石應副支遣去訖今來又據程昌禹備到指揮令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竊緣本司元降被聖旨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差撥軍馬及入湖南路招降揀選到步諒安鎮王進等堪出戰人兵日今約已通及二萬人逐月支請錢米浩瀚依元降指揮條通撥二廣用財賦養贍今來既罷宣撫使荆廣西路各歸帥司即本司現屯軍馬二萬人只令用湖南一路財賦支遣顯是養贍不給若依前項指揮權撥益陽財賦即本路大段窘急目前便見缺誤又緣湖南一路累經殘破民力困匱在潭州諸縣尤甚自經孔彥舟馬友等屯泊日久刼掠殆盡于至湘陰一縣稅賦孔無人户可催輸納通計諸縣現在凋零人户稅賦不多各條兵火後來不住應副岳飛韓世忠委是重困緩急難更科須所有本路軍馬現别具利害申取朝廷指揮外伏望聖慈酌前項事理特降睿旨指揮將益陽縣財賦依舊充潭州支用其鼎州錢糧乞令廣西路挪融應副施行庶免誤事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現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訪聞得兩廣湖南尚有盜賊餘黨若不乘時措置收捕了當竊慮日久滋長作過奉聖旨令廣西湖南路帥臣提刑疾速措置遣發兵將督責應干捕盜官會合討捕須要剋日淨盡不得容縱滋長作過仍逐旋具收捕次第申樞密院劄送臣疾速施行臣今契勘先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臣依奉聖旨統率大兵前來措置經理招捕盜賊自八月十一日入本路界有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刼掠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逐遣發統制官武顯大夫任仕安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等統率軍馬直擣步諒等巢穴已招降到步諒一行人兵赴臣本司公參又有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翟忠王進王俊等數頭項于潭永衡邵郴等州管下作過及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王順兩頭項從江西路界侵犯本路瀏陽攸縣地分臣節次措置遣發統制官吳錫部領軍馬討捕招收内安鎮等四項已討捕招收了當節次

奏聞幷申樞密院去訖今來日本路管內即無作過
潰兵外止是郴州管下土賊鄧裝彭友接連江西廣
南界分出沒及武岡軍管下猺賊接連湖北出沒未平
先已遣發統制官武翼大夫文州團練使韓京各率
軍馬現措置掩捕外鄂路江西界有馬友李宏劉忠
潰兵湖北界有土賊楊么等時復侵犯本路益陽湘
陰醴陵瀏陽茶陵攸縣管下亦已遣發兵將及督責
應干捕盜官把截捍禦不管透漏外謹具已措置討
殺招降了當及其措置招捕盜賊于後須至奏聞者

一已措置發遣軍馬掩殺及招降過盜賊
一本路管內作過潰兵並已掩殺招降了當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刼掠醴陵衡
山攸縣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制官任仕安吳錫
率領軍馬措置招捕于九月十九日在衡山縣管下
吳集市殺降到步諒等二萬餘人並押赴本司公
參除被驅虜情願歸業人各給公據放令逐便外
揀選到強壯人兵計六十餘人現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下首領安鎮翟忠等三千餘人在衡永
郴州管下打刼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領官陳照
湯尚之招捕現陣殺死外于十月初一日招降到
安鎮等人兵二千六百九十五人押赴本司公參
除被擄情願歸業人各給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到強壯人兵計一千六百七人現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進王俊等五人千餘人在湘
陰縣管下占據七星寨打刼殺人放火本司遣發
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除王俊不肯受
降帶領賊兵鬪走外于十月十一日追襲到地名

蔡塘招降到王進等三千餘人押赴本司公參除
被驅擄情願歸業人各給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到強壯計一千五百一十八人現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俊等一千餘人不肯受降鬪
走刼掠安化縣通近邵州殺人放火本司再遣發
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前去措置討捉續據吳錫
申于十一月初四日在地名峯嶺關高平寨逢賊
迎敵殺死四百餘人活捉到賊將李贇一名并老
小六百餘人其餘殘黨四散逃遁再行追趕至地

名朱溪竹園交戰殺死五百餘人當陣殺降到强壯人兵三百餘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小六百餘人并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印紙歷子請受券歷外有王俊三百餘人四散奔走再行追趕先次招撫到提轄桑文等五十餘人外王俊等復聚欲取山石并口限路奔衝永州全州界分至十四日到地名太白村下寨三鼓以來賊兵偷劫本軍所下寨柵本寨知覺掩殺至五鼓以來其賊大敗追趕至武岡軍與邵州接界地名横江殺獲副統領

榮貴并賊徒等生擒到王俊其賊勢窮力竭乞就招降到一行人兵七百餘人馬一百餘匹老小五十餘人外別無走散人兵委是淨盡所有招降到人兵除被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外聽令逐便揀選到强壯人兵六百三十四人現分隸諸軍使喚

一鄭路江西界作過潰兵並已掩殺出本路界分訖

一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在江西路界未知的實人數近侵犯潭州瀏陽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統領官陳照焦元部兵前去措置掩捕于十二月初二日到瀏陽縣地名樓下沙堆逢賊譚深等一千餘人迎敵殺賊追襲至地名楓林殺死賊徒五百餘人生擒偽提轄仇青賊將王璞賊都教頭甯秀徒伴三百餘人并收救被擄老小及奪到岳飛差人齎去掛前招安金字牌一面岳飛公牒一道統制官姓人榜一道黄旗一面其兵並各追襲掩殺出離本界訖本司已將捉到賊首仇青等處斬示衆訖

一李宏下潰兵首領王開山名順約三千餘人在江西界地侵犯潭州攸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統領官

郝晸馬準部兵前去掩捕于十二月初八日襲逐賊人所向到袁州萍鄉縣并地名雙塘掩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到次首領五部統領孟進并賊徒七十餘人奪到旗三十餘面槍四百餘條鼓馬等及收救到被擄老小四百餘人外殘黨並各奔散復入江西界本司已將捉到賊首孟進等進斬訖

一現措置遣發軍馬招捕盜賊下項

一賊首彭鉄大名友係在郴州桂陽縣宜城鄉三單園作過

一賊首鄧裴在郴州宜章縣管下現占據莽山剳寨
一猺人首領楊再興等現在武岡軍管下聚集萬衆
出没不常殺人放火打劫作過
一鄂路現有盜賊與本路接界即差兵將把截防捍
一湖北路賊首楊么占據鼎州龍陽沅江縣管下地
分恃洞庭湖水聚集萬數乗船出没時復侵犯潭
州益陽湘陰潭鄉等縣地分作過
一江西路界州縣現在劉忠李宏馬友下潰兵首領
張成及姓高姓劉人數頭項未見的實人數時復

侵犯潭州并于瀏陽等縣出没作過右件如前謹録奏聞

楊么占據洞庭湖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前
去把截奏狀

契勘土賊楊么黄誠等占據洞庭青草三江之險聚
衆數萬出没鼎澧潭岳荆南峽州數千里之地為荆
湖腹心之大患臣已嘗奏聞去訖近來賊寨數出榜
文訛言指斥自稱爺〻不奉正朔殺戮招安使臣誘
脅近地民户兇悖不遜大段猖獗若不趁此冬深水
涸之時速行討蕩竊慮來春江湖水勢泛漲賊益得

討侵犯州縣難以支吾緣楊么黄誠寨柵巢穴並在
鼎州龍陽沅江兩縣界去處鼎州止二三十里遠者
不過五六十里于湖南潭州正與益陽湘陰兩縣接
界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坐今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
指揮節文諸路帥臣帶宣撫者並罷荆湖南北路各
隸本路帥司劄付本司臣已遵依施行其鼎州係湖
北路即不隸屬臣本司照對鼎州有兵萬人屢與楊
么賊徒現陣慣習水戰現有戰船可用而臣本司元
撥到兵將及新收招降之衆皆係北人自來不諳水

戰又臣初到湖南計置打造戰船倉卒未辦今來趁
時討捕楊么黄誠平蕩巢穴全藉鼎州進兵臣本司
軍兵可防捍把截本路界分使唤望聖慈特降睿旨
催促鼎州及早進兵庶几賊有殄滅之期不至滋蔓

已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指
揮奏狀

勘會臣先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于今年八月
內到本路據知鼎州程昌禹申錢糧急缺乞行支撥
臣已撥椰錢三萬貫及續于益陽縣今來秋苗米內

支撥一萬石應副鼎州外及據程昌禹申錄到尚書
省劄子奉旨令潭州樁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緣
臣本司及潭州即未曾被受前項聖旨已具因依申
奏朝廷未蒙回降處分間又累據程昌禹申委是急
缺乞支撥應副臣遂更不待朝廷報下逐急將本縣
苗米除已撥一萬石應副鼎州及二千石撥付鼎州
應副張宗元等人兵支用外樁留本縣合用之數有
其餘正米六千餘石并耗米四千餘石並撥付鼎州
去訖今又據程昌禹申本司錢糧缺乏乞將益陽縣

財賦盡數支遣應副尋行下本縣契勘據知益陽縣
事魏舜臣申本縣自今年正月一日至今每日所收
酒稅牙契并夏稅折納等錢蒙福建路宣撫使司本
路轉運司及本州累行差官下縣盡數刬刷應副大
軍支遣了當今來將欲年終日逐續收錢數不多分
樁諸司窠名餘剩並小係省錢只可應副得本路批
支王軍鋪丁及過往官兵外只有一色秋稅苗米豁去
被賊殘破逃田等數項實催二萬五千四百六十餘
石除已支撥及樁留外應副鼎州正米一萬六千二
百六十餘石耗米四千二百四十餘石通共應副過
二萬五百餘石節次搬赴鼎州訖今來本縣委實更
無錢貫可以發付鼎州臣已再行下本縣將紹興二
年歲終現在酒稅牙稅等錢除樁留支用外盡數撥
與鼎州訖臣已令照對承朝廷指揮諸路帥臣帶宣
撫使並罷荊湖南北廣南東西各隸本路帥司本司
一行軍馬支用錢糧浩瀚既無二廣財賦通融應副
又撥益陽縣財賦應副鼎州委實難以支吾兼據程
昌禹申本臣屯兵萬人月支米一萬四千餘石歲支

計米一十六萬八千餘石月支錢一萬五千餘貫歲
計支錢一十八萬餘貫雖今來撥益陽一縣財賦其
缺少數目尚多若非朝廷措置應副或于廣南西路
支撥不惟鼎州決至缺誤兼湖南財賦窘迫亦難以
供贍軍衆所有益陽縣今冬財賦已盡數撥付鼎州
外具紹興三年分夏稅秋稅并酒稅牙契等項錢貫
史合取自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六

奏議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贍軍塩錢奏狀
乞差罷選委郡部兵捍禦猺賊奏狀
乞專責江西漕臣吴革應副錢糧奏狀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上天申節賀表　宮祠謝表
天申節頌功德疏　明堂賀表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贍軍塩錢奏狀

契勘本司近據左朝散郎權通判漳州軍事劉鵬申先准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指揮一行大軍犒設錢計二十四萬貫文合轉運司與本州同共出備內本州已應副過錢一十九萬貫文外有錢五萬貫文係令轉運司應副尋申轉運司乞行文撥承轉判官孫綅指揮為大軍起發煎迫措置不及再三令鵬逐急就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差來回易使臣承節郎李傑處于贍軍回易塩錢內兊支錢二萬貫文逓得應副大軍起發不致缺悞除已撥還過錢三千貫文外尚欠錢一萬七千貫文不住據使臣李傑守等撥還乞下轉運司撥還施行本司尋下轉運司撥還去後據轉運司申尋按照得昨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在漳州除本司應副過金銀并經撥錢應副支用外今來別無錢物可以撥還已牒漳州照會去訖本司再行契勘漳州通判劉鵬先借上件錢已是應副等路宣撫司大軍起發支遣了當今來不福建住催逼申乞撥塞名錢貫緣本司現應副安撫使司

大軍錢糧日逐合支數目不少尚未足辦委是闕乏別無官錢可以撥還申乞逓行臣今契勘本路州縣自建炎四年以來數遭兵火官司民戶擄劫凡盡漳州為孔彥舟馬友所據相繼福建等路宣撫司軍馬到州屯駐措置塩錢每月支費錢三十餘萬貫米五萬石并犒設錢二十四萬貫一月計支費錢糧近六十萬貫又岳飛一軍于本路支費皆以軍期責認州縣剗刷倉庫科歛疲民公私罄匱自臣到任潭州一行大兵日用錢糧浩瀚漕計缺乏應副不足委是無

錢可以撥還前項借兌應副福路宣撫司支費建等過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回易鹽錢一萬七千貫文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從朝廷給降度牒付兩浙安撫大使司充還上件借過贍軍回易鹽錢施行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猺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勘會武岡軍隸屬湖南緣相去本路帥司遼遠與廣西桂林相近奉聖旨委廣西帥臣許中遣發羅選要約度事勢將帶人兵前去武岡軍駐劄共力捍禦猺賊候一面事寧日方得勾回如羅選要差出不在本司即別選堪倚官兵前去仍令程昌禹差發官兵應援劄送荆湖廣南路安撫使司疾速施行遵依録前項指揮牒廣西經畧安撫司許中遵依遣羅選要將帶人兵起發前來武岡軍駐劄并牒程昌禹照會差發官兵應援外今有奏請畫一事件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契勘江西路潰兵作過及本路尚有郴州與江西虔州廣東韶州等處接界有鄧裝彭友等出没擄掠即日江湖水勢漸長楊么賊徒猖獗除分屯

軍馬捍禦潰兵收捕鄧裝彭友及會合諸路討蕩楊么外緣本司差去把截猺賊軍馬不多竊慮觀望事勢轉至猖獗今來朝廷令廣西帥司就近遣發軍馬同共措置誠合事宜深慮廣西遣發不多坐費歲月無補于事者契勘臣昨任荆湖廣南宣撫司日曾行下廣西帥臣于隸將不隸將人兵一萬五千餘人内揀選二千五百人團結成一軍輜重火頭在外委羅選要充統制官聽候緩急勾抽使喚欲乞特降指揮差撥前件已團結軍馬前來庶几可以倚仗

一臣奉聖旨權節制程昌禹等軍馬近會合收捕楊么賊徒已催發進兵討捕外今蒙朝廷令廣西帥司差發羅選要軍馬前來武岡軍共力捍禦猺賊外竊慮廣西帥司所遣將佐軍馬既到本路亦合權聽臣節制庶不至有失機事望特降指揮施行

一臣契勘本司現管軍馬逐月合用錢糧草料緣本路州累經兵火公私匱乏現今支遣不繼今蒙朝廷令下廣西帥司差發官兵前來武岡軍其所用

錢糧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路轉運司計備半年合用錢糧前來應副支遣庶几不至于闕誤

一臣契勘武岡軍猺賊據恃山險出没作過臣雖已遣官兵前去捍禦及現一面措置施行外緣自來攻討溪洞全賴器甲利以長兵多用神臂弓取勝臣本司諸軍缺少器甲本路諸州數經兵火及武軍累年猺人作過用兵不已器甲伏庫空虛全無可以施設臣先帶宣撫使司曾行下廣西製造器甲及契勘得桂州現在管神臂弓數目行下經畧

司取神臂弓三百張緣併罷宣撫各歸逐路帥司不曾起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帥司將造到器甲及現在神臂弓依數支撥并合用箭數一就支付施行　右件如前謹録奏聞

乞専責江西漕臣吴革應副錢糧奏狀

勘會臣先准尚書省劄子節文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令韓球于先降糴本紬絹内先次支充絹八千匹紬一千匹應副冬衣使用仍仰給于建康府寄樁上供紬絹内依數取撥補還應副糴買及今韓球于江西上供米内撥三萬石及于本路合起經制錢内撥五萬貫應副支使臣于去年十月初一日已後累牒韓球遵依支撥委吉州通判高公惕計置起發上件紬絹差本司准備差遣李璟等偕前去江西路催促施行去後至今已三月餘韓球並不依數支撥亦無回報今方據吉州通判高公惕申承韓球牒稱别無紬絹已申朝廷乞下湖南收簇本色及以現錢相兼支給或乞下建康府于寄樁紬絹内正行支撥并據准備差遣李璟等申韓球百端推托未肯支

撥錢米却承臨江軍牒准韓球牒稱本路所入經制錢不多已申尚書省乞蠲免去訖備録申臣乞照會施行臣今照對先提領軍馬之任經過吉州韓球占怯不應副錢糧留滯帥行臣曾具韓球弛慢奏劾蒙朝廷委江西安撫大使司體究以故韓球挾此私怨故違前項已得聖旨阻滯不肯先次充支紬絹及支撥錢米竊緣臣本路數遭兵火公私匱乏今來潭州屯兵數萬支用浩瀚委是供贍不繼指准江西支撥上件錢帛斛斗到來支遣去冬諸軍已是無衣絹可

以支俵今來又退合支春衣月分似此韓球挾私不
為遵奉聖旨先支應副深恐軍士因緣欠缺別致生
事伏望聖慈詳酌降特降旨揮施行仍乞嚴立日
限專責漕臣吳革應副庶几軍需不致遲誤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月四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竊
見溪洞歸明官應湖南邊要優恤遠人于是添差為
諸州郡指使及添差監酒稅之類意在資以俸給以
活其家本不取其才任及至後來諸州指置監寨益

廣缺人把托于是又盡令押管兵夫其所管押皆是
鄉民與歸明官生長溪洞初無愛民之意亦不習朝
廷法令恣大豕性貪婪無厭驅笞摧辱無所赴愬假
如州縣虐政苟或替移民復得蘇至如歸明官有自
歸明至今已及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未嘗罷去
民之無告靡有休已甚者廣田宅結婚姻所喜則相
親所憎則加害黨類既植根株牽連豈可直而不恤
哉議者欲令帥臣籍姓名同州縣官三年一易或云
只循舊例添差罷其管押官兵夫之事臣愚以謂遠方

侍聞難以預度今欲望睿斷詳酌劄付二廣湖南帥
臣因使人之行而面授之俾之密行措置務令適宜
既不令歸明官失所致怨亦不令遠民受害無已庶
得少稱陛下軫念元、之意伏候敕旨十月初四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廣南荊湖路帥臣限五日
措置聞奏仍下司劄送臣施行須至奏聞者右契會
湖南管下溪峒歸明土官除本峒彈壓土猺即無係
本路諸州添差職任外其潭衡等州現管添差監當
指使並係廣西湖北管下溪峒酋首初以納土補官

次即注受差遣遠徙出離巢穴以安邊面依除不釐
務亦不差注替人本州常切羈縻其官司自合遵守
法令不可差委幹當及管押丁夫把隘之類臣今相
度應添差諸州歸明官並支與本等請給養贍籍其
姓名常切照管以三年為任雖軍期亦不得差委幹
當事務及管押兵夫把隘等若任滿輪易添差充非
緣邊州指使監當亦不許簽書公事及主管官物仍
依條候接人到日方得起發及關報移任州軍照會
如官司依前輒有委差乞朝廷嚴立法禁約束施行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狀申照會本州係湖南僻處邊州昨緣本路盜賊四起鄰路廣西經畧措置隄備奏乞朝廷割本州隸廣西因此畫一紹興元年九月二日奉聖旨今後遇有軍期其全州許聽廣西經畧安撫司節制互相應援易契勘本州止管兩縣共有九鄉所入財賦至微累年調發兵馬非少支遣浩大又去夏遭孔賊殘破民力減療雖與廣西相隣緣係湖南古郡即今本路盜賊未

息州縣悉力提備久隸本路帥司若更聽廣西經畧司節制設有調撥本州兵馬或分屯官兵駐劄不惟難以應副又緣緩急之際與本路帥司指揮兩有牽制若一違戾以誤軍事官吏枉罹典憲申乞施行奏至
奏聞者右臣契勘全州自舊係湖南屬郡南至桂州雖只二百里其州原道路並不相接遇全州管下猺賊出沒并別處盜賊侵犯其全州措置事宜並聽湖南路帥司節制若全州不失隄備則廣西路更無軍期如去年六月曹成侵犯桂州事勢危急賴湖南路安撫使司遣錢張寔吳錫兩項軍馬自全州徑入桂州界方始解圍以此顯見全州只合聽受湖南路安撫使司節制今若更聽廣西節制不惟一州難以遵守兩司指揮兼廣西路桂州遇有軍期其事宜並須先左湖南況今本路武岡軍管下接湖北等處猺賊作過正與全州一帶溪峒猺人連接臣已措置調發兵將及今全州等處團結兵民併力捍禦掩捕若全州聽受節制不一深恐緩急調發及分屯軍馬因緣牽制無所適從有誤本路軍事實為未便所據武

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前項狀申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全州免聽廣西經畧安撫司節制如日後廣西或湖南路有軍期即兩司自相關報應援施行庶几各路軍政歸一不致別有侵紊

宮祠謝表

臣綱言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勅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下僕落愧無善狀修香火于琳宮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集中謝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于邱壑之間使

收功于桑楡之日湯攘羣盜循拊疲民黽勉百爲蔑著涓埃之効積累多釁詅須博學之才荷聖度之量包荒播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投杼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師閫之重寄還真祠之舊遊有靦面顏尙叨籙廩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寬之政致滋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滌雪前非激昻晚節遙瞻軒陛雖無望雲就之日期自屛山林益勵愛君憂國之志

上天中節賀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一日天中節中外稱賀者薰風協序爰德鍾祥紀誕節于亨辰對中天之休運謝中恭惟皇帝陛下仁均覆載政懋經綸親揔馭于郡才期蕩平于逆虜豐年助順醜類革心願宏藝祖之開基安斯民于一怒坐格皇仁之至治嗣寶歷于無疆臣嘗玷宰司外叨真館七年去國難忘畎畝之惠萬壽稱觴莫預雲龍之會

天中節功德疏

右伏以中天啟運賴真主以成能奉祖懷仁宜高穹之眷命敢因托節中祝壽祺披海上之靈文效嵩呼于愚悃皇帝陛下伏願紹隆大統永被群生順風雨於農時助成妙畧配乾坤于聖德坐享遐齡俯及萬方均茲五福臣無任歡欣鼓舞之至謹奉表以聞

明堂賀表

臣綱言伏覩今月十五日明堂大饗禮成者與天合德載隆眷祐之休唯聖爲能不忘昭事之意已告或于茲興乃敷布于湛恩賀中臣聞自昔總章以時宗祀

發揚至教必崇簡大之規對越高穹要在精神之格允屬中興之運克講合宮之儀臣恭惟皇帝神聖陛下道妙難名機深不測憂勤願治惟民瘼之是求寅畏保邦豈神歆之敢契爰及郊禋之歲載新路寢之祠氣肅杪秋日涓既望雲屯移便雖天步之尚屯宣室受釐實帝心之丕應臣嘗叨柄任久去天光聞盛禮之奉行復深爵躍邇廣庭而稱慶莫致鳧趨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七

奏議

陳捍禦賊馬奏狀　奬諭詔書
謝表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謝詢問利害表

陳捍禦賊馬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别有警急當摠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嘗蒙眷獎擢眞

近司雖以罪廢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忠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慮凡千慮一得仰裨廟算之萬一伏望聖慈特降垂覽者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為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輙敢遣其尊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强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雖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萬事機槪然出自英斷將親摠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日中虜謀克狂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于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于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

岳飛新立功于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倘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為之繼援命信臣摠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及湖南北諸將

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師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勢士氣既率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遂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関陝之民將士用命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靮而扞牧圉夙夜憂嘆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戰兢恐惶之至

獎諭詔書

勅李綱所奏具已見陳為三策捍禦事勢具悉朕以豫賊逋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舉衆以來侵覆載靡容民臣共憤延覩乗于戎輅用戡定于邊虞卿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于千里之外制勝于三策之間既攬囊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

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歎不忘故玆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具已見陳爲王業捍禦賊馬事特降詔書奬諭者囊封上奏肖陳千慮之愚衷函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札粲若日星之麗寵踰袞繡之華祗荷恩私殊深感涕中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黠虜恃强借以虎狼之勢侵凌淮甸窺伺江南六飛决策以親征諸將推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

相協心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龜之用頗借箸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斧鉞之誅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爲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于中興必削平于大憝欲恢遠畧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曲惇簪履之舊致玆誤寵驟及非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謀或可續倘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塵乙夜之覽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勅李綱比以逆臣煽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旣屈潛師遁逃念玆却敵之功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謀凡今戰攻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朕將虛已以聽

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决斷以必行敍佇嘉猷共聞確論故玆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詢問邊防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千載倖遭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淸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爲難中謝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泰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

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慫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撫六師 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讋羌戎肆于郊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寧晉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諏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盡奇吐策宜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闊疎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窾啟（窾空也啟開也註註空開）小見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聞謹已審察事機條

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歷乙夜之觀戇直不移徑同汲黯之妄發疎通如體豈數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啟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妄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涓埃之助日月清照但傾葵藿之心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八

奏議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于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廢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疎闊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

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强悍之虜提兵南嚮傲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踵前日退避之策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推鋒俘馘係路虜氣摧屈潜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于腥羶為可恥

且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
尚使狂寇得以潜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
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
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
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棊先當自生乃
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
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
内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
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倘不先

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暴露之久
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有守備痛自
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退後當且
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棊
捨局心而就邊角廹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
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
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

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
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
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
何以圖敵謂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
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
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
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
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
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

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
廷欲為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
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
為帥府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聞新邊其
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
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
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
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
戰船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

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于
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
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
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
臣應之曰使一帥屯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其費
等耳爲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
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
莫大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
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師則當責以收復京東

東路淮西之師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師
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師則當責以復
陝西五路諸路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殲
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而斷以
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將之術治
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
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
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竊願以為獻者在勿失
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一失其機若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
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會事之來豈有終極若能
應之于後則其來未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
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荊襄以為固
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
强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稾街之誅
强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此是二
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
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

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廹偏霸所據非用武之
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
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
復舊都莫若權宜且以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
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建議迎奉關
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
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
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
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

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遏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几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黠虜之勢為所驅廹陷于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

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護之故數路之民雖困于重斂傷于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荊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寇邊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申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外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者也攻

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主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謹三復聖訓不知流涕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于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功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于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

誅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腹心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事日蹙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竭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

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于聖鑒夫用人
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
責成功今于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
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
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
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要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
見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于國家陛下亦安
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
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

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
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
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
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啟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
議之失而親揔六師懲前日逃避之非而親臨大敵
逆臣桿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
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
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
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

埸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
疲于奔命哉是宜明詔于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
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
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
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謂試
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
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黄
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
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

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
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服真
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
終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
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
都退而至于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
而至于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
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
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于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

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
禦侮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奏上策杜牧所
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
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
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
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
卻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卻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僭偽
之國而自取辱無補于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
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重幣

屈體以求之莫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
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
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
擾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强之計動輒相妨實有
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莫之
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
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
几何僥幸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

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
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
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
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茂
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牙爪奮今
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
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
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

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
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
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
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
有為豈易致哉必于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
之于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太宗遇
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亮孔明如魚之有水不
然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于衆以

圖任逖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埀裕無窮者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勘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于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

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小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武宗有李德裕度

皆以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為之主參翊左右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羽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于自進恥于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于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所以見信于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才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閑廢于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

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才之歎懷才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于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王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稿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危公卿之內情有愛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桓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惟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才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相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

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不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〻故當時措置乖繆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〻而已奔競爭進議論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迨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

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于事曷若此風早變則忠臣無誅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論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行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于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賴浚有洛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白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

光于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遠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濟之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與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亦須覈實使固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狀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所皆非所以修政也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

實而察其情以正其刑不宜而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民力臣聞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累積也猶之建大廈堂室奥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材累非一日功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孔明與論焉立之計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

以十二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敢借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還事初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籌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借逆之臣强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盡

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搔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度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則雖有扁雀俞跗莫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矣夫用智者當于未奔騰之前平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鬭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際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舉皆作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耘蓘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畊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于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

之勝而中興之運啟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
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
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
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
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
成功歸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
欲責成功于天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
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

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
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如
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
子作春秋于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
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
無大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天威而仰合其心也
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
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

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
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而日有食之此
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
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
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至正厥事以應之昔
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于朝而反以
祥陛下誠能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行
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
廷者故冀王愚人忌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

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
衆而祀夏配天下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
履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
用江淮荊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資
陛下智勇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
改前日之擬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
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
則行非則改何俾之有酈養基勸高祖鑄印以封六

臣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
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而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
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切々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
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為是則何以不
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
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
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係于
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々危懼兢々自強
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

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盛復古掖下之美詠于小雅
蓋自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
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
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
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
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
過于等倫特以志廣才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
力丐罷政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廷九更寒暑
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

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
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
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又今者奉詔旨咨以當
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昔
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
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于太宗臣雖無魏公
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及也良藥苦口而
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
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々與日並迫常懼先大

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將得奉明問攄至
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
赦其愚直而取其拳々之忠實天下之幸干冒天威
臣無戰兢惶恐之至謹具條列表奏以聞

梁溪先生文生集卷之第七十八終

奏議

謝再任宮祠表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親筆詔書　　謝親筆詔書表
謝親筆劄子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辭免第二奏狀

謝再任宮祠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令臣依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今任滿日特令再任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者先辰期而有請方懼譴訶拜天命之來臨曲垂矜允冗食坐縻于公廪素餐益愧于私心謝伏念臣壯年妄意于功名叨膺識擢晚景備嘗于艱險惟欲退藏流寓海邦未遂掛冠之志仰資祿養久陪奉祀之官更沐隆恩許令繼任自顧不才之本宜在無何之鄉終日安閑既無憂責閤門溫飽皆荷仁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法天覆物知樗櫟不勞于斲削俾鸞鵠亦遂于逍遙致此孱庸獲霑恩渥臣敢不勉堅素守期保歲寒歸舊學于簡編益求此道勵精誠于香火少答鴻私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者禋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決于臣民致茲罪廢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為懼既感且慙伏念臣違道切優賤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躐英俊以馳驅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擧任大臣棟

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為曲突徙薪之謀故興物多牾而每致跋胡疐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違于軒陛忽九換于星霜適魑魅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鰐垂涎之口難報此恩恍然如脫鬼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卧壠竊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秘殿之華資更慙非據叨膺寵渥深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為寶陟降無私于好惡禮貌不替于初終望事告成欲均敷于有眾皇恩被廣遂濫及于陳人臣

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鴛鷺之清切
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精懃願祝南山之壽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洎潛師之引遁勞戍役以言
旋惕若眇躬懼茲多難聿求善後之討致臨護前之
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敵之機
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凜凜而
高明有發于衷如對卿語此乃卿精忠許國誠節表
時雖在閒燕之時不忘開濟之事肆披風藴因致良

覲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
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朝顧治顧策慮之是
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兵置時若告猷終
藉經綸之才助成勘定之烈故茲親筆以示至懷

謝親筆詔書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
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蕪辭冒貢方虞鈇斧
之誅宸翰寵頒乃膺華袞之賜燦爛奎璧之畫昭回
雲漢之章蔀屋生輝臣綱改觀𢠸竊以人臣之言不
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忤人
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
庭之昝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精詢攷而不
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于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
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强敵之圖故有詔
諏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清問下詢雖
頗悼于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于萬分誤蒙聖慈親
灑宸筆褒以精忠之日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
勢妙追于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于人心顧臣何

人當此異數鄧萬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
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
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
能天縱盛德日躋招徠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
從微始濫居辛毅之先仁不遐遺曲敦耆履之舊致
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衰懃
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吒營平願上金城之畧報恩
有路失死爲期

謝親筆劄子

臣綱言本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横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長才誤被特達之知前膺考爰之選待遇之禮趨軼等倫犬馬微臣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疎拙于謀身與物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與流言飛文汙瀆天聽負憂抱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于群口鑠金之際湔其罪于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

父母之德非臣殞首軀捐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輙以已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加奬諭迨至今春虜騎既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為善之策者來上臣感荷[illegible]大恩殫竭愚慮敢以遏、管見冒瀆天聽議論迂疎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洒宸翰曲賜褒稱既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肌骨失死不忘昔唐杜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如臣所蒙于靖何愧顧臣贅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于襲祕藏刻之金石傳自雲采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為善者如此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千冒塵聽覽臣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

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西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許辭免仍不受告限三日前去之任臣上荷聖慈不以罪戾終棄特加收拭錄用仰戴天恩但深感涕伏念臣迂陋無才誤被聖知終始保全以至今日更蒙起廢付以方面之重在臣愚分義當黽勉遵依嚴限即日就道以付屬獎少圖尺寸之報重念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慮凋落自荊湖得腰酸足軟之疾艱于步履杜門不出三年于兹衆所共知近年復感寒疾眩瞀併作使當一路

兵民之寄必致誤事上累聖主知人之明雖不足死
以塞責敢望聖慈洞照微懇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閑
散尋訪醫藥庶疾疢可安異日驅策誓極糜捐以圖
報効干冒天聽臣無任戰懼惶悚之至

再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
以臣具奏辭免江西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恩命十一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
詔不得再有陳請疾速前去赴任臣感戴天恩涕泗

橫集伏念臣自國家多故以來誤蒙驅策未守辭難
然臣學識迂疎賦分淺薄觸事齟齬自招悔尤一昨
被命宣撫荊廣時以臣冠擾攘不敢力請扶疾就道
既至本路招捕盜賊梢稍流移整緝軍馬經理財用
策駑礪鈍庶以少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以向前不
慮煩言之在後凡造不根之謗率皆可駭之辭自非
上賴睿明洞照誣枉姑使罷免以歸則臣雖欲自便
于江海寂寞之濱不可得也今者蒙恩起廢付以江
西一路兵民之重邊徼寧謐無警急之虞而宸衷鑒

臨有近降親筆褒諭之詔在臣愚分豈不願行以圖
報萬一實以疾病交攻精力頓衰憂患熏心動多遺
忘深恐臨事乖錯複致人言有辜聖主終始保全之
德所以夙夜憂懼而不敢承臣聞行百里者半于九
十此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重念臣以蒲柳早凋之質
迫桑榆將暮之年肠胃易搖驚魂未定幸免閒散庶
或保全豈可復冒寵榮重為小人者之所指議哉不
避再三之瀆敢瀝血誠控告君父伏念聖慈深察兒
懇曲賜矜從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宮祠使得養
痾藏拙待盡山林則臣仰戴天恩死當結草干冒天
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七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

奏議

親筆詔諭　辭免第三奏状
辭免劄子　謝親筆詔諭表
繳進十議劄子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状
乞降旨閤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状
到國門奏状　再乞上殿劄子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親筆詔諭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慴服起于閑館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已任勿問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朕特親筆詔諭卿宜悉之

再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状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除免新除江西南路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安撫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奉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迂拙嘗誤委于器使初不聞于歲時建炎承乏宰司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荆廣者才數月間迄無善狀仰報明恩豈徒一眷而一乖固已再奮而再躓自知淺薄姑務退藏跡異義之雖微誓基志同仲子但欲灌園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懷舊物起自閒廢之地付以方面之權靚洒宸章臨賁邱壑隆恩厚德超度

等倫瑣質庸才益難報稱而臣衆毀所集憂患異于他人多病交攻精力疲于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殞畏首畏尾而身之餘者有几懼萎斐而心之慮者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惕驚危之獨至使膺委任必致顛隮與其異時蒙曠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忱辭無嫌反汗使安閒散深託淑蹤至于在畎畝而愛君伏巖壑而憂世此則微臣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閒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

獻進于君父屢几圖報于涓埃干冒天威俯伏俟罪

辭免劄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餘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蒙俞允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誤蒙驅策備嘗艱險屢蹈危機仇怨滿前得謗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靖康間金人犯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夷狄

敢肆侮陵當治兵為自强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主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為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蒙擢用實之宰司是時偽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使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謫授散官安置偽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其受偽命者復成怨仇二怨合力致死于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于積毁顛沛之中起臣于遠屏閑廢之地宸章奎畫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寔懷憂畏之心故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黽勉效官遇事畜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已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詧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臣感戴父母天地之恩殞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伏候嚴遣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西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告命訖者恍詞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覦顏中謝伏念臣杳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實中興草昧之初博邀時望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稍伸典憲苟知甚

腆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于顛覆才疎意廣終何補于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讒波于濱死美名峻秩盡復青氈三徑一廛已甘白首敢意睿明之求舊加憐孤陋之投閑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爲奎壁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屛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良策葑菲之才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遍其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寶繄鴻造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象可觀聿仰窺于羲皇畫上章請覲願親奉于堯言臣李綱謹奏

繳進十議劄子

臣契勘昨于建炎元年六月一日到行在所次日再蒙賜對便殿嘗以十議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和戰守其守一事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不務戰守而惟和是務必致誤國聖意開納得旨降付中書省遵守其後用事者復以和爲然卒無顯效而所失則多今者天啟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治兵飭備欲爲自治自强之計茲誠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而天下烝黎之幸也臣流落九年顛沛于風波之中幸存餘息得見朝廷開至正大公之道爲中興恢復之謀竊自欣慶死且不朽茲蒙聖恩起于閑廢付以江西帥守之任而臣實以衰病不敢復當一路委寄之重已三具奏辭免外所有所件十議雖嘗稟聖旨修錄建炎初時政記已具事目奏聞緣文多不曾該載全文竊慮朝廷自渡江後文籍散失元本不存謹繕寫備錄投繳進連在前仰塵睿覽雖時運不留事多既往其間議論偶有合于今日朝廷皆施行者庶几或可以裨補廟算之萬一干冒天威不勝惶恐之至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三具奏劄辭免江西南路安撫制置大使恩命降詔不允不許再有陳請臣無任感荷天恩惶懼激切之至已望闕謝恩祗受告命訖伏念臣遠去闕廷十更寒暑葵藿傾于日月犬馬戀于軒墀不勝臣子瞻慕君父奉〻之意兼有本路職事合稟聖訓而臣赴任

取道江東去朝廷不遠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仍
經由信州日量帶人從趨赴行在今閤門不隔班先
次引對奏事畢免謝辭取便道星夜之官如蒙矜允
使孤遠之跡獲望清光臣顛仆道路退即溝壑所欣
願也臣起發去前路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深戰越

乞降旨閤門明日先次引見上殿奏事奏狀

右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乞赴
行在奏事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又准
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來臣已于今

月之初十日到信州矣現遵聖旨指揮星夜蹉程趨
赴行在伏望陛下聖慈降旨閤門候臣到日依允降
指揮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殿奏事臣不勝雀躍之至

到國門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降指揮李綱召赴
行在令臣遵依聖旨指揮星夜蹉程趨赴前來已于
今月之二十二日到國訖伏望陛下聖慈降旨閤門
依允降指揮令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奏事不勝感荷

再乞上殿劄子

臣契勘昨具奏乞赴行在奏事今來已蒙聖恩于假
日特坐引對緣寒食節假未開有妨謝辭臣今已有
見急切利害并本路大小一切職事合具奏稟伏望
陛下聖慈特降睿旨指揮令即上殿奏事取進止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被旨赴行在奏事特降中使
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十
年去國幸入覲于軒墀千載贏糧敢憚煩于川陸過
蒙天寵特遣王人閔其載驅之勞錫以匪頒之數恩

輝甚渥報稱為難中謝伏念臣情學無長孤忠自許臨
臨淵冰之上荷聖度之保全營營榛棘之間賴睿明
之照鑒迫茲起發曲軫深慈付重寄于上流許來朝
于行闕威顏咫尺方將披雲霧而覩青天溫詔丁寧
固已祟風霜而挾纊更頒妙品副以寶匳北苑靈
芽滌煩消渴尚方珍劑愈病析酲大君異數以禮賢
小臣何功而拜賜恩深德厚感極涕零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察臣斷斷無他技嘗備
使令憐臣拳拳知愛君來自遐遠式昭恩禮庸示寵

先臣敢不益勵此心少圖微効入而告后願陳藥石之言出而撫民試求芻牧之地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一

奏議

論中興劄子
論金人失信劄子
論和戰劄子
論襄陽形勝劄子
論朋黨劄子
論財用劄子
論營田劄子

論中興劄子

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于民心者故周宣本于文武漢光武本于高祖文景唐肅宗本于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凡二百載深仁厚澤滲漉萬物民之戴宋千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線陛下應天順人纘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强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機雖强而有必敗之

兆顧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强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為當于人心也是以隨何擾此以說諸侯多仗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强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為當于人心也是以王常吴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興中業然則强弱成敗之理槩可覩矣金寇不道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中國可謂强也然恃其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

必速此雖强而有必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弟通于神明仁心結于海宇應機而發蓄鋭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鋭為敵人所之驅役者也垂紳搢笏為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苟免于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為度拯之于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宮威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賢人以為腹心駕御英傑以為爪牙謹號令使無敢改明賞罰使當功罪訓練士卒修治戎器理財以義使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嬴糧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此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金人失信劄子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于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輙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于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恥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迴遹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

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此伏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為失信于契丹則可以為失信于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金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

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顧渝于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〻為西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夫信者三反以此名加于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刼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横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況夫夷狄强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臣此章此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夫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几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

振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惟陛下留神鑒察幸甚〻〻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 今 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于吳越是置子于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于川陝是置子于西北隅也湖湘也重兵以控制是置子于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居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于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

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師率師以鎮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便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荊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蹕岳鄂未聞前進宜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商販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于運漕故耶

臣觀自古有意于為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荊棘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趍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京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于污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為無出其襄陽之右者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則天下幸甚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日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胷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為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

功而卒至于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散六國之君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以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固不然假和義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

又承嘗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于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厚幣秖自取辱何益于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擧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

孔子未嘗不致其愼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于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屯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斬捕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倘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鑒察天下幸甚

論朋黨劄子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修之爲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

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擧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

使聞善下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張〻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得肆志于無所不為則小人漢魏梁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

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為罔欺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己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于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

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唐文宗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于朝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賢否各當其各尚何朋黨之是患哉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技隙造為詖險之言以蠱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多士皆指為朋

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劉明盛德可以無愧于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堤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臣愚伏望陛下聖慈考歐陽修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則誠天下幸甚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簡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

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覩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于大江表裏不啻數千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于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權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于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于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斂取于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于民曷從而得

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責戶帖名雖不同取于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卻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中原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者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革不解肅宗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于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斂于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而國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于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于戶部常賦朝廷權貨外別項封椿專以養兵而佐中興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裁察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于營田亦莫難

于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殺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于營田也開荒墾廢必有其人若籍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災旱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況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于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缺勸懲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于營田也臣愚竊謂今日之事勢宜今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

東西河北之民明文出牓厚加撫循如有情願來歸者當給田土撥牛具其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于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如有情願耕者亦准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户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俟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豐實年歲乃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為成法乃為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而無其實亦何

補于國事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奏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几有助養兵之費天下不勝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二

奏議

論賑濟劄子　論江西軍馬劄子
論江西錢糧劄子　論虔州盜賊劄子
論福建海寇劄子　乞宮祠劄子
論常平劄子　議迎還兩宮劄子
辯余堵事劄子

論賑濟劄子

臣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兵民之寄適當本路去歲旱災之後倉廩無儲穀價翔踊民户流移軍兵缺食人情供然如臣疎拙誠未知所以賑濟之策竊觀近降親筆詔書督責監司守令存撫賑恤悉力推行毋使詔旨徒為具文仰見陛下加恩元元德至渥也然饑流之民祗是乏米若蒙朝廷憫念肯于鄰路及本路挪移斛斗應副則官吏豈敢坐視乏食之民不加賑濟自貽罪戾如使斗斛無所從出則雖督責之深人人願以罪去終以實惠可以及民此不可不察也契勘江西一路所養饑流民人數至廣今去秋

成之期尚遠雖蒙朝廷于饒州撥米一萬石暫應副賑濟及贍養軍兵然米數不多將來必致缺食臣竊見江東路建康府宣池等州並係去年豐熟有朝廷昨急降官告度牒收糴賑濟共計一萬四千餘碩本州別無支用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于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州義倉米內通融挪撥一萬石許本路自差人船前去搬取將來秋成却行撥還及將撫州建昌軍用官告度牒糴到米許臣隨宜撥充諸州賑濟支用庶几飢流之民不至于乏食得以保全生靈性命耶

度荒歲以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臣不勝幸甚

論江西路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千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除存留丘贊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邱贊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匹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塗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均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朘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等州累年以來盜賊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辛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

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邱贊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請指差朝廷庶訓練習服軍勢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至意

論江西一路錢糧劄子

契勘臣本路安撫制置司元降畫一指揮每歲支俸錢四十萬貫許取撥諸司上供經制錢等并于苗米內取撥十五萬石應副養兵近年以來緣兵馬多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軍中不過轉運司將上件支降錢米來邱贊一軍每月用錢八十餘貫來一千四

降錢米除椿留應副邵贇一軍外其餘並拘收不復支撥今來邵贇一軍每月用錢八十餘貫米一千四百餘石雖係轉運司拋下洪州認定應副緣本州缺之錢糧自去年五月以後今年正月以前所需錢糧已拖下五萬餘貫委是贍兵不足今來臣乞依朝廷元降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次差撥一半應副使喚其錢米等亦乞于元降畫一指揮內先次支撥一半應副支遣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如臣所請庶几本路軍馬勢不至于削弱錢糧亦不至于缺之上可以控制上流圖尺寸之功以副委任之至意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强悍狃于為盜結集兇黨動以萬數千百為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于虔州管下縣分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擄掠財物為害不細一路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固卒難討蕩官軍既退則複出為惡殺人放火習以為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乍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畧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之兵屯虔吉州廣東屯兵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抄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之寇或因兵力招換出降以次酋首并强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得奠居不勝幸甚

論福建廣東等路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刦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傚傚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船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于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虜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為之備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指揮常存兵于

兩路鎮壓仍下令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船招集水軍水夫常切教閱令士卒習于風濤之險以水走駕舟以官軍施放雖賊擢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賊一兩頭項則其餘人聞風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凡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諸路生民不勝幸甚

乞宮祠劄子

臣伏蒙聖恩付臣以江西帥守之任又被詔旨許令入覲十年去國仍獲望清光于咫尺之間親聞玉音臣子之情不勝忭踊感激之至伏念臣自遠黼扆之

側杌怨交攻讒謗蜂起仰賴睿慈照察保全乃幸今日復覩天顏顧雖廢捐何以論報然臣衆毀所集積憂熏心比年以來得忘慮不寧之疾平居閒寂粗可支吾稍視事務動輒頓憒多思健忘發歇不常使當一路兵民之寄深恐仰辜陛下委任之意所以請對丹墀者正欲面奏懇悃冀蒙于允伏望聖慈察臣恍議特降睿旨罷臣新任依舊宮觀差遣使安山林得養痾藏拙以盡餘年不勝幸甚干冒天威伏乞寬赦

論常平劄子

臣聞水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為水旱所用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而況年歲之儲尚有闕乎祖宗常平之政實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傷于農凶年則減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饑困之患勅令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挪移朝廷剗刷所餘無几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饑色則

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餘旦數路江湖為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故不脩之過也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司為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為無職恬不加恤責其遵法奉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以後諸路州縣不得挪移朝廷不復剗刷依舊推行糴糶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几良法復舉小民實受其賜不勝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覩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淵聖皇帝鑾輿未還日久困于沙漠陛下欲盡為人子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思慕之極見于羹墻誠意格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于所處臣竊以為不然昔漢高祖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後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人犯闕

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人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偽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為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況將恢復區宇剪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為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誠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咏仰嘆而垂裕無窮豈不韙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勿屆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為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精于上下神祇惟以二聖早還為祈朝夕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總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為而可以還二聖為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包胥申聞伍子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于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于荊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況于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于漢北苦寒之鄉

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何如哉昔太公為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為自治自强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惷干冒天威臣不勝戰越悚惶之至取進止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納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追咎以為史策又以其事為專出于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

之事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眞之變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眞方粘罕之圍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于中國欲復立耶律氏且爲內應是時邢倧張搗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

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問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漢高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爲然得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處仁吳敏知樞密院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㮚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于都堂召使人蕭倫并館伴官邢倧張搗河東轉運使張灝等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邢倧張搗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答其意是時雖屛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于外士大夫多知之其後臣

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唐大和主之皆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令唐大和猶存可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于臣士大夫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奇謀祕計顧所以

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謀群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爲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非計之得伏望陛下聖慈與二三宰執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宜之實有當國務與否如可採用一切推行俾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中興之業如在指掌之中矣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三

奏議

進奉迎錄劄子　　奏迎錄

進呈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二首俱見第八卷

太宰徐處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一首

道君太上皇帝御製青詞一首

淵聖皇帝御筆宣諭一首

進奉迎錄劄子

臣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命迎奉道君太上皇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罷幸亳社西洛旋歸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既去位群枉當國與臣為仇顛倒是非變亂白黑孫覿因得召試中書舍人作誠勵詔顯詆臣為指天畫地睥睨兩宮唐恪因令牓于朝堂士大夫信以為然罕有知其實者含冤抱憤順受黜聞不能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濟光明旁燭凡臣子之志于所事而為回邪之所誣敍有跡可考悉蒙昭雪君人之道孰先于此臣近

嘗以二聖所賜御筆刻之琬琰蓋欲侈大其賜因自辨白以裝成碑本託給事中臣祉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所有臣靖康間編修到奉迎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表一首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製宣諭一首繕寫合成一軸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睿察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奏迎錄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人退師道君太上皇帝自鎮江府回鑾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淵聖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于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臣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淵聖初不許臣力請

之乃聽淵聖令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于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太上皇后船臣具榜子拜謁道左太上皇后賤今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臣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臣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淵聖恩慕且敘方艱危中蒙擢任感激之至太上皇后親加獎諭臣再拜謝訖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于何處居止臣對曰朝廷現以擷景園為寧德宮太上皇后葢奉遵禀道

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臣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父母子之情宜復有問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于禮與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于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說他事臣拜辭登岸因召內侍楊修李倈等三人坐幕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寧德宮官也以臣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否但令來臣附奏日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以前語具劄子奏知淵聖且云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疑阻以昭聖孝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臣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淵聖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

多臣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二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于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史官因何事去臣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凡為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積水伏蒙聖恩寬鈇鉞之誅迄臣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臣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敢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

草攻圍之兆嘗觀開元傳信記載天寶中長安大水後數年乃有安史之變其事與今日相數大抵哭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于氣色形于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一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察于天地而倚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道君以為然特加奬諭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臣具實對語既浹洽道君因以宣諭行宮止遞角卸綱運等曰止遞角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金人知行宮所在卸綱運亦恐為敵人所

得非有他也又臣奏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臣對曰方金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實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欲安慰都人心又問曰何故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意否臣對以不知道君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他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于倉卒間耳本欲內禪後臣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今皇帝頻出人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也臣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宮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嶽九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洒掃自金寇犯闕盡應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恐有奸細不測之患故拆去使與宮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解釋道君無語因從容復奏曰臣輒有愚意仰瀆聖聽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

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全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而賜曰行宮人得公來甚喜以此慰其意使可佩服固臣辭不允

再拜受賜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臣行至洪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趣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鞏觀是日再召對于幄殿道君太上皇帝出示文字一軸乃太宰徐處仁以下奏表具道太上皇后不當居禁中及出入宣德門指揮其語頗激切于臣名銜下注奉使字道君曰適得徐太宰表乃是問頭當如何答臣對曰徐處仁等但以嗣聖憂恐故有此奏今既不用前

項指揮似不須答此表容臣携歸道君曰甚好臣因以表軸置公肌袖中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頭縶裹不可缺之人臣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携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童貫親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彦等只乞留龍德宮祇應因宣諭令來日朝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朝辭再對于幄殿道君出小字青詞藁一紙俾宗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

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淵聖御批省覽來奏知卿奏對之語忠義昭然之語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于垂拱殿進呈道君皇帝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因奏道

君欲留內侍姓名得旨聽留龍德宮祇應後以道君所賜玉帶牙簡進納御府有旨再賜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屛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有敢入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臣奏以車駕行幸自有常法有視皇城門者有視宮殿門者刑名不同不若上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惑之者疑之也雖聖人有所不免臣曰古人雖不免于疑然責于有

所決斷故書曰稽疑易曰以新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臣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于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于不可勝言朕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探淵聖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論士民伏闕之事乞付御史臺根治淵聖及宰執皆愕然臣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于延和

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匪才冒居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宜復敢留願以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淵聖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集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臣因再拜辭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第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史宣押造朝及押赴密院治事後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太上皇帝道君以三日入國門臣以守禦使職事迎拜于新東門內道君于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于龍德宮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淵聖降手詔數百言不允今徐處仁吳敏諭旨又特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臣不得已再拜就受職

太宰徐處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處仁等言伏奉道君太上皇帝御筆太上皇后合入正門之中皇帝膺受聖訓即命祗承臣等以為不可輒舉法義爭之伏自皇帝嗣位以來動遵去年內禪手詔令寧德即擷景園以奉皇后所居此內禪詔旨也百司共守四海咸知一日變更群疑紛起今若從居內禁復將出入中門既犯皇帝之等威又違道君之本旨若非垂簾聽政于國當無此儀臣等聞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治生于一亂生于二三治則宗廟社稷安存亂則宗廟社稷危亡故定帝王之一以尊

臨四海者非私已也所以尊宗廟而重社稷使天下
而不正夫一非帝王所以為治也大臣之義以道事
君苟利宗社死生以之而况人君而可不謹夫家人
之情則有母子之私恩朝廷之法必有君臣之大義
以義制恩則恩紀可全以恩廢義則更義更失是以
先王為國必以禮也惡可以忽恭惟道君太上皇帝
凝心道素脫跡塵樊禪遜之際比德堯舜垂名億載
高視千古于此幾微豈難洞照殆恐從臣未知奏啓
臣等冒昧萬死因此復願有陳自頃胡塵犯闕乘輿

卷之八十三　　十一

渡江皇帝居圍城中晝夜戮力憂宗社之顛隮念上
皇之播遷言則涕下感動天人是以百神顧懷群心
效順卒再大業再正宸極乘輿之還萬口交慶謂宜
慈孝之恩益敦休極之樂無量薄物細故豈足置懷
而語門禁多虞形親輸皇帝伏讀風夜震悼食不甘
味寢不安席夫大功不錄而小過是求盛德不揚而
微失是舉雖嚴君不行于其臣而况慈父忍施于其
子臣等伏望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順蒼穹之休命遂
黃屋之非心社塞讒言惇篤至性一切禮法付之有
司但使宗社泰定則陛下壽祉萬年永享天下之養
自極榮樂所有前件御筆臣等未敢宣示伏望降旨
特賜收還謹上表奏稟以聞臣虛仁等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道君太上皇帝御製青詞一首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
大法都天教主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
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下臣曩者君臨四
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康

卷之八十三　　十二

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
庶几上應天心下銷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清寧
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兵戰稍
戢溥率安康之後臣即甘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
鑒臣勿敢妄若將來事定複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
禍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乞重降災咎止及眇躬庶
几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
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齋臣密
表一道上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須告報臣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

淵聖皇帝御筆宣諭一首

晚來奏知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途中勞
神不易上皇袖中小字數事可先次對進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四

奏議

進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奏狀 附小帖子
謝賜金帶等表　謝賜玉鶻馬表
論進兵劄子　貼黄
進道君太上皇帝御畫并淵聖所賜玉帶奏狀
進道君太上皇帝御畫及淵聖所賜玉帶劄子

進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奏狀

右臣昨于靖康初奉淵聖皇帝聖旨迎奉道君太上

皇帝于南京蒙恩賜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簡袋上有織成小龍案臣即時具奏回納蒙遣内侍傳宣再賜迨今十有一年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者幸蒙聖恩許令入覲獲望清光已嘗面奏道君所賜玉帶牙簡等不敢藏于私家謹用匣複緘封齎詣通政司投進繳納御府仰蒙睿覽伏望聖慈特賜矜允謹錄奏聞

臣契勘所藏道君太上皇帝御畫兩軸偶忘記帶隨身行客日到洪州日并淵聖所賜玉帶敬謹差人齎赴行在投進伏乞聖察 右附小帖子

謝賜金帶等表

星使俯臨天光下逮申賜便蕃之異數誤膺優渥之殊榮撫己無堪拜恩增愧中謝伏念臣賦才甚陋造道弗優早蒙特達之知初乏涓埃之補來從疎遠遇被春私煥寶帶之萬釘鵲芳醪之九醞尚方名果御府珍庖併示寵光式昭體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念舊不遺於簪履取材無棄于菲葑致茲湛露之恩濫及蓼蕭之質功侔漢祖有解衣推食之仁德邁周王同路車乘馬之予臣敢不激昂晚節圖報隆施強飯據

鞍自嘆廉頗之老已立朝束帶願效子華之能言

謝賜玉鶻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玉鶻馬一匹臣已祇受訖天庭入覲魏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濫受康侯之錫寵踰其分愧溢于懷中謝竊以晉文多脩扞之功乃被周王之賜子儀有勘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顧臣何人亦與茲數去軒墀而邈寵畀牧圉而增榮秀骨蘭筋騰驤磊落殊形逸態倜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駕御節以和鸞以畀瑣材實謂非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于閒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衰頹已老結約亡奇脩我戈矛莫豫宣威于沙漠歸于邱壑終期解紱于渭濱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疎遠之跡得望穆穆清光于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賜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討之久恐勞

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疎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先以聞臣本書生本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脩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為自治自強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于今日則必以兵為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于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

之失夫畧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々而精反以爲其累故昔之善用兵者科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千將鏌鋣迎及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于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于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々多々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受臂々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劳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數十萬

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々而不謀適爲敗擒故昔之善用兵者或深謀于己或廣謀于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抜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于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于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于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于人則聽趙涉遐説走藍田出武関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鐘鳴皷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爲出群師之右者不過猛勇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虚心下士以謀爲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々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于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温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

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于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鋭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于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北戎侵鄭々公子突謀爲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用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爲

先山林川莽蓊鬱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
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溥于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
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于機穽
之中齧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
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
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過四者今日諸將之失
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折衝禦侮
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
指蹤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

功陛下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厚祿以得其心
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
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未有盡善者五
有宜預備者三有善後者二臣以荷恩之深嘗蒙聖
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
其敢隱藏請試為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
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
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利措置財用使養兵不
之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

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
審此六者則雖養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
初不留意于此唯取于民之為務降官告急給度牒
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
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戶絕食
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虛人心驚疑如居
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基祉薄則棟
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鼈無生養之理為父母
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殘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

乎昔唐德宗急于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遂
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鑒此未盡善者一
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
之興糧餉為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緜地數千里適有
旱災粒米為艱穀價翔踊飢民餓莩相望于路雖浙
西號為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
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
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于敵臣竊以
為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為

我有糧道不繼為患甚大若欲取于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于盜寇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況于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

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乎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卻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于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鷙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

聲昔韓信虜魏王擒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于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

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久為難而況于負哉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將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盡受屠戮使兩河之民絕望于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

子之意乃在于數十著之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計者宜何如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于漠北出自宸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脩莫若小試勒兵于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預籍之以為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為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白海道以擣

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撫綏料理務盡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士咸以為然區〻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練則為精金卒百練則為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illegible]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玁狁

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飈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强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遂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〻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〻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〻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〻

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〻驕者滅相公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願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為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兹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

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覬一有差失
以售其說臣不敢伏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算取
勝而無為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朝廷用兵有横議沮者朕固不可赦至于
陳獻利害欲彌縫闕失助成大功則宜特留聖意
曲賜嘉納庶几有智慮者皆願自竭有補于國事
伏望聖察

進道君太上皇帝御畫并淵聖所賜玉帶奏狀

具位臣李綱謹將道君太上皇帝御畫二軸淵聖皇
帝所賜玉帶東一條敬用匣二隻盛貯黃綾袋複封
全隨狀差人齎詣通政司投進御府伏望皇帝聖慈
特賜矜允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進道君太上皇帝御畫及淵聖所賜玉帶劄子

臣近蒙聖恩召赴行在奏事特于內殿引對臣竊見
陛下思慕兩親欲見之于羹墻臣子之情不勝激切
嘗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御畫一軸玉帶一條牙筒
一面繳納御前庶几真蹟故物仰經睿覽少陛慰下
孝思之萬一今者又以所藏道君太上皇帝所賜御
畫二軸淵聖皇帝所賜排方白玉束帶一條具奏差
人詣通政司投進外竊念臣當靖康間荷蒙兩宮知
遇異于等倫所得賜物十襲以藏常恐失墜今復得
歸御府不至流落人間誠為莫大之幸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五

奏議

謝到任表　　親筆賑濟詔書
遵稟賑濟奏狀　　謝賜親筆賑濟詔書表
乞于戶帖錢內支十萬貫充營田本錢奏狀附小帖子
乞于江東浙西等州軍支撥米三萬石應副本路賑濟奏狀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戶四年積欠錢糧劄子
乞差兵將討捕江西虔吉等州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壓奏狀附小帖子
乞將郝贇下存留洪州軍兵充親兵奏狀附小帖子
乞依呂頤浩例于鄰路撥米賑濟本路奏狀

謝到任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臣已于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起膺分閫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家晝日之三接祇奉丁寧之訓勅敢辭疲役之驅馳已見吏民布宣德意中謝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材叨考爰于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今于盜賊披猖之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徧嘗艱危者萬狀茲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濱更許造廷賜以清燕之對撫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鑠金銷骨之謗誣皆見晛從風而散釋迨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眾而田萊多荒科斂煩而物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藏空虛疆場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得通方適變之才顧臣何人乃預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躋盛德天覆群生既諒臣之忠誠故委之以要害之地欲識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才疏志廣終始維持于一意俯仰無愧于此心使足食及兵而可為盡瘁敢忘于夙夜徧求牧與芻而不得乞骸願返于山林下悃惟虔上裁是禱

親筆賑濟詔書

朕以諸路去歲旱災深慮細民艱食而州縣府庫空虛未知拯救之術慨然在念夙夜不忘惟吾師守監

司委付一路分朕憂顧者也必不肯坐視不恤其協力悉心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以出糶尚庶几接濟數月流殍之苦務脩乃職以副朕意

遵稟賑濟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付臣令勸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仰見聖慈矜憫元元欲濟其艱厄者如此其至臣已遵稟睿訓措置勸誘出榜置歷差本司屬官分詣諸州委知各縣官令上戶有積米之家使

卷之八十五　二

其自陳自指揮到日見有積米之數許其乞留若干食用其餘依京價量減盡數出糶外臣契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有錢糴米之人其流移之民無錢糴米官中見行賑給米數不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臣已一面措置多方勸誘上戶情願納錢未入官以助賑濟者許其陳乞官告度牒之類折還價直候見的確數目容臣續具奏陳乞賜支降給還庶几饑民及流移之人不致乏食餓莩實為利便

謝親筆賑濟詔書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本路旱災之後小民缺食特降親筆詔書付臣勸誘積米之家出糶接濟食用以恤浮殍之苦臣已遵依睿訓措置施行者倬然雲漢之章光臨下土霈為雨露之澤惠浹遐方溢分千里之憂幸拜十行之賜中謝竊以抑高舉下者天之道博施濟衆者仁之方觀易象有裒多益寡之文論政術有知予為取之資顧茲江右星分翼軫之躔偶值歲凶民之饑饉之積竭倉廩之儲以賑之而不足勸停蓄之家而利之則有餘深軫皇慈特頒宸翰饑民銜德

卷之八十五　四

而已有飽意富戶聞風而去其吝心豈惟浮殍之餘得全性命將見精神之格復致和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所寶者慈以民為貴憫赤子之難厄降王音之丁寧而臣濫總帥權幸承德意雨暘時若方厥壤之可游稼穡繁滋放有秋之在望

乞于戶帖錢內支十萬貫充營田本錢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告命除臣本路營田事件已蒙朝廷降付都督府措置外臣竊惟屯田之策尤便于衆雖用兵之際其用力雖勞而見功甚博故漢趙充

國行于金城魏棗祗行于許下晉杜預行于襄陽皆能坐制敵人以收成功今日欲建恢復之策營田誠不可緩也臣頃者承乏荆湖廣南宣撫使日于潭州管下剏刷拋荒田土得數萬畝招降到步諒等人兵除放散外擇强壯者剌手為軍得萬三千餘人又于群盜軍中得牛數百頭方欲措置營田為上流控扼久遠之計而臣以人言罷去其事遂寢至今以為恨今者朝廷講明利害諸路並置營田使推行其法誠為得計然臣竊謂良農治田必先有本乃可圖利今

江西一路累經兵火之後拋棄籍戶荒田頃畝不可勝數皆係膏腴盡為荆棘之地臣除已行下州縣剗刷應干拋荒田土所有召募人戶瓶生墾闢收買牛具借貸糧種所費不貲自非朝廷寬給錢本何以克濟伏望睿聖慈特降睿旨旋賜本錢十萬貫充營田之本先試行于洪州管內俟稍就緒斷令他郡倣傚施行將來見效紐計本息以本還朝廷以息充本路養兵之費過有羨餘亦可補助國用庶几實利不為虛文仰副陛下憂念生靈委任于臣之至意

小帖子

臣所乞營田錢本如蒙聖慈矜允乞于榷貨務或本路戶帖錢內撥現錢十萬貫如官告度牒之類決難轉變無補于事其餘合條陳事件俟朝廷降到錢本之日許臣畫一條具申請伏乞陛下聖察

乞于江東浙西等處州軍支撥米三萬石應副本路賑濟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新江南西路安撫置制大使兼營田大使兼知洪州事李綱劄子前件云〻臣勘會

已降指揮于饒州上供米內暫取撥一萬石及本路上供米內更支撥米一萬石應副賑濟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將撫州建康軍糴到米取撥隨宜賑濟劄送臣照會即時行下逐處官司遵稟聖旨措揮施行據撫州建昌軍申安撫司撥到官告度牒糴賑濟米除節次支撥外現在數目不多具朝廷元降指揮于饒州上供米內取撥一萬石應副賑濟據饒州守公文稱本州並無現在米斛即不曾支撥到應副賑濟竊緣本路旱災之餘民戶乏食累奉詔

旨及朝廷指揮督責賑濟今來撫州建康軍現在米石數目不多饒州上供米又不曾撥到委是賑濟急廹官吏坐視無所措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江南東路及兩浙西路等處州軍朝廷現有米斛樁管去處支撥米三萬石令本路差官及自差人船前去搬取仍乞嚴降指揮諸路官司不得占吝候本司差到官吏人船日即時交量應副庶几下戶貧民及流移饑民得有以接濟免致餓殍以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戶四年積欠錢糧劄子

臣已到江西本路界首交割職事延見父老詢問民間疾苦皆云去歲旱荒之後穀價翔踊民間乏食第三等戶止是粥第四第五等戶多是掘草根而食官司現在催逼紹興四年分積欠錢糧無出臣契勘下戶積欠有一二十戶合納一石者雖數目不多然小民既無從出復有公吏須索之擾情實可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指揮即將被災傷路分第三等以下人戶紹興四年積欠錢糧特與蠲免或權行倚閣候秋成日隨苗送納庶几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至意

乞差兵將討虔吉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壓奏狀

右臣據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充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胡世將申統領官邱贇人馬本司已依奉聖旨發遣權聽岳飛招捕前去使喚訖今據吉州申據永新縣申有兇賊郭少二等嘯聚三百餘人現在安福縣陳會山及有鄧大賀小二等結集三百餘人在永新縣新山往來兩縣殺人擄劫放火作過并據龍泉縣申報現有賊人周花八等結集二百餘人在地名舊塘及永新縣界官北等處

殺人放火并永豐縣申稱有賊人謝花三等結隊二百餘人在鄉放火擄劫廬陵縣又申報被永新縣會山周花八手下殘黨郭二郭四等計一百餘人入管界地名梅花鎮燒劫殺人作過乞差軍馬前來討捕防遏臣契勘近因進對具劄子乞依元降安撫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差一半付本路應副使喚蒙朝廷開遣都督行府只將帶到朝廷先差付本路統制官申世景一項軍馬人數不多今據前件申報吉州永新縣等處盜賊作過六頭項一千餘人

委是缺兵分頭前去措置討捕旱歲飢民易為嘯聚若不乘時撲滅漸致滋蔓決須猖獗後來難以撲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于近便處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二千人付臣本路兼使喚庶几不致誤事幸甚

小帖子

如蒙聖慈矜允即乞用金字牌降下聖旨指揮庶使早得被受又臣勘得處州管下依舊盜賊出沒作過本處只有岳飛下統制官李山軍兵一千餘人在彼討捕今准都督行府指揮許令岳飛抽回

竊慮官兵起發之後兇徒愈更嘯聚與吉州群賊相挺難剿除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且存留李山在處州彈壓候朝廷別差到軍馬即起發前去

乞將邱贇下存留洪州軍兵充親兵奏狀

勘會本司舊管親兵兩軍計八百餘人馬七千餘匹內一項軍兵三百餘人馬五千餘匹權撥隷統制官邱贇軍部轄裒同教閱并有一項統領官高道所管五百人馬二千餘匹于去年三月內係岳飛權將帶前去湖南捉殺後來事畢更不曾發還本司今來邱贇一軍近承聖旨指揮撥付岳飛使喚除現存留軍兵三百人在洪州外其餘人馬并老小盡數將帶前去雖蒙都督行府指揮令存五百人其二百人亦未曾差到即日帥司並無親兵使喚伏望陛下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指揮只乞將上項邱贇下存留軍兵三百人依舊撥還本司作親兵使喚仍乞下岳飛發還逐人老小前來洪州安泊

小帖子

契勘本路前任安撫大使除帥司自管親兵外有

差破樞密院軍兵一百五十餘人今來本司並無親兵伏乞聖鑒

乞依呂頤浩例于鄰路撥米賑濟奏狀

右臣近為本路去歲旱災所養饑流民至廣倉廩無儲尋具奏聞乞于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借撥米斛候將來秋成撥還及乞將撫州建昌軍官告度牒糴到米一萬餘石四千隨宜撥充諸州賑濟續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于饒州上供米內取撥一萬石及于本路上供米內更支撥一萬

石應副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將撫州
建昌軍糴到未取撥隨宜賑濟臣今取會到饒州狀
稱本州上供米斛除災傷減放及已支放外別無現
在數目幷撫州建昌軍所糴米及已科撥付諸州雖
有現在數目不多臣已再具奏聞乞于江東兩浙等
路豐熟州軍現樁管米內支撥三萬石應副本路賑
濟未奉回降指揮伏見湖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近蒙
朝廷于鄰路廣西州軍支撥米三萬石應副竊緣本
路旱傷缺乏與湖南事體一同今來若不申告朝廷

支除委是本路無可賑給下戶飢民趁時種耕將來
秋成更無指准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指揮許依
呂頤浩例于鄰路江東或兩浙州軍支撥三萬石許
本路差僱人船前去搬取付臣科撥賑給庶几實
惠可及下戶將來歲事有望不致闕乏臣無任祈望
激切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六

奏議

畫一措置賑濟歷幷繳奏狀 附小帖子
乞將贍給邵贇軍錢糧充申世景支遣奏狀
乞將本路被受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
催納奏狀
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

畫一措置賑濟歷幷繳奏狀

契勘本路去歲旱災尤甚今正當新陳不接之時米

價翔踴細民缺食下戶流移無本耕種上軫聖慮累
降德音督責監司守令廣行賑濟今月二十二日被
受御筆詔書節文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
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庶几濟此涔殍數月之苦
當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節文停蓄之
家尚敢不從勸誘依前閉糴量度輕重一面斷遣除已
備錄全文印榜曉示外今具逐依聖訓措置勸誘項下
一本路逐州軍使司各置印歷一道差官分詣委自
知通行下諸縣每縣州給印歷一道備錄使司措

揮差官分詣監督令佐分定鄉分躬親就鄉詢究
的實有米人户使其自陳獄自指揮到日見有積
米之數許乞存留若干用外其餘盡數依市價量
減旋行出糶責令隣保對定著實有米人户于歷
上親書著字所委官限五日周遍赴縣指數令佐
就歷同書結罪次日繳納本州本州摁諸縣之數
抄上使司給到文歷内除認數不多或認數多見
得已是情願出糶之人更不須召赴本州外將自
餘有米數責認未定之人仰縣令將帶同赴本州

知通限當日審實更加勸誘合存羅數目如有認
糶米數三千石以上依得二月八日檢會到紹興
元年五月十四日該補官資之人即取縣官保狀
當官先次給與空頭付身候糶足日赴州書填其
以數多之人糶及二千五百石與補進勇副尉二
千石與補守闕進勇副尉一千五百石與免將來
差科三次一千石與免將來差科二次五百石與
免將來義科一次如敢吝惜不肯出糶拒抗官司
之人審究現在着實盛屯米穀去處盤量現數具

情節申取使司指揮當議酌情斷遣枷項號令
一州縣已勸誘到上户及有米之家出糶米數每升
依逐處市價減十五文出糶遇市價減落再令量
將城郭鄉村之家給臂歷每口不過一升分定出
糶人户乏食之家齎歷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前去
糶米其有米之家收錢糶米並書歷着字為據不
即時出糶許糶米之人赴官申告候糶絶日計數
申官司取歷照驗結算都數如有糶糶不實諸般
欺弊搔擾者委知通縣令檢察施行

一令來勸誘上户及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
有錢糴米之人其流移飢民與下户無錢糴米之
人官中現行賑濟支過米數已多前去秋成尚遠
難以接濟今措置委自知通縣令多方勸誘上户
及有積米之家如有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
者許以共入納之數陳乞官告度牒之類依價折
還一户所納價不足即許衆户結甲同共細計陳
情其入納數目浩瀚之人當謝議特行奏請優與
推恩亦仰願入納人户于歷上親書着字為據其

入納米即以出糶米內除豁施行仍依紹興五年
十二月十日本路轉運司已得勸誘入納指揮許
候受付身說作官戶免身丁等事
一今來勸誘止係上戶有物力及停蓄積米之家其
中下戶有些小食用米穀即不得一例前去迎門
抄劄以至搔擾
一縣官親詣諸鄉詢究有米之家責令隣保對定合
存留食用升合出糶之數務要不擾取見的確若
有失實或因緣為姦稍涉違戾作弊並從諸司按

察移文本司備申朝廷先次差替取勘施行
一縣官親詣鄉村檢察所帶人從不得過十人每人
日支米二升錢五十文者令不得容縱作過并差
公人弓手下鄉因緣搔擾使司除已差人密行體
探外委自知通覺察申舉公吏並行決配
一勸誘歷到限十日勸諭了當其地遠戶多縣分許
量展日限措角實封專差人齎詣使司聽候指揮
其給歷糴糶即仰一面措置施行、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手詔

又同日接准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指揮勸誘積
米之家出糶米石接濟飢貧下戶等事臣除已遵稟
聖旨同轉運司官商議措置備錄印造文榜及措置
到勸誘畫一事件各置印歷一道專差人齎付洪虔
等共十一州軍收管差委強幹官分下諸縣逐一依
應多方勸誘務要實惠乃接濟下戶仍令多印文榜
散給各鄉村曉諭使衆咸知去訖臣竊慮逐州當職
官不切遵稟奉行滅裂亦已分差官前去諸州逐一
檢察如有違戾去處別具因依奏劾施行外今錄白

措置勸誘畫一事件一本在前恭呈聖覽
小帖子
臣契勘今來勸誘減價出糶米斛止是可濟有錢
糴米之人其流移飢民無錢糴米官中現行收養
現在米數不多而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及下戶
無本可以種田之人官中亦無錢米可以借貸臣
已行措置勸誘上戶有物力之家如有情願納錢
米入官以助賑濟借貸者許以其入納之數陳乞
官告度牒之類依價折還若入納數目浩瀚之人

別行奏乞優與推恩外伏望聖慈許臣候見得有入納之數逐旋具合折還官告度牒等申奏朝廷乞行給降仍乞依紹興五年十二月十日本路轉運司已得勸誘入納指揮許候受付身訖作官戶免身丁等事庶几易于激勸饑民不至乏食下戶亦可以趁時耕種將來秋成可望不致歲計有誤

臣契勘勸誘糴米依先降指揮及三千石以上各有補授名目外其不及三千石之數即未有明文竊慮無以激勸臣相度一面行下諸州勸誘如糴及二千五百石與補進勇副尉二千石與補守闕進勇副尉一千五百石與免將來差科三次一千石與免將來差科二次五百石與免差科一次外欲乞候見得有出糴及上項數目之人除免差科從本司給據行下州縣施行外其補進勇副尉及守闕進勇副尉許臣一面出給公據具姓名奏朝廷乞給降付身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乞將贍給邸贇軍錢糧充申世景支遣奏狀

契勘近蒙朝廷差申世景一軍前來洪州駐劄權聽

本司節制使喚所有合用錢糧臣已一面牒漕司契勘將元養邸贇軍錢糧窠名應副及其因依奏聞乞行轉運司椿撥去訖近又承漕司回文行下洪州椿辦支給今月初六日續准尚書省劄子節文為承都督行府關欲將邸贇一軍合用錢糧內米依數椿留充申景世支遣外其合用錢數令江西帥司依舊應副津發前去岳飛軍前三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其申世景合用錢令戶部科撥申尚書省契勘申世景人馬已到洪州現用贍給邸贇錢糧窠名日旋收椿支給尚自不足所有本路諸州應諸色上供經制折帛條省不係省等錢一切盡係漕司拘椿指定科撥充岳飛大軍等支用除外別無支使不盡窠名寬剩錢物兼本司所賣鈔引內除廣鹽鈔已往罷及礬引出賣不行外雖茶引稍有客人入納節次准朝廷支降應副轉運提點等司即目指有積壓下八萬餘貫未支竊慮戶部不得見本路別無空閑名色錢物科撥虛數行下無可取撥有誤軍食伏望聖慈詳酌臣前奏及今秋事理特降睿旨只乞將元贍邸贇軍錢

充世景支遣其䘏贍合用錢數乞將元應副世景錢
從朝廷支降徑發輕齎往岳飛軍前庶几不致防闕

乞將本路被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
納奏狀

右臣今月初四日到本任交割職事初六日承轉都
運司公文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勘會本路合發折帛
錢元責限三月並要起發盡絕奉旨依仍展十日檢
准紹興勅諸租稅日限江南東西路夏科五月十五
日起催八月十五日納畢人勅諸人戶輸納有期限

而官司輒促其常限者徒一年因至逃亡加一等洪
州于去年十二月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江西合
納夏税及和買物帛每歲例係量度分數折納價錢
其紹興六年分人戶折納之數未曾立定折納之數
理合預行措置以便人戶輸納十二月八日奉聖旨
除准依并綠更不折錢外其餘紬絹綿並以十分為
率絹二分紬四分綿三分仰趙子潚預先依此分明
開坐行下所部州縣候來年合入輸納物帛條限即
依今來立定名色分數折納現錢仍仰從第四等已
下人戶折納如不足即通第三等人戶納錢其合納
本色物帛亦仰依限催理送納起發前去鄂州今年
二月初三日本司承轉運司公文准諸路軍事都督
行府劄子節文令歲合起折帛錢限三月已前收椿
數足計置發往鄂州下卸今來又承前件三月二十
九日指揮合至四月初四日限足竊緣被受指揮已
是四月初八日其折帛錢雖已行下催促並未納到
必致有違期限臣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
買物帛朝廷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以下折

納價錢依條限催理係是優恤下戶以便輸納今來
催納限至四月十日了畢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
之時下戶何由了納況本路所管諸州去年亢旱尤
甚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去
處所有第四等以下人戶多是貧困官中現行抄劄
給米賑濟之人何緣更有積蓄非特預行輸納現錢
即將來合輸本色之數却當于第四等已下人戶催
科顯見重困必至流移折害非細竊讀近降親筆詔
書令勸誘積米之家出糶以濟浮殍之苦加惠元元

誠意惻怛今來所降指揮如此何以取信于民伏望
陛下聖慈特降睿旨指揮將本路被災傷各州縣合
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不係被災傷去處自依今
來立限指揮庶几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浮殍臣
已一面行下被災傷州縣更切聽候朝廷指揮施行

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

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于其親將來朝廷起復
辭免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處分兼諸路錢糧多
起發往鄂州安卸勢須先屯重兵及措置倉庫安頓

去處又自漢沔至鄂州千有餘里與僞境相隣須有
軍馬防護糧道方無可虞臣仰荷眷知苟有所聞不
敢不奏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指揮速賜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七

奏議

措置招軍畫一奏狀　謝賜銀合藥茶表
謝還賜玉帶牙簡等表
乞兵于舒蘄黃州駐劄奏狀 附小帖子

措置招軍畫一奏狀

准樞密院劄子諸路軍事都督行府關樞密院關內
降付下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李綱劄子奏臣
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

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
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
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除存留邸贊軍馬不滿二
千人馬一百餘匹近又撥隨岳飛前去使喚雖蒙朝
廷却差申世景軍馬于本路駐劄才千餘人馬數十
匹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不遠
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
破江州侵犯洪筠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
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重累年股

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
仗萬一强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
地況今虔吉盜賊累年出没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
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
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
虔几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將降虔吉選差
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
與申世景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
抽差虔几訓練習服軍聲稍振鎮壓一路折衝禦侮

少副陛下委任之意右聞送諸路軍事都督行府右
勘會大兵現今屯駐江淮應援措置防捍欲將本路
現缺禁軍令帥司措置招填缺額除本路將兵自合
全將專聽帥司差撥外據本路不係將兵現管人存
留一半本處使喚餘一半令大使司選差通州軍兵
官一員別作一項訓練遇春秋從帥司勾抽本司按
閱若遇緩急合要人兵使喚即行勾抽與已差申世
景官兵相兼使喚如赴使司按閱及緩急差撥其軍
兵並依例分擘家糧外每日添支食錢五十文候將

來防秋日即相度調發軍馬前去本路以上所差禁
軍並係本路人額具錢糧自合本路應副合用軍器
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支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
取朝廷指揮令聞送樞密院指揮右劄送本司依都
督行府閱到事理施行本司契勘昨置安撫制置大
使降到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係在本路係將不係
將兵之外今來所乞二萬人一半人數蒙朝廷降到
都督行府指揮候將來防秋日調發前去却令措置
招填本路係禁軍缺額令依應開具闕額人數並措

置招填事件下項
一係將兵計一十指揮共管五千一百人已有三千
九百三十三人現缺一千一百六十七人
虔州指揮現管三千三百六人現缺一千零四十
四人吉州兩指揮現管兵八百九十七人現缺額
一百二十三人　以上將兵承令來指揮令帥司
措置招填缺額自合將專聽帥司差撥使喚欲乞
令逐州並本將限一季據缺額招填如若不足即
從本司措置量增例物招填訖發赴本將填闕

一不係將兵兵二十一指揮計七千五百四十一人
已有三千三百三十五人現缺四千二百六人
洪州七指揮現管人兵止存六百一十七人現缺
額二千三十三人
江州三指揮現管人兵止有四百六十四人現缺
額兵五百三十三人
撫州兩指揮現在人兵止有七百四十一人現缺
額數一百七十九人
筠州一指揮見管兵二百五人現缺數一百五人

袁州一指揮現在管兵三百一人現缺少五人
臨江兩指揮現在管三百五人缺少三百六十二人
建昌軍兩指揮現管人兵二百六十人現缺額三
百九十九人
興國軍指揮現管一百八十四人現缺五百六人
南安軍一指揮現管兵二百五十人現缺六十人
以上不係將兵承令來朝廷指揮令帥司措置招
填缺額存留一半本處使喚欲乞令逐州限一季
餘一半令本司別作一項訓練均抽使喚欲乞令

逐州限一季據缺額招填如招填不足即從本司
措置量增例物招填訖發赴本軍填闕
一契勘本路自來招填禁軍每名例物錢三貫又絹
一疋今來物價高貴竊慮無人肯就招填今欲將
諸州軍缺額人數每人名下增錢一貫文作四貫
文絹一疋今紐計招填係將兵與不係將兵共闕
名數五千三百七千三人合用錢絹計開下項
絹五千三百七十三疋
臣契勘轉運司現在有本路上供絹一萬七千餘

疋于洪州軍資庫樁管欲乞于數內截撥五千三
百七十三疋樁充前項招軍例物支用
錢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二貫文
臣契勘本路諸州軍各有總制司錢應與副月樁
大軍錢糧窠名不妨礙欲乞通融一路從本司取
撥充前項招軍例物支用
一契勘本路合招填缺額禁軍五千三百七十三人
今約合用錢糧計開下項
計每一月合用糧米六千八百七十七石六升料

錢一千五百六十八貫以下衣賜
春衣絹一萬七百四十六疋紬八百四十疋隨衣
錢七千二百一十一貫六百四十一文
冬衣絹一萬一千四百六十疋三丈紬二千六百
八十疋二丈布八百四十一疋綿六萬五千一百
九十一兩隨衣錢五千九百九十五貫一百九十二文
一歲通計合用糧米二千五百二十四石七斗二升
料錢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六貫文絹二萬二千二
百六疋三疋紬三千五百二十七疋二丈布三千

千九百四十二疋二丈綿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一
兩隨衣錢一萬三千二百六貫八百三十四文以
上合用錢糧等數目浩瀚緣諸州所入財賦有限
並係轉運司指責和撥令認定月椿應副岳飛等
大軍支遣除外別無羸餘窠名錢物今承朝廷指
揮招填缺額禁軍並係本路人額具錢糧自合本
路應副若非特降指揮本路人額其錢糧漕司通
應副即逐州無可指擬贍養斷難遵奉招填額足
欲乞候招到人數目令轉運司據招填到人數應副

一契勘本路帥司以前自進到器甲昨係本司統制
官都進等軍馬關借披帶使用其逐項官兵節次
抽摘赴都督府岳飛軍前盡數將帶前去現今缺
乏今承朝廷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
作使用如有合行事件具條申取朝廷指揮本司
現開坐名件行下諸州軍令依應造作外所有合
用錢物欲乞朝廷睿旨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前
來應副支用候將來支絶日再行具奏申請

謝賜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
藥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祗受明綸起臨江
渚遠逢膚使來自日邊丁寧訓勞之辭稠疊寵綏之
禮王靈所逮士論增榮中謝伏念臣頃以衰頹久安閑
散誤膺方面之寄適當旱暵之餘倉廩無儲多士飢
色潢池有盜民未奠居自慙報稱之遲敢意撫存之
厚靈芽貢于北苑珍劑出于尚方併沐匪頒式昭殊
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並日月德合乾坤憫臣下
之勤勞極朝廷之禮貌致兹異數濫及庸才臣不敏

敢不勉自激昂少圖報稱滌除煩渴期有慰于人心
蠲治沉痾益務求于民瘼

謝還賜玉帶牙簡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進到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玉束帶牙笏一面御畫二軸特降睿旨還賜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聖恩訖者抗章有請願還御府之珍被旨弗俞復拜匪頒之寵賜雖去舊命實維新中謝伏念臣遭遇休辰嘗與尚方之珍賜奔馳一紀惟知十襲以祕藏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荷明恩而入覲蒙

清問之下詢寶氣騰輝煥復歸于天上物華得地庶不落于人間伏蒙皇帝陛下聖慈體聖與仁寶慈及儉眷憐迂拙嘗調護于兩宮寵賁哀遲特便蕃于三錫載頒舊物庸示新恩而臣晚景無堪難當異數壯心未已願効微勞粹質溫純自慙比德之非稱古製正直誓將擊賊以奚難臣無任戰懼悚惶之至

乞兵于舒蘄黃州駐劄奏狀

勘會淮西蘄舒黃三州昨奉聖旨聽措揮聽本司節制其逐州係在江西大江之北各與僞齊地方鄰接緊要重地先蒙朝廷除岳飛兼節制逐州緩急有以捍禦本司近為岳飛已奉聖旨改授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即上項三州并本路沿江興國軍江州并未有措置隄備竊慮賊情不測別生窺伺遂具狀申朝廷乞速降睿旨措置施行續准都督行府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岳飛依舊兼行節制外所有舒州元係淮西宣撫使司地分逐州即目並無軍馬防札緣防秋在即惟江西沿江一帶接連舒蘄黃等州全然未有兵備今來岳飛大軍將行起發往襄陽府劉光

世大軍將行起發往廬州即舒蘄黃州愈更空虛名若不預行措置深慮外寇乘間侵軼緩急無可支吾所係利害非輕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下岳飛分撥軍馬四千人差近上統制官于蘄黃兩州駐劄劉光世分撥二千人差近上統制官于舒州駐劄將來防秋有警並許聽臣節制使喚庶几臨事不致失悞

小帖子

臣契勘黃州對江南岸係鄂州武昌縣接連江西興國軍界正是本路控扼要害去處其武昌係屬

湖北地分每遇防秋蒙朝廷降指揮專委湖北帥臣固守欲乞朝廷更賜指揮劄下湖北路帥司預行措置武昌沿江一帶水陸備禦之計庶几緩急之際不致有失事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八

奏議

乞移總管虔州措置殺捉盜賊奏狀附小帖子
乞下都督行府催捉遣兵奏狀
論賑濟劄子　乞差軍馬劄子
乞宮觀奏狀　乞宮觀劄子
催差軍馬劄子　乞截留王彥軍馬劄子奏狀
小帖子

乞移總管虔州措置捉殺盜賊奏狀

勘會本路虔吉州管下民俗獷悍平日狃習為盜前後累蒙朝廷并本司遣發軍馬節次招捕過賊徒不少尚有餘黨時復嘯衆出沒不常緣吉虔州盜賊首係土居頑惡不逞之人即與潰兵遊寇事體不同每有計竊發動以千計所屬巡尉勢力不加使敢輕犯州縣肆行猖獗若聞重兵到來即復遠遁潛伏山谷官兵才退依舊出沒作過今來若非專差兵將于逐州閱習訓練就近措置卒難殄滅照對本路所管東南第六將兵係在虔吉州住營截日見管三千八百

餘人及逐州各有土豪可以駕馭使喚本路有馬步
軍副總管康隨合通管一路係將不係將軍兵可以
專委前件職事無本官現奉都督行府指揮差措置
虔吉州界盜賊本司今相度欲權暫移副總管康隨
前去駐劄專切提督兩州兵將依時訓練教閱武藝
脩治器甲及招填缺額人兵務要精熟足備仍就近
會取現作過盜賊頭項如承關報即一面斟量調發
措置招捕及申報本司共所至巡尉并將兵並聽節
制使喚庶凡兇頑之徒知所畏憚漸可消弭本司除

已一面劄下隨依應起發前去外須知奏聞者

乞下都督行府催促遣兵奏狀

契勘本司近為節次承據提刑司及虔吉州南安縣
江軍等處申報管下現有諸頭項賊徒結集作過乞
兵收捕本司已逐急差親兵權統領王彥將帶所部
三百人隨逐副總管康隨前去措置招捕虔吉州南
安軍未獲賊徒及分遣中世景官兵二百人令將官
王勝部押前去臨江軍新淦縣措置鄒為八等賊徒
及于本軍差撥將官馬仙押三百人往吉州措置管
下現有作過盜賊外緣本司現存軍兵大段數少今
來作過賊伙頭項不一委是闕兵分撥前去捉殺已
節次開具賊首姓名屯集聚處申奏朝廷及都督行
府乞于近便處所摘擲差撥兵將三二千人前來相
兼使喚續准都督行府四月二十四日關勘會行府
現議遣兵前去至今未蒙差到今又據逐處申報現
有賊徒嘯集作過緣今來正當截獲收割禾稻之際
竊慮諸處盜賊輕視帥司官兵單弱恣行劫掠使良
民不得安居有失威計須至奏聞者右謹件如前欲

望陛下聖慈詳酌本司累奏并今狀事理速降睿旨
下都督府催促摘擲將兵三二千人前來本司應副
相兼使喚庶几防秋之前業早撲滅免致滋蔓難制

小帖子

契勘虔州界現有曹六寇曾大喉黃欽鐠曾九唐
四謝鬼七等洪劉宣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
蕭破洞謝天小鬼青唐賊包十九等并燒趙龍南
縣等賊吉州界有曹太保郭小二尹使者周范一
謝花三易十二羅大蕭安世等袁州界王權蘇軍

九等南安軍有何少七吳守傳李救李迴等臨江軍新淦縣界鄧烏八除鬼七已逃無蹤鄧烏八王權等已就獲誅戮外所有上件尚未討獲賊首姓名已于前狀開具詳晰奏聞去訖伏乞睿旨施行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乏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浮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

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缺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救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歷州縣遣官檢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說契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四十文近來雨澤沾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將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聽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賴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為得計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旱暵安知不為中興之資在陛下勵精求治特加聖意而已干冒天威臣不勝戰越恐惶之至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千里為郡十有一為縣五十有三控引荊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由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趍汴都最為

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屯兵選帥以臨之鎮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荊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缺所以崇屏翰之勢為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廪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荊湖論之建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勢以為翰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

下千里之間徒手控扼使敵人不來則已如其果來必乘間擣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邪氣之傷人必由于間隙盗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元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干伏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未暇及此然但知前進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衆摘萬人以為一路根本似未為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將申世景一軍才千餘人分遣討捕盗賊

已差出三分之二現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缺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黄三州實為江西屏蔽現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隸劉光世蘄黄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于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于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黄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旨特降指揮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黄州與江西相為表裏庶几敵人不敢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與矜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國家深慮之計伏望陛下聖察

乞依舊外宮觀奏狀

右臣昨蒙聖恩除今任差遣臣以憂患之餘早衰多病三具奏辭免皆蒙降詔不允及賜以親筆趣行臣不敢仰違威命黽勉就道上章請覲正欲面奏難當

委任重寄之意既獲瞻望清光特荷春獎不容遜避且蒙宣諭委以推行賑濟聖心惻怛至于再三臣所以不敢固辭者亦欲少効尺寸之忠以報大恩而自到任以來適當倉庫匱竭新陳不接之際夙夜憂慮啓處不遑用是宿疾間作動多眩瞀深患曠闕復致人言謗讟今幸賑濟事務稍已就緒秋成有望人心漸蘇實無規避之嫌敢瀝血誠仰干天聽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矜憐許令臣依舊在外宮觀庶几就閑可以訪醫治疾倘異時稍復被驅策誓極糜捐以圖報稱

乞宮觀劄子

臣兩具奏聞乞罷帥守之任除一在外宮觀差遣未奉回降指揮伏念臣自建炎初誤蒙任使適當艱難之時獨持戰守之策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脫身九死今得承乏方面親覩中興豈不知幸然志慮凋落多憂少健拜跪艱難近日以來頻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並負素餐之譏所以不敢久敢當分閫之寄屢上請閒之章誠恐一有疎虞誤陛下委任之意雖殺身不足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睿旨檢會

臣前奏早賜矜允使得休養山林尋訪醫藥于未死間發觀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臣之志願畢矣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催差軍馬劄子

臣契勘近具劄子奏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一萬人及于劉光世岳飛軍中摘撥軍馬于舒蘄黃州駐劄未奉回降指揮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竊慮賊情狡猾或有窺伺乘間擣虛無兵應援深為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錢糧並係本路應副經由蘄黃等州自汚陽以趨襄陽實以本路為根本以蘄黃等州為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為賊所擾蘄黃等州為賊占據無兵捍禦即根本之地動搖錢糧無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見困之為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所有前後累奏所乞軍馬非獨止為本路之設伏望聖意特降睿旨子都督行府現會軍馬中摘撥差撥應副及令劉光世

岳飛差兵前來舒蘄黃州駐劄施行

乞截留王彥章軍馬奏狀

契勘累准都督府劄子緣本司申乞差撥防秋軍馬勘會行府現議遣兵前去閒送照會今月初四日又准都督行府劄子緣本司申乞先次摘撥將兵三二千人前來本司應副相兼捉殺盜賊使喚申聞事勘會已降指揮令王彥將帶兵馬前來行府約至七月間可到候到行府日即量度差撥前來今閒送照會右本司體問得王彥現劄南府除存留營田人兵外

將帶軍馬裝發舟船前來人數不多約七月盡八月初間可到江州本司緣防秋闕少軍馬及近據筠袁吉等州申報日有盜賊嘯聚作過闕兵分頭討捕已具奏聞并申都督行府樞密院乞截撥王彥軍馬存留本路防秋及討捕盜賊使喚今准前項都督行府指揮候王彥到日量度差撥前來須至冬月不惟往返虛費日月又慮軍馬遠涉勞頓後期誤事除已具再申都督行府乞截留王彥就便聽本司節制使喚子沿江屯駐防扎及分兵前去虔州吉等州討捕盜

賊外伏望聖慈早降睿旨指揮許酌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本路盜賊除虔州南安軍日近有劉宣等攻破龍南縣等處作過外其餘諸縣盜賊頭項不一已曾開具申禀吉州近有湖南賊首王權現在不伏招安依舊嘯聚刼掠作過袁州近有黃顛叔賊馬約有一千餘馬數十疋現在筠袁等州界上橫行作過委是目前急缺人兵分頭討捕伏乞聖察

契勘本司累申朝廷乞差防秋軍馬並蒙関送都督行府今來行府近有移司前去泗上諸將軍馬並皆發絶竊慮別無兵將可及本路所有王彥一軍已得都督行府指揮差撥但須到行府始發遣前來竊恐迂迴有失措擬秋深或有警急難使本司處當一路之責伏望陛下聖慈出自睿斷許就便存留一路不勝幸甚伏乞睿察復契勘王彥軍馬在荊南駐劄係是四川應副錢糧今來如蒙聖慈許令截留王彥軍馬在于本路防扎以使喚即乞下本路都轉運司將係省不係省并將上供錢米

應副王彥贍給一軍伏望速降睿旨遵禀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九

奏議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申駕廻幸江上起居表

乞降詔諸路帥司持重用兵劄子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達況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豈敢隱默輙罄狂瞽冒塵天聽伏望聖慈特賜容覧謹具條奏逐一詳晰開列下項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静為德理不當動〻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廼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惟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夷狄兵革女子小人皆為陰類願陛下致察于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反災為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于山林以六事自警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以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覧其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志義之士夫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為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于草茅疎遠不識忌諱議論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為出于偶然如日月之蝕既過則忘于省

修此乃所以為應天之實也天下生靈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趣警蹕又具例以勑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候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耶夫建康在東南為形勝之地在今日為不可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

耳安于彝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〻伯納諸晉遂成伯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〻意耶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褊廹偏伯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越龍蟠虎踞自古稱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睿斷

人〻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遙制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二不投投龜而决早降召旨慰士民之心庶几中興之運不廿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給之兵之所以為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必有重内輕外以為強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畫屯天下重屯于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拱衛王室此所以重内輕外之意海内平定几二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數十萬人平居已不能運掉而况于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单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據指顧莫不

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為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馳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為天子正兵者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成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于人此猶碁奕之爭先法耳故善奕者之置子必能制于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

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之勢亦必聚其兵半以
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願詔劉
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鄧使敵人分兵以拒
我則淮泗之力舒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擣虛吾無
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肥而岳飛大軍尚
留湖北武昌現在未進恐緩不及事坐困錢糧米
見其可也伏望陛下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岳飛速
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請加詳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糧餉為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

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以無守有國家者無三
年之蓄曰不足而況下月支日給乃旋為之計乎
去歲旱災之廣綿地數千里穀每斗有至千餘錢
者常賦捐于減放漕計困于轉輸常平義倉匱于
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
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雨暘時若遂成有年江
浙閩廣悉皆豐登目今米價已減將來糴事吾成
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
充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

由是觀之國以兵為命兵以食為天何可少緩夫
穀太賤則農傷乘豐登之歲以善價廣糴官有儲
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近降糴
本行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為得策然轉運司不過
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敷配人
戶强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
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責令
諸路州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
糴其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

使無邀阻糜費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
不難辦也始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廷
既改交子之法以為關子即與現錢無異自可通
行惟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乞令州
縣以勸到現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
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生靈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或
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敢申
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為長久之計遂使公

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于實用如福建之瓶海舟製造滅裂尋即損壞廣南之買耕牛道里遼遠率多斃踣此皆所費不貲無益于事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来雖有所費盖不得已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廹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于無用之地哉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買物色或期限太廹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几公私兩得其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民心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為策亦不責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〻以脩城壁為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連南夫以脩泉州城委官體究裴廪以脩衢州城重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無復敢議修城者夫以偷惰苟安之習而望之以朝廷戚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壞墊頹毀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為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廹摩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睿察今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旨官吏自緣搔擾非以修城之故應沿江州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几自保之計既備進討之策可行天下人民不勝幸甚　右件七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車駕廻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廻幸江上者叅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霊旗指麾慰民心而伐罪號令所及呼舞惟均臣綱誠恐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載覆侔乎天地念父母之辱欲救之于関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黯將拯之于塗炭十年之後捄之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

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想按轡而徐驅督戰
澶淵宜應弦而遠遁凡為臣子咸願翼從況臣嘗倍
近司最蒙殊獎守藩條于外服莫陪羈靮之餘望日
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
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路帥司特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偽亦必聚其
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

處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
將收復鎮汝軍商虢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粮儲不貲
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弔伐當以招納為先
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土為上不在亟務
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
原士民日傒王師之來響應影隨大功易集又臣聞
虜偽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
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路帥司以持重用兵
勿為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
補于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八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

奏議

乞差防秋軍馬奏狀
乞撥挪軍馬奏狀
乞下虔吉州守臣不得占留將兵奏狀
乞罷江西南路帥司仍乞宮祠或致仕劄子
蘄州探報　繳進蘄州探報劄子

乞差防秋軍馬奏狀

此狀缺前一段 揚聲大舉則往往無事寂無傳聞則往往深入今乃信不可憑之探報而弛一路之防守深恐非策臣素愚惷仰荷聖慈遇隆厚每思竭犬馬之力以報天地之恩而今者江西素寄之重軍馬單弱無以為防秋備敵之計使倉卒有警旋行控告朝廷乞遣援兵必不及事孤生靈之所望誤國家之大計雖死何以塞責臣前上章以疾乞罷蒙恩詔降不允訓詞温厚有邊吏戒嚴防秋前及之語伏讀感激不知涕淚之零然臣之所以冒昧敢以此時而求去者非獨以難勝劇任之故正緣防秋無備不敢虛

受其責今者鑾輅時巡郡國親勞六師此非臣子堅為去就之時臣雖衰疾未敢復有所請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定議本路防秋如合遣兵即乞早摘挪軍馬前來應副措置擺布控扼如不合遣兵亦乞明降指揮無使日夕指準以誤士民之望不勝幸甚臣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行在所樞密院稟議如蒙聖慈特賜召對亦可以詢訪本路事宜曲折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乞下虔吉州守臣不得占留將兵奏狀

契勘昨准都督行府劄子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令本司招填本路闕額禁軍除將兵許本司全將勾抽外其不隸將兵諸州存留一半其餘一半許本司勾抽數閱以備緩急使喚本司已遵奉聖旨指揮行下諸州除江州興國軍係沿江州郡合行措置控扼其所管不隸將兵盡皆存留更不起發止起發到筠州撫州臨江建昌南安軍一半不隸將兵人數全然不多且吉州虔州現屯將兵依元降指揮係合全將聽本司勾抽使喚緣為兩州有盜賊殘黨理宜

存留一半將兵彈壓逐止行下東南第六將升虔吉兩州起發現管將兵一半前來分布控扼使喚難已行下句抽深慮兩州守臣不念輕重緩急之勢惟務占吝以盜賊為名妄有奏陳不肯如期起發有誤措準竊緣江西一路唯洪州江州興國軍最係沿江控扼緊急去處若有軍馬防捍大敵即可保全一路不致侵擾其虔吉兩州皆係內地吉州盜賊即日並已衰息虔州雖有些小殘黨其存留一半將兵自可措置彈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行下兩司守臣遵奉元降聖旨指揮及依本司措置止許存留一半將兵不得盡數輒行占留以誤大計一路不勝幸甚

乞撥掷軍馬奏狀

右臣近據舒蘄黃等州探報偽齊淮河北州郡順昌府陳蔡等州遂平襄信等縣皆有人馬駐劄及八月二十二日偽齊人馬侵犯德安府應山縣作過戰敗官兵殺死趙將殺死天據興國軍申京西宣撫司劄付黃州八月二十六日准都督行府劄子指揮令會下黃州預先踏逐險固移治去處緩急遷移保全守不曾少有誤事仍令密切施行不得張皇致人民驚擾又據轉運判官逢汝霖公文今月二十四日准金字牌降到御寶封下樞密院劄子九月十九日樞密院奏勘會岳飛現提大兵于襄陽岳鄂一帶措置邊事其本軍合用錢粮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鄂渚日來據探報虜偽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意欲淮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無慮緩急阻遏糧道理宜措置右奉聖旨令岳飛摘撥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措置控守仍具所差統兵官職姓名起發日時申樞密院其合用糧料委逢汝霖應副臣契勘近累具奏聞本路當上流重地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兵將控扼深慮虜偽窺伺間隙衝突侵犯乞自朝廷遣發本司合得軍馬應副分布使喚雖蒙開送都督行府至今未曾差撥今據前項各探報及都督行府樞密院劄子具探報賊馬事件類皆符合如臣平時所料本路事宜委是緊急賊馬倘犯必至踩虞一路生靈所係非細臣以疏遠孤寒寡援處當重任萬一敗事雖死不足以塞責

斷自宸衷特降睿旨令都督府日下摘那一項得力
軍馬差官管押星夜前來應副使喚勘會諸州及朝
廷探報虜偽賊馬聚于陳潁者三萬餘人如或侵犯
本路沿江及諸處控扼非萬五千人不可除本路措
置現管兵可得四千人尚缺萬一千人又誠恐朝廷
以淮泗間現有邊事雖遣兵馬不能及此數日致令
分布使喚不足勘會福建路統制官李貴見部人兵
在汀州駐劄皆與本路相隣李貴近殺敗劉大廣南
東路統制官韓京現在部下人兵在循梅州駐劄皆

與本路相隣李貴近殺敗劉大降賊馬韓京近殺敗
劉宣賊馬虔寇漸向衰息不致侵犯兩路欲乞特
降指揮于李貴韓京所部軍馬逐急更各摘那一千
差近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控扼使喚候防
秋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庶几聲援稍振竭盡
愚慮或可以効犬馬之力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以報
聖恩萬分之一死且不朽如以臣今來陳請不合廟
謨即乞朝廷察臣不材先次罷斥無使虛受重任是
所深願也謹瀝血陳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貼黃

臣所乞摘那韓京李貴部下一半兵將如蒙聖慈
俞允即乞用金字牌遞角降付韓京李貴軍中并
福建廣東等路帥司及本司照會庶几早得被受
不至後時伏望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稱現在敵勢強悍本路兵少錢
糧不繼已勾回幹事軍馬臣竊慮近降指揮令岳
飛摘那一項人兵前來江州屯駐照應防守亦未
必可以指準伏乞聖察

乞罷江西路帥司仍乞宮祠或致仕劄子

臣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惟冒瀆死有餘罪伏念臣
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發于十年流落之餘畀付以
一路兵民之計夙夜黽勉期稱所職適值虜猖獗偽
之秋當為防冬捍守之計而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
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
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
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為擣虛之謀惟臣本路
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倘侵犬羊之衆泉犯封疆則夫

民士之心何所倚仗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掛
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卒將濟此危
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師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以
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守以守乎不責臣
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以
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非亦臣平日之
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吾則實
誼所謂守國捍牧之臣識危城郭封疆者臣雖無似

竊度凡爲僞或所陳不合廟畧即乞朝廷以臣不才
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至
願伏望聖慈特降睿照憐臣堅請力爭益憂于誤國
察臣難進易退非簿于愛君早賜矜從以安愚分謹
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貼黄

臣竊以防冬之際雖非守臣可以乞去之時然臣
條具利害請乞軍馬一路捍守之計凡二十餘次
不蒙朝廷差撥今來探報危急實難虛任重責伏
聖望慈特降睿旨除臣一在外宮觀或許臣守本
官致仕以養衰疾取自聖裁早賜矜允不勝幸甚

蘄州探報

今月二十六日准光州牒今月二十一日戌時據探
事効用蔣賢等到州供責今月二十一日未時有偽
賊馬軍二百餘疋于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現有馬
步軍接續過淮前來不見的實數目賢等奔走前來
執覆牒契勘據探報賊馬已是渡淮連夜決來攻圍
本州委是危急謹照會施行者右謹具申江西安撫

制置大使司狀謹并小帖子探報今來賊兵係孔彥
舟作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黄州鎮撫使在蘄州屯駐
熟知地利竊慮窺伺蘄黄州一帶為害不細伏乞速
賜指揮施行

繳進蘄州探報劄子

臣已具奏方欲遣發間據蘄州公文准光州探報九
月二十一日有偽賊馬軍二百餘匹于谷口渡已過
淮南岸及有馬步軍接續過淮前來不見數目探聞
係孔彥舟作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黄州鎮撫使竊慮

窺伺蘄黃一帶申本司照會臣契勘近據淮西諸州探報虜偽聚兵陳蔡順昌府意欲窺伺淮西今來蘄州探報賊馬已渡淮前來淮西一帶州軍皆並已得朝廷指揮移治更無限阻直可徑到大江本路沿江要害合行控扼去處並無兵可以分布使喚委是危急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目下差撥得力成頭項軍馬星夜前來應援措置防扎庶几尚可支吾若只倚仗已劄岳飛分撥兵將決致將事所有蘄州探報到公文真本繳連在前謹具進呈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前件探報雖業已密行下江州興國軍等處措置防範緣逐州亦是缺兵分布使喚深慮朝廷所遣兵將并岳飛分撥軍馬未到間賊馬徑渡江前來江西作過洪州兵既不多城壁頹毀方欲下手修治全然未有次第亦無樓櫓及防城器具等委是難守萬一倉卒欲乞許本司隨時措置以待援兵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乞聖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一

奏議

論擊賊劄子　再乞罷帥劄子
乞差發軍劄子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御書碑本奏狀
進淵聖皇帝御筆詔書奏狀
乞下江西宣撫使差軍馬前去光州駐劄奏狀
乞發詔施行虔州各將兵奏狀
乞令岳飛兵前來江州仍許聽本司節制奏狀

乞撥韓京李貴等軍馬奏狀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已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曾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偽相持于淮泗間几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粮不繼而勾回幹事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蘄黃間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夾擊之期于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自

當擗大功可成至于江南屯兵控扼以捍奔衝自是一路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取進止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冐萬死干天聽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才能無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夙夜黽勉竭勵効涓埃以圖報知過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即論本路為上流重地去賊巢不遠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隸他將所有存者竊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

卷之九十一　二

一方乞差萬人庶可濟事伏蒙宣諭以臣言為然既而降付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行府止云現議遣兵自春徂冬並無一人一騎至若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時付臣千里之寄而軍馬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庸豈敢貪戀寵榮虛佐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衰年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為國深慮心之精微衆人不逹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誤落于虜中尤為敵人之所不許使其知臣塊守空城于此無兵可以為用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然嘗為大臣被遇三朝使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冐天威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前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今月十七日劄子以臣乞除在外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泣伏念

卷之九十一　三

臣才能無取誤蒙嘗奬起于閒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夙夜黽勉竭效涓埃以圖報知過之萬一自到本路適當旱暵訴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吾應岳飛大軍錢粮亦不敢缺乏建置營房修葺城壁製造器甲安集流移招捕寇盜皆稍就緒惟是軍馬單弱不足為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應副則新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者邊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卒之際或有衝

突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控告君父為退依之計情與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帝陛下察其精誠憫其拙直既賜以詔書不容遽去又諭以所乞兵馬別作施行雖父母之于子恕其愚而拯其急不是過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紓目前之憂為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遠兵貴預備黠虜之衆尚多正當益虞大敵愈修軍政防患于不必防之地特勝為不可勝之謀用正為奇濟虛以實則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竊恐朝廷以既

捷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必不調發閑隙不必隄防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所遣本路軍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半兵將特如所請庶几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報大恩衰病之軀終冀矜從得安閒散干冒哀鳴不勝戰越之至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覩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世張俊楊沂中等大破偽齊賊馬于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神武駕御將帥恩威並行所致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于虜人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太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止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于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防守去處更宜嚴為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既加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勵以待大

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寔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于金寇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舉矣臣以區陋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取進止

進道君太上皇帝御書碑本奏狀

右臣今年二月內蒙恩賜對內殿嘗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御書一軸進呈及乞將刻到碑石等進御府伏蒙宣諭許令投進臣近于福州舊寄居處取到道

君太上皇帝御書碑石兩段及元打下碑本四十八張已裱背一軸用匣複封全謹差人齎赴通政司投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惶恐戰越之至

進皇帝御書詔書奏狀

右臣昨于去年十月内蒙恩除今任差遣三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詔書趣行又于今年三月内赴任至江西界首准御前金字牌降下親筆詔書以本路旱災饑民乏食令勸誘積米之家盡數出糶以濟浮殍之苦臣到任所有前件親筆詔書刻之琬琰

置州治中以垂永久謹裱背成軸用匣複封全差人齎赴通政司投進伏望特降睿旨宣取臣不勝敢幸

乞下淮西宣撫司差軍馬前去光州駐劄奏狀

今月二十日據興國軍狀申十月十五日未時據進武副尉本軍使臣何詮申今月十三日戌時有黃州差去探報街前華昇申今月初十日到砂碣市見光州知州王敦武以下官員搬移老小軍民在砂碣市石盆山寨泊住探到偽賊孔彥舟等人馬現在淮河東北畔米高市劄寨及據權發遣興國軍左朝請大夫王甹劄目竊觀唐史張巡許遠固守睢陽遂使賊兵不敢越睢陽而犯江淮史臣稱之曰張巡許遠以疲卒嬰孤城抗方剛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今來偽齊遣孔彥舟繫橋渡淮攻圍光州首尾半月無兵救援致使光州官吏奮發忠義出城擊退其功績誠可嘉也孔彥舟引兵入六安軍前去而光州于今月初六日夜二更兵民皆出城往光山縣名為移治不知所向是光州官吏慮恐賊兵再來攻圍依前無

人救援緩急城陷則一城所被殺虜所以棄之而遠遁深恐偽齊探知移兵前來據守光州繫橋運糧時遣賊兵前來侵擾蘄黃等州則江西日有警急契勘江西諸州例闕城壁不得不為之慮兼淮南州軍方始安定豈可再致殘破所據興國軍探報及權發遣興國軍王甹劄目在前本司契勘光州係淮西路分接連陳蔡偽境自兵興以來雖累經殘破然最係控扼去處近者孔彥舟賊馬攻圍累日官吏兵民竭力捍守賊馬退去即是光州城壁尚猶可守緣得淮西

帥司指揮許之移治又慮賊馬再來無兵應援解危遂于賊退之後官吏軍民並皆遷徙出城就光山縣屯泊今據興國軍守臣王蒡前項陳述深慮偽齊探知移兵前來據守光州禁撟運糧時發賊兵侵擾蘄黄等州則江西日有警急不可不慮事理誠為切當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淮西宣撫司疾速差撥一項軍馬前來光州屯駐却令光州守臣率官吏軍民依舊歸城措置捍禦庶几不致誤事其蘄黄州已得湖北路宣撫司令相度移治指揮亦乞朝廷詳酌施行

小帖子

契勘光州或為賊所據則蘄黄又須移治江北更無捍蔽自江以南沿流險要去處既無軍馬可以控扼州縣又無城池可以自固使賊渡江占據州縣為患不細伏望聖察

乞施行虔州占吝將兵奏狀

據虔州申准安撫制置大使劄子已曾行下東南第六將依限統押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將來分布控扼使喚本州先准使司劄子指揮團結一半將兵聽候防秋使喚本州尋下東南第六將團結將下現管禁軍二千九百二十五人緣為龍南等縣并廣東邊界皆有盜賊逐次分遣將兵前去逐處討捕及分差州衙正副將路分押隊及諸處防扎委是人數稀少差撥不行兼倉庫虛乏無可預借欲望與免起發存留本將捍禦彈壓庶免別致生事申本司契勘東南第六將兵自來合聽帥司節制近因本司起請防秋軍馬准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本路將兵遇緩急全將聽合本司差撥使喚本司緣為虔

州管下尚有土賊殘黨未致淨盡已行下本將存留一半在本州彈壓外其餘一半將兵先次團結成隊伍日逐訓練以備本司緩急勾抽使喚已備坐申朝廷去訖本司近來不住承據江州蘄黄州探報虜偽賊馬侵犯淮西江縣事宜緊急沿江合行措置把截去處別無軍馬防守遂于九月二十八日以後排日入遞及專差使臣計一十五次劄下虔州勾抽上件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本司分布控扼使喚亦已具因依奏聞外今據前項陳述委是本州當職官吏

不以國事為意但欲盡數占留將兵却將本司已團
結人數先次放散在諸縣故作占破體問得虔州管
下諸縣今年豐熟盜賊漸已屏息雖有些小殘黨去
處其存留一半將兵一千五百人自足彈壓措置今
來本州全不體認探報警急事有輕重輒以盜賊為
名占吝不肯發遣顯是並不遵奉聖旨指揮及故違
本司節制除已再行催促發遣外伏望朝廷檢會本
司前奏更速賜指揮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朝廷一路置帥正為節制軍馬于事宜緩急
之際得以及時輕重抽差使喚今來本司差撥虔
州一半將兵應副沿江防扎非特當邊報警急之
際又係遵奉近降聖旨指揮其虔州當職官吏輒
敢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遣發將兵故違聖旨及
本司節制致乏軍興實緣臣人微望輕不足以表
率一路遂令列郡陵侮帥司伏望陛下聖慈特賜
罷黜其虔州官吏軍民亦乞特降睿旨施行

乞令岳飛兵前來江州仍許聽本司節制奏狀

契勘近據轉判運官逢汝霖公文准樞密院九月二
十六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岳飛現提大兵于襄陽
岳鄂一帶措置邊事具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
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鄂渚近日據探報虜偽賊馬
聚兵于陳州順昌府意欲侵犯淮西其江州最係緊
切控扼去處兼應緩急阻遏糧道已奉聖旨令岳飛
摘撥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措置
控守其合用糧斛委逢汝霖于椿管應副岳飛奏內
取撥五萬石前去支用右奉聖旨令岳飛依已降指

揮疾速摘撥前去本州屯駐措置控守仍具所差統
兵官職位姓名起發日時申樞密院中本司照會本
司緣有孔彥舟賊馬攻圍光州探報備坐前件聖旨
指揮牒湖北路宣撫司疾速差兵前來江州駐劄續
據湖北宣撫司簽廳公文稱宣撫岳少保現為目疾
在假本司現調發官兵五千人并車戰船前去蘄陽
屯駐請照會契勘蘄陽係江北所屬蘄州管內去江
州地里窵遠其江州係江南所最為要害去處沿江
渡口並無軍馬控扼緩急難以相照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下湖北路宣撫使依元降聖旨指揮別差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駐與蘄陽軍馬照應相為表裏及乞朝廷檢會臣近奏屯駐江州軍馬許權聽本司節制庶几捍禦賊馬可以保全一方不致誤事

小帖子

契勘今來賊馬侵犯淮西州軍與江西止隔一水沿江州郡如洪州江州興國軍最是要害去處全無軍馬控扼事屬回急如今來岳飛軍馬不來江州屯駐及雖來江州屯駐不許權聽本司節制資

恐無益于事伏望聖察

乞撥韓京等軍馬奏狀

契勘本司具奏聞以軍馬單弱防秋之際緩急賊馬侵犯無以捍禦乞自朝廷遣發及福建路見在汀州駐劄統制官李貴廣東路現在梅循州駐劄統制官韓京所部人兵內各摘那一半差近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使喚候防冬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未奉回降指揮竊緣本司昨得聖旨指揮辟置統制官一員節制三路軍馬討捕虜寇今來已蒙朝廷許辟左武大夫吉州團練使任仕安充本司都統制韓京李貴兵馬自合聽受節制現今屯泊州路與本路相接朝廷遣發軍馬未到間如得權宜差撥應副庶几聲援稍震可以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速賜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二

奏議

奬諭防秋利害詔書　謝奬諭詔書表
再陳已見劄子　乞遣兵收復光州奏狀
乞降旨岳飛遵依聖旨差撥兵馬屯戍江州狀
施行招軍奏狀　乞遣兵策應岳飛奏狀
乞免淮衣紬絹奏狀　乞行虔州不發將兵奏狀
乞將戶帖錢文分作二分隨秋税起催給賣奏狀

奬諭防秋利害詔書

勅李綱省所奏陳防秋利害事具悉卿勤勞王室作時股肱控制上流實邦屛翰方朕親秉戎輅撫勞江干乃遠抗于封章仍備言于謀畧洞明利害切中事機虜已在吾目中何煩聚米肉方陳于几上可以行師嘉爾壯猷副予延望故兹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來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奬諭詔書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奬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瞽言上達方虞出

位之誅温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冐深切凌兢中謝伏念臣識慮迂疎材能淺薄所願學俎豆之事未嘗讀孫吳之書偶當戎事之艱危輒罄愚悰而忖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疏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忌望君之采菲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得之愚奬以細事十行之札復諭華衮賜重萬金鄙屋為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雲旗所指方勒燕山之銘崖石可磨願撰語溪之頌

再陳已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奬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窾啟寡聞初無智畧徒以誤膺知奬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冐聰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奬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

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以虜偽相持自累年以
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
臨將士用命之故偽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
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臨則
虜驅宵遁今年親臨則偽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
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
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
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
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

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
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
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為虛今者諸將咸捷宜行
慶賜欲廣其施則惟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
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
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
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于戰陣先加封爵
厚賂賻贈狀卹其家死者寢則生者動矣然後明詔
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狀

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
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願陛下裁察塵
瀆干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乞降旨岳飛遵依聖旨差兵屯戍江州奏狀

契勘本司累具狀奏聞乞差撥本路防冬軍馬雖奉
指揮許行差撥至今未蒙差撥本路及近降指揮令
岳飛分一項軍馬屯駐江州至今亦未到來止是差
到兵將千蘄陽駐劄人數不多竊緣偽齊賊馬比來
侵犯淮西雖為諸將殺敗遁歸淮北然賊情狡獪防

冬日月尚遠沿江一帶合行控扼去處理宜隄備今
來不敢更望朝廷遣兵只乞降旨岳飛遵依元降聖
旨差撥軍馬于江州屯戍與蘄陽水軍相應庶本路
緩急有所倚仗不致誤事

小帖子。

契勘今月十二日據蘄州申岳少保少保自江州
復回鄂州所有元差將官王瑩在蘄口屯泊一項
水軍並已帶回即是沿江一帶並無軍馬屯駐緩
急深慮有誤機事伏望聖察早降睿旨指揮施行

施行招軍奏狀

近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勘會諸路州軍多有西北流移人民竊慮缺食因而失所理宜存卹兼諸路州軍現當禁比緣兵火之後例皆缺額雖已降指揮招填並未見招到人數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諸路帥臣行下諸州軍委自守貳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人疾速措置招填缺額禁軍並日下放行請受本司已遵依施行專委洪州鈐轄兵官措置招填至今多日未見招到人數尋行詢問

蓋緣西北流移人民日望朝廷收復中原得還鄉上不願于東南州軍充填缺額禁軍實恐將來收復之後既係兵籍難以還鄉却願投充統制官申世景軍中他時移易屯戍有可歸之理契勘申世景一軍所管止千餘人數目不多本軍先具申明朝廷乞添差人或許招收人兵使喚續准朝旨候到江西别聽指揮本司近再備據本軍陳乞上項事理于七月十八日供申樞密院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來西北流移人民在本路頗多若不依近降指揮招收竊慮饑寒失所或致流為盜賊委實可憫如蒙許行招填申世景軍中即乞通留人以二千五百人或三千人為額庶几日加訓練漸成精兵與本路隸將不隸將兵相兼使喚可以捍禦一方不致臨時更煩朝廷遣發人馬仍乞所招填人止刺手背將來收復中原可以給據復歸農畝實為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遣兵收復光州奏狀

今月十一日據興國軍申據進武副尉本軍指使何銓申報到下項

一今月初一日光州探事人翁進等回申供于十月二十一日蒙本州差與使臣張準等前去舊光州探事至二十三日夜黃昏到光州西城廟聽得城上發擂打更遂令趙青先回前來本州報覆進等去州綽人問信不曾捉得人只見城上四壁有火明打更不見城內人馬數目的實首領姓名却揭到偽齊褒信縣事總領軍馬牓一道赴州取覆

一今月初七日光州探事人張真等回申供十月二十六日蒙本州差去舊光州探偽齊賊馬動息真

二十八日早日出以來到州南七里岡奔城去時只聽得光州城上見真等打鑼真等為人少不敢近城前去只見城上有白旗十餘面不見城裏賊馬數目首領姓名

一十月二十九日有光州光山縣徐知縣曾押公吏民戶前來光州移治山寨處稱十月二十七日有偽齊占據光州賊馬綽迎前來光山縣趕趁殺奪人戶其時徐知縣下弓手等人見陣其賊兵復回光山縣放火燒毀屋宇前去

一光州再准淮西宣撫使司劄子指揮稱契勘光州今來賊已退別無警急當司已于今月十六日三次劄下本州依舊移回光州安泊治事去訖並不見申到知禀須至指揮右劄付知光州王敦武依累次指揮疾速施行具知禀狀申照對今來光州見被偽齊賊馬占據目今未曾移回前去

右臣本司契勘光州昨因移治自知州以下並徙居山寨為使臣闕賓等據城及叛投附偽齊近承淮西宣撫司公文已殺敗偽齊賊馬退歸淮北皆已淨盡今據前項興國軍探報其光州依舊係偽齊賊馬占據未曾收復竊緣光州係在淮河之南與偽境陳蔡相接今來若為偽齊賊馬所據便可于淮河繫橋般運粮食濟渡軍馬向南作過與蘄黃為隣更無控扼去處深慮為患不細欲望睿旨特降指揮下淮西宣撫司遣發近上領兵官統領精銳軍馬前去收復于今近了當庶几不致為一方之患

乞遣兵策應岳飛奏狀

臣十一月十九日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二日據統制

官寇成等四狀申稱自號州獲捷之後再撫存商號西京長水福昌永寧伊陽一帶百姓了當于十月二十七日探報番偽賊馬侵犯鐵嶺關其守隘鄉兵統領申稱賊馬厚重支吾不住成等所統人馬不多遂移寨前來橫澗設伏隄備于二十九日有軍馬千餘人前現陣掩擊敗走殺死賊兵百餘人奪馬二十末餘匹內辨認得有番人三二千人至三十日有軍馬千餘騎再來衝突成等鼓率官兵向前迎敵掩殺賊馬退走殺死數十人活捉八人內七人係番人重傷

相繼皆死問不得蕃人頭領姓名一名係劉豫人高
牧通說得蕃人有一萬五千餘人馬有三千餘匹劉
豫有二萬餘人馬有二千餘匹依舊係僞王太尉韓
觀察傅安撫成大尹等統率當時追趕間其賊衆埋
伏數路分頭俵布前來成等為見賊馬勢重即時淺
領軍馬千朱陽五里川擇利下寨伏乞使司火急星
夜差發軍馬前來救拔同日又據商州駐劉准備將
賈彥十一月初一日申蕃僞賊馬一萬餘人已犯商
洛縣又據統制官王貴十一月初四日申何家寨僞

五大王聚集蕃僞賊馬重厚亦有在舊唐州下寨侵
犯襄陽界分并鎮汝軍賊勢重厚現侵犯鄧州界作
過貴雖已遵依使司差到幹辦于大夫備傳指揮措
置事宜更乞疾速差撥軍馬前來同共掩擊并于十
一月十一日據統制官崔邦弼今月初六日申賊馬
侵犯信陽軍作過遣發將官秦祐于長臺鎮殺散賊
馬追趕至望明港大寨為見賊馬衆多却栈領軍馬
回信陽軍下寨伏乞使司疾速差添軍馬前來同共
掩殺飛契勘諸處申賊馬分路前來侵犯意欲決圖
上流岳飛雖目疾未安不免將帶在寨軍馬過江措
置外申本司照會臣契勘虜僞併力侵犯襄鄧信陽
軍等處兵勢厚重謀慮非淺今来岳飛雖已前去措
置掩殺緣荆湖接連江西一帶地里濶遠竊慮孤軍
緩急難以捍禦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劉光世遣發
軍馬前來策應及命重臣統大兵屯駐九江督戰庶
幾上流重地不致疎虞再獲大捷天聲益振恢復之
功在此一舉乞賜留神章察

乞蠲免准衣紬絹奏狀

契勘洪州以前年例椿發准衣紬絹二萬四千餘疋
自累年以来兵火殘破之餘不曾收椿自紹興二年
以後至今年各蒙朝廷起發蠲免今來近准指揮令
本司預將紹興七年分准衣紬絹折納米斛緣上件
件紬絹本州已累年不曾收椿起發委是無可拘推
折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来年分合發准衣
紬絹之數依以前年例蠲免施行

乞將戶帖錢分作二分隨秋稅起催給賣奏狀

勘會本路現依奉朝廷指置出賣措置戶帖內去年

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依允降指揮候今年起催秋税日給責臣契勘本路去年亢旱比之他路為尤甚內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軍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有及七八去處鄉民大段貧困其間有逃移之人尚未盡能復業雖今秋豐熟緣春耕之時正在缺食穀價翔踴人戶無本作田所種不多私債甚重民力未至蘇醒今來州縣見行起催會之一路數目浩瀚又緣本路按月起發應副岳飛大軍錢糧並係現錢緣此民間難得現錢號為錢荒兼目今穀價頗減若責令人戶依限併行送納愈見困弊深可矜憫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本路都轉運司許將去年旱災及四分以上州縣未賣戶帖價錢分作二年隨稅秋起催給賣如人戶情願以米斛依本處市價低頭折納者聽更不收納加耗湊作和糴之數起發庶几稍寬民力

乞施行虔州不發將兵奏狀

契勘本司昨准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降到指揮本路將兵遇有緩急許本司全將勾抽使喚及不隸將兵許抽一半赴本司按閲使喚本司已遵依前項

措置施行緣東南第六將並無虔吉州駐劄竊慮本州有盜賊殘黨除存留一半指置彈壓外祇令將一半將兵團結聽候本司緩急勾抽今年十月內據淮西蘄黃等州探報虜偽賊馬萬數浩瀚侵犯光州及盧壽等處緣本司別無軍馬可以控扼沿江要害去處遂劄下虔吉州起發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應副分布使喚除吉州發到三百人外其虔州現管將兵二千九百餘人合行起發一半一千四百餘人本州占吝妄以盜賊為名並不肯起發一人一騎本司已兩具奏聞及申都督行府蒙朝廷行下虔州限一日分析不起發因依及都督行府劄子如本司勾抽諸州軍兵守臣輒敢占吝不即發遣自合按劾申奏本司亦累劄下及遣使臣前去催促並不依應今來淮西等處賊馬已為諸路大兵討殺各已遁退沿江一帶平寧本司目下不須前件將兵已劄下虔州權免起發別聽指揮外照會一路將兵依法合聽帥司節制又有近降朝廷指揮許本司于防秋警急之際起發使喚其虔州守臣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遣不

惟有遵本司節制亦不遵奉朝廷指揮雖今來沿江幸保無虞竊慮向後緩急之際難以調護及其餘州軍倣傚解體不復遵禀節制緩急有誤國家機事臣以人微望輕不足表率一路已共奏聞乞先次罷黜外所有虔州弛慢官吏已送袁州取勘伏望陛下聖慈詳酌施行

小帖子

契勘洪州北至淮南界二百餘里南至虔州十五餘程將兵盡在虔州防秋之際若不先期起發必

不及事兼虔州盜賊比之春夏間十無一二雖有此小皆是殘黨兵存留一半將兵及本州諸縣廵尉弓兵又不下千餘人自足措置彈壓今來虔州官吏全不體念事有輕重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遣若不蒙朝廷畧賜施行委是帥司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緩急之際難以責任伏望聖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九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三

奏議

乞輪差將兵赴帥司駐劄奏狀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名目劄子
奬諭賑濟詔書　同運司乞兵捕虔賊奏狀
謝奬諭詔書表　乞宮觀奏狀
再乞宮觀奏狀　乞沿淮漢修城築壘劄子
不允宮觀詔書　乞納級計功推功劄子
乞用瓦木盖置各處營房劄子

乞輪差將兵赴帥司駐劄奏狀

契勘洪州未經兵火以前係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司晝奉聖旨虔州所屯東南第六將兵每上下半年分輪一半赴洪州駐劄後來洪州經兵火殘破建炎四年內罷帥隸屬江州路安撫司并撥虔州隸屬鄂州係湖州路虔州緣此申請續降指揮合洪州將東南第六將起到人兵盡數抽歸元來去處至紹興元年內洪州復置帥司係安撫制置大使蒙朝廷差兵二萬人共虔州却撥隸本路緣已有上件軍馬帥司不

曾陳乞依舊勾抽一半將兵前來更戍今來虔州不
知有前項因依習成年例稱有盜賊占各將兵不肯
發遣洪州雖係帥司其元差兵二萬人節次撥隸他
將祇有統制官申元景計千餘人委是緩急使喚不
足難以分布防秋及弾壓一路伏望聖慈詳酌特降
睿旨許因元降指揮將本路所管將兵上下半年輪
差一半洪州駐劄仍令虔州依舊例逐旋樁辦錢粮
前來支給庶几緩急不致依前占吝有誤國事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名目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偽齊賊
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願
皆給據放散所獲粮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
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即有
給據放散之理今來偽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
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實無所歸若今依舊歸
偽齊州縣將表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于鋒刃誠可
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全少人夫可
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擒到
偽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淮荊
湖逐路帥司措置分依充營田使喚實為利便至其
所獲粮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搬運
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為將來大兵就粮
之資實為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獎諭賑濟詔書

勑李綱省所奏賑濟饑民招還流亡事具悉朕臨朝
願治當宁興嗟念百姓之多艱恐一夫之失所而去
歲亢旱遍及江湖誦雲漢之詩而不敢康致桑林之

禱而不敢息申飭使者分拯黎元矧棠憩州備修荒
政寵茲忠術責在助臣惟予廊廟舊弼之賢能體國
家勤恤之意撫綏才罷安輯流亡方畧敷施功效顯
著拯霖雨之餘溺治一路之生靈眷言忠勤實副倚
待頼為之嘉歎至于再三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謝獎諭詔書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賑濟飢民招還流亡臣特加
獎諭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宣化承流本藩方之職
守念功揚善乃國家之憲章拜賜非宜以榮為愧臣綱中謝

竊以天地之盈虛有常數堯湯之水旱無飢民惟人
事之允修宜天災之靡害爰自兵火擾攘之後初無
倉廩積粟之儲歲一不登野有殍死頓宸衷之軫慮
底黎庶之咸寧惟上聖博施之仁衆宜協力治一路
生靈之命臣獨何功濫膺華袞之褒益重素餐之責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覆幬如日照臨周知臣下
之勤勞寸長必錄曲示朝廷之體貌細札屢頒致茲
孱弱之資亦冒便蕃之寵病牛卧壠嗟精力之易疲
倦鳥思林期樊籠之可脫已上投閑之請願施從欲
之恩誓畢此生仰酬洪造

乞宮觀奏狀

右綱伏奉詔書以臣近具狀奏聞乞罷帥司之任除
一在外宮觀不允所乞仰荷聖恩第深感涕伏念臣
孤陋無取叨冒已多久居患難之中但有退休之志
誤承恩獎起帥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遜避黽勉就職
倏忽踰年雖悼夙夜之勤曾蔑涓埃之補素餐之責
啟處不遑兼臣多病早衰心力凋耗憂思健忘拜跪
艱難近日以來頻在假故深恐妨廢職事有負朝廷
委寄之意屢丐閑散實以愚誠控告君父非敢循禮
況今車駕巡幸建康江西一路號為上流重鎮在吳
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則溫嶠陶侃之所鎮臨
宜得精力克壯之臣付以禦侮折衝之任如臣不才
衰病豈可冒居伏望聖慈矜憐舊物曲賜保全特降
睿旨依臣所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便任居住庶幾
晚節末路猶有可言天地大恩螻蟻難報干冒宸嚴
伏候斧鉞之誅臣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再乞宮觀奏狀

右臣近具奏聞以臣衰病日加心力不逮深慮有誤
朝廷委任乞罷帥守除一在外宮觀未奉回降指揮
竊見都進奏院報左司諫陳公輔乞去以靖康間士
庶伏闕為人誣其鼓倡至今猶未辯白為言伏臣當
時遭謗尤甚雖嘗蒙淵聖皇帝特降詔書宣示四方
而仇怨至今以之藉口臣以積年往事不敢復自辨
至使諫臣援以求去在臣愚分其何敢安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除臣宮觀差遣置
之閑散庶几保全晚節不致上累國體臣無任惶懼

戰越祈懇之至

不允宮觀詔書

勅李綱所奏乞除宮觀差遣事具悉惟豫章之故都實兵會之扞閫控制上流翠圍南服以御輔弼寬吾顧憂撫瀆池弄兵之民當饑饉相望之後易彼儉歲化爲豐年治最彰聞璽書屢下方倚蕃宣之重共圖社稷之安乃抗封章懇祈避謗且伏闕之往事皆不根之浮辭排邪議以用卿斷由朕志守夙心而自信無恤人言勿復有請往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煖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同運司乞兵捕虔賊奏狀

據吉州申契勘虔賊謝小鬼尹資謝凱等結集二千餘皆是强悍累次作過徒黨自虔州興國縣前來侵犯本州廬陵太和永豐吉水縣當下虜掠作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自衝入永豐縣正月初五日衝入吉水殺人放火已遣發封武節統押諸頭項官兵會合掩殺因官兵稀少奔回潰散已再差封武節整齪軍馬向前討捕今月初六日在吉水七里廟逢賊接戰勢力不加潰散内黃從義被虜袁吉州都巡傷中封武節未見下落乞差官兵前來應援安撫制置司除已差申世景下將官馬仙帶領所部兵三百人及統領官王彥選揀精銳人兵四百人前去應援捉殺外契勘今來春首正係州縣催納苗米裝發綱運及人戶耕種之時其虔州賊謝小鬼等結黨兇徒作過侵犯吉州諸縣旁近州縣類皆擾害有防官司受納裝綱及百姓耕作安撫制置司雖已遣發人兵前去應援祇緣有申世景一項軍馬一千餘人除遣發外人

數不多竊慮賊勢猖獗難以捍禦雖已劄下虔州及東南第六將分差將官人兵前來策應又恐虔州守臣孫佑依前占各不肯遣發致令賊衆滋蔓爲袁吉州素來兇惡之人邀相倣傚作過爲患不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于近便處疾速摘那遣發一項軍馬三二千人前來接聽安撫制置司節制會合捉殺所有錢粮近乞于本路近便州軍上供錢米内支撥不以遠近前去討捕仍乞朝廷勅虔州守臣不得依前占吝將兵公共協力措置庶几兇賊早得平殄一方寧

息須至奏聞者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覩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爲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于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于楚張俊之于盱眙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堅壘縣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奉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克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固者進之基也譬如奕碁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斷自淵衷不二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丐閑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干瀆天聽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乞納級計功推功劄子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爲法或獲一級輒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偽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弃頭不斫横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錫賚歲用之廣百倍往時罄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廵幸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爲之慮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弃頭不斫横屍滿野推墮崖谷沉溺江湖爲言除係明驗

實計級推賞外其有先鋒臨陣彊弩破敵立到奇功
之人雖不獲級別計保奏優異推恩庶几實立功效
之人有所激勸而朝廷無濫賞之弊勘亂定功不難
致也取進止

乞用瓦木蓋置營房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沿江州郡近多火患慮有奸細作過
累降指揮嚴行禁戢事理固然如此然臣竊謂軍馬
屯聚去處往往取辦一時秪以茆竹席蘆之屬蓋搭
房舍以省工力一有遺漏不可救止火力所及甚至

官司廨宇亦遭焚爇至及萬家之多或靡有孑遺者
如前日臨安鎮江太平之類是也今者陛下車駕廵幸
建康千乘萬騎理當建置營房屯駐將士謂宜寬商
賈以招徠材植置官窯以燒變塼瓦下傍近州縣以
摘那工匠選有材者專董其事不數月之久即見就
緒仍禁止民間自今不得以茆竹席蘆之屬蓋搭房
屋其已蓋造者漸行修換嚴保伍廵邏之法謹防虞
器具之備以絕回祿之患其餘州郡有軍馬屯聚去
處亦可依此施行庶几火不能作人得安堵區區愚
慮干冒天威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四

奏議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乞免遠召將帥劄子　論差兵會合討虜寇奏狀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蘚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追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于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鑾輿有沙漠之行遽厭棄于人寰遂上賓于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道君太上皇帝聖由天縱道本生知儲精十閱之間圖治百王之上遜禪侔于堯舜憂勤過于禹湯遽遭醜虜之憑陵因致翠華之播蕩閱河萬里霜露十年朔野馳心猶佇八龍之返使軺通問空纏九土之悲恭惟皇帝陛下備極人倫敦崇聖孝孺慕不忘于宵旰深思欲見于羹牆嘗膽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致養之誠罹此憫艱何以堪處伏望為宗社之大計副生靈之至情少抑聖懷俯從禮制冀昊穹之悔禍來將士之奮忠報不共戴天之仇神人所助建中興復古之業華夏永寧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蘚奉使迴得大金國副元帥致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追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于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天柱傾而絶地維日華虧而沉月魄矧隣方于遐域尤軫慕于聖懷承命震驚拊心摧領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體儷宸極德合坤寧上皇資内助之賢淵聖嚴母儀

之奉嶽音流乎海宇懿範著于宮闈逮國步之艱難從鑾輿而出狩惟嘗備于險阻或致爽于興居問寢龍樓莫遂九重之養傳音沙漠空遺萬國之悲恭惟皇帝陛下風纖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崇高而不得盡人子之心以兵威强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訃之遠聞諒至情之罔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眉兩宮寄托之非輕嘗膽有為冀刷憑陵之恥茹荼雖痛願寬哀慕之情用慰在天之靈是為報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覩陛下以奉使何蘚回接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仙聖情追慕孝思罔極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群臣不忍仰視傳于四方莫不殞涕雖遵國家舊制以日易月而宮中自行三年之喪難術術寧執百官之請乞降批答始以軍事方棘不得已而從之猶施素幄聽政于几筵之側聖孝隆厚度越百王簡冊所載未之有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為匹夫而能復讐者前史美之況于萬乘之主乎金人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遷兩宮于北狩而置之漠北苦寒之地飲食衣服醫藥皆不得如意以至其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讐也訃音之來既不以時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報凶問皆其姦計豈誠意哉遣發使人奔問諱日奉迎梓宮在人情固不可後然或從或違其度內皆未可知臣恐議者又以此為敵人之重有害于吾自治自强之術則在朝廷不得不先為定其策也自建炎以來為和議所誤專務退避國勢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大半方

幸近年天啟宸衷悟和議退避之策為治兵進討之計天聲漸振虜偽震讋將有恢復之期倘或緣此墮其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新城三老説高祖曰明其為敵賊乃可服高祖聽之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向以誅項籍而漢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已遣將士不用舊例盡為道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至有涕泣連日不輟者人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帝恩德久而不忘于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

意益廣孝思施之行事枕戈嘗膽脩政攘戎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刷中國之耻一飲膳一寢興無不以兩宮大故為念則必有合于天人之願者矣臣夫之孝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冰筍生于冬者而況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聖心感格所欲其有不從者哉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道皇帝之知遇雖嘗牴牾終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甚握聞訃哀慟不如無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不避斧鉞之誅妄有獻誠伏望聖慈不以人廢

卷之九十四　五

言與二三大臣深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天干冒天威取進止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發巡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知之回雷動風行頓覺皇威之暢御六龍以于邁屯萬乘于要區三靈歡欣四海呼舞中賀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鄴之渾雄自昔稱帝王之州于今為東南之會控引淮海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蕃實乃車舟之輻湊玉麟神璽晉以中興虎踞龍蟠吳資用武兵戈之後王氣方隆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憫帝鄉之未復因之天險濟以人謀高祖之因關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武之保河內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定都于河洛雪川沃野聊茲臨幸于江山方將張皇六師震疊中土篤馭貔虎剪屠鯨鯢掃陵寢之氛埃尊宗廟之鍾簴恢復故境再臻太平而臣誤被宸恩濫當閫寄雖長隄新廠竊慕于韋丹顧重鎮上流有慙于溫嶠心馳魏闕莫參鸞鷺之行地迥回畿益傾葵藿

卷之九十四　六

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朝奉大夫即充本司幹辦公事韓邑詣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二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極濟烝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舞抃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覩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

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
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
東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
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于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
乎高祖之志見于不肯欝：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
定三秦之説策先武之志見于被與地圖于信都城
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于前功成于後
初似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
于當時名垂于後世載在典册不可誣也恭惟皇帝

卷之九十四　七

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
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
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章建康為北伐之計志
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
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
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
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
為度必以施于長久可得于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
致矣夫中興于用兵立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

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才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
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于朝農安于野穀粟充
盈則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戦具有不勝者
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
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
者正如隆冬固陰冱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
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説越王句踐以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用之國
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

卷之九十四　八

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稔今春雨暘調
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
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彼不再籍
夫何難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
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
與屢遭謗訕仰賴聖慈曲加照察脱身九死之濱今
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
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常萬品顧雖衰病尚庶几
未填溝壑閒獲覩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

矣輙罄狂瞽干冒天威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臣伏覩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諏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

六論乃對廷策其六論題雖出于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號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補于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汪洋浩渺非强記博識精于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怪也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牽制舉者難于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秪令對策于廷仍于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凡直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臣伏覩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燕射錫賚賜與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其力也師將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

竭歷邇朝惟恐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之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灞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係于主帥機事之來間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覘而知之卒有驚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人有進對燕犒之流連邊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燕賜之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凡將帥得以畢精盡慮為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

人安之後念功賞勞出于曲賜朝夕見進體貌有加
鍾鼓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毋愚慮所及
冒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差兵會合措置虔寇奏狀

契勘虔州管下盜賊多是舊時招安已受官資及已
有差遣不曾起發赴任雖去巢穴之人近緣知州孫
佑措置捕討有討捕之意無討捕之術謀慮不密漏
泄事機致令皆懷反側結集復行作過如周十隆張
大閙謝凱尹寶謝小鬼等頭項不一多者數千人少

者數百人遞互入伏刼掠鄉村殘破縣邑虔州管下
如興國雩都虔化瑞金等縣並遭焚燬謝小鬼等近
者侵犯吉州界分殘破永豐吉水等縣逼近州城又
于太和萬載縣界內盤泊作過本司遣發中世景下
將官馬仙統押軍馬前去會合廵尉及虔州將兵追
襲斬殺五百餘級殺獲首領蕭破洞賊勢方沮又遣
統領官王彥將官王勝等各統所部軍馬前去永豐
興國縣界會合廵尉討捕張大閙周十隆尹寶李安
淨等除近據虔州將官曹綱申殺獲尹寶賊徒不可
勝計數日及據統領官王彥申已討蕩永豐縣賊沈
三千軍生擒賊首殺獲三百餘人并據吉州申張天
閙已就招安現赴州公參及據虔州將官何榮申殺
敗周十隆等渡虔興國縣追襲至贛縣畧殺死殺賊
五百餘人又據將官馬仙申殺敗徐葬賊徒生擒徐
葬已解吉州根勘本司已具逐項因依申朝廷外竊
緣近來周十隆與謝小鬼尹寶殘黨及自餘賊徒丁
二十一謝二十八花張細計明賓丁和尚呂添男謝
凱陳八棲廖東頭十等互相合伙人數衆多雖累次

殺敗尚未衰息本司下劄下將官馬仙統領官王彥
專一于永豐興國縣措置討捕并近蒙朝廷差到福
建路統制李青下軍馬前來會合今月初二日據李
青申已將帶所部軍馬前來虔吉州界首會合掩殺
所有隨軍老小乞于吉州屯泊本司已劄吉州踏逐
官屋及寺院屯泊並應副錢糧外契勘虔賊累平出
沒作過正如溪洞猺人不復知有王化致令虔州一
州財賦催理不行傍近郡縣皆被其毒為害甚大若
朝廷必欲掃蕩巢穴窮究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非

壓以重兵且招且捕將招出頭首并禁戢徒黨押赴
軍前使喚使良民漸次歸業未見其可無虞州南安
軍現有廣南劉宣湖南李才古政諱城鄧宣方正等
賊徒各數千人頭項不一李貴軍馬人數不多未可
全然倚辦竊見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下軍將多
在鄂州屯駐現于本路起發錢粮前去應副若乘此
邊境寧息別無探報之時選擇得力統制統領官摘
那數千人前來本路就粮權聽本司節制令與李貴
及本路兵將會合措置不數月間決可平定將來盜

賊既平之後亦須且留李貴軍馬屯泊吉州與本路
將兵相為表裏彈壓使殘黨不敢復出嘯聚作過或
有作過之人即此討殺此為得策若目前討捕不遣
重兵只據現在兵將竊緣盜伏數多官軍有限勢力
疲之別無策應難以成功若將來賊平之後不別屯
軍馬但以虔賊付之本路將兵事力單弱必待殘破
州縣屠害生靈一方震擾乃始申告朝廷遣兵應援
緩不及事為患不細無虞吉州殘破縣分賊平之後
亦各體究着實蠲放税租使民户得以安業除已遣
二朝奉郎本司幹辦公事韓邑詣朝廷稟議外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措置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五

奏議

乞差趙不華等充捉招盜賊官奏狀
乞就都督府遣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二千人前來應副使喚奏狀
差官體究周十隆等受招安及今李貴差人入寨告諭奏狀
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周十隆不從招撫李貴進兵殺散乞差撥岳飛下兵就糧討捕奏狀

乞差趙不華等充招捉盜賊官奏狀

契勘本路虔吉筠袁撫州南安建昌軍等處常有盜賊結集作過其初微細止緣巡尉不切用心向前緝捕漸至滋蔓及至會合諸處巡尉又無節制統一乍前乍却遂令賊徒得生姦計招誘徒黨恣行劫掠暨遣官兵前去討殺賊徒即時分散藏伏更無蹤緒官官軍既退又復嘯聚出没作過若不別作措置深慮搔擾州縣殘害良民不得安業為患未已今相度欲于本司措置招捕盜賊官兩員不拘京朝官選二人擇有風力才幹曾經捕盜有功績之人充上項差遣依本司幹辦公事理為資任除身分請給外遇差出措置應本路州軍有盜賊竊發去處合行會合巡尉討捕招捉盜賊破券一道其供給等並于本司錢內支給應本路州軍有盜賊竊發去處合行會合巡尉討捕即差措置招捉官前去措置統率討捕其巡尉怯懦不肯向前之人並許申本司體究得實按劾奏聞庶几巡尉有所統一協力向前不致誤事盜賊易

得息今竊見右承議郎前知臨安軍新淦縣事趙不華右儒林郎筠州軍事判官馮汝嘉逐官委有才幹風力在任捉獲兇惡强盜人數甚多殺獲賊首鄧烏八及招到單子珍等績效尤著本司已保明乞優與推恩外如蒙朝廷許置上項員闕即乞差前件官兩員充填

小帖子

契勘本路虔吉等州盜賊時復作過即與其他諸路帥司事體不同兼本司減罷文臣准備差遣五

員外止有幹辦官五員節次蒙朝廷差委前去逐
州催促軍器和糴軍儲等事委是缺官今來所乞
措置招捉盜賊官兩員如若止許時暫措置候盜
賊寧息日罷亦乞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契勘近日虔賊謝小鬼等侵犯吉州及張大閙周
十隆現在永豐興國縣界作過本司已遣將兵速
前去措置外其永豐縣又有一項李安淨嘯聚徒
黨刦掠作過人數漸多勘得右承議郎前知臨江
軍新淦縣事趙不華現在洪州寄居本司已逐急

依所得便宜指揮差本官權充措置招捉盜賊官
前去統率巡尉討捕李安淨等外伏乞睿照施行
乞就都督府遣發得力統制官管押三二千人
星夜前來應副本路使喚奏狀
據統制官李貴申虔賊周十隆節次差人前去說諭
朝廷德意許之自新前來公參其周十隆並不遵稟
及故違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所立日限反覆並不
從招撫出參依近降指揮合行討捕兼准樞密院劄
子若不聽從即會合措置應干捕盜官兵等併力勦

捕外竊緣周十隆所居巢穴係在山谷深僻去處徒
黨衆多李貴所管官兵委是分布不着除已申虔州
差撥將兵外申本司乞差兵前來會合措置勦捕施
行本司契勘所管申世景一軍止及一千餘人現令
差出將官馬仙王勝孟通統領官王彥等前去討捕
吉州賊尹實臨江軍賊李安淨虔州虔化賊賴漏八
袁州石鈇牌潘小叔等已起發過一千二百餘人委
是無兵可以差撥竊緣周十隆等係虔州劇寇所養
搶杖手三千餘人謝小鬼二十餘人其餘頭首如謝

先謝譓張狀萬雲田玉盧超張廸等各係招安已授
官資差充諸州指使未曾赴任之人每名所養槍杖
手皆不下二三千人從來並聽伏周十隆使喚今來
周十隆既不遵稟朝廷指揮公參致令官軍進討並
且嘯聚徒黨抗拒官兵若官軍人數單弱不能討捕
即其餘頭項首領定須做傚作過為患不細本司累
具申奏乞就使岳宣撫下一項軍馬前來應副共同
措置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據統制官李貴前項申
述事勢危急伏乞降指揮早賜差撥或只許就都督

府遣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二千人星夜前來應副使唤不過一兩月間決可擒捕周十隆謝小鬼等其餘首領亦可以重兵彈壓使之出離巢穴永絶後患

差官體統周十隆等受招安及令李貴差人入寨告諭奏狀

勘會虔州興國縣曾下有周十隆錢譽謝小鬼等結集徒黨作過本司節次依奉朝廷指揮劄下統制官李貴措置招捕近雖緣李貴申稱賊首周十隆等願就招安祇是發遣到次首領鍾眠錢賓劉集三名赴

虔州公參外其正首領周十隆等各未曾出官公參及李貴所給公據五千道差人送賊入寨放散徒黨亦祇是憑據賊人具到人數給與公據並不曾當官逐一揀放本司尋訪聞得賊徒收領公據在寨實未曾放散徒衆歸業現今依舊恃嶮不肯出參遂差使臣李俊齎榜劄付李貴差人指引入寨説諭頭首周十隆等再限三日出官公參及令將徒黨當官逐人揀選存留强壯禁點之人同正次首領並行解赴本司如出違所立日限遷延不出即會合官兵併力措

置討殺及具狀申奏朝廷去訖續准樞密院三月十四日劄子爲周十隆累經招安返復作過奉聖旨除賊首周十隆一名不赦外其餘徒衆許其自新本司緣爲逐人已有願受招安之意及再立限差人入寨説諭亦于今月十一日再具因依元降指揮本司已行事理催促招諭候到司日依元降指揮特與招撫去後至十二日准樞密院劄子周十隆等願受招安雖已降指揮不赦緣今來既有自新之意理宜寬貸劄付本司指揮李貴疾速措置招撫及十三日再據

李貴申備准興國縣狀稱周全錢譽謝雲于三月二十三日赴縣出頭公參了當即時歸回各人本住處説本司亦已不住劄李貴催促説諭正次頭首周全等依限赴軍前公參同揀選到强壯徒伴解發前來本司外今訪聞得統制官李貴備據興國縣所申周全等赴本縣公參即不曾入縣其逐人將帶徒黨槍杖手數百人前來城外下寨係本縣知縣出城接見周十隆等使當公參并李貴先申周十隆等願受招安已給公據五千道前去其徒黨亦未放散除已差

委本司准備差遣右承直郎錢受之躬親起發前去
密切體究周十隆等的實受招安事理保明供申仍
計會李貴差人入寨分明告諭周十隆錢響謝小鬼
等體念朝廷寬大之恩催促依限同以次首領及一
徒黨赴李貴軍前公參逐一當官揀選被驅虜脅從及
老弱等人放散外其強壯猾黠人并一行正次首領
令李貴量留人馬在虔州彈壓將帶自餘人馬管押
赴司出頭若違限遷延不出意在欺罔朝廷不稟本
司指揮即行進兵措置討蕩須要擒賊首不得走滿

小帖子
契勘虔寇自來作過逓相閑借槍杖手以助聲勢
本司切慮周十隆既不伏公參官軍進討必于諸
頭項下借槍杖手已出榜諭曉令來官軍止是討
捕不遵稟朝廷指揮兩周十隆謝小鬼兩人其餘
賊首領謝先等不得閑借槍杖手如有暗行閑借
之人本司察探得知將來朝廷進發大兵並須一
力討殺如有卻能擒捕周十隆謝小鬼等赴官獻
功並依賞格保奏推賞外亦乞睿旨降下施行

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寬朕憂顧宜有褒嘉
可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
感涕伏念臣孤陋無取叨冒已多久居患難之中但
有退休之志誤蒙恩奬起帥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逃
避黽勉就職倏忽逾年雖殫夙夜之勤曾減涓埃之
補素餐之責敢處不遑逈蒙恩義特加遷秩無功之
賞豈所敢當況今車駕巡幸建康江西一路號為上

流重地在吳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則溫嶠陶
侃之所鎮臨宜得精力克壯之人付以禦侮折衝之
任如臣不才衰病實難冒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追
寢成命仍檢會臣累奏陳乞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
居住庶几晚節末路猶有可言天地大恩螻蟻難報
所有特轉金紫光祿大夫恩命不敢祗受

周十隆謝小鬼等不從招撫李貴進兵殺散乞
差岳飛下兵就糧討捕奏狀
准樞密院都督府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昨降指揮令

李貴將帶全軍前去招捕虔吉盜賊其本軍已入江西界分多日並未見申到招捕人數措置次第今據江西界安撫制置大使申虔賊周十隆等于今年正月內結集賊徒在虔化等縣殺人放火作過大段猖獗顯見本軍遷延玩寇不為速行措置致賊滋蔓兼周十隆係累經招安授官後來反復作過理難容貸三月十四日奉聖旨除賊首周十隆一名不赦外其餘徒衆許其自新仰李貴統率官兵疾速前去措置招捕須管生擒周十隆其擒獲人衆依賞格推勘外

更支錢一千貫招到徒黨並特免罪將脅從并老弱人放令歸業留強壯人隨軍使喚務要速得平殄無致遷延走逸滋長劄付本司催促措置招捕施行

右勘會前項周十隆等賊徒先准指揮令統制官等李貴措置先行招撫如不從即會合兵將巡尉併力勦捕本司遂不住催促李貴措置招捕近據李貴申差人齎旗榜入寨招安取到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願受招安文狀只是發遣到次首領鍾岷等三名赴官外其正頭首惡兇滿盈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未曾赴官公參本司雖出給公據五千道差人送入賊寨放散徒黨亦止是據憑賊人具到人數給與公據在寨實未曾放徒衆歸業現今依前恃嶮不肯出參本司再于三月二十八日差使臣李俊等齎榜前去入寨說諭頭首再限三日出參又劄下李貴如周十隆等依得本司所立日限出官公參即將徒黨逐一當官揀選欲正次頭目并強壯縱黠人存留並行解赴本司其被擄脅從及不堪披帶人給據放令歸業如出違令來所立日限遷延不出即會合官兵併力

措置討捕今准前項聖旨指揮除周十隆不赦外其餘徒衆許其自新等事理本司契勘今來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本司已依元降指揮再立日限差人前去說諭出官公參未到若便遵依今降指揮施行緣一行徒衆皆係久來附從周十隆作過之人竊慮本人誘惑驅率別致走透殺害民平卒難殄滅欲乞候見得周十隆等如依得本司差人說諭赴官公參揀放徒伴了當即候解發到本司日依朝廷元降指揮特與招撫若依前不伏出首即依今降聖旨指揮周

十隆不赦行下統制官李貴等措置併力討捕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

小帖子

契勘本司累具奏聞并申樞密院都督府乞就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差撥兵將前來討捕虔賊未奉回降指揮今來朝廷灼見用十隆過惡已降聖旨指揮不赦勢必用兵討捕竊緣虔州將兵係土人多與賊情相通互相閃避不肯用命兼有其餘賊伙分擘前去捉殺所差到李貴軍馬人數不多

及本司官兵亦是單弱難以分布把截要害去處使不致走透深入巢穴必可擒捕今來只乞就岳飛下差撥三千人前來本路就糧討賊不過三兩月間便可討蕩又緣周十隆係虔州前後作過群賊所宗若就擒捕其他群賊皆可措置平殄既已降指揮不赦而兵力不能勝之卻致猖獗則為害必大伏望陛下聖慈特賜詳酌早降睿旨施行

契勘軍行糧食為先若差他處軍馬前來討捕虔寇即須又有錢糧之費如蒙朝廷就近差撥岳飛下軍馬即于本路就支錢糧實為利便亦乞聖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九十六

奏議

同諸司乞兵應副本路急闕使喚奏狀

再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准省劄催諸州軍起發大軍來奏狀

謝賜夏藥并銀合茶藥表

謝轉金紫光祿大夫表

同諸司乞兵應副本路急闕使喚奏狀

契勘本路自今年正月以來致已受招安人周十隆謝小鬼錢響等作過蒙朝廷差到統制官李貴部押軍馬前來措置招捕至今未見了當其鄰近州縣素來凶悍不法之徒遞相倣傚嘯聚招摑頭項不一帥司雖隨宜遣發兵將前去討捕緣軍馬單弱分張不着以此賊徒窺見官軍次第無所忌憚結集伙數漸多滋長難制雖累具申奏朝廷就便遣發軍馬前來應副使喚至今多日尚未奉回降指揮逐司照對目即本路虔吉撫州南安臨江建昌軍管下皆有盜賊帥司現管統制官申世景下人兵節次差出外別無兵將可以遣發今再具日近據州縣申到盜賊及已差發兵將措置討捕下項

一虔州興國縣賊首周十隆謝小鬼依奉朝廷前降指揮令催促統制官李貴措置招捕近據李貴申逐人願受招撫除已發到錢響一名現在軍前外其頭首周十隆謝小鬼等並不體認朝廷寬恩許令自新之意一向推托不肯前來赴官公參及給去公據亦不曾拉散徒黨故違帥司再立日限現依朝廷指揮會合虔州將兵討殺尚未見了當

一據撫州等處申有虔州虔化縣賊賴花十九賴漏八賴二十四賴十七及客賊李八盧四程念八鄧軍四羅賴九等糾合一千餘人先侵建昌軍南豐縣界以次撫州宜黄臨川崇仁等縣衝散官兵殺人放火出沒作過帥司已差申世景下將官王勝管押軍兵二百餘人前去會合巡尉併力討捕及就差現在永豐縣捕賊統領官王彥軍兵四百餘人取徑路星飛前去捕殺討置未見申到次第

一近據袁州申萍鄉縣界現有湖南賊石鈌牌及王

權蘇滕陳老虎殘黨并吉州安福縣潘小叔賀和
尚等賊數頭項合成一伙刼掠作過本州差官兵
廵尉收捕兩次衝散殺死弓兵不少現兵猖獗人
數已及七八百人別無官兵捍禦委是兵少正在
急危帥司已逐急差撥元在吉州捕賊將官軍馬
三百餘人前去討殺至今尚未見申到次第
一據臨江軍申報賊人李安淨等雖被統領官王彥
殺獲一百餘人生擒次首范少七等一千餘人外
現有賊首李安淨并殘黨尚未擒獲依舊出沒作

過已差將官孟通軍馬前去討捕未得了當
一據吉州申賊徒尹寶等雖被將官馬仙殺散及擒
尹寶全家父母妻子等有賊首尹寶等殘黨依舊
嘯聚殺人放火作過已差兵討捕未得了當
一又據吉州申報現有永新縣賊王談等嘯聚四百
餘人刦掠作過及擄去虔州節推劉彥登家屬現
差廵尉弓兵前去招捕尚未就獲
一據南安軍申近有侵犯城下賊人邱明殘黨右正
芳正劉恩同方全朱明譚斌鄧宣等一千餘人現

在管下沙村等處作過帥司已劄差虔州將兵三
百人前去本軍同廵尉措置討捕未見申到了當
一據虔州申報瑞金縣賊首蔡居道等糾集徒黨二
千餘人拘執催稅官權縣裴汝能殺死人吏弓兵
等刼奪去係官項錢物現委官前去體究及劄下
虔州差將兵呈飛前去措置討捕未見申報次第
一契勘虔州管下已招安有名目差遣不曾起離巢
穴之人除周全鍾響外見有張牧謝先謝誑萬雲
田王謝響盧超張廸等十數人各立山寨收養槍

手各係三二千人平時聽伏周全使喚今來李貴
進兵其周全已與張牧同共作過竊慮餘人反側
不安別致生事帥司除已劄下李貴止係捕周全
謝小鬼外不得以捕捉周全為名搔擾其餘已受
招安人引惹生事帥司雖已出榜分明曉諭亦須
壓以重兵使懷反側之人不敢作過
右逐司契勘本路現有前件賊伙頭項不一帥司雖
已分遣各官軍前已收捕緣止有申世景一項軍馬
除火頭輜重外可以出戰不及千人差出討捕每頭

項不過三百人伺候一處賊勢稍散又移往一處討捕其差出兵將例皆暴露日久疲乏別無人兵可以策應抵替其李貴所部軍馬人數亦是不多深慮賊徒結集愈衆輕視官兵轉見滋蔓侵擾州縣難以制禦欲望聖慈體念一路事理非輕特賜睿旨檢會帥司累奏就都督府差撥一頭項軍馬三五千人前來本路應副急闕使喚候賊盜寧息即時發遣歸元來去處所貴有所依仗臨時不致誤事

再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典藩踰年盜息民安宜有褒嘉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尋具奏辭免伏蒙聖旨降詔不允臣不勝惶懼感激之至臣竊以帥守之職當任一路之責非若列城屑一郡之寄而本路自今春以來虔寇作過驚擾旁郡雖遣兵討捕尋即敗獲然以軍馬單弱之故未能掃蕩巢穴窮其根株以寬朝廷憂顧罪戾是虞何功之有倘以盜息民安為名叨冒典賞公議謂何非獨臣所未安實亦有累國體臣屢以衰病請閒現患瘡瘍久在假故深妨廢職事復至煩言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追虛寢成命以安愚分仍乞檢會臣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異時倘蒙被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准省劄催諸州軍起發大軍米奏狀

今月二十二日准行在入內內侍省降到金字牌御封六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節文降到指揮令江西轉運司于去年上供等米內起發五十萬石前去江州椿管外近除豁二萬二千一百餘石充一路數內

多科之數一萬石應副洪州一萬石虔州減免外有四十五萬七千七百餘石雖近據逐運判具到已發四萬七千石亦現未申到的實起發綱解契勘朝廷現行措置軍事其上件米斛旦暮便要支遣不可少有稽緩有誤軍食右已劄下轉運司據未發米斛限七月十五日到須管一切數足外劄付本司更切嚴緊催促施行本司已即時牒轉運司遵依聖旨指揮火急催發施行去後今據轉運副使逢汝霖徐林公文契勘本路上供額米係以秋苗椿辦自經兵火之

後多有延閣及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祗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石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收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外雖蒙減免止供一十六萬九千石外猶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米外虛數實無所從出并和糴米減免三萬外收糴三十七萬石緣虔筠州現有盜賊收糴未足截日終已糴三十四萬三千五百九石六斗五升及紬絹折納米五萬

六千八百一十三石六斗九升三合已以三邑共實合發米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六百八十二石五斗五合依准逐次所降指揮科撥內二十萬石應副行營左護軍四十萬石岳太尉三十萬石張少保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三石七斗六升三合就支外只有三十六萬四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係元撥付江州及改撥行營左護軍米應副老小江州椿管之數近准五月四日都督府劄子指揮于上件改撥米內轉發八萬石往廬州截日通已支發過江州米椿管米共一

十萬一百石外其餘未發江州米二十六萬餘石現朝夕極力催督起發緣本路逐年所催秋苗盡充上供外諸州不無逐急從用數目現據洪州申科折糯米一萬三千餘石折斛馬料七百三十七石并據虔州申秋苗上納到四萬石遣兵招捕盜賊調發兵將支過口食別無從出不免侵支上供米九千一百餘石已係知州孫祐自劾申奏及吉州申廬陵吉水永豐太和等共八千三百七十人户委被虔賊燒劫逃移去年二稅無從稅理已委官覈實及申尚書省乞行

關放兼虔州南安軍盜賊未息現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除豁數目並在上項實催苗米之內其合起赴江州米即無四十五萬七千七百餘石之數本司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舊額等因依申朝廷乞以實催糴到米數起發去訖今准前項指揮本司除以遵依累行催督逐州軍據合發米數火急依限起發外申本司并帖子契勘本路逐年實催苗米每歲侵支殘欠常不下十餘萬石且如紹興三年計一十八萬九千二百餘石四年計三萬三千五百餘石五年

係旱傷實催數少亦計十萬一千餘石所有紹興六
年實催計九十八萬餘石比之近年數少又緣盜賊
未息且約支殘欠一十五萬石其未發江州米二十
六萬石若除上項侵乞殘欠十五萬石約止有未起
發米十一萬餘石通已發過一十萬餘石共計二十
一萬餘石係江州椿管之數又小帖子契勘所催秋
苗從來每年有人戶殘零拖欠比年以軍事緊切督
責州縣嚴行拘催如吉州有官人蕭嗣宗邦振民臨
江軍鄒廸功等皆是抵完不納租賦並具申朝廷已
皆行遣以此可見本司與州縣非不用心督責嚴切
止緣民戶凋殘盜賊尚多不無拖欠之數伏乞照會
右契勘江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人戶
凋耗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盡歸業田土荒廢尚
多謂如洪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存才有十之三
四其餘縣分號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
多寡相補才及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加
虔州累年盜賊猖獗稅賦往往羅科不行吉撫筠袁
等州亦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
以定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廸州縣必欲及承平
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敷重困
人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
負罪責所有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伏望聖慈詳酌
特賜睿旨施行

謝賜夏藥并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暑藥兼
銀合茶藥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憫藩方之修捍
深軫天慈賜御府之匪頒遠迂星使拜恩優渥捫己
凌兢中謝皇帝陛下道格天淵仁漸動植總英豪而加
御復土宇之版章知臣下之勤勞載隆體貌當炎蒸
之爵敍特示春存北苑靈芽滌煩銷渴上方珍劑愈
病析酲顧臣何人亦膺此賜竭犬馬之力願盡瘁此
衰年進藥石之言誓少酬于鴻造

謝轉金紫光祿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轉金紫光祿大夫累具奏辭免
蒙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已望闕謝恩命祗受訖者
假守踰年未塞剖符之責誤恩增秩更叨出綍之榮

雖具列于危悰曾莫回于淵聽仰承明命彌切厚顏
衶伏念臣猥以瑣才幸陪休運荷分閫一方之寄折
長江千里之衝撫字雖勞曾未蘇于凋瘵芟夷無術
初莫變于剽輕之龔遂渤海之能愧没黯淮南之治
佩牛帶犢舊習猶存衷甲橐弓姦風未見宜在黜幽
之典乃蒙褒進之恩抗章莫遂于循墻拜賜寔同于
臨谷寵光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
包荒至仁善貸執賞罰之大柄示磨勵之宏規每于
臣鄰曲加體貌致此懋賞濫及孤蹤臣敢不深體眷

懷益思勉勵竭犬馬之力雖莫報于乾坤遂麋鹿之
心尚有祈于君父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七

奏議

應副新虔州張覺錢糧在職待罪奏狀
措置本路盜賊奏狀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乞戒約捕賊亂行斫級希求功賞等奏狀
約束統兵官招捕盜賊奏狀
乞將上供錢米應副李貴軍馬就食奏狀
應副新虔州張覺錢糧在職待罪奏狀
契會近奉聖旨令湖南差統制官步諒軍馬前來江

西會合李貴措置盜賊聽本司節制其步諒統押官
兵已到吉州本司尋行差撥前去虔州駐劄措置盜
賊權聽本司節制其步諒統押官兵已到吉州本司
尋行差撥前去虔州駐劄措置盜賊權聽新知虔州
張覺使喚去後今月初七日據張覺申契勘統制官
步諒馬軍一行錢糧依先降指揮合係本路轉運司
應副今來轉運司只行下虔州令于税米内支錢于
應副安撫使錢及轉運司八色錢内支緣虔州現今
盜賊縱横諸縣道路不通財用缺絶訪聞六月内支

軍糧米尚欠二百石支遣不過七月以後月分各合
支七千餘石未有一粒至十月方納稅米現今委無
稅米可支八月冬衣錢合支五萬貫九月賞給錢合
支二萬貫亦未有一文近蒙轉運司差屬官前來劄
刷雖手準務已並刮刷盡絕委是無錢可支竊慮步
諒步馬到州目下並無錢糧決致生事張嵤恭依聖
旨指揮前去赴任已到吉州訖現為虔州缺乏實是
怯懦逗遛不敢前去交割除已具狀申朝廷乞賜先
次罷黜外乞指揮移文轉運司真實挪移錢米應副

施行勘會新知虔州張嵤近因經由洪州赴本司稟
議有劄子稱虔州缺乏尤甚官司窘迫目下經營無
緣便有所濟乞本司措支借錢米專充招捕盜賊使
用本司昨已得朝廷指揮帶糴米內支借米五千石
于回易錢內支借一萬貫并支物貨等紐計二千餘
貫應副前去訖今又據前項申述契勘虔州緣諸縣
各有盜賊難于催科及本州官吏有失措置遂致財
賦大段缺之目前已是缺乏錢糧支給官兵請受命
來步諒一軍雖蒙朝廷指揮許于湖南樁發錢糧應

副支移往返卒未能副目前支遣其轉運司所撥名
色官錢多係本州目前使過即無現存之數又有軍
衣賞給等數目浩瀚本官到任之初委難責辦若非
朝廷特降指揮應副決至誤事本司照對現管朝廷
出賣鈔引錢一面逐急于數內支撥一萬貫并再于
帶糴米內支撥二千石給付本官及牒轉運司將寔
管錢米撥挪應副虔州目前急缺并劄會新知虔州
張嵤催促起發星夜前去赴任不得再行逗遛所有
虔州其餘缺乏錢糧伏乞陛下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貼黃

契勘本司累具奏聞乞將本路上供錢糧米應副
李貴軍馬支遣却于福建路樁收元贍養李貴軍
馬錢糧起發上供及將本路月樁錢應副步諒軍
馬支用却令湖南樁收元贍養步諒軍馬錢糧就
近發往湖南鄂州至今未奉回降指揮竊緣本路
各州縣錢米除上供月樁之外別無寬剩之數若
朝廷止令轉運司趲挪應副委是無從所出伏望
聖慈速降睿旨與決施行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臣竊聞思患預防與事來輒應者利害相去甚遠平時不思為預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有不誤國家之大計耶目今偽齊之兵為劉光世擊敗于淮淝之上其餘破亡殘黨散走嘯聚往來于淮西之間蘄黄兩州既有岳飛等軍屯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蘄黄兩州實為對鏡蘄黄即江州之脊背江州即江西之咽喉也萬一敗亡之卒批亢擣虛延入内境使不預為之計臨時緩急調發于他郡則受敵之際旁需救援

豈不誤事哉況蘄黄等州與江州烟火相望適淮之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過七八日便抵江西若無屯駐軍馬防托要害受敵必速他郡救援非月餘不至何益于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淮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依指揮將江西等州兵將計臣勾抽使喚照得江西盜賊已漸寧息將遂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扼所有一半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至淨盡去處其隷將兵雖例前去差撥竊慮遂州占吝不為發遣兼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人兵皆在虔州措置盜賊相去窵遠緩急難以勾抽使喚沿江一帶險要去處並無人兵分布防守況車駕駐蹕建康如江州等處最為上流重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理宜分屯大兵以為控守朝廷必已行下措置本司至今並不曾被受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詳酌施行

措置本路盜賊奏狀

契勘臣去年春夏間到官之初適當旱歲米斗至千

餘文盜賊稀少蓋緣遠方之民但見朝廷除本路安撫制置大使意謂所統軍馬必多巨寇既不敢起小盜隨亦寧息至今年春因虔州官吏失于撫循引惹生事致周十隆謝小鬼等殘破屬邑侵犯吉州永豐吉水等縣本司差將兵前去討捕每頭項不過數百人雖幸殺敗過真山猺使歸巢穴然兵力单弱不能深入窮其根株相繼福建路李貴一項軍馬前來與賊相持山林險阻之地久未有功旁近凶徒窺見官軍勢力劣強皆有跳踉之志雖去歲豐稔粒米狼戾

斗米不過百文而鼠竊狗偷紛〻不已誠有以致之
也虔化賴漏八楊三千四兩項賊徒相繼侵犯撫州
勢頗猖獗本司遣統領官王彥將本部軍馬前去會
合臨川知縣王時率弓兵土豪深入討捕已招降到
楊三千四等其賴漏八等亦為土豪所殺現擒捕到
徒黨數十人付撫州建昌軍推治袁州萍鄉縣有湖
南及吉州太和縣賊徒石鐵牌鍾斗皮賀和尚等嘯
聚作過本司遣申世景下將馬仙將所部軍馬前去
討捕並已招捉了當筠州高安縣近有賊首等賊徒

去城數十里刼掠人戶知縣步汝霖縣尉李晦年躬
親前去討捕為賊所殺及殺傷官兵弓手土豪甚多
本司遣發統領官王彥前去討捕已擒賊首熊青
等八名解赴本司凌遲處斬訖並斬賊徒一十六級
現委巡尉搜捕殘黨惟是吉州永豐縣賊首李安淨
出沒于崇仁新淦永豐等縣作過雖申間為王彥殺
獲徒黨一百二千餘人又復嘯聚至今猶未敗獲不
逞之徒往〻借其聲勢刼掠村莊本司近已再遣王
彥自筠州前去會合已遣軍馬須管于日下捕獲外

撫吉筠袁等州目下別無作過盜賊惟是虔州周十
隆謝小鬼與其餘已受招安不離巢穴之人如張收
等千數項賊徒深慮秋冬之交結集作過又有劉宣
一項賊馬見在本路與廣東兩界首來往及右政李
才等數千人現在湖南與本路兩界首來往作過今
冬勢須過為隄防臣已與新知虔州張覺商議措置
乞李貴步諒兩軍于旁近遣元係本州招安使臣羅
武賴滕錢寶等入賊寨說諭周十隆謝小鬼張收等
令放散徒黨赴州公參與免罪犯不奪已補官資其

家依舊聽納租稅因令挈家居于州城漸次遣發赴
本司聽候朝廷指揮其有不從者會合軍馬討捕更
不招安庶几革去舊習不至養成後患所有劉宣右
政李才等賊徒一面遣發東南第六將前去討捕伏
望聖慈降旨朝廷更賜指揮施行

乞戒約捕賊亂行斫級希求功賞等奏狀

契勘本路州縣管下遇有盜賊作過發遣官兵前去
討捕其統兵捕捉官多是逼逐賊徒出界或擒獲到
些小徒伴便于申報捉狀內循習近年體例妄稱與

賊現陣弃頭不斫追殺數十里横尸徧野墮落崖谷渰溺江河不知其數殘零賊徒别無縱緒其招到賊伙亦不令出公參及揀選存留強壯人止稱並已給據放散遂至賊徒得為姦計聚散出没終不敗獲兼保明功狀難以覈實推賞本司已行下統兵官仰今後捉殺盗賊告諭盗賊士卒如遇現陣殺敗賊徒並須要斫到首級赴官驗認其生擒之人不得盡戮儘數押赴統兵官軍前驗實送解所屬根勘如在兩界首討捕不以遠近追襲即不得以趕敵出界為名使

行抽回軍馬仍仰統兵官置簿録記立功姓名狀具的確現陣得功因依殺到首級及生擒人數結罪保明供申以憑委官檢驗陣場覈實推賞仍戒約不得亂將平民斫級充數希求功賞如本司覺察得知其統轄官部隊使臣以下並當次第重有行遣若委有逼逐落崖溺水之人亦仰統兵官驗實保明的確死損人數同申即不得依前走濫供報如遇招安賊伙仍遵依前所行指揮盡安正次首領出官公參拘收器械焼毀寨柵將一行徒伴揀選强壮堪披帶之人並行存留在軍具數申報指揮施行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行下庶几有所遵守

約束統兵官招捕盗賊奏狀

勘會虔州管下現有兇賊周十隆謝小鬼等結集作過累准朝廷及都督府指揮令本司催督李貴措置招撫如不聽從即會合將兵討捕本司尋行下李貴催督遵依施行及一十三次劄下虔州四次劄下東南第六將催差將兵起發前去會合討捕六次據虔州申承李貴周十隆等不從招撫乞差將兵前來討

捕已帖將官曹綱日下部領將兵前去本司續又五次徑劄下曹綱催促進發至五月初五日據貴李申周十隆等不從招撫已兩次進兵殺敗賊徒外賊首周十隆謝小鬼等及衆賊徒走散未獲已申虔州申差將兵廵尉前來會同討捕今尚未到本司遂行下取問本州及將官曹綱具析違慢不即起發將兵前去會合因依及具狀奏乞朝廷指揮施行去後又經多日並不曾據曹綱申到已起發文狀五月二十二日據虔州五月十四日狀申方稱見帖將官曹綱部

領將兵日下起離前去會合李貴討捕又未見得委的曾與不曾起發顯是將官曾綱全不體認朝廷累降指揮及不聽從本司節制致誤會合討捕走透賊徒緣本州相去虔州及東南第六將地里遙遠每有行下調發等事動經旬日方到今來本州管下現有盜賊作過頭項不一似此帥司號令不行緩急必致誤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乞將上供錢米應副軍馬李貴部下奏狀

右臣契勘近蒙朝廷以本路見有盜賊缺兵討捕差

到李貴步諒兩軍人馬除步諒一軍撥就虔州駐泊奉指揮以月樁錢應副卻令湖南收簇撥還河北宣撫司外有一軍現在吉州駐泊雖與步諒人數不相遠然請受則例過之三倍步諒一軍月費錢四千餘貫米八百餘石李貴一軍并老小月費錢一萬二千餘貫米一千四百餘石本司累具申奏乞令本路將上供錢米應副贍養卻令福建路收簇撥還未奉回降指揮止是令轉運司趲那應副轉運司亦別無擘畫止是令州縣自行措置目今據吉州申錢糧缺乏應副無從竊慮別致生事臣契勘現今虔吉間盜賊雖節次討捕稍安巢穴緣巨盜頭首如周十隆謝小鬼劉宣右才尹寶等並不曾捕獲遞相結集至秋冬之交決須作過若有錢糧贍養李貴一軍存留本路彈壓庶几臨時不至猖獗若錢糧贍養不足日有目前之憂即將來盜賊亦不暇恤李貴在福建與本路贍養之費雖均而利害相萬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加詳酌如李貴一軍別無錢糧應副贍養即乞于岳飛軍中差撥三二千人前來本路就用錢糧

彈壓討捕其李貴軍馬候岳飛下兵將到日發回福建路駐劄仍乞早降指揮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八

奏議

條具利害奏狀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乞宮觀劄子　乞益修政事劄子
乞詳酌現糴晚米奏狀

條具利害奏狀

契勘本路盜賊久未寧息雖因民俗頑獷好復仇怨所致委是小民廹于衣食易為凶徒之所結集若使田畝之民衣食不乏各有生理凶惡之人不得誘為

徒黨安能一呼便是千百為群滋蔓猖獗臣竊見本路催起上供稅賦月樁錢及糴買數事實有未便于民間者本司已嘗具奏申陳未奉回降指揮若不別行措置小民勢必至失業甚至驅而為盜遣兵討捕卒無已時以致赤子之流離無告情實可矜臣愚嘗叨近輔分典要藩荷陛下之恩最深每欲報稱無所苟有所見不敢隱默今特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本司近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尚書省劄子令臣速為催督轉運司起發上供無額斛㪷取到轉運副使逄汝霖徐林狀節文契勘本路上供米斛係以秋苗樁辦兵火之後多有逃闕又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只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石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㪷六升雖蒙減免一十六萬米外猶有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米外虛數無從所出又虔吉南安軍盜賊未息現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豁除

數目係在實催苗米之數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元額等因依申朝廷乞以實催糴納米數起發去訖申本司照會臣勘會江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戶口凋耗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得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得存才有十之三四其餘縣分號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才及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及如虔州累年萬難以為治稅賦往〻催科不得吉撫袁筠等州亦有

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
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責州縣必欲及承平額數
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數重困人
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
負罪責近已備錄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奏聞伏
望陛下聖慈早降睿旨令轉運司具以實催之數
起發庶几小民不至重困盜賊流為不勝幸甚
一本司去年內差幹辦公事韓昱前去諸州軍點檢
奉行寬恤事件續據本官申筠袁州臨江軍係災

傷最重去處有不曾逃移人戶緣災傷草賊侵犯
尤失佃戶耕牛缺乏穀種無力輸納已依湖南州
縣已得聖旨指揮差官檢閱民間見種田疇只據
所墾田畝多寡之數紐納稅租并臨江軍知軍趙
士邵狀本軍日逐據清江新喻三縣民戶投訴緣
去歲旱荒雖不曾逃移離業實以飢貧無牛種失
失于布種及雖有曾布種去處又不能周遍逐縣
不住追催枷禁鞭笞要依逐年納戶下全稅乞從
本軍施行竊詳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都督府

劄子節文應人戶歸業者候催科據所墾田畝多
寡之數合納租稅仍免本戶差役一年其上件投
訴民戶雖不係因逃移歸業之人蓋是戀土不忍
去父母之邦緣此飢貧失于布種原情實可矜憫
若不隨宜措置則追納既峻無所從出避一時刑
責之患必見轉徙乞且據所墾田畝分數減今歲
之稅租等事本司已備前項逐官所申事理申奏
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訪聞筠袁州臨江軍災傷人
戶至今緣此拖欠租稅官司催督致有逃移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司差官體究將紹興六年
分人戶布種田畝不遍拖欠下稅賦見在掛欠者
特與並行放免庶几小民得以安業不至失所
一契勘本路每月應副岳飛大軍月椿錢九萬餘貫
自來係以輕齎金銀相兼現錢起發昨據湖北隨
軍運判劉延平移文只今起發現錢自後諸州不
惟艱于應辦其裝發糜費亦不易出自去年四月
日到任以來催督至今共起發過一百七十五萬
貫本路錢實泄于他路不復可還民間缺乏號為

錢荒以故穀賤傷農民户渝納夏税户帖應干名
色難得現錢閭里愁歎至今委弃田產逃移者多
若不别行措置將來愈見缺誤本司昨准金字牌
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催起發月樁錢連到狀式
立限取會已未及起發輕齎窠名斤兩數目以此
見得諸路應副大金皆合用金銀相兼樁發累曾
具奏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轉運司許令諸
州將所認月樁錢計置輕齎與現錢相兼起發仍
照市價務令兩不相妨庶几可以樁辦不致走泄

錢寳民間交易及輸納官中不至缺乏實為利便
一契勘自來朝廷行下轉運司糴買斛斗如有糴本
則官中得米民間得錢兩為利便近年多是頒降
告勅官牒與現錢相兼已是難以行使今來朝廷
降下本路和糴專用一色關子雖有許撥經制總
制錢指揮緣應副贍軍多無現管錢物深慮糴買
不行州縣不免抑配重困民力竊緣支請今來客
旅興販稀少惟是糴于鄉村民户積累升斗以足
額數鄉民中糶得些小關子豈能前去數千里外
官司請領必為兼并之家以賤價取之贏落官錢
規圖厚利朝廷所費則一小民受害徒為商賈大
賈之資深屬未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支
降現錢與關子相兼糴買糴于鄉村即給現錢糴
于商賈即給關子庶几小民得受實惠不至重困
一路不勝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録奏聞候勅旨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右臣契勘本州自七月以後不雨遣官致禱管下神
祠佛宇應有仙聖靈跡去處及築壇禜龍迎請聖水

躬親齋素日事祈求雖獲感應並皆微細不得霑足
現今晚田已是亢旱此蓋守土之臣德薄人微繆當
方面之寄精神不足以感格政術不足以共理致茲
旱暵单及一方伏望陛下聖慈特賜罷免遴選帥守
以寬憂顧臣不勝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乞宮觀劄子

臣契勘自今春以來實緣衰病屢上封章乞罷帥權
投置閒散未蒙矜允近為本州入秋闕雨已覺亢旱
罪在守土之臣已具奏聞乞從罷免未奉回降指揮

竊念臣憂患孤生早衰多病久苦瘧瘍復得筋攣之疾行步蹇緩拜跪艱難加以素有疾眩醫治勿効動多遺忘常恐顛仆一路兵民之寄事體至重倘不量力勉強負荷決致疎虞伏望聖慈特賜哀矜許令罷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几瘦駑得就休息尚霑廩餼以養餘齡感戴天地之恩何以圖報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懼恐惶待罪之至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

誣也政令和平合于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為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所也政令乖戾咈于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年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洒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几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稔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積蓄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以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于轉輸文移急于星火官吏愁嘆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靡定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為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為中興之資乎願

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整素稱無待倉猝取具于臨時也方今强虜憑陵楮竊窺伺屯兵淮浙以為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于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事欲民力寬則軍食缺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鈇炭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于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于往日冗

生來去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歛救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于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于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臣之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

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為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為善後久長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閒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輙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為陛下詳言之[拯酉]罄狂瞽仰酬天恩臣無任戰懼悚惶之至取進止

乞詳酌現糴晚米奏狀

右臣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暘調適早禾已是成熟收割了當入秋以來缺少雨澤已覺亢旱又生青蟲食害苗稼現今祈禱甘霖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內無雨晚田決致旱傷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又失指準有誤大計伏望陛下聖慈特降睿旨令朝臣更賜詳酌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九

奏議

論淮西軍變劄子　乞黜責或宮祠奏狀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宮觀奏狀
奏陳淮西事宜奨諭詔書
謝奨諭奏陳淮西事宜詔書表

論淮西軍變劄子

臣據舒蘄江黄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輙避衆所共知不為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〻番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為龎雜馬合光世御之以寛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為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逐捕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厲士氣亦足控敵一面乃輕從其輕請罷兵柄而投閑散將士觖望遂生携二之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師權當預

選武臣之有威望智畧者以為之代使將士悦服人無間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叅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莅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壓衆心號令賞罰亦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為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輙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酈瓊在光世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能相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絶閒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繋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悦衆而不知有携手同歸之處術亦踈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逃遁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密喻

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于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虜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况五乎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為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為多十年之間疾病死亡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讐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也舍我歸彼賊

勢益張朝為君臣暮為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閻師古輩義不能有反為賊用致死于我可不悲乎酈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為之鄉道以擾江淮守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于江淮以為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補之祈東補西愈見疎濶姦逆窺伺强暴憑陵喪威辱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强盛將定恢復之謀成中興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啟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之守而不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于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

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閟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静以待之侯人心之

漸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進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若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単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内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増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函作書

以自誓詞曰尚猶詢茲黄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夫黄髮之臣其經歴久詢之則利害必審好惡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致之君而興唐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二任欲專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偽鴟張將士離散天下危于累卵陛下得不廣聰明為扶顛長久之計乎所謂採者皆之而勿偏聽在今日為不可緩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綰陳豨在光武時有若劉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祏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為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為小變若能應之于後亦未足為吾

害也或謂虜偽得吾叛將因而用之决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偽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惟幄之謀必有勝算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于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

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陰援之失當至于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憂今日之可憂者臣以愚惷之才夙蒙睿奬每思竭盡心力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疎無階自致遇事輙發罪當萬死伏望陛下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

倘有補于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續據探報酈瓊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並為賊人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疎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之入告若不盡言實負陛下委任之意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憤憂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允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丞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于呂祉吏望陛下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為便伏乞鑒察

乞黜責或宮祠奏狀

右臣已具劄子論列淮西叛將酈瓊事宜奏聞具言

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于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黜責施行臣兼之久患足弱拜履有妨近又疾眩為梗動虞顛仆累具奏乞在外宮觀差遣未奉俞允今來感時憂憤疾勢益深如蒙陛下逾格矜憐察其用心未忍竄殛只乞降一在外任宮觀任便居住曲賜保全以安愚分干冒天威臣無任戰越恐惶待罪之至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宮祠奏狀

右臣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宮觀

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之餘誤蒙聖恩付以江
西一路重任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
一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
个月適值旱歲遵奉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饑民又依
稟朝廷指揮招塡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
甲增修官府創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皆係臣
躬親逐一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就緒今者以病
乞身即非別有窺避蓋臣近以淮西叛將事宜措陳
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顛錯

難以安職伏望陛下聖慈哀矜特降睿旨檢會臣累
奏罷臣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宮觀差
遣以養病軀以安愚分所有臣在任修舉到前件職
事釐為六狀仰瀆睿覽無任惶恐戰越待罪之至

奏陳淮西事宜獎諭詔書

勑李綱者所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具悉音留
俟以八難止食具之說買臣以十策屈公孫之謀蓋
人主有廣覽兼聽之明則臣下有竭智盡忠之益卿
位隆將相計安國家身雖處于藩方心實存于王室

比聞淮漢之議蔚有漢臣之風去兩短集兩長所願
聞于藥石畫一奇出一策尚不廢于芻蕘剡乃嘉猷
毋忘入告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涼卿比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謝奏陳淮西事宜獎諭詔書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特
降詔書獎諭者事君無隱敢輸憂國之謀陳力不能
輒布乞身之懇恩頒溫詔感集愚衷中謝伏念臣猥以
諸生偶陪興運三朝被遇誓殫夙夜之勤一紀孤危

備歷風波之險曲荷聖神之眷濫當師守之權識昧
知機豈能料敵而制勝才非任重惟宜置散以投閑
蓋常出位而多言祗欲辭榮而養疾囊封屢貢上干
斧鉞之威綈檢誕敷遽冒絲綸之寵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道隆覆載明極照臨察其犬馬之誠每加聽納
憫其簪履之舊未忍棄捐特軫皇慈荐垂睿訓榮既
踰于華袞懼若殞于深淵臣敢不仰體至仁俯全晚
節免言入告樂思藥石之忠哀病乞歸願遂山林之志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九十九終